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五虎平西平南



主要人物表

狄 青	平西王，封平南大元帅。
“四虎”	狄青的四员大将：张忠、李义、刘庆、石玉。
狄 龙	狄青长子。
狄 虎	狄青次子。
王怀女	余太君之媳，征南元帅。
杨文广	杨宗保之子，征南副元帅。
萧天凤	三关元帅，总兵之职，狄旧部。
苗 显	三关元帅，总兵之职，狄旧部。
焦廷贵	狄青大将。
孟定国	狄青大将。
岳 纲	岳胜之子，宋大将。
高 明	高怀德之后，宋大将。
杨 唐	杨青之后，宋大将。
杨金花	穆桂英之女，援军元帅。
它龙女	杨府厨娘，援军先锋。
魏 化	杨府家将，援军后军都统。
张 振	襄阳总兵，孙秀之侄，后投南王。
冯 拯	北宋太尉，孙振岳丈。
侬智高	南蛮王。
达 摩	南蛮王军师。
段 洪	南蛮王蒙云关守将。
段红玉	段洪之女，后嫁狄龙。段 龙 段洪长子。
段 虎	段洪次子。
王兰英	南蛮王芦台关女将，后嫁狄虎。
王 凡	南蛮王芦台关守将，王兰英之父。
孟 浩	南蛮王毒水溪寨王，自称孤朵王，三国孟获之后。
大金环	南蛮王竹技山副帅。
王 仁	大金环先锋。
吴 智	大金环副先锋。
叶 惠	南蛮王大将，号开山豹。
刁 氏	叶惠之妻，号母大虫。
彭 虎	南蛮王大将。
王禅师	妖僧，法号净慈。

主要人物表

狄 青	狄广之子，北宋总镇三关大元帅，封平西王。
张 忠	狄青大将，号扒山虎，封振国将军，后封平西侯。
李 义	狄青大将，封振国将军，后封定西侯。
刘 庆	狄青大将，号飞山虎，封振国将军，后封振西侯。
石 玉	狄青大将，号笑面虎，封振国将军，后官拜兵部尚书。
孟定国	孟良之后，狄青帐前大将，后封振国将军。
焦廷贵	焦赞之后，狄青帐前大将，后封安国将军。
萧天凤	义士，后被狄青收为大将。
苗 显	义士，后被狄青收为大将。
狄太太	狄青之母，诰命夫人。
狄 后	狄青之姑，潞花王之母。
潞花王	狄青表兄。
张 文	狄青姊丈。
狄 龙	狄青之子。
狄 虎	狄青之子。
宋仁宗	宋朝第四任皇帝赵祯。
包 拯	北宋丞相，龙图阁大学士，字文正。
范仲淹	北宋老将军。
杨青北	宋老将军，原为杨延昭部将。
呼延赞	北宋老将军，封净山王。
崔 信	北宋司天太史。文彦博 北宋吏部天官。
苏文贵	北宋大都督。
赵千岁	石玉岳丈。
郭海寿	仁宗天子救母恩人，封安乐王。
翠 鸾	苗显妹，后嫁张忠。
王 正	北宋游龙驿驿丞。
庞 洪	北宋丞相，国丈。
孙 秀	庞洪女婿，北宋兵部尚书。
庞 妃	仁宗妃子；庞洪之女。
庞家四虎	即庞洪的四个儿子：飞虎、白虎、黑虎、彪虎。
庞飞凤	庞洪之女，孙秀之妻。
孙 云	孙秀嫡弟。
度罗空	西辽丞相。
乌 登	西辽左相。
飞 龙	西辽公主。
达麻花	西辽二太子。
黑 利	飞龙之夫，西辽天宝将军。
兀格松	西辽灭宋大元帅，星星罗海之弟。
星星罗海	西辽叛天将军，红泥城守将。

黑 吞	西辽大将。
秃狼牙	西辽大将。
景花沙	西辽七星关守将。
亚从善	西辽乌鸦关守将。
酥而岱	西辽白鹤关守将。
段威	西辽碧霞关守将。
狼 主	单单国主
达 烜	单单国丞相，太师。
奇 哈	单单国右相。
脱 伦	单单国兵部尚书。
双阳公主	单单国公主，又称赛花公主、八宝公主，后嫁狄青。
秃天龙	单单国安平关守将。
秃天虎	单单国正平关守将，秃天龙之弟。
多 花	脱伦之女，秃天虎之妻。
乌麻海	单单国吉林关守将。
巴三奈	单单国石庭关守将。
土麻其	单单国鸳鸯关守将。
哈 蛮	单单国风火关守将。

麻麻罕	新罗国元帅，号铁金刚。
通 迷	新罗国大将。
达 脱	新罗国大将。
哈天顺	新罗国大将。
石天豹	新罗国大将。
牙里波	新罗国大将，通迷之子。
乌山罗	新罗国大将。
海驼龙	新罗国白马关主将。
奇罗多宝	新罗国大臣。

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游全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。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1995 年 6 月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《五虎平西前传》、《五虎平南后传》两部小说的合集。叙宋仁宗时狄青等五虎将征西征南故事。

《五虎平西前传》叙宋仁宗命狄青等五虎将征伐青唐、上城，因误走单单（鄯善）国，狄青中双阳公主计，被擒至王宫内，不得已而与公主成婚，然仍念念不忘征西事，遂暗中命四将先行。后狄青乘间逃走，双阳公主察而追之。至风火关追及，责备狄青忘恩背义。狄青遂以实告，公主谅其情，放行。后双阳公主助狄青破西辽，中间夹叙狄青与庞国丈、孙秀等奸臣的矛盾斗争。

《五虎平南后传》为《五虎平西前传》的续书。内容接续狄青等五虎将平定西域后，广源州蛮王侬智高反叛，占据交趾建“南天国”，扬言将挥师北上。宋仁宗大怒，派狄青等五虎将南征。蒙云关守将段洪有女红玉、秀玉，皆有倾国之貌，且能呼风唤雨，狄青被困。仁宗遂命杨文广挂帅，王怀女、穆桂英、杨金花等协助，驰援狄青。狄青之子狄龙为红玉所擒。红玉遵师嘱，以己及妹秀玉许狄龙为妻。众将历尽艰险，终于平定叛乱，红玉姐妹亦归宋室。

小说描写生动，情节曲折，在群众中较有影响，被改编成多种剧目上演，广受欢迎。

五虎平西前传

第一回 賑民饥包公奉旨 图计害庞相施谋

诗曰：

圣主登基天下宁，万民欢乐兆升平。

妒贤国贼开端衅，导引君王费饷兵。

话说大宋开基之主太祖赵匡胤，此位天子，原乃上界赤龙临凡，英雄英勇，豪侠情怀，创开四百年天下。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代位于后周而归一统。前书已有《两宋》表明，兹不絮谈。

且说大宋相传，继统四世，仁宗嘉佑王，当时天子英明，群臣为国，四面宁靖，百姓安康。前者宋太祖，既歿之后，杨家父子众英雄，相继而亡；今者又得五虎英雄佐弼，保护江山，扫除国敌，后话休题。

却说，忽一日仁宗天子临朝，但见祥光灿烂，瑞色辉煌，是时众文武官员，都朝恭已毕。文归文位，武列武班，有值殿传宣官说：“万岁有旨，众臣有事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不一会，有陕西本章一道，启奏天子。奏本官呈上奏表，天子展开御案，看罢，只为了西地禾稻失败，十分饥馑之岁，万民冻馁，苦楚难堪。天子看罢一想，复有开言，呼声：“包卿呵！此一段忙劳，又要你代朕施行，只为陕西饥年，延缠不得，准日即要起程，即往开仓，以救众民。”包爷说：“臣沐我主隆恩，虽粉身难报，何独小小之劳。”天子大悦，拂袖退班，众官归府。

次日天子降旨：金銮殿大排筵宴，与包爷饯行。众大臣俱到金銮，与包龙图饯别之际，百官各敬三觞，也有一番行别之言，不须细表。宴毕，包爷众官谢过君恩退朝。

单说包爷回转府中，不敢停留，即要登程，有夫人早已安排饯别宴，夫妻对酌。夫人说：“愿相公一路平安，完了公务，及早回来。”包爷称是，吃酒数杯，抽身辞别。即日行程。众文武官俱来送别，包爷一一辞谢，相别众官，三声炮响，一路渡水登舟而去。所有城郭内外众百姓，一闻包爷起程，水陆一路，俱有香花焚烛送行。这包公，非是汴京众民知他是个铁面无私的忠臣，就是昔天下，也知他断明多少疑案奇冤事，救尽不少在屈被陷人，或有鬼魂告状，或夜梦诉冤情。有传说，他日断阳间屈，夜察阴府冤，尚在死尸骸未腐，还能救活还阳。此说，也难辨真是否，但当时百姓，知他是个大忠臣，是以恭敬如神，一路香烟不绝，不多烦说。

前书句——《两宋》，盖指明人熊大木所撰《南北两宋志传》。《北宋志传》又名《杨家将传》、《北宋金枪传》，《南宋志传》又名《飞龙传》、《飞龙全传》。《北宋》叙杨业一门忠烈匡扶大宋，《南宋》叙赵匡胤开创宋朝天下。兹，现在。

歿（mò，音沫）——死。

弼（bì，音避）——辅佐，辅助。

饥馑（jīn，音紧）——灾荒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谷不熟为饥，蔬不熟为馑。”

馁（něi）——饿。

包卿——包卿即包拯，字文正。西周春秋时天子、诸侯所属的高级长官都称卿，古代君对臣，长辈对晚辈亦此称。

延缠——拖延，迟缓。缠，纠缠，不畅。

觞（shāng，音伤）——古代饮酒器。

且说包公一路而去，有各地方上文武官职，迎送纷纷，包爷倒觉安然，竟往陕西延安府去了，非止一日路程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此时大宋朝内，九王八侯以下文武官员，忠臣为国居多，独有一权宦官居群上，位压百僚。此人姓庞名洪，仁宗选了他的大女儿为贵妃，侍御宫中，隆宠非凡。他正是仁宗王的国丈，现为宰相均衡之位。他之为为人，立着妒贤嫉能的狠心，怀着诡计凶谋的恶念，在朝所惧包公一人，与着狄青，素所不睦。又有二女婿姓孙名秀。此人也为兵部之职，与狄青有杀父之宿仇。这狄青何故与他结下此仇？只因狄青之父狄广在朝与孙秀父亲不睦，后被狄广所杀，是故孙秀怨恨狄青，所以翁婿串通一党。二人独畏包公，当日见他领旨赈饥去了，却中二人陷害之怀思。

一日孙兵部摆道，来到相府，家人传进。这庞洪吩咐请进相见。孙兵部下轿，走入中堂，见礼毕，吃过香茗，这二人闲谈一回。庞国丈叫一声：“贤婿呵！想起三关狄青这小畜生与老夫作对，贤婿你也尽知，前者西辽国王兴兵，侵犯瓦桥关，包拯与老夫，保举提兵前往，救瓦桥关，此时老夫与王天化女婿商酌，要夺此功劳，当殿比武，王天化死在他金刀之下，此人身亡，皆因这小畜生而来。圣上则怒他误伤之罪，又被狄太后救了他，赦其斩罪，领了兵马，大破辽兵。后来西辽复兴兵反境，所以老夫仍上本荐他出敌，料知两辽兵将，定然英勇，意欲借刀杀人，消了胸中忿恨。不想这小畜生本事果然厉害，更有一班小狗才，亦是凶狠不过的。两辽兵将，依然又被他杀得大败，竟把那些赞天王子牙猜、大孟洋、小孟洋、薛德礼等辽兵数十万，杀个尽罄 尽绝。圣上十分大悦，封为平西总镇大元帅，镇守三关，威风显耀，隆宠非凡。其实想来气他不过，前包黑子在朝，害手害脚，不能计算得他，如今黑子女了，我想下一计摆布他了。”

孙兵部说道：“岳父，小婿原为着狄青这小畜生，故此特来商议，不知岳丈有何妙计摆布他？说与小婿得知。”国丈说：“贤婿，明日只消如此如此，上本奏闻，圣上必然准奏，那时岂怕狄青好汉，四将英雄，管叫他身丧番邦之地。他纵是三头六臂的英雄，焉能保全？”孙秀说：“岳丈且慢快讲，倘若西辽国，果然兵微将寡，杀他不过，情愿投降，岂非他的功劳越又更大了？此一节也要算到，方为妙用。”国丈说道：“若然狄青一去，则三关必调别人镇守，待老夫在圣上驾前，保举贤婿调往三关，如此如此摆布他，你道如何？”孙兵部听了大悦，说道：“岳丈，果然好妙计，待我明日奏知圣上便了。”此时孙总兵告别，出了相府，转回府中不表。

且说次日天色黎明，五更鸡报晓，百官谒 龙颜，文武官员叙集朝房内，少停间，万岁登了金銮殿，排开龙案，文武朝参已毕，分列两行。有值官传旨说：“万岁有旨说，众文武有本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旨意一传。忽左班间闪出庞太师，俯伏金阶，说：“陛下臣有事启奏天颜。”万岁开言说：“庞卿有何事奏上来？”国丈奏说：“臣因西辽国去年曾经兴兵侵犯我中国，全亏得五虎将军英雄，尽把他人马杀得大败而去，虽然目下安然无事，想来这辽王念头不小，一时未必肯倾心归服，恐防有再起风波。况西辽乃偏邦小国，理合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，岂敢擅动干戈，兴兵犯境，有损天威，与叛逆可比？虽经狄青杀退，不过暂解一时之患耳，望陛下龙心详察。”

罄（qìng，音庆）——尽，完。

谒（yè，音业）——下级僚属晋见上级官员。

万岁闻言说：“依卿主见若何？”庞国丈说：“陛下在上，臣思下国冒犯天朝，律该兴兵问罪，岂忍轻恕？依臣愚见，莫若及早兴师问罪，使各番王知道陛下天威严御，强立中国，则我中国永无侵袭之患。臣虽不才，但忧国之心太重，伏乞陛下准臣所奏。天下安宁，臣之愿也。”嘉佑王闻奏开言说：“卿所奏者，无非使各夷邦畏服，知道大宋有人之故。依卿主见，保举何人提兵前往。”庞洪说：“臣思西辽国，雄兵猛将，尚还不少，我邦虽有几家猛将，奈何不堪往的，呼千岁、高千岁，已经年迈以下，看来亦无可当此任之人。况且目前杨宗保如此英雄，尚且亡于此地，如今无佞府，只剩得这些寡妇，孤零的裙钗。杨元帅有子文广，奈他年少，武艺未精，舍此之外，别无可往之人。想来除非雄关狄元帅，与四虎将军，若然差他前往征剿，必然成功。”

万岁听罢就开言叫一声：“庞卿，朕思这西辽小国，虽然无礼，他还为一国之主，一时愚见兴兵犯界，朕意想他败去以后，未必敢再来了，可略宽容。且命狄青提兵，前向西辽去，见景生情便了。”庞洪说：“抚恤小邦，仰见陛下，圣德仁慈，但国法森严，焉可草草宽恕？将来各小邦见陛下，国法纵宽，效着西辽，终于不美，伐国问罪，乃照律而行，以正国法，为何陛下命狄青往，见景生情？微臣所不解，伏乞圣谕臣知之。”万岁说：“庞卿有所不知，朕意差狄青前往，如若西辽王畏罪求降，则准其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若不畏服求降，然后征讨便了！”这等吩咐，原是嘉佑王一点仁慈不忍之心。

庞洪听了，也不敢多言，俯首在旁，又生一计奏说：“陛下，臣闻西辽国，曾有一珍珠烈火旗，乃是人间至宝，如若归服求降，须要此旗贡献，方可准许他来投降，若无此旗不准投降，仍以兵征伐，伏乞陛下准臣所奏。”万岁说：“准依奏，但思三关要地，狄青五虎提兵去了，差何人前去镇守才好？”庞洪说：“臣思兵部尚书孙秀可往，此人足智多谋，用他守此关，万无一失。”万岁点头，开言说：“卿是朕的御连襟，你去守关，朕才放心。”即忙降旨，杨户部往三关调取狄青，孙兵部奉旨守关，二人领旨谢恩。既讫，万岁拂袖退朝，各臣回府，此时庞洪得计，孙秀也要打点行程，前往三关代守。此回有分教：

英雄虎将边关去，嫉妒奸臣陷害来。

呼千岁、高千岁——指宋朝老将呼延赞、高庞。

连襟(jìn, 音金)——姊妹的丈夫互称或合称。襟，衣裳的带子。

第二回 孙兵部到关权理 狄元帅奉旨征西

诗曰：

忠佞从来各异途，一人误国一人劳。

好谋啜 主干戈动，五虎兴师在用劳。

且说主关狄元帅平生耿直，铁面无私，智勇双全。自从幼年山西家乡遭逢水难，王禅老祖救了他，带上水帘洞传授兵书武略，知他仙道无缘，王侯有位，学艺数年，命他下山扶助宋君，原是一条国柱金梁，与单单国赛花公主，有宿世良缘。自从押送征衣，上年大破西辽，仁宗天子知他英勇，杨宗保败亡，封他镇守此关，号令森严，兵遵将应，就是朝中文武，何人不敬重这小英雄，又是狄太后娘娘的侄儿，外有包拯潞花王提弼，所以庞孙屡害不遂。

狄元帅不独一人镇守此关，还收得四位英雄与他结义，拜为兄弟，如同亲情手足。一名张忠，一名刘庆，一名李义，一名石玉，四位英雄与狄元帅，为五虎将。若各小邦闻得五虎将之名，闻风而惧。帐下又有二位英雄，姓焦名廷贵，他是焦赞之后，孟定国是孟良之后，二人亦在狄元帅帐下，多是情同意合。自从前时，狄元帅箭杀了赞天王等，大破辽兵之后，狄元帅仍令四将军，天天哨探，以防辽兵复作。

忽一日元帅升帐，与范仲淹、老将杨青谈言一会，二人辞别去了。原来仁宗王命范仲淹、杨青到此，同守雄关。老将军杨青，是当日杨延昭的家将，跟随守关，立了多少汗马功劳。二人在此，与狄元帅同志合心，是以常常在此叙谈国务。当时元帅独自静坐，计念前时，叹声说：“可惜杨宗保元帅，当世英雄，沙场丧命，化血身亡，忆想此，实乃惨伤也！本帅叨 蒙圣上洪恩浩荡，简授都总戎，已守边关三载了。细想本帅前时，当殿考试，只为伤了王天化，几乎身亡，幸亏狄太后救了性命，死里逃生，不想这庞洪与孙秀二人，结为一党，计害多般，幸托上苍庇佑，屡害本帅不成，皆吾之造化。又思前日，西辽国兴兵犯界，难得杀他大败逃回。犹恐这辽王，一时未必肯倾心畏服，还有防干戈之患。是以本帅，天天令四位贤弟前往哨探，日日操习军兵，以防不测之虞；又得弟兄四人，不惜心劳，与本帅分忧，真难得也，但愿四海升平，君民安乐，本帅深望也！所虑者，庞孙二人，贪婪财贿，播吝 朝纲，久后犹恐国家不宁！”

狄青正在计思，忽有小军进来报说：“启上元帅，四位将军进来交令。候元帅爷将令。”元帅吩咐进来，不一刻四虎将军一齐到了，来至帐前，参见元帅，说道：“启上元帅，末将等奉令操军已毕，如今来交令了。”元帅说：“众位将军，多受辛苦了。”传令各将士兵丁，俱有犒赏酒筵。出令毕，又说“你们众兄弟，且往后堂吃酒罢！”四将与焦孟六人，谢过元帅，往后营而去，卸下盔甲兵器，有小军抬去，牵出马匹喂料，六位将军，然后开怀畅饮。当时元帅，又请至杨范二人同酌。此夜关内众将，大小三军，一同吃酒。这狄元帅，因何忽又犒赏三军，只因众军奉令操兵，乃军情过于劳苦，故有此犒劳，是元帅一点爱将恤兵之心。

啜(chuò, 音绰)——哄弄, 哄骗。

叨(tāo, 音掏)——承受好处, 客套话。

播吝——摆布, 支配。

当时众将欣欢，各无挂念，独有石玉小将，一心怀念母亲，思妻郡主，俱在汴京城岳丈赵千岁府安身，自从随着元帅在此关，三载有余，不知母亲及妻子身体安康否？思妻郡主，身怀六甲，未卜生女生男，身心两地，好不愁烦！

慢言石玉是夜思念着母亲及妻子。却说狄元帅威镇三关，名扬敌国，不独边夷畏服，就是关城内外鼠辈毛盗，不敢兴动，众百姓安靖，此日闲中无事，这狄元帅与杨老将军、范仲淹大人对坐，说起西辽王，屡次兴兵侵犯，有四将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想这西辽国人马，已杀得片甲不回，未必敢复来侵犯了！”元帅听罢，微笑说：“众位将军有所不知，凡事讲求未至，况乎为将用兵？必以慎重为先。且西辽乃强悍蛮邦，彼虽一时败去，雄兵猛将还多，焉肯罢休侵袭之念，本帅既领君命，把守边疆，倘有疏虞，恐有丧师辱国，罪及非轻了。”众将闻言，齐说：“元帅高见不差，非未将等所及也。”

众将言毕，帐下忽闪出一人高声呼：“元帅勿忧，若防番狗再来，我们何不先点齐人马，做个先动手为强，直攻进西辽，索性杀他个尽倾尽绝，斩草除根，省得零零琐琐，杀得这班狗奴不爽不快，元帅又防他复兵侵扰的。”你道那将是谁？原是焦廷贵。此人生来品质卤莽，粗心愚蠢之徒。当下狄元帅闻他说，喝声：“胡说，这辽王虽是一时犯界，妄想天朝，但如今圣上也宽恕了他，又何必你多言，倘若兴兵征伐，未奉圣旨，怎生前往？二者辽王原为一国之君，他若不来就罢了，再来时，奏知圣上请旨征伐才是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到底是个良善人，造化这番奴了。”言谈之际，不觉金乌飞坠，玉兔升空，晚膳毕，各归营帐不表。

次日狄元帅仍令四将出关哨探，是日闲暇，把兵书观看。忽有小军报圣旨到，元帅吩咐大开中门，恭迎到中堂，排开香案，元帅俯伏阶下，钦差开读：

旨到跪下。宣诏曰：“兹有首相庞卿，陈奏西辽兵犯中原，虽经狄卿杀退，但这西辽既为小国之君，焉敢兴兵犯上，即同叛逆相等，其罪非轻，岂可宽容！今命狄青率同众将，统领精兵，前往西辽征伐问罪。若辽王畏罪求降，彼邦有一镇国之宝，名曰：珍珠烈火旗，若将此旗贡献，岁岁来朝，年年进贡；如其不顺，即行征讨。平定班师回朝，论功重赏，以报卿劳。但因三关无主，今差兵部孙秀来权理，毋违朕意，即日提兵，肃此钦哉。”

元帅谢过君恩起来，与杨钦差见礼毕。杨户部不敢久留，连忙辞别。元帅送出关外，回朝复旨不表。

再说关中众将，俱皆各各切齿咬牙，骂着：“庞洪这老狗才，哄奏圣上，轻动干戈，差遣元帅与我等，真乃令人可恼，将他一刀两段，方消此恨。”元帅说：“你们不必多言，虽庞洪所奏，乃圣上所差，你等不可独怪着庞洪，待等孙兵部到来，即要起兵前往了。”范大人说声：“元帅，正是江山易改，素性难移，真乃奸臣只为奸计，那贼心狠，那里改得，这场干戈之患，又是由他来的。”杨青老将军说：“我想这庞洪，忽奏圣上，要差元帅出师，料必有甚么奸计，元帅须要提防他为妙。”元帅说：“老将军，目下兵权，多在下官秉持，谅他有计难以施行，何足为怕？老将军但请放心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前日曾讲过这西辽兴兵前去，杀过爽快才是，你偏说没有圣旨，不能前往，如今奉了圣旨命，前去西辽见一个杀一个，杀得这些番狗干干净净，才晓得焦将军的本事。”狄元帅闻言大喝：“好匹夫！何用你多言？还

不速速退下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不必动怒，小将说差了。”即忙往内去了。

是夜，元帅暗思道：我想那珍珠旗，乃是西辽传国至宝，如今圣上听信庞洪之言，要他贡献出来，倘或西辽吝惜不肯，下官难以复旨，眼见得干戈不息，奏凯难期，如何是好？此夜元帅闷闷不乐，惆怅一夜，直至天明。

再候三天，孙兵部才到。原来这孙秀，是个贪财好酒之徒，一路而来，有地方官迎接，请他吃酒礼，一概受领。有此缠延，所以钦差先到了数日，他方才得到。狄元帅原与他不相善，此时闻报，只得同杨范二人，与众将大开关门迎接。同至帅府，四人分宾主坐下，两行立着四虎将军，不免四人客中闲话。一杯香茶饮过，兵部开言说声：“元帅，既领王命征伐西辽，为何至今尚未起程？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有所不知，只为此关乃边疆要地，岂可一天无主？大人一日不到，下官一日不离，大人既今到了，下官明日即便兴兵。”孙秀不答，点头，辞过元帅与杨范二人，进关内去了。是夜元帅查点兵粮马匹，及平西所用一切之外，其余均造成册子，交付孙兵部权掌。

次日，元帅对范大人杨将军说：“奸臣孙秀在此，二位须要留心打点，侍候本帅，托圣上洪福平西回来，再与二位大人叙首。”二人听了，点头称是：“但愿元帅此去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及早回来再叙。”元帅微笑称谢。

此日元帅升堂，便问众将中，何人熟识西辽道程，可为向导官。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前者与父亲，曾到过西辽，熟识此程。”元帅说：“既如此，点你为先锋，孟定国解粮。”当时元帅与四将领兵五万，分开队伍，别过杨范孙三人，祭了帅旗，高高树起一扇大幡，上书着“五虎平西”四字。三声炮响、马壮人雄，威威武武，出关西而去。关外众居民，香烟不断，齐齐跪送，元帅大悦。

又说西辽犯界，被狄青杀败了后，不敢再来侵犯，此乃君王坐享民安逸，不料被庞洪哄奏君王，行伐西辽问罪，须要献出珍珠旗，自愿投降。这西辽国，乃强悍蛮邦，焉肯献旗？这场干戈杀戮，只为庞洪、孙秀，计算狄青之由，究竟不知征战何时得息？真乃：

家生逆子家颠倒，国出奸臣国不宁。

第三回 火叉岗焦先锋问路 安平关秃总兵阵亡

诗曰：

向导先锋焦莽夫，火叉岗上错程途。

从今单单干戈动，虎战龙征枉用劳。

话说狄元帅奉旨征伐西辽，倚为本事高强，所以只带得五万雄兵，四员虎将。点兵三千，令焦廷贵为前部先锋，点孟定国领兵三千，为后队解粮官，大队人马排开行伍，向西辽大路而行。且喜日色晴明，和风日暖，正是行兵的时候。一日出了雄关，行有十余天，人烟稠密地方，还属中原该营，也有文武官员迎接，纷纷不绝不断。元帅一路，真是安然，日行程，夜睡宿，不在烦说。又已行到了半月，人居渐渐的稀疏了，多是荒郊野地，但见高山叠叠，古树重重，虎啸猿啼，禽鸣兽聚，却是凄凉枯槁的光景了。

焦廷贵为向导官，带领三千人马，逢山便要开山岭，遇水还须搭水桥。一路行走了三十余天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为火叉岗。一条道路，分出两条来，一路向西北，一路向东北，中央一带高山，走不通路。两条大路，如此光景，焦廷贵一见，便有军士禀知，他想一会说道：“俺认不来的，但不知这条大路，为何分作两路，不知从那一方走的才是。”呆想一会说：“罢了！待等一个乡民到来，问个明白才是。”遂吩咐众兵暂住。岂知这地方，乃是人烟疏稀之所，等望半日，不见一人来。此时焦廷贵等得十分烦恼，急起来，再等一会，方才有个白发公公，七十外的年纪，远远而来。

焦廷贵一见，忙忙催开坐骑，飞马奔去，忽急加鞭赶近这老人身边对面冲来，勒住坐骑，摆开铁棍，横拦住去路，大喝声：“你这老头儿，俺家问你，西辽国两条大路，从那一去去的，若说得明明白白，饶你老狗命；若不急速说明，俺将军就照头一棍，把你的脑袋打出来，无从讨命。”当时那老人是本处山民，看见这位马上将军恶狠狠的形容，暗说：从来问路，没有这样问法，你看这人难以言语相争的，罢了！待我着弄他错走别国去罢！此时这老头叫了一声：“将军，你且耐着性子，既然问路，何必动怒？你且直望着那东北上这条大路，八十里之外，乃是孩儿岗。再过一百五十里，便是棋盘岭。又行一百二十里，是麒麟埔。又过一百五十里之外，是安平关，就是西辽地面了。”

焦廷贵大喝一声：“你这老狗才，俺问到西辽国去，因何说得许多的岗岭来？”原来这焦廷贵，是个粗心愚蠢之人，听闻那老者说得许多地名，就恐要忘记了，所以动怒起来。此时焦廷贵说：“老头儿，你不必多言得许多支吾，此去向那东北上，还有多少路，方得到西辽。”那老者又说声：“将军，小民指引路途，说得明明白白，为何这等作忙，向此东北至西辽境界，也有四百余里，到安平关，是西辽头座关了。”这廷贵信以为真。老者退去，廷贵吩咐众兵起程，望着东北大路而行。

不觉又是红日归西，明月下安扎营盘，埋锅造饭。次日拔营起程，此回不独焦廷贵一人走错了国度，狄元帅大兵在着后队，多随差路而来，一路旗幡招展，剑戟如林，一连走了七八天，已到了安平关。一口难分两处事，按下宋将慢表。

坐骑(jì音计)——武将的战马。

形容——面目，容颜。

且说安平关，乃单单国头座关，守将名唤秃天龙，国王封他为总兵之职，命他镇守此关。那一日在关中吃酒，半酣之际，忽有小军报说：“宋朝天子不知什么原故？差了大队人马，移山倒海的杀奔来了。”秃将军听罢说：“有这等事！离关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小番禀道：“只有三十余里。”秃天龙喝声：“再去打探。”心中大怒，气冲云霄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我邦狼主是个顺天之命，知君自数十年来，归服宋朝，岁岁贡献无亏，为何忽然无事兴兵前来惹气，是何道理？若不出关与他理论，不算本帅英雄，”此时这秃天龙，一来是饮酒半酣之际，因他亦是性急之徒，不待宋军安营下寨，投递战书，即忙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刀，带领了一千精壮人马，炮响一声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当先冲出关外。

此时宋军正在安营之间，有番将秃天龙带兵杀架，高声大喝：“宋将有能者，快来纳命！”早有军士报知，焦廷贵闻报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可恶番奴，尚未安营来讨战，待俺送他阎王老子去罢！”连忙飞马冲去。一见番兵，一字排开，杀气腾腾，来将脸如朱砂，眉浓眼大，赤发红鬃。焦廷贵一见大声道：“番奴，你且通名来。”秃天龙说：“俺乃安平关总兵秃天龙是也，但上邦下国，久已相和，为何忽地兴兵犯界，是何道理？你且快快通上名来，待本将军取你首级！”焦廷贵一见大喝：“谁叫你狼主从前无国法，兵犯上邦，所以兴兵征伐你国，早早献上头来，待俺老爷立头功。”只因秃天龙此时酒已醉了，听得焦廷贵之言，糊糊涂涂，两处未曾说明，所以秃天龙大怒道：“喝一声胡说，你宋王好昏君也，我狼主归顺宋朝数十年，你邦无故兴兵，贪利忘义，好生可恶。”提起大刀当头就劈，焦廷贵全然不惧，呵呵发笑，把铁棍往上架开，二人杀起来。一场的龙争虎斗，有三十回合。

再说那元帅后队，大兵已到，早有军士报知，元帅大怒说：“尚未安营，这焦廷贵不奉军令，怎敢私自开兵？”传令速速鸣金收军，把焦廷贵捆绑起。令已出，即时不住的鸣金。谁知焦廷贵杀出了神，由他连连不住的鸣金收军，只是不听，说道：“我焦廷贵，不挑得番将下来，不为好汉。”果然秃天龙被酒醉了，招架不住，却被焦廷贵铁棍捣开大刀，拦腰捣去，打翻了，跌下马，割取首级，以为头功，满心欢喜，提起铁棍，撒开大步，把番兵乱扫，打得七零八落，各自逃生，四散东西，多往正平关飞报去了。焦廷贵哈哈大笑，回顾后队高叫道：“安平关已到手了，众人快些来进关。”他一马当先，抢入关中去了。

狄元帅又恼又喜，只得传令众兵丁，挨次而来。元帅大兵进了城中，这些番兵走散，百姓一并逃去，只剩一座空城。元帅进了关中，升了帅堂，众将兵参见毕，又到了焦廷贵，要报头关功劳，走到帅堂元帅跟前，提过首级来请功，元帅一见大怒道：“焦廷贵你们好生大胆，因何不奉军令，私自开兵？本帅传令，还不收兵，不从军令，军法难容。”喝声：“刀斧手斩讫，以正军法。”两旁刀斧手一声答应，正要动手。焦廷贵急称一声：“元帅，你在后队，不知前队的事情，小将正在安营之间，忽有番将秃天龙带兵杀来，不许多营，即要交锋踹营，来势十分凶勇。苦被他踏破了营盘，元帅威风灭尽，若请得军令，已来不及了，方与他交战，正在性命相关之际，顾不得鸣金了。若然元帅要杀我焦廷贵，分明要赖我功劳的了，得了安平关，我焦廷

狼主——古时对外族首领的称呼。书中秃将军不当以此称，这里流露出书作者的痕迹。尔作“郎主”。

贵原有功无罪，如何元帅要杀我，你好公心！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元帅顿口无言，忽闪出四虎将军上前，一同力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这焦廷贵，不奉军令，私自开兵，虽然有罪，但番将不投递战书，即日杀来，亦是凶狠之辈，焦廷贵不得帅令开兵，乞元帅念他取关有功，赦其斩罪罢！”元帅见四虎将军保他，便说：“焦廷贵虽取关有功，但不遵军令，功罪两消。”焦廷贵起来，谢过元帅，又谢四虎将军保救。

此时元帅吩咐将人马安顿关中，所有粮草马匹，金银什物，查点分明，一面出榜安民，将秃天龙的首级尸骸埋葬了。暂停三天，留偏将二员，三千兵丁守关，元帅与众将军，又要西行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正平关上将，名唤秃天虎，他生得身高一丈，勇力异常，使一把丈八蛇矛，万人无敌，秃天龙是他胞兄，年纪只得三十光景。原来这正平关，与安平关有二百五十里路程，所以此时并个知道失关之由，况且岁岁平宁，并无探子在外，这一天关中无事，夫妇二人正在闲谈，忽有安平关上奔来了几个官儿，几百兵丁，慌慌忙忙，前来一一报知。秃天虎听了，吃一大惊，怒气冲冠，咬牙切齿说：“罢了！我邦与宋朝，未曾动过一兵一卒，两国久已相和，狠主年年入贡天朝，为何突然起兵前来证伐，破了关，把我哥哥伤害，此恨如何得消？待我带兵前去，见一个拿一个，拿回关砍为肉泥，方泄我胸中之恨。”多花夫人说道：“无事兴兵，果然无理，但大宋五虎，威名素重，相公须要小心。”秃总兵应允，又连忙写表，即差小番奏达狼主。

次日天明点齐人马，放炮出关，带了五千惯战貔貅士卒，杀奔安平关而来。此时若不是这焦廷贵问路，不得走错此路战杀，伤害许多生灵，这也原是狄元帅，八宝公主，因有宿世良缘合着，正是：

气运遭逢开劫杀，姻缘合会应佳期。

第四回 正平关焦廷贵大败 单单国秃天虎原因

却说秃天虎带兵出关，要与哥哥报仇。此日天气晴朗，狄元帅正要催兵前进，忽有探子报进说：“启上元帅，今有正平关番将秃天虎领兵前来，要与元帅答话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说：“再去探来。”探子说声得令去了。不多一会，小军又报番将讨战。元帅正要点将出马，旁边闪出焦廷贵，因他前日杀了秃天龙，自道英雄，不知利害，连忙上前说声：“元帅，不怕死的番奴又来送命，且容小将出关，将他首级取来报功。”元帅说：“上阵交锋，休得轻狂，小心才是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勿忧，想那秃天龙尚且死于小将之手，谅这秃天虎本事，也不过如此。小将也不伤他，待我活捉他回关；献与元帅看看。”元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领兵一千，出关会战，须要小心。”焦廷贵忙说声：“得令。”即时上了花鬃马，提了镔铁棍，耀武扬威，带领一千精兵，二声炮响，一马飞出，来至阵中。

只见番将生得凶恶异常，人高马骏，番兵列成阵势，焦廷贵便高声大骂：“番狗乌龟，快来纳命，你可是秃天虎么？”秃天虎怒道：“正是，你这南蛮狗头狗脑，口出大言，且通个名来。”焦廷贵说：“爷爷老子，乃大宋狄元帅麾下，前部先锋焦廷贵，你快献关投降，饶你狗命，如若半个不字，多照着秃天龙榜样的，死在俺铁棍之下了。你好不怕死的狗番奴，不以性命为重，看棍！”提起铁棍打去。秃天虎大怒：“原来你这狗南蛮，伤害我哥哥极大冤仇，不取你命，誓不为人。”把长枪架住铁棍，回枪当心就刺，二人兵刃交加，大战五六合。这秃天虎，果然本事高强，杀得焦廷贵浑身冷汗，招架不住，看来不好，架开长枪，大喝一声：“番奴，杀你不过。”带转马就走，败入关中。秃天虎追赶不上，只得勒马回营。

且说焦廷贵败回关来缴令，说声：“元帅在上，这番将秃天虎果然厉害，小将杀他不过，捉他不得，求元帅宽限一天，明日准拿来。”元帅说：“你且退去，休得多言。”焦廷贵即退去。

到次日，有小军报说：“秃天虎讨战。”元帅令石玉出马，带领精兵一千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当先，二将会合，各通名姓。秃天虎一见来将，不见焦廷贵，便开言说：“石南蛮，你且听着，我邦狼主，最是英明有道，两国久已相和，未曾动过刀兵，年年入贡天朝，为何上国白白兴无名之师，前来征伐，不知何故？古人有言，日月虽明，难照覆盆之下；钢刀虽利，不斩无罪之人。你兵犯安平关杀害我胞兄，从此冤如海深，快些献出焦廷贵，待俺将他心肝取来，祭了兄长，消了仇恨，再作道理。但你师出无名，犯我边疆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也要说个明白。”

石玉听了番将之言，冷笑说道：“秃天虎依你说来，句句有理之言，但你狼主，好无分晓，妄想天朝锦绣江山，几次兴兵侵犯上国，岂不罪名深重，故我主万岁，命狄元帅提兵到来征代，问个犯上之罪，何谓出师无名。”秃天虎说声：“石玉休得胡言，我邦数十年来，归顺天朝，从不曾兴过一兵一卒，怎说起屡次兴兵犯上之言。”石玉说：“秃天虎，你休得巧言，怎奈不认罪名。前数年，屡次兴兵侵拢，幸得杨元帅，屡屡杀退你邦人马，不计其多少。自去秋季，你狼主大兴人马，赞天王子牙猜等，围困瓦桥关，声声要夺取中原，全亏得我狄元帅，杀得你邦人马大败，雄兵猛将，一齐消减，至

今才得干戈止息，怎言并不兴过一兵一卒。莫不是你初到番邦，新做官的不成？故不晓得从前缘故，胡说有理之言。”

秃天虎听罢哈哈笑了说：“如此你是走差路了，这里不是西辽地方。”石玉说：“既不是西辽是甚么地方？”秃天虎说：“我这里是单单国，与你大宋无仇，忽然兴兵前来夺关斩将，令人可恼。既然西辽国犯了你们，也该前去征伐西辽才是，为何不去寻他，反来兵向我国？这是宋王的主意，还是狄青胆怯了西辽，欺侮我单单国中无猛将雄兵的不成。”石将军听了，心中明白，连忙欠身打拱，叫声：“秃将军，如此说来，是我们走差了路。”秃天虎说：“不是你差是我差么？”石玉说：“请将军息怒，待小将回关，禀知狄元帅前来，与将军赔罪便了。”秃天虎说：“石南蛮休得胡思乱想，杀我胞兄赔罪，这是不能的。”怒气冲冲喝声：“南蛮看枪。”石将军见他动手，也把银枪架开，自知理亏，不与交锋，回转马如飞奔过去。

番将赶他不上，在马上仰天长叹说：“哥哥呵！大宋要去征伐西辽误来我国，可怜把你一条性命白白送了。如今他已肯干休退兵，但害了我哥哥，必要拿住焦廷贵碎尸万段，方消我恨。但是正平关，兵微将寡，不免通知吉林关添兵相助，再上本章，奏知狠主，打点迎敌便了。”不表番将回营。

且说石玉回到关中，低头丧气，面色无光，元帅见此光景，即问胜败如何？石玉说：“启上元帅，这场事情错了，此处不是西辽乃是单单国，走差国度了，杀错这番将，这秃天虎声声要报仇，原来我们不是，故小将不好与他交战，奔回关来禀知元帅，须要商量怎样定夺才好。”元帅听罢说：“怎见得这里是单单国？”石将军说道：“方才小将与秃天虎答话，他说这番王英明有道，数十年来，归顺天朝，从不曾兴过一兵一卒，何故上邦忽兴人马前来征伐；小将又说起西辽侵犯的缘故，这秃天虎说明此处乃单单国，不是西辽，他口口声声要与胞兄报仇，不肯干休之言，必要捉拿焦廷贵，想来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元帅听罢，瞪呆了一会，还是将信将疑，吩咐传令焦廷贵来。

不一会焦廷贵来见元帅说：“元帅在上，小将唤来有何差遣？”元帅说：“焦廷贵你说熟识西辽路途，故本帅点你为向导官，你因何不走两辽邦，来单单国，是何缘故？”焦廷贵闻言，吃了一惊，想一会，呆一时，叫声：“元帅，这话那里来的。”元帅说：“今日石将军出战，秃天虎说：‘此处不是西辽乃是单单国。’这便如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不要信他，这番奴自知杀我们个过，故虚言哄弄的。”元帅喝道：“胡说，你走错了别国，还说强言，欺着本帅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实认得路途，若果走错别处，小的理当军法。”这焦廷贵一口咬定不差，元帅听得心中疑三惑四，说：“且罢了！待本帅来朝亲自出马，便知明白了。”吩咐是夜埋锅告饭。

到来日天明，有小军报上元帅说：“番将秃天虎，坐名要焦廷贵出马。”元帅喝声再去打探，自己连忙穿黄金甲，头上戴紫金盔，上了现月龙驹，手执定唐金刀，气宇轩昂，好一位少年英雄，扶助宋室江山，乃社稷所重之臣。他点了五千人马，带了四虎英雄，分为左右，随后有铁甲步兵五百，三声炮响，冲关而出，旗幡招展，来至关外，队伍摆开。

秃天虎一见来将，比众不同，真乃威风凛凛，杀气森森，便把枪一摆，喝声：“来将通上名来。”狄元帅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，敕封平西元帅狄青是也！你可是秃天虎么？”秃天虎说：“既晓得本总威名，何劳动问。”元帅叫声：“秃天虎，你邦原是西辽国，因何称为单单国，莫不是你邦原无英雄猛将，贪生怕死，虚言哄着本帅不成？”秃天虎说声：“狄南蛮，我邦

猛将如云，雄兵如雨，狼主驾下尽是英雄豪杰，那有哄言贪生怕死之理？本总可笑你身为主帅之职，统六帅重任，作事甚是糊涂，以桃为李，以羊为牛，出无名之师，侵犯我国边关，又杀害我哥哥性命，全无道理，掌甚么兵权，何不及早回头，做一个农夫罢了！”元帅说：“秃天虎，据你说来如此，此地既不是西辽有何为凭？”秃天虎说：“我也知道你了，必从火叉岗走错的。”元帅说：“怎见得在火叉岗走差的？”秃天虎说：“你一定到了火叉岗不向西北而去，却从东北而来，岂不是走错了路，到我邦单单国么？”

元帅闻言，暗说道：曾记得到了火叉岗有两条大路，向导官从东北方而走，此事乃焦廷贵匹夫弄坏了，本帅也欠主张，点错这鲁莽之徒为向导官，走差别国，惹起祸殃，圣上必然归罪于本帅，无可分辩。想罢，即欠身打拱，说声：“秃将军，请息平空之怒，听本帅奉告一言。”秃天虎说：“狄南蛮有何话说？慢慢讲来。”

不知狄元帅，说出什么言语解劝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所谓：

不是英雄真长敬，却缘莽将便差途。

第五回 秃番兵生擒二将 狄元帅认错求和

诗曰：

天朝虎将被擒拿，只为当时走路差。

逞勇以强终自失，偏邦究竟弱中华。

当时狄元帅自知理亏，在马上欠身打拱，说：“秃将军，向导官走差路途，误来贵国，冒犯你关，原来本帅之失。秃将军且请息怒，待本帅来日，亲到贵国赔了错失之罪，即日收兵，前往西辽便了！”秃天虎说：“狄青你休得妄想，你身为主将，执掌兵符，事事全凭你指挥差使向导，如何走差得路途，不到西辽，反侵我邦，无端杀害了我哥哥？说什么赔罪消失之话，于情理上万难容你。”

这匹夫说罢，把手中丈八蛇矛，向心窝刺来。狄元帅把金刀，即连忙架开，放下笑脸，叫声：“秃将军，本帅已走差了，赔罪也罢了！因何你还不干休，到底主意若何？”秃天虎喝声：“狄青你若误走国度，不伤我邦的人口，还有可谓，情有可原，你兵一到，便夺关斩将，伤了我哥哥，此仇此恨，与你冤如海深，今朝与你必要见个雌雄。”又是一枪刺来，元帅又把金刀梟在旁首，又开言说道：“秃天虎，你不依理论，定如此凶狠，只为本帅一时走错了你国，误伤了你兄，乃本帅差错，所以三番两次，即你动手也不较量。若问误伤你兄，今既已死，不能复活，本帅已经殓埋埋葬，待平定西辽回朝，奏知圣上，超度他的亡魂，封坟墓以补报他，我劝秃将军，休得认真起来。古言，山水也有相逢之日，将军你可想得来。”秃天虎喝声：“胡说，无辜侵犯，你把我兄杀害了，就是这等罢了不成？若要俺的干休，除哥哥复活还可，休想别的求和。有仇不报枉英雄。”说声看枪，又刺过来。

元帅金刀架住，暗想：看他如此硬性，料想以善相劝，未必和谐，不免与他交战，杀败了他，方知我兵厉害，然后讲和，自然允诺了。复高声说：“秃天虎，今本帅自知理亏，以理而言，你却执一之见，不听本帅之言，如若必要交兵，倘有差迟，悔之晚矣！”秃天虎说声：“狄青，你既伤我胞兄，俺便同你势不两立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有何悔恨之理？”元帅听罢，回顾左右说：“哪一位将军与他交手？”闪出扒山虎张忠说：“元帅，待小将拿他。”元帅与三将一闻退后。

此时张忠一马当先，提起大刀砍去，秃天虎长枪急架相迎。二将冲锋，杀到六十余合，秃天虎果然武艺高强，张忠抵敌不住，却被他拦开大刀，生擒过马，喝令众兵丁捆绑了。元帅一见大怒，正要出马，旁边又闪出一将，是李义，说：“元帅不必心焦，待小将拿这个番奴。”说罢，一马飞出，提起长枪当心就刺，秃天虎把长矛架开，大杀一阵。战有五十个回合，李义招架不住，又被秃天虎活捉捆绑了。

石玉心中大怒，不待元帅将令，拍马上前，舞起双枪乱刺，秃天虎连拿二将，那里看得石将军在眼，战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，原来石郡马，乃是王禅鬼谷的徒弟，与元帅师兄弟，前者老祖把枪法传授于他，与众不同，因赞天王部将薛德礼混元棍厉害，故赐他风云扇，破他混天槌立功。且风云扇只

梟(xī o, 音消)——挡,推。

干(gān, 音甘)休——罢了,了事。

差(chā, 音叉)迟——差错,意外。亦作“差池”。

破得混天棍，别样物件破不来的，况且此时乃用力战斗，纵有法宝也不中用的。秃天虎实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石玉那里是他的对手。他是仙传枪法，所以还抵挡得住，此时沙场内，杀得烟尘滚滚，日色无光。战到八十个回合，元帅在关，见二将杀得难解难分，恐防石玉有失，传令鸣金收军，二将退回。

秃天虎得胜坐下，吩咐小番，绑过二员宋将。张忠、李义二人，英风勃勃，立在一边。秃天虎叫声：“二南蛮，你既已被擒，何不下跪？”二英雄喝声：“秃天虎休得大言，俺乃天朝大将，岂肯屈膝跪你！”秃天虎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两国从来相和，为何兴兵侵犯？恃勇逞强，夺关斩将，是何道理？今日被擒，尚且强项。”张忠听了，冷笑一声说：“秃天虎；这是你的糊涂，反说俺的无理。”秃天虎喝声：“好花言的南蛮，你们无礼，反来说俺的不是。”张忠说：“秃天虎可见你外国之人，不读孔圣之书，不达周公之礼。古云：正理一条，横行千样。你的强蛮，令人可杀。”秃天虎听罢，气得他火烟直冒，怒跳如雷，立起身来，须眉倒挂，杏眼圆睁，喝声：“你等说，难道本总差了么？”张忠说：“为何不差。”秃天虎说：“俺怎生差处？你且说来。”

张忠说：“我们奉旨征伐西辽，误走路程，到来你国，也是平常之事。我兵初到来，营寨尚未安扎，你的哥哥秃天龙，若问明情由，说明此处不是西辽，自然即日收兵，前往西辽，何等不美？谁料他恃着强蛮，领兵杀来，把大兵看得如同儿戏，定要即刻交锋。岂不晓得刀枪乃是无情之物，二虎相争，必伤其一，论起来不说明，即要战杀，还是你来犯上，还是你兄自来寻死，叫那人偿他的命？俺今日好言说明，你不明白，细细思量得来。俺二人，乃一顶天立地的硬汉，即被擒拿，要斩就斩，要杀就杀，何惧之有！”李义在旁，见他说此硬话，连忙即说道：“张哥哥，何教导这番奴？既被擒来，谅情要做刀头之鬼，何必与他较量许多言词。”秃天虎听了，喝道：“都要杀，不要为难。”二将说：“秃天虎，你可晓得我狄元帅为人，有大将之才，前者一人，杀败西辽数十万雄兵；你邦纵有雄兵猛将，那里是俺元帅的对手，征灭扫除你邦，有何为难？若杀了我二人，就是狼主求降，也难依了，况且焦廷贵误伤了你兄，与我二人何干？”原来这些外国之人，虽是强蛮，到底愚直。这秃天虎听了二将之言，不觉想了一会，暗说道：俺听这位南将之言，也觉有理，论起来我哥哥好不狂莽，原有几分不合之处，但无事被杀，总要报仇。既然焦廷贵杀我哥哥，想来那里要他二人偿命，待明日拿了焦廷贵，然后放你二人便了。秃天虎主意已定，吩咐小番，将张忠、李义二犯，押在后营·好生看守，等待拿了焦廷贵，然后放他回去。二将听了秃天虎不杀之言，方才安心，只虑不得焦廷贵，正一人放不成了，在下不表番营二将。

且说狄元帅收兵到关坐下传令，吩咐焦廷贵到来见元帅。不一时，焦廷贵还不知元帅何事，立刻上前说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打恭。不知呼唤有何吩咐？”元帅大喝一声：“匹夫，你说到西辽地，熟识路途，故此本帅点你为向导官，你行到了火叉岗，不向西北而走，却从东北而行，今走差来至单单国了，罪于本帅，你又不问明缘由，便杀无辜的秃天龙，怪不得秃天虎不肯干休。”焦廷贵说：“狄元帅当真走差了么？”元帅喝声：“该死的匹夫，若不走差了，本帅焉能怪着你？单单国向来与我国相和，如今忽动起这场刀兵之祸，皆由你这匹夫一人，可令刀斧手拿去斩讫。”两旁一声答应。

这焦廷贵心中着急起来，倒身跪下说：“元帅请息怒，未将还有辩言。”元帅大喝：“匹夫有何辩言？”快快说来。”焦廷贵说声：“元帅，你为一个千军万马之主，事事多要听从元帅，选他的才干调用，从前未将为向导官，若是未将不从，恐又背了军令。元帅应该查明，果然谁人熟识西辽路途，为何乌乌糟糟点小将，做个向导官开路？先锋大兵一到了火叉岗地方，小将就有些疑惑起来，两条大路象个火叉的形状，想上想来，记不得清，不知那条路是走西辽，只见山脚下有一老乡民，故小将随即问他，这老人指点的路，我一一照依而行。就是走差了国度，乃元帅错用了人之过，若将我焦廷贵斩首，甚是不公平。”

元帅听了，高声说道：“本帅怎样不公，你且说来？”焦廷贵说：“方才说过，大凡行兵调将，统凭元帅谅才拨用，未将做不来的，元帅不该点我为向导官。”元帅喝声：“匹夫，你说到过西辽，故此本帅才点你的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我虽然到过一次，只因月久年多，就忘记了，走差国度，乃平常事，难道未将要斩首。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好利口的匹夫，走差国度，本帅已有欺君不小之罪；妄杀秃天龙，他的兄弟不肯干休，本帅再三赔罪，他却执一之见，不肯依允。况且二将被擒，不知性命如何？皆因你断送了，照依军法，断难宽恕。”喝令刀斧手来，刀斧手一声答应，登时把焦廷贵捆绑，推下阶来。

不知焦廷贵性命如何？正是：

莽将难逃严法律，阴魂从此绕边疆。

第六回 石郡马沙场斩将 多花女雪恨兴兵

诗曰：

烈烈轰轰逞勇强，番军难免阵中亡。

与夫雪恨多花女，未报夫仇先被伤。

当下狄元帅命将焦廷贵斩首，推出关外。焦廷贵心下着急，高声说：“元帅请息雷霆之怒，未将还有分辩。”元帅吩咐，推他转来，大喝道：“有辩快些讲来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你责小将走差了路途，元帅与四虎将军，还有多少兵丁在后，难道内中没有一人惯熟路途的？苦内有知者，应该说一声不是这条路上走的，为何号炮一声不响，随着这条错路而来？若说众将兵皆不熟路途，众人多要杀了，连元帅也要斩首。后来到了安平关尚未安营，就有秃天龙杀到营来，也不问明原故，难道此时由他割去首级不成？他又不说这里是单单国不是西辽，此时他不明说，小将那里知道，所以大战起来。斩了秃天龙，你就说小将不奉将令，私自开兵赖了我的头功。次日应该差未将前去建二功才是，为何元帅差张忠、李义去出马。这两人又不是真材实料的英雄，自然一并拿去，此乃元帅行兵不通，调将不才之故。若今朝杀了我焦廷贵，被夷邦外国闻知，也耻笑着元帅屈杀将士的了。”

狄元帅听了这些七颠八倒的鬼话，不觉呆了，答应不来。旁边闪出笑面虎石玉、飞山虎刘庆，上前打拱说：“元帅在上，焦廷贵走错路途，理该问罪，但秃天龙不说明原故混行交战，也难分辩错走路程，望元帅法外从宽，饶他初次犯界，留他军中，将功赎罪，望乞元帅准了未将之言。”元帅见二将讨饶，便喝道：“饶了匹夫死罪，活罪难饶。”吩咐捆打四十大板。小军领令，把他打了四十，起来谢了元帅不斩之恩，往后营去了。

且说元帅十分烦闷，只因误杀秃天龙，几番劝解，自认差错，秃天龙总是不允相和，反被他捉去张忠、李义，倘有差误，失了英雄两兄弟，如何是好？便与刘庆、石玉商议此事。二将同声说：“元帅，今日阵上认了多少差处，秃天虎总是不依，如今没有别的什么打算，且到来天，待小弟二人杀败秃天虎，他自然和伏了。”元帅说：“二位兄弟算来，实是我们理缺，杀了秃天龙，怪不得秃天虎不允，虽然焦廷贵这匹夫，走错了国度，算来原是本帅之过，不该点这鲁莽之夫为向导，如今圣上得知本帅，罪实非轻。”诸将说：“依元帅主意如何？”狄元帅说：“本帅意欲修书一封，着人送与秃天虎，再以理讲他，如若允从，便收兵往西辽；若不允从，另行再较便了。”二将说：“元帅之意不差。”此时元帅定了主意，即日修书一封，连忙差军士送到番营。

秃天虎接过书一看，上写：

平西总帅狄青，书拜秃总戎麾下：伏那单单大宋，天朝偏国，向日相和，毫无构怨，缘因征伐西辽，误来贵国，乃本帅之差错，杀无辜将士，乃本帅之失，追悔莫及。想令兄与番兵，皆非是可杀之人，本帅好生不忍，既死难生，平西辽国之日，奏闻我主，墓顶阴封，以偿无辜被陷，免贡三年，以修向日相和。伏望将军海涵允诺，不较前非，足见情长，肃参投达，翘望好音。

秃天虎细细看罢来书，不觉呵呵冷笑说：“这狄青，如此胆怯，那里做得主帅。”就在书后批回：

哥哥复活，两国相和。既然不若，永动干戈。

写罢打发来军回复狄元帅去了。原来这狄青乃是依理而行，所以修书相和，岂知秃天虎说他胆怯，也是意思会差了。

且说狄元帅观见回书，大怒说道：“秃天虎如此狂妄，全无一些理律之言。本帅只为自知理亏，所以忍气求和，谁知他执一不悟，无理逞强，我何惧他。也罢！明日与他必要见雌雄，但得张忠、李义，二将无害，本帅才得放心。”是夜不必细表。

且说次日，各将饱餐战饭，又有秃天虎前来讨战。元帅命石玉领兵出马，笑面虎便一马当先，冲到番将阵前，把双枪一起，喝声：“番奴看枪！”秃天虎闪回，举手急架相迎，犹如虎斗龙争，杀得天昏地暗，沙卷尘飞。战了八十余合，石将军看看抵敌不住，败将下来，飞马逃走。秃天虎拍马赶去，喝声：“你那里走！”紧紧追上。

早有飞山虎在关前看见，连忙驾上席云帕，看定一箭射去，正中秃天虎的左颊，负痛一声，转马逃走。石玉赶上一枪刺去，中他肋下，疼痛难当，翻身跌落马下。石将军拔了剑，取了首级。刘庆叫声：“石四弟趁此打破营盘，杀败番兵，救了张忠、李义，去见元帅罢！”石将军说声：“有理。”喝令众兵杀上前去，二虎将一同杀去，把番兵犹如砍瓜，各自逃生四散。

二将打入番营，放出张李二人，说明缘故，四人哈哈大笑。命军士放火，把番营烧得干干净净。张忠说：“众兄弟，趁此天色尚早，我们带兵去赚了正平关，你道如何？”石玉说：“不奉元帅将令，不可妄动，且自收兵缴令，再行去处才好。”四将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且收兵罢了！”

众将收兵回关，下马入见元帅缴令，说明杀了秃天虎情由。元帅听了，纳闷昏昏说：“走差国度，妄动刀兵；连伤两员番将，只怕番国君臣怀恨；不肯休息干戈。千军万马，何足畏惧？只忧征错无辜单单国，纵然得胜回朝，本帅终须有罪，想到其间，实难处置。”说罢，低首不语，无奈，只得吩咐号令：将秃天虎备棺成殓，尸骸不必另埋，与秃天龙的棺柩，安放一处，杀的番兵，好生掩埋，等候三天，如若番兵没有动静，然后回兵，复往西辽；若他又有兵马到来，再作道理。闲话休表。

再说正平关秃天虎的夫人，名唤多花女，在关心中不安，说：“狄青兴无名之师，杀害我兵将。相公起兵，前往御敌报仇，不知胜败如何？”夫人在关，正在思想，只见众小军报说：“秃总兵阵亡。”夫人一闻此报，悲哀大哭，骂声“狄青，杀害我亲夫，我与你誓不两立。”原来这多花女，是番王驾下兵部尚书脱伦之女，也有些武略。她闻得丈夫阵亡，要报仇雪恨，等不到明日，连夜点齐人马，杀奔安平关而去。两关隔涉有一百五十里之程，一夜不能得到。

且说狄元帅，在安平关候了几天，忽有探子报知：多花女杀奔前来。元帅闻报，长叹一声，传令：“四虎弟兄，且不必开兵，以理讲和为妙。”四将齐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，未将等焉敢不遵。”忽闻号炮震响连天，停一会，有小军报上元帅爷：“多花女讨战。”元帅即差石玉出马，吩咐：“先以理讲和为是。”石玉应允得令，连忙上马提刀，英豪凛凛，领兵冲出关前，来到阵中。

看见这番女，手持双刀，满面怒容，石将军暗说道：“元帅叫我与她讲和，料想他为丈夫，焉能听从，说之无益，不必讲，不免与他见个高低罢！”提起手中双枪刺过去，多花女双刀架开。一男一女战杀，一去一来，胜负不

分。这多花女，虽然是将门之女，有些本事，到底不是石将军的对手。这石玉一则见他丈夫已亡；二则他是女流之辈，所以让他几分。岂知番女报夫仇心急，认做石玉本事平常，被他舞起双刀，战到六十余合。石将军一想，如此看来让他不得了，忙把双枪，一连挑了几枪，多花女两臂酸麻，眼花力微，却难抵挡，被石玉一枪，正中心窝，翻身落马而亡。

李义、张忠大喜，假传元帅有令，快些前往抢关。三将喝众兵杀上前来，到关下，把番兵大杀一阵，网散奔逃，尸横遍野，满地鲜血成河，死者甚多。大小三军，进了关中，满城百姓四散逃生，不必多谈。

石玉连忙安了众民，然后恭迎元帅进关，把金银粮草点查。元帅说道：“错杀番邦无辜将士，抢占他的城池，本帅已经差之万倍，悔之不及，关内之物，不可妄动他的，尽数交还他才是。”元帅军令森严，谁敢不从。此时元帅心下十分烦恼，双眉紧皱，面带忧容说道：“如此罪名，越加大了，如何是好？种下祸根，乃是这莽夫弄来的，纵将他斩首，也不中用的，本帅之罪，仍复不免，好不令人烦难也？”只得吩咐众兵尸首好生埋葬，又把多花女的尸首，一体备棺成殓，与秃天虎的安放在一方，待等干戈平定，再行超度灵魂，少尽本帅之心。是夜狄元帅，闷闷不乐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正是：

胜败已分终有碍，战征虽是不为功。

第七回 狄元帅求和被辱 乌麻海中箭身亡

诗曰：

阵上求和似可羞，只缘莽将少筹谋。

火叉岗上行差道，致与东鲁单单仇。

再表吉林关主将，名唤乌麻海，乃是单单国头等有名一员上将。年方四十余岁，脸如钢铁，环眼浓眉，身高体胖，武艺精通，力敌万人，持一柄宣花大斧。前十余天，得闻秃天虎的飞报，气得他二目圆眼，双眉倒竖，说道：“狄南蛮，你这等无礼！我邦狼主，归顺宋朝已久，狄青暖！你为何无风起浪，突来寻事，杀了安平关秃天虎？我想正平关秃天虎，他武艺高强，胜过胞兄，必然无败，但愿他杀败南邦人马，把狄青拿住，方消得俺家此恨。”

正烦恼之间，忽有秃天虎的夫人，差小番如飞报到，你说：“秃总兵阵亡，要求将军爷提兵，作速前往破敌，不然正平关有夫。”次日乌麻海，正要整顿军马兴兵，忽又报到，多花女已被杀，正平关已失。这乌麻海，闻报大怒如雷，气得面如土色，说：“可恼，你狄南蛮，无故连伤我二将，尚且容你不过，那多花女夫人，乃是女流之辈，为何也伤他性命，这还了得？狄青呵！前两关由你夺去，若要到我吉林关上，就万难了，若容得你，一兵一卒过此关，誓不为人。”他又想一回说道：“秃天虎尚已死于狄青之手，大宋这主将不是好惹的，须要提防一二才是。”天色已晚，埋锅造饭，是夜不题。

再说次日乌麻海，点起一万雄兵，顶盔贯甲，上了一匹乌龙豹，手持一柄开山大斧，领了一万番兵，一声炮响，大开杀门，奔正平关而来，喊声讨战。早有宋兵飞报入关，狄元帅亲自出关来到阵前，四虎将军在后跟随。元帅一见番将在马上，欠身打恭，开声言叫：“马上将军，尊姓何名？”番将说道：“本帅乃吉林关上将是也，你是何人？”狄元帅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，平西主将，狄青是也。”乌麻海说：“原来是狄青，俺且问你，既然宋君差你征伐四辽，为何兵反向我国？况且我邦狼主，久顺天朝，年年入贡，你忽兴兵马，妄动干戈，连伤二将，眼底无人，欺我单单国，是何道理？”元帅听罢，放开颜说：“将军且请息怒，听本帅告诉一言：本帅奉旨征西，只因向寻官走差国度，错走东方，误来贵国，本帅罪无容辩，到了安平关，误杀秃总兵，悔恨无及。”乌麻海说道：“既不知地理，点他为什么向导官？若不识贤愚，做甚么元帅？今日宋王差你总军元帅，前八百年倒运了。”

乌麻海数言，说得狄青面上无光，脸红面赤，把头一低，开言说：“将军这也原是本帅理亏，所以本帅亲自出来见将军，万望海涵，不较前非，足见将军大德也。”乌麻海说：“狄青你可是做梦么？连伤我将，夺我城池，莫说是你要求和；就是宋王亲自来，也不能了，既然你亲来出马，我与你见个高低。”说罢，提起双花大斧，当头劈将下来。元帅想想，说也徒然，谅他必然不允了，忙把定唐金刀，往上架开。二员大将，在沙场杀得天昏地暗，东西难分，战鼓之声不绝，冲杀到八十余合，不分胜败，自辰时杀至午刻。再战时，沙尘滚滚惊天地，刀斧交加各逞奇。豺狼虎豹藏山洞，野鹊乌鸦不敢飞，当时又杀了一百个回合，你我不休。

狄元帅自知杀他不过，又不肯失势与他，只退后数步，取出金头鬼面戴上，念一声无量佛，只道拿他下马，岂知这法宝全然不灵验，这乌麻海见他戴上鬼脸，不知何意，赶上数步，把斧当头砍下，狄元帅全然不知觉，只因

他的金盔上，藏着血结鸳鸯，一道毫光冲起，大斧不能下，四将一见飞马上前，奔至元帅马前，除其鬼面，一同跑回夫去。

乌麻海追赶不上，也自收兵回营，坐下说道：“那狄南蛮杀俺不过，取出一个鬼脸东西，戴在脸上，也觉可笑，但俺用一斧，只道结果他的性命，不知何故，他盔上冲起一道红光，不能下斧，这是甚么原故？也罢！待他今天再活一天，明日擒来，也要死的。”不表乌麻海之言。

且说狄元帅败进关中，坐下，四虎将军安慰一番，元帅闷闷不乐，说道：“乌麻海，这番将本事高强，几乎失手于他，亏得众弟兄杀退，但不知法宝，因何不灵验起来，如今杀败，如何是好？”四虎将军说声：“元帅勿忧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烦心，且到来日，小将等出敌便了。”元帅说道：“众位弟兄，今本帅尚且不能取胜，只怕你们也不济了，如之奈何？”四将说：“元帅，如若小将不能取胜，只消用计伤他便了！”元帅点头，吩咐众贤弟，且回营，到来日再作商议。

四将回营去了，此时狄元帅说道：“想来那人面兽，既不灵验，这穿云箭，只怕也不中用了，但这二物，乃神人所赐，不可轻毁，目下虽然无用，且收藏罢！”若说狄青的人面兽，既是法宝，为何今日不灵验的，只因圣帝殿下的神将，化生于西辽国内，故神圣将两件法宝，赐与狄青，待他收回各将立法；只因单单国的番将，不是圣帝殿前神将化生，所以这人面兽用不得了。此时元帅心下十分不乐，身负欺君重罪，恐防庞洪弄权来暗算，须有南清宫姑娘又忧他，不晓得内里情由，难作主张，罢了！我忧不得许多，听天而已。此夜元帅纳闷，不必细表。

次日无明，众将来参见元帅，正与众将来商议，忽报番将，杀奔关下讨战。即差飞山虎刘庆出敌，刘将军得令，领兵出关，与乌麻海交手，战不下四十合，败进关中。元帅又差张忠、李义，又不是乌麻海的对手。连战数天，宋兵大败。狄元帅不悦说道：“既是番人不肯和，惟要杀败了他，情愿求降，方能前去征西。岂知乌麻海本事厉害，与他力战，不中用了，必须用计除他，方可使得。”

是夜，元帅见风清月明，卸下戎衣，穿起便服，带了张忠、李义两人，步行出关数里外，四面观瞻。只见关左有座黄石岩，山岩高耸，远接云霞。三人看罢，回转关中，此时已有三鼓更深。即与四虎弟兄商议定计，命刘庆往山后埋伏，石玉引战，此计必成功，四将奉令，领兵分头而去，此夜三军不睡。

次日天明闻报，乌麻海讨战，元帅令石将军出马，杀出关外，与乌麻海大战六十余合，石玉大败而逃，乌麻海紧紧拍马追赶，石玉奉了元帅将令，且败且战，诱他到了黄石岩，败进山中去了。乌麻海不知是计，奋勇当先追了进去，忽然一声号炮惊天，喊杀如雷，宋军杀奔而来。此时乌麻海，方知不好，急急回马。早有飞山虎在山后，一马赶上，喝声：“番奴，你往那里走，今日休想活了！”乌麻海大怒，举斧正要打去，那知张忠、李义，喝令兵马，杀上三军，箭如雨落，好不厉害。乌麻海看来不好，把大斧舞起，左挑右拨，就如蛟龙取水，宛如二凤穿花。乌麻海挡箭，约有一个时辰，果然没有一箭着身，无奈不敢杀出，恐防被伤。

正当危急心慌力竭之际，手略慢了一慢，肩上早中一枝，顾得肩上一箭，又中了肋下一枝，枝枝多中，可怜单单国一个头等上将，今日在黄石岩下，遭此一劫，中箭七十余枝，自料不能活命，大叫一声：“狼主呵！臣乌麻海

不能扶助你了。”说罢，就在腰间拔剑自刎，翻身落马而亡。石将军看见回马，合同三将，带领兵马，乘势抢了吉林关，众兵一散，余者皆已投降。一同回关缴令，恭迎元帅，进了吉林关埋葬了番将尸首，出榜安民，不表。

且说石庭关主将，名唤巴三奈，也是英雄无敌，手下将广兵多，是日闻报，心中大怒，骂声：“狄青呵！你好逞强也。”即日带兵杀到吉林关讨战。狄元帅闻报，差焦廷贵出关迎敌，战了三十余合，焦廷贵抵挡不住，正要逃走，被番将大刀隔开铁影，生擒去了。次日复战，又拿了李义。巴三奈得胜，仍回关去，把二员宋将，一并囚在后营，说道：“待等拿尽南蛮，把狄青等，解上狼主，定罪开刀。”自此日日交锋，胜败不等，狄元帅此时欲回兵，只为焦廷贵、李义被擒，番人不肯和息，只得无奈，在吉林关守候，终朝不悦，夜闷沉沉。不知何日东国干戈休息，西辽降服，这是后话，不必烦谈。正是：

一月光阴容易过，巴三上表达番君。

风火鸳鸯开两座，添兵杀败宋朝人。

第八回 巴三奈坚守石亭 八宝女兴师议敌

诗曰：

巴三番将也称能，坚守营关与宋争。

表达狼君添勇将，召宣公主领兵临。

话说单单国虽是外邦番地，这国王知达天时，登基以来，三十余载，归顺天朝，岁岁无亏贡礼；就是本国诸臣，多是忠心义胆之臣，匡扶这番君；狼主看待群臣，也无差处；邻邦各国相和，从无干戈侵扰。君臣共享太平，百姓安康。

忽一日，闻知大宋兴兵犯界，势如破竹的人马，到来征伐，夺了安平关，杀了守将秃天龙。此时番君闻报，怒气冲冲，凡为人知情达理的，凡事必然知情理为先，情理差了，必要动气。这番王一想，并无差迟于大宋，如何无端兴兵到来，夺关杀将，是何道理？越想越怒，说：“孤家立位以来，并未亏贡于大宋，如今无故兴兵犯界，杀害大将，此恨难消。”即日降旨：“着令鸯鸯、风火、石亭、吉林、正平各关主将为之一路，与他交战，必要把狄青活的拿来，待孤家亲自开刀，孤家并无过犯，宋君为何大兴兵马，到来夺关斩将。且看狄青怎样，然后兴兵杀上汴京，并非孤家去寻他，别国未必说破家不是的。”

降旨不上八九天，又闻报，占了正平关，秃天虎夫妇一齐阵亡。狼主闻报，忿怒难当。又是第三天飞报到，吉林关总兵被害，城关被宋将夺去，狄青连连夺去三关，狼主须当打点迎敌才好，番王一闻此报大惊，一发心头大怒，说：“狄青不该这等的猖狂也！”是日会同众文武商量，群臣多说道：“吉林关乌麻海，正平关秃天虎，乃是我邦头等的上将，尚且死于狄青之手，看来以下武将虽多，只怕一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番王听了大怒喝道：“难道由他杀到银安殿上不成！”文武官员，各不回答。

独有兵部尚书脱伦，只因狄青杀了他女儿多花女，深恨狄青入骨，即便出班奏说：“惟望狼主依臣所奏。”狼主说：“卿家有何主见？请奏上来。”脱伦说：“臣闻西辽国，几次兴兵，要夺大宋江山，赞天王子牙猜等，还有多少英雄上将，俱死于狄青之手，把这些西辽人马，杀得片甲不回，所以西辽畏惧，不敢再犯。他的本领，果算高强，南邦五虎英名素重，能伤我邦乌麻海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料此人不是好惹之辈。我邦虽有武将，差去迎敌，却也不难，要捉拿来将，有何难处，须得我狼主的公主娘娘前往，不用吹毛之力，个个南蛮多要拿尽。”

这狼主威怒之际，一闻此言，说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即宣公主上殿，不一时公主上来，朝见父王说：“愿父王千岁千千岁。不知父王宣臣儿上殿，有何吩咐？”番王就把宋君差狄青无事兴兵犯界情由，细细说明。公主娘娘闻言说道：“父王今宋朝狄青，夙称英雄无敌，任他五虎威名素著，那里在儿臣心上，待女儿提兵前往，捉尽南蛮。”番王说道：“女儿，救兵如救人，明日就要起程了。”公主说：“仅依父王之命。”拜辞父王，回宫去了。番王吩咐退朝，群臣各散。

退进后宫，有番后娘娘接驾，说声：“狼主，方才臣妾闻女儿说，大宋君无故兴兵杀到我邦，抢关杀将，这等猖狂，可有其事么？”狼主道：“怎说没有，连伤四将，夺取三关，所以孤家深恨这狄南蛮。但他英雄无敌，曾经杀得西辽兵马大败，我邦乌麻海，尚且被他伤害了，目今武将虽多，却难

御敌，孤家故差女儿前往，捉拿这狄青。”番后说：“狼主呀！倘若女儿进去，仍不是狄青对手，如何是好？”狼主听了说：“御妻不必心焦，女儿本领，何人可及？得圣母传授他的法术八件宝贝，领兵到石亭关，何愁宋将英雄。”娘娘听得，点头说：“待来朝女儿前往，但愿退得狄青，女儿回来，奴家方才放心得下。”

若讲到单单国王，年登五十，生下两个太子，一个公主。大太子五岁夭亡，二太子十一岁上比樵山，须臾被虎负去了，如今单存公主，名唤双阳，因她美貌超群，宛若嫦娥下降，故名赛花公主。十二岁，庐山圣母收为徒弟，在仙山学法三年，传授许多武略。临回国之时，命他下山，圣母又赠他八件宝贝，驾云还国，拜见爹娘，说明缘由，父王母后，十分欢喜，如今有了这八件宝贝，更名八宝。圣母赠宝时，曾对他说：“你虽生东番，身属中原，倘遇刀兵起日，是你婚姻之期。公主谨记在心，从不说与爹娘知道。这公主常在御花园内，试演仙师武艺，教习女兵三百人，勇猛胜似健兵，摆列阵图，多是训练精熟，已经三载。这脱伦，明知公主有此仙传武艺，更兼法力精通，料想狄青不是他的对手，启奏请公主出敌，报了他杀女儿之仇。这公主，一因：父之命，不敢违逆，二因：有法不用，学也徒然，前往与南蛮比比手段，意见已定。传令女兵三百，吩咐一回，众人领命。

到了次日，狼主升坐，众番臣朝参已毕，有兵部尚书脱伦：“启奏狼主，今臣已点足雄兵五万，伺候公主娘娘了。”狼主即宣公主上殿。少停间，公主上殿，见过父王：“父王千岁千千岁。”狼主说：“我儿平身，兵部脱卿，已经点起兵五万，候女儿起程，我儿速速前往，走一遭。但此去须要小心，你虽然学得仙法，切不可自恃英雄，况且南邦五虎将，非比寻常将士，也须防他有神通妖术，事事务宜小心为要。但愿我儿，此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把狄青生擒活捉了，方消我父之恨。”公主说声：“父王请休得介怀，且自放心，任他五虎将，纵有通天本领，多要通擒活捉。臣儿如今前往，就此拜别父王，你休要挂念女儿，不待三天五日，就班师回来了。”女公主辞出，百官齐送，说：“臣等请公主娘娘就此起驾。”公主说：“知道了，卿等回去罢，不必在此伺候。”

此时公主转回宫内，拜别母后娘娘。这母后叮嘱再三，公主一一应诺，取出八宝囊，藏在怀中，辞过母亲，带了三百女兵，步出朝门外，文武拱伏相送，说：“请公主娘娘上马。”公主上了赛麒麟，手持一柄梨花枪，头戴百合冠子，雉尾翎毛，分开左右，金圈珠环，皆是海外奇珍，五色鲜明，光彩夺目；怀中压了护心镜，腰挂龙头宝剑，威风凛凛。这位女英雄，桃花粉脸，国色天姿。看来这公主，浑如昭君出塞一般，独是梨花枪，与琵琶不象，闲话休题。

此时各官俯伏相送，公主说：“众位卿家请起，不必远送了。”众番臣应诺退去。公主吩咐：“队伍摆开。”五万番兵，一路旌旗招展，炮响三声向石亭关而来，三百女兵，紧紧随着公主左右。

先说石亭关巴三奈，早已闻报，打点关内，备着地方，待公主安歇。此时公主路上威威武武，到了鸳鸯关，又无耽搁，风火关中，也不停留，一日到了石亭关。巴总兵带领众副将兵丁，到关外三十里，恭迎公主进关。巴总兵参见毕，公主传令，分开男女兵，然后开言问：“巴总兵近日交兵胜负如何？说与俺家知道。”巴三奈说：“臣启公主娘娘，大宋这等无礼，兴无名之师，连抢三关，伤害四将，损了数万人马。石亭关，臣日夜留心把守，头

阵两场，把他二将生擒了，牢禁在后宫内，近日交兵，不分胜负，今日娘娘驾到，必然成功了。”

公主又问：“这狄青手下，共有多少人马？战将几十员？”巴总兵说道：“启奏公主娘娘，那狄青手下，焦廷贵、李义被臣捉了之外，只有张忠、石玉、刘庆三员战将，与臣曾交敌几场，兵马却有限的，不过五万余光景。”公主娘娘说道：“哎！我想他兵微将寡，能连伤我邦四员大将，占其三关，料不是无能之辈。且待俺家明日出关，与他对敌，一定把南邦五将生擒了，才晓得俺家手段，巴将军你且暂退，明日待俺家出敌便了。”巴三奈点头称是：“微臣告退了。”

此时公主独自一人坐下，二十四个宫娥分伴，左右三百女兵排列两行，听着公主娘娘教习武艺枪刀之法。是夜二更时候，公主方才吩咐，众女兵往后营安歇，四鼓起鸣，便要起身听令。

此回公主领兵前来，明日开兵，不知胜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秦晋未谐仇敌至，教缘惹出甲兵来。

第九回 乾坤索生擒宋将 石亭关大破南兵

诗曰：

八宝多能法力高，擒拿宋将众英豪。

石亭关外施仙术，五虎将军尽捉牢。

再说这八宝公主，奉了父王的旨意，仗了仙传的法宝，要拿尽五虎将军。到了石亭关上，耽搁一宿，次日五鼓时候，起来传令，男女兵丁，各各餐饱战饭，枪刀锐利，盔甲鲜明，放炮出到关前讨战，指明要狄南蛮出马。

早有宋兵飞报入关中，狄元帅思想一回说道：“本帅与番将巴三奈交兵一月有余，未分胜负，本帅意欲收兵回去，一来番邦只道我畏惧了他兵，反为不美；二来焦李二将被拿去，虽然未见首级号令，到底不知生死如何，所以权在吉林关安扎守候。这番王如何不差战将提兵，只打发女儿到来，不知如何缘故？令人难解。”猜毕，竟知他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何不差战将，却令女儿倒来迎敌，与三将商量说：“大凡行军对敌，须防僧道女流，不是妖术伤人，就是练成暗器刀箭，须要小心提防这员女将才是。”三位将军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元帅即差刘庆出马，说：“刘将军差你领兵三千，前去会这番女，须要小心，不可粗心逞强，万不可乱追，须防她有什么暗物伤人。”刘庆说声：“得令。”即顶盔贯甲，上马提枪，领了三千人马，气昂昂一声炮响，飞马出关，来到沙场。果见一班女兵中，夹马上一员青年女将，威风凛凛，但是花容俊丽，身材窈窕，谅她有基本事，单单国番王真倒运了，差她来送死何益。

公主一见，关内冲出一支人马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便回：“来将何人？通上名来。”飞山虎暗说：俺不是好色贪花的，听了这样声音却也有趣，何须用力与她交手，只须伸手拿她回关，见元帅罢！便说道：“俺是飞山虎刘庆。”公主说：“你叫刘庆，为何狄南蛮不来会俺家，难道惧怕了不成？”刘庆说：“小贱人，你就是八宝么？”公主说：“你既晓得俺家大名，应该早早送过首级来，免俺动手。”刘庆大笑哈哈：“我看你这小小年纪，到会说大话，你是女儿家拈针绣刺，不知死活，难道不知自己没鸡巴的，还来交锋对敌，你好不顾廉耻也。”公主道：“咄！刘庆你休得胡言，俺家看你是一莽之夫，不是我的对手，快唤狄青出来，下马收缚，拿他回去见俺的父王。”刘庆闻言大怒，二目圆睁，大喝道：“小贱人，休得把我元帅这等小觑了，曾杀得西辽大败，番兵番将胆丧魂消，盖世英雄，多要伤命，岂怕你这小小弱质的贱人，只消俺小将一枪，就要翻身下马，杀鸡焉用牛刀。”

公主听说大怒，提起梨花枪，照面就刺，刘庆急架相迎。公主一连几枪，几乎把刘庆捺翻下马，刘庆晃了几晃，说道：“这丫头，看不出，果然好气力，元帅吩咐俺小心交战，不可粗心杀败了，待俺用力抵敌便了。”此时，一来一往分高下，又迎又架定输赢。当下公主说道：“伤他有何难处，但父王也曾吩咐俺家，把宋将生擒活捉回去，不若先将刘庆拿住，再算帐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战到二十余合，带转马，退回数步，按下梨花枪，向八宝囊中，取出一条乾坤索，往空中一抛，只见一道霞光闪烁，早在空中旋转飞舞，落将下来。刘庆一见，说声：“不好。”眼花昏乱，正要取席云帕子逃走，岂

觑（qū，音屈）——瞧，看。

知乾坤索，已落下来，把他身躯绑捆，拖下马来。公主喝令女兵，押促回关而去。

公主复又讨战，说：“大宋还有哪一个南蛮出来受绑？”早有宋兵飞报入关，元帅闻报大惊，说道：“本帅原知道此女将来者不善，却不料真乃手段高强，拿去刘将军如何是好？”张忠大怒说：“元帅，让小将军出去拿他。”元帅吩咐说：“八宝女英勇利害，须要小心。”张忠说声：“得令。”提刀上马，赶出关外，威威抖抖，来到公主跟前，不同情由，提刀乱劈，公主长枪急架相迎，刀枪并举，杀不上四十合，张忠大败，逃走入关。元帅心中烦闷，免战牌高悬，不出交锋，来日商量。

且说公主见挂出免战牌，吩咐收兵，洋洋得意，回进关中。巴总兵迎进坐下，女兵抬过长枪，吩咐将刘庆解下乾坤索来，仍把他押进后营囚禁，到焦廷贵、李义之所，焦廷贵一见说：“刘将军为何你也来了？”刘庆说：“不要讲起，气杀人也，失在没鸡巴阴人之手。”李义说：“怎样没鸡巴阴人？”刘庆说：“李三弟，我们元帅，意欲收兵回去，一来只恐被番兵看轻了；二来因丢你二人不下，故此忍耐住在吉林关等候。岂知这番王，便差女儿领兵前来，名唤八宝，俺看她轻躯弱质，小小年纪，决不是英雄武勇之辈，岂知这番奴十分作怪，不消二十合之外，被他擒了。我想这贱丫头，如此厉害，一定有些来历的。”

焦廷贵听了，发声大叫：“八宝你这小贱人，若捉得完五虎英雄，方算你本事高强。刘将军席云帕的本领，何人得及，何不腾云走脱了？”刘庆说：“焦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，俺正要席云逃去，岂知这贱丫头，抛起一条小小索子，好不厉害，登时被她捆绑下了马，羞愧难当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刘将军，我们在此二三十天，十分寂寞，得你来了，倒也热闹了。”

不题三将之言。且说八宝公主，次日出关，复来讨战，有石将军自恃英雄，请命带兵出马，舞动双枪，与公主战在一处，杀在一堆，好不厉害。但见刀斧交加惊天地，杀气腾腾逐鬼神，战鼓两边频侧耳，双枪并举刺纷纷。这石玉小将，也是仙传枪法，与公主杀了八十合，还没有高低，公主一想，把梨花枪架开双枪，退后数步，向八宝囊取出乾坤索，丢起空中。石玉一见，连忙回马跑，谁知道这法宝快同闪烁，把石玉网缚下马，小番押入关中去了。一切枪马，多已抢去，宋兵不敢上前追夺，大败回关，报与元帅得知，元帅心中愈加闷闷不乐。

次日张忠出战，也被擒了，一并禁在后营。焦廷贵一见，大笑道：“好好一个也被这贱丫头拿了，单剩得元帅一人，还不快快逃回本邦去，在此空关做什么？”四虎将军同说：“我们四人，多害在你手，还有什么快活，发此大笑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哎！你们那里话来，古言：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身都是命安排；应该死在东番地，所以不走西辽，走来单单国，她一刀两段，仍复去中原投胎，何等不美？你们要如此埋怨俺，岂不差了，这也是命该遭此劫数。”四虎弟兄，闻他之话，好不气恼。

按了不表四人囚禁。再说狄元帅，见又拿了张忠，心中烦闷，叹声：“罢了！我狄青误走他国，原是我万分差处，从前本帅，还想去征服西辽，取了珍珠旗回国，还可将功抵罪，不为官职，也自愿了，岂知这番王，差女儿领兵到来，把五将捉去了，却不见首级，关前号令。莫非此时尚未开刀，想她乃是一个小小丫头，为何如此厉害，见一将拿一将，我想一定有些蹊跷的，莫非她是个旁门妖术的，兴妖作法拿去众将。若是个旁门妖术之人，倒也不

怕她妖术，必须神法破。本帅的师傅，乃王禅老祖，也曾学得些仙法、咒语真言，况且还有人面兽、穿云箭，曾伤过西辽几条番将性命，如若这番女，果然有此妖法，能可一人，本帅还有正法可破，待等明天，本帅亲自会阵便了！”主意已定，闷沉沉又过了一天。

次日正用过战饭，有小军报上：“元帅，有番女八宝，坐名要元帅出马，十分猖獗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吩咐，再去打听。此时带领大小三军，随着出关交战。先吩咐孟定国：“你且暂为把守吉林关，本帅今日出敌，倘能得胜不必言了；如若有什么差迟，速带人马，回返中国去罢！”孟定国说道：“元帅出兵，自然大获全胜的。”元帅说：“孟定国哎！本帅吩咐之言，须要谨记。”孟定国允诺，说：“小将领命。”此时元帅，顶盔贯甲，手执定唐金刀，跨上现月龙驹马，领了大小三军，吩咐放炮开关，杀到阵中，与公主对敌交锋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雄心岂畏番蛮女，御敌还须大宋戎。

第一回 狄元帅出关迎敌 双阳女上阵牵情

诗曰：

姻缘非是前生定，五百年前宿有姻。

暗里情牵丝挂碍，须然仇敌复相珍。

且说狄元帅，因番女捉拿四虎弟兄，是日亲自出马，炮响三声，关门大开，推开坐骑，加上三鞭，那匹龙驹十分作怪，一连三鞭不肯跑走。狄元帅好生疑惑，想了一回，说声：“马暖！今日本帅，正在计穷力竭之际，若是困守关门不出，束手待毙不成，况且四兄弟，已被擒拿，不由不出，纵有甚么吉凶祸福，本帅也去走一遭的。”将马加上几鞭，又是不走。狄元帅此时心中烦恼，说道：“莫不是今朝本帅临阵，多凶少吉，有性命之忧么？你莫若听着本帅主意，纵有祸福吉凶，不干你事快走罢！”又加上几鞭，这龙驹，此时听了吩咐之言，前后蹄一纵，元帅方得出关。大小众将，跟随左右，一马跑到战场。

公主早已排开队伍相待，二人马上一见，各自想象。元帅说：“本帅只道番邦外国，生来丑陋男女，皆非中国的容貌，岂知这八宝番女，但见：含情一对秋波眼，杏脸桃腮画不工，小口杏桃红乍启，纤纤双手逞威风。”当下狄元帅看这公主，身生窈窕，丰姿秀丽，全无一点凶狠相貌，如此看来，有什么英雄本领，只好在深闺内阁来刺绣，怎能上阵交锋，拿捉了本帅的众兄弟。此时元帅暗赞番女花容，又想他未必有此本事，竟忘却交锋事情。

这公主凤目一瞧，看这宋将，比前数天几个被擒之将，大不相同，但见生得：

杏脸生辉双目秀，清奇两道卧蚕眉。

耳厚鼻直长梳口，背阔肩宽八面风。

此时公主看这狄元帅，年方弱冠，海下无须，堂堂一表，白袍相衬，锁子黄金甲。他既然出阵交锋，有刀不举，因何事有意无言，却为何呆呆，只把俺家看着。我想本国男子，多是粗俗，生来奇形怪状，何曾见有及得这南邦小将的容颜，俺家想来，前日拿来数将，难及得他，中原男汉，还算他魁首。

此时公主看这狄青，也呆了，忘他是敌人。但闻两边战鼓，不停催战，众女兵见公主住马，不言不语，看着宋将，个个难以猜测。若不交锋，何不带马回营，莫非他两人有些意思，公主娘娘看中了这南将，所以交兵事情，心灰意懒起来，不知他两人看到几时，我们空自陪他。内中有几个忍不住的，上前禀道：“请娘娘打话交锋。”此时提起公主心事，不觉满面含羞，粉脸泛出桃花，便把手中梨花枪一摆，说声：“南蛮通下名来。”元帅听了，只为走错路途，总有自然差错为先，在马上欠身打拱，答道：“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，平西主帅狄青也。”公主一想说道：“原来此将就是狄青，真好气概也！”元帅也问：“女将军是谁？莫不是八宝公主么？”公主说：“狄青既知俺家大名，还敢前来会阵么？”元帅说声：“公主，本帅有言奉告，所以亲自出关面告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有话，你且说来。”元帅说：“请公主

弱冠——未成年的男子。古时男子二十岁方行加冕礼，表示成年，冠，帽子。

海——这里指大嘴巴。古时男人的嘴大为美，这里即赞狄青相貌。

打话——答话，对话。”

暂止女兵喧哗。”公主吩咐，禁止喧哗。

两边战鼓不响，此时刀按金鞍，公主枪擎玉手。公主开言说：“狄青有话快些说来。”狄元帅说道：“公主，本帅奉旨征伐西辽，并不是到你贵邦侵扰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你去征伐西辽，因何兵犯我界，是何原故？”元帅说：“只因兵到火叉岗上，不从西北去，反向东北行，一差百错，误到贵邦，原是本帅之失。”公主道：“胡说，你既知误走我邦，因何不早早收兵回去，又连伤四将，占夺三关？这般狂妄，明是有意而来，今见势头不好，巧语花言，哄得谁信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你屈杀了本帅，大兵到了安平关营，尚未安扎，有秃天龙，不问因由，提兵杀来，刻日即要交锋，猖狂不过，偶遇莽夫焦廷贵，也不问明原由，伤了安平关秃天龙，本帅心中不忍，好生埋葬了。杀错秃天龙，怪不得秃天虎，不肯干休，大兴人马，欲报兄仇，本帅自知理亏，三番五次求和，他却不依，不免刀枪相向，伤了他。至吉林关求和于乌麻海，他亦不允休息，连夺三关，伤了四命，皆本帅之罪。愿公主大量，恕我狄青，除非明朝亲到朝见狼主，剖明心事，请罪求和，收兵前往西辽，感恩不忘了。”

公主听罢，暗说：行军，乃重事，为何如此粗心，到底后生家人，宋王为何用少年之人为主将。此时公主，越看这狄青越可爱，又叫道：“狄青，你既走差我国，不伤我邦大将，不占我关城，有何妨碍，自然由你回兵，我邦另差大臣，护送你出疆，送你的礼，何等不美？如今休说徒言话，可晓冤仇结得深，你既伤我邦人口，今朝总要见过高低。”说罢，把梨花枪慢慢摆弄。

元帅见此光景，暗说：这番女却是奇怪，口中说些硬话，何故枪上似有留情？莫非他女儿家，一念慈心，容我回去，把假言恐吓我。待本帅再将好话与她，说得情意恳切，或者肯放还擒将，收兵前往西辽，有何不可。复又开言说：“公主，我狄青，果然身负千斤重罪，只求公主大量慈悲，念恤本帅，身为中原上国之臣，即有千错万错，还求公王宽恕，放还被擒五将，此德此恩，没世难忘今日之情。”

公主听罢这一番言语，想来这狄青不是等闲之辈，俺家曾记得下山回国之日，师父有言吩咐，虽然生长番邦地，该配中原上国人，狄青正是中国大臣，堂堂仪表，是俺家心中所愿，他看我不做声；我看他枪也懒举，他若有情，我也有意，莫不是奴终身，该属这员小将。俺家若放了他回去，谅情决不再来了，岂不当面错过，不免将他活捉回去，另有处置便了，此时公主假做怒色，开言说：“狄青何必多言，你前者，曾杀得西辽大败，原是英雄无敌的好汉，为何今日见了俺家，就未进而先退，且来见个高低看看，何必细细烦言，把时刻延捱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既知本帅杀败了西辽，可见英雄好汉，不是怕人的，无非本帅自知于情理上亏了几分，故此向公主说明，你今既不肯干休，也顾不得了，本帅就与你见个高低，定个生死。”提起定唐金刀，金光闪闪，公主也摆开梨花枪，两边战鼓复响，一男一女杀得起来，但是有意南邦将，虽在交锋不认真，二人枪去刀迎，叮当并响，一连战了五十个回合，各无胜负。

狄元帅暗说道：“本帅今朝已在计穷力竭之际，只这一战之下，以决生死，况且他是番邦之女，本帅又不想她为妻，管她什么有情没情，既不肯和

息，与她决一个胜负便了。”紧拿着定唐金刀，只见金光闪闪，不见人形，或一上，或一下，砍个不住。公主见此说道：“俺家不过道他丰姿飘逸，故不忍伤他，却有怜惜之心，不料他认真起来，如此模样，俺家岂肯饶过。”把梨花枪摆一摆，梅花万朵齐开，左一挑，右一刺，恰似蚊龙取水，宛如二凤穿花，又战了三十余合，仍不分胜败。公主说道：“他的本事，果然骁勇，名不虚传，力战于他廷捱时刻，费了多少气力，不着用法宝拿他罢！”连忙架开大刀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俺家战你不过了。”虚放一枪，勒马败而走。

狄元帅提起大刀，拍马赶上，喝声：“番婆，杀不过本帅了，你休走！”公主回马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休得夸口，看俺家法宝来了。”元帅听他“法宝”两字，必是妖法，急取出穿云箭在手。公主向八宝袋，取出一条乾坤索，抛起空中，霞光一道，在空中旋转；狄元帅发出穿云箭，要伤公主的法宝，岂知元帅这神箭，只收得西辽之将，旁门妖术，此宝是庐山圣母的宝贝，穿云箭、人面兽，多不能破得，公主见他发出一枝箭，微微冷笑；把手往上一把，倒被她收去这穿云箭。狄元帅一见心中大惊，连发出三枝，也被公主收去。不知狄元帅被擒如何？下回便知端的。此时：

四虎已遭罗网陷，宋帅争强到又危。

第一一回 狄元帅被捉下囚牢 八宝女克敌思佳偶

诗曰：

五虎英雄须被擒，天生女将助贤君。

姻缘定后称心愿，护众帮夫见大勋。

当下狄元帅的寄云箭，尽被公主收去，急得心忙意乱，倒亏得金盔血结玉鸳鸯，两道霞光冲起，故此这乾坤索不能落下。此时公主见法不灵验，心中着急，没奈何！只得收了乾坤索，仍不提枪相杀。元帅说道：“前箭既不中用，不知人面兽灵验否？且取来试一试罢！”此时狄元帅，戴上金面，念声无量佛。公主笑道：“什么无量佛。”把手一招，此物即到了公主手中。

此时元帅心中越加着急，舞起金刀乱砍。公主长枪急架，又杀起来。公主心想一计，回马诈败而走，去取圣母法宝，一件乃是锁阳珠，撒在空中，有霞光万道，这颗宝珠，非同小可，全然不畏玉鸳鸯，一声打下来，狄元帅此时头昏眼花，全身跌下马来。公主一见满心欢喜，急唤兵丁，好好将他绑了，决不可伤他，金刀马匹，一概收拾藏好，女兵应诺。谁想这现月龙驹，见擒了他主，好生着急，发开四蹄跳跃，大吼三声。公主说：“马儿，你不须着急，好随俺家回去，也不把你难为，主将虽然被擒，不得被害。”此马听了公主之言，便不跳不叫。公主心中大悦道：“说此马性灵，真真是好的。”吩咐小番，好生收管喂着他，金刀不许闲常玩弄，吩咐已毕，又向宋营队伍中大叫：“南兵听着，俺家念你等，是上邦人马，故不忍伤害你等之命，愿降者投于我邦，不愿降听各自还去罢！”宋兵皆不肯降，奔回吉林关，报知孟将军。

孟定国闻报，长叹说道：“我父孟良，也是宋朝一员名将，随着杨元帅，建立多少汗马功劳，生下俺来，虽然颇晓武略，但想五虎英雄，尚且如此，俺孟定国出敌，那得济事，不免收拾残兵，弃关去罢！在于附近安闲之所，打听元帅的吉凶如何？再作道理便了。”遂带了众兵，出关而去，又过正平、安平二关，觅得空闲之处，名曰白杨山，此山可能屯聚得众兵马。按下孟定国在此山屯聚。

再说公主拿进来将，回关有巴三奈总兵参见毕，公主吩咐说：“卿家三关无主，你去替管掌便了。”巴总兵说：“是。”作别退去，公主又传令：“带过狄南蛮。”两旁响声答应，把狄元帅押至公主眼前。公主微微冷笑道：“狄青，你乃大邦一员上将，因何没有道理。宋王差你去平西辽，反来寻我无犯之邦，夺关斩将，自恃英雄无敌欺人，不是这等极情，前日的威风，今日何在？看得俺家如同草芥，只道女流之辈，有何本领，今日被擒，可见我些武略，原是不低。”狄元帅听了，呵呵冷笑道：“前事也曾——说明、苦劝，说尽多少，只是不依，自然要在刀枪之下，见个高低，如今失手于你，我既不能回朝，有甚徘徊，要杀便杀，前事何用多说。”公主说：“狄青要俺家杀你，非为难事，可惜你丢下堂上双亲，房内妻子。”此时公主说到这句，乃是细探狄青，无妻有妻之故，要引出他的口气来。狄青是心中无意的，焉省其中原故，圆睁虎目说道：“番婆，何必你多心，俺狄青父死娘存，侍奉母亲，有姐姐侍奉，妻房未娶，有何牵挂，要杀快些开刀。”直言随口冲出。公主听罢，不觉喜益于色，幸得他还未有妻室，正是与俺家一对配偶，心花大开。此时吩咐小番，把南蛮打入囚车内，与前擒来宋将，一同解送狼主，听从正法，待候俺家明朝起程，不得有误。

众小番遵旨，押送狄元帅，往后营，有焦廷贵大喝：“好人。”刘庆闻得元帅也来的，四虎弟兄呆了，说：“元帅为何也到这里来？”元帅说：“列位兄弟，这八宝番婆，法术厉害，故此失手与她。”众弟兄说：“不想番邦，有此贱人，如今怎生是好？”元帅说：“众弟兄，事到其间，说不得了，生死由天便是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我们众人，怎能变了神通法儿逃去，就活得成了。”元帅大喝道：“狗才，我们众人性命，多被你快送了，还说此无根之话，岂不恼人么？”焦廷贵不敢再说。

四弟兄说：“元帅，你有两件法宝，是神人所赐，因何在阵上不用，任她拿捉了？”元帅说：“众兄弟有所不知，本帅如今、必然决了仙缘，这两件宝贝，多用不灵验，反被番婆收去。”四弟兄叹说：“真倒运了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四个小番送到两席酒馔，与众英雄吃。众人说：“我们在此捱了几天，都是粗肴淡酒，不堪下食的，因何元帅到来，有盛设款待，这到也猜他不出，什么原故？”焦廷贵说：“不要管他，且吃得干干净净，明日好做个饱鬼。”不提众英雄吃酒。

且说公主今日得胜，拿完宋将，干戈休息，大赏三军。公主一心怀念着狄青，故送些酒筵，与他番营各将士，开怀乐饮。公主帅堂上，独自一桌，宫女旁边侍酒，公主吃酒之后，想到心中爱慕之人，想道：狄青这员小将，生得耳红面白，神威浩气，雅度非凡，莫说我邦从没见过这等气概，只怕中原也是无双的，幸得我胸中主见有定，将他拿了，待等回朝会见过父王，保举不要伤他性命，慢慢托母后，暗中调停方能成事，谅父母必然依允，独难于启口，如若早放他回国，须与他面定明白，也难猜度得英雄之心。想来这狄青不是等闲之辈，又闻他是太后娘娘之侄，当今宋王的上亲，乃金枝玉叶，中国的大臣，他须然去平西番，苦失却俺家的计较，岂不大费了我热肠，一片爱慕之心。虽然赤绳系足，乃五百年前所定，到底不可当面错过。一则父王赦他还国，不依俺家，轻轻放去了，曾记得在阵前，再三错差，哀告俺家，并非我无情，不恤这小英雄；一则父王着我前来破敌保国，若私自放他回国，于理不合。若使放去，又不能面订此事，岂不永无相见了，今将他拿来，若得成事，与这员小将结为夫妇，就吃口清茶淡饭，也是称快。狄青暖！我在这里想念你，不知你在那里可想念俺家否？看你在阵上时，并无怒色，连声称叫公主，诚恳告诉俺家，不是我定然要与你争杀，只因众眼相看，须提防旁人猜测，便硬住心肠拿了你，自知无礼，方才闻无妻室，好不令人开怀，自想俺家容貌，也不为丑陋，虽然抵不过中国，我本邦番国实是少有的，若我两人得成鸾凤之交，岂不两家有庆。

此时公主呆想了一会，放下杯儿全不举，抛开箸子总无声。此时侍酒宫娥。见公主娘娘如此光景，莫非他今朝上阵，损了精神，故此酒肴不用了，上前禀道：“请娘娘用酒，恐防冷了。”公主含笑，饮上一杯，一念难忘心上人，此时红日西沉天色晚，关中各处点明灯。公主吩咐，即撤去酒筵，各兵丁将士，用酒已完，是夜公主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花不迷人人自迷。回归罗帐，睡卧不安，止在二更时分朦胧眼，梦见年轻小狄青，双双携至鸳鸯枕，共吐知心说话长。公主正在云雨巫山之梦，却被更锣冲散了，长叹一声，耳底闻敲四鼓，挨了一回，只得起身，传令起程回朝，早有已总兵，同众将一齐送出关外。公主又令押送六架囚车，一车内坐着一位将军。有焦廷贵一路高声大骂：“八宝番婆，淫贱小妖精，欺负天朝将士，拿得如此精光，真乃狠毒心肠的狗番婆，保佑他万世，千千不转轮。”元帅骂声：“匹夫，休得

骂得大呼小叫。”众人都说：“焦呆子、莫要高声。”焦廷贵说。“死在目前，骂他一个痛快，也甘心的。”不言宋将囚车去。

且谈公主起程，带了三百女兵，众番兵、已三奈还送千里之外。公主传令说：“卿家不必远送了，回关去罢！”巴三奈领旨带兵回转。

且说公主一路起程，风火关有人，鸳鸯关有将，都来迎接。这公主，越过两关，多不停留，一程直至锦霞城，狼主一闻此报，龙心大悦，即降旨，众文武出城迎接，所有城厢内外的居民，多是香烟喷鼻灯烛辉煌，摆开衢侧，伺候这公主。一到城外，把这些番将交还脱伦兵部，吩咐女兵，随着俺家入朝，见父王去罢。

此时众番兵押至六架囚车，有番官众文武来观看，俱来辱骂不停声。狄元帅塞埋两耳，由他辱骂，英雄四虎不答应，只有焦廷贵听得心头火起，也骂这番狗番畜，死乌龟，骂不绝口。狄元帅喝道：“休得如此！我等六人。俱乃笼中之鸟，已在须臾要死，何必与他斗骂。”不知焦廷贵如何回答？此时若是五将不是被擒，何等威风，破敌如龙似虎，被擒坐在囚车内，正是：

蚊龙原困沟河内，鹏鸟缩埋岩穴中。

第一二回 美公主得胜班师 硬将军断头不降

诗曰：

女英雄班师得胜，退敌回朝父宠隆。

暗保南邦忠勇将，只缘匹配悦心中。

当下焦廷贵，见元帅说他不必与番臣相骂，死在目前，且由他罢！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我焦廷贵全不吃亏于人的，他骂我们，我还骂他，此乃公平相交之理。我焦廷贵，不象你们这等好性儿，由得番奴骂，不加回言。”不表宋将之言。

且说公主人见狼主，下马步行，来到银銮殿上，俯伏尘埃，朝见父王。这狼主一见女儿，满面笑颜，开言说：“王儿，你且起来赐坐，把交战事一一说与父知道。”公上谢恩起来，坐下说：“父王噯！这狄青乃是奉宋王之命，前往征伐西辽，错点先行官走差国度，并不是有意前来，与我邦争战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噯！你休听信他巧语花言，既此走差国度，乃是平常之事，何不早自收兵回去，因何占关斩将？明是有意而来，寻我邦的。”

公主说：“父王，此是三关四将，自家不好，不许狄青分辩，定要与他厮杀，这狄青出于无奈，与他们争战，谁料杀他不过，这宋将占去三关，四将丧命，想来是他自取的。在阵前，狄青细细说明原故，苦苦哀求，女儿不敢私自放去，今将宋将俱已拿来现在朝门外。父王噯！但是狄青众将，非是无名小将，等闲之流，皆是英雄无敌，武艺超群，不可将他伤害了，免得可惜。大宋擎天栋柱的英雄，如今到来我国，非易得的，但得宽容处，且赦他几人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，若依你的主意，放他回去么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依女儿主意，莫若用良言解劝，投降我邦，有何不可？”这番王听了，微笑说：“女儿之言有理，你且进宫内妥养精神，为父且问明他，然后劝他投降便了。”公主说声：“女儿领旨。”拜辞父王，先安顿三百女兵，然后得意洋洋，往宫内去朝见母后亲娘，更换宫服，母女另有一番言说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番君传旨：带上南邦五将军，单吊狄青来见孤家。番兵领旨，即推囚车，狄青一见推上囚车，与番王对面，在囚车内说：“狼主念狄青，刑具在身，不能朝见了。”番王暗说道：“这狄青原是个有礼之人。定睛把狄青一瞧，见他乃弱冠之年，唇红面白，双目神威，气宇昂昂，堂堂之貌，这宋王真倒运灭福，为何差他往外邦，死也不归，生也不回，岂不折了国家栋梁之将？即开言说：“狄青你无事寻端，从来两国相和，因何起兵到来，占关斩将，今已被擒，可知罪否？”狄元帅说道：“狼主在上，已曾在公主跟前，细细说明。只因奉旨要往西辽，走差路途，误来贵邦，尚未安营，先有秃天龙领兵杀至，猖狂不过，所以误伤他命；后来向秃天虎夫妻，吉林关乌麻海几人，认错赔罪，他却不肯依允，所以伤了三关主将，原是罪结深渊。”狼主说：“你既然走差国度，然后知了连伤四将之后，何不收兵回去，尚敢占住吉林关，又与石亭关主将争战，明明是倚了上邦，欺孤下国，借伐西辽之名，要夺我邦，今日被拿无奈，用巧语花言，哄骗孤家。”

若谈到狄青，不是贪生畏死，说这些软话，只因果然自己差了，是以认罪不讳，免得番王疑他，无端侵扰。狄青接着说：“若伤了四将，私自回兵，非是丈夫所为，又因焦、李二将被擒，故不得已在此吉林关守候。”番王听了，想一回，暗说：“孤王与大宋本无相犯，想必误走到来，狄青也不是虚言的了，不如依了女儿之言，劝他投降便了！”说声：“狄青，孤家不与你理论

前事，但是还朝二字，休得妄想，往西辽之念，也要息了，无故夺关斩将，罪大如天，将你斩首不为过。孤家念你天朝将士，免你死罪，投降孤国中为臣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元帅闻言，说声：“狼主，我狄青生为天朝上将，深沐君恩，怎肯投降你邦为臣，宁可一刀两段，决然不把臭名遗于后日。”狼主说：“狄青！你不肯投降，不独你一人身首分开之苦，连累五将了，且你正在青春年少之时，及早好图，高官显爵，如若在我邦丧了性命，五虎的英名何在？就是你走差路途，妄伐无辜之国，已有欺君之罪，孤家发怒起来，兴兵杀上汴京，也要把你问罪。此地活不成，回邦也活不成，纵使孤家放你，也不免为刀头之鬼，不如听了孤家之言，一人投降，保全五人性命，何等不美。”

狄元帅听了一番劝降之言，激得心中大怒说道：“本帅乃中国大臣，误到你邦，自知不合，既被你擒，甘心待厄，要我投降，万万不能，快些开刀，本帅愿为刀下鬼，何妨五将尽遭殃。”番王听罢，暗说道：“只因方才女儿有言叮嘱，要留存他六人性命，所以孤家用好良言，劝解这狄青投降，怎奈这南蛮执一不依，如何是好？”

番王正在踌躇之际，只因兵部恨着狄青，杀他女儿，恨不得立刻一刀两段，将他斩首，与女儿报了仇。脱伦即忙俯伏奏道：“臣脱伦奏启狼主，臣思狄青身为主帅，走差国度，是个无能之辈，留他何用？不如斩首才好。”番王听了脱伦之言，心中一想说：女儿方才叮嘱之言，不能依了孤家，若不听这脱伦之言，恐众文武再奏，又是一番议论，我想谁人不肯贪图性命，今看这狄青，如此光景，句句说明越石之言，谅情未必肯依投降了。连忙传旨，捆绑六将，押出西郊之地，斩首号令，即着脱伦为监斩官。

此时脱伦十分遂意，吩咐小番，把六架囚车打开，把六员宋将紧紧捆绑起来，一路押往西郊而去。四虎将军甘同元帅受死，独有焦廷贵心中不服，被他所害、大骂：“番狗畜类，伤害天朝将士，少不得有日大兵到来，报仇问罪，把你国扫为平地，虫蚁不留。”不表焦廷贵之言。

此时公主娘娘，虽有恋恋狄青之心，惟时难以向父母跟前说要他做丈夫之话，是以当殿叫父王不可伤他六人。那时打算慢慢成亲之法，此是她的本意。此时在宫中，不想到父王原要把他六人来斩首，若是公主得知，焉能杀得他，偏偏不晓其事，所以难得解救六位英雄。正是：

廷贵先锋走路差，英雄五虎尽遭拿。虽然身丧东番地，臣节无亏足羨嘉。

且说六位英雄押至四郊，是尽头之路。此上不是，做到危急之处，无中生有，做出仙家来救，然而果有其事，故照此而书。在八宝公主未进锦霞门的时候、王禅老祖正坐在蒲团之上，忽有清风一阵，吹到耳边，老祖即抽卜一卦，已知二个门徒有难，误走单单国，大徒被八宝公主用锁阳珠擒去。但这八宝，乃庐山圣母徒弟，看他师父面上，又不好前往与八宝理论。但徒弟狄青、石玉俱被拿去，贫道为师有何面目，岂可坐视不救？不免前去见庐山圣母，看如何，若是置之不理，然后伤情便了。王禅老祖神通广大，驾起祥云，不消一刻，来到玉区宫，通知仙姑圣母出来迎接。二位仙师进内，分宾主坐下，老祖就把徒弟被擒原由，一一说知。圣母微笑，说声：“老祖休得着忙，他二人原来预定夫妻配合的，若非八宝公主，这狄青一对夫妻，宿有良缘。”老祖道：“还该圣母前去，说明解救才好。”圣母说：“不待老祖到来，贫道早已打点抽身了。”此时老祖心安无挂念，即刻相请出洞门，驾上云端而去。

且说圣母，吩咐仙女守宫，将着一根拂尘拐，一路驾上云头而来。片时间，已到单单国地，只见怒气冲天，圣母已知武曲星与众星宿有难了，忙把拂尘一拐，喝声：“刀下留人，若杀了南邦六将，先杀监斩官，贫道是庐山圣母，前来有话，与狼主说明原故。”此时脱伦一见云内来了一位仙姑，称说庐山圣母，原来是公主娘娘的师傅来了，连忙立起身来，说：“仙母在上，容下官参见了。”圣母说：“这样不消，但公主娘娘，与宋将狄青有宿世良缘之分，且下正该完叙，不可胡乱杀得的，待贫道前去见狼主。”脱伦道：“依仙母之命。”此时圣母去见番王，脱伦听了仙母之言，叹说：“狄青噯！你杀害我女儿，理该一刀两段，岂知仙母到来，说他与公主有夙世之良缘，只得不敢违旨，此时若不是仙母到来，宋将六人已经斩讫。”正是：

捐躯只为全臣节，杀死无冤报国恩。

第一三回 证姻缘仙母救宋将 依善果番将劝英雄

诗曰：

烈士英雄只有君，岂容投降作番臣。

捐躯赴难成全节，喜到仙师得解分。

再说仙母到来，狄元帅五将都看见她是道姑打扮，也闻吩咐脱伦之言，众将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说：“元帅我们只道缓一刻就做刀头之鬼，如今看起来，杀不成了，只因元帅与八宝公主，有夙世良缘之分，倒要在单单国招了驸马了。”元帅喝道：“你们休得胡说，死了为妙。”廷贵听了哈哈大笑说：“元帅，你为人好无见识，岂不闻在生一日，胜死千年，在单单国招了驸马，总是我们众人，天天要喝喜酒了，元帅好不快活也！岂不是两全其美。”

元帅听了大骂：“好狗才，说什么鬼话？此乃是你之过，害了本帅，还敢再言。”焦廷贵不敢再说，狄元帅说道：“本帅只道这番婆，学得旁门法术，原来她乃庐山圣母的徒弟，所以有这样神通，倚了仙传法宝，拿捉将士，如同反掌。本帅只道我的师父神通广大，岂乃庐山圣母法力更是高强；拿了本帅，我师父罪之无地，若还不是圣母到来，此时众人已分为两段，如今谅情，六人性命无妨，虑只虑本帅成亲，如何是好？”

不题狄元帅忧虑。且说圣母来到朝门外，门官一见喝道：“你这道姑那里来的，这是什么所在，你好没分晓也。”圣母说：“贫道乃庐山圣母，公主娘娘之师，有事而来，快快报知狼主。”王门官一闻，当即连忙入报。狼主得知，说道：“女儿师父有何事情，离却仙宫，来到孤国。”即忙降旨：众文武出迎。停一会，圣母已到银銮，正要槽首，狼主一见，下殿还礼，请圣母坐下。有小番献上净茗，狼主开言说道：“不知仙母到来，有何见教？须当指示明白。”圣母说：“狼主，贫道到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宋将狄青，奉旨征西，走差路途，此乃平常之事，占关斩将，是他差处，徒弟拿他不为过。但这狄青，一来乃是宋朝保国之臣；二来与公主夙有姻缘之分，目下正是完姻之期，故此贫道特地前来说明白，祈狼主须听贫道之言，把公主娘娘配与狄青，好接承后代，两国永不动刀兵，单单国从此亦永康矣。”

狼主听罢大悦，微笑道：“承蒙仙母到来，指示说明，方知因由，险些误杀南邦小将。”即忙降旨：“着小番往西郊赦了六员大将，来见孤家。”小番领旨，飞奔出朝去了。此时圣母也要辞别，回归仙府。狼主相留说道：“待孤家宣女儿出殿陪侍，以尽师徒之情。”圣母说：“狼主无别的话叙谈，不须劳动公主了。”说完抽身拜辞，出朝门而去，把拂尘一展，驾上云头，君臣频步相送，圣母回归仙洞，将言复达王禅老祖师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番王放赦了狄青六人，原在朝外，番王独宣狄青上银安殿。狼主一见，说声：“狄青暖！今日本该把你斩首，只因公主的师父到来，说你与公主有夙世良缘，所以赦你转来，说个明白，你不必推辞，在吾邦做个驸马，岂不贵似玉叶金枝。”狄元帅听了，说声：“狼主暖！君臣之义，狄青略知三分，臣为天朝将士，奉旨征西，身授王命，虽有庐山圣母之言，岂可忘公而先为私事乎？狼主呵！此事决然难依。”番王听了，哈哈冷笑道：“好一个硬性之人，声声称说中原将士，难道你生长中原，不读诗书一些时务不识，不达权变，在我邦，贵为驸马，岂不胜身在外邦，真乃匹夫也。”

稽（q，音起）首——古时一种跪拜礼，叩头到地。为九拜中最恭敬者。

狄元帅说：“狼主你自己不知君臣之义，又怪我不识时务，不达权变，休得轻见于我，我狄青一点丹心报国，何人希罕你外邦玉叶金枝之贵，却不知道我何等之贵。南清宫狄太后是我姑娘，当今万岁御表亲，比你这里下国荣华如泥如土，只好自谈自赞。待我征服得西辽完了公事，还朝复旨，奏知圣上，免你入贡三年，可能做得来。若要在你邦为驸马称臣，除是红日归西，铁花开放。”番王听罢说：“狄青，你证西还国之念休想，活也活在我国，死也死在我国。仙母之言，岂得违误，你征西还国，孤家决然难容。”狄元帅听了说：“狼主，你要我投顺成亲，依然斩了我狄青，以全臣节，免得遗臭万年，感恩不浅。”此时番王听了仙母之言，要招赘狄青，奈他心如铁石，执意不从，甘心待死，这番王苦解劝他不依，又罢不得的。

忽在班中闪出一位大臣丞相，名唤达烜启奏：“侍臣同皈府年，从缓而言，劝他从顺便了！”番王闻奏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凭卿家劝从他，孤家所深愿。”众臣退班，达烜太师带同六位英雄，请往衙门，整顿衣冠，以礼恭迎，进内一同坐下。众兄弟五人，问元帅：“番王放了我们，有何言语？”元帅将他要招亲之由一一说知。

张忠听了，说：“元帅，外国招亲原非礼也，但是仙母前来吩咐，料必是姻缘所定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如权且应允了，然后再作道理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张贤弟你说那里话来，国度走错，应该有罪，正中庞洪陷害机谋，若平伏得西辽，还可将功抵罪，如若成了亲，在此为臣，遗臭万年。”张忠不敢再言，五人也不做声。有达烜宰相，重重解劝，元帅全然不允。此时天色将晚，达烜吩咐摆酒宴，相待英雄，六人是夜在相府住宿慢表。

且言狼主还至贤德宫，番后母女俯伏迎接，狼主坐下。番后娘娘说声：“狼主，女儿拿来南朝六将，未知如何发落？”狼主说：“御妻有所不知，女儿曾对孤家说过，不可伤害了狄青六人，所以孤家劝他投降为臣，岂知这狄青铁石心肠，执意不允，投降我邦。”番后说：“若此如何处决？”狼主说：“孤家劝他不从，正在没主意时，有兵部脱伦奏说：‘狄青奉旨提兵，征伐西辽，走差国度，是个无能之辈，要他投降何用。’所以将他斩首。”狼主说话未完，公主好不着急，忙说：“父王不知可曾将他斩首否？”狼主说：“脱伦这句话，孤家若然不依，犹恐满朝文武不服，所以将他六人押至西郊去了。”公主听了，一发急忙起来，满身犹如烈火焚炙一般，坐立不安，说：“父王噯，并不是女儿庇护南朝将士，只他赫赫威仪，英雄无敌，前者大破西辽外国辽邦，谁人不知，岂非大宋栋梁之将？我邦将士，没谁得及，这等英雄六人，投顺我邦，何为不美，父王为何定要把他斩首？女儿之言不准，外臣之言却依，可惜六位英雄了。”

这公主是个智人，若单说狄青，犹恐父王起疑，故把六人统说。番王焉能醒悟其意，说声：“女儿噯！并非你言不是，依了臣言，只为他不肯投顺，甘心待死，叫为父为没奈何！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只恐大宋知道了，中原上国，岂少英雄猛将，兴兵前来征伐，如何是好？结怨已成仇敌，我国干戈，永无宁息。”狼主听罢摇首道：“女儿你不必心烦，幸得六人尚未开刀，亏得你师父圣母到来，说你与狄青有夙世姻缘之分，劝为父饶了六人，招赘狄青为婿，仙母之言，岂可违逆，所以六人还在。”

那公主听父王说要招赘狄青之言，无限含羞，粉面流出桃花来，并不开言，低了头，满胸着忙，顷刻不语。狼主正要开言，番后说：“狼主噯！妾想仙母之言，谅非虚谬，但不知狼主意下如何？”番王听了，微微笑说道：

“仙母指示，怎样不依，姻缘乃前生所定，原把女儿与狄青配偶。”番后说：“狼主！你既如此，狄青不肯如何？”番王说道：“他执意不从，孤家苦劝他多少，只是不依，今交与丞相达烜劝解去了。”番后说：“狼主，到底狄青人品生得如何？”番王哈哈发笑说；“御妻，这狄青生来人材出众，风度魁雄，岩岩气概，磊磊丈夫，慷慨宜人，不是我邦单单国中人的半鬼半为妖魔。我邦谁人及得这员南邦小将？如若与女儿配合，却是佳偶相当。”番后说道：“狼主，但狄青必不允从，如之奈何？”番王说：“如若不是姻缘，难以勉强，古言：姻缘该合配，琴瑟可调和。”番后听了，微微含笑，独有公主面惭不语。是夜天色已晚，叙谈一会，叙后辞别父王母后，回到自己宫中，闻知父王不允之说，这狄青自怨推却联姻，心中闷闷不乐，怨着狄青。正是：

人情难比鸳鸯义，物谊浑如并蒂莲。

第一四回 却姻缘公主苦怨 暂合婚宋帅从权

诗曰：

事到其间无奈何，英雄勉强结丝萝。

虽然仙母临凡示，前定姻缘配合和。

且说公主回到宫中，坐下说到：“想哀家二九之年，姻缘未定，犹恐配着本国之人，不称哀家之意，常常想起烦闷，不过情愿终身孤独，再想不到与天南地北的狄青夙有良缘之分。哀家一见这英雄，是心中所愿，奈非父母媒妁作合，哀家实是打算不来，难以明言。喜得师父前来说明，所恨者脱伦好无分晓，谁要你出言妒忌，险些师父不来解说，杀了这小英雄，误哀家终身大事了。”说罢，又呆想一回，说：“狄青暖！哀家实恐父王伤了你性命，所以预先在父王跟前设言庇护，奏保你六人性命。哀家却有你在心，你因情分太薄，不肯投降，也不深怪，成亲配合，为何也不允成？若是别人要说闲话，劝君推却，不允也罢！哀家的师父圣母之言，也违逆不依，莫不是嫌哀家外邦弱女，蒲柳之姿，怪着把你擒拿。狄青暖！你若允了成婚，与哀家结为夫妇，要到中原也去得成；如若执意之见，推却不允，休想回朝之日。”公主是日闷闷不乐，愁恨满胸，不必烦述。

再说狄元帅六人，在达烜府上，安宿一宵，心烦不悦，思去想来，只怨焦廷贵走差路途，想来进退两难，祸患不轻，困在此地，纵有三头六臂，英雄也难逃脱。谅孙秀知了情由，必然有本奏知主上，国法无亲，难以徇情。南清宫虽有姑娘，只恐公事公行，做不得私情，若能征伐得西辽，取得珍珠烈火旗回国，还可将功抵罪。如今在这里，好如鸟在笼中，逃不得出，如何征得西辽，又可恨这庐山圣母，说本帅与八宝公主有夙世姻缘之分，特来说知，番王劝尽多少言语，只是本帅一心在着中原，若与番婆成了亲，怎样回朝见君；若在番邦为臣，臭名万载。况且在众弟兄前，怎好面允联成婚事，犹恐他私议本帅，所以由他蜜语甜言，我待定性子，情愿抵死为刀下之鬼，死后无有臭名沾染。”

烦闷思量，不觉又是城头五鼓，有达烜丞相上朝去了。停一会朝罢回来，又有右丞相奇哈，请去议事，五将一同说些闲话，无非与元帅消些愁闷，元帅只是叹息而已。有焦廷贵呆头呆脑，说声：“元帅，你为人好呆也！不允成亲，情愿肯死；不如允了，在此做个驸马，岂不胜似死的。”元帅听罢，大喝一声：“匹夫！休得妄言，本帅允与不允，何容你说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未将总不开口的，开口就是匹夫，若依了匹夫之言，包管有个回朝日子。”石玉听了，接口道：“依你便怎样的？”焦廷贵说：“依我的主意，应允与他成了亲戚，睡他几夜，快快乐乐，报了活捉之仇。做了驸马，那个敢来欺侮，元帅那时打点逃走，见机行事，并力用心去伐西辽，有何不妙。”众人听了，哈哈大笑。

此话说来，到也不差，元帅若要回中原，今日须当依着此言。你一声，我一句，说得元帅心乱如麻，说道：“罢了罢了！列位弟兄，本帅今日事到其间，只得依你之言，将计就计，但是所言必败，切不可走漏机关为炒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放心，这个自然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如今不是匹夫了。”谈谈说说，已是辰时，候了达烜回来，相见六位英雄，谈说几句闲话，又吩咐排

设早膳，众人用毕。

达烜又来劝解狄元帅说道：“元帅你在上邦，身为主帅，奉旨平西，理不该在我下国招亲，惟是走差国度，误伐无罪之邦，任你有大功劳，宋主也要加罪，料难宽恕，况且既在我邦，不能逃走，更有庐山圣母，特地前来，说元帅与公主有姻缘之分。若在我邦为了驸马，谁人不敬，谁敢欺侮，上国也做官，下国也为臣，一来成了姻缘美事，二来不逆仙母之言，百官敬仰，狼主心欢，望元帅依了下官之言，乃是成其美事。”劝解再四，狄元帅只是呆呆不语。

有张忠在旁假劝，说：“元帅为何心如铁石，你一人要做忠臣，累了我五人性命，我们众人，做了刀头之鬼，总要怨恨元帅，你既不听丞相之言，须依仙母吩咐。”又有石玉、刘庆、李义，三人齐说：“元帅，你且回心转意，允了罢！我等众人性命，多活数十年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焦廷贵接言高声说：“南北两朝皆是吃饭。中原外国也是穿衣，为何元帅苦苦要还朝，莫不是中原不死之地，元帅定然要返本国，我们决不跟随元帅的，死也死在这里，活也活在此地，做一个逍遥自在官员，也是好的。”达烜听罢，呵呵大笑，说：“元帅，众位将军，俱不肯回朝，想你一人那里去得证西，望你听我劝言，依了仙母的话，从权处事，乃是英雄之作用，请自三思。”

狄元帅低头，想一会，只得勉强应允。达烜心中大悦，停一会，又是天色将晚，摆上酒筵，六位英雄用过，来朝达烜上朝，奏知狼主，番王闻知，甚是欢喜，即日成亲。不独番王娘娘大悦；公主正是欢天喜地，从此不埋怨狄青了。

且说文武众官员，人人私议此事，有说道狄青，乃真是名将，曾经杀得西辽片甲不回，名声远震。如今弄得这般光景，真是他倒运了；有的说，若无圣母到来，已作刀头之鬼，如今身为驸马，那个敢去推拒他，说什么倒运之话，这个是他的造化；有说公主美貌超群，若招了别人为驸马，犹如一朵鲜花，插在牛粪之上，如今配与狄青，真是一对好夫妻；有说姻缘非是偶然。这句话，方是真言，如今我们倒要奉承狄青。众家官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一切众官，闲话休提。

再说狄元帅，一日见达烜不在衙中，与众将议论说：“元帅成亲之后，先把你们安顿了，只在一月之后，当心打点逃走，休息各生异志。”众人应诺。元帅又说道：“三关孙秀必然有本进京，庞洪岂不竭力加攻，朝廷谅必不相容，想来虽有姑娘太后，料必周全不得，本帅母亲，远在山西，想本帅不在此当刑，灾殃必及母了，犹恐未卜存亡。刘兄弟你有随身本领，三五日已到得汴京，烦你前往打听得分明长短，速速前来通知，免得本帅心中长念，噯！”刘庆说：“元帅须些小事，何足挂怀，待小将即往走汴京便了。”不言宋将商议。

且说一日吉期已至，国王降旨，在于太平殿上，排列花烛，与公主完姻，大排筵宴，一二品官在于某处饮宴，三四品官在于某处饮宴，文武相排列班位；又有王亲国戚公侯等候扶从驸马，完成花烛，其余家将，即在达烜衙内饮宴。此时太平殿上，花烛辉煌，张灯结彩，笙歌彻耳，音乐悠扬，好生热闹。

且说公主是夜更衣，穿过大红吉服，金钿异宝，打扮得仙姬相似，此时宫房未晚灯先挂，异宝珍奇各处排。当下一口难分两话。

再说狄元帅无奈，满身穿过番邦国服，王亲国戚一路都到相府内来伺候

相请，狄元帅只得随着众番官一路而来。今日上参见狼主千岁，狼主御手相扶请起；又参见过番后娘娘，番后吩咐宫娥，往宫中请起公主娘娘。宫娥与太监领命，双双分开左右侍候公主出殿来了，与狄青参拜天地，又同参拜狼主千岁、番后娘娘。公主又吩咐娥女，他二人送进宫房，太监宫娥领命，送至宫中。众宫女各出宫去了。

扣上宫门，公主开言说：“上阵交锋，如同仇敌，焉知有今日和谐之事，从前奴家身犯之罪，切望驸马宽洪大度，饶恕罢了！”狄青说道：“公主，我狄青误走贵邦，得罪得罪，蒙公主宽恕招赘了我，不记前愆，此乃感恩不浅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说那里话来，你言太重了。”狄青说：“前愈怨恨，既成夫妇，且自了卸，此念丢去不提。”但闻更鼓三敲，夜已深了，公主说：“驸马，请睡罢！”此时夫妻二人，双双携手，同归罗帐，解带宽衣，兴云布雨，共效于飞之乐。八宝公主遂了一见留情之愿；狄元帅愁闷暂消；此夜欢娱快乐，难以形容，不多烦述。

此时若不是焦廷贵走差单单国，狄青公主乃是天南地北之人，焉得结为夫妇，所以合着古语云：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于飞——比翼而飞，比喻夫妻和谐恩爱。

第一五回 假哄娇妻番王封爵 真投烈将张忠说因

诗曰：

假哄单单投番妻，达变从权志不低。

强顺外邦非素愿，能伸能屈丈夫为。

前说狄元帅，误点先行向导官焦廷贵，差走国度，错动刀兵，被公主擒拿，有庐山圣母前来，与公主合了这段姻缘。狄元帅思算，逃不出单单国，只得勉强听众人劝解。成了亲之后，夫妻千般恩爱，万种风流，都不在话下。

三朝已过，狄元帅对公主商议，说：“公主，前者被擒五将，难以回转中原，若在此处，又无官职事情可管，下官想来，目下三关无主，可着五将去此把守，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所言有理，待妾说与父王知道便了。”狄青说：“公主还有一说，三关主将，无故受戮，须经成殓，但埋土为安，下官欲烦公主一并说知狼主，差人择地安葬，免我心怀挂念。”公主听了含笑说：“驸马作事常存天理，所为不忘好生之德，亡魂在九泉之下，也无怨恨了。”

此时公主别过丈夫，往贤德宫来拜见父王、参见母后，就将此事说知父王。狼主允准传旨：封张忠为正总兵，刘庆副总兵，镇守安平关；李义封正总兵；焦廷贵副总兵，镇守正平关；石玉封正总兵，镇守吉林关；给回枪刀马匹，专心办事，有功之日，另加升赏。五将得旨，各带番兵而去。阵亡四将，各受追封，该家属领棺埋葬。

又说狄元帅，盔甲马匹金刀，公主娘娘早已令人收拾藏过，不表此时南邦五将，权在外国为臣，分守三关。独有刘庆前时奉了狄元帅之命，回归三关打听孙秀，及往汴京探听庞洪算计如何？到安平关，就与张忠说知。张忠说道：“此事要紧，休得耽搁，但此去须要小心，决然不可泄出奸臣之眼。”刘庆说：“三弟不消挂念，自然小心的。”此时已是红日归西，晚膳已到，趁着夜静无人，刘庆即带了干粮银两，驾上席云帕子，驾云而去不题。

再说孟定国，自从元帅被擒，即弃了石平关，带了人马在白杨山屯扎，天天小心打听元帅的消息，一连数日，打听不出，到底不知生死如何？那一日探听得分明，张忠在着安平关做了总兵，料想已投降了。孟将军仰天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元帅呵！你乃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从来不畏凶狠厉害的，曾经立下许多汗马功劳，天朝五虎，坐享过多少英名。食了天朝俸禄，往日行为何等强烈，因何今日没一点主意，投降外邦为臣，臭名万代。”想罢一番，怒气腾腾说道：“待俺家带兵前往安平关，与张忠答话，把这些狗乌龟，一刀两段，方消我恨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日带兵，一路杀到安平关，与张忠大骂，喊战如雷。

早有番兵进内报知，说：“启上总兵爷，关外有一员宋将，自称姓孟，带了许多人马，耀武扬威，要与总兵答话，请令定夺。”张忠说：“知道了，想来姓孟者，必是孟定国，只道我等六人，真已投顺了，所以心中不服，前来寻我，不免出去说明原故，待他心中明白便了。”即把顶盔贯甲跨上马提刀，领了番奴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冲出关来。

孟定国一见，怒冲云霄，喝声：“张忠，这狗强盗，生来中原人，死是中原鬼，方是英雄好汉，为何你等食了宋朝禄，做了宋朝官，不思忠君报国，怕死贪生，投降下国称臣，有何面目还来见我。”张忠说声：“孟定国休得发狂，为将者，多是听从元帅指挥的，如今元帅投降于此，我等自然一同投

顺了，你却要怎样的？”孟定国喝声：“狗强盗，我要你这个头。”张忠说：“不必逞强，快快送首级过来，免我动手。”孟定国激得怒气难消，提起大刀，当头就砍；张忠把刀一隔，战不上一合，张忠诈败而走，拍马加鞭，向荒野逃去。孟定国激得，喝声：“狗畜类休走！”推开坐骑，提刀飞马，一路紧紧追来。

约有五里路途，张忠勒马，呵呵大笑，拍手笑道：“孟将军，你好愚莽人也！且住坐骑，待俺说与你知。我们是天朝大将，怎肯投降外邦为臣，只因身已被擒，不能逃脱，番王苦逼元帅成亲，投降他国，元帅思量无计，只得诈降他邦，哄骗番王，限在一月之内，见机行事，一同逃去，仍去前往征伐西辽。”孟定国听罢，说声：“将军这句话可是真么？”张忠说道：“谁来哄你，但不知孟将军，连日住在何方？”孟定国说：“俺在白杨山头住兵，打听元帅的消息，只道你们真是投降了，恼得我怒气难消，若不说明，哪得知道，直到此时方得明白，正所谓水清方见底。”张忠说：“孟将军，你且耐着性子，屯扎众兵，在白杨山等候元帅，来时自有日期。”孟定国说：“张将军，前时冒犯，休得见怪。”张忠说：“不晓情由，也怪不得，但是你到白杨山，切勿泄漏机关，与众将兵得知才好。”孟定国说：“这也自然，我今诈败，你且赶来。”张忠应允，孟定国一路败走，张忠拍马追来关下，已不及了。带兵入城，脱下盔甲，小番扛去大刀，牵去马匹。张忠坐下思量：这孟定国也是忠肝义胆之人，但愿元帅逃走得成，离了此地，众人同心协力，仍去征伐西辽便好了。

不题张忠之话。再言公主娘娘，夫妻二人新婚，却有无穷之乐，那日在宫中无事，夫妇闲谈，公主含笑开言说：“驸马，看你年少官高爵显，因何丝罗未定？”狄青说：“公主有所不知，既为夫妻，岂不实言相告，下官世代住在山西，在年幼之时，父亲早丧，无亲无族，无人照管，一得亲娘用心抚育，到了几岁，忽家乡遇水患，母子分离，不知去向。此时山西地方，遭此一劫，害了百姓不少，下官在波浪之内，几乎性命不保。幸得王禅老祖，救至仙山，学习了一年武艺，师父打点，说下官仙道无缘，不能享受清福，仍与下官前往汴京，保佐宋君。此时奉了师命到京，未得身荣，先有奸臣妒忌，几次三番，被他算计，岂知下官全叨上天庇佑，逢凶化吉，颠颠倒倒，直至如今，我想君亲之婆，尚未报答，岂可先将家室成了？”公主听罢含笑说道：“可敬可敬，全忠全孝真君子，知仁知义是丈夫，可惜恩婆白首漂泊得无形无踪，不能埋土为安。”

狄青说：“公主呵！萱亲 幸赖怜悯，得人救起，未为波涛之鬼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未死，在于何处居住？”狄青说：“前岁有令，一送征衣，隆冬时与娘娘得会，如今现在山西家乡相花村，与姐姐同居。”公主闻言，贺言婆婆，幸赖尚全，但未知他寿元多少？狄青说：“公主啊！母亲今岁已五十有九了，十月十九是他生辰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如此来岁冬时间，与你同往山西恭贺婆婆六十寿诞，你道如何？”狄青说：“深谢公主盛心了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夫妇之间，说什么相谢，况且前往拜贺婆婆，理当如此。”狄青暗想道：“我狄青心怀报国，恨不能插翅高飞，回归故土见主，死也死在中原，活也活在上邦，如何等得来年，与你同行。”正是夫妻各说胸肠，按下慢表。

却说三关孙秀，自从狄元帅领兵征西，误走国度，才入了单单国三座关

头，已经打听得明明白白。此时孙秀得报，满心欢喜，暗自大笑，说：“狄青，你一班狗党，不该死于西辽，应该死于单单国。由你五虎英雄，纵然灭了单单国，也有欺君之罪；若是单单国兵强将勇，众小狗才尸首无归，本官之幸也！待本帅先将狄青走差国度，误陷无罪之邦原故，奏上一本，看是如何？”便于是晚修本章一道，有书一封传与岳丈庞太师，差家人进京投递。

此时范仲淹、老将军杨青，二人心中着急，杨将军说声：“范大人，我想孙秀，劾奏狄元帅这一本，圣上必然要加罪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范仲淹老将军说：“我想为元帅一任，应该件件小心为是，这个向导官原是点差了，你点这个呆头呆脑、鲁莽匹夫的焦廷贵为先锋，当时下官之意已不合了，又不能明言他做不来的。既然走差国度，及该早日收兵回转，罪名还小，咳！我想后生家，有勇无谋也是不希罕的。”不表二人叹息。

光阴似箭，月日如梭，不觉又是两月有余，忽一日又是闻报。此时孙兵部一闻此报，更加大悦。杨范二人心中大惊，此时不知为何奸臣喜、忠臣忧，乃十分蹊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图害忠臣今日遂，保扶良将此时忧。

第一六回 闻飞报图害中机关 强奏主奉旨拴家属

诗曰：

佞党联谋屡害忠，乘机就隙算英雄。

高年狄母天牢禁，狠毒生成一片胸。

话说孙秀闻报狄青，走错国度，攻入单单国，势如破竹，连至三关，杀却四将，番王中他机谋，已经连夜差人上本去了。忽这一天得报，他被八宝公主拿去众将，狄青众人已经投降了，又在他国招为驸马。此时报到三关，孙秀更加大悦，说：“狄青啊！你奉旨平西，反去征剿别国，已有欺君逆旨之罪；又投降敌人，背国招亲，这是差之远矣！待本官再上一本，先把你的母亲，取了首级，然后待圣上差人提兵来拿你。”遂呵呵大笑说：“如今看你怎生逃得脱的。”即忙取表一道。

杨青心中好不焦急，说：“元帅，你岂不晓得庞洪孙秀，屡次要图害于你，走差路途，及早收兵才是。有智的人，为何投降下邦称臣，招亲于仇敌，罪逆浩大，如今臭名难免了。孙秀此一本上了，萱亲之命，丧在你手，免不得千古皆传不孝。”范大人心中也是烦闷不乐，二人几番劝他，谅情阻挡他不住的，本章且由他奏闻主上罢！按下二人忧虑。

再表庞洪自那日，接得孙秀前一封书、本章一道，他此时思量，若劾奏他走差路途、误伐无罪之邦，须有欺君之罪，到底圣上心慈，况且又是爱宠他的，必然宽恕了，仍命他去平西的。所以庞洪思想，劾奏他不倒，故此本隐而不奏，看他误伐单单还有别事陷于后，他之算计。如今果不出他所料，是日又接得此信，好不欢喜，说道：“贤婿有本说，误伐无故之国，欲扳倒他，老夫总怕做不来，所以不上此本，如今他罪大如天，决定送这小畜生了。”

到次日，见驾已毕，奏上此本。嘉佑王闻奏，龙颜不悦。庞洪奏道：“此事狄青误走国度，罪之一也；大杀无辜之国，不奉旨而行剿，罪之二也；投降敌人，背国招亲，罪之三也；陛下若置而不取罪，何以正国法，而服忠臣之心？伏乞圣裁。”原来嘉佑王，岂不知狄青之罪重大，只因碍着太后，此时想庞洪之言，狄青罪已深了，免不得的，便说道：“庞卿如何定他之罪？”庞洪一想说：你做了万乘之尊，主意不定，反教我想一主张起来，不免奏上，先把母伤了，纵然狄太后得知，也难怪老夫，此乃公事公行的国法，即便奏道：“依臣愚见，狄青三罪，并为一律，原该全家诛戮，一面差使前往单单国，拿了狄青。若单单国抗拒，然后大兵征讨便了！”嘉佑王一想说：“庞洪所奏，一点不差，到底狄太后之面，总是从宽一二。”庞洪听了，摆布不来，只得随着天子降旨一道，差官前往山西，把狄青之母，扭解回来，监禁天牢。又差一官降旨，前往单单国，着令狄青戴罪平西，有功抵罪，倘再抗孤旨，再行擒拿，以正国法，决不姑宽。

此时天子降旨陈平，前往山西；差遣张陈前去了单单国，招取狄青。二位钦差领了圣旨之命，即日束装起马，分道而行。庞洪见圣上如此分断，好生着急，不悦，若然再奏，恐防圣上嗔怒，只得罢了。天子拂袖回宫不表。

狄太后早已得知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想侄儿，你既然奉旨征西，重任非轻，如若走差路途，也该早早收兵，罪还小些；如今投顺外国招亲，罪应该斩；幸得当今仁慈，法外从宽，不听庞洪之言，不肯加刑。所虑者嫂嫂，真

乃苦命的，颠颠倒倒有十余年，今日才得安身，忽又今日起此风波，老身回想侄儿自小看他烈烈威威，好一个男汉，只道狄姓香烟，已有托赖，谁想又做断绝香烟之客。岂知侄儿，你君亲之恩，尚未报答，忽改变了心肠，当今若听了庞贼之言，祸灾不小，累及萱亲了。但能平伏得西辽，还可将功抵罪，倘若贪图欢乐，还不省悟，岂非中了奸臣之计。”不表狄太后忧虑之言。

再说陈平钦差，一路不停，一日到了山西太原府。早有知府知县来迎接钦差，陈爷吩咐一声，带他到小梅村狄府内来。原来狄太君的大女儿，金銮小姐，配与本省守备张文，只因狄青自从镇守三关，远离太君，所以张文常常在狄府内管理。此时正值钦差奉旨来拿犯人，狄太君听了大惊，张文夫妇，魂飞天外，老少几人，战战兢兢，第一小姐吓得面如土色。太君说：“我儿你两个不必作慌，吉凶祸福皆有天命，我儿既犯了重罪，自然累及于老身，你夫妇且在家中看守，莫为我伤损了精神，或者苍天有限，一路到得汴京，候皇上怎生处置便了！我儿不必伤心。”金銮小姐，纷纷下泪，叫声：“母亲啊！想你年经花甲，焉能抵得风霜劳苦，叫女儿焉能舍得母亲远去，我也要与母亲一同前往。”

张文听罢，说：“贤妻你去不得，况且家中无人管理，你是女流之辈，既与母亲前去，也济不得甚事，我今一同前往，送岳母到京，此是实言。”太君说道：“不必贤婿同行，老身带得两个家人足矣！”张文说：“岳母呵！正要小婿送你到京的，若非小婿同在，你女儿也放心不下。”说完转去外堂，求恩：“钦差大人宽容，我伴岳母同行进京，感恩不浅了。”陈爷不是庞洪党羽，便说：“张文，我有王命在身，不得久留，既要伴送同行，快些收拾，立刻就要动身。”张文应诺，走入内厢，叫声：“贤妻，快些收拾打好衣包。”带了白金五百两，此时金銮小姐无限悲惨，意乱心慌，包正衣被，太君一见流泪不止，说：“女儿，不可为娘悲伤过度，苦坏了，相见自有日期。”今日可怜母女分离，好不痛心。小姐扯住娘袖，依依不舍，切切伤肝，在旁观者，铁石肝肠也流泪。

张文看见他母女光景，忍不住滔滔下泪，劝道：“贤妻，不必如此痛苦，吉人天相，母子相逢，自然有日，如今且免愁烦，多增母亲烦闷，但你生性贤良，我也深知，还须慎重才好，小使丫头，须禁他穿街行里，一切女尼道姑，不必招接进门。”金銮小姐说：“相公，一切家中事务，妾身自为，不必挂念，但此去须要好生携伴母亲，进京方好，风霜路程，相公也要保重前行。”

太君要起程，此时叫一声“女儿”，喉中咽噎，又因钦差知府，频频催促，太君只得出至外堂。金銮小姐，呼天哭地，钦差吩咐：将太太上了刑具，打入囚车，只因国法难以容情。张文武职细小，只是步行，随着太太，后头两个家人，挑着行李，一同行了。知府知县，远送钦差起程，小姐倚门，盼望母亲去远，肝肠寸断，哭进内院。只是世上万般凄楚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小姐坐在内庭，想来：兄弟犯了滔天大罪，今日累及娘亲，只望苍天怜念，无有大灾，早日得见娘亲之面，妾身方能放下愁怀。

按下不表小姐愁容苦。单表陈爷，带至狄太君进京复命，此时圣旨，发狄太君下天牢，也慢提，下文自有交代说明。

再说飞山虎，前者奉了元帅命回归，打听汴京消息，孙庞计害如何，是日探听得明明白白，仍自席云走路，一连走了五六天，复到单单国来寻候元帅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狄青元帅，身在番邦，心在中原，一日思量这公主举止端严，知情达理，文武双全，今日做了我妻，不辱我天朝将士，只可惜她生在外邦，父母双全，单靠一女，凉情不肯与我同转中原。我在此间多一日，犹如多一年，如若她不愿同行，我自当承别了她，回归故国便了！前日叮嘱了兄弟，叫他前往汴京，打听消息，不知他一去，如何不见回音，令人好生愁闷也。

是日，天和日暖，狄爷独自来到御花园游玩。莫道北方无景致，奇草异花，比南方亭台水阁，如图画巧笔描摹，别有天地。此时元帅正在游玩，忽有一人在云端上，轻轻叫声：“元帅。”若论此时，并不是刘庆知道了元帅在此花园，因他腾云，到了三日，寻觅元帅，总在宫中，眼目甚多，不好说话，故在空处现身，寻个机会，方好相见。这一日已是第四天，恰遇元帅游园，刘庆一见满心欢喜，四下无人，按下云来，不知有何话说。

英雄受困原思主，虎将奔逃只念亲。

第一七回 飞山虎汴京探听 狄元帅痛母囚牢

诗曰：

探知母被禁天牢，不忍伤情暗哭号。

当道虎骨难躲避，分明报应后焉逃。

却说飞山虎前次往汴京打听明白，然后寻着狄元帅，见四下无人，落下云来，上前口呼：“元帅，小将奉令回来了。”遂打了一拱。狄元帅说声：“刘兄弟噯！你我俱在患难之中，何须如此，快些往那里来罢！”二人一同，悄悄来至空静处凉亭内。元帅说道：“刘兄弟，你可曾到汴京与否？打听得好党如何？”刘庆说：“元帅不好了！小将奉命不辞劳苦，到了三关，这孙秀好好刁，一连上了三本，圣上已经出旨钦差官，到山西要捉拿太太，收禁天牢，但不知吉凶如何？”

元帅一听此言，五内皆崩说：“不好了，既有此事，娘噯！多是孩儿不孝，累及你了，好不痛杀也！”纷纷下泪，又不敢高声痛哭，只是心内犹如刀刺，说：“刘兄弟，罪及母亲，为子之心何安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且免心焦，小将又打听得，圣上差张端前来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差他前来，敢是来拿我么？”刘庆说：“非也！圣上仍要命你元帅，前去征伐西辽，如若平伏得西辽，将功抵罪；若是违抗天子诏命，即时捉拿，决不姑宽。”元帅说：“既有此诏，本帅还有生机也，刘兄弟噯！见机逃走，仍去平西，在本帅未成亲时，更已立下此意，如今恐有人来不稳便，你且去罢！”

刘庆允诺，驾云去了，又往吉林、正平、安平各处关头，通知众将，好待元帅逃走。张忠又使刘庆，悄悄前往白杨山，知会孟定国，整顿人马候元帅到来。说完，飞山虎仍到安平关，与张忠叙话，不必多题。

却说狄元帅，见刘庆去了，心中烦闷，说：“圣上噯！念臣误走国度，勉强招亲，实出于无奈，若照萧何一律，罪该全家诛戮，今蒙圣上宽宥，仍命臣去征伐西辽，将功抵罪，须粉骨碎身，难以报答天恩了，今日虽是已有生机，无如公主怎肯放我去呢？须要盗回刀马，预先埋了地步，方能脱身。所虑者内有一关阻隔，但出得三关逃走便成了，细想母在天牢受苦，为子任他水火刀山，也须要赴了，岂忧这三个关城，待有一机会逃走，再作算计便了。”此时狄青也不游宫园，转回宫内去了。

公主一见，立起身，微微含笑说：“驸马，你今早往哪里去玩耍？”狄青回说：“园里百花开放，啼鸟喧哗，百般热闹，妙不可言，下官去游赏一回，久而不厌。”公主说：“只怕及不得你中原花卉景致的。”狄爷说：“下官食在你邦未久，名俗例日用民物，已看得几分了，惟有人物不雅，其余常物各项相同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妾的容貌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的花容美丽，就是中原少有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休得谬言哄我，只恐哀家的容貌，不称你心怀。”狄青笑说：“公主那里话来，你的花颜，既然不合下官之意，为何交战之时，看呆了，正是三更魂梦思想，只恨少冰人月老翁。”

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你总是虚言哄我，谁信得你来，既然有心于哀家，为何到了我邦，父王重重劝你投降，你却不依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你所不知，那日公主，只要我投降，未得招亲之言，自然不允了。”公主又说：“哀家师父圣母之言，你为何不依？”狄青笑道：“公主你好愚也，只因此时众将，多在身边，乃是结义的兄弟，下官轻易允了，犹恐众人耻笑，等待他众人劝我，方可允成的。”公主听罢笑道：“原来你有此缘故，妾身错怪了你。”

狄爷说道：“公主，我两人相处，多少情浓，你贪我爱，并无半点违忤，怪不得仙母到来，说前定夫妻，故此南面相逢。”

公主道：“若不是师父到来解劝，我二人焉得和谐，险些又被脱伦这匹夫，出言伤害了，但是不知驸马，你在此还念想家乡回朝否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下官已经负千金重罪，还有何面目回见宋王，我在这里一般荣华过日，有何别的不足之处。”公主说：“如此说来，竟不想回朝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回朝就要做刀头之鬼，我想上下两邦，多是作官，在此有何不美，只有一件事情，放心不下，有母在着家乡，母子分为两地，或能用计，把娘亲悄悄携到此处，娘儿叙会，乐庆芳辰，我的心头放下了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亦容易，待想出一个计较，搬取婆婆到，使你心安便了。”狄爷说声：“多谢公主。”

此时狄青，说得言词恳切，公主那里知他别的心肠，对坐言谈许久，又说声：“公主，我是王禅老祖的徒弟，你师是仙山圣母，为何你的法宝却好，我的武艺平常，欲求公主教道，不知可否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呀！哀家的身体，尚属于你，须些小技，有何难处，明日同往花园，演习便了。”

说了天晚，夜膳用过，不一会，是夜夫妇双双同归罗帐，公主说：“驸马，妾今日已有重身，以后欢娱且淡。”言罢，狄青允诺，暗想我已定了远走高飞之志，象做假夫妻一般，暗叹说：可惜她待我一片恩情了，只是暗中闷闷不乐。

再说到次日，夫妻双双来至花园内，公主演武一番；狄元帅演习一回，想来公主武艺，果然不低。演习一回，天色尚早，此时狄青坐在霞亭内，公主偶然将丈夫一看，但见他愁容不语，似有所思，公主问道：“驸马！你好好玩乐，为何忽然愁容忽起，莫不是有甚么别的心事？”狄爷说声：“公主，下官身居大宋，想着南清宫内，与青姑娘相会之时，盔甲金刀，乃是姑娘赠与我的，更有一匹坐骑，名称为现月龙驹，下官平日随常所用的，今朝演武，回想起来，未见此物，何人所得了，所以心中不悦，负了我姑娘之心事。”公主听罢，微微含笑说：“原来你为这几件东西，妾早已着人收好在此，你且放心，待我一并送还你罢！”

元帅爷说：“我还尚只道失去了，原来尚在公主这里。”公主说：“哀家明知驸马惯用之物，理当收拾，岂可轻毁。”狄爷听了，说：“多谢公主了。”公主此时即忙差人往取，少停间，刀马盔甲，立刻取到，公主说声：“驸马，你的刀法甚好，何不试演一回，与妾观看？”这句话，正中狄青之意，当时应诺，即换盔甲，提起金刀，那龙驹见了主将，连吼叫三声，四蹄不住的跳，狄爷说：“马呀！我与你分离，一月光景了，见了你面，为甚叫跳呢！”即忙跨上那龙驹，就说：“不叫了。”公主答道：“此畜真乃性灵，比哀家的赛麒麟，却是依稀。”

此时狄元帅，头戴金盔，盔上血结玉鸳鸯，霞光灿烂，身芽上黄金甲，手执定唐金刀。园内并着太阳影，射照得这狄青，遍身金光闪闪，满体光色森森，更兼这现月龙驹，又高又大，与往常加倍神威气宇。公主看见丈夫光景，好不开怀，想来这驸马，年少美貌，赫赫威风，轩昂气概，哀家得与这员小将为夫妇，方能称了平生志愿，看他今日在马上玩乐，更胜前番，须天长地久相处，就清汤淡水，度苦也是甘心。莫言公主心中快乐，就是众宫娥看起狄爷，舞起金刀来，但见金光射目，只见刀闪，不见人影，龙驹奔前奔

违忤（w，音五）——违背，抵触。

后，看是眼花缭乱，也是得意洋洋，不绝称赞。

狄爷舞了一回，下马，小番便抬过金刀，带了马匹，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你呆呆看下官，当是何故？”公主含笑说：“妾今日看你这般操演，比往常更加威武，从今尽可随常用了。”狄爷说：“承公主你褒奖。”暗想：如今有了马匹、盔甲，可以逃走得成了。此时公主又着小番，收管盔甲、马匹、金刀，就住在东宫空房，即为驸马取用之便。小番领命往收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夫妇携手进到宫房，宫娥在内，已排宴伺候，夫妇二人就席。正是：

欢娱好比鸳鸯鸟，契合真如并蒂莲。

第一八回 八宝女真情待夫主 狄元帅假意骗娇妻

诗曰：

公主真诚信待夫，妻情一片事英豪。

只缘烈士忠君国，一月夫妻骗走逃。

却说狄元帅是日，骗回盔甲刀马，假冒演武为名。到了次日仍往园中，演习武艺。此时狄爷又问道：“公主，你平日说庐山圣母，曾有八件宝贝赠你，内中法力无穷，神通广大，今日闲暇无事，可试演一回，与下官一看，未知可否？”公主说道：“演弄不得，仙家之物，非寻常，无事而耍弄，临时就不灵险。”狄爷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又说道：“公主，下官还有一事相求，前日的人面兽，与穿云箭，两般物件，曾经公主收去，谅必好好收藏过，日后终须有用之处。”公主说声：“驸马，你在这里安居过日，又没有刀兵杀伐之患，还有什么用处。”

狄元帅一想，失了言，转言说：“公主，我今在此处，虽然安居自得，犹恐怕大宋君主，不肯干休下官，倘或兴兵到来，于戈复动，就是有用的，必须要此二物，为防身之宝，出阵交锋，方得利用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也虑得长远，原是妾与你收拾，放在宫房内，如今无事，不必动他。”狄爷点头称是，此时又是一日光景，天晚回转宫房。

次日狄爷对公主说道：“自到你国，不知外方如何？一经天气晴朗，欲往邦外打猎一回。”公主信以为真，吩咐二十四个小兵，跟随驸马，出郊打猎。又说：“驸马，你改换了盔甲前去，以壮其威。”元帅暗暗心花大开，此言正中他机谋，即时换了盔甲，上马提刀，十二对小番，跟随左右，转出宫来。

一路出到荒郊野外，看见一座高山，岩岩高峻，狄爷问小番：“这座大山，是什么名？”小番禀道：“驸马爷！这座名为狮子山。”狄元帅说：“山上可有兽物否？”小番回说很多，只怕驸马爷收捕不完。又问道：“这边山林是什么所在？”小番说道：“是万花林。”又问道：“林内可有禽兽么？”小番说：“这是飞禽所聚，只怕驸马打捉不尽。”元帅又问：“前面粉壁是何方？”小番说：“这是卧虎岗，左边大路，是直通鸳鸯关的。”又问：“有多少路程？”小番说：“约有三四十里光景。”又问：“东边这壁厢是何名？”小番说：“名为落雁台，那一处，直通乌龙物青牛岭等处地方。”这狄元帅一心要做离笼鸟，所以搜问地方去路，先将路程记明白，然后放心打猎，慢表。

再言公主独坐宫内，细细思量丈夫，人材出众，上邦名将，招赘了哀家，足称心怀。暗想父母，生下我弟兄二人，单养成哀家，若然丈夫肯全白首相处，一心愿在我邦，或得生下三男二女，父母终身有靠。公主正在想说，只见宫娥走入禀上说：“国母娘娘，有些病恙，特来禀知。”公主听了说道：“母后娘娘有病，待哀家前去请安便了。”公主即忙抽身，吩咐宫娥道：“你等只在宫门伺候，若然驸马回来，只消叫他略坐片时。”说完，带了两个宫女，来到贤德宫。

见了母亲，恭朝已毕，开言问道：“不知母后娘娘，身体欠安，问候来迟，孩儿有罪，望母后宽恕。”番后说：“孩儿，我不罪你，且宽心坐下。”

恙(yàng, 音样)——病。

公主说：“多谢母后姑宽，但不知有何不奈烦，说与女儿听。”番后说道：“女儿，为娘昨日尚是平安，到了黄昏，身中寒而转热，今朝起来，喉干舌燥，此刻还是气闷不过的。”公主说：“想必母亲受了些风寒，待女儿见过父王，速招太医官来看治便了。”娘娘说：“孩儿，些须小病，不用看治了。”母女言言谈谈，慢表。

且说狄元帅回到宫中，问道：“公主那里去了？”宫女宫娥禀道：“只为母后娘娘有病，前去看问，尚未回来，请驸马少坐片时。”狄爷说：“好取茶过来。”宫女送上茶来，驸马饮过，想道：我已一心安排地步逃走，但今夜已来不及了，且到来日见机而逃，必须离了此地罢！且将公主丢开便了。停一会，公主已到，狄爷起位，夫妇一同坐下，公主开言说：“驸马，今日出郊打猎玩耍，可有兴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下官只道你邦，风景平常，那知景致，与我中原仿佛相象，各处游玩，更觉有兴，山川岩穴，各路飞禽走兽，十分过多，捕取不尽，多藏巢穴之内，今日一天玩耍不尽行，下官明日再去玩乐便了！”

公主道：“驸马呵！想你在中原，总与国家出力，日夜辛勤，劳心国政，如今在此，大小事情，你不干涉，自在安闲，逍遥快乐，岂不好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想来前时，我已追悔不及了。”公主说：“你悔恨着何事？”狄爷道：“悔却从前出仕，勤于国务，破败西辽，杀害番兵番将，多少生灵性命，遍地尸骸，满江红血，看来好生不忍，阴魂地府，岂不怨恨于我，还防罪过深重，早知今日在此，逍遥快乐，何必平西，立的汗马功劳，辛苦不堪也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你说什么话？若不是助宋平西，怎生得到这里来。”狄爷说：“公主之言有理。”又说：“公主，我早听公主说母后娘娘有疾，未知有不耐烦？下官也须前往请安才是。”公主说：“母后无非感冒些风寒，些须小恙，待妾与你转达便了。”

夫妇言谈一会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宫中排上夜宴，二人对饮，已将二鼓，公主收拾残馔，闭上宫门。原来狄青果然在此快乐，身心两地，心内好不愁烦忧虑，是夜所以多吃几杯，沉沉酒兴，说声：“公主夜深了，请睡罢！”此时彼此宽衣，同归罗帐，又是过了一霄。

次日起来，闲暇无事，这狄青此时立心逃走，立下脱身地步，急欲远走高飞，奈何人面兽、穿云箭二物不知公主藏在何处，时时意欲开口，与他讨取，又怕公主动疑不稳当，猜测出情由，未必逃走得成。此时虽在思思笑笑，满胸不悦，闷闷加增，公主在旁，把眼一瞧，问道：“驸马，妾见你日日开怀自得，今日为何满面愁容。妾想男子汉，须要常常宽泰，因何驸马，却似小孩子之见，忽然欢怀，忽然愁闷，到底你有何不悦在心？”

狄青听了，低头想了一会，开言叫一声：“公主呵！下官前时在本朝，解送征衣的时节，路逢真武帝君，赐赠两件法宝，曾有言语叮嘱，叫下官前当好好收拾，百灵百验，独有吩咐得一言，下官不好说的。”公主道：“夫妇之间，有话就说，为什么半吞半吐，含糊隐讳，非为丈夫也！”狄爷说：“若是讲出，犹恐公主动恼。”公主曰：“妾身决不恼的，你且说来罢。”狄爷说道：“那日帝君赠宝时，曾吩咐这两件法宝，如若入于他人之手，下官的罪过不轻；如若入于妇人之手，下官必有三年灾晦；想到其间，十分烦闷。”原来这公主，一则心爱丈夫；二来性直心粗，不想及到他原要逃走念头，当下听了他言，微微含笑说道：“谁人稀罕你这两件东西，为此两物，心烦太重，待哀家拿来送还你罢！”狄青说道：“公主呵！下官不要也不要

紧，并无别意，只恐违了上帝圣命，尤恐有获灾祸事的。”公主说道：“我要他也是没用，省得你有甚的小小病恙，也怨恨于我，不如交还你的好。”公主连忙把小箱开了，取出这两件法宝，交还丈夫。

狄爷此时，得回法宝交还，欢喜说道：“法宝啊！只为从前劳你，收了几员辽将，目下抛疎，一两月光景有余，乃是下官褻渎神物了，若得帝君神圣临凡，一并将二宝收回去了，好待下官，心无挂念才好。”公主听罢也笑着丈夫痴呆之言，此时早膳已到，双双共桌同餐。用膳完毕，公主立起抽身道：“驸马啊！昨日母后娘娘有病，今日未知安否？待妾去看看就来，你且少坐片时。”狄爷说道：“有烦公主与下官，代言请安才好。”公主答应晓得，即带了两个宫娥，辞了丈夫，往宫中请安去了。狄元帅此刻满心喜悦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不知以后逃脱如何？正是：

拆散鸳鸯从此日，分开连理是今朝。

第一九回 全大义一心归宋 怨无情千里追夫

诗曰：

君亲不负是英雄，骗走西行全孝忠。

公主情丝难割爱，追夫千里急匆匆。

当下狄元帅与公主，同用过早膳已毕，夫妇闲谈一会，公主想起母亲有病，此时别过丈夫，说声：“驸马，哀家去看看母亲病体如何？你且坐片时。”狄爷应诺，公主进内宫去了。狄元帅心中大喜说：“趁次机会要走了。”想起长叹一声说：“若然私自走了，犹恐公主追来，我也不怕她的武艺高强，只怕她的法宝厉害，必须要藏过她的为妙。此时又见众宫娥在此，便心生一计，便叫众宫娥：“我困倦身体，你且往外边去罢！待我打睡片时。”众宫娥领命去了。

狄爷即时闭上宫门，各处搜寻这八宝囊，直搜至第三只箱子内，仙法宝在这囊中了。想来今日拿了它去，就做了薄情义人，非为大丈夫，且把它收藏好，放在暗处，公主没有这件法宝，她就迫来本帅，不防有害了。即将八宝袋，收过一个暗处，急急忙忙心慌意乱，又将自己两件法宝，藏好怀中，性急匆匆，开开宫门，出房而去。宫娥问道：“驸马爷！因何不打睡？”狄爷说道：“身体欠安，欲思打睡，不能安稳，往外边玩一会就回转，若公主回房，说不在花园，只在近地玩耍去了。”宫娥说：“驸马爷，玩耍一回，须早些回宫才好。”狄爷说道：“如今路途已熟，不用你们了。”此时小番那知其意，大家即忙前来，说声：“驸马爷，今日出郊游猎，一人早些回来。”狄爷连忙上马提刀，穿戴盔甲，推开坐骑，一路出了宫来。恐防迟久，公主闻知，就走不成，所以狄爷一路出了城外，向前日出猎，小番指明往鸳鸯关的路途，奔走如飞。

一路心中不安，叹息道：“公主与我夫妇相处之际，甚是情浓，一片真情，一团和悦之意，今日不是我狄青薄情无义，将你抛弃了，但人生天地，为臣要尽忠；为子要尽孝，岂可轻轻投于单单招赘外邦，背君负母，贪图欢乐，不忠不孝，叫我有何面目，立于世上。今日本帅私自抛弃了公主，算来原是我狄青辜负了你，使你终日怨恨于我，也出于不得已，还望公主不要怨恨苦坏了才好，罢了！今日夫妻难到底，来生与你再相逢。”

顷刻间走了二十余里，再走一程，已是鸳鸯关了。狄爷想到，前面是鸳鸯关不知可有阻隔否？来到关下，大叫道：“关下人快些开关。”小番看见说道：“原来驸马爷，小番叩头。”狄爷说：“我一出关游玩，快些开关。”小番说：“请驸马爷少待，等小的告知主将才开关。”原来守关主将，名唤土麻其，此人是个粗心不细之辈，说：“他既在我邦为驸马，既要出关游玩，下官焉敢不遵。”吩咐小番，把关门大开，亲自出来迎接，说声：“驸马爷，卑职有失远迎，伏望恕罪。”连忙拱手。狄元帅说：“将军少礼，不来罪你，关外可有好玩的么？”土麻其说：“关外好玩的去处甚少，风火关外的地方，好耍的甚多。”狄爷说道：“我要往风火关外游玩。未知打从那一条大路去的远，有多少路途？”土麻其说：“驸马爷，这路途共有五十多里，走行得快的，才有玩耍的日子，地头弯曲甚多，你一人难以知路，待下官差两个小番，随驸马到风火关，不知驸马爷意下如何？”狄爷想来，不认得路途，尤恐公主追来，又怕走错了耽搁日子，又为不美，不如允了小番同行。就叫小番：“快些引路去罢！”土麻其即差小番两人，把关开了，亲自送出关去，

说：“驸马爷，前去玩耍片时，早些回来。”狄元帅应允说：“将军不必远送了，请回罢！”士麻其听罢，只得回关去了。

且说狄元帅，得小番引路，果然前面路途，十分弯曲，若不是小番指引，只怕要走差了，不觉走了十八里，狄爷这宝驹走得快，小番赶他不上，只得又要下马等他。狄爷想来，一路要等这小番，尤恐误了日子，不免问明前面路程，吩咐二人转回。一程飞马，走一个时辰，已到了二十余里，再走一回，前面是风火关了，狄元帅至关下通知，有守关番将名唤哈蛮知驸马叫关，想一回说道：“他关内有几多好玩处？今要出关玩耍，恐非实意，本官在此做个防闲，他若出关去，但有甚差处，岂非公主要归罪于我。”这位番官，倒有些深见，即悄悄传令，关门上了锁，然后又来迎接，说：“驸马爷鸳鸯关的地方还广，多好游玩的地方，也不少，何不在里面玩耍？”狄元帅说：“关内地方多已玩尽，所以要往关外走走。”哈蛮叫声：“驸马爷，你不知详细，风火关内外，俱没有甚风景，不必出关去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好胡言，鸳鸯关士麻其说风火关外十分好耍乐的，你因何阻挡于我，敢是把我看得甚轻么？还不快快开关，放我前去。”

哈蛮说：“驸马爷，但是鸳鸯关可出，风火关难开，驸马爷不要前去罢！”狄元帅问：“为何难开？”哈蛮说：“此关若是别人把守的，听由驸马爷出入；如今下官奉了狼主之命把守的，不敢轻易开放，请驸马爷转回便了！”狄爷听罢，心头着急，若是迟延耐久，难以脱身；如若再阻挡一回，公主追来，即逃走不成了。也罢！待我略略行凶用势，他或者害怕，然后肯放行，也未可知。想罢，即摆开金刀，金光灿烂，喝声：“哈总兵，你有多大前程？你今若不开关，人虽有情，刀不有情的。”

哈蛮见他如此光景，一发动了疑心。想他既要玩耍，因何顶盔贯甲的，手内提刀，一个人也不带，闻说不肯开关，竟是这样着忙，好生奇怪，一定有些蹊跷，莫非他思想逃走？未晓公主知也不知，狼主闻也未闻。若开关放了他，犹恐干系于下官了。主意已定，开言叫声：“驸马爷，莫要烦怒，不要怪着下官，你要出关，非为难事，只要有此凭证，下官就开关，送你过去。”狄爷说：“说你要怎样凭证，你且说来。”哈蛮说道：“或是狼主的旨，或是公主的令，一到小将即开关了。”狄元帅说道：“我是何人，你敢如此强阻么？”哈蛮说：“驸马之言差矣。下官既奉狼主之命，职司此关之主，不论何人，总要有凭证，然后开关出入。”狄爷越是心中着急，怒目圆睁，提起金刀，心想，罢了，待我杀了他，方能出得关去，平得西辽。欲想动手，又大声叫：“哈总兵，你的头颅，可是生得坚牢么？”哈蛮道：“小将的头，虽然生得不坚牢，总是驸马爷无证，小将就不敢开关门。驸马爷，且请回转罢！”狄元帅大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官儿，本官就要砍你的头下来，有何难处，只困万物皆贪生，并且与你同为一殿之臣，何忍伤你性命？你若再违拗，不肯开关放行，叫你命难保。”

哈蛮正欲开言，只听得远远娇娇的声音，叫声：“狄青慢些走，哀家来也！”狄爷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只见远远公主赶来。说：“不好。”忙忙纵马，向关左斜路而行。狄元帅困见妻子追来，羞颜见她，因此急急逃走。哈蛮一见，发声冷笑说道：“下官持定主意，不肯开关放他，果然迟一刻，公主就赶来，原是逃走的，下官见识却也无差。”此时番将大悦，自夸其能，

即开关上前，跪接公主娘娘。公主吩咐道：“你快将关加上锁罢！若驸马爷出去了，是你的罪。”哈蛮诺诺连声。此时公主怒气满胸，着令女兵，紧紧同追。狄爷这现月龙驹，原是好马，公主的赛麒麟，也是宝驹，走的也快；况且元帅人生路不熟，是弯转十分不便，怎经得公主一路赶来的，逼迫这狄元帅，走得浑身冷汗。正所谓：

追夫千里缘情寡，骗妇一心报国深。

第二回 狄元帅骗关逃国 八宝女感义从夫

诗曰：

一月夫妻不忍分，为存忠孝只离群。

英雄原来心头念，贤女从夫成就仁。

话说狄元帅要骗出风火关，有守关将猜出狄元帅逃走，不肯放他，正在争论之际，却被公主知了，一路追来。元帅心中着急，又觉惭愧，不分前途有路没有，推开坐骑而走。若论公主焉能知他逃走，故此一路赶来。原来是因她母后病体好些，谈讲几句话后，即时回宫。有宫娥禀道：“驸马爷说，身子不安，任外玩耍去了。”这句话，公主也不介怀，忽见桌子上不见了人面兽、穿云箭，此时公主细细搜查，又见她的箱子金锁开了。此时狄元帅心急走路，匆忙间了忘记上金锁，所以公主开箱一看，件件多已在此，单单不见了八宝袋，满心大怒，方知丈夫脱身而去。此时恨声不绝，不及告知父王，取过金枪马匹，带了女兵一路急急追来，到了鸳鸯关方知他出风火关去了。此时并不是公主前来捉拿丈夫，只因恨他没一些夫妻情分，要回个抛弃她的情由，并要讨回八宝袋，所以一路紧紧追来，远望见狄青，急急地赶来。

狄元帅料想：逃走不成了，只得回马抡刀，叫声：“公主，下官出外玩耍，你赶来何事？”公主喝声：“你休来哄我，平日之间，说生长中原，今已在外国招亲了，这段姻缘，真非是偶然，不是今生所定，正是五百年结下来的；今朝既然结为夫妇，不回中原，做官勤于国务，日夜劳心，在着你那逍遥快乐，件件满足，今生再不想回去了，是你常常所说，哀家信了你的真情，岂知一片的巧语能言，竟被你瞒得我颠颠倒倒，到底你抛弃了哀家，有何原故？”狄元帅说：“公主啊，这原是你下官身负重罪，负了你一片真情，望求海量宽恕。”公主喝声：“匹夫，你原是一个奸滑心肠之徒，世间薄情薄幸之汉，是你为首。平常夫妇三分情义，竟把哀家抛弃。到底你有什么不足之意，快些实说。”狄元帅说：“公主下官多承恩爱了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因何弃我而行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啊，事到其间，下官不得不直说了。我是生在中原之地，祖公世代，扶助宋室江山，几代相传，忠良自许。家门不幸，单生下官一人，自小立定主意，一点丹心报国。前日投降与你国，非我所愿，勉强与你成亲了，乃一时之权变。身虽在此，心在中原。”

公主说：“既然你一心归宋，何不早早说明，口是心非，岂大丈夫之所为？”狄元帅听了，说：“公主，下官从前原是不肯投顺的，多是你父王不好，苦苦逼我成亲，下官正是事到其间，无奈何，勉强允成了，不过权为于你作伴。”公主听丈夫之言，潸然下泪，咬牙切齿，恨声不绝地骂道：“你真一个无情薄幸之人，全不念于你成亲一月，恩情多少，全不念我腹内的骨肉，全不念哀家待你情重如山。当初只道你是真情重义男子汉，岂知你是不情不义的蠢汉。今日与你一月夫妻，抛弃我，弄得我清不清，白不白，哀家须是番邦之女，决不肯再抱琵琶的。今日你既一心归宋弃我，料也难留于你，总是青灯烛对，乃我命所招。”

公主此时，说到伤心处，泪如雨落，湿透衣襟，早有女兵抬起枪，递上公主。狄元帅见此光景，心下好生不安，想起她奉侍之恩情，果然今日骗走，辜负了她，也是残忍，不觉忍不住下泪一行，马上打拱，说：“公主呵，这原是你下官之罪，我劝你休得伤怀。”那公主叹道：“哀家一心真诚待你，你却无半点夫妻之情，好不恨煞人也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，下官若未与你成亲，

也不多讲，今既为夫妇，彼此多存夫妻之情了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若念夫妇之情，也不该弃我归宋，你一片虚情鬼话，来哄骗与我。”元帅叫声：“公主啊，并不是下官虚言哄你，望你万不可伤心苦坏了，下官与你一个商量。”公主说道：“怎样讲？你且说来。”公主吩咐女兵退后些。

狄元帅把刀按鞍轿上，把马催上一步，马头对马头，人面对人面，叫声：“公主呵！这不是下官没意于你，辜负了一月夫妻，万种之情，只因下官奉旨平西，还未成功，反投你国投亲，岂非不忠不幸？在此贪图欢乐，母禁天牢，又惊又苦，岂非不忠不孝？不仁不义，何以为人？今日公主不放下官出关，我愿在公主马头，请以一死，以谢公主前日看待恩情便了。”公主含泪说：“若放你出关便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公主你若放我出关，待下官与众将，去平服得西辽，取得珍珠旗回国，将功赎罪矣！天子最是英明，岂不放还我娘亲，离却天牢之罪，是忠孝两全了，免得臭名遗后，足见恩妻大德了；如若下官征西回来，此事国务已完，母子已安，那时为宫不为，自得其便，回来白发相处的。”

公主听言，禁不住两目滔滔下泪说道：“此言若是你早早来商酌，自然与你好好调停，因何虚言哄我，私自奔逃，全不念夫妻之情，今日多少真言，还算不算。你要出关，休得妄想，如若再多言，刀枪上与你是情分。”说罢把梨花枪，略略一摆。狄元帅金刀轻轻架开，说声：“公主呵，你平日为人最是有情的，何为下官，今日好好良言，哀告于你，因甚种种不依，望公主大发慈悲，速速回兵，容我起行，如若执意不从，休得怪我刀枪相向，惟恐有伤公主。”

正欲开言，忽听空中有人，乃是飞山虎也，连驾席云帕赶来，元帅此时被阻，他听得明明白白。这刘庆也是不法之徒，遂大喝一声：“贱妖！”一棍打将过来。公主慌忙闪开棍尖，早已稍中，公主觉疼痛，提枪直刺刘庆，刘庆飞奔空中，还是大骂。狄元帅大喝一声：“莽夫不该如此无礼！”飞山虎道：“元帅，这样无情无义之人，要她何用？既然与你为夫妇，理该前往帮助平西才是，因何苦苦牵留你，不愿放行，无非贪图风月开怀，不怕旁人说短长，这样东西希罕她什么，就将她一棍打死，有何妨碍？”元帅大喝一声；“匹夫休得乱说，你快快下来赔礼罢！”刘庆说：“要我赔罪，今生休想。”说完，仍驾云逃走了。

此时公主听了刘庆之言，倒也醒悟了。想来此人说话倒也不差，哀家不放丈夫去平西，旁人个个说我不贤，贪图风月罢了。我今且自由他罢了。便把蛾眉一捉，开言说：“驸马啊，此将何人？因何在空中，驾在云雾中，莫不是有仙术的异人么？”元帅说：“公主呵，此是姓刘名庆，为人粗莽，曾授得异人，传授席云之法，来去如飞。”公主说：“好一条汉子。”元帅又说：“公主你如今莫要留我，待下官前往征西，得西辽成了大功，好再来娶你，人人赞美你贤德，宋天子定然钦褒你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妾也不想这些好处，总是自怨红颜薄命，父王作主，把你招赘，又被庐山圣母，前说与你夙世姻缘，如今正在成亲一月，指望与你连理和谐，相依白首，岂知你一心归宋，可怜今日此地分离，仙母之言，莫不是一月夫妻的姻缘么？好似棒打鸳鸯，各飞一处，今日料想后会难期了，只可惜我腹中根苗骨肉，后来不知是男是女，没有爹爹称叫的，好与我苦命亲娘，相伴寂寞。”此时公主说到伤心无限之处，止不住的秋波珠泪千行，苦痛不堪。

元帅摇手说：“公主呵，你且免愁，心放怀抱，下官虽然一介武夫，也

恰知你一片心情，况且公主为人，情意两全，何人可及，下官岂可将你抛弃？但愿我早建得功，既建功劳，罪也消了，似云复吹开，磨明古镜，仍旧来与你相会，断然不做薄情之徒；况且你腹中只有了香烟之种，下官岂能舍却明珠，抛在半途。公主呵！下官只是一言是实，如今即要与你分别了。”此时公主难舍得丈夫，致分离流泪，叫一声：“驸马呵！你今前往西辽，只恐兵微将寡，待妾助你几员番兵番将，若然粮饷不敷，须带足前往，你意下如何？但愿你马到成功。”说罢，又令番女前往，各关通知，休得阻挡，待驸马爷出关，休得迟延。狄元帅感激相对，不知夫妇分手如何？下回便知端的，正是：

割断情丝劳国务，分离恩爱救萱亲。

第二一回 出风火夫妻分别 离单单五虎征西

诗曰：

风火关前夫妻禹，鸳鸯拆散在今时。

平西救他心头恋，连理分开不缓迟。

当下狄元帅得公主醒悟，为忠为孝之言，情愿放行，又说他兵微将寡，要添兵助粮之说。元帅听了，满心大悦：“公主呵，此言足见你一月夫妻心迹了，但你回去，不要为着别离心中烦恼，切须开怀，下官此言，切要紧记莫忘，但我粮草丰足，人马多扎顿在白杨山等候。公主不必费心，你且请回，下官去也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且住，你还有两件法宝在我处。”元帅说：“现在藏在身边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要的八宝囊之物，你不会用，带去也无益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呵，就是下官用得，也不能私取你的，但此宝在宫中床头之上，你可取回收拾，暂且请回，下官就此告别了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呵，你且慢去，妾身还有一言相告。”

此时公主风目忍不住地珠泪沾襟，一声说：“驸马呵，则须你是英雄无敌，须知西辽兵将强勇，他国有一个天空将军，名为黑利，国王的公主飞龙与他为配。这员番将，名声远震，你此去须要谨慎提防才好。”说完，心如刀割，肝肠欲断，粉面流泪，不胜凄楚，依依不忍分离。元帅见妻如此，好生不忍，说：“公主呵，今朝暂分离，后会有日，何必如此心烦，切记下官前告之言。”

夫妻正在十分难舍之际，飞山虎又在空中，叫声：“元帅，她不放你出关，小将又要棍打下来了。”元帅大喝一声：“匹夫不得无礼，你还不走么？本帅就此出关罢，公主你且请回，下官去了。”此时少年夫妻，分离之际，公主好生凄惨，看看丈夫悲切，痛苦难言。元帅虽然称是虎将，见她如此，不忍分离，虎目中暗暗地垂泪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硬着性子，叫声：“公主且免愁烦，请回便了，下官去了。”推开坐骑，哈蛮番将，得公主吩咐，早已关门大开。哈蛮恭迎，将驸马爷送出关外。

此时出了风火光，又到吉林关，巴总兵因有公主的令，在先不敢拦阻，遂大开关，送驸马爷起程。是日又到了前三关，是五将把守，此时就在石亭关会齐五将。众将一见，元帅大悦，早有飞山虎，知元帅出了关，先往白杨山通知孟定国前来相会。有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这个向导官，原是小将做罢！”元帅喝声：“匹夫，用你不着。”孟定国上前说：“元帅这向导官，待小将做罢！”元帅说：“你既愿为向导官，要小心认明路程，若走错了，即按军法，决不姑宽。”孟定国说声：“得令！”传焦廷贵押送粮草。此时元帅略略开怀，又令四虎将兵，分开队伍，祭过大纛旗，三声炮响，杀气腾腾，一路起程，出了三关而去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八宝公主，看见丈夫出关去了，好不凄惨，长叹一声，一路回转。可惜一个青春虎将，谁能够及得他，列列威威正气慨，只望于他同偕白首，岂料成亲一月，就要分离，今朝一别，未卜何时再会？又不知他心地如何，虽然声声许我，平西之后，仍就回来，犹恐未必心口相对，如若不来，哀家有个意，他若在大宋为官，如我抛弃于此，定要奏于父王，兴兵杀上汴京与他理论便了！但这刘庆他看得哀家，如同草芥一般，辱骂我几声，又敢把哀

纛（dào，音道）——古时军中的大旗。

家打了一棍，此恨焉能得消，罢了！如今且由他，日后有甚机会，终须要雪此恨的。

此时一程回朝，直进官中，将丈夫逃去情由，说与父王母后。狼主一闻此说大恼，怒气喘喘，说声：“狄青呵，你的罪大如天，孤家尽行不究，把你招赘，原不亏负你的，岂知你一心逃走归宋，把孤家年少女儿抛却了，误她终身，情理难容，你这小狗才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且免愁烦，骂也无益，他说奉旨征西，走错国度，罪已难免，目下亲娘禁囚天牢，若是在我邦贪了快乐，背君齐母，是为不忠不孝，难以为人，故此女儿，且由他去了，但愿平服得西辽，待他回归大宋去罢！”狼主听罢，已是叹恨，番后也是不乐。

此时公主辞过父王母后，白转宫中，怀念丈夫，放心不下，在床顶上取出八宝袋，收拾放好，御园中夜夜烧香，拜求天地神明，庇佑丈夫，早早服得西辽奏凯而还。

按下不题公主怀抱伤心，且说五虎大兵，以孟定国为向导先锋，一路出了单单，望西北大路进发。狄元帅犹恐扰掠百姓，所以一路出榜安民，毫无侵犯，百姓安宁，此乃狄元帅一点爱民之心。此时大军，一连行走二十余天，阴雨三天，停顿人马不走，约有一月光景。

却说孟定国为开路先锋，这一天有手下军兵报道：“启上将军爷，今有我邦天使张大人，奉旨前往单单国，诏取元帅，因在火叉岗，误走西北，到了西辽国，方知错走路程，如今转来，闻知元帅大兵已到此，故请元帅接旨。”孟将军说：“有这等事。”连忙飞马来至大营，将此事禀明。元帅听得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既在火叉岗走差路途，今有天使作为证凭搭附，奏明天子，本帅十分大罪，可减三分。”传齐众将，迎接圣旨。

跪听宣谕毕，元帅谢过君恩，起来与钦差见礼，说声：“张大人，下官从前不细心，走差国度，既已有罪，单单招亲，罪重如山。如今原要去征西，不想圣旨到临，与大人在此相逢，多多有劳了。”张瑞说声：“狄王亲，不要说起，下官行走到了火叉岗，即动问土人，指引明白路程，他说要到单单国，须打从东北上走，岂知一路错到了西番。下官想来方知错走，所以往西北而行，历尽风霜劳苦，方知不是单单，正在转回烦恼，幸得此处列位相逢。”元帅道：“原来大人也在火叉岗走错了路程，下官若得班师回朝，必须立一石碑，省得行人走错路程。”张瑞说：“狄大人言之有理。”

元帅说：“张大人，下官还有一句不知进退之言，欲烦劳大人之力，未知可否？”张瑞说：“狄大人有何吩咐？下官无有不依，请教何事？”元帅说：“下官罪重如山，已蒙圣上恩宽，仍命前往征服西辽，将功抵罪，但今不能回达天颜，意欲修本一道，劳烦大人还朝，上呈御览，以表下官心迹，不知可否？”张大人微笑说道：“这有何妨，你且修来。”元帅听了，令取过文房四宝，修了本章一道，转交张大人。此时张爷接了取藏，登时告别起身。狄元帅与众将，一路相送出营，还朝去了，此话休题。

再说狄元帅送出钦差，一路起程，催动大兵，出了火叉岗。此地原是大宋边疆，一连大兵行走了十余无，此地方渐渐人稀地广，尽是沙漠程途，就是番邦地面了。此地是山高岭峻烟疏地，虎聚狼生草满芳。此时又行走几天，已近西辽头座关城。

原来西辽国番王，举兵杀到中原，要夺大宋江山，势如破竹，直抵雄关，幸得杨宗保把守坚牢；后来又被狄元帅率同四将，杀得西辽将兵片甲不回，反夺去三关外一带地方。所以西辽王把狄元帅恨如切齿，一心要夺中原，誓

不干休，况且他又要拿住狄青，消了胸中之恨。只因目下未有大将提兵，所以番王日夜忧怀。番王又有一女，名唤飞龙，生得容貌如花，招一驸马名黑利，实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官封天宝将军。番王意欲差他提兵侵宋，到底忌着狄青，倘与赞天王等有甚差池，岂非误了女儿的终身，因此略略罢却此念，所以大宋兵戈略息。直至如今，另择能征惯战英雄，装束锐兵，待等粮草丰足，然后发兵往取中原。岂知今日五虎兴兵，先来征伐，正是：

方欲兴兵侵上国，先来五将发偏邦。

第二二回 景花沙献关投降 宋将军斩将立功

诗曰：

五虎英雄失国军，旗幡招展似天神。

背君辽将知难敌，投顺中原免戮身。

却说西辽国第一座关，名唤七星关，守关主将，名景花沙，武艺不算高强。这一天正坐关中无事，忽有小番来报：“启上将军爷，今日有大宋这五虎将，统领雄兵前来，征伐我邦，请令定夺。”景花沙听了大惊说：“有这等事，离关有多少路程？”报子禀说：“只有百里之遥了。”便说再去打探。

当下景花沙听报，呆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邦狼主，好心生妄想，要事启大宋江山，奈何夺不动中原，反自损兵折将，耗费钱粮，到了今日宋主却不肯干休，前来征伐，差五虎将督兵赶到。我想本邦有名的英雄上将，赞天王、子牙猜、大孟洋、小孟洋、薛德礼五将，有万人不敌之威，尚且死于狄青之手，俺景花沙，莫想出敌取胜，必定被他伤害了。俺今何苦白白送命，不如献关投降，免得满城百姓受尽灾殃，有何不可。”主意已定，即请传令众番兵，大开七星关，恭迎元帅入城。

狄元帅此日到了关下，见此光景，还是心中疑惑，说：“这番将有何计较？”忙传令捆绑了他。五虎大兵一同进关，查点内外，无什么奸细，元帅方才放心，登时放定安营，放了景花沙，然后问道：“景将军，你邦有几座关城，能征惯战之将，还有多少？”景花沙说：“启上元帅，小邦除了这七星关还有乌鸦关、白鹤关、黄花关、碧霞关四座关头，过了八百余里，就是和平城，是狼主的宫院了。四关主将虽然英勇，能征惯战，焉能及得元帅众虎将的英雄？大兵一到，自然成功。”元帅说：“你邦辽国狼主，有珍珠烈火旗一面，是辽国之宝，可是真么？”景花沙说：“元帅，果然有的。”元帅说道：“景将军，本帅奉旨前来，征伐你邦，你帮助一臂之力，成功之日，另行升赏。”景花沙说：“元帅我愿效一犬马之劳。”是夜元帅吩咐，大排筵宴，犒赏众军各将士。

次日元帅传令，养马三日，再行前进，又行文书飞送与番邦，叫他早早献出珍珠旗纳降，保全一国君臣。若再倔强不醒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。即投文书一角去了不表。

且说乌鸦关主将，名唤亚从善，一听此报，心中大怒，接得元帅文书，犹如火上添油，说声：“可恼可恼！我想这狄青，乃是奉了宋王之命来征伐的，俺也不怪，只可恨这花沙狗乌龟，不想食了西辽俸禄，竟自献关投降，这狗强盗，令人可恼，俺家死也与宋将见个雌雄。”就将文书留下，打点明日交锋。原来这员番将，是个性情急烈之人，那里等得三天两日，到了来朝就要出关厮杀，立刻传齐关内千百把官员，点起二万小番，于是日饱餐战饭，众将兵盔甲鲜明，刀枪锐利，要先拿了景花沙，然后与宋将交锋，须要同心协力，不得有违。众将兵一声得令！此时即要进兵，亚从善顶盔贯甲，带领三军发炮起行，一路到了七星关，点名要景花沙出马。

有小军飞报入关，元帅闻报，说声：“景总兵，今有乌鸦关主将亚从善，点你之名讨战，你可出马，或待本帅另点别人。”景花沙想：小将若不出去会他，只道惧怯了。元帅明知其意，便说：“来，在元帅跟前，不能说抵敌不过，可将好话劝他投降，勿与交锋为是。”

景花沙应诺，领兵三千，披挂上马，提刀杀出关来至阵前，说声：“亚

将军，下官在此，不知你有何话？”亚从善喝道：“景花沙，你这匹夫，身为西辽国之臣，食了狼主的俸禄，不思报效国恩，今日献关投降南蛮，俺今容你不得，待来取你性命。”景花沙全无怒色，笑道：“这是狼主从前却无主见，妄想胡思，侵扰中原，要占夺宋室江山，赞天王等如此英雄五将，一同为刀下之鬼。我邦众将，多杀不过南朝五虎，今日大兵到来征伐，料想我邦无人抵敌，莫若早早献关为上，算来不是下官差处。”亚从善听了大喝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，做了一个男子汉，如何讲出这些话来，亏你羞也不羞。”景花沙道：“亚将军你休来怪我，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若不献关投降，性命难保。”

此时亚从善听了大怒，骂声：“这狗党，贪生怕死，非为好汉，俺今日来取你性命！”提起大刀就砍来。景花沙大刀架开，亚从善左一刀左架，右一刀右架，一连架过三刀。说一声：“亚从善，并非下官怕你，但是念着同朝一殿之臣，故此让你三刀。”亚从善喝声：“你今投顺南蛮，与你不是同朝之臣了。”又是一刀，景花沙闪过，回手大刀也砍去。二将交锋，杀了二十回合，景花沙招架不住，兜转马头，大败而逃。亚从善追赶不上，只得住马说：“罢了，饶你多活一天。”遂收兵回关，怒气不息不表。

且说景花沙败回关中，见了元帅，满面羞惭。元帅安慰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将军不必心烦，且待来日，本帅另点罢！”到次日又报上元帅，乌鸦关番将仍要景将军出马。元帅说：“景将军，你却敌他不过，不必出阵，待本帅另点别人前往便了。”景花沙应诺，此时元帅拈令一枝，说声：“张将军听令，你带领五千人马出关迎敌，须要小心。”张忠说声：“得令。”上马提刀，炮响开关，一马当先，冲到阵前，各通名姓。张忠大刀当头就砍，番将急架相迎，杀了三十余合，亚从善抵挡不住，被张忠架开刀，起手一刀，劈为两段，跌于马下。张忠哈哈大笑说：“这样东西，也来混帐。”大喝：“众番兵你们要性命的，快快献关投降，如若不然，多做无头之鬼，悔之晚矣！”番兵齐声愿降，请将军爷进关。张忠大喜，即差人报知元帅。

元帅满心大喜，传令众军将大兵，前往进关，留下精兵五千，着令孟定国，把守七星关。元帅进了乌鸦关，查点仓库，出榜安民，埋葬沙场尸首，记了张忠的头功。元帅说：“本帅只道西辽兵强将勇，岂知两关都是无能之将，一关投降，一关攻破。只愿前关多是照应，番王那有不投顺之理。”

不表元帅之言，再说白鹤关守将，名唤酥而岱，一闻连失二关，心中大惊说：“有多大本领，来寻我邦。待本总前往，与他见个高低罢！”次日正兵出关，忽有来营文书投到，忙拿来拆开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宋好糊涂也！这珍珠旗，乃是我邦狼主传国之宝，非同小可宝贝，因何要我邦贡献起来，在你中国之主，好象小孩童一般，劳役兵将，耗费军粮。也罢，待本总一面写本入朝，奏知狼主，一面与他交锋。”连忙具表差人去了，又飞文前往，达知碧霞关段威，要他亲领兵马到来助战，杀退宋兵。

这天，领了手下武官千百把总，又点兵一万，一直来至乌鸦关，离关十里，放炮安营，又令小番，投递战书，约定来日交锋。

到次日，两边用了战饭，酥而岱领兵讨战，元帅闻投报说：“景将军，本帅奉旨前来，征伐你邦，因思万物贪图性命，不忍即行征伐，为此先行晓谕，着令年年进贡，献出珍珠旗，本帅即可收兵还朝，岂知白鹤关主将，如

此倔强，反来抗拒。不知此人本领如何，谅必你知。”景花沙说：“启上元帅，这酥而岱本领须有，看来及不得元帅列位英雄，若与交锋，彼必有伤，但他与小将，平日间相交，情密如兄似弟，倘他被伤，小将于心不忍，莫若侍小将出马，以好言劝他投降，元帅免动刀兵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如若他不允降顺，再行征伐，元帅意下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且领兵一千出关，答话便了。”此时景花沙，说声：“得令。”即时上马捉刀，一千精兵随后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跑出，欠身打拱，说声：“酥将军，小将在此。”

不知后来景花沙劝得他投降如何。正是：

投降将军重劝降，破关如将复守关。

第二三回 景花沙战死白鹤关 李将军大败酥而岱

诗曰：

背君降敌景花沙，投顺献关免捉拿。

岂料阵场仍丧命，不如全节死邦家。

却说降将景花沙，奉了元帅之令，出关来劝这酥而岱。此时彼此相会，酥而岱道：“景花沙，你已经投降了宋朝，出来见俺何事？”景花沙说：“酥将军，下官奉了元帅将令，特来告禀一言。”酥而岱听罢大怒，喝一声：“你这狗才，贪生怕死，献关投降敌人，不忠于狼主，敢来劝本总么？”此刻景花沙复开言说：“酥将军，你请息怒，听下官告禀一言，我邦狼主，贪心谋占宋朝社稷，几次发兵遣将，大兴人马，已经三载，事又不成，反招其祸。”酥而岱怒道：“招什么祸来？”景花沙说：“我狼主贪心侵宋，如今宋王却不肯干休，今日差五虎将，前来征伐。况我国兵微将寡，焉能与五虎对敌？并非下官要做不忠，犹恐不能对敌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打破关来，百姓俱遭荼毒，凡英明之士，须要见机而行。将军何必动怒，只因我两人是多年好友，故此直言相告。我劝你，今日不必与宋交锋，投顺天朝，免得自送一命，岂不为美？这乃大丈夫，审机而行。”

酥而岱听罢，气冲霄汉，怒目圆睁，大喝道：“休得放屁，谁人听你不忠之言。”举起宣花斧，当头就砍。景花沙就把铜刀架住说：“酥而岱，休得一偏之见，我与你是个同朝厚友，所以劝你投降，免你一命被伤，于心不安，愿将军听我劝言。”酥而岱喝声：“没良心的匹夫，古言：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你今日食了狼主俸禄，当与狼主出力分忧，若国家太平无事，吃了太平俸禄，做了太平官，安居快乐，自在逍遥，好不享受。到了今朝，国家叛乱之秋，临城战敌之日，贪生背主，投敌献关，真亏得你尚有面目前来，劝我投降，你这忘恩负国之徒，臭名千载，今日痴心妄想，要我投降，万万不能。”说罢又是一斧刀砍来。

景花沙料他不肯投顺，回手一刀架开，二将一来一往，战杀起来。有二十余合，景花沙架隔不住，被酥而岱一斧砍为两段。早有败兵奔进关中，报知元帅。这景花沙，乃是新投番将，今日阵亡，元帅到底不介怀。

不一回，又报酥而岱讨战，请令定夺。元帅闻知，令李义带三千精兵，与酥而岱对敌，须要小心。李将军，英气勃勃，上了花斑马，手提丈八蛇矛，飞马出关，跑到阵前，不通姓名，提枪便刺。二将在沙场内杀起来，正是龙争虎斗，难解难分，一连冲锋八十余合，酥而岱抵挡不住，大败而逃，走到关下，过了吊桥，闭城不出。李义追赶不上，得胜回关缴令。

自此宋将天天讨战，日日杀败番兵，死者甚多。酥而岱心中着急，前已有书往碧霞关求救，此日段威亲自领兵前来助战，又不能取胜，只得挂出免战牌，文书急告狼主。

是日番王闻报，忙问道：“众卿家，宋朝五虎将，如此猖狂，怎生打算才好？”此时西辽众臣，闻五将之名，不独众文臣害怕，就是朝中武将，也是呆呆不语。有左班首相乌登上相，俯伏：“启奏狼主，臣思我邦有名上将，盖世英雄，尚且如此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何人强于其敌数，前者赞天王五将，乃我邦有名上将，盖世英雄，尚然如此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何人强于彼者？依

臣愚见，伏惟差遣驸马，提兵前往，或者成功。一面有往红泥城调取扳天将军星星罗海，前往大战，宋朝将兵，由他如龙似虎，也须大败而退。”番王听奏，无可奈何，传令驸马上殿。

不一时，天宝将军黑利，已到殿前，俯伏金阶，说声：“狼主，不知宣召臣儿，有何吩咐？”番王说：“王儿呵，只因大宋差来五虎将，占取七星关、乌鸦关，他兵强将勇，幸得白鹤关把守坚牢，免战高挂，十分危急，奈何国无良将，与孤分忧，今欲差王儿提兵前往，如若退得南邦五虎，方能保全邦国。”黑利听了，说：“臣儿领旨。”转身又说：“狼主呵，非臣夸口，妄出狂言，由他五虎成名远振，俱不在臣儿心中，须要杀他片甲不回，前来缴旨，君臣共享太平，方显臣儿手段，狼主龙心，且自开怀。”狼主听罢大悦，即忙传旨，发兵十万，有功之日，厚加官爵，以报驸马功劳。黑利领旨，番王退朝回宫去了。

再说一班武将、文武退朝谈议，多道：“宋邦五虎将，非同小可，杀得我邦人马，七零八落，如今又起大队人马，前来征伐，我国全无勇将，就是天宝将军黑利，虽是英雄，竟不知杀得过南邦五虎否？如今祸福未分。”又一人说道：“赞天王、子牙猜，尚然死于狄青之手，岂但这驸马，狼主须差他前往，也不中用的。”又有说道：“不妨，如今狼主差人前往红泥城调取星星罗海，到来助战退敌，一定无妨。”又有人说：“杀退得大宋人马，保全我国，是君臣之幸也！”又有说道：“此事皆因狼主差见的，如何妄想，夺取中原，反自损兵折将。前音下乐于丞相，曾有言一谏，但这狼主念头一开，那里肯听了众将之言，大兴人马，岂知持勇逞能，多说带领一旅之师，宋朝江山可得。此时狼主好不兴头，听了众将之言，大兴人马，岂知阵阵解兵消，发兵已将四载，反弄得国饷空虚，将兵遭劫，看来宋主必然深恨，如今急来五将，如此猖狂，倒怕把西辽社稷让他了。”

不表众官之言。再说黑利驸马，回归府内，说与飞龙公主知道，说声：“公主，可恨这南蛮狄青兴兵到来，占去了七星、乌鸦两关，白鹤关守将无能，几次交锋，杀他不退，总守关城，前来取救，急得狼主无计可施。”公主听罢说：“驸马呵，敢是父王要你提兵前去么？未知驸马肯去否？”黑利听了，哈哈大笑：“公主你又来了，我与你夫妻相亲，已有数载，难道你不知下官的心肠么？国家有事，为臣理当勇力向前，岂能有畏死贪生，不与君王分忧之理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虽然你一片赤胆忠心，帮助我父王退敌，哀家见你万分情重，犹怯着五虎将，况五虎名声素重，只忧杀他不过，临阵切须小心才是。”黑利说：“公主不必挂怀，下官此去了，就马到成功，早早班师复旨。”公主说：“但不知驸马何日动身？”黑利说：“公主呵，边关急危，难以缓迟，来日黎明，就要起兵了。”公主道：“既然驸马明日起程，哀家理当饯别。”黑利说：“公主不必费心。”公主说：“理当如此。”连忙吩咐宫娥，排上筵宴，夫妻双双对酌，交酢劝酬，公主有许多叮嘱之言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来日，去军部挑选兵十万，在于教场，候驸马起兵，预备粮草。此时西辽国内，并不是没有武将，番将困何如此着急？只为赞天王五虎，实是他国头等英雄上将，也被狄青伤了，其余二等三等，料想杀他不过，所以番主这等着急，众文武彼此惊惶惧怯。此时十万番兵，在教场伺候，天宝将军辞别公主，一路往教场点齐队伍，进入金殿，拜辞狼主，祭过大旗，放炮起程。后队解粮官，且呼明领一万人马，又送粮草。文武各官，纷纷齐送驸马。

此日黑利出了和平城，十万精兵，一路威威武武，催赶程途。一路行走七八日，方才到碧霞关，段成恭迎驸马，也不阻挡，出了碧霞关连走三天，黄花关了；再行走二日，方是白鹤关。酥而岱闻报，与众将迎接进关，安顿了十万大兵。是日酥总兵，大排筵宴，款待驸马爷，黑利问起交兵事情若何？酥而岱说：“驸马爷，下官无能，不能抵敌，只得挂出免战牌。”黑利听了吩咐：收去免战牌，即忙修书信一封，差人送去乌鹊关狄元帅处。元帅看过，即批回来人去了，说道：“众位将军，前日景花沙曾经说过，他国有一天宝将军，名唤黑利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如今领兵前来，找兄弟须要小心才是。”众将一齐答应不表。又说来日有军士前来报说：“番将黑利讨战。”元帅听了说：“再去打听。”

不知元帅着何人出敌，胜败如何。正是：

兵家胜败真常事，卷甲重来未可知。

第二四回 白鹤关黑利逞威 沙场地狄青破敌

诗曰：

由尔辽军烈烈烘，天朝五虎猛如龙。

失机兵败关城失，赫赫威名总是空。

当下狄元帅闻报番将黑利，关前讨战，即令刘庆带领三千健卒出敌。飞山虎奉令冲出关，来到阵中，大喝一声：“狗番奴，我乃飞山虎刘庆，奉元帅之令，特来拿你，快些送首级过来！”黑利大怒，喝声：“你不是我家对手，快唤狄青出来受死！”刘庆听罢大怒，举斧当头就砍，黑利就把长枪架开。那飞山虎，虽然英雄，岂是黑利对手，杀到三十合，抵挡不住，大败逃走入关。黑利见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南蛮不知怎样凶狠，原来不中用的。”遂大喝：“关上南蛮听着，可有本领高强者出来，与俺见个高低，如照样的，休来混帐。”正在耀武扬威，元帅闻报，又令张忠出关对敌。不上两个时辰，战不上六十回，张忠大败，回马就奔。黑利拍马追来，几乎冲进关中，众军阻挡不住，幸得李义前来拦阻，杀退黑利，旋即收兵回营。

自此一连数日交锋，番将黑利果是英雄无故，四虎人人杀败，元帅十分忧闷，说道：“这黑利，果然本事高强，本帅亲自出马，与他见个高低便了！”旁边闪出飞山虎，说声：“元帅，不必亲自出马，待小将今夜驾起祥云，悄悄探到番营，刺死这黑利，何等不美？”元帅说声：“刘将军不必如此，凡为大将者，须要在临时堂堂正大见个高低，如若你去行刺，纵然侥幸成功，还不算真本事，岂是英雄大将所为？”若论为人，各有一个性格，从前狄青与南清宫狄太后姑侄初相会之时，狄太后就要降旨，把狄青封官赐爵。若此别人快活不过，岂知他反推辞不要，说男子汉，大丈夫，苦要为官，总要自己手头打下来的，若倚了姑娘之势，自己为官受俸，有什么稀奇？所以比武，劈死王天化，几乎性命不保，反反复复，吃了几次苦楚，多是命内所招。如今飞山虎要去刺杀黑利，他说不是上阵明枪明刀，纵然成功得胜，不算真本事的，英雄亦非他的品格，硬争正大光明。当时刘庆听了元帅之言，只得住口不言。

到了明早，有军士入报番将讨战，元帅听报，着令张忠、李义二将，把守关城，须防番将暗算；又令刘庆、石玉二人，随同本帅出关。元帅头戴上鸳鸯盔，身穿上淡红袍，衬住锁子黄金甲，手执定唐刀，骑上龙驹，三声炮响，把关门大开，带领一万精兵，二将分随左右，众将摆列队伍，跑至阵前。黑利一见，把长枪照面刺过来，狄元帅提起金刀架开，喝声：“番奴，你何人？通下名来。”黑利喝声：“南蛮听青，俺乃西辽国王驾下天宝将军，驸马爷黑利是也！你这孩子何人？”狄元帅闻黑利叫他孩子，喝声：“番狗，你且洗耳恭听，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勅封平西大元帅狄青便是。”黑利说：“你这孩子就是狄青么？”又冷笑一声：“俺素闻大宋有狄青之名，只道掀天揭地英雄，原来是一个瘦怯小儿，俺想你黄毛未退，乳气未除，如何上阵交锋，倘然死在我枪之下，岂不可惜，不若快快收兵回转，免得把性命伤了，只道大人欺小人见。”

狄元帅听罢，哈哈大笑说：“黑利，休得大言夸口，因何你邦狼主，痴心妄想，要守宋朝社稷，三番五次与兵犯上，却被我们杀得片甲不回，本帅

今日奉旨征剿你邦，知事者速速献关投顺，教番王献出珍珠旗，奉降书，年年纳贡上邦，还可姑宽前愆；如若再要逞强抗拒，把你邦踏为平地有何为难！”黑利听了，喝声：“狄青休得胡说，那珍珠旗，乃是锁国之宝，我邦数代流传，如何你主妄想这念头来。你这宋王，既为上国之君，因何这般无礼，妄动干戈，欺我下国；妄想宝旗，你中原上国，岂无异宝奇珍，如今妄想这件东西，劳兵损将，徒为无益，不如快快收兵回转，免我伤你性命，这是便宜了你。”狄元帅大喝道：“黑利休得妄言，你既为下国之臣，理当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因何你主妄想天朝，与兵犯界？本帅今日奉旨，提兵问罪，你又说上邦无故欺你。可晓得赞天王等五人，本领高强，尚且死无葬身之地，况且一个无名下将。如识时务的，奏知番王，早早投降，本帅姑且准你，如再执迷不悟，尚敢抗拒天兵，指日之间，将你踏为平地，玉石不分，叫你君臣受死。”

黑利听罢大怒，喝道：“狄青，休得逞能，放马过来，与你比个高低。”手起一枪就刺。元帅把金刀架注，全不放在心上。但见天宝将军本事，果然厉害，使开长枪，但见枪紧一紧，梅花现现；串一串，云点纷纷；慢一慢，枪光蔽日；按一按，天地皆惊，真好枪法也。狄元帅哪里惧他，把手中定唐刀使开，金光蔽日，闪烁飞霞，上一刀劈破风云雾；下一刀斩开铁石山，果然刀法奥妙无穷。只见军中刀枪交击，这场大战，好生厉害，正是：

惊起窗中才子停文笔，墙内佳人住绣针。

当下二员大将，杀得沙尘滚滚，烟雾腾腾。自辰时斗至未刻，战有二百余合，黑利渐渐气力不加，招架不住，虚晃一枪，回马就走。狄元帅趁势拍马赶来。这黑利拨转马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休得逞强，看我的法宝。”元帅说：“这番奴杀不过本帅，要用法宝。他有法宝，本帅也有法宝，怕他什么？”停住金刀，就拿上穿云箭。但见黑利，撒起一颗明珠、光闪闪旋舞空中。狄元帅一见，忙发出神箭，一声响亮，相生相克，珠逢箭落，散了亮光，这明珠登时堕地，已成无用之物。黑利一见明珠穿破，心中大惊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你敢破我的法宝么？”元帅收藏穿云箭，说：“黑利，一粒泥弹丸，有什么稀罕的？”黑利大怒，又杀起来，他仍战不过狄元帅。又取出一粒惊天弹，一道光华射目，丢在空中，化作万道金光，非同小可，一声响亮，落将下来。狄元帅说：“他不知有多少法宝。”又取第二枝穿云箭，放起在空中，顷刻毫光散乱，响亮俱无，弹子登时坠地掩入尘埃中。

狄元帅哈哈大笑，把手招回神箭，说道：“黑利，你这弹，不中用的东西，休得拿出来。”黑利说：“狄青猖狂，俺的法宝又来了。”忙把背上葫芦解下来，口中念咒，把盖揭开，放出一只乌鸦，似火的一般，张开血口，要啄来。狄元帅一见，忙把第三枝神箭射去，呼的一声，这枝神箭不上不下，却锁进乌鸦之口来，射在地下。黑利此时，怒气塞胸，提枪奋勇杀来；元帅舞刀相迎，想来：倘他再有法宝，本帅无物可破了，不如先下手为强罢！算计已定，一手提刀架开，忙向豹皮囊取出人面兽，戴在脸上，念声无量佛，此时黑利身体，犹如泥塑一般，背后站着一个人面兽，高二丈四尺，黑利在马上，四挺八直，仰面跌翻下马。石将军飞马上前，枭取首级，一道真灵，往真武殿去了。

当时狄元帅除下金脸，吩咐刘庆、石玉快些趁势前去抢关，二将得令飞

愆（qi n，音千）——过失，罪咎。

跑而上，元帅勒马催兵去抢关。此时二员虎将一路赶去，把番兵杀得犹如砍瓜切菜，其余各自奔走逃生。

酥而岱在关中闯报，预先紧闭关门，又惊又恼，说道：“下官只说，天宝将军到来，必除宋将，岂知也遭狄青之手，我想南蛮如此厉害，我邦还有何人杀得他过？”传令城内番兵，用心把守关门，由他攻击便了。一面写表入朝，奏知狼主；一面说：“狼主呀！臣今若不做忠臣，昧却良心，早已献关投降了，只为不忘狼主之恩，故此日夜把守坚牢，待等星星罗海到来，与大宋军马见个高低，决个生死。”不知后来星星罗海到来如何迎敌，退得宋朝五虎将。正是：

犬豕 何堪共虎斗，鱼虾岂得与龙争。

第二五回 闻兵败辽王议敌 夸骁勇太子兴师

诗曰：

败兵飞报达辽王，番王闻知甚恐慌。

太子兴师夸骁勇，纵然难免阵中亡。

却说狄元帅斩了番将黑利，传令刘庆、石玉乘势抢关，酥而岱早已把守坚牢，二将见城门紧闭，抢不得进，打不得开，只得收兵来见元帅。此时元帅吩咐：暂回关去，另行酌议，尚有杀剩番兵，逃走不及，看来不好，多已投降了。元帅一一取用阵中，拾得军器马匹不计其数。此时各将士回关，元帅吩咐，把黑利尸首号令，又令将番兵尸首尽行掩埋。自此之后，四虎英雄，日日领兵到白鹤关前督战，酥而岱只是坚守不出，百般辱骂，只是不理，星夜向朝廷告急。

狼主得知好不心慌，飞龙公主闻知丈夫被害，好不伤心，一跤跌翻尘地，人事不知。番王番后，听知大惊，呼唤宫娥，急取过文房。解救多时，公主方醒，流泪叫声：“父王呵，南蛮如此英雄，倘被他打破王家，如何是好？须要早早定计，退他才是，倘若迟延，为祸不浅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呵，为父也十分着急，只等星星罗海，领兵前来退敌，方能与驸马报仇，杀退宋邦五虎，我国方保无虞。”公主含泪不言。番后说：“你休要过于伤怀，人死岂能复活，待等星星罗海前去，拿尽这南蛮，然后与驸马报仇。”公主正欲开言，有二太子见父王。若讲到西辽王，共有四位太子，大太子名泽波罗，二太子名达麻花，三太子名凤眼邸，四太子名盖哈拉。三四是多没本领的，单有二太子年方一十九岁，身高一丈，力敌万人，平日使一柄开山大斧，常常自夸未逢敌手，就是妹丈黑利，他也不让其能，只因番王爱子如珍，故以从前出师不肯差他前往。

如今二太子闻知妹丈死于狄青之手，父王威风削尽，怒气勃勃。即上前叫声：“父王，不必烦恼，休得惧怕，这狄青虽然高强，待儿点兵一万前往，包管捉他南朝五虎回朝。”番王说：“王儿，你小小年纪，休得夸言，你妹丈英雄无敌，尚且被他所伤，何况于你？为父已降旨往红泥城去了，且待扳天将回来，谅狄青难以取胜。”原来这二太子，你若让他听从，须要好话称羨他，或者肯听。他原是个逞能之人，生来性急，性急如火，今日听父王说他不是狄青对手，心下好生不悦，说声：“父王，莫道孩儿年纪细小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可恨狄青，藐视我西辽，把我看得甚轻之极，须有扳天将前去抵敌，冒狄青之凶狠，还防稍有泄漏，不免孩儿前去助战便了！”

公主在旁说：“二哥平日本领果是高强，若然提兵同往，一定旗开得胜了。”三位弟兄齐说道：“二弟二兄果然武艺精通，父王何不差他前去，退了南蛮？”此时飞龙公主要与丈夫报仇，只因自己本领低微，恨不得哥哥前金杀了狄青，报夫之仇，消却胸中忿恨，故在父王跟前称他本事。这弟兄三人，因何也保举他前去出敌，只因平日间，二太子以力为强，把弟兄三人，屡屡欺侮，所以弟兄皆恨着他，如今要去退敌，若被狄青一刀两段，大家称快。此时番王无可如何，允保他提兵，又有大太子要难他一难，叫声：“二弟，听得宋邦五虎将，名声最大，到底听其名，未见其人，不知二弟可能个个拿捉他回来见父王否？如若生擒回来，待为兄看看五虎怎样的，方算你本事英雄。”二太子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要拿完五将，有何难处。”三太子说：“二哥休得夸口，只怕你没有此本领的。”二太子说声：“三弟，不是为兄

的夸口，此去捉尽五虎将，才算本事。”四太子也说道：“二哥说的话，倒也不差，定然马到成功。如若拿尽五虎回来，我们兄弟不可不服，今日我弟兄三人，与你赌赛个东道；若你拿得尽五虎回朝，我三个各各跪敬三杯美酒，插挂花红为贺；如若你拿不得前来，这便如何？”二太子道：“我若拿他不得，悉听父王治罪便了，你兄弟三人，多把我欺侮的。”番王说：“休得多言争执，倘或拿他不得，即可收兵回来，不可勉强前进，犹恐有误大事。”二太子说：“父王休得挂心，孩儿自有本事，捉拿宋将回来。”是日不表。

到次日，达麻花只要二万人马，番王恐他兵少，多发二万，共成四万。这二太子心急人，那里等得三天二日，所以不选日期，即时别了父王母后弟兄，顶盔贯甲，上了骏马，带领四万番兵，祭旗起马，众番官文武，一同相送，出和平城，竟往前途进发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红泥城，乃是西辽国紧要的所在，这个地头，有城一座，周围八十里，与七星关隔东南角，路程一千五百余里，文臣不少，武将千余人，城厢内外，人烟稠密，店户乡民不少，乃是一个极热闹的地头。这镇守官，身高一丈一尺，背阔身宽，腰粗膀重，年方三十余，生成一张蓝面，赤发红须，狮子大鼻，豹头环眼，善使两条狼牙棒。这位将军，十分高大，所以他的混名，又叫扳天将。番王命他镇守红泥城，加封百胜将军。前日一闻得大宋王，差狄青前来征伐，怒气满胸，只因无狼主的旨，不能动兵，这一日即闻得献了七星关，失了乌鸦关，酥而岱杀不过宋将，只是坚守不出。星星罗海闻报，更加火上添油，说：“狄青有多大的本事，这等猖狂。”此时心头恨恨，要去会敌，奈无旨意。忽一日接得狼主旨召，即日点齐人马，部下精兵十万，后军解送，交帐下文武官员，权为管守。此日安排军粮十万，后军解送，三声炮响，大兵起程，一路旗幡密密，望白鹤关而来，却有一千五百余里，非止一日路程，按下慢表。

先说二太子达麻花，领了四万人马，一路而来，到了碧霞关黄花关迎接，俱不耽搁，一连数日，即赶行程，一路竟到了白鹤关。酥而岱出城迎接，二太子进至中堂，酥而岱参见毕，二太子吩咐众兵，回关安扎，番兵领命，回进关毕。忽听得金鼓齐鸣，炮声不绝。达麻花问道：“因何忽有喊杀之声？”酥而岱说：“自从驸马阵亡之后，宋将天天到关讨战，日日攻战，臣无能，只得坚守不出。”达麻花说道：“既是南蛮这等猖狂，待孤家出关对敌便了。”此时达麻花，自忖英勇，只带得一千番卒，一声炮响，冲出关来。

适遇刘庆领兵攻城，达麻花吩咐，众兵队伍排开，大喝道：“南蛮为何妄动干戈，扰侵吾国，快报名上来，待孤来好取你首级！”刘庆喝声：“番奴听着，俺乃平西大无帅狄青麾下有名上将，飞山虎刘庆便是。”二太子说：“你叫飞山虎，你是五虎将之列么？”刘庆道：“然也。”二太子说：“既然如此说来，俺要活捉你回朝了。”刘庆大喝道：“番奴，你是何人？须通下名来。”达麻花道：“孤家乃是西辽国王驾下二殿下达麻花是也。”刘庆听了冷笑道：“亲生儿子也差出来，可见西辽国内，没有英雄了。”二太子大怒，提起大斧，当头砍下来。飞山虎把双斧齐架，二将杀起来，刘庆本领到底不是达麻花对手，杀了三十回合，抵挡不住。二太子一斧隔开，双斧齐砍，刘庆闪得一闪，却被达麻花拿出长臂，钩住刘庆盔甲，用力一扯，已捉过马来。喝声番兵捆绑了，吩咐且押入关中。此时番兵冲杀过去，宋兵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
早有败兵飞报入营。狄元帅只因被杀的兵，原是投降番卒，倒也不放在

心，所愁者，飞山虎被擒，不知死活如何？即着石玉领兵三千出马，石将军得令，冲营而出。正是：

上邦虎将须称勇，下国辽兵又算能。

第二六回 达麻花遇宝归原 扳天将兴师拒敌

诗曰：

日擒二将逞英雄，赫赫施威小狄戎。

忽遇玄天人面宝，反本还原刀下终。

当下笑面虎石玉，领兵出关，来到阵中各通姓名，放马交锋，双枪并举，好一场龙争虎斗，枪斧交加。战七十余合，石将军渐渐支持不住，急欲放马逃走，早被达麻花放开双枪，活擒过马。又令众将捆绑，入关去了。二将的兵器马匹，有能干军兵抢回，牵入营中，报知狄元帅。元帅大惊说道：“达麻花比黑利本事，更加骁勇。”不一时，又报番将讨战，口出能言，要捉尽我邦上将，请令定夺。

元帅听了，心头烦恼，说：“本帅只道西辽没有雄兵勇将，岂知番王差来儿子，有这等英雄，把二将拿去，本帅一心要平伏西辽，免得母亲受天牢之苦，因此抛别多情之妻。想她前日分别之时，看她依依不舍，恋恋不离，她原是一个多情多义之女。本帅报国安邦，心头太急，此时那里顾得私情，所以硬着心肠，与她分离了，只望平伏得西辽回国救出萱亲，完了国务，然后奏知圣上，与公主两下完了姻缘，是我本意。岂知今日在此地，日夜不安，劳烦太重。如今虽不损兵折将，此身反留外国，母亲挂念不安，番王不肯投顺，反差个达麻花，前来助阵，擒去二将。想这位番将，却是劲敌，如今石玉、刘庆，俱已被擒，若张忠、李义，料难取胜了。”思虑一回，沉沉烦闷。张忠、李义，见元帅沉沉不语，知他为着达麻花骁勇，擒去二将，不知生死，二将上前说声：“元帅，不必烦恼，番将虽然英勇无双，不如待小将二人，一齐出马，可以取他首级，然后发兵，打破白鹤关救回二将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你二人休得轻敌，这达麻花本事高强，你二人出马，未必全胜，不如待本帅亲自出兵，或者法宝灵验，除了此人，亦未可知。”

闲言不表，是时元帅即束装盔甲，上马提刀，带领大小三军，令李义押阵，吩咐张忠守营，此时一万雄兵，排开队伍，来到阵前。二太子一见，各通姓名，一齐搭手，杀在阵中，两边战鼓，如雷贯耳，三军叫喊，杀气连天。一个征伏西辽，要伤番将性命；一个保扶社稷，要拿宋帅回朝，一连战了八十余合，正是：

棋逢敌手神难测，将遇高强虎斗争。

此时狄元帅想来，只与他平平交手，何等费力，不若取出法宝来一用便了。算计已定，连忙虚斩一刀，回马就走。达麻花拍马赶来，狄元帅一路跑时，早已取出鬼脸戴起，回马念一声无量佛，只见达麻花坐在马上，直挺马上，不一时，即翻身跌下马来。元帅登时取了法宝，金刀一起，砍为两段，一灵直往真殿去了。

元帅喝令兵丁，乘势抢关，早有李义看见元帅，斩了番将，急把一马当先飞出，杀得番兵们犹如砍瓜切菜，血流遍地，堆积尸骸。李义一马抢进关去，酥而岱正欲迎敌，却被李义抢入，一刀砍于马下。关内番兵，四散奔逃，前去报知黄花碧霞二关二位守将。二关守将不敢前来对敌，只得紧守关城，防备来攻打，慢表。

再说狄元帅吩咐，大小三军，一同进城，点查金银、粮草、马匹、器械，又放出后营囚禁的刘庆、石玉二将。狄元帅留兵三千，着令焦廷贵把守乌鸦关，因没有番兵相杀，好不冷冷落落，真好生难过日子也。

书中不表焦廷贵之言。此时狄元帅传令：出榜安民，将番兵尸首，尽行埋上，又行文与黄花碧霞二关。黄、碧二关守将只是坚守不出，告急文书，差人报与狼主知道去了。不表狄元帅，在白鹤关歇马三天，正欲起兵前进，早有探了报知番王调来红泥城叛天将，大兵十五万，一路到来，离白鹤关只有二百余里。狄元帅闻报，只得在白鹤关屯扎三军，待星星罗海到来，然后开兵。

却说星星罗海大兵，从东路直抵西辽路经乌鸦关，摆开人马，喊杀连天。有焦廷贵奉了无帅将令，把守此关，闻报即点齐三千人马，开关迎战，却被星星罗海杀得大败，带兵逃往七星关而去。将此事说与孟定国得知，孟定国说道：“不知这支人马从何处来？你且在此关安往众兵，且闻元帅开兵，如何打算。”不表焦孟二人。

且说星星罗海领兵，杀进乌鸦关，是日打听，方知狄青杀了：太子，伤了酥而岱，占取了白鹤关，放炮安营，投战书至宋营。狄元帅批回，准次日决战交锋，点张忠出马，杀得大败回关。元帅一连数日，点李义出马，及石玉、刘庆，俱已败阵，宋兵被伤死者甚多。前日狄元帅亲自出马对敌几阵，又不能取胜，只因星星罗海手下战将甚多，十五万人马，宋营只有万余人，用了人面兽、穿云箭，皆不灵验。因何这两件法宝，皆不灵验？原来星星罗海乃是真武神将化身，所以二宝俱不灵验，只得退回守关。自此一月有余，杀一阵，败一阵，虽不折将，也损兵甚多，关内只剩一万人马。这星星罗海十五万番兵，把白鹤关困得水泄不通，昼夜攻打，号炮如雷，狄元帅好不着急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本帅想来，好不幸也！自从出来与国家出力，就逢庞洪、孙秀嫉害，幸得几次陷害不成，今日握柄军权之任，二贼尚是嫉妒不容，哄动圣上，伐西取旗。不幸走错国度，番王强逼招亲，负了千斤重罪，中了二贼机谋，又蒙得圣上洪恩宽宥，命戴罪立功，得胜回朝，将功抵罪。就是本帅到此证伐以前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黑利、达麻花，俱已被诛，非是兵将无能，岂料星星罗海这等凶狠，本帅几次不能取胜，番兵十万余，围困城池，星夜攻打，幸得众将预备石灰，日夜留心把守，倘得打破此关，我前次的汗马功劳，一旦付之流水。”

元帅正在思虑烦闷，忽听得金鼓齐鸣，号炮连天，有军士报道：“启上元帅爷，番兵攻打甚急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传众将军，小心把守。元帅此时心中烦闷，又闻喊声连天，轰轰炮声，犹如天震地裂，满城百姓，皆惊惶，哭泣哀声，频频彻震。狄元帅真乃无法可施，说一声：“圣上呵！臣受深恩如海，敢不尽心报国，就是番兵打破城池，臣愿得一死，以报主上洪恩便了。”但听得杀声震地，炮响连天，莫说百姓恐怕，就是元帅也觉不安，不免上城一望，好不厉害也！但见：

长枪阔斧，铁棍大刀，密密交加，旗帜招展，战鼓喧天，番兵番将，叠叠重重，围

困得水泄不通，好生厉害，任你三头六臂的英雄，见此围困光景，一见也是魂销。

张忠说：“元帅，你道番兵重重密困，好不厉害，还亏滚水石灰，保守之具全备，因而保守得住。”狄元帅说：“全仗贤弟等，劳神费力，只恐辽国再添人马，就难保守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远远旗号，是碧霞关领兵五万，来攻打东门，主将是段威；黄花关将哈利，领兵五万攻打西门；番王又差武将蓝成虎、毕定龙，各领番兵十万，攻打南北二门。此时四虎弟兄，保守关城犹防失误，怎能出去迎敌，元帅无计可施，四将心头麻乱。有刘庆说：“元帅勿忧，待小弟驾起

祥云，前往汴京，奏闻万岁，请发救兵，前来帮助，定解此围。”元帅摇首说道：“此话休提了，庞洪狼心深妒，恨不得本帅早日身亡，纵然刘将军到得汴京，庞洪岂不阻挡？圣上的救兵不肯发的，岂不是徒有一番跋涉之劳。”正是：

朝内有奸功弗立，国中无将主何依。

第二七回 扳天将回转白鹤关 飞山虎求救单单国

诗曰：

辽将扳天称勇强，貔貅十万猛凶狼。

中原五虎遭围难，有日天兵困小邦。

当下刘庆说声：“元帅，庞贼虽是奸臣，朝中还有包大人及崔大人几位王爷，南清宫太后，这几人岂不竭力分辨是非曲直的？”元帅说：“刘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，本帅若一路征伐西辽，不会走差国度，纵然杀败了还朝取救，庞孙二贼难以抗拒，不发兵粮，今日走差国度，降单单外国招亲，有此一番缘故，若前往回朝求救，庞洪这些奸党，定然藉此原故，阻挡救兵，难以得到，岂不是枉费兄弟你一番奔走之后，况且此去汴梁路途遥远，目下番兵攻打城池势急，纵然有救兵来到，只怕远水难救近火。”飞山虎说：“元帅如此说来，如若不往汴京求救，怎奈此处兵微将寡，如若延迟，犹恐攻破之日难免，还须早定良谋，方为上计，请元帅三思。”

狄元帅说声：“刘兄弟，本帅早已想过，回朝中去，不如修书一封，着你到单单国，去投公主娘娘，求他亲提兵，前来解救，则无妨害了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如今这等危急，小将虽赴汤蹈火，也要去定一遭，请元帅速速修书，待小将就此走路便了。”狄元帅听罢，草草修书一封，密密包好，元帅吩咐：“刘兄弟，你到单单国见过狼主，此书莫投与他观看，须交付公主才好，紧紧收藏勿要遗失，夜宿寓所，美酒休得多吃，酒是耽误大事，断然要小心，遇有旁人查问，休要直道，切烦紧紧牢记，若得公主见允，前来相助，是万分之幸也；若公主不肯前来相助，必须恳切求告于他，断然不可狂言狂语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不须多嘱，小将领命了。”说罢，即带了些干粮路费，拜辞元帅，别过三位弟兄，驾起祥云去了。番将哪里知道，只顾奋力攻打城池。

却说狄元帅，自差刘庆去后，亲自小心，日夜巡城，多加灰石，百计保守，幸得白鹤关十分坚固，番兵虽是日夜攻打，难以得计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孟定国焦廷贵二人，在七星关上，彼此闻报，好不心烦。焦廷贵说：“老孟，我二人虽是将门之子，可能上阵交锋，曾经立过汗马功劳，奈何星星罗海武略非凡，元帅五人，尚且被困关中，不敢出战，何况我二人，老孟你要想个计较才好，不然元帅五人，就死在西辽之地了。”孟定国回答说：“不可袖手旁观不去帮助，果然番将厉害围困，番兵数十万，我手下人马稀少，焉能对敌，不如待我奔回汴京，奏知圣上，请得救兵到来，方能解得重围，救出五人，有何不可？”焦廷贵说：“老孟此言，十分有理，但不知兵稀粮少，困守此处，也是无用的，我二人，同作伴前往也好。”孟定国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丢了七星关同去一遭便了。”二将说：“元帅暖！并非我二人弃关逃走，犹恐众人困在孤关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城池一破，就误了大事，所以出于无奈，二人暂回汴京，请得救兵前来，破解重围，得回归故国，也是同其忧，同其乐，方是小将之心。”

此时二人手下残兵，共有一千余人，计点关内粮草，还有三个余月之用。吩咐众兵，把守关城，我们回朝，请了救兵，即便回来。二人是日各带些干粮，离了七星关，不分昼夜赶起路程而去，前往汴京，非止一日路途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单单国。八宝公主与狄青，只得一月夫妻，分开两地，自从分别之

后，终日怀思，愁眉不展，兔走鸦飞，光阴迅速，不觉分离后，十月已满，分娩时，一胎生下两孩。这两弟兄非是无来历的凡胎，一个是左辅星转世；一个是右弼星临凡。这两个星宿临凡，公主用心抚养，细看这两个孩儿，都象着父亲，弟兄面貌一般，啼哭声音一样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额广头圆，公主欢喜，取名长的名狄龙；次的名狄虎；用四个乳娘，好生调养，日后长大成人，一个接了狄门后代，一个传了本国宗支，这也是公主的好意，闲话休提。

且说公主闲中无事，坐在宫中，日日心怀丈夫，说道：“并不是哀家留你，贪了欢乐，只为师父有言，与你宿有姻缘之分。故此他在南方，我在北方，颠颠倒倒，不觉来在我邦，正是万里相逢。但想今日预定夙世夫妻，还该相逢白首，不该一月分离。想他乃大宋之首称先敌，当世英雄，暗想他，真乃英雄烈汉的性情，不过成亲一月，他要前去平西，全不念哀家真情美意，他用尽多少虚言妄说，瞒骗于我；他不念夫妻三分恩爱，私逃骗走，令人可恨，若想回头，也不能深怪，想那日分别之时，哀家怎肯放他出关，只因他说出，尽忠尽孝，恳切不过之言，只得由他前去征西。若得成功回来，可能将功抵罪，救出天牢之母，全了忠，又尽了孝，这是全了丈夫的美名。他又见我顺情之贤，但不知此去西辽征伐许久，并无消息来音，不知胜败吉凶如何？使我终日放心不下，况且西辽不是无名之国，兵精将勇，为悍强之邦。五虎虽是英雄，还防西辽王，一时未肯投降中国，况且带领有限兵马征伐，犹恐深入重地，有损兵折将之事，所以前日奏知父王，差人前往，打听明白，且待回来，便知分晓。”

公主一心怀念丈夫，天无愁闷不乐，忽一日，天气甚是清明，公主说：“日中长久，独坐无聊，不免趁此天色清明，前往荒郊打猎，玩耍一回，以解愁闷，有何不可。”想罢，脱下宫服，取出团花大袄，外衬银红织锦袍，腰间挂一口龙泉剑，手执一柄梨花枪，吩咐小番带过赛麒麟骑上，带了三十六个女兵，跑出宫房，一路来到荒郊外，把些飞禽走兽，赶得纷纷乱跑，按下慢表。

却说刘庆驾上祥云，不分昼夜，一路出了西辽国，向东北而走。一连数日，已到了单单国城外，正是上午时分。按落云头，往街中赶路，心中一想，叫我此书不要投递狼主，只可交付公主观看，但想这公主，在深宫内院，如何觅他投递？正在思量，一路行走，只见南首有一间酒店在此，想来临行时，元帅吩咐俺，不可多吃酒，犹恐有误军机大事，若我依他吩咐不吃，酒香扑扑，鼻子也攻穿了，好不难挨！不如进去吃三两杯，悄悄仍就驾起祥云，寻着公主宫院，将书投递，有何不可？定了主意，走进酒店中坐下。

有酒家一见，起身迎接，说声：“客官，可是要吃酒么？”飞山虎说：“正是，有上上好酒拿来吃。”店主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客官你且请进里面，少坐一刻，要吃什么好酒肴，待小的随意拿来便了。”刘庆听了，忙走进里面坐下。酒家将刘庆左望右望，十分猜疑，暗说：这人与画图上的面貌身材相象，不知是也不是，不若上前探问明白。此时酒家先将好酒肴，送上摆开，立在一旁问道：“客官，你是那里人氏？”飞山虎言道：“卖酒的，须拿酒来吃便了，何须多言查俺。”酒家说：“我看你客官，声音不是此方人氏，所以动问一声，客官何必着恼。”刘庆说道：“我乃大宋朝来的。”酒家笑道：“原来客官，乃大宋上邦来的，不知客爷尊姓何名？”刘庆说：“俺乃宋朝五虎将，姓刘名庆，混号飞山虎，那个不知俺家大名，你却不知么？”酒家说：“小人乃是一个不识的愚民，何认得天朝大将，小人叩头。”刘庆

说：“罢了，可拿好酒菜来。”酒家答应，取酒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酒家为何问起刘庆姓名来？只因有一个原故，从前狄元帅在单单国，与公主分别时，被刘庆毒骂，打他一棍，公主虽然知情达理，品性柔和，到底自小长成娇生惯养，一时怨恨在心，故此出令，描下飞山虎图形，差官晓谕，民间各处张挂，如有大宋刘庆到来，本国有能拿住，解进公主娘娘发落，给赏黄金十两。公主之令，本国臣民，谁敢不从。所以这酒店，也有一幅刘庆图形。如今店主，见刘庆与图上形体一样，故试问他的来历姓名。这飞山虎原是一个莽夫，一问即说出真名来历。

不知酒家如何算计拿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计就南山擒猛虎，谋成北海捉蛟龙。

第二八回 贪酒食刘庆被擒 询囊中公主得书

诗曰：

飞山虎将莽英豪，求救偏来单单邦。

只为当初欺女将，今朝难免被拿牢。

当下这酒家，见刘庆说出真名姓，知道公主要捉拿他的，他贪着十两黄金给赏，那里肯轻轻放去。这刘庆哪里得知，见酒就饮，见饭便吃；这酒家取酒时，暗暗下了蒙汗药，此时吃上三杯，此药真是厉害，飞山虎已醉得人事不知，四肢无力，软倒在地：酒家一见，满心欢悦，引齐店中伙伴，一齐动手，将麻绳把飞山虎捆绑得紧紧牢牢。

已惊动街上过往行人，上前动问，因何青天白日，将此大汉捆绑？酒家答道：“此人就是大宋朝的飞山虎刘庆。乃是公主娘娘画图上要拿的，到如今被我们拿住，等待明天押往公主娘娘处，发落领赏，这十两黄金准可到手了。”此时被捉绑的飞山虎，越看人越多，街市这些闲人，纷纷拥进店中，也有问他何故被拿的；也有袖手旁观的；挤满酒店门首，正在喧哗之际，早有公主的女兵打猎回来，经过此地，只见酒肆中喧闹，公主传旨，令女兵二个上前查问，何事喧哗？

不一刻有个女兵回来：“启上公主，酒肆中拿得大宋飞山虎刘庆了，众人正在观看，所以喧哗。”公主听罢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，宋将刘庆随着驸马征伐西辽，岂有平白无事，到来我邦，想必错拿了人。”又想一回暗说道：“前者哀家一时发怒，要捉拿刘庆，消了毒打一棒之恨，所以画影图形，传旨各民张挂，也是一时发怒之差，想来悔恨已迟了。如今店民拿了刘庆，如若拿错了还好，既然刘庆果是来到我邦，事就有些蹊跷不妥当了，莫不驸马边关危急，因为有甚吉凶，前来报知。”想罢，急忙吩咐拿这刘庆过来。

不一会，只见酒家数人，把刘庆扛抬到来，内一人双膝跪下说：“娘娘在上，小民是酒店中的，名唤亨宝。”公主说：“你是卖酒的么？这人可真是飞山虎刘庆么？你如何认得他？”酒家说：“小人一见他入店时，与画图上体貌相同，所以动问他的姓名，此人亲口说出姓名，小民料想是宋朝虎将，犹恐他厉害凶狠，拿他不住，故将蒙汗药酒，先醉软了他，然后拿住，请娘娘自验他貌容，便知明白。”此时刘庆醉软得人事不知，酒家将他扶住，抬起头来，公主定睛细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此人果然是刘庆。”心中一想说：“酒家且回店中，明日再来领赏。”酒家叩头，谢了谢公主，起来好不快活，这十两黄金稳稳到手了，乃夫人的彩头，十分欢悦而去。这些观看的众人，只因公主娘娘在此，不敢喧哗，走开远远观看，不知将此人如何发落，看来他死生未卜。

此时公主吩咐女兵说道：“此人不知可真是刘庆否？可先将他身中细细的搜验，可有什么文书物件，便知明白。”当时女兵细细搜寻已毕，上前禀道：“启上娘娘，这人身无别物，只有一囊，袋内帕子一条，一封书信，还有若干银子干粮之类，请娘娘亲验。”公主此时别物不拾，玉手即将书信拆开，把凤目一瞧，只见书上面写着“飞投”二字，必有紧急事情了，吩咐女兵且慢着令，闲人远避。公主娘娘懿旨非同小可，顷刻之间，各店户街中众人，均避得远远的。

懿旨——本为皇太后或皇后的诏令。此处用于公主似欠妥。

当下公主拆书一看，上写着。

劣夫狄青，书拜公主贤妻妆下：自从风火关上相离，已有一载，自离贵国带兵直至西辽，蛮王一味逞强，不肯投顺，是以动兵劳将。所过旗开得胜，一路马到成功，奏凯班师有望，不料番王又差星星罗海，带领雄兵十万，勇将百员，凶勇难当，几次交锋，俱已失利。宋兵十伤其八，危困白鹤关中，内乏军粮，外无救援，目下此关危在旦夕，关内军马存者止有八千，却被番兵昼夜攻击，无计可施。出于无奈，今着刘庆带书到来，求告贤妻，若念夫妇之情，刻日前来救援，共破西辽，方解此危，恩德没齿难忘。倘若生观成败，不独王事难终，五人性命不保，军马一旦尽灭于西辽，与妻不得团圆白发，萱亲何靠？孤关翘首引领候旨，祈妻见谅。

当时公主将书看完，先已落泪，将书收藏在怀，想来丈夫围困白鹤关，兵微将寡，危急十分，哀家前时苦苦相留，不要前往西辽，他执意不从，却也是为国为亲，不能深怪。只恨他不辞而去，私自逃走，如今事急，前来求救，今日方知我是他妻，看来此书，若不即提兵前往解围。眼见得他大难临身了，为妻的不去为夫解难，还有何人出力？但这刘庆被酒家作弄的人事不知，到底不知如何。总是哀家悔恨前非，一时忿怒，方出令画图拿他，以致如此。

想罢，即传命酒家到来，店主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娘娘在上。有何旨意吩咐？”公主说声：“酒家，哀家画图张挂要拿他活的，问明说话，然后处治，你为何把他弄死？”酒家说：“启上娘娘、小民怕他凶狠、犹恐拿他不住，故将蒙汗酒把他醉倒了，娘娘若要他复活的，待小人弄他醒来。”刹时刘庆醒来，双眼一睁，问说：“因何把我来捆绑了？”用力一伸一缩，身上麻绳寸断，立起身来要走。众女兵连忙扯住。

公主开言道：“刘庆你可认得哀家否？”刘庆听了回头一看，说声：“奇了，不期相遇，原来公主在此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刘庆，你可记得前时打哀家一棍么？”刘庆听了，说：“小将罪该万死，望乞公主娘娘宽恕。”正要上前行礼拜见，公主说：“刘将军且住，前事丢开不提，你今复到我邦，为着何事？”刘庆说：“启上公主，噯！只因大兵一到西辽，势如破竹，旗开得胜，岂料番王差了星星罗海，凶恶异常，手下精兵十万，把白鹤关围困得水泄不通，日夜攻打，元帅无奈，差小将驾云到此，要求公主出兵解围，感恩不浅，如若延迟，关城攻破，元帅众人休矣！”

公主说：“既有文书，可拿来观看。”飞山虎说：“待小将取来。”伸手向身上一摸，说：“不好了。”说声：“酒家，你这歇店就会杀人谋财了，所以先前把酒迷醉了俺家，将身上盗去了几两银子，俺偿了你这帕子，囊中书信可拿还我。”酒家道声：“将军爷，这是天冤地屈了，小人并不曾拿你袋中什么帕子书信。”刘庆道：“如今何说不见，你既无此事，因何俺被你捆绑了？”公主叫声：“刘将军，既然元帅如此兵危；你还如此贪酒，吃得昏昏大醉，岂不耽误了军情重事？今朝若不是哀家到来，失了书信，告诉何人？”刘庆说道：“这是小将之罪，以后再不吃酒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刘将军，如今不必多说了，延迟等候同哀家前去，犹恐元帅悬念，如今你且先回，通知元帅。哀家救兵不日便到。”刘庆大喜，说：“多多有劳公主娘娘了。但是小将赶路，来去如飞，全仗袋中席云帕子，如今不在袋中，望娘娘查出，交还小将，方才回去通知元帅。”公主一想说道：“此帕子倒是一件宝贝了。”

吩咐女兵交还席云帕子与银子一包。

此时刘庆放心，上前拜谢公主，正要起行。这酒家急忙上前扯住刘庆说：“将军，你食了许多酒饭，如何不付银子就走？”飞山虎说：“酒保，因我没有闲碎银子，改日还你便了。”说完推开酒家，走上席云去了。酒保不住地叫将军爷，公主见了开言说道：“酒保他吃了你多少银子？”酒保一想，这刘庆已去了，没有对证，待我多报几两，也是便宜他说：“娘娘暖！他吃的大酒大肉，狼贪不堪，共算有九两多银子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也有限些少银子，侍哀家明日并赏的十两黄金，一齐赏给了你，去罢！”酒家不敢多言，只得叩谢一声，到酒店去了不表。

不知公主回宫，如何解围，提兵前往西辽。正是：

宋拜虎将来求救，单单雄兵到解围。

第二九回 却求救番君劝女 明大义公主提兵

诗曰：

番君深恨小英雄，只知小节不知忠。

公主恳求解围困，天朝将士出牢笼。

却说这公主，一者为丈夫遭围困，救兵军情延迟不得，二则分离已久，思念丈夫情切，一接来书，恨不得即刻兴兵前去，此时一路回朝，朝中细细奏知父王。狼主闻言，顿觉痴了一会儿说：“女儿，这狄青乃是无情无义之人，不愿在我邦，私自而行，不思念你有重身之事，抛弃了你，他执意要去证伐西辽扶助宋君，由他成败，与我国何干！女儿你自放怀，不须过虑，弄坏身体，为父依靠何人！”

公主听罢带泪叫声：“父王，那不是这等说的，如若前时不招赘了他，由他有甚灾难，有何干涉。女儿既与他成为夫妻，虽是一月分离，并非驸马无情无义，岂有为子在我邦坐享，娘在中国天牢受苦，于心何安？三年哺乳，十月怀胎，深思罔极，如若一旦留恋于此，忘了亲难，岂非不孝；既然奉旨平西，反在我邦为臣，背君逆旨，岂非不忠；人生天地，忠孝为先，既为夫妇，嫁鸡随鸡，古人之言。”狼主说声：“好！你道嫁鸡随鸡，你却一念不忘于他，他却无意于你，无事之时，抛弃于你，今朝有难，势急便来求你，不要睬他！况且你虽知武艺，终是女流之辈，岂可一路领兵前往，受得风霜，如何是好？回宫去罢，休得再说，由他别路求救便了。”

公主听罢，两泪交流，说声：“父王，不是女儿老着脸皮，不知羞耻，多言多语，只因成了夫妇，岂无一分恩爱，今日丈夫有难，女儿焉能不去？”狼主说：“未到匝月，不辞私走，有何恩爱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他逃走了，是为忠尽孝，怪不得他，况且他与女儿分别之时，再三叮嘱女儿，不要挂虑于他，恐坏身体，平服得西辽将功折罪之时，仍回来同享平康。”狼主说道：“你不要听他，这是花言巧语，哄弄你的。”公主又说：“父王！他是男子汉之言，如铁如石，料不得口是心非，把女儿丢了，纵然驸马，有甚差处，万望父王念他已有后嗣，他若丢得妻，难得子，侍平西后，终须回来。”狼主听了，只是不依，也不开言。

公主高声说：“父王，既然不许女儿前往，情愿一死，以免妻不能与夫解难。我想禽兽尚惜三分屠杀，今日孩儿坐视丈夫大难临身，想来为人不如禽兽了，既然父王不允女儿去出兵，就死在金阶之下，也不回去了。”说罢泪如雨下，不胜凄惨。这番王独有此女，并无别嗣，所以常常爱惜如玉，见她凄惨如此，好不怜惜，况且是句句有理之言，叫声：“女儿呵！不要苦坏，但容你去解围助宋，西辽国王岂不怪为父么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我国与西辽国，从无来往相交，目下西辽欺着我邦，父王还不知么？”狼主说：“怎见得欺我国？”公主说：“这西辽岂不知狄青我国招赘了他，如今他国大发雄兵与猛将，围住驸马，倘若驸马有甚差池，我国也觉无光了，岂不是西辽欺着我邦。”

狼主听罢一想：狄青虽然不是，到底是我邦驸马，目下已有两个后嗣，况且女儿这般年少，如狄青失在西辽，岂不耽误了她终身，必然归怨于孤家，不如准其出兵前往，免她苦愁，狄青又得成功班师，有何不可，叫声：“女

儿，这句话倒也不差，狄青乃孤家爱婿，倘若失在西辽，为父威风灭尽，女儿，那救兵如救火，你且速速进宫，打点起兵，不要延迟，待兵部另挑雄兵猛将，与你前往解围便了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倘若容女儿前去，不用多将帮助，只挑选得数万精兵，女儿有女兵三千，武略高强，任他三头六臂英雄，不在女儿心上，父王且自放心，来日五更时候就起程了。”说完，拜辞父王，进宫内禀知母后。

娘娘料她阻挡不住，况且狼主已经准她去，不过叮咛几句。此时公主辞过母后，回到自己宫内，吩咐：“女兵三千，明朝在宝安门伺候。”狼主又降旨兵部侍郎莫迟，精兵十万，预备粮饷马匹。

次日五更黎明，众兵将集在教场伺候。且说公主戎装打扮，母后嘱咐一番，风霜跋涉，须要小心，如若解了围城，即时归本国了。狼主说：“女儿，愿你马到成功，但驸马班帅回归大宋由他回去，你不可跟他去，去了必须早日回来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这也自然，孩儿上有父王母后，下有孩儿两个，那里丢得下同去了，自然回归本国，教把两个孩儿交与两个养娘，四人调看，但起居还望留意。”番后娘娘听了一番，带泪说：“女儿，为娘只育成你一人，这两个孙儿好可怜惜的，何用叮嘱，且是放心。”公主又将两个孩儿抱在怀中，说：“儿啊！不是为娘硬心肠抛下了你，只为你父有难，为娘前去解救，为娘好不痛舍了你，但不得不由要去的。”两个孩子面有笑容，舞手蹈足。此时公主交还乳母，对乳母说：“我也不用再三叮嘱，只要你们用心抚养。”乳娘个个一同应诺。公主又回身叫声：“父王母后啊！女儿就此去了。”狼主番后同叫：“女儿，风霜险阻，须要慎重起居，万事小心才好，”公主允诺，拜别二亲上马，众宫娥相送。

出了保安门，有女兵先已齐集三千，此时在此伺候，天色明亮，公主一路来到教场中，点起人马，吩咐放炮起程，摆开队伍，男兵为前队，女兵为二队，文武百官，一齐相送，大兵一路出城，向西辽进发，按下不提。

却说焦廷贵，孟定国二人，弃了七星关快马如飞，不分昼夜，要到汴京求救，是日到了雄关，高声叫喊。关上有人听着，有守关军士问道：“何人在此大呼小叫？”焦廷贵道：“我二人，乃狄元帅打发来的，只因兵困白鹤关，命我们前往汴京取救兵，快快开关，待我们走路。”军士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二位将军少待，待小的禀过孙老爷，然后开关。”二将说道：“快些去报。”此时军士即进关中禀知，这孙秀闻报一想道：“本部前闻边报，狄青征伐西辽，有胜无败，本官满心大恨难消，如今这小狗才，既围困在白鹤关，如无救兵前往解围，他就活不成了。如今势急，差人前往汴京取救兵，本官若不放来人出关，救兵焉能得到，眼见这班小狗才，多丧在西辽有何不妙。”定了主意，心中暗喜。好不恶毒，一个误国奸臣。

此时传令二将进关。二将来到帅堂帐下，只见孙兵部坐居中位，左有范大人。右有杨老将。二将上前见了孙秀之面，恨不能一拳一脚。打死这奸臣，方才合意，只因此时要求救他的，不得不低头。二将至滴水帐前，说声：“孙大人在上，小将们打拱。”孙秀喝声道：“本官是何人？你是何人？头也不叩个，怎敢公然打拱么？”二将冷笑说：“孙大人军情事急，何暇见礼？”孙秀喝道：“军情有什么？紧急些说来。”二将说道：“只因元帅征西，如今被困白鹤关，十分危急，特差我二人回归汴梁讨救兵解围，快快开关放行。”

孙秀说道：“你元帅奉旨征西，因何投降外国招亲，已经犯下滔天大罪，可晓得国法森严，焉能宽恕？说什么兵困白鹤关，明是暗藏诡计，私通外国，

诈言出关取救，凶谋莫测，快把真言招来，不然本官要拿你动刑审问。”此时孟定国性子倒还忍得住，焦廷贵鲁莽性急，听了孙秀之言，气得头上烈火冲天，那里忍得住，管什么上下尊卑，御衿威权重大，即高声说：“孙秀，你讲什么话？我无帅走差国度，乃平常之事，单单国招亲，是出于无奈，如今原是奉旨平西，一路取关斩将，元帅劳心，我等劳力，有罪你且说来。”孙秀听罢大怒。

不知如何。正是：

二将忠心劳国务，一奸毒计报私仇。

第三回 到三关焦孟讨救兵 出单单公主逢二将

诗曰：

欲绝边关被困兵，奸臣狼毒险非轻。

立心公报私仇念，千载污名史册惩。

当下孙秀闻焦廷贵之言，心中大怒，喝声：“好匹夫，你敢称说本总名讳，好大胆狗才，既然你元帅有胜无败，为何又来求救？”焦廷贵说声：“孙秀，你不要多言啰唆，延迟我赶路，有误军机，只因西辽叛天将，手下番兵数十万，战将百员，他兵多将众，我元帅并非无能，实因兵微将寡，实力不敌，如今被困有燃眉之急，你今不必多言，耽误我们，快快开关，放我二人，请得救兵，解得重围，好待直进西辽把番王拿住，班师回朝，这才大家好好相见。”孙秀大喝道：“匹夫体得刁言，狄青既已投降了番邦，差你二人到此，不知用什么诡计来侵犯，还在狂言，冲撞我么？刀斧手何在？绑去斩讫。”焦廷贵大怒，喝声：“孙秀你这狗乌龟，不肯开关，放我进京取救，反来杀我，你休得放屁。”

此时焦廷贵怒气塞胸，已骂不出声；孟定国虽然气怒，却忍耐得，叫声：“孙大人不必多疑，实情是元帅兵危紧急，差我二人前来取救兵的，并无他意，大人不用多疑。”又有范仲淹、杨青，二人心中气忿，立起身来，说：“狄元帅困在白鹤关，已经有报，圣上已赦他带罪立功，况且孟定国、焦廷贵，二人是忠良之后，决无别意，望大人放他出关取救，免得误了国家大事。”孙秀只是不依，大喝刀斧斩讫二人。

此时二人一齐大怒，看来难以出关，大骂几声误国奸臣，畜类休得狂凶，终须有日灭尽你一班逆党。此时一班刀斧手上得前来，却被二人乱拳打倒，众刀斧手飞跑。二人出关，上马加鞭而去。

原来孙秀不是真要杀他二人，无非不肯放他二人去进汴梁求救的意思，如今见二将仍回旧路，满心欢喜，假意喝令快些赶上拿回。有兵丁回禀：“启上老爷，二将军上马去了，拿他不住。”孙兵部笑道：“少不得他们都要死在西辽了。”吩咐紧闭关门。孙兵部此时暗暗心欢，说声：“狄青，想你平日靠了南清宫太后一些势力，不看本总在眼内，如今困在边关，眼看你要送性命了，枉费五虎的汗马功劳，今日一旦付于流水。”孙秀想一回，不觉哈哈大笑。

有杨老将军看见二人不能出关，依旧仍回原路，十分忿怒，说声：“万岁呵！狄青倘有甚参差，犹如砍断了擎天柱，还有何人与你立平西功劳？”孙秀闻言，说声：“老将军，难道除了狄青之外，普天之下就没有英雄不成？”杨青说：“除了狄青之外，要算孙大人了。”孙秀说道：“下官到得那里。”只是呵呵冷笑，也不回言，按下不提。孙秀欢怀，杨青忧愁。

再说孟焦二人，只因孙秀不肯开关放走，反要斩首，二将仍出三关旧路，孟定国怒得气冲霄汉；焦廷贵气得脸红面黑，离关去远，还是高声大骂孙秀狗乌龟，与元帅做尽对头，不肯开关，欺君误国逆贼，有日班师回朝，奏闻圣上，拿你这班败国的狗强盗奸臣，千刀万割，方消我恨。孟定国说道：“如今既不能出关，骂他也是枉然，且回七星关去罢！”焦廷贵说：“去守此孤关，也不济甚事？老孟你且想来，还有别的解救否？”孟定国一想说：“罢了，如今料不能出得三关，往京求救，不免前往单单国求见公主，将情细细达知，哀恳他出兵，你道如何？”焦廷贵说道：“甚妙甚妙，就此走路便了！”

二将同心协力，快马加鞭，昼夜不停，饥餐渴饮，跋涉艰辛，一路跑走十来天，已到了火叉岗地面。

焦廷贵一看前面，叫声：“老孟，你看前面大队人马来了，上面大幡旗，我二人多不识字的，不知何处来的人马？不免待我上前问个明白便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你前去问来。”这焦廷贵鬼头鬼脑，拍马上前，喝声说：“喂！你这支人马何处来的？说得明明白白，放你过去。”有头阵军士见他如此，认做强盗，喝声：“狗强盗，来取你首级的。”焦廷贵大怒，喝声：“好狗党！”提起铁棍乱打进队中。一班军士大怒，把刀斧乱砍，焦廷贵哪里惧怕，直打进二阵。公主女兵十分骁勇，将他围住，拿下马来。孟定国远远看见，恨恨说道：“这匹夫又惹出祸来。”又不敢上前，只得住马，看他如何？

且说女兵拿了焦廷贵，禀知娘娘，公主喝道：“你这狗头何等之人，怎敢拦阻哀家去路？”他说道：“俺乃焦廷贵，只因主帅兵困西辽国，要到汴京求取救兵，今日但被你们拿住，杀了我焦廷贵，也不希罕的。”公主想道：从前驸马已经说过，有一将名焦廷贵，为向导误走我邦，莫非此人就是他？便叫声：“焦廷贵，你既往汴京求救解围，因何阻挡我军去路？说得分明，饶你性命，若有半字支吾，你休想得活。”焦廷贵叫声：“女将军，内里缘由，你也不知，只因我们到三关，孙秀这狗乌龟，真不是人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却也为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这奸臣说我元帅投降外邦，招为驸马，假言求救，要回来算帐，他不肯开关，是以转回。”公主道：“你如今要往那里去？”焦廷贵说：“今往单单国求恳公主娘娘，发兵往西辽救我元帅，望女将军快些放过，免误了我元帅军情大事。”

此时，公主听了，说：“这将军，虽然鲁莽，倒是个真性汉子，可恨孙贼，与我驸马因何结下如此深仇。如若不是哀家今日领兵前来，驸马必遭此难，众人也难回到中原了。”叫声：“焦廷贵，单单国你也不必去了，哀家正从单单国来此，因你元帅兵困白鹤关，特差飞山虎来到我邦，报知哀家，所以如今兴兵前往西辽，破解重围。事有凑巧，不意竟在此处相遇着。你做一个开路先锋，一同前往西辽罢！”

焦廷贵听了说：“女将军原来就是八宝公主，小将不知冒犯，多多有罪了。”公主说：“焦将军，你一路前行，休得鲁莽，不可伤生害命，如违定按军法。”焦廷贵又说：“公主在上，小将还有一伙计孟定国，望娘娘一并收留，同往何如？”公主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将他当着为后路先锋，速去唤他前来，快往西辽去。”此时焦廷贵心花大开，一路行来，说道：“难得公主兴兵，前来救援，到底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夫妻之情丢不开的。”说完，不觉来见孟定国，说明原故。孟定国也大喜，一同来见了公主，一人在前，一人在后，望西辽大路而进。

一口难分两话，先说飞山虎自从见过公主，允肯出师，先遣他回复元帅。此时刘庆犹恐元帅悬念，不敢耽搁日期，不分星夜，数日间已到西辽白鹤关，只见番兵困得密密层层。飞山虎是个莽夫，在空中高声喊道：“星星罗海狗番奴，你若识时务者，速速退兵，是你造化；如若持强不退，不日救兵一到，你就死无葬身之地，悔恨迟了！”扳天将忽闻空中有人叫声，吃了一惊，急令众兵放箭，刘庆道：“不要放箭，这是好话，不听就罢。”进关去了。

再说狄元帅，正在记念刘庆回音，此时他到了，将情由细细说知，元帅略略放心几分，天天盼望救兵到来，四将日夜用心把守。

却说星星罗海，见宋将在半空中说的厉害话，想来宋营中有人异奇，所

以他兵势如破竹，杀得我邦大败，连破数关，斩将数十员，伤兵数十万，又说有什么救兵到此，到要提防些。仍是自恃英雄，说：“即有救兵到来，何足为惧；只是攻打不破，如之奈何？”只攻打一天又一天，城内四处把守基坚，攻打不动。

一日，番营一探子来报：“启上元帅，单单国八宝公主领兵杀来了，只离关三十余里，请令定夺。”扳天将听了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单单国与我邦无仇无怨，因何兴兵到我邦，助着大宋？真乃可恼。”此时番将心中大怒说：“你这贱婢，如你那些武艺，你济得什么？待他到来，问个明白，然后取他性命。”这番将全然不在于心。

但不知公主到来交锋，解得重围如何。正是：

单单救兵来解围，西辽猛将尽遭殃。

第三一回 赛花公主大破重围 星星罗海沙场殒命

诗曰：

辽邦骁勇犹推君，统领貔貅困宋军。

只道英雄专自许，失与女流一钗裙。

却说辽将星星罗海，统领番兵数十万，围困白鹤关水泄不通。这日报知有单单国公主兴兵前来，心中大怒说：“公主有何武艺？”不知是庐山圣母之徒，有仙传法宝，是以全不挂怀。当时单单国救兵已到了，是焦廷贵为开路先锋，一路喊杀连天而来，只见白鹤关前面，远远烟尘滚滚，剑戟如林，围困得好利害也。早有军士报知公主说：“前面白鹤关了。”公主闻报，传令：“孟定国、焦廷贵，随着哀家冲杀上前。”

二将领命，一同拍马上前冲杀番营而来，公主舞动梨花枪，犹如出山猛虎，番将上前抵敌，但见纷纷坠马而亡。焦、孟，二将左右杀进，把番兵砍得犹如抛瓜切菜；三千女兵冲进阵来，番兵不能抵挡：十万精兵，一齐杀入，番将番兵遭此一劫，死者无数，冲透围困兵七层，大营已经冲得七零八落。

星星罗海闻报，提了狼牙棒，冲营而出，与公主杀入，喝声：“来者女将通下名来。”公主说声：“番奴听着，哀家乃单单国赛花公主是也，你是何人报上名来？”星星罗海说道：“本帅乃西辽国王驾下，关守红泥城，官封总兵之职，加封百胜将军，星星罗海是也。”公主喝道：“你乃星星罗海么？”那时番将大怒架住，喝声：“小贱人，我邦与你国永无关犯，因何今日兴兵前来侵扰，这是何意？是你自己主意，还是你父王主张，你快把真情实告，与你决个死生。”

公主大喝道：“匹夫，你邦既为下国，理合年年进贡，拱服天朝，因何屡次兴兵，侵略上邦，害却多少生灵生命，扰乱黎民不安，并不是大宋无故征伐你邦，但是下国欺凌上邦，律该征讨，国法岂得宽容，所以宋主差来五虎提兵到你邦，如若投降，献出珍珠旗，也不深求，岂知你国君臣还不醒悟，不遵王法，尚自倔强，运动兵戈抗敌，这是你君臣万错千差；又把众英雄围困了，今日哀家到此，你若知事者，迅速收兵，与番王早早商量投降，献出此旗，是你造化知机；如若执迷不悟，以力为强，不独你一个受死，带着众将兵，俱遭屠戮，你可想来。”

星星罗海听了说：“休得逞能，今日我西辽与大宋动兵，干戈相见，于你邦何涉？快些收兵回转便罢，倘若妄助宋朝，死在本总棒下，岂不可惜你一朵鲜花，一命而亡。”公主大喝：“好不知死活匹夫，尚敢胡说，不听良言，想必死期到了，不必多言，放马过来！”公主梨花枪一起，着心刺去；星星罗海狼牙棒急架相迎，自仗英雄骁勇，欺着女子无能；岂知公主仙传枪法精通，一男一女相杀八十回合，不分高下。孟焦二人见公主与番将动手，焦廷贵说：“老孟，待我二人上去帮助主将了，这番奴些须番兵，到得那里。”二将拍马上前，一齐动打，围住星星罗海厮杀。

却说众男女将兵，杀得番兵呼天喊地，四散奔逃。四虎英雄日夜城上保守，只见此时番兵围城的，营中大乱，号炮响震连天，喊杀之声不断，似有兵马冲杀番兵营头，远远只见打起大旗，是单单国旗号，方知救兵到了，连忙报知。元帅闻报，即令八千军士，四虎兄弟一齐杀出，内外夹攻，帮助公主成功。令一出，大开关门，四将出关，非同小可，把番兵砍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可怜这些番兵，恨着爷与娘少生两翼，今日在战场做了无头无脚

之鬼。

星星罗海手下，虽有百员战将，怎经四虎英雄一齐截杀，乱刀砍刺，纷纷落马，个个皆亡。只剩得星星罗海这柄狼牙棒，来得厉害，与公主冲杀有百多回合，胜败不分。焦、孟上前相助，焦廷贵喊声不绝：“前日威风，今日何在？你且慢挣命，快快下马受死！不然俺焦廷贵送你到阎王殿去罢！”即把铁棍打去；孟定国把大刀就砍。此时这星星罗海，只好抵得住公主的梨花枪，焉能再挡得两般兵器？杀得周身困倦，两臂酸麻，挡不住三人兵器，回马大败而逃。

公主催开宝驹赶去，二将拍马跟随，石玉说声：“众位哥哥，公主追赶番将，我们上前拦截他去路，帮助一臂之力罢！”各你有理。正要上前截杀，远远看见焦、孟二将前行，公主在后，枪尖上挑着一颗血淋淋人头。众将见了大悦，一同拍马接公主，各自打拱说：“公主娘娘在上，小将等叩头，迎接来迟，望祈恕罪。”公主说：“列位将军说哪里话来，休得拘礼相见，今日星星罗海，已被斩首，但不知围城番将众兵败去否？”四将军说：“启上公主娘娘，围城将兵已被小将们协同救兵杀散了，独逃走了番将一员、已去远了。”公主说：“一员番将，何须介怀。如今元帅何在？”众将说：“元帅现在关中把守，请公主就此进关。”公主说：“列位将军请。”此时公主传令男女兵，俱在关外安排，与六员将一同转回。

一路行来，但见鲜血满地，尸首横空，沙场地刀枪器械，不计其数，马匹跑走四散。公主看罢，也觉可怜，叹惜道：“并不是今日哀家残忍好杀，实由辽王自作，气运当遭劫数。”说罢不觉已到关前。

军士早已报知狄元帅，元帅即忙出关迎接。说声：“公主多多有劳驾了，请下马进关。”公主含笑说：“驸马你请。”连忙下马，有从人牵马，接去长枪，夫妇同进关中，六位将军在着关外，张忠叫声：“众位哥哥呵！这位公主果然生得飘逸也。”刘庆说：“她貌美不足为奇，况且勇力无双。”李义说：“不是目击，准信不得了，她乃年轻女子，有此本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你们多被他捉过，独有我们与老孟不曾与他交手，到底我们本事厉害些？”四虎将军齐说：“我等被擒，有何稀罕，元帅亦被他擒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狄元帅好生厉害，耀武扬威，今日到也屈服公主枪下，天既拔不得，好去钻地了。”

不提众将谈论，再说狄元帅夫妇来进关中，双双见过礼，对坐下。公主说：“驸马呵，自从那日分离之后，我欲天天思恩，日日不安，想你虽是英雄，更有弟兄四将相助，尚恐西辽兵将凶狠，并要防黑利骁勇，不知胜负吉凶，所以常怀不乐，岂知黑利被诛，又到这星星罗海这等强狠，深入重地，被难在孤城。幸得刘将军带书到我邦，此时接到来书，恨不能登时插翅飞临，解了重围，方算夫妻患难相处。”元帅闻言，连声称谢，说：“公主贤良，世所罕稀，若非提兵前来救援，城破之日，本帅一定为国捐躯，焉能再望与公主重逢，此恩此德，没世难忘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呵，妇人所主，为夫是依；丈夫有难，为妻不救，还有何人？但不知分别之后，情事如何？且说说与妻得知。”元帅正欲开言，忽听得金鼓齐鸣，号炮惊天，报上：“元帅，今有番将兰成虎，收回手下残兵，复来讨战。”公主说：“星星罗海尚然如此，这个无名小卒算何，待哀家出关收拾了他罢！”此时辞了元帅，点齐三千人马，号炮一响，领兵杀出关。

看见番兵列成阵势，公主拍马上前，不通姓名，一枪照定兰成虎挑去；

番兵急架相迎，不下二十合，被公主架开大刀，一枪挑于马下，三千女兵杀上，把番兵乱砍。公主又令四将冲出，重围去路，数万番兵只得投降。公主斩了番将，元帅传令收兵，请公主下马，与将士一齐进关。元帅吩咐大排筵宴，犒赏三军，所有阵亡番兵尸首，埋土掩了。所有沙场刀枪器械马匹，宋军收拾，得者不计其数，不必细表。是夜，狄元帅吩咐宰猪杀羊，大加犒赏众将，大小三军，此时一同开怀乐饮。不觉天色已晚，关中点起灯烛辉煌，娱情宴乐，好不热闹。

不知西辽王如何纳降？献出珍珠旗，下回便知端的。正是：

今朝奏绩真堪乐，此日成功足赏欣。

第三二回 解重围夫妇谈情 下文书辽王议降

诗曰：

一自当年折凤凰，离情消息两茫茫。

至今破敌重相会，诉尽前时别后肠。

再说宋将兵大小三军，是日犒赏众兵，宰杀三牲，大排筵宴，大小众兵俱在营外就席，六位将军席居关中，狄元帅公主排筵关内。

慢表众将乐饮，六将欢悦，且说狄元帅酒至半酣之际，说道：“下官兵危白鹤关，若非公主前来退敌，怎能今日安心乐意，饮酒成功，待下官敬奉三杯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你说那里话来，此乃大宋君王的洪福，驸马是天差虎将，立汗马功劳，与国家出力，做妻的有何德能，今朝成了大功，正当贺喜，待妻奉敬上三杯，才为合理。”夫妇劝酬饮罢，公主说：“驸马你分离后，自至西辽一路交锋之事，说与妾知。”

此时元帅就将兵到七星关，景花沙投降，一直说至兵困白鹤关，细细说明。转声说道：“公主呵！下官自与你别后，时时想念你有重身之喜，但是分娩后安康，未知男女。”公主见丈夫问起此事，不觉面含羞，低声答道：“一树果成双结子。”元帅听了大喜说道：“原来两个俱男儿，此乃下官之幸也！但不知产后身体如何康健？”公主说：“妾身托庇，却也安然。”此时狄元帅满心大悦，说：“公主呵！不知两个孩儿，生得面貌如何？”原来狄元帅犹恐番人生来，多有丑陋不堪的，也防这双生儿子，也是奇形怪状，岂非徒然空快的。公主微微含笑道：“驸马你却也问得稀奇，父母产下孩儿，不象父就象母，孩儿容貌何劳动问？”元帅笑道：“下官知了，必然一个象你；一个象我。”公主停杯不语，元帅说：“公主，下官取笑了，请酒罢！”此刻夫妻交杯，畅饮尽欢。

元帅对问：“公主不知可与孩儿取过名否？”公主说道：“我父王已经取下，一名狄龙，一名狄虎。驸马，不知可合意否？”狄元帅说：“两个名取得甚好，下官还要动问，但不知那日私逃后，狼主可有言语怪责否？”公主说：“为何没有话？你不别而行，不但怪责你，也把我欺负了许多。”元帅说：“这原来本帅差错，皆因立志于救国，料必公主为我在狼主跟前，婉转周旋。”公主说道：“你还不知，前日妾身接到你边关的书，我心烦撩乱，急欲提兵到此，那时禀父王，岂知他责怪你不辞而行，说你是无情之汉，怎肯相容我发兵，代你说多少不幸之言，不得已征西逃走之说，苦苦说情，劝尽万般解释话，此时方得父王依允了。”元帅说道：“难得公主代下官如此调停，但如今下官如此征西，屈指光阴一年有余，边关之困虽解，番王尚未投纳降书，如若有一降书，还要珍珠旗，恐防再要与动干戈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倘若然再动干戈，又要劳兵动将，岂不伤生害命更多，深为可惜，不若行文宣谕，催其投降，如若辽王不从，再征伐未为不可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金玉之言，下官岂有不依。”

言谈无儿，不觉更夜已深，元帅吩咐收拾余馔，请公主进内安睡养神。公主含笑抽身，早有使女持烛进内衙，此时早已罗帐布开，铺床已备，元帅四顾无人，使女退去，说声：“公主，下官与你成亲一月，早已分离，今幸相逢，本该与你衾枕，奈公务未完，心烦意乱，无暇伴你同眠，且待班师回国，安享太平之日，再尽夫妇之礼，下官然后于中补漏便了。”公主听了，羞颜含笑说道：“云情雨意之事，哀家并不放在心上，隔壁须防有耳，窗外

岂能无人，驸马戏言少说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所言有理。”又谈说几句闲话，辞别在外去了。

公主坐下，想来：丈夫真乃宋朝一员虎将，夫妻分别一载有余，在别人焉能却云情雨意之施，他却尽谈分别之事，如今仍复出室而去，举动行为，实称哀家之意。南北程途千万里，岂知正是好姻缘，只恨一月恩情，早已分离，只道今生难以再会，岂料在于此处相逢，虽然未尽夫妻之礼，今日相逢，衷情诉尽，心中也安，但愿早日平定西辽，那时安享太平，年少夫妻，却有无穷之乐，岂不是风花雪月，俱是后来。

不表公主快心，且说元帅转出外堂沉吟，不觉听得更敲三鼓，回思前日，说本帅公主两人，正是不意良缘，算来到是圣母为媒，本帅却也勉强成亲，岂知公主一心无异，念着本帅，义重如山，只为君亲事大，岂可留恋欢娱，而为不忠不孝，算是本帅骗她逃走，原乃理亏，负她一片真情，如今困难前去相求，又得不辞劳苦，提兵到此，解了重围，算她一心为着本帅。但愿得番王投顺，相携公主回归本朝，拜见萱亲，看看双生儿子，一家完聚，子母团圆，然后同返山西，侍奉娘亲过日，思前想后，心中却也十分快意。想罢，不觉连宵五鼓。

却说天明，狄元帅备下文书一角，打发飞山虎前往黄花关投递。此日黄花关主将，早已闻飞报：单单国赛花公主，前来帮助狄青，大破重围，杀却扳天将，蓝成虎、毕定龙二将阵亡，数十万围城兵，俱已扫尽，意欲出敌，想来星星罗海如此本领，我国众英雄丧尽。是日，一见文书到此，只得应允归投。有刘庆领旨回去，上复元帅，此时飞山虎回关，仔细禀明，元帅大喜。

是日再表碧霞关主将段威闻报，想来出关对敌，奈何自家本事平常，意欲献关投降，犹恐被合邦人唾骂，事在两难，只得吩咐众兵小心防守，正要写本奏知狼主，狄元帅的文书到了。段威想来前关已经投降了，这单单兴兵来助他，杀得我精兵猛将，一概瓦解冰消，倘或一日打破此关，我狼主敞障只有此城，如若碧霞关一失，和平城就难保守了，我主安身何处，算来不若投降，献出此关旗，等待宋兵退了，有何不妙，但不知狼主意下如何？众臣怎肯商量。

此时开关，接进刘庆，分宾主坐下。段威开言说：“刘将军，你元帅大兵到此，小将早欲献关投顺，犹恐合邦人笑骂不忠，如今元帅行文，切谕谆谆，仰见仁慈大德，小将叫日写本进朝，奏知狼主便了，但思狼主见此光景，料想不降而自降了。有烦刘将军上达元帅，暂住养军，停屯半月，待狼主定了主见，自然送上降书，献出珍珠旗，好待元帅班师回国，下邦再不敢侵犯。如若不遵切谕，元帅另行征讨，未为迟晚。”刘将军听罢笑道：“段将军言之有理，待我回关，上复元帅便了。”即忙起身告别，段威送出关外。

此时刘庆回关，禀知元帅听了，说道：“番王若不归投，是大患了，且至停兵半月，看他如何罢兵？”时正是闲暇无事，有焦廷贵、孟定国二人，对元帅说起三关孙秀，不肯开关放他们回汴梁去求救，反要杀小将二人，这样欺君误国奸臣，饶他不得。如今元帅班师回国，须要奏知圣上，把这奸臣正了国法，千刀万剐，方消众人之恨。元帅听了摇头说道：“做不来的，本帅有滔天之罪未消，况且这孙秀与庞洪，通同一党，靠着庞妃势力，奏他徒然无益，除他不得，只得权时让他便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你说那里话来，他靠着庞洪势力，元帅你有太后娘娘出头，为何怕他？”元帅喝道：“胡说，难道本帅怕他，只教大人不认小人之过，日后有了大关犯，然后与他算帐罢

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元帅既容了他，难道未将有容他不得之理？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我们既饶恕他了，这奸臣是造化他了，孙秀我的儿呵，日后不要犯出大关来才好。”

按下不题元帅二将之言。再说西辽国王驾下，文武大小官员连日闻报，君臣慌乱，朝中商议，只是不决。狼主全然无甚计较，长叹一声说：“苍天呵！狄青围困的白鹤关无人救解，只有三天五日，就要收拾五虎将，岂知单单国八宝贱人，为救丈夫帮助着大宋，杀却三员大将，伤了数十万兵，又闻黄花关已降，倘被打破碧霞关，孤家只座内城，难以保守，今日降旨众臣酌量退敌，一连三日，只是不决，如何是好？”只得退朝而去。不知如何定计，退得宋朝五虎大兵，正

贪心到底终无益，轻敌须知屡败兵。

第三三回 飞龙定计报夫仇 黑利阴魂现妻眼

诗曰：

公主飞龙性烈全，为夫被杀把躯捐。

风霜历尽投中国，不惜辛劳只报冤。

话说西辽国王商议退敌，不能决断，朝罢回宫。此时飞龙公主，已得知大宋将兵厉害，兵临城下，满朝文武，不能退敌。她常恨着狄青，杀害了她丈夫，结下此冤，立心图报，见过父王，说道：“丈夫之冤，兄弟之仇，若不图报，枉为世人。”狼主说声：“女儿，你还在此说什么呆话，退了敌兵，乃为要紧，因何及说要报仇之话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若依得女儿之言，兵也退了，仇也报了，宋室江山何愁不取？”狼主听罢哈哈大笑道：“女儿，倘依你之言，却也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只许女儿混进中原乘机便下手，杀了狄青，此时八宝贱人，一定回去单国，再不帮助大宋。父王然后前往各国，调雄兵猛将。宋朝没了狄青，那时拈取中原，何难之事。”恨主闻言说道：“女儿却也有此机谋，为父且依计而行。你是女流之辈，焉能得到中原，为父母岂不挂心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弗忧，女儿虽赴汤蹈火，也要混到中原，如若到得中原，伤害了狄青，如探囊取物。”狼主说道：“倘或泄漏机谋，如何是好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呵，女儿见机行事，决无妨碍。”此时番后闻他父女之言，早已含着一包珍珠说：“女儿呵，你驸马与哥哥，既已为国捐躯，焉能再活，你乃一青年弱女，岂可妄想到得中原，行此险事，万一谋事不成，反会遭其害，我劝女儿不要前往。”公主说：“母后呵，你不必伤怀挂念，女儿随着投降献旗时候，混进他伍队中，必要行刺了狄青。狄青倘若强办不来，女儿悄悄逃回，见机行事，女儿必要报了此仇的。”番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须要小心，若下不得手，须要早早奔回才好。”公主应诺。

狼主即日传旨首相度罗空说知其事，连日造成一面假珍珠旗，与真的大小无异，款式一般，是日公主穿过一套衣，象着中原小将样，狼主下降表，金珠丝绸五大官箱，又封好珍珠旗。此时公主扮作中原军士，拜别父王母后。番王番后，再三叮嘱，诸事须小心，事就不能成。须要速速回归。公主连声应诺，又拜别二位哥哥出宫，随了度罗空而去。

此书单表度罗空，领旨拜别狼主，带了众从人，坐着一匹高头马，后边番卒，推着箱四口，是珠宝彩绸，中央放了一面假珍珠旗，五色绢绫包裹，出了和平城向前而去。行程数日，已有碧霞关段威闻报，立刻开关迎进帅堂，奉茗已毕。段将军叫一声：“丞相，今色已晚，且在关中权宿一宵，待来天小将先往宋营，说知其事，然后宋将丞相面见便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段将军言之有理。”是夜排上酒席相待，预备铺毯安席，不必多言。

且说飞龙公主，这件事情，攸关秘藏，内里除却狼主番后兄弟，外边只有度罗空知道，若然泄漏消息，所害非轻，所以下同丞相，一齐走出城后，分为两路，饥饿只把干粮用些。到了天晚，私回黄花关空野之处，暂为歇息，咬牙切齿，恨着狄青，想来因他杀害我丈夫，暗暗心中苦楚，低声叫声：“驸马呵，哀家与你成亲三载，彼此和谐，只恨狄青提兵到来征伐，杀了别将也罢了，又将驸马伤害，此仇此恨，哀家怎肯罢手干休！今日须赴急水烈火，

弗——不。

攸(y u, 音优)——所。

也要随到伤了狄青，驸马呵，你的阴魂可随妾身，助你伸冤。”长叹一声：“苍天呵！我若与丈夫报了此仇，即死在九泉，也瞑目无怨了。”

若讲到外国之人，分透五伦，大义却少，颇重人伦之礼居多。如今单有飞龙公主，与丈夫异常恩爱，情义非凡，自从丈夫被杀，一心立着报仇之念，他说要杀了狄青，报了此仇，即死九泉，也是瞑目无怨，想来他的节烈，不独边夷外国少有，就是中国上邦也不多。

此夜公主一念不忘丈夫，黑利阴魂不散，为公主悲哀伤感。此时正在三更时候，公主悲伤之际，有鬼魂叫一声：“我公主贤妻，休要伤怀，你果要报仇，我与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当放心前往。”只闻一声，并不见面。公主惨切叫一声：“驸马呵！”叫得一声，二阵狂风，鬼魂已是无影无踪，不见答应。公主伤心不已，又听得漏下四鼓，歇一会儿，东方升起一轮红日，天明就在白鹤关空闲之处，悄悄埋伏，随机应变，混进中原，要报丈夫之仇，后文交代。

却说度罗空早已打发段威，通知宋将，丞相然后带齐献降之礼，白领八个番军，扛了四只官箱，两人抬了一面珍珠旗，一路到了宋营。古云：官有尊卑，役无大小。番军与宋帝有君臣之别，上邦下国，臣子总是一般，所以狄元帅敬他是一个败亡宰相，此时整顿衣冠，带领众将出营，迎接进营中坐下。见礼毕，小军献奉茶一盞。

此时度罗空开言说：“元帅，从前我邦狼主，却无主见，妄想中原，轻动干戈，始有杨元帅镇守三关，雄才大略。我国与兵战阵辽邦以后，又有元帅帮扶，赞天王等俱已丧灭，将亡兵败，狼主料想不能成事，所以常常悔恨，痛改前非。

岂知上邦万岁，不轻饶恕，今日命元帅职掌兵权，差来征伐，既然知道大兵临境，早欲归降，岂知众将自恃英雄，不知进退，又来抗拒大兵，是知损兵折将。至今朝势急，然后甘心投顺，恳切求和，如今呈上降书，珍珠旗一面，乃下邦传国之宝，并有本国仪程珠宝，一并四箱贡献，遵旨从命，永不侵犯。望祈元帅仁慈大德，恕却前非，广施思泽，允诺投顺，则本国君臣沾恩，如同雨露了。”

狄元帅听罢笑道：“丞相此事应该，因你狼主贪心妄想，却害许多生灵，下国侵犯上邦，应该问罪，屡动干戈，罪尤深重，扫平你国，不足为过。”度罗空说：“既然狼主万万之差，望祈元帅宽恕前非，好生之德，元帅莫大之功，今自以后，永远拱服，再无别念了。”元帅说：“既然狼主恳降，丞相求和，本帅若然不允，觉得执一之见，自今而后，如再动干戈，大兵一到，玉石俱焚。”丞相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此时元帅传，把四大官箱打开，尽是金珠绸缎。众将人人来看这珍珠旗，又细细点明珠宝，又加上元帅的封皮，又将降书降表一一看毕。

此时这珍珠旗乃西辽镇国之品，莫说中原人不曾见过，就是西辽国收在库内，本国众臣也不会见过，此时元帅众人，那里认得真假，谁想到他用假的哄。一看毕，叫声：“丞相，今日本帅既准投降前去，各处关地，仍归贵国经营，各分疆界，但是本帅归国，降兵五万，本帅要带归中原去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元帅高见不差。”元帅又说：“丞相，下官如今择日班师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元帅班师回去之日，少不得小国君臣要来送别。”元帅说：“丞相亦要送别，这不消劳驾狼主了。”

此时度罗空抽身别过众位英雄，领了从人，归到和平城，将情由细细奏

知狼主。狼主说：“丞相，公主此事，机密交关，假旗之事甚大，切勿泄漏风声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微臣晓得。”狼主驾退还宫，独有番娘娘一心忧虑女儿，说她立心要去中原为刺客，想她一女流，此去到底凶吉祸福难分。

不提番后怀忧，且说狄元帅择日班师，说知公主。公主当下叫声：“驸马，你班师回国，今日妾身也要回归本国去了。”元帅听了公主之言，不觉呆了，说道：“下官一心算定班师，要同公主同归中原，拜见母亲，为何公主说要回归你国？望公主依着下官，同回中国意下如何？”正是：

恩义夫妻何忍别，孝贤烈女却留难。

第三四回 归单单夫妻分别 降辽国宋将班师

诗曰：

夫妻一会复分离，一念君时一念亲。

从此何天重聚首，他年旌诏得成群。

却说公主闻丈夫班师，要带同她回转中原之说，便说：“驸马呵！妾若与你到中原，一来父王母后难以割舍；二来圣上须知招亲之事你却不曾奏明，未有旨宣诏，况且又防西辽怀恨于我邦，趁妾不在，与兵杀到，虽然不惧怕于他，总有刀兵之害，父王岂不归罪于妾身？若然驸马有心记念从前夫妇之情，回朝奏知天子，此时受了诰封，有旨宣召，然后转到中原，夫妇团圆，自然有日。”

此时公主说话之际，早已含着一包珠泪。狄元帅虽然是一员虎将，烈性英雄，只因公主是个义重多情之女，说道：“今日分离，伤心之话，也觉伤心，公主你这等说来，下官又不好勉强于你，你今朝分别，却也放心不下，如何是好？”公主道：“驸马，你今班师回国，公务已完，若有心记念于妾，奏知天子，有旨旌诏到来，此乃光明正大，未为不可，既有姻缘夙愿，为何我夫妻两人这生南北，万里程途？驸马呵！今日虽暂分离，不知会在何天？既然与你夫妻，谁知妾的心肠。”说罢纷纷落泪。元帅看见公主伤心，好生不忍，说道：“公主万勿伤泪，既然你一心回归本国，暂且分离，待下官回朝，国务一完，即奏知圣上，降旨前来迎接于你，团圆之期不远，公主何必伤怀？望你依着下官之言，回去万勿愁烦才好。”公主说：“谨依驸马吩咐。”此时元帅择日班师，公主也要告别登程。

是日，元帅传令，摆下筵席饯行。夫妻对酌之间，元帅说：“公主呵！你今别我归本国，上达尊公母后，代说下官不是无情之汉，只因国务羁身，幸得如今平复西辽，少不得日后再到请安。”公主含悲说：“驸马呵！总是相逢，未卜何时得见。”狄元帅再三安慰了多少话：“公主呵！你且免愁烦，请用酒罢。”说话此时夫妻分别，说不尽许多言语，并叮咛嘱咐好生二字。麾下男女兵丁，多有犒赏，宴毕。公主吩咐各女队伍分开，上了赛麒麟，相别过丈夫，出关而去。元帅与众将殷勤相送，有十里之遥。公主说：“驸马与众位将军，何必远送，请回便了。”元帅公主，此时只得马上揖别，含泪分离，男女兵向北而去。元帅在马上遥望，不见旗幡影映，只得回转。狄元帅并非恋他的颜色喜欢，只因公主情真意重，不辞千里之劳，来解重围，今日一时别了，元帅也觉不忍分离，此时只得回关。

过了三天，已是上吉日期，传令众将拔寨起行，安排队伍，五色旗幡，三声炮响，三军起程。辽国君臣闻知，频来相送，狄元帅辞别过狼主与众辽官，不必细述。所取关域，仍归西辽管辖，此时宋将兵一路威威武武，奏凯而还，登山涉水，非止一日程途，所过地头，毫不侵扰，百姓安居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三关孙秀，自从前日闻狄元帅兵困白鹤，赶逐孟、焦，不许他出关来，故时时想起心欢，只望他众将早日尽丧西辽才得安心。忽一日接到边报，方知单单国八宝公主，兴兵前往，大破西辽解了重围。孙秀一闻此报，吃惊不小说：“不好了！本官只道狄青围困孤关救兵不至，心然一班狗党尽丧西辽，谁知又被八宝贱人救了，但愿西辽还有雄兵猛将，连八宝这贱人一齐结果，死在番邦便好了。本官前日已经动了一本，劾奏他按兵不动，通了西辽，

要先把他母命丧了。”

若说孙秀前时果动此本，只因嘉佑王是个明哲之君，因思前者张瑞还朝复旨曾奏明，并有狄青本章附呈朕览，足见他忠心为国，怎肯退后不举，投降了单单又去投降西辽，天下没有这等人，莫非孙秀谎奏了，且有了实证，再行定夺。就把这道本章隐藏不发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天牢狄太君，虽然在天牢囚禁，已有狄太后娘娘关照，又是平西元戎之母，那狱官司事，怎敢轻慢，所以中用四个老嫗相伴，需用日给，比家中也差不远。此时狄太后终朝想念侄儿，原不该走差国度招亲，又幸得当今仁慈，恩赦了他，仍命平西，如今一载有余，但不知何日班师，消了前罪，那时方得母子重逢，就是吃碗清汤过日，也是安逸。

不题狄太后之想，再言三关孙秀，那日正在关中闲坐，忽闻报道：“启上孙老爷，今有狄元帅征伐西辽，国王献出珍珠旗，如今奏凯班师，只得百里之遥，特来报知。”孙秀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再去打听。”说：“不好了，本官只道西辽国兵将凶狠，重围难解，料想狄青不能还朝，岂知西辽国，真乃没有雄兵，投降了，献出珍珠旗，如今又得还朝，焉能摆布得来。”他恨总是天不从人愿，“岳丈徒然用计了，但是本官前日已经上本，说奏他按兵不动；私通西辽，如今一班狗党，又得胜回朝，下官已有谎奏欺君之罪，如何是好！如今反弄自己身上。不若修书一封，差人进京，送上岳父，待我安排妥当便了。”是日即修书一封，着得力家人孙吉，带盘费星夜赶进汴京，去了不表。

且说范仲淹叫声：“杨老将军，那孙秀一心要害这狄元帅，岂知又被他征伐西辽收得珍珠旗回来，此番又是逢凶化吉了。”杨青说：“正所谓任君百计施巧谋，自有皇天作主张，但这奸臣如鬼如蜮，今又打发家人，去做什么勾当？当我也知了他报知庞洪，必要商量什么鬼计，看他怎生害得这英雄将士。”

不题杨范之言，到了次日炮声一震，元帅大兵离关三十里；停一会儿，又报到元帅离关不远。孙秀只得勉强开关，传请范仲淹、杨青，一同出关迎接。只见大兵一齐已到关下，杨将军说：“我们只道元帅兵危白鹤关没有效兵，不得还朝，不想被他征伐西辽，取得珍珠旗，班师回朝，此天下绝这小英雄也！”范爷说：“皇上庇佑只英雄也，亦当今天子洪福，只差得孙大人心中不快。”孙秀说：“噯！你们那里话来，他征伐西辽，下官有何不悦？你听号炮之声，元帅到了，我们出关迎接便了！”

此时孙兵部与二位忠贤，走出关外，刹时狄元帅到了，传令安营。有孙兵部见了，免不得叫一声：“狄大人，如今班师回朝贺喜了。”杨范二人也说：“元帅请下马进关。”狄元帅说：“下官身负欺君重罪，不知皇上罪赦如何，何劳三位大人远迎，使我何以克当！”三人说：“元帅那里话来，如今成此大功，罪故已消，圣上还要旌奖了。”元帅说：“焉有此望。”连忙下马，一同进关。那焦廷贵把孙秀一看，怒目圆睁，高声说道：“我们元帅，真乃英雄，没有救兵，何为稀罕，今日大破西辽回来，那个奸臣误国贼，敢来杀我焦廷贵。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匹夫休得多讲。”

此时已入帅堂上，各各用礼，依次而坐。孙兵部开言说：“闻得元帅不伐西辽，先在单单招亲，下官失于贺喜，大人休得见怪。”元帅说：“孙大

人言重了，下官奉王命征伐西辽，在火叉岗走差去路，右边东北是单单，左边西北是西辽，走差单单国招下大祸，险些逃不出罗网。”孙秀说：“招亲是喜事，怎说是祸事？”范爷忍耐不住说：“孙大人，今日元帅班师只说目下言谈罢，为何只把痛心话来伤刺？”杨将军说：“孙大人没有喜事，难得过日子，若不招祸倒是个责任，英雄喜有要来，祸有要来，方是历尽艰苦的丈夫，且待元帅征伐之由，细细说与我们知道。”此时天色已晚，排上酒宴，二人揖让入席，众将开筵厚犒得胜将军。正是：

莫道奸谋多误国，岂知天眼眷英雄。

第三五回 到三关忠佞谈言 回本国宋帅复旨

诗曰：

五虎班师到本邦，忠奸叙会不相当。

图谋不遂心中愿，恨杀胸中暗毒肠。

当下狄元帅酒吃至半酣之际，就将误走国度，错杀番将被擒，勉强成亲一月，逃走直至西辽，兵困白鹤关，请八宝公主到来，大破重围，一一说知。范爷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幸而公主前来解救，不然兵困白鹤关，焉有还朝之日。”杨将军说：“我想我主洪福，所以得公主提兵，救了众将兵，此保国英雄也！”元帅说：“若非公主前来，下官一定战死沙场，捐躯报国，岂肯贪生畏死，负却圣上洪恩。今朝岂望圣上旌奖，若蒙赦却重罪，放出天牢母亲，就回退家乡，淡泊自处，母子觉得安乐逍遥，不为官也罢！免得吃惊受苦，母子不安。”

孙兵部接言说：“元帅你立此重大功劳，莫说消了前罪，一定当今还要加官倍宠，封赠母子团圆，旌赐夫妻完聚，真是有与满朝文武，谁能及得，宇宙名著，千秋不灭。倘下官有甚参差，全仗大人周全些。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你赤胆忠心，匡扶社稷，有何差处，若有差池，自有国丈大人庇着，下官在只些奸臣术中，岂敢动作？”当下范仲淹、杨青四眼相看，想狄青今番不比前时了，侃侃言谈；又看孙秀一张面孔铁青，想着：元帅冲撞之言，奸臣岂不怀恨在心，罢了！且做个好人，作收场便了！说：“两位大人，多是王家国戚，均为一殿之臣，事心报国，竭力乾坤，便是主上洪福，莫说同朝一殿之臣，就是庶民家乡邻里，也有相济的，相济扶危，君子之道；见死不救，枉作世人。”此时元帅不答，孙秀也变色不言。

停一会儿又说：“狄大人，公主既到西辽，因何不带进中原，一同见驾？由他独自归本国，这是差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，他是外邦之女，不奉圣上旨诏，带进中原，此非礼也。”孙秀说道：“他的功劳浩大，况是元帅的夫人，就是同进中原来见驾，有何妨事？”元帅笑说：“孙大人你却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下官紧踏坚牢地，须防足下浮，圣上虽然也不罪下官，还防国丈不肯宽饶，所以打发他回归单单国去了，免得飞蛾扑火，自烧其身。”孙秀说：“好好言谈，大人因何说道国丈来，下官正是不解，乞道其详。”元帅说：“下官也是不解，不知国丈为着什么原故牵着下官？想平日无仇，往日无冤，与下官做尽对头。仰赖上苍庇佑，深沾天恩，倘得宽饶前罪，必要辞驾，乞求归乡，养子保命，又得安心，有何不妙。”孙秀听了，冷笑说：“大人，国丈何曾与你做对头，休得枉屈。”有范爷接言：“庞太师乃当今国丈，元帅不去趋奉他，自然怪着于你。”杨将军说：“元帅只要你正直无私，总听皇天作主，纵然国丈深怪于你，做个对头，且由他罢！孙大人你说这句话，差也不差？”孙秀此时见三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气得满脸通红。范仲淹想道，“这奸臣说不过了，若再讲时，仇恨愈结愈深，便开言笑道：“吃酒不谈仇怨事，众位大人且请酒。”当晚平西六将，大小三军，各各畅怀吃酒，连飞龙女也在其内，是夜不表。

又说狄元帅一平西辽应该拜本报捷，只因又怕三关阻隔，所以不曾有本进京，如今到了三关，即备下本章一道，打发孟定国回朝报捷去。是夜在关中歇宿一宵，次日孙兵部说道：“大人，既然珍珠旗是西辽镇国之宝，但不知款式如何，怎样宝贝，何不拿出众人一看，未知可否？”狄元帅一想，若

不拿出观看，怪本帅有甚作弊，就命左右取出此旗。元帅揭去皮封，打开包翼。众人一看，但见宝旗不甚大的、周围约方二尺余，中央结成丹凤，四角五彩云霞，正面八八六十六个衬珠，每四角一颗顶大宝珠，中央也是一颗，四周乌绒滚边，看来款式模样，大小也是此样，只有五颗。若是真的款式模样，大小也是此样，只有五颗大球，不是真宝，反面淡红血点，处处破漏。众人那里识得此宝，辨得出真假，少不得赞扬几句，看毕仍收回箱囊中贴上封皮。孙秀说道：“大人，此旗真乃西辽镇国之宝，被你取了他的，只恐西辽王深怪于你。”狄元帅说道：“这乃是国丈的美情，保举下官，奉旨不得不然耳！”

是日用过夜膳，元帅传令，众将众兵拔寨起程。三人说：“狄大人再清少留，且把军马安歇二三天何妨？”元帅说：“王命在身，不得久留开外。”早有四虎、孟焦六将，依旧摆开队伍，伺候元帅起马。此时元帅盔甲上马，气宇轩昂，辞别孙、范、杨三人，忽听号炮三声，三军旗幡招展，队伍分明，两军扛抬四箱珠宝，内有一箱是珍珠旗，大兵出关而去。那范爷、杨将军，满心欢悦笑道：“难得当今圣上洪福，所以出此五虎英雄，护佐大宋江山，象泰山安稳。”二人欣然喜色。孙秀闷闷不乐，也不敢做声，只得一同回进关中不表。

再说庞国丈前接孙秀来书，说他兵围白鹤关，心中大喜，说：“这小狗才，平时靠了姑娘的势力，不把老夫看在眼里，争夺功劳，与吾作对，老夫要摆布于你，有何为难，只需用些小技。如今兵困边关，没有救兵解围，眼见不得回朝，尸骸也要丢在沙场地，任你有通天的本事，盖世英雄，立尽多少功劳，不免做无头之鬼，狄青一死，刘、张、石、李、孟、焦，一班小狗头，休想活命，一同丧在西辽，才显我国丈手段高强。”此后约有两个月余，忽家将报：“启上太师爷，今有三关孙老爷·打发孙吉到来求见国丈。”庞洪说：“着他进来。”庞洪想道：不知贤婿什么事情？打发孙吉到来，是了，莫非狄青身丧西辽，先来报与老夫知道。

须臾，孙吉到来叩过头。太师说：“道途辛苦，不必行礼，你家老爷近日好么？”孙吉说：“家老爷近日甚安，今有书来与太师爷观看。”庞洪接过说：“你且往外厢用酒罢！”孙吉谢去了。国丈将书拆开，从头一看，不觉呆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原来狄青又被单国救兵，大破重围，反被他征伐西辽，可笑番王真没用，乃竟将镇国之宝献出，畏惧了一班小狗头。前日贤婿有本进京，只说狄青投降西辽，圣上藏了批本不发，如今这小畜生又班师回朝，小婿理亏，写书来托老夫于中补救，叫老夫如何遮盖得来，且待狄青到来，然后见机而行便了。”从此庞洪烦闷不过，又难再算计。

单表狄元帅，先差孟定国回头奏捷，是日到京，将本投递相府。庞洪一接本大惊，说：“孟定国乃天波府内人，这本章谅情搁捺不得，待明朝奏闻圣上，再作道理。”

再说孟将军投本后，转来到无佞府禀明余太君说：“平西得胜回朝。”太君大悦，一班寡妇欣然说：“难得狄青小将英雄，不中庞贼奸计，今又得胜回朝。庞贼呵！任你用尽千般奸计，自有皇天庇佑这英雄。”余太君又来吩咐孟定国，在此府中安歇几天，等候元帅罢！路上辛苦，往外用些酒饭。孟将军称谢，又往南清宫通报喜信。狄太后潞花王母子，好不开怀，随后又到天牢，禀知太太，报知九王八侯、崔爷等各忠贤多俱得知，说道：“此番足气杀庞贼了，前着孙秀这狗党有本奏上投降西辽，幸得主上英明，留下此

本不发，如今一班小将奏凯回朝，看圣上把孙秀怎样主张。”有净山王呼延赞笑道：“孙秀奸贼是御连襟，有这老奸贼，岂敢遮庇，这假本圣上必不究的，还恐庞奸贼有别的算计狄青。”九王八侯说：“呼延兄，狄青今有莫大之功，料想如今害不成了。”正是：

忠良小将人人爱，反妒奸臣个个嫌。

第三六回 杨宗保显圣逐冤魂 狄元帅班师参圣上

诗曰：

丹心报国杨元帅，辅宋驱邪不泯忠。

逐散冤魂归地府，英雄小将弗成凶。

慢说众位大臣之言，欢悦狄元帅班师之事。再说西辽国飞龙公主，立志代夫报仇，随到中原为刺客。在度罗空进旗分路之日，已经混入宋军中，只因数万军中，多是投降的辽兵，一人那里认得出。因何前时何不向早表明，只是一口难分两处话，一言难表两回书。

此时飞龙公主随着宋兵混进三关，已是放心大胆了，只因元帅一路到汴京见驾，早数下已卸脱身了，几万人马，少却一人，也难查确，只是单身独走，自觉凄凉，立志与夫报仇雪恨，日间向走京城路，夜宿荒郊泪暗流。这番女要报夫仇，抛下玉叶金枝贵品，竟不辞跋涉之劳，远别外国，抛离父母，真乃节烈堪称。所以黑利死后，因他怨气所感，阴灵不散，现形亲自叫她前往，代为报仇。只是这黑利在生之时，虽然威武，岂知死后做了鬼魂，威风显不出来，况且三关乃是重地，本国山神，岂容外国鬼魂出入，并有杨元帅之忠魂，阻挡住三关，那番将的阴魂，难以进关，只得退归原路去了。若讲到杨元帅的忠魂，既将黑利冤魂赶逐，何不连飞龙公主一并收除，只因杨元帅做了神道，故知飞龙狄青生死相关，自有定数，不必除他，由他进关而去。此时公主一路伤心不止，只因身穿军士衣裳，恐人盘诘，又到近地衣裳铺，买了一套民间便服，寻一个空野之处，周身改换而行。现在说了多少飞龙要报仇之话，到底如何收结，看官不用心急，下文自有交代实事，后话休题。

却说五虎大将，一路登山涉水进京，是日汴京城厢内外，早已知道狄元帅得胜回朝，这些百姓家家户户，俱是挂彩焚香，张灯燃烛，敬重有功之臣。满朝文武，俱出城迎接在十里长亭之外。此时狄元帅到了，吩咐众将，把人马安扎营盘，滚鞍下马，说声：“列位大人、罪将狄青何德何能，感蒙各位如此抬举、使我置身何地！”有说狄大人，有说狄元帅，如今平西有功，我们理该迎接。元帅连声说：“不敢。”有潞花王叫：“表弟，孤家承母后之命，要你同归府内，去叙叙离情，来日见驾罢！”狄元帅说：“千岁，这也使得，若然先到了南清宫，拜见姑娘，独恐涉私，被人谈论不美，不若来朝，见过圣上，把误走国度，征伐西辽，——奏明，若得圣上开一线，赦了前罪，然后即来谒见老尊年，今宵权宿华亭驿，烦千岁回府，代为禀达。”这几位大人同声赞道：“果然有智识的一位真性无私的英雄，可敬可敬！既然如此，就在华亭驿内权宿一宵，待来日候着圣宣便了。”

此时同进华亭驿内，众将早已安排；众兵华亭驿外屯扎。潞花王早已吩咐预备酒筵，众三军有犒赏，众王爷与元帅依次而坐就席，六将乐饮。交酬宴毕，已近黄昏时候，元帅吩咐焦廷贵，速即往国丈府中，禀请奏明圣上，本帅班师。潞花王说：“表弟你班师回朝，待寡家与你奏知圣上，何用庞洪？”狄元帅笑道：“千岁，国丈屡屡怪着我狄青，不知是何原故，如今要他呈奏班师，却也不妨。”众王侯笑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此时众大臣别过，抽身告别回衙，元帅正相送不表。

且说焦廷贵到了相府外下马，高声说：“奸臣门上何人？”有一把门的喝道：“你们何人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。”焦廷贵哈哈冷笑着说：“你老子乃焦廷贵，随狄元帅征伐西辽，如今班师回朝，各大臣出城十分恭敬，想你这

奸臣庞洪，妄自尊大，不来相见。”把门家将喝道：“胡说，我家相爷乃当今万岁的国丈，只有人奉承他，从不肯奉承别人的。”焦廷贵大喝道：“放你狗屁，俺家元帅，乃太后娘娘的侄儿，比你家这个奸臣的势力，大得多呢，你若不去通报，待你老子打进去罢！”门官听罢，不得已连忙进内禀知太师。

太师令传见，此时这焦廷贵进至府堂，见了庞洪，挺那胸膛，也不行个见礼，圆睁环眼，对庞洪高声说：“你是国丈么？”庞洪喝道：“匹夫，你是焦廷贵么？”焦廷贵道：“那人不知我的大名，你问怎样？”庞洪大喝道：“你一个小武夫，见了老夫一品当朝的，焉敢这般模样？”焦廷贵听了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虽乃是小小武夫，跟随元帅的功劳浩大；而你虽是一品当朝，只好坐食了皇帝老子俸禄；用尽计谋害人的性命，这是你的本领，你与国家有什么事，你且行说来。”庞洪大怒喝道：“你见老夫害了什么人？满口胡言，好放肆。”焦廷贵听了冷笑道：“老庞啊！我家元帅，原与你无仇，因何你几次把他谋害？幸喜他运好命好，如今害他不得，反立下大大的功劳，今日征伐番王，取了珍珠旗回来，元帅差我前来，说与你知道，来日可奏圣上，不可又设奸计来算计元帅，俺焦将军去也。”摆开大步，跑出外堂，上马加鞭而去。

此刻庞洪，见焦廷贵如此言语撞犯，气得他怒上加怒，一来怀恨狄青得胜回朝，如今又遇焦廷贵激恼一番，好不气闷，便说：“焦廷贵你这狗党，今日老夫受了你的气，少不得也在老夫手内。如今狄青既到了，且待来日奏知圣上，慢慢打算便了。”又说：“狄青呵！我却不想让你残生，屡屡害你不成，老夫亦遇过多少事情，到这个小奴狄青害他不成，正是枉为人也。”此时国丈越想越恼，只是恼不出来。

再说次日五更三点，各官聚集朝房内，天子尚未升座，众官闲谈一会儿。忽闻景阳钟声响亮，龙凤鼓次第而鸣，扬鞭三响，香霭氤氲，珠灯引道，天子登了龙座。有九王八侯，文臣武将，公侯伯子，循序而朝，三呼已毕，文武分班列行。临殿官传万岁旨意，说圣上有旨：各官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忽左班内闪出国丈说：“臣有事启奏。”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前者保举狄青征伐西辽，如今得胜回朝，特此奏闻候旨。”此时众王侯暗说道：这好刁奏保举二字，他又要逞功了。当下万岁降旨：既是狄青班师回朝，即要宣来见朕。停一会儿狄青到殿上，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狄青见驾，愿吾主万寿无疆。”圣上说：“卿家平身，寡人命你征伐西辽，为何不遵旨命，投降了单单国外招亲，贪欢误国，卿罪难逃；既在单单招亲，如何又去征伐西辽，今日把前事细细说与朕知。”

狄青说：“圣上呵，臣沐天高地厚君恩，岂不图丹心报国？前日禀遵王命，往征西辽，只为火又岗上，分为两路，走单单国去了。一到他邦，守关武将，怪臣无事兴兵侵犯，一时大怒杀将起来，取关斩将，后来方知错走路途。臣以后自知理亏，再三以理讲和休息，岂知波等不从，致有刀兵之患。臣到关前求和，他邦众将必要战杀，此乃欺臣，欺臣即欺陛下，是时请旨已不及，只得与彼国交锋对战，先平单单后征西辽，阵阵交兵得胜。后来番女赛花英雄无敌，倘若力战，臣亦不惧，奈他是庐山圣母之徒，法力甚高，把臣与众将一并拿住。番王苦劝臣降顺，臣抵死不从。番王将臣等一并押去斩首，幸有圣母下山说知番王，说臣与赛花有夙世姻缘。陛下呵！臣思自祖父

香霭（i，音矮）氤氲（y n y n，音阴晕）——霭，云气。氤氲，形容烟或气很盛。

以来，忠良自许，至臣身受国恩，未曾报答，岂可背主招亲，以犯国典？奈何身被拘囚，倘若不从，要吃一刀之苦、非臣惜此微躯，既承主命平西，若然一死，岂不有误军情一事？只得勉强成亲。一月逃走，复回火叉岗，路遇钦差，臣已附本章一道，谅必陛下龙目看明，乞体谅微臣本心。后来臣一到西辽，旗开得胜，借陛下天威，只道番王即日可以投降，谁知又差了星星罗海，雄兵数十万，此时兵困白鹤关，此日焉有救兵，势已急了，只得差人前往单单国，请得八宝女到来帮助，方能打破重围，众将兵方解此危。后来番王见雄兵猛将，一并消尽，只是哀求，愿献出珍珠旗，另有投降表书、金珠绸缎四箱，恳准投降，自愿年年贡献，岁岁称臣。此时臣非敢自专，妄允请降，因奉前往之先，已蒙圣谕，但得番王顺命，则准他投降，故臣今日收兵回朝，赛花只在西辽已回归单单。微臣重罪不赦，但放出天牢母亲，感戴天恩不尽矣！”正是：

奏主当年平虏事，原因今日谒天颜。

第三七回 奏诉前因明君剖断 叙谈别后狄后宣亲

诗曰：

高年狄母下天牢，只为奸谋计害多。

今日方能离禁难，苍天不负寡孀孤。

再说狄元帅当金殿奏明，上年承旨平西，走差国度，单单招亲缘由，一一奏知，当下嘉佑王听罢一想：从前孙秀，陈奏说狄青投降西辽实在假的，如今不必再提起此事了。降旨要将贡献之物，一齐呈来，与寡人观看。狄爷听了，即忙步出午朝门，令军士将四箱贡礼，一柄珍珠旗，呈进金銮殿上，一一打开，万岁看毕，然后将珍珠旗拆去包裹，君臣一同共目。这柄旗没有一人见过，君臣各人，焉能辨得出真假，无非众人赞个好字。君臣览毕，圣上传旨内侍，一并收归库内。狄元帅又将降表册籍呈上龙案。万岁看过降书，又看册子上，是原日统领人马若干，损去若干，收降番兵多少，用去粮饷多少，尚剩若干，并将众将功劳簿开载明白。御览已完。传旨说：“狄青原有重罪，兹今姑念一番跋涉之劳，如今有功不记，有罪已消，俟另日有功，再加升爵；收降人马，兵部放回。”万岁传旨：往天牢放出狄元帅之母，余粮户部收回。

元帅正要上前谢恩，早有国丈庞洪说：“臣启陛下，这狄青未伐西辽，先投单单，误国招亲，罪该万死，功小罪大，抵消不得，伏乞我主圣裁。”万岁听了一想，说声：“庞卿，你太无情了，这狄青乃你保举的，他既有不赦之罪，庞卿岂无保举不力之过么？寡人劝你差不多些也罢！”庞洪听了圣上之言，羞惭满面，低头不语。此时九位王爷、八位侯爷、一班忠臣好不开怀暗喜。此刻嘉佑王退朝，问圣上说我狄青之罪，是你保奏，差不多些，自今以后群臣各散。狄爷退回午朝门，国丈齐出。狄爷说道：“国丈！你我也差不多些，既为一殿之臣，同僚之谊，何不同辅王，你我相安，有何不美？”庞洪听罢说道：“你的话好无分晓，老夫是公平直断之言，那有生心与你结仇作对。”说完乃登了坐轿，回到相府，满怀不悦，说道：“圣上原来宠爱于他，老夫总要摆他死地，方才罢休！”

不表庞洪烦恼。且言众位王爷，并不是惧怕狄爷要奉承他，只因敬他平西有功，是个忠良将士，劳于汗马，江山鼎力之臣；内有几个庞党奉承，是面从心违的；一班硬直的人，乃真是实情相投的，你邀我扯。狄爷此刻到也分身不暇，有潞花王叫声：“表弟！母后着你去相见，与孤家去罢！”狄爷微笑道：“难得姑娘这等好心，当先往拜见，才为合理。”便说：“列位大人，容下官去拜见姑娘，然后再来奉谒列位大人便了。”众王侯齐声说道：“不敢。”拱手相辞，登车起马，各回府中去了。元帅又吩咐众将，在华亭驿所安屯便了，且待圣旨到来，再行定夺。此时狄爷乘现月龙驹；潞花王爷骑上白骏倪，一同并马而行，此番扬扬喜色，气宇春风。

再说有高年千岁，乃是石玉丈人，这位王爷早已差人来请，石郡马回府。这石玉此时巴不得的即拜见母亲同那郡主，即时别过张、刘、焦、李四人，一路到了赵千岁府中。原来这赵王爷，乃嘉佑王天子的叔父，年将已七十，单生女一人，狄元帅有功，四将一同受封之日，赵千岁已招赘石将军，他自从随着元帅同守三关，远离母亲郡主，已有五载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狄爷一路随了潞花王，到王府门首二人下马，进至南清宫，一同进见太后娘娘。狄爷说：“娘娘大人在上，侄儿狄青拜见。”此时太后娘娘见了侄儿，不觉心酸起来，叫声：“侄儿起来罢，休行大礼了。”狄爷一连三叩首。娘娘说：“我儿扶他起来。”潞花王挽起狄爷说：“表弟请起。”此刻狄爷起来，娘娘吩咐下坐，弟兄一同依礼而坐。正是姑侄相逢之际，应该喜悦才是，为何狄太后反生凄惨起来？因想哥哥只有这点骨血，死里逃生，方得出仕，又被奸臣几番计害。倘若征西丧在边疆之地，狄氏香烟倚靠何人？幸喜侄儿有此本事，平服西辽，细想侄儿屡被庞洪所害，几番逢凶化吉，转难成祥，到今日方见侄儿之面，想到此间，心中不觉凄楚起来。

狄爷香茗吃毕，启口说：“姑娘呵！侄儿奉旨往守三关，远别许久，不曾候得金安。”狄太后说：“侄儿的身体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侄儿一向身体甚安。”娘娘说：“侄儿呵，自从那年你解送征衣之后，杨宗保既没，圣上命你往守三关，不觉五载有余，只望你高官显爵，耀祖荣宗，尽忠尽孝，清史流芳，才遂吾愿。岂知与你得会之初，几致身亡，已受奸臣暗害，吃尽苦楚，几番方得母子少安。这老奸贼又哄奏当今，妄施巧计，保你往征西辽登临险地，祸福难分，喜得今日得胜回朝，且把交锋之时，细细说明与老身知道。”狄爷听罢，细将错走单单直至得公主到解重围，番王献出珍珠旗，一一说明。娘娘说：“今日取到珍珠旗，早间上殿，圣上把你怎样相看？”狄爷说：“姑娘，侄儿今日见驾，细把前情奏知，蒙主上洪恩降旨，功罪两销，候封官爵，并赦母亲无罪，岂料这庞洪奏罪大功小，抵销不得；圣上说：那庞洪你有保举不力之过，与侄儿之罪也差不多的。”太后说：“这奸贼实乃与你做尽对头了。”

狄爷说：“姑娘，我想母亲安安稳稳，坐在家乡，皆因不肖孩儿累及他受此苦楚，今蒙恩赦，侄儿要往天牢看看，以安悬望之心。”狄后道：“如此你去见母亲便了。”有潞花王说：“母亲呀！待孩儿同去迎接舅母可好么？”狄后允诺，狄爷说：“千岁若然别的去处同往，却也何妨，这个所在，却去不得，不劳千岁驾了。”太后说：“侄儿说的不差，不去也罢，停一刻也来相会了。”又叫：“侄儿，你何必称我儿为千岁，须云朝廷尚爵，你二人骨肉至亲，可必如此，以后只须兄弟相称便了。”狄爷说：“谨依尊命。”此时穿过便服，别了姑娘表兄，带领四个从人，随出王府，步行而去。

未至天牢，赦书已到，太太乘着轿出来，张文跟随，狄爷一见，叫了姊丈来了。张文说声：“舅郎，我那日见过你，只因一班王侯大臣在此，不好呼唤。”狄爷说道：“这也何妨。”转又叫：“母亲，孩儿承姑娘之命，来迎接母亲去。”太太说：“我正当到南清宫，去叙叙数十年姑娘别离之情。”狄爷亲自扶轿陪行，街上百姓多是叹息，忠臣孝子，名不虚传。狄太太到了王府，有守门官进内报知，潞花王传旨，大开府门，亲出迎接。张文不进去，狄爷叫住在华亭驿，与众将一处去了，又说狄爷虽然出仕做了官，只因未久，未曾请得诰命于狄太太，然而他父亲狄广，在日做官之时，太太已受过诰命，当今新主封赠，还要候恩。此时进得王府，狄爷扶她下轿，直进南清宫内。娘娘亲自出迎，正是久渴怀思，今朝相会，好不欢喜。姑嫂见礼，太太要拜见，说：“姑娘虽然骨肉至亲，然尊卑不同，礼当老身拜见。”太后那里肯从，只行常礼罢！潞花王说：“舅母大人在上，待愚甥磕见。”太太说：“千岁，老身那里敢当，若行常礼，已是过分。”太后道：“嫂嫂骨肉至亲，况且初见，受他两礼何妨！”此时太太起身，潞花王拜，狄爷扶起又磕首母亲，

即说道：“孩儿不孝，至累母亲受惊吃苦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呀！这是奸臣算计，与你何干，老身只道今生为狱中之鬼，岂料孩儿又得班师，母子得赦，逢凶化吉，实由感赖上苍。”正是：

善良自有天心眷，奸佞终须国法收。

第三八回 南清宫姑嫂谈心 赵王府娘儿聚首

诗曰：

骨肉分离二十年，今朝相会叙前言。

情浓姑娘多亲谊，恤寡怜贫狄后贤。

当下，狄太后娘娘与太太，姑嫂对坐，下边左右坐着两位青年，香茗用毕。潞花王请过舅母之安，正是姑嫂久别二十余年，此时太后开言说：“嫂嫂，你在天牢内，不是我姑娘冷眼相看，若然顶力要当今赦出你，犹恐众臣议论，料得决无大事，只好略略暗中照拂，幸喜侄儿仰赖上天庇佑，平服得西辽姑嫂重逢，母子叙会，真乃枯木逢春。”太太说：“姑娘呵，许多周旋，皆赖叨天之力，莫大之恩，报答不尽，所恨者庞洪、孙秀，两个权奸，妒嫉忠良，几番侵害，我儿险死还生，算来此命罢了罢了！”太后说：“嫂呵，湛湛青天不可欺，看来庞贼害人，行恶已多，看他归结，未必有安然不败露之理。”

此时太太又把姑娘细看，不觉心酸顿起：“记得当日先王点秀，与你分手之时，一个冰肌玉貌的少妇，目下玉容虽然不减，却难及得当初年少之日，自从与姑娘分别二十余秋，音信全无，今日姑娘得到如此，真乃洪福齐天，我儿若非姑娘提携，焉能年少出仕皇家！”太后说：“嫂嫂今朝想起前事，犹如做梦一般，先王点秀分离之后，月月年年，思回故土，以后差人探问，岂料山西地面，又遇水灾，全府地面百姓淹没殆尽，只道你母子双双身葬鱼腹，以后踪迹渺无，弄得吾时时思想，愁闷倍增。直至数年，方才与侄儿相会，他说幸赖仙师救上仙山，收为门徒，教授武略；就是嫂嫂得活于世，也未得知，直至后来侄儿有书投达，方知你母子得会，此时喜得为姑的心花大开了，今朝又得姑嫂重相会，分别情怀尽消。”太太说：“姑娘呵，若是从前事，讲说不完了，前时母子株守家园，岂料水淹山西太原，百姓家家遭了此难，母子被水冲开，母说孩儿亡在水府；儿道母亲葬在水中。此时老身幸得小婿张文救了，得过一年又一年，前年方得母子来会；今日不意姑娘重逢，真乃喜从天降。”太后说：“嫂嫂你不说，我也忘记了，你说女婿张文，老身却记得你还有侄女一双，前日侄儿有书到来，又不分明写上，只脱母子相逢，一统达言。”太太说：“这是月久年深，自然忘记了，次女银鸾，已亡故了，只有大女金鸾，配与张文，因他武职细小，就是日前奉旨拿我，也是他伴送来的，至今尚在京中伴老身。”太后说：“这也难得他如此着力。”

此时姑嫂讲话多时，太太又问：“我儿你既奉旨征西，因何不往？反在单单国投降招亲，贪欢误国，实乃逆旨欺君，到底怎长怎短，可将实情细告为娘知道，不许藏头露尾。”此时狄爷就将走错单单，说至番君献旗投降，细说知。太太听了又惊又喜，惊的是公主利害；喜的是得胜回朝。狄后说：“嫂嫂这公主到亏得他解围，救了侄儿，有功于宋了，想他是个有情之女，待奏降旨，当今差官直往单单接取他到来，待你婆媳相依罢！”太太说：“多蒙姑娘盛心。”此时姑嫂久别相逢，讲话甚多，难得一一尽述。只是略书一夕之言。

当下，太后着四个宫娥服事太太，香汤沐浴，伺候更衣，又吩咐备酒开

照拂——照顾，照料。

点秀——皇家到民间选宫娥彩女。

筵。太太叫一声：“姑娘，我有两个丫环使唤，不用宫娥了。”潞花王叫声：“表弟，你劳顿已久，今得空闲，如今与你外边去玩玩可好么？”太后娘娘说：“我儿之言甚是，外边玩玩，然后进宫饮宴。”潞花王应诺，是日排宴，太后太太同一席；王爷千岁弟兄同一席；席间言谈是没紧要的话，也不烦载。太后娘娘早已吩咐预备床铺在宫房，待太太安身，狄爷另有书房安歇，是夜宴毕，有一番言语不表。

再说孟定国在无佞府安歇数天，一闻元帅到了，即别过余太太，一路到了华亭驿众将处，知张文也是彼此兄弟相呼，言谈不表。

再说赵王爷差人请到石郡马，上前拜见岳父母，又叩见母亲，然后夫妻相见。此时细述自从随着元帅，解送军衣，直至今日平服西辽，将已六载，抛妻别母，今得叙首，甚是开怀。郡主一见丈夫回来了，心头大悦，此时千岁略谈数言，吩咐备办酒筵，款待郡马。有太夫人说声：“孩儿，你别却为娘几载，又不能独自归去来乡，又蒙亲翁亲母再三款留，不知你在外数年，可纪念母亲妻子否？”石将军说：“母亲呵，叫做尽忠不能尽孝，乃孩儿久违膝下，不象之罪难逃，目下幸叩天子洪福，西辽投顺，得息干戈，孩儿自当奉暮景之年，还要打点回归故土，别后不知娘亲如何？”太夫人说：“为娘却也甚安，如今郡主贤媳，已经产下麟儿五载，外祖已命名继祖。”石玉哈哈笑道：“这名甚好，不知孩子生来品格如何？”老夫人说：“这孩儿生来，甚为乖巧有趣的。”石玉说：“母亲呵，因何不见他进来？”太夫人说：“孩儿正在睡熟，停一会看他便了。”少刻间红日归西，天色将晚，郡主着乳娘领出公子来，石玉把孩子一看，果然眉清目秀，不凡之儿。郡主叫声“继祖儿呀，这是你爹爹了，快些上前叩个头。”这孩子仅得五岁，已经晓得上前跪下，叫声：“爹爹。”扶拜一番起来，走回郡上跟前，扯住娘的衣。石玉说：“孩儿过来，你父与你玩可好么？”孩子只不来，扯住郡主人，碎絮之言，不必细述。

此时一家完聚，夜宴已毕，赵千岁说：“贤婿，老夫年经花甲，奈无后嗣，承接香烟，单倚靠于你，岂知你完聚不久，又要远出边关，虽然五虎平西成功名，但不能安安稳稳过日，如今平服得西辽回国，狄元帅之罪已消，谅必众将皆已恩赦，庞洪再也不敢寻事了，你从今必要安闲过日，娘儿早晚相依，夫妻朝夕相见，老夫妻晨昏相处，石门已有承祖继后，赵氏香火尚属于虚，若待两姓已有香火之种，老夫才得心安。”石玉一想，暗说：岳父这话，不过要想我抚育儿子，不去打仗交锋远出之意，便说：“在沙场劳苦，立汗马之劳，显扬于世，此乃大丈夫之创立，若后代之计，乃为其次，岳父大人何必忧虑，今日天下已平，宁有幸郡主，多育几个孩儿，便是宗枝承继。”千岁听罢，微笑不言，转身进内厢去了。是夜石将军进房与郡主言谈，无非夫妇分离之言，也不烦言录载。是夜别后，谈言一会，要回华亭驿，别了郡主，禀过母亲岳父，只为君王尚未降旨，到底不知如何？是以众将还在驿中等候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次日到四更将残，天色尚早，天子尚未临朝，只有两边红绿灯两对，潞花王狄爷已到了，众人臣道：“朝过圣上，狄大人可往下官小府细谈罢。”狄爷连声应诺，说：“不敢当，列位大人见爱厚情。”此时庞洪听了，在旁暗暗心焦，勉强叫声：“千岁，今日亦来上朝么？”潞花王冷笑道：“众臣欢喜孤家，敢是你不许么？”庞洪说：“臣怎敢不许的。”狄爷叫声：“国丈请了。”庞洪说：“王亲请了。”狄爷说：“什么王亲。”庞洪说：“你

与太后娘娘骨肉了，你说王亲岂不是王亲？”狄爷说：“若为国丈是靠着王亲，单我狄青不靠着什么王亲势力，全靠两条膀子，把江山定；丹心报国，把社稷安；自今以后，国丈不可把王亲称，若说王亲，是多少臭气的。”国丈听罢低头暗想、这畜生说此刁言，明明把老夫播弄，必须将冤家死在手内，才得甘心。停一会浮鞭三响，嘉佑王登殿，文武朔参，两边站立，有狄青俯伏金阶，说：“微臣狄青见驾，愿吾主万岁，臣母蒙主恩赦，微臣代母谢恩。”天子一见，说：“赐卿平身。”又有潞花王，俯伏金殿，说：“母后有旨，狄青罪大功小，抵消不得，余罪休得置之不究，伏惟陛下公平分断，免得群臣私论。”天子听了奏微微笑道：“此话无非要朕加封官爵，不好明言，反说此话。”连忙降旨御弟平身。

不知嘉佑王如何封赠狄青？且看下回方知详细。正是：

臣有功时君懋赏，法无私处国兴绵。

浮鞭——帝王仪仗的一种。鞭形，振作三响，令人肃静。也作“静鞭”。

第三九回 论功封爵狄青升王 立志报仇番女密访

诗曰：

五虎平西立大功，班师归国宠恩隆。

今朝受诏主恩厚，奸佞图谋却是空。

话说狄青平西还朝，只将功抵罪，未有加封，有太后狄娘娘传旨潞花王上朝，奏说狄青罪大功小，余罪要天子公断。岂知嘉佑王乃是英明之上，闻奏之言，无非母后要加封狄青之意。嘉佑王看看两边文武，又有国丈但只见默默不言，想来二人皆朕的至亲，厚不得庞洪，薄不得狄青；此时仁宗天子问着众文武功罪何为轻重？内有奸党几人，只见国丈不开言，众奸臣也不敢做声；这些众侯王等，巴不得狄青封个极品，把庞洪灭些威权。有左班内闪出一位大臣，司天太史崔信启奏道：“臣崔信启奏陛下，臣思前者西辽兵犯雅桥关，被狄青杀得他片甲不回，屡屡杀退辽兵，并未犯过，如今平西走差国度，招亲应该有罪，可将此罪抵去前功，今又征服西辽，如若兵困白鹤关时，倘非单单招亲，焉能得八宝提兵破敌，算起来功多罪少，伏乞圣裁。”

嘉佑王上听奏，龙颜微笑，说：“崔卿却也说得公平，钦差又问加封何职为公。”崔信说：“陛下依臣愚见，封他一个王位，也不为过。”天子又问众卿如何？有汴山王呼延赞、吏部大官文彦博、大部督苏文贵、巡抚御史欧阳修，齐说正该加封王位。此刻庞洪暗中咬牙切齿，深恨这几人，又不敢开言抗阻，只得勉强从中附和，做个好人。

嘉佑王又问道：“庞卿，崔卿之言公断否？”庞洪说：“崔信之言果也公平。”天子说：“封他王位，你可信服否？”庞洪说：“老臣巴不得狄青匡扶社稷，稳保江山，有何不心服的。”天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降旨封狄卿为平西王；刘庆、张忠、李义、石玉四将，加封镇国将军；孟定国、焦廷贵，照旧职加升三级。”此时狄青出班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念臣年轻功薄，何德何能，敢当此重位，况臣家门不幸，父亲弃世已久，母子孀居，至九载又遭水患，母子分离，前年才得母亲相会，如今西辽已降，天下永宁，伏乞圣上赐臣母子归乡，侍奉母桑榆之景，少尽人子报答劬劳，深感天恩无尽矣！”

庞洪一想：如若圣上准他回乡，老夫摆弄他不得了。即忙出班奏道：“狄青乃当世英雄，国家栋梁，谁能可及，大宋锦绣江山亏他保障，倘若他回返故土，犹恐西辽复兴人马，又扰江山，伏望我主勿要准他所奏。”嘉佑王一想，这老头儿莫非回心，不与狄青作对了，他若不奏朕也不放这狄青回去的。便说：“狄青，自古道：英雄出少年，卿家建此莫大之功，理该受此职封赠的，为何要胡乱还乡。”狄青又奏说：“陛下呵，臣深感皇恩浩荡，虽粉身碎骨，难以图报万一，但今国务少安，臣故欲奉母少尽孝心，乞赐臣伴母归乡，感恩不浅。”天子说：“狄卿既不愿为官，权且在朝伴朕几载，若为萱亲无人侍奉，不若在京建造王府，此时君也事了，亲也奉了，忠孝两全，岂不为美，卿家勿再多言，遵依朕旨，且耐着性子罢！”狄青一想：庞洪虽不怀好意，圣上主见却也不差，我若执之一见，反觉无情逆旨，又只得俯伏谢过圣恩。天子降旨：国丈率同众卿，明日在麒麟阁备设御宴，款待狄青；又命工部建造平西王府，众臣谢过君恩，圣上回宫。

这仁宗好不明白，原知国丈与狄青不和，故以赐宴为名，待他同吃御宴，说些好话，待他二人和睦些，此是圣上英明睦臣之意，此时群臣退班，有赵千岁邀了平西王，同归王府，又差人前往华亭驿，请到六位英雄，一同相见

狄爷，说知天子恩封，待等建造好王府，然后受职，众将多感天子洪恩，闲话休说。

是日天色已晚，赵王爷备办酒筵，款待众位英雄，吃酒之间，焦廷贵在下首大叫道：“圣上封我们做官，我们没有地方，没有衙门，叫我们如何做。”张忠说：“我们与狄大哥结义之时，誓同生死，苦乐相均，如今他有了王府，我们原在他处，要有什么衙门。”众兄弟听了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句话说得不差。”赵千岁听了大悦道：“难得你众英雄义气相投，如今众位将军休要到华亭驿，就在老夫此处屈居数月，待等建好王府，然后众位同去便了。”众人连声称谢，只有狄爷犹恐母亲悬念，此时谢别赵千岁，辞过众人，同到宫宇，将情禀知太后。圣上加封狄青，早有潞花王退朝禀知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次日庞洪奉了圣旨，免不得邀齐众大臣，在于麒麟阁，吩咐备设御筵。众王侯大臣上殿谢恩，然后就席。席间国丈对狄爷说的蜜语甜言。狄爷乃正大之人，那里较量，只是随应随答，心中总不介怀。此时众人御宴已毕，复上金殿，谢了圣恩。狄爷然后先往天波府，拜探余太太，已后又往拜各王府。忙了一连十日，方得空闲。此时狄爷母子，在南清宫等待造起王府，然后迁居。

忽一日，张文来见狄爷，说声：“贤舅郎，我前时伴着岳母来京中，早有一载，你姐姐在家乡，音信全无，她在家岂不挂怀？如今闲下无事，意欲回转家乡，省得你姐姐挂心，你道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姐丈之意不差。”即进内禀知太太。太太说：“我儿，娘也有意欲回家庭，待他同伴我回去，见过女儿，娘才得放心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去不得的，孩儿九岁母子分离，至今十几载，未能侍奉一天，今幸国务少安，孩儿正要侍奉承欢，少尽人子之心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呵，只要你在宫中丹心伴驾，孝道为娘，到也不消，我今回转家园，自有你姊姊陪伴过日。”狄爷说：“前日圣上有旨，命母亲在着京中，好待孩儿奉食，如若离开京中，又有逆旨之罪，不如待过三年五载，待孩儿告假，然后母子还乡，有何不可。”太后娘娘说：“嫂嫂呵，侄儿之言却也不差，况且你我分离已久，方得相逢，何忍遽别，望祈嫂嫂依了侄儿之言罢！”太太只得应允，太后宣进张文，张文拜见，又拜见潞花王，狄爷即修信一封，寄附金鸾姊姊，通知详细。太后取出黄金五百两，送与侄女为脂粉费用，因何娘娘不送银两与侄儿，要赐黄金，只因金乃细小之物，而且便于携带。此时张文拜领收藏，用箱子装好，书信一并收拾，拜谢太后，辞别他母子四人，狄爷送出，至赵下府传知张忠、刘庆、李义、石玉等，各各辞别过，上马加鞭，回返山西去了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飞龙公主，一心要报丈夫之仇，此时已混进汴京，女扮为男，在着城中寻了一个下处，终日暗暗打听，访了两个余月消息，方知庞洪与狄青作对，飞龙想一想说：“好了，这便是机会，不若求见国丈，与他说明，然后下手，此事必须如此方妥。”此时到了相府门前，大着胆上前，守门官一见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飞龙说：“姓李名飞雄，家住三关，出外营生，到过汴京数次，如今又到京中，打听一段机密事情，要求见相爷有烦通报。”门官说：“你声音不同，怪不得似三关外的人，所以声音不同，我们这里，但你要见大师父，俺门上的规矩，你可晓得么？”飞龙说：“什么规矩我倒不知道。”门官说：“我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倘若有人求见相爷，只要这般楂楂物件。”飞龙道：“这也容易。”即向囊中取出一锭银子，门官接过，连忙进内：“启上相爷，外边有个三关外人李飞雄，说有机密大事求见。”

国丈听了，一想：三关外的李飞雄，我从来不认得他，不知有何机密事，吩咐唤他进来，便知明白。正是：

一心居正邪难入，索性行歪魔易来。

第四回 番公主相府诉夫冤 庞国丈书房思偶合

诗曰：

飞龙公主到中华，混入奸臣宰相家。

欲报夫仇无异志，能全节烈实堪夸。

再说门官带进飞龙来到书房，说：“大师爷在上，李飞雄叩头。”国丈把他一看，年纪只有二十外，面如堆粉，美玉生辉，声音不是中原人，问“你今到此有何话说？”飞雄说：“太师爷，小人有机密事情，求太师爷屏退左右，方好将情形禀知。”庞洪回顾，叫书童下人退去。太师爷掩上书房门，回身坐下说：“飞雄你有何机密事，快快说与老夫知道。”公主说：“相爷呵，我不是飞雄，乃西辽公主，叫做飞龙，驸马名黑利，夫被狄青杀死，一命归阴，所以立心要与丈夫报仇，历尽风霜之苦，身投中国，必要伤了狄青方消此恨。”庞洪听罢说：“你是西辽公主，老夫却难以即来准信于你。”公主说：“太师爷若不信，我耳上有九个环眼，恐被人看出，故将环眼粉了。”此时国丈将他左右耳一观，果然左右耳上有九个环眼。若论西辽国内平等人家女子，耳上只有三个环眼，官家之女七个环眼，公主有九个环眼。这是他国例如此，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妄言。飞龙犹恐中原人看出，故用着胶粉将耳环眼塞上，一时大意看不出，细看才能辨得出来。

庞洪此时呆想一会，立起身来，轻轻叫声：“公主，先前老夫多有简慢，休得见怪，请坐，待老夫告诉一番。凡为将者上阵交锋，不是彼死就是你亡，既然你驸马死在狄青的手，谅情本事平常，为何公主这般怀恨。”公主说：“大师爷若说驸马的本事，在我西辽，赫赫有名上将，倘若他战场交战，杀死哀家驸马，我心不恨，断然不想报仇之念。”庞洪说：“怎样死的？”公主说：“他用法伤了驸马，所以哀家誓死不休。”庞洪说道：“你既要报夫仇，必要有个报仇之策，且说与老夫得知。”公主说：“太师呵，哀家混进中原，用尽多少细心访听，方知相爷原与狄青不相合的，特来求见，伏望太师怜念我难中苦人，用些计谋伤害狄青，自身碎尸粉骨，有何遗恨，哀家若得报了丈夫之仇，来世定当衔环结草，报答深恩。”

庞洪听了，也觉可怜，叹息他情节之女，细观他容貌十分，悦得老夫的心怀，待我留他在府内，先来成了美事，料想必然允从，然后用计待他伤了狄青，不是对头的帮手，想定叫声：“公主，若是老夫与狄青不是对头，你也枉到此地，驸马之仇，焉能报得来。”飞龙说声：“相爷，哀家到此，暗暗打听月余，方知消息，太师与他作对，故来求见。”庞洪说：“公主，你也算得胆大包天，一路不提防人诘问，你且在此安歇，机关切不可疏漏的。况且你不是中国口音，须要学习我邦言词，方好行事，如其造次而行，恐防画虎不成，反为不美。”公主说：“太师高见不差，深感周旋大德，倘若能报了丈夫之仇，生生世世，不忘大恩。”庞洪说：“公主言重了，老夫与狄青深有宿仇，几次害他不得，难得公主到来帮助我一臂之力，但你在这里，恐防众家人疑惑，你只说三关孙老爷差你，前来投送文书，路逢强盗抢劫可也！”公主应允称谢，原来庞洪一心要算害狄青，如今他班师回国，圣上恩

衔环结草——喻受恩深重，力当图报。相传汉代杨宝救了一只黄雀，后黄雀口衔玉环报答杨宝；春秋时晋国魏颗未遵父“杀妾为殉”之命。妾之亡父在一次战争中将秦将杜回绊倒，使魏获胜。

造次——鲁莽，贸然行事。

宠，正在算计不来，如今见飞龙到此专心为夫报仇，正中他心怀；又见飞龙生得风流少艾，顿起淫心，此时开了书房门，唤到小使，吩咐道：“这李英雄乃三关孙老爷差来，递送书的，路遇强人抢劫，快把衣裳与她换了。”小使领说：“李兄这里来。”

慢表飞龙进去，此刻庞洪在书房内想起公主，老夫只道番邦人物，丑陋不堪，岂料这飞龙公主，真乃沉色落雁之容，令人可爱，想青春年少，没有丈大，岂不思想云情雨意，待老夫将他挑动，看她怎生光景便了。若得佳人陪伴老夫枕席，直待我半世风流之乐。庞洪此刻想了，心花大开。

少刻，飞龙换过服到来，这公主更衣，不过卸上外衣，不换贴肉衣裳，众家人焉能得知，又是天生成一双大脚，芽上靴来，易于走动。国丈见她妆扮得如此，不觉看住公主，呵呵大笑，四下无人，就说声：“公主，若说兵部差官，不该留在书房之内，奈何你是个女身，若外厢安歇，一则轻了公主；二来犹恐破露机关；不若在南楼书房安歇罢！”公主连声称谢。国丈又唤小使，引进南楼书房。是晚送进美酒佳肴，与公主用过，又齐备帐铺安歇。此时这些家人不知何故，猜疑不定，此间闲话休题得多，只有飞龙公主，略略心中暗喜，有了杀害狄青的机会，丈夫之仇得报了。

当晚国丈独在书轩内，有心要调戏飞龙公主，饮酒至更将二鼓，叫些家人各去安睡，不知公主睡了否？待我拿灯火，到南楼会她便了。一路走只见堂侧的家人俱已睡熟，又转到堂中，月色光辉，犹如白昼，已到南楼，只见里面灯光影出纱窗之外，侧耳但闻叹息怨恨之声。国丈放心，轻轻打上门楣几下，公主里面闻声，即便道：“是谁叫门？”国丈说：“老夫在此，公主快些开门。”公主暗暗想来，更深夜静，太师到来何干？即忙起身开了房门。庞洪直进前去，说声：“公主呵，已夜深多时了，还在这里恨恨之声却也未知何事。”飞龙说声：“太师请了，只因夫仇未报，哀家焉有不叹之理，若然早日得报丈夫之仇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觉心安。”国丈说：“公主你且免愁烦，这件事情，性急不来，总要稍等机会，自然成功有日的。”公主说：“多谢大师留心。为何深夜不睡，独自到来，有何缘故。”庞洪说：“公主，老夫也因屡屡计害这狄青，总不能得，所以时时在心，日短夜长，安睡不得，故而特来与你讲话或者心事还开得些。”此时一双色眼，把公主花容，目不转睛的呆看。

公主想太师的形态，却也丑恶，莫非他有什么邪心于哀家不成，难道年老之人，还是好色么？飞龙说：“太师夜已深了，且暂请回安睡，有什么话说，明日讲罢！”庞洪回说：“老夫总是睡不安的，谈谈心事却也何妨。”又说：“公主，老夫与你讲了半天的话，到底不知你今年纪多少？”公主说：“虚度年方二十四岁了。”国丈说道：“你青春二十四岁，老夫看将起来，只像十七八岁的光景。公主，看你的花容，好比一片美玉无暇，恰似初开碧桃秀嫩，可惜与英雄骏马阴阳隔别，今日弄得你不胜寂寞凄凉，孤帏独宿，其实可怜，想到凤友鸾交之日，可把狄青千刀万剐，尚未息胸中之恨。”

公主听了庞洪一番之后，心中想着，知他不怀好意，便说一声：“太师呵，哀家虽然生长番邦，外国为妇，从夫之节，我略知三分，雪月风花，非我所乐爱，保全节烈以从夫，这是哀家的本心，这些风流浪话，太师休说罢！”庞洪一想，他说话来得坚硬，但不知是真是假，转身又说：“公主休得瞒我，

你是青春年少之女，雨意云情，焉能丢得了，就是老夫年经花甲之人，风流不减得的，虽有妻妾几人陪伴，只甚少公主的花容美丽，公主你乃如花如玉的美人，谁不想风云之际会。”公主听罢粉面含羞低头不语。

庞洪此时扯着公主的衣袖，公主着急，立起来叫声：“太师，你是当朝一品，为何这般无礼，不顾廉耻，不知俺飞龙为人何如，你在如此年高，轻浮太甚，来调弄哀家。”庞洪听罢呵呵大笑道：“公主呵，谁叫你生得花容娇嫩，谁叫你孤身独自投到我府内，惹起老夫风流之念，今日不期而会，乃是宿世姻缘，公主休得推却。”正是：

刚常烈女何堪犯，淫欲奸臣枉用痴。

第四一回 荐行刺庞洪托友 居王府狄青思妻

诗曰：

身居相位大奸臣，图害忠良负主恩。

党羽同谋多误国，至教番女报夫仇。

当下飞龙公主，见国丈深夜至书房来调戏于她，心中焦闷，想来这老头儿如此痴心好色，错投他相府了，叫哀家今夜如何离身，罢了！不若设言哄退他便了。说道：“太师爷，既蒙见爱，哀家岂有推辞见却之理，只因来报夫仇，岂可先与大师有此耍乐，且待我杀了狄青，消却宿恨深仇，方可与太师欢娱，倘若今夜要苦苦勒逼哀家成事，就是颈付清泉，万万不能的。”庞洪听罢，只好呆呆看着飞龙，反觉没趣，惭愧起来。暗想：这番女倒也心如铁石，节烈可嘉，如今到使老夫没趣，不能收拾。只得又叫声：“公主，若待你报仇，又非三朝两日可能办得来，叫老夫性急之人，那里等得，岂非闷杀人也，不若趁此夜深无人，今何不先赴阳台，就却楚王之梦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也断难从命。太师呵，你立列三台之首，看来飞龙如草如芥，请太师速去安睡罢！才有多少蜜语甜言，哀家总付之流水，你休再言。”庞洪说：“公主犹恐你报仇之后，忘了今夜之言，岂不辜负了老夫一片怜香惜玉之心。”公主说：“太师休得挂虑，哀家总不是负心之人，报仇之后，愿陪伴太师，共效于飞之乐。”此时庞洪真乃没趣，连称：“公主节烈，可敬可敬，老夫多多冒犯了。你且安睡罢！事后休得忘了老夫爱慕之心。”公主说：“违却太师，是哀家之罪，但等报仇之后，自有会合之期。”

此时庞洪辞别，已是更鼓三敲，公主闭上书房门，宽衣而睡，想庞洪实也可笑，只道他身居极品的老尊年，岂知他花甲之年，将已就木，为何还要贪淫好色，把哀家这等欺侮。驸马，倘今夜果然从顺了庞洪，岂不是哀家不能与你守节了，总是哀家一心与你报仇，望你阴灵护佑我罢！

不表飞龙之言，再说这庞国丈，复走回书房坐下，说：“老夫想她是个釜中之鱼，拿得稳稳牢牢，与他共效于飞之乐，岂知一场空快乐，反弄得老夫羞惭而还，想他生长番邦之地，夫妇之情，却如此珍重，却也难得。但是老夫要算计狄青，尚无妙计得此机会；飞龙要与丈大报仇，必当打算成功，杀了狄青，此时就两家欢欣，老夫心愿遂了，但想狄青单单国已有妻，只怕他不要纳这飞龙为配，如何是好？并且言语不是中国的，必要学习中原的话才好行事。想来狄青素与老夫不睦，圣上也知，若亲自出头来，定不能成事，心须要旁人作主，待老夫鼎力，此事方能成就。”想了一回，说：“罢了！老夫有一好友，乃名杨滔，现为户部尚书，他现有两个亲生女儿，大女名鸾姣，已匹配江西韩君祖；有次女凤姣，尚未出门；不若请他过来，悄悄商议，把飞龙代作凤姣奏知圣上，与狄青为配，待老夫在旁为媒，方可暗中行事，他人何能得知内里，说想圣上作主，谅狄青强拗不来的，这个小畜生若作了刀头之鬼，老夫好不快乐。”

慢表庞洪奸谋之言，次日朝过天子回衙，即差人去请杨滔。不多时杨滔即到来，进入内室，分宾主坐下。国丈细将情由说知，杨老摇手道：“国丈此事，下官做不来的，倘他杀害了狄青，圣上必当追究起来，必然反坐于下官身上。”庞洪笑道：“杨大人，你一向心雄胆壮，为何今日这等畏怯起来，如若追究于你，老夫自当出头顶刀，决不牵连于你，况且这番女报得夫仇，死也不惜，是他亲口自言的，如此焉能干系得你，且自放心。”原来这杨滔，

屡屡奉承这庞洪的，正是他的党羽，只得应允。

国丈即唤公主见了杨滔，命他回返府内，将家人使女各各瞒过，细将此事说与夫人知道，凤姣小姐也在旁，此时飞龙公主更换过女衣，殷勤见礼，就在着凤姣小姐房中安歇，他是一个聪灵之女，当心学习中原声音，一众丫鬟那里得知缘由，多不解其意，也猜测不出，也是官家法严，若是有些知觉，不敢传出风声，只有夫人愁闷不悦。这一日并无丫鬟在旁，叫声：“相公呵，你奉着国丈之命，要害狄青，倘若弄出事来如何是好？”杨滔说：“夫人呵，下官与庞国丈相交好友，二来他的官高，我的官小，若不是他数年提拔，怎得今日这等高官，此事若不听从，岂非下官没有朋情，若是平安无事，自然金银酬谢于我，倘有甚差迟，自有他出头鼎力，夫人不必挂怀。”

不表杨滔夫妇之言。再表工部老爷，奉了圣旨，购买民地，建造王府，差用泥匠工人千余，日夜赶快，已有一月余，方可能筑成，完工之日，奏复天子。嘉佑王降旨，令狄爷进居王爷府，焦孟四将当殿受封，谢过圣恩。此时平西王禀知太后娘娘，并母亲择日迁居，此日狄千岁一路进王府，好不威仪，摆道而行，排开王旗，刀斧手数百，金瓜月斧两行不绝，一程炮响连天，后面家丁一队队何止数千，此时太太再三深谢，姑娘狄太后亲自送出皇宫；此时太太坐上金银八宝轿，潞花王一路亲送至王府；二位王爷乘着军车，前呼后拥，前面四位大将军，多是高头骏马，太太轿后又有焦孟二将，城厢内外大小官员，齐来赴送。这平西王一路笙歌，音韵悠扬，金炉香烟喷鼻，街衢上百姓远远回避，两旁多是一派香花，灯烛辉煌，旁人已多赞颂，功高爵显，大宋社庞藩臣，此乃当今万岁洪福齐天，放天降这英雄忠义之人，以辅佐江山。

不表众民之言。此时狄王爷，一路进了王府，是日仁宗天子，钦赐白金六十万两、黄金五万两、绸绢五千匹、御酒千樽；太后娘娘也是赐送厚礼，也不过金银珠宝之类；天波府余太君众女将军，打发家人扛了四大箱盛礼，也送进王府；一众王侯文武、大小官员，多来送礼不过金银之类，不能一一细述。狄爷亲身道谢，忙走了几天，方得安闲。

一日，太太叫声：“孩儿：前日山西故土，一遇水灾，母子分离，十有三载。今日不想枯木逢春，娘儿复得叙会，你虽得功劳，建蒙天子，降此隆恩，亦得众将军之力，方才立得此功。今日太平安享，吾儿不可忘了众将勤劳之功。南清宫姑娘，也是骨肉相看，不分彼此，却难得他一心照管为你，须紧记在心，当今主上恩如渊海，须当赤心为国，以报天子之恩。”狄爷应喏连声说：“谨依母亲训诲。”

又转到次日五更时分，狄爷上朝谢过圣恩，回来吩咐大排筵席，请众藩王、文武百官，在王府内满堂乐饮，又是忙乱了半个月光景，方得安闲，狄王爷终日想起公主贤妻，真乃多情义重之女。想来本藩前日哄他逃走，私往西辽辜负他深情，却被他赶到风火关前。当时本藩见面十分惭愧，只因问他是本藩负他恩情。后来说明忠义之节，公主醒悟，放我西行，此是他割离恩爱，能明忠孝之义。分离之际，并无怨恨于我，只是恋恋不忍分离。只说我虽是英雄，犹恐西辽将勇兵强，须要小心，千般恩爱，万种离愁，此是本藩也是十分不安，只因吾焉可背母，难以相抛，只得硬着心，两下分离。后来兵困白鹤关，又承他前来搭救，又说劝她父王多少，方放她提兵搭救。看将起来，真乃一心看待，出于至诚。岂知班师之日，又要回返单单。此时本藩一心要带她回国，岂料她要鸾凤拆开。如今国务少尽。岂可负了他么？奈何

目下天属隆冬，霜寒得紧，且候待三春和暖之日，将此段情由奏知圣上，求恩降旨，差官前往单接取公主到来。那时夫妻完叙，婆媳团圆，下官才得放心。于是带闷转进内堂告禀母亲。太太说：“我儿呵，这公主乃是一个多情的女将，论理正该如此，且待春来和暖之日，行人易于走动，然后奏知圣上，前往迎接贤媳便了。”

此时天天闲暇无事之日，更觉易过光阴似箭，瞬息之间，新春已至，文武百官朝贺新禧元宵。此时正是天子有道，嘉稻丰降，万民安享，瑞雪纷飞，好话不多题。

且说飞龙公主，一心要报夫仇，在着杨府内，与凤姣小姐早夜盘桓，用心学习中原口气语言，好待行事。

但不知庞洪、杨滔如何用计去陷害这位英雄。正是：

整备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金鱼。

第四二回 假结婚缘奉旨完娶 真迎花烛不进洞房

诗曰：

奸臣国贼私通辽，力赞姻缘圣上调。

暗里图谋施毒计，只知天眼显昭昭。

再说飞龙公主在着杨府，与凤姣小姐同住一卧房，学习中原语音。这户部杨爷，乃是江西人氏，自然夫人小姐，多是江西的话。这飞龙公主立志要报夫仇，在杨府耽搁了两月余矣。尝言天下无难事，人心自不坚。况且飞龙乃是伶俐女子，此时两月有余，满口江西之话，多已学着。当晚不免十分心急，要往报仇雪恨。况且庞国丈一来巴不得伤害了狄青，二来还要打算她为妾。所以催促杨滔，速速明日上朝，如此如此。

此时好一个失时倒运的杨滔，见庞洪催促，来朝上殿，出班俯伏说：“臣有事启奏天颜。”嘉佑王龙目一看，乃是杨滔，说声：“赐卿平身，何事且奏朕知。”杨滔说：“臣有次女凤姣，年登十八，尚未许字。臣也不敢自称绝色无双，若与平西王匹配，实称佳偶。”仁宗天子听奏微笑道：“杨卿之女，虽然坦腹未招，怎奈平西王在单单已有妻室，岂可将结发之妻，中途抛弃了？此事难以作主，杨卿且已另择英雄匹配便了。”杨滔暗想：“万岁不肯作主，如何处置？”原来这杨滔与庞洪作为党友，是个刁奸之辈，想一会奏道：“平西王在单单国虽然招赘了赛花公主，他仍然住居他国，南北分开。目下平西王犹且孤身独宿，虽有夫妇之名，并无夫妇之实，望我主明察。”天子听罢说道：“杨滔你好愚也，赛花虽然生长外国，与狄青已经做了夫妻。况且兵困白鹤关亏她带兵救助平西王，已有助于寡人，岂可将他抛弃？万事面要循理，等待天时和暖，寡人即降旨，前往单单国取了公主，来到中原，与他夫妻叙会，婆媳相逢。寡人之心如此，无奈班师之日，已近隆冬，行人艰于来往。杨卿呀！此事不谐了。”

庞洪听了好生不悦，只道天子必定准奏，岂知总是不依。即忙出班奏道：“依臣愚见却也不难。”天子说：“庞卿有何主见？速速奏来。”庞洪说：“臣思我主切意于臣下，如此仰见龙心，诚意精详，既然杨滔自愿将女儿许配平西王，何不作为偏室？既平西王功重位尊，一妻一妾，也是应该，望我主圣裁。”天子一想国丈这句话，助着狄青到也不差。天子即问杨滔道：“卿家之女，肯与平西王为妾否？”杨滔说：“既做偏室，臣也愿意。”

此时，狄青出班说：“臣启陛下，臣在单单国招亲，依律罪该万死，已蒙皇上宽宥。况且赛花虽生于外国，义重情深，为臣被困白鹤关非她兴兵解围，众臣焉能得全性命。他不负为臣，臣岂可忘他，伏乞我主不依杨滔之言，以免陷臣于不义，足感天恩不尽矣！”嘉佑王听罢微笑说：“狄卿！朕岂不明此事，若杨卿之女，要主中馈，朕也不依；既为偏室，卿家可允。如今不必推辞，寡人与尔作主执柯，庞卿代朕料理迎娶事情。”庞洪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心中甚悦。惟有狄青闷闷沉沉，料想难违君命。圣上回宫，群臣退班。

平西王转回府中，闷闷不乐。只得将情达禀母亲，太太闻言大喜，叫声：“儿呵，不必为着八宝贤媳违了君命，就凭你为极品之尊，三妻四妾也不为过，岂但一夫二妻。况且你不是无情负了他少年，候请了圣旨，前往单单国

许字——指嫁人。

坦腹——指女婿。

迎请他前来，共享荣华。杨滔又愿将女给你为偏室，圣上之意，果然不差。目今先与杨小姐完婚，等待满月请了旨，往单单接娶贤媳到来，何为不美？”狄爷勉强答应母亲，回到书房坐下，心乱如麻。此时六位将军都已知道，众英雄大悦，这平西王果真是双美团聚了，闲文休表。

且说国丈回归府中，十分爽快，原要代圣上为媒。杨滔回府，又说知飞龙。此时这番女放心去报丈大之仇，独有夫人小姐心中不悦，犹恐吉凶祸福不分，但夫人又难以阻挡丈夫。此时钦天监太史，择了吉期，与狄三爷成亲，于是王府铺结绸彩，音乐齐鸣，摆开奇珍异宝，灯烛交辉，文武官员纷纷送礼，庞国丈也来三府，与狄爷相见，说了一番好话。狄王爷虽与他不合，奈他是奉旨代媒，前来称贺，也不敢轻慢。百官齐集府堂上，盛设华筵，少刻红日归西，狄爷叩拜萱亲已毕。

再说杨滔，是日先将女儿凤姣藏避过，命丫鬟四个，杨爷嘱咐说：“你们前去王府，服伺小姐，断然莫要说出真情，违者活活处死，顺者多赏金银。”此时四个赠嫁丫鬟，与公主装扮得齐齐整整，此时未受王封诰，先将天子沾圣上御赐，凤冠宫服、白璧黄金。是日李太后也命两名内监，赐他的奇环异钗，狄太后也赐赠，无佞府余太君有许多物件相送，不必须言，是晚王府华堂生彩色，珠翠拥宫房，吉期已至，邀请双贵人同参天地。狄爷是日不能违圣旨，又不能逆母命，参拜天地毕，又请母亲坐定，儿媳殷勤叩礼，送入洞房，合卺交杯。

飞龙公主要报夫仇，先已藏下尖刀一把在身，独有平西王送客已完，堂上坐一回。时交一更，犹不进新房，仍在书房安歇。此夜飞龙等得厌烦不过，暗说：狄青呵，想你青春年少，岂不思云情雨意，今夜新婚燕尔，应该共枕同衾，好待哀家一刀结果了你，免得心怀常挂的。为何此时还不进房。只得打发丫头先睡了。单差小翠去请王爷进房。去一会，回来禀知说：“王爷已往书房睡了。”飞龙暗怒说：“小翠，夜深了，不必等候王爷，去睡罢！明朝要早进房。”小翠去了，公主暗说：狄青，想你今日不该死，来日断难容你。停了一会，仍不进房，长叹一声，将房门闭上，卸下梳妆睡去。

且说小翠丫鬟去睡，暗想这野婆，又是小国之人，可笑我家老爷，真乃没主张，自己亲生之女二小姐，这等美貌，难道嫁不得狄王爷，这个野婆举止轻浮，欺着我众丫鬟，不时呼唤。我小翠前时已不轻贱，我父亲乃黉门秀士，只因命蹇时乖，不曾取得功名。后来父母双亡，并无兄长可依，上年恶奴骗诱于我，将我卖到杨府为奴，取名小翠，伏侍二小姐，如今赠嫁于飞龙。她来时我却疑惑，只因老爷前日吩咐我四人，断然不可说与旁人得知。这句话说得古怪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我也不必管她冷眼，看她做出什么事来便了。

不表丫鬟之说，次日五更三点，狄王爷上朝谒见天子，谢过隆恩回来，也不去见妻房，进内参拜母亲。太太说：“我儿，凤姣媳妇贤否？”狄王爷假说：“母亲呵，杨氏妻房十分贤惠。”太太笑道：“儿呵，这是狄门有幸，所以有此贤良媳妇，儿呵，你万勿持勇欺压于他。”狄爷说：“孩儿领命。”太太又说：“儿呵，圣恩谢过，众客未酬，今日可去各王府拜谢才是。”此时狄青奉了母命谢过各王爷大臣，一连两日烦劳，方得安闲。心烦不乐，又

黉（hóng，音红）——古时学校。

命蹇（jiǎn，音减）时乖——背运。蹇，不顺畅；乖，抵牾。

不进妻房去，只往书房呆呆坐着。家人送进夜膳，只有六位将军，吃得大醉，往西楼内睡得七颠八倒。

是晚，飞龙又等，不见冤家进房来，又唤小翠，请千岁进房安歇。小翠领命去的，即便回来说道：“千岁爷说，有些心烦，今夜不进房，待过三朝，然后相见。”飞龙说声：“小翠，千岁爷如此说么？”小翠说：“正是。”飞龙公主，原不是贪欢图乐，一心要结果狄青，要与丈大报仇，今见他不肯进房，成亲三日，未见一面，又差小翠去请他，又推却，有些心烦，好不叫人恼恨，默默不言。忽有一个丫头，名紫燕，发言起来说：“你去请王爷不来，待奴请他来便了。”一程出到中堂，来到书房敲门，打上几下，狄爷开门一看，见不是先来那丫头，便问：“你叫何名？”紫燕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丫头奉了小姐之命，要请千岁爷进房相见。”狄爷说道：“前曾说过有些心烦，无奈不便进房，且过三朝，然后与小姐相会，你快些回去，禀知小姐，不必再来了。”紫燕说：“千岁爷呵，三夜新婚不进房，今朝总要结成双，做亲若再孤鸾宿，美貌青年不在行。千岁呵，我小丫头奉了小姐之命，前来请王爷，若是不进去，我家小姐说你不知情，又要打小丫头邀请不力了。千岁爷快些请进房去罢！”狄爷听了丫头之言，骂声：“小贱人。”

此时不知狄千岁进房若何？正是：

重义英雄全大义，报仇烈女报夫仇。

第四三回 平西王守义却欢娱 狄太君知情调儿媳

诗曰：

忠孝能行义必全，一心守持赛花缘。

只因君王母严命，权作和谐美凤鸾。

当下元帅，一闻小丫头，说出许多絮絮叨叨之言，好不耐烦，喝声：“小贱人，早间已说过本藩身心不快，候三天进房，见你家小姐，因何你却说此糊言，还不快些回去。”紫燕说：“千岁爷勿要动气，并不是小丫头自主，来迎请千岁爷，是奉小姐差使来的。我想既成夫妇，为何不见我小姐一面，今朝小丫鬟，定要与小姐成双了。”说罢伸手过来，扯住狄爷的袍袖要走，那里扯得动分毫。狄爷此时带怒喝声：“小贱人，休得无礼，本藩跟前好不放肆，还不快走么？”轻轻把他手一脱，紫燕叫痛哭起来。原来狄王爷力大手头重，轻轻将小丫鬟搯开，犹如板夹一般。此时这紫燕，谅想千岁爷必然不肯进房，心中十分懊恼，拿回灯火，急急进内去了。

此刻狄爷关闭书房门，心中烦闷说道：“本藩原不愿与凤姣成亲，只因君母之命难违，无奈勉强奉旨迎娶了。我立意，不愿与他同芒共枕，倘若与凤姣尽了夫妻之礼，公主待本藩恩情何在，做了薄情不义之人，莫非于清理上乃不合的。如今既遵了君亲之命，迎娶了他，本藩又不相亲，有谁谈论的。”叹了一口气：“凤姣呵，你父亲却误了你终身，也强奏圣上作主，要配着本藩如此做亲，反做冤家了。”

话分两头，且说紫燕回到房中，一一说知小姐，飞龙此时听了，气得满面通红，呆呆不语，想一会恨声不绝，又不敢高声说骂，犹恐众丫鬟知透机关，只得吩咐四个丫鬟，出房去打睡。狄爷推却过三天进房，飞龙是夜愁烦不乐，直到天明。

又过了三朝，此时狄太后，只道他夫妇和谐，如鱼得水，这老年好不心欢。岂知乃是宿世冤家，今生相会，此日又至第七夜，狄爷又不进房，飞龙等得不耐烦，想来莫非有人泄漏机关不成。只得又差紫燕往书房，连连请数次，狄爷仍是推却不来，紫燕一路去回复小姐。公主一想，不若将此情由禀知太太，即命丫鬟至后堂。一一禀知老太太。

太太闻知，也呆了一会，满心不悦说：“老身只道他夫妇正在新婚燕尔，恩爱相投，岂知尚未尽一分夫妻之礼。”连忙吩咐两个丫鬟，两头去请王爷夫人到来。停一会夫妻二人已到，见太太礼毕，夫妻不免见过礼。老太君说声：“我儿初婚数日，尚不进房，有何缘故？”狄爷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只为前日征西，劳顿已久，身体欠安，故不进新房，耽搁了贤妻，孩儿之过了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呵，这也难怪于你，总然身体欠安，原该养息，既是夜间不进房，也该日里进房，与媳妇说明缘故，讲论些闲话，省得妻房怪恨于你，他怪着丈夫还要怪老身了。若然媳妇贤惠无言，到底你久不会他，还防他起怨恨不和了，我儿若不听为娘的吩咐，只算得忤逆之子了。”狄爷听了说：“母亲呵！不是孩儿疏间夫妻之情，平日性情，母亲也该晓得，孩儿是个不恋妻孥之辈，所以前日犹恐耽误了杨小姐，所以孩儿苦苦辞婚，只是君王不肯；况那母命难违，只得勉强成了婚姻，倒觉添了许多烦闷。”太太闻言说：“孩儿，你休哄为娘的，你既不恋妻孥，那单单国两个孩儿那里来的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呵，这也是孩儿无可奈何的，所以成亲一月，就要逃走了。”说罢，又向妻叫声：“杨小姐，你与本藩成为夫妇，只好有若无罢！久闻你是贤德

之人，料想你决不贪欢，浅薄之行，怪恨着丈夫的。”说罢辞亲就要跑出外厢去。

太太见他要走，又叫声：“孩儿，你且转来，为娘在此劝你，竟一言也不听，公然走了么？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孩儿心事烦闷，要去睡一觉。”太太说：“媳妇房中睡不得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儿要往书房睡的。”太太怒道：“我偏要你往媳妇房中去睡。”此时太太一手扯住孩儿，一手挽着凤姣。狄爷无奈顺着母亲，随他拽挽进去。一众丫鬟见了，暗暗笑个不住，说：“太太为人倒也知情识趣，好比药中甘草，能调和百药一般。”此时只有这位假小姐，羞惭得满脸通红，只得随着而走，心中烦闷想来，太太如此光景，又觉好笑，若然果是你媳妇，也不亏你调停，今日正是冤家遇见对头人。

三人扯扯拽拽，不觉到了宫房内，太太双手挽住儿媳，早有两个丫鬟点着明灯，太太微微含笑道：“我儿贤媳，你二人且与老身共坐下，我有句话言。”此时夫妻二人见个礼，齐说母亲请坐，飞龙只得叫声：“婆婆，媳妇不是贪欢爱乐无耻之辈，就是丈夫胸中不快，心下烦闷，不尽夫妇之礼，媳妇何曾有半点怨恨之心。虽然如此，但想既成夫妇，若然身体不安，数日以来，也该进房说明，你媳归焉有再疑。如今成亲七日，夫妇尚未见面，其中必有个缘故，只须千岁说个明白，奴家省得心疑了。”太太听了点头说道：“媳妇呵，你真乃大贤大德之人，孩儿你到底有何缘故，数日不进房相见，尽其夫妇之礼，且说明罢！”

狄爷烦闷，那里听他，只说：“因身体劳顿烦忙，加以数天口中饮食不下，且再迟了几天，孩儿自然进房的。”太太闻言连忙唤叫道：“媳妇，想他的话，谅非虚言，劝媳妇不必挂怀，休疑别的。儿呵，今夜且听娘之言，须在房内坐坐，可以叙叙谈谈，待明夜再要书房安睡也由你，就是日间可进房内，使你妻心不怨恨，到底你疏间于他，未必心悦，儿呵，今夜须顺母命，在房中安睡。”太太说完抽身，儿媳齐送出房，丫鬟二人扶行，一同持灯照路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先说四虎英雄，单有石郡马不在，到了赵千岁府内安歇，故不在狄王爷府，此时有刘庆、张忠、李义、孟定国、焦廷贵五人，在着府中西窗内饮酒，天天醉闹不休，这一天说起狄大哥不肯进房成亲，必然凤姣生得丑陋不堪了，焦廷贵又说呆话道：“总然生得丑陋不堪，这东西总是一样的，若然不是嫌他貌丑，必然另有缘故。”刘庆说道：“有什么缘故？狄大哥是个不贪女色的英雄，所以如此。”焦廷贵说道：“他有老婆，还不肯去睡，叫我们打算一个来也没有得，天道不公，岂不可恨。”张忠道：“你说什么话来，我们多是烈烈轰轰，以豪杰为你，只晓上阵交锋，与国家出力，谁将女色挂怀。”李义叫声：“三哥，此事我们何必多管于他，且吃酒罢了！但你的酒量比我更胜，昨夜吃醉了一睡如泥，直至日上三竿，才得醒来。”张忠说：“四弟呵，昨夜俺们吃酒过多了。”刘庆说：“我们吃了些酒，也称醉了，看来多是不中用的。”焦廷贵说：“有我的酒量利害，早晨吃至三鼓，也是不醉的。”张忠笑道：“既然你的酒量高，吃不醉，为何被人抛在水中里面，冻到天明，你夸什么海口？”焦廷贵说：“此时吃了酒，人已睡熟，所以如此。”孟定国道：“如今国内平宁，君安臣乐，岂不称快，须要众人吃个尽醉方休。”众人多说：“有理，请吃酒罢！”

按下众英雄吃酒慢题。却说狄王爷顺从母命，只得在新房中安歇。是夜，飞龙只一心要结果这狄爷，又想他是员虎将，勇猛异常，须防弄他不倒，必

要将他灌得大醉，然后下手方为妥当。此时即忙吩咐往厨房，备办酒筵一桌。若讲的人家办酒，总要耽搁工夫，如今王府中，比不得民间之家，况且喜事未完，酒筵未毕，海味珍馐多已完备，即五桌十桌，还能配合得。当下狄王爷叫声：“夫人，非是本藩薄情，不与你相亲，果然前番劳顿太过，身体欠安，今日休费盛心，纵有醇醪美酒，也不敢多用的。”飞龙说声：“千岁，你前日征西也过劳顿，怪不得身体欠安，但是当亲合卺之后，不能奉敬两盏三杯，今日幸得千岁进来相近，待贱妾奉敬上三杯，表妾些微恭敬之意。”狄爷说：“多谢夫人盛情，”无奈只得就席，飞龙亲手的斟上了满满一盏，立起身来，双手献过来，狄爷也起立接杯在手，叫声：“夫人呵，本藩没有盛情于你，怎敢叨受夫人这等厚情。”飞龙说：“千岁呵，你说那里话来，既承千岁，不弃为夫妇，休说客套之言，无非贱妾借花献佛，以表寸心，请千岁上坐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呵，请坐。”即倒酒一杯，一连饮过三杯，狄王爷也回敬三杯，然后夫妻说些闲话。

不知此夜狄青被害如何？此是：

仇人今后同相会，孽债斯时已尽消。

忠良理直何为慎，佞党心歪屡着惊。

第四四回 从母命遇害却除害 报夫仇图杀反被杀

诗曰：

强从母命晏新婚，只道贤良淑女身。

岂料冤家同匹配，交杯把盏是仇人。

再说狄王爷夫妻对酌，谈说闲话一番。飞龙又问道：“征西劳苦，已有三载，不知他邦如此强横，辽将有多少凶勇呢？”狄爷说：“提起这事，那西辽守关众将，皆是无能，只有番王差来太子达麻花、驸马黑利二人，果然有些利害，众将杀他不过，本藩的法宝伤了他。二将亡后，要算扳天将，星星罗海本事高强，本藩须不惧怕也算得西辽头等英雄。”飞龙说道：“莫非又用法宝伤他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呵，那法宝后来不知为何不灵验起来。当时兵微将寡，却被他领了数十万番兵，数百员战将，困在边关，本藩无计可施，亏得飞山虎到得单单国，请了公主到来，方能大破重围，奏凯班师。”

飞龙暗想，他既有此法宝，但不知他是何法宝，有如此利害，即说：“千岁呵，但不知你用的是甚么法宝，那里来的。”狄爷说：“是元天神明所赠，两桩法宝，一名人面兽；一名穿云箭；赞天王武将等，多死在两桩法宝之内的。”飞龙说道：“这法宝如今藏在那里。”狄爷说：“本藩上阵交锋藏于怀内，若不出战焚香供奉，如今现在书房桌上。”飞龙说：“可与妾一观否？”狄爷说：“这也不妨，待本藩请来与夫人观看便了。”飞龙道：“千岁呵，妾身不要看了。”狄爷说道：“为何却也不看。”飞龙说：“千岁，你若去了，必然不转来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呵，母亲之命，如何违逆得，待我取来与你一看。”若说狄爷，原来是个真性英雄，况且又是出于意外风波，如何参得其中作弊，此时见母亲如此着急，若是执意不从，即同逆伦，只要不与交合便是。

此时拿进两桩法宝，向桌中放下，叫声：“夫人，此为人面兽，此为穿云箭。”飞龙看了一看，说：“千岁呵，看来二宝是平常之物。”狄爷说：“你休言法宝是平常之物，本藩立的汗马功劳，皆亏二宝之力。”飞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只是暗中怀恨二物，恨不得登时拆毁了，只得放开笑脸说：“千岁呵，妾身还要请问，既然二宝神通广大，因何在单单国被擒，何不用他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，却也奇怪。在单单国总不灵验，况且公主法力高强。”飞龙说：“单单公主，与千岁成亲，如何看待。”狄爷说：“他待本藩真乃情深义重，恩爱相投，只因本藩要去征西，只得抛别。后来兵困在白鹤关之日，他看见求救之书，即日提兵救解，方能得胜班师。”飞龙听罢说道：“原来千岁心在单单恩义之妻，无意于妾，所以如此。”狄爷说：“本藩并非如此。”

当时狄爷不欲再多言，便说：“夫人，本藩身心不宁，要去睡了。”这人面兽与穿云箭，放在桌上，思量上床去睡。飞龙一心要灌醉了他，然后下手，叫声：“千岁慢些睡，妾还有话言。”狄爷说道：“夫人还有何言请教。”飞龙说：“千岁呵，难得你今夜进房，妾有话请教谈言，千岁何要睡，莫非贱妾恭敬不谨么？”狄爷说道：“夫人呵，你言太重了。”狄爷只得重新坐下，说：“夫人还有何言请教。”飞龙说：“千岁呵，妾身还要奉敬三杯美酒，说说闲话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，酒是吃不下了，既是夫人的美意，敢不领情。”飞龙唤了丫鬟，把玉盏满满斟起一杯，飞龙只手献上，说道：“此酒贺喜千岁身为中国大臣，单单国中招驸马，光辉显耀，何人可及。”狄爷

笑道：“单单招亲原是出于无奈，有何显耀。”飞龙说：“若非单单招亲，谁人解得重围，正是福禄双全，皆是招亲原因。”狄爷只得饮过。飞龙又斟上一杯说：“此杯恭贺千岁，征伏西辽，功劳浩大，加官进爵，一门福禄叨天，千岁请饮此杯。”狄爷说：“多谢夫人厚情。”接杯饮干。飞龙再斟上一杯说：“此杯贺千岁位至极品之尊，五虎平西，威名四达，君王龙宠异常，永保宋室江山，流芳青史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呵，本藩有何德能，敢当此称赞。”狄爷一连吃过三杯美酒。飞龙又唤了丫鬟，满斟一杯。狄爷说：“夫人自家一杯不吃，杯杯多是本藩吃么？”飞龙说：“妾身奉陪一杯便了。”

以后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彼此又谈说一番。狄爷十分厌烦，装着假睡，斜身坐椅欲睡。飞龙只道他上当了，吩咐丫鬟扶千岁睡下。此时狄爷原是酒量高大，并非真醉，和衣睡下。飞龙只说他醉了，满心欢喜，吩咐丫鬟收拾残肴，不必再来。

飞龙此时卸下梳妆，宽了裙服，就脱了宫鞋，杀星现现，剔亮银灯，走进卧房。一看狄爷，就叫声：“千岁，为何不宽衣睡去，”狄爷原是防他要图欢乐，故而装着假睡熟，飞龙不见答应，暗暗心欢，又走到桌中拿了人面兽，口称可恨，即扯为四块；又拿起三枝穿云箭，折为六枝。此时飞龙走回卧房，欲取尖刀不便，即向壁上挂的龙泉剑取下。

飞龙须是胆雄性烈，执剑在手，不觉心寒，战战兢兢，浑身发抖，呼呼气喘，走近床边，幸得狄爷仰面朝天卧着。叫声：“千岁宽衣服睡好。”狄爷仍在假睡不应。飞龙喊声：“杀害我丈夫，我来报仇。”连忙一剑砍去。狄爷一闻此言，剑未落早已闪在侧一边，喝声：“慢来！”复将身一进，照定飞龙一脚，踢在小腹，痛不能当，一交跌下尘埃。剑已抛去丈余，狄爷飞跑上前，心头大怒，拾起龙泉剑，喝声：“好贱人，本藩与你平日无仇，往日无冤，因何起得这包天之胆。”飞龙忍痛，立起来走上前，照定狄爷怀中撞去。狄爷骂声：“贱人，你要怎样？”飞龙高声道：“要你的性命。”思量要夺这宝剑。狄爷大喝一声手起头落，但见鲜血满地流红。

今日飞龙欲报夫仇，岂知夫仇未报，反先丧了性命。若问飞龙公主，真乃女中豪杰，立心为夫报仇雪恨，其心不以坐死为论如若狄青被他所伤，料亦难逃，亦必从夫于泉下矣！观其心，至死不变，诚为千古节烈之堪称者也！

此时狄爷怒恨不息，贱婢啊，你要我的性命，谁料你的性命，反送在本藩手内，当时一手拿了宝剑，一手拿了首级，又想这杨氏说：“杀他丈夫要来报他之仇，这句话好不明白，到底他的丈夫，是那一人姓甚名谁？也当说个明白，因何不说明，行得如此凶性。咳，我想你这贱人，真乃包天之胆。”说完拿了首级，一路向中堂跑出。

此时众人多已睡了，还有孟定国与焦廷贵，在着西楼窗内吃酒，用着两个家人侍立酌酒，猜拳行令，呼五喝六之声不断说：“老孟你请饮此杯。”又闻笑道：“又是我饮么？”此时狄爷出到王府中堂，看见西窗内灯烛辉煌，焦、孟，二人还在此饮酒，连忙登楼说道：“人也杀了，你们还要吃酒。”此时焦、孟二人，是两个醉汉，只见狄爷手中拿了首级宝剑，孟定国即忙立起身问道：“千岁为何今夜伤人？”焦廷贵说：“是了，千岁在西辽国，杀得番兵不足，所以今夜又杀个把来也是无妨的。”狄爷喝声：“胡说，他是杨滔之女行凶，要杀本藩，反被本藩杀了她。”焦廷贵高声说：“原是杨氏来作奸细，行刺千岁么？这还了得。”焦廷贵真乃鲁莽之人，此时不问情长情短之缘由，伸手去夺了首级，也不拿灯笼火把，一路跑出外堂去了。狄爷

不住口的叫道：“不要走，快转来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千岁不要管闲账，未将送他回府去，杨滔处，报功领赏就回来。”狄爷不悦，又差酌酒的两上家人，拿了火把去叫他转来。

此刻焦廷贵跑开大步，先开了中门，一路跑出，又走过五重府门，方到边厢，两个家人赶上，叫声：“焦老爷，千岁特差我们来，要你回转府中。”焦廷贵听了喝声：“你休多管，快拿火把走到杨府那里去？”两个家人只得持着火把，一路同往杨府而去。

不知杨户部如何？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英雄福厚祥更厚，奸佞机深祸亦深。

第四五回 鲁莽将夺首级报信 刁佞党乘机隙施谋

诗曰：

飞龙立志报深仇，定数安拂命不犹。

未雪夫仇先丧命，奸臣乘隙复施谋。

按下慢表焦廷贵前往杨府。再说孟定国虽吃酒过多，到底心中还是醒的，想一会也觉心惊。这孟定国不独前时出阵，杀过多少将兵，就是目下征西，不知伤了多少番兵性命，原是阵上英雄，何故此刻着慌起来？只想狄爷完婚，只得六七夜，天天闻他在书房内安歇，今夜一刻把夫人杀死了，到底不知何故。慌忙叫声：“千岁爷，为何将夫人伤害了。”狄爷说：“杨滔叫女儿来行刺本藩，今夜杀了此女，除却祸根。”说罢回后书房坐下。此夜孟定国满心疑惑，总要问个明白。又进书房说：“千岁，到底夫人有何不是，望求说个情由。”狄爷说：“你不要管，且往外边去罢！”孟定国道：“只怕杨滔不肯干休，如何是好？”狄爷说：“这也不妨，顶天大事，自有本藩承当，你且去罢！”

孟定国心中疑惑，出至西楼，唤醒三位英雄，说知其故，彼此皆惊，齐到书房来动问。此时狄爷将其情由，细细说知，众人猜测一回。有刘庆说：“千岁你在着本朝，无非杀过一个王大化，并无伤害过两个人，如何杨氏说与丈夫报仇，却是奇怪了。”张忠说：“这杨滔奏请圣上为媒，千岁奉旨成亲，非同小可，以杨滔之女，是个黄花女子，那里有丈夫的，必然千岁听错了。”狄爷说：“那里话来，本藩自己听得明明白白的。”李义说：“想来杨氏是个黄花之女，焉能有与丈夫报仇之事，定然千岁错听，屈杀他。”狄爷说：“就是听错了，你们且往外面去罢！本藩要睡了。”四人听罢，顿时退出外厢，你言我语，说他必然多吃了几杯发起酒颠来杀害了此女，只怕杨滔不肯干休，又有风波在目前了。且不要管他，待到来朝，便知分晓。

不表四人之言。再说狄爷在书房内，想去思来，觉得怒气冲冲，又难以测度其原由。想了一会，叹声：莫非又是庞洪之计，与杨滔同谋，来算帐的。冷笑一声说：“若庞洪用计显然恶毒，岂知计又落空，陷害不成了，且待来朝奏知圣上，处分便了。”又说：“想来母亲业已睡了，不可惊动他，本藩坐待天明便了。”又想起两桩法宝，复进房中一见，吃惊非小，又说：“罢了！你这贱婢毁坏了法宝，我把你尸碎为泥，尚不足以当其罪，只得一并拿至书房，待明日将此为凭，奏知圣上。”此时狄爷昏昏沉沉，坐待天明，按下休题。

又说莽人焦廷贵，想来杨滔之女要害狄爷，一路行走思量，也心中大怒，拿了首级，跑开大步，已到了杨府门首，立着将大拳打门，犹如擂鼓。府中门上人还未寢睡，听见外边大震喧哗的打门，即忙拿了灯火出外，开了府门，大喝：“那个狗头，夜静更深，敢大胆在此吵闹。”焦廷贵喝声：“瞎眼的蠢物，且看看老子手中是何宝贝？”门上将灯一照，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更问道：“因何你拿着首级在此。”焦廷贵笑道：“你倒也好眼力，快去报知你家杨滔，我乃狄王爷的焦廷贵，今夜王爷杀了你家小姐，如今拿首级来还老杨，快去罢！”门上说：“不好了！杀害了小姐。”焦廷贵说：“这有何稀奇，我家王爷征西，杀了多少人，何况一个女子。”说罢跟随了门丁，一齐直进。

此时杨爷还在书房看书未睡，一众家人手下也不敢睡，门子一重重呼门

而进，直至内堂上。焦廷贵中未见杨爷，早已高声叫道：“老杨快出了，你家女儿回来了。”杨家人见他手拿血淋淋的人头，大惊，连忙动问，时门上人进内禀知。杨滔闻说吓得目定口呆，急急抽身出外，回道：“焦将军，这个首级何处拿来的。”焦廷贵说道：“你自己的女儿也认不得么？你且拿去看认分明罢！”此时杨滔虽然不是亲生女儿，也觉惊慌，假意说道：“因何成亲儿日，就送了命，我儿呵！到底有何缘故，为父全然不晓，可怜你死得好惨啊！”又问焦廷贵：“为何你家千岁，把我女儿伤害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这是你女儿不好。”杨爷说：“到底有何不好。”焦廷说：“这是她要与千岁同睡，岂知千岁偏不喜这件事情，你女儿放起蛮来，要杀千岁，反被千岁杀了。老杨呵，我今还你女儿，且拿去收藏好。”说完，转身跑出府来，众人持灯引道，一直回归王府来不表。

再说杨滔把飞龙首级，细细一看，长叹一声，说声：“飞龙呵，你一心要报丈夫之仇，混进中原，身投相府，国丈施下巧计，下官将就好机谋，岂知你夫仇未报身先丧，倒弄得下官，今日毫无主意，怎生调停是好。”想了一会说：“罢了，不免连夜去见国丈，看他如何打算便了！”此时也不换衣，随身便服，即吩咐小使，持了灯笼，乘了小轿，四个家人跟随而去。

此刻二鼓将残，只见街上民家灯收，夜静寂寂无声，直到了庞府门首，家丁把府门叩开通名。若问做了当朝宰相，真乃劳碌非凡，各省奏章，一切国务，一一留心细看，好待明朝达呈御览。不到二更不能睡，到了五更又要上朝，所以合着古语再言：只爱做官千日好，不及农夫半日闲。此时大师正要安睡，忽见家人传说：“户部杨老爷有急事要见。”此时庞洪一想：这杨滔这时候还来相见，有何急事，也觉心疑不定。又有两句古言：日间不作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庞洪想一回说：“莫非是飞龙杀害了狄青，前来报知。”即忙传命，请来相见。

国丈便服出了书斋，杨滔走进府堂中，因有众家人在旁，同到书房坐下。杨滔叫声：“国丈不好了！飞龙要杀狄青，反被狄青杀害了，差来焦廷贵，把飞龙首级拿来还我。这件事情，是私下调和了，还是奏明圣上？下官想来，这件事实在两难，思想不来，所以深夜到来，请国丈高明主见如何？”此时庞洪听了，好象半空中照定头脑，打个大霹雳一般，说：“飞龙呵，老夫只道你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因此用出机关，力荐你出头，指望你把冤家除了，使我翁婿心中遂愿。岂知今日你画虎不成，真乃可惜了这飞龙也！”杨滔说：“国丈如今长言不如短语，到底怎样调停为妙？”庞洪听了，想一会说：“杨大人如若私和了，是造化这小畜生的。飞龙性命，枉送他手。此事一不做二不休，你来朝奏明圣上，只说狄青无故杀妻，伤害了你女儿。况且圣上为媒，非同小可，那怕他势大封王，依照国法森严，犯罪总是一样处罚。”杨滔说：“倘飞龙有甚破绽之言，唤入狄青耳中，他执此为凭，如何是好。”庞洪说：“这是死无对证之言，那里作得凭证？如若圣上姑宽不究，老夫自然鼎力在旁说，无故杀妻，应该抵命。此时看那小畜生，逃得那里去。”杨滔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奏明圣上便了。”庞洪说：“又有一句要紧关的说话，切不可露出飞龙两字，总要认定凤姣女儿，这场是非包管赢的。苦除了狄青，老夫不忘你的情，愿送金银与你。杨大人我还要慢慢奏知圣上，加升吏部之职，决不相负的。”原来杨滔最是贪财物之辈，听了国丈之言，得意洋洋，作别而去。

再说五更三点，天子尚未登坐金銮，文武官多在朝房叙候，众文武耳风

一闻，此事尽皆着忙，有杨户部说声：“狄千岁后生家，何必作此威头，仗着太后娘娘的势力，把我杨滔欺负，无端杀害妻子，全无国法，下官女儿之仇，一定要报的。”狄爷冷笑道：“你为人定了禽兽之心，使出这样毒计，思量要陷害我狄青，幸喜我命不该终，不中你奸计，今日你害人还害了己，正是灯蛾扑火，自烧其身。”

二人争论下一，庞洪假意来劝解：“二位何须争辩，少刻奏知天子，自有国法公论，但他无故杀妻，过于残忍，罪却不小，狄千岁定知法律。”狄爷听了说道：“总是偿命，我狄青岂是贪生畏死的么？”国丈说：“千岁不如听老夫的言，私下调和了的好，若要认真起来，总要抵命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太后娘娘也是遮盖不了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国丈你差矣！自我狄青，并用不着娘娘遮盖，所以前时不愿无功受职，当殿比武，险丧性命，皆因不把太后娘娘倚靠，解送征衣到外邦之后，又蒙国丈美情，保我征西，若然倚了娘娘的势力，决不使天牢禁母，所以屡被奸臣巧计，受劳多少，才得平服西辽，苦乐皆由自己担当。今日圣上自有国法处分，是非曲直，悉凭圣上公听，何劳国丈言。”庞洪听了，呵呵发笑，说：“是老夫失言了。”

要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六回 奏冤陷元天收宝 命审断宋帝差臣

诗曰：

元天赠宝付英雄，征伐西辽立大功。

却被飞龙轻毁坏；腾空收去显神通。

却说狄爷与国丈驳说一番，又说各位王爷，平日间，或上朝，或不上朝，就一月不上朝，天子也不来查究，所以这一天，一人也不在此停一会。听得景阳钟鼓一撞，龙凤鼓一响，金鞭三下，圣驾登銮，文武官员朝谒已毕。值殿官传旨未了，文班中闪出杨户部；武班中闪出平西王；二臣各说有事奏闻。天子一想，他二人乃是翁婿，有何事情，一同启奏。即降旨：“二卿平身，有何事情，文的先奏。”庞洪一想先奏，便是一点便宜之处了。杨滔奏道：“臣有次女凤皎，多蒙圣上天恩，赐臣女与狄青成亲，才得七夜，臣女并无差处，不知狄青何意，竟将臣女杀害了，差焦廷贵将首级一颗，于昨夜二更时分，交还与臣，陛下呵！古言钢刀虽利，不斩无罪之人，臣女有何差处，也要查察分明，方能定罪。他又不说臣知，倚着王亲势力，擅自行凶，将臣青年弱女，身首分开，可怜臣年花甲，单生两女，如今幼女无罪被陷，今日并非翁婿已结深冤，伏乞陛下究问平西王，臣女有何差处？”狄爷说：“臣有奏本，臣蒙圣恩浩荡，把杨滔之女赐与臣成亲，臣看待他无甚差错，那晓得，杨氏不知他立心何故，昨夜与臣吃酒，自家一杯不饮，多劝臣吃，臣已厌烦了，酒也不吃，先去睡了一回。凤皎手持龙泉剑立在床前，喊声：‘狄青呵！你杀害我丈夫，我来报仇。’一剑砍来。幸得臣不该死于他手，急忙闪脱，剑已落空，臣赶上夺了他剑，手起挥为两段，却是真情。陛下呵，思想此女说话有因，立在床前说他与丈夫报仇，然后落剑，想来分明不是杨滔之女了，是作奸细前来陷害于臣。伏乞陛下，细把杨滔究出真情，免得混浊不分，串同作弊。”

此时国丈在旁，吃惊不小，想来这飞龙自己把机关泄漏，如今圣上查问起来，如何处置。天子又问杨滔：“那凤皎到底是你女儿否？从前匹配与何人？”杨滔奏说：“圣上呵，臣女凤皎，乃是黄花闺女，从前并未有丈夫，满朝文武也有知的，臣岂敢将有夫之女欺君，臣女是处女。”天子说：“既不曾有过丈夫的，因何他说要来与丈夫报仇之话。”杨滔说：“圣上呵，这是狄青一面之词，无对证之言，谁人肯信。”狄爷又奏道：“凤皎无差，臣断不无故杀妻之理，不惟他说话有因，且臣两桩法宝，已被他毁坏了。”嘉佑皇帝说：“是何法宝。”狄青说：“陛下，这法宝一名人面兽；一名穿云箭；前时奉旨解送征衣，路遇玄帝；命臣随身上任，若遇西辽骁将，用此宝来伤他，神箭能除妖术，试用几回，多已灵验，宝是神明法宝，竟被凤皎未死之先，已毁坏了。他死后，臣见满地抛弃，所以带来上殿为凭，伏惟陛下立法，将杨滔究问，便知情弊了。”杨滔此时也觉心慌，庞洪也是着急，暗道此事飞龙弄坏了，恐防也有干系。

当时天子看有两件法宝，觉得好笑，乃三枝小箭折为六段，一个紫金脸，乃是孩童玩弄之物，是什么法宝？正想之际，忽见自空中一声响，犹如天崩地裂，一阵狂风，吹透满殿，龙案上两件法宝，吸得无影无踪，换得红笺一纸，金字两行，写着：今日玄天收法宝，西辽有将猛如龙。此时天子大惊，方知法宝是神圣的。若问上帝既收法宝，何不一发明了，这段疑案事情，如若大小事情，多是神明出白，凡间不用官员了，所以单将法宝收去，不将疑

案点明。嘉佑王因敬信神祇之物，只有杨爷国丈惊惧，犹如烈火焚烧，好不着急。众文武虽则无干，也觉难辨其缘由。当时仁宗天子，亦不能分辨，只有呆呆思想。庞洪犹恐他想不出好听的话来，连忙出班奏道：“臣有奏。”仁宗王说：“卿所奏何事，此事重大，可听的奏来，不中听的不必多言了。”庞洪说：“臣思凤姣，乃未出闺门处女，焉有与丈夫报仇之说；二则成亲数日，无怨无仇，据臣愚见，如何下得这毒手，敢大胆持剑，杀害丈夫，实是一面之词。凤姣既有报仇之说，狄青何不问个明白，杀也未迟，岂非死无对证之说，准信不来。就是两件法宝，狄青杀害了凤姣，无可抵塞，自己毁坏也是理论不得。况且凤姣，实在前没有丈夫，众臣共晓，怎么说与丈夫报仇，陛下免费龙心，发交三法司，审个明白如何？”嘉佑王听了说道：“庞洪此话到也相宜，但无能干官员，审不得这件疑案，三法司朕也不用他，降旨，无私文彦博，硬直崔叩命从公审断用，前来奏与朕知。”原来两个大臣是正直无私的，不是庞洪羽党，无奈审断公务，不十分精辨得来，但圣上之命，如何不依。同说：“臣领旨，立限臣等五天审期，复旨便了。”天子拂袖退班，众臣各回府去。

崔文二位公爷，差人往杨府将头吊出，然后同往狄府。此时午尽了，杨府夫人小姐早已得知，彼此著惊。狄府中男女下人多已知道，只有老太君吓得惊疑无措，到了房中，看见尸骸，好不惨伤，欲向众将问个明白，岂知多往午朝门外打听去了。太太骂声：“好畜生，为何如此薄情，杨氏纵有差迟，可告诉为娘知道，也能理论得来，因何胡乱将他伤害，没有半分夫妻之情。”太太此时不知埋怨了孩儿多少，这些家人，也议论纷纷。正说之间，报说千岁爷回府了，同了文崔二位大人，众将军随后同进中堂，石将军也到了。狄爷到了中堂，银銮殿上二大人请坐，二人告坐。有家人禀知千岁爷，太太有请。狄爷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下官失陪了，停息一刻即来奉陪。”二公爷说：“千岁请便罢。”此时狄爷走进内厢，见了母亲，太太连骂：“畜生呵，因何无故杀妻，不畏萧何法律，看你如今怎生逃脱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不必烦。”细将情由禀知，太太又吃了一惊。

又有杨夫人进内，见女儿尸首假作悲哀。若说这位夫人，原是忠厚之人，杀了飞龙与她什么相干，只因丈大要她假哭女儿，方得免人疑惑，哭后又耍吵闹，方为妥当。夫人只是难违丈夫之命到来，无非哭了几声，叫她那里能吵闹得出来，太太倒也过意不去，叫声：“亲家母且宽心罢！原是我畜生不好，狠心杀害你女儿。”夫人说：“太太呵，妾身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鸾姣嫁着江西本省，只有次女凤姣，早晚相依的，那晓得做亲之后，过刀而亡，是病死的到罢！这般惨死好不痛心。”太太说：“夫人呵，但依小儿说来，乃是你令媛不好，持剑要杀丈夫，反被小儿伤了，今日真假难分，且待来日审明，便知明白。”

且说文崔二人，狄千岁引道，杨爷随后，直至房首。太太、夫人，避过二位大人，把尸首验毕，配合过首级，一点不差，又说：“千岁，那凤姣纵有差迟却是你家的人，理当收殓。”狄爷说：“这也自然。”文爷道：“三天成殓了，第四天齐集审明，好待本官复旨。”说完二人告别杨滔，也各回衙不表。

再说庞洪独坐书房，叹声：“飞龙呵，老夫叫你，必然害了狄青，总害他不成，也不得说出与丈夫报仇，破漏机关，倘杨滔有甚差迟，只忧他又扳出老夫了，若差了别人审，也能通个关节，岂知差了这两个有言难说，有贿

难行，倘被他审出真情，杨滔之罪难免，老夫也不安稳。”

不表庞洪忧虑，再表四虎将军，焦孟你言我语的，猜疑不出，是杨滔之女的真假，待等崔文二位大人审明，便知分晓。是日免不得备棺成殓，超度亡魂功德。

后来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七回 审疑案崔文辞办 赈饥民包拯回朝

诗曰：

二忠领旨断奸谋，岂料庞洪狡计稠。

专力不能分割白，幸有包公力搜承。

话说狄王府将飞龙尸骸成殓了，做些功德，超度亡魂。岂知王府中，比不得等闲之家，外国阴魂那里存顿得住，一死魂魄，早渺渺茫茫，不知去向。此时老太太十分烦乱慌忙。此日杨滔的夫人，仍在狄府，见太太这般忙乱着急，也觉心中不安，过意不去。欲说明白，丈夫性命不保，不得不含忍在心，此是忠厚人心事，每常如此。是日成殓已毕，原来汴京并无坟墓，少不得寻了一个空隙地，停了棺柩。夫人回杨府，叫声：“相公呵！这件事情果乃干得不好，倘若审出真情，祸事不小。”杨滔说：“夫人不妨无事的，下官总是一口咬定，要与女儿报仇，怕他什么？”此时三朝已过，至第四天，文崔二位钦差，奉旨审问狄青。狄爷照奏主前言，并无更改。杨滔一口认定女儿惨死，总要伸冤。又不能用刑，两位大人没道理，合审过一堂又一堂，一连审过二日，不能审明，难以复旨。是日天子临朝，向崔文二臣，问起狄杨之事，审得如何？二臣同奏道：“尚未审明，陛下且限臣三天审明复旨便了。”仁宗王说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圣上退回宫，二位大人审了三日三堂，不独凭据追不出，而且狄杨的口供对质与前日的不差分毫，这事情真乃苦差难办的，这两位大人商量，无计可施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包龙图大学士，前者奉旨赈饥已毕，回朝复命，此时大宋朝中，奸臣屡屡，联络不绝，所以处处年饥，包大人往各省赈饥，甚是劳忙。上年陕西赈饥，下年早稻丰稔，物阜民康，这是公务已完；又到广东赈饥去了，所以连年不在朝中，那晓得国家许多事情动作。是年广东公务已毕，一路回朝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已到汴京，进城天时午后了，此时未去朝天子，先来见众僚。到了九王府中，多去探望，悉遇是日众王爷叙会，正在论谈狄杨之事，包爷到了，一同相见坐下，饮过茅一杯，各说候信之言，问起赈饥事情，包爷细细说了一回。众王侯说起狄青之事，说包大人你原审过多少疑案事情，单有此事，莫说崔文难以力办，就是大人也难以力办，就是大人也难以担承了。包爷听了微笑道：“老千岁如若圣上发与下官审断，少则一日，多则二日，必要审明。”潞花王叫声：“包大人，孤家也在想，若是包大人在朝，何用三朝两日，就断明白了，故孤家正在思念，你今幸喜还朝，来日奏知圣上，发大人经手力办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又有汝南五千岁说道：“若是包大人承办，不用一刻，必然明白了。”众王侯你一百，我一句，褒奖这位铁面无私之臣，一时感激正直，硬性便说：“列位千岁，待下官来日见驾，请旨承办，如若圣上不准，不干下官事了。”众王爷说道：“自然，若然大人请旨圣上，谅必准的。”

此时包爷拜别去了，又往探同年文大人。来到府门，家人投帖，文爷吩咐大开中门，迎接进中堂，施礼坐下。又报崔大人到衙了。包爷、文爷，一同出来。这包爷说：“崔年兄大人请了。”崔爷一见说道：“原来包年兄大人回朝，却失迎了。”三人一同回到中堂，告礼而坐。文崔同说：“包大人你多年跋涉，路途辛苦，多使我们常常挂念，今幸还朝，谅必赈济公务已完了。”包爷说：“多已完了，今日回朝做个闲暇官罢了！”崔爷笑道：“大人你又来了，你是个能干的人，日断阳间，夜断阴间，当今天子也亏得你，

如非包年兄忠心为国，怎得当今陈桥认回母亲，如今大人不在朝中，奸贼庞洪，屡屡陷害狄青。”包爷做假不知，问道：“怎生图害的？”文爷细将保他征西的事，一一说知。崔爷说：“如今又出奇文一个。”包爷说：“又存何情？”崔爷说：“只为狄青杀害了凤姣。”一长一短说知。

包爷说：“不知二位大人如何审问？”文爷、崔爷说：“不瞒年兄，我们审过两堂，总是不明，今日亦审一次，口供原是不改一字，难得年兄回朝，请教高才，如何审断？才得明白。”包爷说：“二位大人呵，不是下官笑着，你若办这事情，若经二位大人承办，恐审到来年也不明白的，待下官来朝见驾，复了圣命，然后请旨承办，管教是非曲直，即分明白。”崔文二位大人，巴不得脱离这般苦差，听了包爷之言，二人大喜，同声说：“包大人若审明这件疑案，真乃神断也。”包爷说：“此乃容易之事，二位不必费心，下官告别了。”文爷说：“二位大人俱往后堂小酌，然后起行罢！”包爷说：“不消了。”一路至府门，一拱作别而去。崔文二人仍进中堂，崔爷说：“年兄，小弟前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审断此事不明，到来商量，难得包兄一力担承，看他如何审断复旨。”文爷说道：“曾记得他前时三审郭槐用了许多摆布，也审得明明白白，今日他扭承办此案，料必云开见日，复见天明了。”崔爷笑道：“此是你我的彩头，遇他还期。”此时崔爷也作别回衙，二人心头放下不表。

再说潞花王回到南清宫，叫声：“母亲呵，孩儿今日见崔文二臣，审询表弟，这段事情，总是不明，今幸得包拯回朝，一力担承，来日请旨，审明这件事情，必然审明的，母后且自放心。”太后带愁说：“儿呵，包拯虽是神明，到底不知审得明白否？我儿且慢欢心。”

不表南清宫之言，且说庞洪一闻包公回朝，不觉吃了一惊说：“不好了，倘他担承审办此事，就有些不妙，满朝文武，老夫多不介怀，单有这个包黑子，老夫最是忌他。且自今以后，须要着实提防才好。”叮嘱一班奸党，大众须小心些罢！

话休烦絮。又说包爷一回来，去相探厚交各王爷，平西王那边也该去探望。只因他欲担承，力办这件公案，如若先去拜探他，犹恐旁人议论，疑着暗中相通关节，避了嫌疑，所以包爷只做不知，别了崔文不往狄府，犹自回衙。夫人接见，闲文不表。

次日五鼓黎明，各官叙集朝房内，庞洪见了包爷，只是胆寒不安，开言叫声：“包大人，未知何日回朝。”包爷说：“下官昨日回朝，只因天色已晚，未曾探望得老王亲，万勿见怪。”庞洪道：“不敢当，老夫不知包大人回朝，失于接候，多多有罪了。”包爷说：“不敢，下官又闻杨大人，有令媛匹配狄王爷，是老国丈作伐的么？”庞洪说：“这是圣上执柯，命老夫代劳的。”包爷说：“但闻狄王亲，无故杀妻，崔文二公审断不明，老国丈既然作伐，何不与他们辩理分明，为何坐视旁观，这等为媒，三岁婴孩也会做的。”国丈说：“包大人，这不是老人爱执柯，乃是圣上委老夫做的，老夫不是奉差承审此案，我也管不得他们的事。”包爷冷笑道：“老国丈，你的话好糊涂，他无故杀妻不知真假，你还不知妻房要害丈夫，串同情弊，须要在媒人身上，老王亲，为何推得这般干净的。”

原来包爷是撞木钟话，国丈不觉触着心虚病，包爷一看他面色思量，又是这老头儿作弊。正要有言，忽闻景阳钟一响，天子坐朝，众臣参见，值殿官传旨毕，左班中闪出包爷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包拯，前时奉旨往陕西赈饥，

继后又往广东赈济，如今二省百姓沾恩，岁已丰稔，国务已毕，臣今还朝复命见驾，愿吾主万岁。”仁宗天子一见包拯，正是君臣不见，已经三载，此时龙颜大悦：“钦赐平身，赐坐东首。”即命侍御送上香茗一御杯，说：“朕屡屡承劳包卿之力，辛勤国务，道路奔波，朕心常怀挂念，今幸还朝，奈无别职再以加升，只好送些宝玩金银，莫怪朕之不情。”包爷奏道：“微臣深感主恩，粉身难报，岂敢加爵受恩，但愿肃清朝政，臣下沾恩，是微臣所望。”天子大悦道：“包卿真是朕股肱贤弼。”

君臣言谈毕，有崔文二臣俯伏金阶说：“臣等见驾，愿吾主万岁。”天子说：“二卿审询狄杨之事如何？”二臣奏道：“昨天又审一堂，仍无凭证，实因事有委曲，非臣不为力办，伏惟我主参详。”嘉佑王一想，看看包爷说：“朕有一件疑案事情，欲烦包卿办理，不知卿意若何？”包爷奏道：“陛下有何难事，若可办者，敢不丹心力办；若难似郭槐事情，臣亦难以承办，伏乞恩宽。”天子把狄青无故杀妻，——说明。包爷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思杨滔有女年已如此，理该摆配，因何专候狄青，至此方为匹偶，又愿作偏房，要君作主，其中必有别种心肠，臣且领旨审断，如若狄青无故杀妻，臣不敢徇情于狄青；倘杨滔果有别端作弊，臣亦不敢置之不究；限臣三日申明，复旨便了。”今日包公还朝承审此事，正是：

混浊流清分水底，云霞吹散见天心。

第四八回 包公奉旨审疑案 杨滔此时掩真情

诗曰：

杨滔佞党与庞洪，同害忠良把主蒙。

包拯待君公审断，奸臣二贼急惚惚。

话说包龙图领旨承办狄杨此案，圣上回宫，百官退朝，各回府衙。独有杨滔见包公领旨承办，急得心犹如火煎一般，退了朝也不回自衙，悄悄来见国丈。此时庞洪正在书房闷坐，忽杨滔到来，说声：“老国丈此事不好了，如何是好！若还不发包公审问，我也全不在心，如今圣上发与他审，这黑子不比别人，他审过多少稀奇的事情，日断阳间，夜查阴府；倘被他审出原由，我的性命不保了。”此时庞洪正是十分不安，害怕包爷审断，只因对着杨滔，怀着个鬼胎，要做不害怕、不介怀的光景。好待杨滔安心对审，赢得狄青就无事了。国丈大笑道：“杨大人不必心烦，由他审断利害，只要你息定，死无对证，求他为女儿伸冤，那怕他黑子利害。”杨爷听了，也无奈何。

正要辞别回衙，只见两个家人，匆匆忙忙禀上说：“大老爷，今日有包大人到来，张龙、赵虎立请大老爷前去听审，来差等得已久，所以催促小人前来找寻，请老爷速回。”杨滔口说：“即刻回去。”心大不定，意欲回府叮嘱大人要话，无奈路遇张龙、赵虎，说来久了，犹恐包爷嗔怒，所以不得回衙，只同一路到包府中。狄爷早已在此，这包爷命闭了府门，然后审问。这也并不是怕人观看审问，只因此事干于秘密，方得根由，吩咐排军不许开门放闲人窥看，是以杨府夫人，庞国丈差人，各各打听不着。

且说包公坐了法堂，犹如生阎王一般，冰霜凛凛，铁面无私，两边侍立无情大汉，阶下刀斧手，肃静无声。行恶私曲之人，见此光景，岂不害怕。当下包公先唤杨滔审问，叫声：“杨大人，你的女儿唤何名？”杨爷说：“下官次女，名凤姣，年纪十九岁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可曾受过聘否？”杨滔说：“并未受过聘的。”包爷说：“你有了女儿，只要相女配夫，门当户对，便是佳偶，因何不配别人，偏要狄千岁为婚？又不差媒作合，竟去请旨作伐，明明是防恐千岁不允，故请旨为媒。况且千岁单单国已中馈之人，你愿将女儿为偏室，敢是你与狄千岁有什冤仇，抑或听旁人摆算，同谋计害千岁的么？”

杨滔说：“包大人这是枉屈人了，只因下官择婿之心太高，东西不就，误到今日，因见平西王龙威虎相，美貌青年，差媒说合，还防千岁的不允，因故强请圣上为媒，方能成就。一则贪他是帝王内亲；二则他年少官高。岂知他有如此无礼，竟将国法看得甚是轻微，恃着功隆位显，靠了南清宫之力，无故将我女儿杀害。望求大人立法断明，代为伸冤方好。”包公听罢说道：“本官想这平西王，有忠君报国之心，岂无夫妇伦常之义，妻无过犯，岂可胡乱杀之，亏你身为品第之流，情理全然暗昧，必然你有串同作弊，图害他是真。”

杨滔无言可答，心内惊慌，包公说：“杨大人请过这边，狄千岁请上来。”狄爷上前说：“包大人在上，狄青犯官在此。”包爷说：“狄千岁，你平日立下重大汗马功劳，今已官居极品之荣，若天子得媒匹配，正宜琴瑟调和，凤姣虽有差迟，焉能将他害了？本官奉旨审断，并无偏倚留情，到底你无故将妻杀害，还是凤姣有别的心肠，你且公道说来罢！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听禀：我狄青初任，就有奸臣暗算，大人尽知。后来奉旨征西辽，班师回国，

足还未立定，这杨滔并不差媒作合，辄然请旨招亲。下官只因主命难违，国丈代圣上为媒，只得迎娶了至室，与凤姣和谐相处。岂知他心怀不善，娇娆面声，笑里藏刀。”包爷说：“怎见他笑里藏刀？”狄爷说：“那晚曾经用过夜膳，杨氏必要备酒对酌，谁知他一杯不饮，多劝下官来吃。当时下官有些醉意，和衣睡了，杨氏持剑在手，说：狄青呵，你杀我丈夫，我来报仇。顿时剑落，幸喜下官闪脱快些，剑已落空，下官抢上去，夺剑砍他为两段。这是真情，望大人鉴察；又有法宝两件，都被他毁坏了。”包公说：“是何法宝？”狄爷说：“前时解送征衣，路遇玄帝所赐，一名人面兽；一名穿云箭，命我随身带用。倘遇西辽骁将，用此二宝，自能取胜。前日呈上御览，已经神圣收去，这是君臣共见，非我狄青妄言。”

包公听罢一想，如此说来，这人不是杨滔之女儿，便说：“狄千岁，这凤姣既有与夫报仇之说，应该不即杀她，细细查问，就知真假。如今人死无凭，杨滔抵赖，必要为女伸冤，如之奈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大人呀，这是下官狂莽了。”杨滔又向包公说：“包大人明鉴万里，只此一言立见分明，这是死无对证之言，小孩子也会说的，岂但狄千岁，还求大人公断，抵偿女命，足见厚恩。”包公说：“你还要抵偿女命么？翁婿之情不要认真罢！倘认真起来，谁假谁真，尚还未卜。但今日俱是钦犯，不论大臣，难以徇情放回，暂住天牢，明日再审。”吩咐看官小心奉侍，司狱官是夜备了两桌酒筵，送与二大人用。

这包公不是必要拘二人如此，只因此事疏虞不得，犹恐杨滔回去，又用设计不测，故包公拘留住他，总使他有法难想，难以施行，这是包公机密妙用处。退了后堂，用过夜膳，夫人说声：“相公呵，古云：能者必多劳，方才还朝两天，圣上又有差使。”包公说：“夫人呵，下官身受国恩，岂不丹心图报，天子有命，为臣虽蹈火赴汤不辞，岂但审断些些之劳，敢不效力，此时尚未申明，今夜就要审清了。”夫人说：“相公若申明此案，名声更重大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这也何足为奇。”又吩咐张龙、赵虎，前往如此如此。

二人领命去了一会，回来禀说：“小的前往狄府，据太太说：杨氏赠嫁丫头，只得四个，如今一并唤到了。”包爷吩咐带进来，此时这四个丫鬟进衙，见包公跪下说：“大老爷命我们前来有何吩咐？”包爷说：“你四人唤做何名？”丫鬟齐说：“我名凤云；我名月梅；我名紫燕；我名小翠。”包爷说：“你等是向在狄府中，还是跟随小姐赠嫁到狄府的。”四个丫鬟说：“大人呵，我是杨府人，跟随小姐赠嫁的。”原来四个丫头，见了包爷这副尊容，战战兢兢的害怕。包爷说：“你家老爷，共有几个亲生女儿，唤叫何名？说与本官知道。”这凤云说：“我是初来，月梅姐姐说罢！”月梅道：“就是我说，大老爷呵，我们的老爷，单生两位小姐，夫人两个。”包爷说：“据你说来，共有四个了。”月梅说：“只得两个，那有四个。”包爷说：“你言夫人两个，老爷两个，岂不是四个。”月梅说：“不是夫人老爷，实是一总名两个。”包爷说道：“胡说，你家老爷说有三个女儿，你因何说两个。”月梅说：“真是两个，大小姐叫鸾姣，二小姐叫凤姣，配与狄千岁王爷做亲，七夜做了个无头之鬼，想来真好苦也。”包公喝道：“你满口胡言，你老爷说：鸾姣的丈夫，死在狄千岁之手，大小姐要报丈夫之仇，所以代顶二小姐凤姣嫁去狄府，要行刺千岁，你因何谎言哄找。”月梅说：“大老爷，他正是谎言了，我家大姑爷，活活在江西。”包公说：“既不是鸾姣代嫁，到底那个顶冒凤姣嫁的。”月梅失口说：“自有人。”旁边紫燕轻轻咳嗽一声，

月梅即住了口。包公喝声：“你几个人，方才你言语支吾快说来！”月梅说：“大老爷，丫头说的是并非顶冒的。”包公命张龙、赵虎，把风云、紫燕、小翠，带了出去，把月梅夹拷十指。

这月梅不知如何招出根由？正是：

奸佞深谋虽狭曲，智囊密赚果神明。

第四九回 询丫鬟真情透露 赚凤姣曲折详明

诗曰：

龙图神断古今稀，审尽难猜曲案奇。

宋室若无公辅弼，奸臣乱国益昌弥。

再说月梅乃是个小丫鬟，那里忍得十指疼痛，想来：我家老爷吩咐我等，勿要泄漏机关，但今我十指痛楚难忍，我也顾不得长短了，且招出原由，免得痛楚便了。说：“大老爷，且松了手指，待我禀明罢！”包爷道：“说明了自然放你。”月梅说：“大老爷呵，小丫鬟曾记得去年隆冬时，有个西辽国公主名飞龙，我家老爷，不知何故认他做亲生女儿，与二小姐相伴在绣阁，今年才嫁到平西王府，顶冒了凤姣小姐之名。”包爷说：“她冒名嫁到王府，你可晓得她有何缘故？”月梅说：“小丫头那里得知，去年老爷带她回府时，鬼头鬼脑，言语多不懂她的。”包爷又问：“这飞龙嫁到狄王府之先，老爷有何言吩咐你等。”月梅说：“老爷千万叮嘱叫我们勿要疏言，总要认定二小姐的称呼。”包公说：“飞龙与千岁成亲后便怎样？”月梅说：“他两个名为夫妇，千岁数日未进新房，飞龙也是孤眠，千岁原是独宿。”包爷又问：“千岁既不进房，为何把飞龙杀了。”月梅说：“此夜飞龙叫紫燕，往书房去请千岁，岂知他总不肯进房，推却身体欠安，后来小翠禀知太太，这太太唤齐两人到跟前，左手拿一个，右手拉一个，拉拿至书房内，无奈要他夫妻和合。”包爷说：“既是太太劝他进房，千岁因何此夜将飞龙杀了，谅必你知他的原故，且说明来放你回去。”月梅说：“太太逼千岁进了房，她就出去了。夫妻对饮，谈谈说说，十分情浓。千岁吃酒醉，飞龙叫我等扶他上床睡下，千岁沉沉大醉，也不宽衣而睡。飞龙打发我四人一同出房，小丫头一直睡到大天明，才晓得她尸分两段。若问被杀的原由，要问千岁爷方知明白。”

包公听罢，吩咐松了十指，并将凤云、紫燕、小翠，一齐带进来。包爷又逐一细问情由，三人犹是抵赖，不肯实招。包公也是刚中带着仁慈，不复加刑。便说：“月梅早已招供了，你等何须隐藏。本官也知了你们，深恐累及主人有罪，故不肯直说么？”三个丫鬟只不做声。包公说：“此事总要分明的，月梅早已说明白，你们且说来罢！”月梅又叫：“姊妹呵，杀人自然是要抵命的，我四人无罪，我十个指头几乎夹断，你们若不肯说，只怕一夹上疼痛难当，劝你三人不如说明罢！省得大老爷动恼。”三人听了，只得个个细细说明。包公听罢，四人一样之言，吩咐四人，共留在内衙，好生看待，丫鬟退去。

包公又差董超、薛霸，吩咐依计而行，一程前往。到了杨府传进，说：“你家大老爷，已经被包龙图审明，杀死者乃是外国飞龙公主，顶冒凤姣小姐的，杨大老爷现在我衙中，我家包老爷差我们前来，请二小姐去讲几句话，就送回来，如若小姐不去，你老爷就活不成了。”杨府家人，听了大惊，连忙进内禀知。

夫人、小姐听得面如土色，小姐惊慌说：“母亲呵，原是我爹爹毫无智识，听了国丈之言，陷害狄青，今日害不成，反害了自己。母亲呵，叫女儿去不去。”夫人心乱如麻，全无主意。原来这位夫人，心慈忠厚，凡为忠厚人，没有奸曲，心性正直。叫声：“女儿呵，你若不去，包大人不肯甘休，

并且连累父亲受苦。你且大着胆前去走一遭，你是无干之人，想包爷决不怪你的。”小姐听了母亲之言，也不更衣，只是随身便服，别了母亲，带了两个丫鬟，心头忙乱，夫人携出中堂，母女含着一汪珠泪。凤姣小姐坐上轿中，董超、薛霸随后，两个丫鬟左右跟随，一同到了包府。

董超、薛霸，进内禀知。包公吩咐两个丫鬟，请杨小姐进内衙细谈，须要小心扶他进来。

丫鬟领命，出外扶了小姐进内。小姐一见包爷，低头含羞，只得上前拜见。包爷以客礼相待，起身还礼，叫声：“小姐休得拘礼，请坐罢！”小姐低头说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凤姣焉敢坐。”包爷一想，自己通出名来，是个老实人了，包公说：“此处不是法堂，你又不曾犯法，不必害怕。你且坐下，好好细谈。”小姐想来是何缘故，便说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凤姣洗耳恭听。”

此时小姐告坐了，丫鬟递奉过茶，包公说：“小姐，今日本官请你来到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你令尊干差了事，全不想食君之禄，报君之恩，为何招留外国飞龙公主在府中顶冒你名，把她嫁与平西王，要报丈夫之仇，今日害人反害了自己，这是你令尊大差之处，若将此事奏明天子，按其国法，罪在你令尊，故本官特请小姐到来言明，莫怪本官为人不做些人情，事干重大，法律难以存私的。”

小姐听罢，含泪低头，叫声：“大人，我父亲虽然犯法，只因误听庞洪国丈之言。”包爷一想，原来又是庞洪之计，便说声：“小姐，你的令尊也说是庞洪主意，小姐也说令尊误听他言，足见那奸臣害了你令尊，到底那庞洪怎样哄诱你令尊行事的，你且说明原故，本官劾奏于他。”

小姐叫声：“大人呵，前日父亲说，庞国丈有个飞龙公主，是西辽国王之女，丈夫名黑利，番王命他领兵，被狄千岁杀了，所以要报大仇，趁宋兵班师回朝，扮为男子，杂于军士队中，混进本邦，投入相府。国丈后来送与父亲，叫他顶冒我名，奏闻圣上，赐与狄青成亲。此事父亲听了国丈之言，母亲劝他多少，只是不依，今日祸发，罪首实由于庞太师，望大人笔下，开一线之恩，父亲大罪略松些，足感深恩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这也自然，请小姐里边去，今将夜深在本衙且住一宵，明日送你回去。”小姐说：“大人呵，犹恐家母悬望不安，望大人放我回去才好。”包爷说：“早上已经着人禀明令堂了，小姐不必挂心，来朝还有商议。”吩咐丫鬟，扶小姐进后堂，夫人已排下酒筵相待，不用多谈。

原来杨小姐乃聪慧之女，焉肯直说原由害着父亲，只因包公讲起飞龙的长短，犹如他父亲说的一般，小姐知道父亲已经说明缘由，小姐说根由多在这庞洪身上，原来想父亲之罪减些。包爷又恐凤姣见了四个丫鬟，故预先吩咐带入后堂厢房，真乃神出鬼没之机，外边人那里得知。是夜包公思量道：庞洪心肠恶毒，屡屡陷害狄青，结下如此深仇，今日眼见得你大祸临身了，但是飞龙，女扮为男，混进中原，私在军中，狄青失于查察，也该有罪，下官既承王命，不得丝毫偏倚，待复审明白，请旨定罪罢！

次日上课先请旨意，邀同狄杨开棺，复验尸骸，其时虽是春天，尚寒冻的，尸首不多几日，是以皮肉未消，验得周身无故，只是左右耳上有九个环眼，前时虽用胶粉塞满，如今死了几天，血脉不行，胶粉脱落，环眼显露。包爷说声：“杨大人，此女不是你女儿了，看来是外国之人。”杨滔说：“正是下官亲生女儿，包大人说他是外国之人，有何凭据？”包爷冷笑道：“你说没有凭据么？现今耳上有九个环眼明是外国飞龙女，你还是认她为女。”

杨滔大惊，硬着头皮说：“外国之人，焉能到得中原，实是下官之女。”包公想道：“由你一直抵赖，停一会，乃刑法森严，看你怎了。”又吩咐将棺复钉了，亲到狄府勘验。狄爷指明飞龙死的所在，又将杀他的剑验明，又搜一回，搜出尖刀一把。狄爷说：“大人，犯官不进此房，故不见的，今日方知，求大人严询。”包公命将宝剑尖刀带回贮库，回衙复审。狄夫人差人打听包公审断，实是欢喜；庞洪着人打听只是担忧。

当是包公打道回衙，坐在公堂，此回容放闲人观看，扰扰拥拥，多少百姓看审。包爷说：“杨大人，本官已经细查明白，乃是西辽飞龙公主，私进中原，与丈夫报仇，要伤害狄青；庞洪与你同谋，把飞龙顶冒女名赠嫁，本官已得其真情，你休得抵赖。”杨滔听了吃惊不小，想来不知他如何查明，若招了大罪难免，不招又恐加刑，事在两难，只得不言，象着泥塑的一般。包爷又说：“大人，本官劝你招了罢！”杨滔说：“大人呵，这是冤枉的，据大人所说并无凭证，下官如何招得？”包爷说：“你道没有凭证么？”命人带出四个丫鬟，左右一刻唤出，月梅、紫燕、凤云、小翠。包爷说：“你看他们多是你家的人，有凭有据说的。”杨滔见了这四个丫鬟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伏倒丹墀颤抖不往，说：“大人呵，这四个丫鬟是赠嫁去的，受了狄青买嘱，是以无中生有，屈陷了我。”包爷说：“这也是由你分辩，到底死的是何人？”杨滔说：“实乃是次女凤姣。”包爷道：“实是你女儿么？不要认错了。”

不知杨滔如何招出真情，且看下回详说。正是：

慎法终须常守法，蒙君定是每欺君。

第五回 露奸谋杨户部招供 图免罪庞贵妃内助

诗曰：

奸谋断白得根由，国法在严岂复留。

只有庞妃为内助，佞臣气数未应收。

当下杨滔说声：“包大人，被杀的果是小女，下官并不说谎的。”包爷说：“杨滔只怕你句句说谎的。”当下，又吩咐旁人请出小姐来。包爷说：“杨滔，本官劝你招了罢！摆布不得，抵赖不来了。”杨滔说：“大人念杨滔幸沐君恩，焉肯私通外国，休得听信丫鬟之言，总要究问狄青无故杀妻方好。”

此时凤姣已到。包爷说：“杨滔你认一认这是何人？”杨滔把眼一瞧，此时恨不能插翅腾空飞出外，恨不能将身钻入土中埋。包爷道：“杨滔，你丫鬟是别人买嘱，休的女儿难道也受了狄青买嘱不成！”这凤姣小姐，也吓得大惊：只道爹爹先已招出根由，岂知包公哄我到来，诱我说明原故，果然也神出鬼没之谋，我也知了，多害在这四个丫头之手。爹爹，叫女儿害了你。包爷说：“杨滔抵赖不得，如再不招来，要用刑了。”杨滔一想：已被他四面埋伏，倘若受了刑时，原要招的，况且包拯平日，为人铁面无私的，犯在他手丝毫难饶，只得一一从头实说，把国丈牵牢咬定，当堂画上口供。

包爷吩咐，凤姣与四个丫鬟仍到内堂。又差张龙、赵虎，前往相府，请国丈到来。此时狄青方知内里委曲，原是黑利之妻飞龙，要与丈夫报仇，被他混进中原，庞洪用计前来图害，虽然他的奸计巧害，岂知今日又是落空。

不言狄爷之想，且说庞洪早已差家人，打听包公审明，惊得一身冷汗，魂魄俱无，说：“黑贼果然利害，如今老夫也是走不脱的，如何是好？”正在着急之际，又闻报说：“包大老爷打发张龙、赵虎，来请太师前去讲话。”国丈说声：“胡说，包龙图太觉猖狂了，老夫岂是你请得动的。”打发来说：“有话明早朝房商量。”此时又想一回，悄悄进至后宰门，去见女儿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张赵二差，回归衙内，回复包公。此时包爷命排军，何人送押杨滔回天牢，平西王且转回府，送还杨小姐回衙，丫鬟四个仍然回杨府，就把本章修明，待明日奉闻圣上。

先说狄王爷回府，就将此情禀告母亲。太太听了，长叹一声：“庞洪呵，你这番又害我儿用此毒计，今朝只怕要遭刑了，再想不到这番婆混进中原，要报夫之仇，儿呵！如今要没有包大人，那个审得明白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但是飞龙改扮男装，混进中原，儿有失察之罪。”夫人说：“儿呵！纵使失于查察无决无死罪的，预备革职，归乡安居，反觉得安乐逍遥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之言有理。”

按下不表母子之言，又说凤姣与四个丫鬟，同回府内，一见娘亲大哭道：“多是女儿害了父亲，已将根由说出了。”此时小姐双膝跪下说：“母亲呵，父母养育之恩，尚未报答，岂知今日养虎为患，女儿不愿偷生人世了，害父遭刑，其心何安。母亲呵，祸根皆庞洪这奸臣，断送父系之命，皆由这奸贼的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你且起来，不要苦坏了。我杨门不幸，你无一兄两弟，父母单生你两个女儿。你姊妹虽然嫁在家乡，但今随着你父在京，远离江西故土，你娘只有你一人陪伴，况且这是包公的巧计，任你何人总要上当，而且你父为人，原是不好，你娘劝尽他多少，叫他不可依附庞洪，他只是不

听、必要趋炎附势，要害狄青，岂知反惹出大祸临身。就是这四个丫鬟早已招供了，又是包公之计，用了刑法，不得不招，女儿不必伤心。事到如此，忧也忧不了的，且看圣上怎生定罪罢！”

慢言母女伤心。且说国丈心烦不乐，到了后宰门，管门太监名唤丁忠，为人最是贪财爱酒之人，国丈常时要与娘娘讲话，总要入后宰门出入。丁忠一见，说声：“国丈许多日不来，今日到此必与娘娘有话说，待咱家去禀知罢！”国丈说：“丁公公，若万岁同在可不说了。”丁忠说道：“晓得。”去不多时回说：“万岁在昭阳宫内，如今娘娘请国丈上望花楼相见。”国丈说：“有劳公公了。”此时直往望花楼来。

贵妃已在楼上，扶着梯首，说声：“爹爹，小心些罢！”国丈到了楼上，见礼已毕。贵妃启口说：“爹爹请坐，你许多日不来，爹爹康健，母亲安好否？”国丈说：“爹娘却都安康。”贵妃说：“只为多日不见我爹爹来，女儿近日放心不下，正要差王仁来探望。”国丈正欲开言，忽见宫娥送茶到来，国丈向女儿丢了眼色，娘娘会意，打发宫女尽下楼去了。国丈说道：“女儿，为父到来，非为别故，只因有段难事，没处安排，所以特来与你相商。”娘娘说：“爹爹不知有何难事，说与女儿知道。”国丈就将飞龙混进中原起，说到包公审断明白止，“这件事情为父的有欺君之罪，别人审理还好，单有这包拯毫厘不存情的，为父想来无处调停得来，所以只要女儿打算周全，为父的方得无碍。”

娘娘听了，叹一声说：“爹爹呵，狄青与你有何仇怨，因何必要害他。害他不成时，反惹出这等大祸。从今以后，不要与他较量，太太平平过日也好。”国丈说：“女儿，这是飞龙不好，非关为父之事，如今不要埋怨了，总要你救为父的方好，自今以后，再不与狄青结仇了。”庞妃不语，想：此事叫我如何调停得来，料难抵挡得包拯，只好在万岁跟前讨个情罢！说：“爹爹休得着急，待女儿去求圣上，但得圣上开一线之恩，爹爹可保无事了。”国丈说道：“儿呵！为父的重重托你，必要你救我的，为父去了。”庞妃应诺。此刻庞洪回府，夫妇细谈，不必再述。

且说是夜贵妃迎接圣驾，先已排开御宴，庞妃满斟玉盏，三杯敬上，君王赐坐，谈说闲话。贵妃闷沉不语，万岁见了，金口微开，说声：“爱卿，朕见你往常花容喜悦，因何今日愁容满面，有何缘故，心中不快，须当说与寡人知道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呵！臣妾并非别故忧愁，从前几载，忧国忧民，今幸国泰民安了。”万岁说：“这便好了，还有何忧处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呵，臣妾原想起爹爹年纪已高，风烛之期已近，昔日深沾帝德，如今重沐王恩，往常代君办事，并无差错处，万岁深知臣父之心的。”

仁宗天子听了，却也不知贵妃心事，说起国丈，便说：“国丈近来有何差处，朕也不知道的。”庞妃说道：“臣妾父亲说今年老，非比年壮精神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国丈不过五旬之外之人，怎言老迈？他既白首苍髯，皆因辛勤国务，贵妃勿必多虑，且自开怀与寡人吃酒罢！”庞妃又说：“陛下呵，臣父虽云未老，到底将近花甲之期了，一日老一日，一年老一年。料想退归林下，君王不准，如若在朝伴君，犹恐中途不得结果。”嘉佑王听罢笑道：“贵妃你也出此痴呆之言了。你父身为极品之尊，贵为国戚之重，职掌朝纲大权，数十年来居官，身已稳当。前时得仗洪惠，今日又邀朕宠，满朝文武，如何及他，谁人敢来欺侮，因何爱卿虑到不完局之言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，只因臣父年纪近乎老迈，作事岂能及得少壮之时，人老心必燥乱，倘成一朝错办

了国家情事，有国法森严，陛下焉肯轻饶。岂非爹爹为官辛勤大半世，一朝国法难容，岂非做不结局的。”

天子说：“你原忧如此，贵妃呵！你不用心焦，如若国丈有甚差迟，寡人总不究罪便了；况且国丈往日并无差处，寡人又极怜惜老迈之臣，爱卿不必多虑，且放心畅饮罢！”此时庞妃听了万岁之言，顷刻心花大开，谢天子洪恩，殷勤奉敬美酒，夜来不表。

到来朝万岁临朝，包公奏本，庞杨如何定罪，且看下回，正是：

为国忠良徒为国，欺君奸佞复欺君。

第五一回 审奸谋包公复旨 消罪案宋帝爱亲

诗曰：

国法无私立法篇，为何宋主不为然。

偏亲当国遮奸罪，只是娇娆内应言。

不题宋帝宫中夜宴，再说龙图阁包学士，审出此事根由，杨户部当堂画招供，是夜包爷归进衙内，用过晚膳，坐想一回，时交二鼓，暗想：庞洪老奸贼，前时几次图害狄青，今日干下此段欺君重案，来日当殿劾奏于他，必要除却这欺君误国的奸臣。是夜不睡，将庞洪为首之罪疏明，杨滔附就奸谋的案书及狄青失于查察，军队中，至飞龙混进中原之忽略，注明本上；又述杨滔求亲，万岁作主，也为龙心失于觉察；修本已毕，时将四鼓，穿过衣，拿了象牙笏，左右排军，持了金丝提灯，来到朝房。

且说此一天，只为包公审出了平西王被奸臣的冤陷，所以九王八侯，一齐上朝，看包爷如何奏法，圣上怎生公断。不一回，净鞭三响，天子登殿，各官次第参见毕，两班侍立。只有庞国丈怀着鬼胎，心中着急，更有一班奸党代他担忧。万岁龙目向左班一瞧，见了包公，开言说：“包卿，寡人命你审狄杨之案如何？”包爷出班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包拯奉旨，审问狄杨这段案情，今已审明，特来复旨，有本章一道呈上御览。”天子说：“赐卿平身。”包爷谢恩，侍立旁首。

嘉佑王从头至尾一看，看得明白，口中不语，默然说：“原来有此委曲。”若问聪明不过者，天子也。万岁想这庞洪做下此事，所以昨夜贵妃。有此一番言语。若依国法，他为罪之魁，祸之首也，多是庞洪；若把他正法，庞妃面上不好相见，况且君无戏言，昨夜的话，今已悔错了，又将本章细看一回，立了一个主意。就叫声：“庞卿，”庞洪说：“微臣在此，”即俯伏金阶，犹如身蹈寒冰的一般惧震。天子说道：“汝乃总振朝纲，鼎鼐之臣，燮理阴阳重任。身受国恩不浅，曾经三十载，往常办事件件不差，目下所为有违国法。”

这庞洪巧奸刁之人，闻圣上说他往日办事无差，就顺风而上，说：“老臣罪该万死，求陛下念臣平日办事无差，开恩一线，臣没世不忘。”天子说：“西辽黑利，被狄青所杀，他的妻子飞龙，欲报丈夫之仇，投为军士，混进中原，你却不该收留送杨滔，认为亲生女奏朕赐婚，图害狄青，所以包卿本上说朕主婚，失于觉察，也该有罪了，”此时庞洪只是叩头，抖震石柱。天子见了微笑。说道：“世间有这样的呆老东西，若依国法原难宽宥，只因众罪相牵，非同小可。”便叫声：“包卿，这件事情审得明白么？”包公奏道：“臣多已审明白了，只因庞国丈未有口供，故不曾定案！”万岁说：“包卿，据你本上说，寡人做了主婚。该得何罪？卿且定来。”包爷听了忙说：“陛下呵，臣所定罪，无非按律而行，世无臣定君罪，只求圣上金批，御断是了。”

若问这位包爷实也奇了，原不该把天子失于觉察奏上，只因他铁面无情的，不怕风火，这人差了，只说差的；这人不差，只说他不差；再无一点私

笏（hù，音护）——以玉、象牙或竹片制成的狭长的板子，为古时文臣记事、上朝之用。

鼎鼐（nài，音耐）之臣——鼐，大鼎。古时以鼎为国家象征。比喻国家重臣。

燮（xiè，音谢）理阴阳——协调各部门事务。燮理，调和。

宽宥（yòu，音又）——宽恕，原谅。

曲。所以“包龙图”三字，名扬天下，千古流芳，至今尚在。

此时圣上又叫声：“包卿，寡人判断起来，这一件事情，认不得真，如若认真起来，非但庞洪杨滔有罪，而且寡人罪亦难免，就是飞龙乃外邦敌人，冒混军中进来，狄青身为主帅，重任之职，执掌军中生杀之权，军情队伍必要留意稽查，因何被他混进王城，倘有别的变端，如问是好？狄青之罪与庞洪相次耳！崔卿、文卿，相验尸首之时，并无认得环眼九个，胡乱钉棺，相验不实，岂得无罪；今日一枝动百枝摇，君臣之罪皆为一体，认真起来，焉能轻恕。如今飞龙已杀，君臣之罪，一概丢开消了罢！君无罪臣也无罪，自今以后，君臣一心，永为相得，倘庞洪杨滔，再有差迟，定罪不饶他。”包爷听了天子之言，即出班说：“臣包拯有奏。”嘉佑王说：“一言已定，不必奏了。”此时天子为着国丈，杨滔得赦了。

当下，庞洪心头放下，连忙三呼万岁，谢恩已过。只有包爷，心内虽然不合，只是君命不得不依，今日除不得误国欺君奸贼，谅他未必痛改前非，只待将来有机会，必要扳倒了奸贼，然后朝中方才清净，只得勉强谢恩退朝，有众位王爷，气得怒塞满胸，在午朝门外嚷闹喧哗。这国丈呼声：“包大人，多承美意照察，老夫若非圣上洪恩，这个头儿已滚下了。”包爷喝道：“老匹夫，休得猖狂！欺君误国，陷害忠良，生成人面兽心，倚靠女儿的势力，遗臭万年，你从今安稳头颅，又做无法无天事，再试你女儿手段来！”国丈也不回言，回归府内，心中大悦道：“全凭女儿之力。”此刻包公回衙，也叹圣上偏私没法，不题。

又谈狄爷回归王府，将情告于母亲，太太听罢，叹声：“国出奸臣非天子之福，欺君罔上，如同儿戏，生成一片狼心，陷害忠良。儿呵！这非天子不明，只是宠爱这娇娆妃子，既宠其女，难伤其父，目今须是平阳大道，到底路近山林，防有虎狼的。”狄爷听了，说道：“娘言是了。”又听得外边众将，喧声嚷闹，说声：“可恼可恼！庞洪、杨滔这等害人，还不将他斩首，说什么认真不认真，这还了得。”一众英雄多已不服，七嘴八舌，喧哗不止。

千岁跑出中学来劝解说：“你们不必喧哗，庞洪靠着女儿势力，杨滔倚庞洪为头，当今仁慈之主，容他横行无忌，播紊朝纲。”众位将军说：“万岁若是仁德之君，赦些忠臣贤士，方是仁德，若今赦了庞贼，当今不想坐享这王位了。”狄爷喝声：“胡说，前朝多少奸臣，过庞洪百倍，若到了罪恶满贯，就不能逃脱，今日且由他罢！上天必要报应的，你们不必多言。”是日王府又来了众位王爷，崔文等，多少忠臣前来，贺着千岁脱离冤陷。说起天子遮盖庞供不公，无非闲话不题。

次日狄爷来到南清宫见过娘娘，说及此事，狄太后深恨庞洪，叫声：“侄儿呵！出此大奸臣，在朝掌权，你要小心。古云：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他作此行为，未必不深恨于你，必然还有算计，你须要小心提防他方好。”狄青说：“侄儿领教。”说完，辞别太后，一路思量，全亏得包龙图审得明白，理当前往拜谢才是。一程直至包府，无非谈着庞洪之话，长短之言也不另叙。

且说杨滔得圣上恩赦了，复回旧职，犹如再世重生。有夫人苦苦相劝，说声：“相公呵，你世受君恩，尚未报答，原不该与国丈串为一党，陷害狄

罔(w ng, 音网)——蒙蔽。

播紊(w ng, 音吻)——扰乱。播, 摆布。紊, (使)杂乱, 纷乱。

青，妾身劝尽你多少言词，只是不依，朝中有个包文拯，焉能做得奸臣。幸喜今日死里逃生，从今望祈相公，勿负帝德深恩，做个忠臣，享个美名，有何不妙。况且行恶之人，不是在自己报应，即在子孙，愿相公听妾之言。”杨爷叫声：“夫人，下官不听你良言，大祸临身，险些为刀下之鬼，得蒙圣上宽恕，正是已为余生，纵不为官，也是甘心。”夫人正要开言，只见几个丫鬟，慌慌忙忙说：“小姐在房寻短见自尽了，老爷夫人快些进房。”

夫妻听罢大痛，跑入绣房，只见女儿自缢在房中，夫妻见了，好不伤心，连忙吩咐丫鬟，解下尸骸，已如冰冷。原来凤姣小姐，昨夜已自尽了，方才已说出根由，害了父亲，必然要正了国法，所以三更时分，小姐已自缢。此时夫妇见救不活，抱着女儿尸首痛哭，好不伤心，一众丫鬟纷纷下泪，房内一遍哭泣之声，实是凄凉。杨氏夫妇正在悲伤苦楚之际，有丫鬟说：“老爷壁上有红笺一纸，字迹数行，不知何言？请老爷夫人观看。”夫妻带泪近前一看，只见房壁上有红笺一纸，上写着：

罔极劬劳未报恩，缘何养虎反伤身。

从今不见慈亲面，且向黄泉见父亲。

当下杨滔看罢，大叫一声：“女儿呵！”双脚一蹬倒在地，气绝身亡，人事不醒。

不知杨户部性命如何？正是：

莫道害人无报应，岂知反自把儿亡。

第五二回 悔前非杨滔改过 送骨柩张忠往辽

诗曰：

害人反害儿女身，作恶难逃把罪刑。

不是庞妃谋救父，杨滔早已丧幽魂。

再说杨滔见了女儿壁上诗词，顿时气死在地。吓得夫人魂不附体，带泪连声叫数声：“相公暖！苏醒来！”有丫鬟急拿进姜汤，灌他喉内，此时杨滔渐渐苏醒起来，叫声：“我的女儿，为父自家不好，谁人埋怨你，你却自寻短见，好令为父痛心也！”夫人也悲哀大哭说：“儿暖，今日你身亡，乃是你爹爹害了你，养虎伤身之言，明明恐你父亲恨着你了。”杨滔说：“儿暖！为父今日死里逃生，皆蒙圣上洪恩，想起从前作过之事，已悔之不及了。正要思量做个好人，立定主意，不可归庞党要报答君恩，岂知女儿先别去了，叫我爹爹何处见你的，要见除非梦里相逢，”夫妻痛哭一场，杨滔免不得吩咐家人，备了棺柩成殓女儿。

过了两天，成殓已毕。自此以后，杨滔把庞洪冷淡了，不去依附他。忽一日叫声：“夫人呵，下官如今想来，如若疏淡了庞洪，犹恐他怪我，倘或谋害起来，祸患不免。况且做下此事，实情羞见同僚，意欲退归林下，以终天年，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夫人说声：“相公这句话，说得有理，犹恐万岁不准依，徒然费想的。”杨爷说：“夫人呵，且待下官明日上朝，谢过主恩，奏达天颜，君王准奏，退守林间，做个逍遥，无拘无碍，可省得多少思虑。”是夜不表。

次日，杨滔上朝谢过王恩，奏道：“臣今得活微躯，皆叨圣德沾濡，臣意欲退归林下，念佛持斋，清闲度岁，以改前非，伏乞圣上垂鉴，准臣致仕归林，感恩如海矣！”天子一想，谅他无颜在朝，故有此奏，留他在此，总是国家之患，不免准他回去罢！此时圣上准奏，杨滔谢恩退归衙内收拾，夫妻商议，选了吉期，别过同僚，所有内堂物件，多已收藏好了，遂与使女家丁，带小姐棺柩，同归故土埋葬，一路回转江西，暂且不表。

此时朝内平安无事，已有一月。忽一日天子临朝，百官有事启奏，嘉佑王说：“众卿听着，孤思西辽已经征伏，何故飞龙私进中原？无非要害狄青。孤细推算，莫非其中有甚诈意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众卿与孤议来。”当时诸位大臣文彦博等一班文臣，呼延赞等一般武职，同声奏道：“西辽王已有降书投送，献出珍珠旗，谅非诈意了：飞龙私进中原，无非要害狄青，与夫报仇之故，决无诈意，陛下勿费龙心。”天子又说：“飞龙私进中国，辽王不行劝阻，任其所为，属不该。孤若兴兵问罪，又觉国法过严。今欲差人，将飞龙骨柩送还辽邦，降旨宣谕番君，使其知无朝文如秋水，武比孙吴，不能丝毫作弊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众臣奏道：“圣上如此神叫高见，臣等焉敢逆命。”

天子向武班中说声：“狄卿家，你与众将前日曾到西辽，今当差一将前往。”狄爷一想，刘庆、孟定国、焦廷贵多是莽夫，不如保荐张忠前往。即奏道：“臣部下几员将内，有张忠，为人极有酌量，可差前往。”天子说：“依卿所奏，付命张忠，携着骨柩，前往西辽，还朝之日，加升爵禄，以赏卿劳。”

狄王领旨回府，说知张忠。张将军说道：“圣上所命，何敢不依。”狄

爷又差家丁，将飞龙棺木焚烧净，又用桶装了，密密封固已毕。张忠次日进内，拜见太太，别过众兄弟，带了八员家将跟随，乘上高头马匹，离了汴京，一路洋洋得意而去。想到从前几载，在山上落草为寇，今日做了钦差，奉旨之臣，在昔时想不到有此荣华，如今只因跟随了狄大哥哥，祖宗有幸，故有后日之荣。

不表英雄一路之言。赶路二十余天，到了三关，见过孙秀，这奸臣方知这段情由。暗想岳父害人不成，狄青却反加威显，他这冤家不死，好不恨杀人也！当时张忠出了三关，别了孙范杨三人，一路去了，按下休题。

再说汴梁城狄千岁，自从为着飞龙之事，时时忌着庞洪算计。他意欲与母亲告驾回乡，君王不准，正是进退两难。一日母子正在言谈，忽闻圣旨到来，狄爷吩咐开中门，排香案，衣冠跪接。天使宣读完，辞别抽身，狄爷送出府门，仍回见母，夫人说：“儿呵，圣旨到来何事？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只为主上隆恩，说孩儿既在单单国招亲，并公主帮助平西，亦属有功了。一月夫妻分散，今喜太平，圣上不忍使儿夫妇分开。为此降旨一道，着儿即日差使人，前往单单国接取公主，归宋团圆，仰见天恩浩荡，帝德汪洋也。”

太君听了，微微含笑说：“儿呵，君心正合着娘意。趁着天气和暖，正该挑选何人，前往单单接取贤媳来家，与为娘婆媳相依。”狄爷应诺，即日唤到刘庆、李义说知、交了圣旨、二人即别过太太母子。石将军一同上马，跟随家将二十名，带了路费银两，行程非止一日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张忠到了西辽国，一连几日，过了几道关津，直至碧霞关，段威开关迎接，分宾主坐下，各叙寒温，递茶毕，张将军说知其故，段威听了，说：“张将军且宿一宵，来日小将差人，送你进城。”张忠称谢，段威是晚办下酒筵，款待不表。

却说辽国众臣，大家闻知原来公主送了性命之后，即忙报达辽王。辽主闻知大惊，悔惜女儿；更有番后得知，伤心痛哭，苦楚不堪，说：“女儿呵，立心为你夫报仇，岂知又害在仇人之手，今日只得白骨还乡，不见姣儿之面，为娘好不伤

不表番后痛心。是日番王迎过圣旨，收拾飞龙骨柩埋葬了，送张忠在荣阳驿，备酒款待。番王又密召众臣商议：从前假造珍珠旗，贡献宋王，不过缓兵之计，所以往各国借兵去了，只待女儿公主除了狄青，那时还好兴兵，夺取中原，岂知公主反死在狄青之手，如今宋主，将尸首送回，把孤国君臣面光扫尽、今日冤家越结越深。如今各国雄兵猛将，将次近已到了，狄青尚在，如之奈何！众卿可有良计否？忽班首闪出一人说：“狼主，臣有一计。”番王说：“丞相有何妙计。”度罗空说：“狼主呵，只消如此如此，狄青必然死了，公主之仇已报，然后发兵攻进中原，古夺宋室江山，易如反掌。”

番王听了说：“丞相此计果妙。”连忙修了谢罪的本章，张将军即带领本章别过辽国君臣，回转中原去了。此时番王依了度罗空之计，备了几件宝贝，复修本章一道，差得腾将军秃狼牙，细细叮嘱一番，明则人贡天朝，暗则图杀狄青，秃狼牙领旨而去。

先说张忠一路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非止一日，这一天到了雄关，出关又赶路回京而去，这张忠最是惯为赶路，所以早进三关。秃狼牙迟走三天，又缓缓而行；所以迟了十天，来到三关，传上守关军士，报与孙秀。此时孙秀一想：张忠奉旨送骨柩，番王已有谢罪本章附达天朝，今日因何又要差臣来到贡献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孙秀猜疑一会，莫非又是飞龙前辙，想混进我中

原，所以诈称入贡不成？待本官查明缘故才好。

若问三关之称，原是三座关口，一座名雄关；一座名雁门关；一座名在门关。孙秀主受的乃是雄关，这三关乃是重要之地，关外七百里属番地；关内七百里中原该管，所以辽兵一至，直抵三关，闲话休题。

且说兵部孙秀，满心疑惑。此时范仲淹、杨青因查关不在，只为孙秀在此关时，比不得杨宗保、狄青，在此镇守，多是情投意合，所以天天叙会，如今孙秀管了此关，二人多不投机，所以管民情国务，三人叙话太疏。此日二人不在，孙秀想一会，即便吩咐放他进关。但见番使有两个跟随，秃狼牙上堂与兵部见礼，孙秀看这番官，不甚威武，只是形容丑陋，便问他：“官居何品，因甚要进中原？”秃狼牙说道：“孙大人，小将乃西辽国得胜将军，不是官卑职小，只因狼主罪犯天朝，所以差俺拿这宝贝贡献朝廷，伏乞大人开关放行。”孙秀说：“前日上邦天使来你邦，狼主已有谢罪本章，附呈钦差，因何今日又差你贡献？既有贡献，何不前日一并交付我邦天使带回？必然不是真情，下官镇守此关，总要稽查，说得分明，才放你出关，不然休得妄想。”

不知番使出得三关如何？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辽国今朝施巧计，英雄此日受灾殃。

第五三回 辽邦主假贡天朝 庞国丈婪利受贿

诗曰：

妄君背主大奸臣，敌国交通辜负君。

害却栋梁忠勇将，番兵指望那如云。

当下秃狼牙闻孙秀不愿开关放行之言，便说声：“孙大人，你休得多疑，虽然前日上邦天使，到来我小邦，狼主若将礼物交付钦差，犹恐万岁怪责，狼主自不差官前来，即便交付天使呈贡，岂非狼主差了，所以狼主至诚恭敬，差小将来呈贡上邦，并无一头虚诈之情。”孙秀听他言词恳切，只得传令开关。秃狼牙上马加鞭，一拱而去，一路思量笑道：“孙秀呵，你既然疑我有何作弊，因何不身上一搜，如若搜出身上的私信私宝贝，就难以过关了。只笑孙秀你是个莽夫，你枉有许多盘诘之言，也不中用，如今去寻着庞洪宰相，除了狄青，狼主然后发兵，若攻占了三关，先要杀你这匹夫。”

所以俗云：得放手时且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如今西辽献这巧言，乃是宋王自取出来的，既杀了飞龙，不将尸骸送还他，待辽王疑惑不决就罢了。偏偏又去责罪辽王，送还飞龙尸骨，好待辽国君臣畏服天朝之意。旨上称出飞龙投入庞相府中，所以辽臣度罗空，遂知庞洪不是忠臣，所以使这计谋来。此乃宋王闭门放火，自取其灾的。秃狼牙出关时，不知孙秀是庞洪党内人，故遮筛瞒骗出关，一程赶行向汴京而来不表。

且说扒山虎张忠是渡水登山，加鞭快马，是日行汴京下马，进了王府来禀知狄千岁。是晚，千岁与石玉正在洗尘对酌不表。次日狄爷奏明天子，嘉佑王龙颜大悦，张忠来去快捷，果也称能，有劳王室，加官三级，以偿其劳。王府一番热闹，不过庆贺吃酒不表。

再说庞洪独自坐书房呆呆想着，老夫连连用计，总是落空。自从包拯审明飞龙之事，险些性命难逃，亏得女儿之力，救了老夫，至今无面目在朝见别人，到也无言，所恨者包文正、呼延赞两个狗才，常常把冷言暗语讥诮甚多，老夫乃寒天吃冷水，点点在心肝，若把这狗党除了方称得我心怀。

正想间有守门官说：“启上太师，外面有三人，说是西辽国来的，有些小物相送，还有机密事商量。”国丈一想，吩咐：“勿与外人知道，悄悄传他到书房相见，再有人来，只说太师欠安，早已睡了。”门官应诺，到府门带了三人来到书房。国丈看见三人，拿了几个拜匣，太师吩咐门官去了，即闭上房门。

辽官说：“老国丈，小将乃西辽国得胜将军秃狼牙拜见。”国丈说：“将军休得拘礼，请坐罢！”秃狼牙唤小番两个，上前叩见太师爷。国丈说：“休得如此。”又想他说有礼物相送，这两个小匣，必然是西辽的宝贝，因何番王送礼于我，必有缘故了。想罢说：“将军，你邦狼主差你到来，不知有何见谕。”秃狼牙说声：“太师爷，小邦狼主有书一封，与太师观览，匣中小物几件，相送与太师。”国丈说：“老夫何德敢使狼主费心。”拆书一看：

西辽国王书拜奉庞丞相座前，昔飞龙小女，有蒙庞丞相将就机谋，周旋恩德，孤心感念不忘。岂知小女之夫仇未报，反丧仇人之手，孤家此恨难消，故特差来小使，恳求丞相报雪深冤。原因前者狄青带回珍珠旗，这呈天子，实小邦从新假造。倘丞相奏明天子，狄青难免欺君之罪，虽有浩大功劳，国法岂得故宽。小女倘得雪冤，丞相恩同天地矣！兹来玩物数件，望祈鉴领，原非诚敬，且与丞相消遣闲玩，表孤寸心。

国丈看罢，将书藏好，便说：“将军，你邦狼主，如何知道老夫与狄青

作对。”秃狼牙说道：“丞相，前日万岁旨意，提及太师尊名，所以知道。”国丈说：“这珍珠旗真假如何分辨？”秃狼牙说：“那真的，是小国镇国之宝五代留传，已有一百八十五载，颜色淡暗，针线发锈了。狄青带进这假的，虽然款式乃是一样相同，而新造起的，颜色鲜明，针线发新，只要将这两件分别起来就知真假了。”国丈听罢，拍手笑道：“那日狄青班师，圣上将这旗与众臣看，老夫也看此旗，果然颜色新鲜，若不是狼主今日书到，焉能知其真假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呵，如今已分真假了么？”国丈说：“果到如今才知真假。”据飞龙在杨庞二处，旗之真假，果未说起。秃狼牙又叫声：“太师，钥匙在此，请开匣一观。”

二小番捧匣到桌上。国丈正要执匙开匣，忽见小使送茶来吃。这小使看见这秃狼牙吃了一惊，见他面如锅底，旁立两人也是丑陋，同与太师对坐，不知何处来的，又不敢动问，太师说：“阿厮儿，这是三关孙老爷差来的差官，速备酒筵。”小使应诺去了，想来孙老爷的差官，因何与太师对坐，这也奇了罢！我是小使，管他则甚，即往厨房备酒席去了。

秃狼牙听了庞洪对小使说他是三关孙老爷这句话，便问道：“这孙大人与太师是谁？”国丈说：“他是老夫的小婿，与狄青也是冤家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原来太师的令婿。”国丈此时把一匣开了锁，有礼单一纸在面上。拿起礼单，只见匣中光彩射目，内有玻璃盏一对，月华镜一面，醉仙塔一座，醒酒珠一颗。看罢又开第二匣，又有礼单是元宝十锭，每锭百两，白璧一双，碧玉花瓶一个，水晶盅一枚，国丈看罢笑得眼也不开说：“狼主何用送此重礼到来，只好收下一半，同一半，已是当不起了。”秃狼牙说：“才要一概收下，些须玩物，休得重视，只要早早杀了狄青，与公主报仇。小将早日回邦去，须要速速行事才好。”国丈说：“这也自然，待明日上朝奏明圣上，取旗复验，验出狄青之罪，如何可赦，管叫他一刀两段的。”

正在讲话，小使送酒筵到，摆开桌子，银烛交辉。国丈吩咐小使往后边去。不必在此伺候。吃酒至半酣，国丈问起这玻璃盏有何妙处？秃狼牙说：“太师若问这玻璃两盏，斟了美酒在内，就有笙歌细乐吹奏，我邦算是宝贝之魁。”国丈听了大悦道：“真乃有趣的宝贝。”又问：“月华镜有何妙处？”秃狼牙说：“每逢八月中秋之夜，不论天阴晦雨，将此镜照耀，犹如日月，五彩呈祥，故名唤月华镜，也是小邦一件宝贝。”国丈笑道：“这宝贝益发更妙了，这醉仙塔又有何妙处？”秃狼牙说道：“太师若将此塔，放在大些的器皿之内，用热酒酌于塔顶上，如若取下来，吃不上一杯，就要醉倒如泥了。”国丈大悦说：“这宝贝如此，可有解酒之法否？”秃狼牙道：“可将这颗醒酒珠含在口内，立时大醉可解了。”国丈听了这几件宝贝，如此趣妙、不觉心中大喜。说罢，二人又是畅饮一番，宾主交筹，两个跟来的小番，自然另有小使款待，不必烦言。

且说这庞洪有一长子，名叫飞虎，年纪不过二十外光景，一同跟随母亲上汴京的。只因仁宗王进了庞洪女，他的夫人随女儿也到京来。庞洪原有四子，只有长子飞虎跟随母到此，三子仍在家园，这飞虎须是奸臣之子，亦非有德之人，然而赋性略有些知识，胜过其父一副狠毒之心肠，早间闻知西辽国差官到来，他早已打听明明白白，想来爹爹为人十分不正，知识俱无，朝廷忘了也罢，因何今日又要私通敌国？如若风声少泄，性命难逃，欲行阻谏，他又在书房中，与这番官对酌，只忍耐些罢了！少刻待爹爹进来，说话谏阻罢！

不知飞虎如何劝谏得父亲依允？正是：

总有良言金玉美，奈何狠毒性情坚。

第五回 国丈通辽害狄青 宋主信谗惑奸计

诗曰：

婪赋受贿把君欺，暗合宫闱串女儿。

宋主信谗蒙毒计，功臣被害中奸机。

不表庞飞虎谏阻父亲之言，再说庞洪在书房内与秃狼牙对酌已完，言谈之际，时敲三鼓，唤家中打点帐褥，又讲一番，时将三鼓，国丈别去秃狼牙，回进后堂去了。有众家人私议说道：“他若是孙大爷打发来的，因何太师爷作宾主相待，却也奇了。”又见他三人生得鬼无两样，到底这人那里来，何故？有几人说：“这是边关野地，所以出这样人来。”有一家人说：“他一盖番蛮，但我们吃了现成，穿了现成的，管他什么？况且太师爷又吩咐门上人，不可说与外人得知，如违重重处责，我等管他何用，众人悄悄逸逸，不要惹这段是非，有何不妙。”众人多说：“有理。”

不表众人谈论。再说国丈进归内堂，细细说与夫人得知。夫人听了含笑说：“相公与狄青两人，虽然有些仇恨也罢了！相公不可与他作对好，人可瞒，天不可瞒，古云：天亦难瞒，作此啖食担忧之事。”庞洪说：“夫人呵，你也不用阻住，若弄不倒这小狗才，我也不要做人了。”说话未完，旁边内走出飞虎说道：“爹爹，如今西辽送来礼物，不知爹爹意欲何为？”庞洪说道：“这辽使便说飞龙公主死在狄青之手，辽王深恨于他，所以差官送礼前来，说明从前珍珠旗是假的，狄青已有欺君之罪，为父的奏闻圣上，岂可不将狄青斩首么？”飞虎说：“不是孩儿多言阻你，如若奏明圣上，就有祸事到了。”庞洪闻言不悦，说道：“因何就见得招祸，你且说来。”飞虎说道：“爹爹呵，前者飞龙在我府中出头，如今满朝尽知，目下辽王差人到此，又是爹爹陈奏起来，就蹈了飞龙的前辙，必道爹爹与西辽是相通了。如一奏明，这辽差一到京来，先要经由雄关之地，早累及姊丈疏忽之罪了；前者飞龙之事，险些家破人亡，今日劝爹爹勿要贪财爱宝，平平安安过日，何为不美。”

庞洪一想，此话果然，又舍不得几种无价之宝，况且杀除狄青，已有机会，若不趁此除他，以后就难了。夫人又说：“相公呵，依了孩儿之言才是。”庞洪说：“你母子不必多言，我自有主意。”不理妻儿外去了，静坐偏房。想来这件事情，又要女儿商议方妥，且慢奏明圣上，免得自家之累罢！细想女儿虽是女流，倒有深谋识见，侍她在圣上跟前寻个机会，慢慢打点，此事必然成功。是夜定了计，来日上朝，因来到书房内。秃狼牙便问：“国丈朝见圣上可曾奏知否？”国丈说道：“已经奏明，适遇朝中有事，不得空闲，圣上说：明日验旗定夺。”秃狼牙道：“又要多候一天了。”国丈说：“屈驾多留一天也何妨，”秃狼牙说：“岂敢。”

国丈吃了早膳，悄悄一乘小轿，出了相府，到后宰门。丁太监一见，进内禀知贵妃，娘娘一想：爹爹没有事决不来的，今日必然有话了。吩咐丁太监，请国丈上望花楼来讲话罢！丁太监领命，请国丈进来到了望花楼。父女相见坐下，庞妃请安已毕，叫声：“爹爹，因何呆呆不语，有何缘故。”国丈细将情由说知。庞妃听了，叹声：“爹爹，说道你今年已将花甲，雪鬓满头，后来的光景无多，凡事暂且退步，从前为着飞龙之事，要女儿打点，连我也担忧，用了许多曲折之言，转弯之语，方能说得君王准许，此乃皆因事已成了，所以女儿出于无奈而为之，今又要行此事，我劝爹爹勿行此事罢！”

庞洪闻言，呆了好一回，两眼光睁着看女儿，想一回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女

儿不是为父的必要如此，只因我与狄青恨同切齿，日夜不忘的，我不伤他，他必害我，这个冤家是解不开的，女儿今日你若推辞不就，我为父从此不进此地来，即辞驾归林，父女之情，永远离了罢！”庞妃听了娥眉一蹙，说：“爹爹年纪已是日高，你休得动气，我劝爹爹安分守己，那晓得爹爹定要作此念头，女儿若是不顺从，诚为不孝，今朝只得力为打算罢！”庞洪点头说：“多谢女儿。”顷刻愁闷散去，喜欢复来，叮咛一番，连忙辞别女儿，回归府内坐下，心头大悦开怀说：“狄青你这畜生，今番死了，老夫好不安心。”

不表庞洪得计。再言晚上天子临宫，庞妃接驾，御宴排开，满斟美酒，递敬君王。庞妃一想，不可特然说狄青，须要远远转弯，然后说到珍珠旗，方为妥当，便说：“陛下呵，臣妾常常忖度，自念微躯，只像鸡群伴凤一般，有幸得受圣上恩波，时常犹恐福薄，难以消受。”嘉佑王含笑道：“庞卿休得说此谦虚之言，你今与寡人相亲恩爱成双，便是你福厚之处了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呵，从前外国兴动干戈，臣妾曾闻陛下说起来，心中惶恐不安，喜得如今天下平宁，心无挂虑，乐度华岁，皆叨我主福祿齐天。”

嘉佑王大悦说：“贵妃呵，你若提起外国刀兵，感动寡人，忆起功臣，不觉伤心。”贵妃说：“那一个功臣呢？”天子说：“镇守三关杨宗保智勇双全，忠义之臣，可惜他一朝命丧沙场，死得惨伤，如今天波府内已无人了，只有杨五郎，已早少年修行了，苗裔只有杨文广，其余已是钗裙寡妇了，想起他家冷落，真乃伤心也！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呵，此为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，既然我主念及杨宗保，还宜荫封旌奖。”天子说：“朕亦有此意，足见与卿同心。”

庞妃说：“陛下呵，那杨宗保阵亡之后，目今上等英雄，还有何人？”天子说：“爱卿，前目朕已曾说过，英雄要算狄青，更喜他与众将同心协力，平定了西辽时，得珍珠旗回朝。西辽投降，国家安稳，一国投顺，各邦畏服，从此江山永固，赖他之力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，那珍珠旗到底怎样的？陛下可曾看过否？”天子说：“非但朕已看过，而满朝文武俱已共目，人人称赞，果是西辽镇国之宝。”庞妃说：“惟犹臣妾不曾观看过，不知陛下可赐与妾一观否？”天子说：“贵妃你要看么？”即着内官太监，奉旨把库房开了，取出珍珠旗速拿来。

万岁吩咐开了锦绣囊，宫娥把旗展开，贵妃凤目四角一瞧，看到几回，假作呆了。天子说：“全亏五虎英雄，杀败了西辽，番王心急，故把宝旗献出，从此料想他再不敢侵犯天朝了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，此旗是番王差送，还是狄青带回朝的。”天子说：“狄青带进回朝，寡人与众文武一同共目过了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呵，臣妾从不曾见此旗，今宵看起来，倒也疑心，众臣都赞美称扬，妾看来还是假的。”天子说：“爱卿怎见假的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呵，此旗若是西辽传家国宝，乃是年深月久之物，颜色必然深暗，针线必然发锈，今看此旗颜色新鲜，而且周围针线，又是新鲜。不知辽邦假造新旗，来骗我主，还不知狄青作弊更换了，存却欺君利己之心。”

天子听了此言，不觉呆了，便叫宫娥取过来，待朕复看。二宫娥一个执旗，一个执灯。天子细看一回，说道：“爱卿呵，果然颜色鲜明，针线簇新，此旗谅非真的。朕前日却胡乱收了此旗，来日临朝究问狄青罢！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如今狄青有了欺君之罪，须当追究，切不可又是仁慈，不认真了。”若从前杨滔效奏，狄青无故杀妻，天子庇盖庞洪，所以不认真的，今日庞妃乃是巧话，说不要自己仁慈，又说认真的。天子说：“这也朕必要查明真假，

若是真的不必言，若是假的必 要究明原故的。” 贵妃又说：“若假的，狄青有欺君之罪，陛下还正其国法否？” 天子说：“认真追究明白，才能定罪。” 说完，吩咐内监，把旗收藏回库，复又宴饮一番。言谈尽兴，正敲二鼓，携手同归罗帐，双双共乐于飞，难以再白。

不知来日嘉佑王临朝验旗，如何执罪平西王？下文详解。正是：

任尔英雄称哲睿，亦可蒙蔽惑阴谋。

第五五回 验假旗狄青触君 求赦罪莽将飞报

诗曰：

当殿叱君理也非，法场梟首不为奇。

只因中却奸谋计，致使忠良受佞欺。

话说前夜庞妃验出假旗，次日五更三点，仁宗天子升座金銮殿，众文武朝参已毕，各官有事启奏，嘉佑王开言说：“众卿家且听朕言，今有狄青征西辽，带进这珍珠旗回朝，岂知是假的，寡人误被他瞒了。”众大臣听了天子之言，多吃一惊，一同奏说：“陛下，从前臣等众目，共观过此旗，就是陛下也曾龙目同观的，因何今日说起假的来，臣等俱属不知。”天子说：“卿等那知其细。”即命内侍取旗与众臣观看，各官细细看来，难分真假，独有包爷说道：“前时臣不在朝，未曾看过，今日据臣看来，也是假的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也知假的么？”包爷说：“旗虽是假的，惟是朝中已有人，私通外国了，陛下还宜查究。”

此时国丈在此，心内着惊说：“老包真好才情也，莫非有人泄漏机关不成。”天子又说：“包卿怎见得有人私通外国。”包爷说道：“臣思此旗西辽前时贡来，众人多已看过，彼此无言。如今已久，忽然此人说是假的，定然有人私通外国，说起是假的，方才晓得此旗假的，伏乞我主，先将私通之人，查明究办，然后追究狄青才是。”天子听罢，微微含笑说：“包卿，休得欺压众臣，不是他等说起，乃是寡人看出是假。”包爷说：“既如此，陛下私通外国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你好胡说，朕昨夜与贵妃偶然说起，此旗取来看的，贵妃看出了假造之弊，然后朕复细看，方才得知。”包爷说：“如此庞娘娘私通外国的。”天子听了，又恼又觉好笑，说：“包卿你言说得奇了，贵妃焉能私通外国，你也说句奇话，好糊涂也，”包爷说：“臣启陛下，旗既乃是西辽镇国之宝；中原未有一人见得的，因何独有庞娘娘说是假的，岂非娘娘私通外国，然后得知，望吾主查究娘娘才是。”

此时众文武个个无言，只有庞洪暗略慌忙。天子又说：“宫中内室，焉能与外国相通、休得枉屈子女钗裙。”众臣听了，众文武全声说：“伏乞陛下宣谕，臣等知之。”天子说：“昨夜贵妃看此旗说，既是西辽流传国宝，年深日久，必然四围针线起绣了，如今旗线簇新，颜色鲜明，是系临时新造起来的。但不知是西辽作弊，还是狄青造假换真，若说西辽更换，狄青疏失难免；若是他将假换真，其罪犹深了。”众臣听了，呆呆不语。有包爷说：“臣启陛下，旗是庞娘娘与陛下讨来观看。还是陛下与庞娘娘看了。”天子一想说：“不好了！包拯的话难讲了，哄他一哄才好。”便叫声：“包卿，旗是寡人赐与贵妃看的。”包爷说：“只恐还是庞娘娘与陛下讨来看的。”此时包爷猜透其原因。天子带怒起来，说，“包拯，这事与你无干、休得多管罢！”

嘉佑王复问武班中，叫声：“狄卿家，你且把真情奏来，到底这假旗儿怎样来的。”岂知这狄王爷早听了驳论之言，早已气得目定口呆了，一言也说不出。天子几次问他，只是气昏了。忘却君臣礼，冲撞起来，便说：“悉听庞娘娘话，把我狄青正法斩首罢！”天子说：“旗是你经手办来，是真是假，总要问你，因何说悉听庞娘娘，把你斩首之话。”狄爷说：“西辽旗献出，臣将此旗带还朝，平时不说，今日提起，敢是庞娘娘要杀我狄青么？陛下是天下之主，刀乘之尊；妇人之言，不可听信的。听信妇人之言，江山必

败。”

嘉佑王听了狄青冲撞之言，心中大怒，忘了他汗马大功，骂声：“泼臣怎把朕欺侮，这等猖狂，目无君上，国法难容。”即降旨把他绑出午门斩首，正了国法，不斩王亲，不能服众。刀斧手即时捆绑起狄爷。庞洪暗暗心花大放，今日冤家杀得成了。众忠臣多来保奏，天子只是不依，吩咐押出法场，差国丈为监斩官。众王爷大臣气得怒气塞胸，庞国丈扬扬得意，登时领旨，绑狄爷往法场去只等时候就要动手。原来前时杀人是随到随杀的，只为前三载时，狄青杀了黄天化，太后娘娘解救时，总要候到午时三刻，故把狄青救了，所以目今多依了此例。狄青一路无言，街上人人叹息。此时合当有救，适遇焦廷贵在郊外游玩，一见之时二目圆睁，上前拦住，问其情由。狄爷喝声：“焦廷贵，我狄青今日身死，你休得多管。”焦廷贵见千岁不肯再说，大骂庞洪：“你慢些威风，做这监斩官，你若把俺千岁杀了，我把你庞家杀完。”即纵马加鞭，跑到南清宫滚鞍下马，喧声大振说：“反了反了！”此时潞花王不在宫中，还在殿前，早有太监出来，问明其故，太后即时宣进，焦廷贵禀知，怒气尚是塞喉。太后听了大惊，即时传下懿旨一道：令焦廷贵速往法场，说刀下留人，若杀了千岁，监斩官一同斩首。

焦廷贵领旨，飞马到法场，大喝：“庞洪听着，南清宫太后娘娘有旨，刀下留人，如若杀了平西王即杀监斩官。”庞洪听了睁眼，只看着焦廷贵。焦廷贵又说：“庞洪你若杀了狄千岁，我焦廷贵也决不轻饶的，千岁呵！不必心焦，有了太后娘娘出头，你这吃饭东西安稳了。”

书中不载焦廷贵之言。再说金銮殿中，君臣谈论珍珠旗之事，众大臣说：“此旗乃是西辽之物，狄青不曾见过的，焉能知其真假，况且还朝复命之时，圣上龙目，与众臣俱已看过，那一人知道是假的，就是番王既已降顺天朝如何敢将假旗欺骗我主，且狄青耿耿忠义之臣，立了多少汗马功劳，焉敢利己欺君，以取其咎，决无此理的。”天子说：“他只倚功劳，竟把寡人欺负，全没有一点君臣之礼，若不把他正法，岂非渐渐的把寡人欺了。”又有潞花王想道：若有人去通知母后，狄青有救了。

正在心头着急，忽有王门官来奏万岁说：“南清宫太后娘娘，抬了太祖龙亭，到午朝门来了。”众忠臣暗暗欢喜，难得娘娘前来做救星。天子此时一闻知，即离金殿，步落金阶而出，众文武跟随天子而行。这太祖龙亭，乃天子的祖宗，为子孙者，岂有不迎接之理。狄太后虽不是生身之母，但是三年乳哺之恩，焉能辜负。此时天子出迎，前有太祖龙位，后来了太后娘娘，直至金銮殿方住。天子随来说道：“不知母后娘娘何事出朝，请下凤辇来。”太后忍耐不语，下了凤辇，就于殿侧排下位来，坐下锦墩，不觉珠泪已流，天子一见，惊得呆了，众朝臣同说：“不知娘娘因何出殿来。”太后娘娘含泪，说声：“众卿平身，只因我上下无亲，目下只有狄青一点骨血，狄门香烟望他承继，总然犯法，该用处斩，须念他有功，可略宽容一二，既然忘他汗马功劳，还当看老身情面，但今日不知犯了何法，必要将他斩首，就将他斩首，众位卿家也该保奏才是，为何个个皆是如此袖手旁观。”

众文武此时俯伏，无言可答，又不好说“我们已保奏了，只因万岁不依”这句话，只同声说：“娘娘这也问万岁便知了。”太后娘娘又问天子道：“王儿，狄青有甚差迟处，将他正法典刑的。”此时嘉佑王也不藏头露尾隐言，就将复验珍珠旗疑是假的，所以动问狄青，他抗言撞冲，失了君臣之礼。犹恐别人效尤，以臣凌君，故将他处斩。太后娘娘说道：“原来要把我侄儿做

个榜样，以儆戒别人么？只算他失了君臣之礼，将他定个罪也罢了，因何必要将他身首分开的。咳！侄儿呵，可念你青春少年，狄氏一脉香烟至今绝矣！你数年立的汗马之功，今日已成画饼，犯了些小小无碍之法，如今要斩首之罪了。只因我做姑娘的，难及得一妃子之言，所以救他不得。早知他归结吃一刀之苦，何必出仕王家，辛劳数载，却要娘亲送你归泉。何不做个农夫奉母，以终天年，何为不美。”

狄太后之言，不知天子怎生处决，狄青得赦如何？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父女专心图陷害，英雄一命险些亡。

第五六回 平西王死中得活 嘉佑王发配功臣

诗曰：

苍天不绝小英雄，险死还生到驿中。

只为灾星犹未退，奸谋屡害叠重重。

再说嘉佑王听了狄母后之言，说到他为娘，难及得当今贵妃之语，是以难救他侄儿。天子听了这句话，担当不起，心中觉得惭愧，忙上前曲背呼腰，尊声：“母后娘娘，不用心烦，如今即差官前去赦他罢！”太后娘娘说道：“此时只恐头已落地了。”众文武说：“臣启娘娘，此时天色尚早，狄王亲还未正刑。”当时即差值殿官。急往法场，救转狄爷，此时国丈怒容满面，焦廷贵得意洋洋，大骂一声：“庞贼。”快马加鞭回归王府，报与高年太君。太君听罢，惊惶之际，流泪说：“儿呵，想你吃了许多苦楚，受了多少辛劳，方能征服西辽，只望你平安人吃平安饭，岂知今日又起风波，大难临身，幸得姑娘去救，圣上必然恩赦了。”

按下不表太君之言，再说狄爷得赦，进了金銮殿，叩谢君恩赦罪，多蒙太后娘娘活命之恩，又参见太祖龙亭。国丈也参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说：“你是国丈么？”庞洪道：“臣不敢当。”太后道：“你为堂堂天子国丈，王亲老大人，你既为极品之官，何必生成如此一片妒贤嫉能之心，几番陷害我侄儿，你做人为何这等狠恶奸刁。”庞洪说：“这是臣不敢为的。”太后说：“胡说，好好的保他前去征西辽，明要借刀杀人，你还强辩么？”庞洪说：“娘娘，是老臣一心为国，犹恐西辽又动干戈，因思没有勇将可当此任，是以保举五虎英雄前往，若还不是老臣保他往前征西辽，狄王亲焉能加官进爵，勋位封王。”太后说道：“他封了王位，你满恨着，又与杨滔同谋，把飞龙顶冒凤姣，再行刺我侄儿，几乎死在番婆之手，又亏得皇天庇佑，这英雄又是死里逃生，皆得包卿之力，就是今日这条计。全亏得老身早已知情，如若不然，我侄儿身首分为两段，到底狄青有何不好，你与他结得如此深冤，定要生心害他，今日可将冤家之由，实实说来，休得隐讳。”

庞洪此时伏倒金阶，头也抬不起，只得连称：“娘娘呵，臣实无此意，休得枉屈了老臣。”太后娘娘说：“今日老身与你讲个明白，自今以后，劝你要做个好人罢！倘若仍要做奸臣，不独臭名万载，只恐罪恶满贯之日，终须有报，近则报在自己，远则报在儿孙。”此时国丈也不敢再答奏，只是诺应连声而退。

太后娘娘又问当今道：“若说珍珠旗是假的，庞国丈是个能人。何不命他把真旗取到，如取得真旗回来，目今这旗是假的，然后定罪如何？”天子一想。若使国丈前往，是叫他前去吃苦了，便说：“母后，旗之真假，如今此刻之间，到底力辨不清，且从缓而办；但狄青有失君臣之礼，如若置之不问，有干国法，难服众臣之心，还望母后谅情处断。”若讲到嘉佑王在庞妃面上，原来不肯吃亏的，只因狄太后出朝，虽赦了平西王。到底还要问他个罪名，多少遮遮面光。

此时狄太后想来，失了君臣之礼，原是当正国法处斩的，今日罪名不依，恐被众人私议，便叫声：“包卿，你是个忠心正直之人，须判定他一个什么罪名？方为妥当。”包爷说：“臣启娘娘，若论臣失君礼。即与欺君之罪相同，本该立时斩首，惟念有功于此从减等，定一个徒罪实为至当。”狄太后道：“包卿判断公平，可以依准。”说完即起身扶辇，回宫而去，随即又抬

送回太祖龙亭。此时仁宗天子众大臣一同相送，狄太后放心，回转宫中不表。

且说嘉佑王，便说：“包卿既把平西王定了徒罪，还该定了地方才好。”包公一想道，这是拭我面光的，乃据理直行，有甚相干，即奏道：“离京一百里，发配游龙驿，万岁龙心如何？”天子说：“依卿所奏，可着一员官，押解狄青到驿中便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又奏道：“陛下，那珍珠旗是真是假，不能力辨分明。伏惟我主定夺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且收藏库内，另日再行定夺罢！”就此退班，此时天子摆驾回宫，见了宠妃，就把情由说知，也不再表。

且说众臣退班，各回衙府，有狄爷说声：“包大人，犯官回去一见母亲，就来听候起解了。”包爷说：“悉凭王亲大人何日登程，决不催速的。”二人一拱相别。狄爷到了王府门首，众弟兄一见说：“如今恭喜千岁了，得太后娘娘做救星。”狄爷说：“是了。”忙进内堂见了母亲，就将此事说知太君，太君听了，切齿大骂：“奸贼，明明又是奸计内通女儿作线，我儿险些做了刀头之鬼，多亏得焦将军往南清宫报知娘娘，方得出朝，要当今赦罪；儿呵！姑娘恩德深重，你须时刻铭心。”狄爷道：“这也自然的，但如今孩儿，定了个徒罪，发配游龙驿去，今来拜别母亲，明日要动身了。”太太听罢，心中烦闷起来，含着一汪珠泪，说道：“儿呵，母子团圆，相见未久，如何今日又要分离，为娘的好不心焦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且免愁烦，若说游龙驿，离京有限路程，孩儿此去可以常常来往的。”

是日，狄爷打点往游龙驿，有众兄弟闻知，进来说道：“千岁爷不必前去，有我们保护在府中，差官若来催促，待他试试我们手段，打他一个七零八落的回去，叫他永远不敢来惹千岁的。”狄爷闻言喝声：“胡说，万般情面要看包爷，他若到此，不可恐吓他，况且乃是国法旨意，与这解官何涉。”焦廷贵说道：“何不把这座王府，改做游龙驿，住在家里，好不便当。”狄爷喝道：“休得多言，本藩自有道理，荅然不去，又有欺君之罪。为人顶天立地，出仕王家，忠字离不得的。”

与众人正在言谈间，有狄太后传懿旨，请平西王到南清宫叙话。此时狄爷进内，辞了母亲，出王府去了。有几位英雄齐说：“可恼呵，今日好好一个平西王，做不成了，反做徒犯，我们叫他不要走，他们偏要去，罢了！我们苦乐相同，跟随千岁，到游龙驿，以得早晚相见，患难相助，方才合理。”众将闲话，休得烦却说狄王爷，来到南清宫，先叩谢姑娘活命之恩，又与潞花王见礼，然后坐下吃茶。太后说：“侄儿呵，不是姑娘埋怨你，原来是你不是，君则是君，臣则是臣，因何把朝廷顶撞，大为不合，论来原有欺君之罪，如若不依当今问个罪名，犹恐有国法森严，满朝多有议论。你今到着游龙驿，我有一句言语，叮嘱于你，须要谨记留心。”狄爷说：“不知姑娘有何训谕，侄儿洗耳恭听。”太后说声：“侄儿，你今此去，犹恐庞洪害你之心不肯甘休，又有什么暗箭放来，你须刻刻在心，此去驿中，逐日费用，所该多少，或一千，或八百，须问国库中取用，不可拿自己财帛来用。此去须要常常回来，不可久别娘亲，虽说要去三年，自然我慢慢调停，只在一年半载之期，自必叫你回归，决不至满限三年的。”

狄爷听罢说声：“多感姑娘恩同渊海，教育良言，侄儿刻刻在心。”此时太后，又吩咐备酒席，表弟兄二人对酌。潞花王说声：“表弟呵，你此去游龙驿：须要常常通个信息到来，免得我母子时时挂念，此言须要切记的。”狄爷点头应诺，弟兄们又用了一回酒饮毕，狄爷拜别姑娘，辞别长兄。狄太

后暗暗深恨庞贼，弄得侄儿又要分离了。

此时，潞花王送狄爷一程，出十里之外，方才作别而回。狄青回至王府，对母亲说出姑娘一番言语，表兄叮嘱之言。太太愁烦之际，听了此言，心中十分感激，姑娘骨肉相看，情深义重，潞花王千岁，也是一般情厚。是夜，母子又言说一番，然后就寝。

不知狄爷到驿，后事如何？正是：

只为奸臣生巧计，至教母子两分离。

第五七回 庞国丈谋图托驿丞 平西王起解游龙驿

诗曰：

英雄灾晦未能除，故教奸佞屡相欺。

报应待时终有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话说包龙图奉了狄太后之命、把平西王定了一个徒罪，天子又差他押解。是日在朝回归府中，委了一个解官，备了一角文书，吩咐解官，倘狄千岁未起程，不必催速于他。押解官诺诺连声而退。

一口难分两话。先说庞洪朝罢回归，独坐内堂，只是闷闷沉沉，说道：“好好一个机会，好好的一个计策，眼见得狄青即分两段，岂知焦廷贵，这死遭瘟疫天杀的，到着南清宫通了信息，至此又被这婆娘出头，弄回狄青不做刀头之鬼，反把老夫骂得羞惭，难以见人。又可笑圣上真没主张，假旗欺君，也不追究，只把那顶撞圣上之律，问了一个徒罪，今日又是一段好机会，化为乌有，如今你若罢了，犹恐他日后，还来寻我报仇的。且西辽差官天天等候，催速老夫除这小畜生。辽王送来财物，老夫已经收下这几件宝贝，我也爱得甚紧，若是交还了他，岂不可惜，况且些些小事，老夫办理不来，岂不被这辽官暗中取笑么？罢了！待我再来细细思量一个好机谋，必要除了这狗头，方才罢却心头的闷恼。”又想这秃狼牙在我府中，一日两日还好，倘若收留长久，外人知觉，事就不美了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此时一心筹算，左思右想，计算不来，只是沉沉纳闷，思量一会。忽想起一事在心，说倒忘记了，那游龙驿驿丞官，乃是老夫的家人，因他屡次办事能干，无有差错，故我把他提拔起来，做了这个驿丞官。屈指光阴，已有六截，不免今日修书一纸，差人拿去，说要把狄青摆布身亡了，然后打算升他做个七品官员，也是妙算。

此时庞洪想出这条计策，心中放下愁怀，即转入书房，对秃狼牙说：“秃将军，老夫昨天奏明万岁，调旗复验，要把狄青斩首。岂料狄青咬定旗是真的，圣上疑信不定，发交三法司勘问，老夫也在三法司边知会了，要将他审实是假旗，止了欺君之罪，包可取他首级了，只是有屈将军，多住几天。”此时秃狼牙听了，只得安心等候。

次日国丈又差家人，打听狄青到了驿中否，然后再把书信投递。却说狄王爷一连等候三天，不见解官到来。在着王府等候得不耐烦了，只得差人前往催速。这解官想道：只有发配人延迟不愿往，如今狄千岁到来，催速起程，买是忠臣，可敬可敬。即时拿了文书，到狄王府，叩见狄千岁。此日狄爷戴了小帽，穿上青衣，便唤：“解官，将本藩上了刑具。”解官说：“千岁爷，只是小官不敢的。”狄爷说：“这是王法如此，非干你事。”解官说：“这也实是小官不敢的。”狄爷道。“胡说，本藩已说了不来罪你，快些上了刑具罢！”解官只得说道：“如此小官告罪了。”叩个头，把刑具上了。

狄爷进内，别了母亲，老太太一见伤心不止，说：“儿呵，你好好一家王子，乐处安居，如今弄得如此光景，皆由庞贼父女相通，害得我母子分离，好不凄惨也！”狄爷叫声：“母亲，休要伤心，孩子今日亏得姑娘救了性命，如今发配到游龙驿，只得百里之遥，比在朝是一样的。母亲若应，无人侍奉，前时圣旨到单单国，接取公主，且下该应到了，便有媳妇陪伴了。”

正在劝解母亲之际，忽有几位将军，进入中堂说，要同千岁前往。狄青说：“你们不必前去。”岂知这些众兄弟，义重情深，必要同去，死也死在一堆，亡也亡在一处，平西王听了含笑说：“你们要做官的人，食了朝廷的

俸禄，要与王家办事，不要与本藩同去。”众位将军说：“千岁，我们吃什么朝廷俸禄，自今之后，我等官也不做了，跟随千岁的好。”狄爷哈哈大笑：“你们众兄弟，若丢本藩不开，常常来往，何等不美，你们若必要同去，待我一剑自刎便了。”太太又叫：“列位将军，你们不必执一己之见，我儿说话，却也不差的，你们如听了他的话，或来或去，时时通个消息，与老身也好。”四位英雄只得无奈何，骂声：“庞贼，把你碎尸万段，难消我恨。”

当下狄青别过母亲，转身出外，张忠说：“我等必要送千岁的。”焦廷贵道：“如若不许我们送，千岁休得想去。”你一言我一语。狄爷笑道：“本藩有什么好处，倒要你们这般厚爱，却也难得，吩咐解官就走罢！”解官说：“请千岁乘轿。”狄爷道：“我有王法在身，如何乘起轿来。”解官说：“千岁必要坐轿的。”狄爷一想平日间，没有刑具拘着，踩开大步，走路好不爽快，如今上了刑具，行走艰辛，不免坐轿而去便了！此时听备的轿，并不是平常用的布帷小轿，乃是一品坐的逍遥八抬金镶大轿。狄爷说：“此轿太好，用不着的。”解官说：“千岁，再要好的也有，如要常轿没有了，请千岁上轿罢！”狄爷明知多有常用的轿，只因解官畏惧着本藩，故来好好的奉承，连忙上轿坐了。

太太倚在府门首，心中凄惨，府门外多少官员来相送平西王，此时狄爷一概辞谢，各各回衙而去，城厢内外百姓人等，门首多是香烟渺渺的相送。狄爷暗暗的想来称奇，自己没有什么好处，因何百姓这等敬重于本藩，却也难得众百姓如此。众位英雄也觉好笑，从来没有见过徒犯，比着上任的官也稀奇的。

此时太君又放心不下，打发八个家人跟随去，又衣箱四个，发扛夫挑了同行。解官手下人四名，来到驿中，天色将晚，驿门要闭，解官一见说：“驿子，不要闭门，有包大人文书在此，快些去投递你老爷。”此时驿子即忙进内说：“启上老爷，今有包大人文书一角，请老爷观看。”驿丞说：“包大人因何有文书至此。”连忙接去拆开一看，吓得忙忙立起身来说：“驿子呵，快把我的冠带来。”驿子说：“老爷如此慌忙，取冠带，要做何用？”驿丞说：“有个大势位徒犯来了。”驿子忙问：“老爷，是什么大势位徒犯？”驿了说：“南清宫太后娘娘的侄儿，当今天子的表戚，五虎平西的头目，有功社稷，王亲大人，目下职授平西王狄千岁也。如今犯罪，问徒三年，发到这里来的，快些取冠带来，待本官出去迎接。”驿子听罢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大吃一惊，浑身发抖，冷汗淋漓，说：“老爷呵，这个官儿不要做了，快些走罢！”王驿丞喝声：“胡说，快些取冠带来。”驿子忙将衣冠取至，驿丞即忙更换，也是心头畏怯。

出至驿门外，一见狄千岁，连忙下跪，说：“小官游龙驿丞王正，迎接千岁爷。”一连叩首。狄爷说道：“驿丞，你且起来，本藩是你管下，何必如此。”王驿丞说：“小官不敢的，请千岁爷下轿。”此时狄爷出轿，王驿丞双手相扶，一众英雄，随后也到了，只见驿中颓烂不堪。王驿丞当下请千岁进了驿中坐下，又从新叩过头。焦廷贵说道：“你这官儿，想是磕头虫变来的，只是磕头，也是无用的。我焦爷不要你磕头，只要你把千岁服侍周到，千岁要吃蚊子肝，你就进蚊子肝，只要顺，不要逆。千岁见你奉养他殷勤，心中爽快，你就是好处了。”狄爷听了，便喝声：“焦廷贵，你这蠢才，全没有一些规矩。”焦廷贵不敢再说。狄千岁又吩咐王正立起来，说道：“王驿丞，本藩有王法在身，自今以后，你切不要拘礼了。”王驿丞应诺起来。

有张忠在旁说声：“王驿丞，狄千岁乃是玉叶金枝，贵体偶然犯了些小国法，圣上暂且问一个徒罪之名，虽说三年，不过一年半载，就要恩赦还朝，切不可慢待千岁才好。”此时王驿丞诺诺连声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正是：

英雄此日拘囚禁，国贼如今又计谋。

第五八回 到驿所平西王遵旨 嘱王正庞国丈催书

诗曰：

国贼生成嫉妒心，多端百计谋图深。

催书暗嘱游龙驿，欲害英雄命丧阴。

当下，王驿丞诺诺连声道：“小官焉能有慢千岁，自然好生看待的，将军们不必介怀。”众将军又说：“王驿丞，一切供奉，总要小心，晨昏进膳酒食，必要丰隆，非但我们弟兄放心，就是太后娘娘，也见你情份。你要做大官，有何难处，管教你一年半载，就要高升了。”王驿丞只是应诺。

此时驿子又送香茗来与千岁，及各位将军用过，焦廷贵说：“王驿丞，你今日就差了，千岁爷是用了早饭，一程就来此的，肚中已饿了，我们众位老爷，腹中也饥饿的紧了，你因何不去备办夜膳来吃，还在这里呆看什么？”驿丞说声：“将军爷，小官已经着人备办去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如此才是。”狄爷把头一摇说道：“他是个穷官，有甚多财帛。何必叫他来破散，你们休得多言，趁早回去罢！免得太君在府中，又是悬念不安，回去最要紧记，守着法规。倘若你们弟兄丢本藩不下，朔望之日，每来一回，日常中，休要多来往，省得旁人疑议。”众英雄说：“千岁之言有理，我等依命回去便了！”狄爷又嘱咐众弟兄回去，叫马夫好生喂养现月龙驹。众将说：“千岁不用多言了。”

此时狄爷，又将太太打发八个人来，服侍他的，狄爷只收下四个衣箱，八个家人，仍旧打发他回府。驿丞又备回一角文书，交解官上复包爷，又备了提灯火把，与众将回去。

不表狄爷原乃宽大之量，体谅这驿官穷淡的。是夜即发出白银几两，为明日作供餐之用。那驿丞假说：“千岁爷这三餐供奉，自然是小官承值的。”狄爷说：“驿丞你这里所在，有何资产，那里供给得本藩的。”驿丞说：“如此仰感千岁爷洪恩体谅。”此时王正接了银子，以待明日备办珍馐。是夜所办之酒筵，乃王驿丞的，只因他一闻狄爷到驿，早已差驿子去备办了一桌上上筵席。此时将酒筵摆上，排列丰盈，多是海味珍馐贵品。此乃王家常常所用之饌，所以狄爷不觉稀奇。

此时王正请狄爷上坐，亲自在下面酌酒，满斟一盅。狄爷微笑说：“驿丞，你是管束本藩的，你如此恭敬，实乃不应该的。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呵，说那里话来，只是小官恭敬不周，房屋污秽，有慢屈留，千岁爷万勿见怪就是了。”狄爷含笑说：“驿丞，你言重了。”此时欢然吃酒，论狄爷起解之时，自要上了刑具，如今到了驿中自然要去了刑具。此时酒膳用完，王正又吩咐驿子，端正床铺，灯烛预备，各用物件，须当取齐，驿子领命去了。进房即端正床铺，把千岁爷铺陈打开，非锦即缎，毡褥张开，多是新新鲜鲜，光彩夺目。驿子想道：若然千岁日后去了，我求千岁爷赏赐这铺陈与我，不知他允不允。时敲二鼓，狄爷沐浴过，驿丞持着灯烛，请千岁归房安睡。狄爷进了房，略觉安然，只是一心怀念着母亲，口中不言，不多烦表。

且说次日天明，王驿丞伺候千岁起来，梳洗已毕，请过了安，奉献茗茶。狄爷又问驿丞：“你管下共有多少的徒犯？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呵，小官名下，共有一十六名。”狄爷说：“你且唤齐他们进来。”驿丞应诺，转出偏厢，吩咐众徒犯道：“这位千岁爷，乃玉叶金枝的贵人，平西有大功，今来唤你们，心有些好意，你们去叩见他，须要远些离开。”众犯应允，随驿丞进内，

远远叩头。

千岁爷看见众人，多是衣衫褴褛，犹如乞丐一般。狄爷说：“驿丞，他们可有夫头吾？”只见旁边闪出一人，说：“千岁，小人就是夫头。”狄爷说：“你是夫头，所以少觉光彩些。”李巧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人也是一般困苦的。”狄爷说：“本藩赏帐于；y’；。计什n做件衣裳罢/即任衣箱内，取出银子一十六小锭，各人领了，银子四两，待你们做件衣裳罢！”即往衣箱内，取出银子一十六小锭，各人领了，众犯喜欢无底，叩谢千岁而去。前日狄太后，命狄爷到驿中，该用银一千，或八百，须向库中取用，岂知狄爷仍是自己拿银子来驿中用的，如今赏赐众人，也是自己的金帛。按下狄爷，在驿中慢表。

却说庞洪命家人，打听狄青已到驿中，即忙修书一封，着家人庞福，吩咐他到游龙驿，悄悄交与驿官王正，待他看过，要将原书带回，切不可与别人知道。庞福领命，一程直至驿中，将书悄悄交了驿丞。

王正当时拆书看罢，顿觉呆了，暗想：太师爷，因何这等狠心。来书说，要将千岁性命害了，这还了得，我又何能摆布害他，不肯为的，叫我如何打算，只得说与来人道：“烦你回去，上复太师爷，王正知道了，但要从缓而行，性急不来的。”庞福说：“虽然此事，总要王爷快些为妙。”驿丞说：“这是自然当心的。”庞福即时带了回书，回去了。此时王正心中烦闷，想来事在两难，平西王乃将中魁首，平日与我无仇无冤，岂可害他性命；若是太师之命，又难以违背，如要我害他性命，我却不想升这七品官，亦不想靠庞家势力罢了，只日日迟延，听凭他催促便了！

今已延迟了半月有余，国丈一连催了他几封书，王正回说：“只在几天之内了。”庞洪又被秃狼牙催逼不过，只得用半真半假的话回他说：“前日三法司审问，因有包文正在旁督审，所以不得任意私歪，只得把他问一个徒罪，已经发配了。”秃狼牙说：“那徒罪不能够死的。”国丈呵呵大笑道：“要他死有何难，我已把书送至驿中，限他三日断送狄青性命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可是真的么？”国丈说：“老夫与他恨同切齿，巴不得他即日身亡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如此再候几天罢！”

隔了两日，国丈又连催两封书，王正回言，总说不是来朝，就是后日，将他断送。庞福只得回复太师。太师想，这辽官，等得不耐烦了，倘他发起恼来，说不害死这狄青，要讨还几桩物件，如何是好，罢了！不如哄骗他回邦去了，再作道理。转入内，假意笑道：“秃将军好了，狄青已死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，果真死了么？如何死的？”国丈说：“不瞒将军，他问罪到游龙驿，这驿官原是老夫的家人，是叫他用药毒死的，但是这件机密事，将军切不可在外边扬露。”这秃狼牙，原是个直心人，听了大喜，即要打点回邦。庞国丈就恐外人知道，便说：“将军，你那日来时，恐被人看见，今幸无人知觉，如今回去，须要夜晚的才好。”秃狼牙依允，是日至晚膳用过，即时辞别太师，庞洪说：“老夫不写回书了，烦你回去，代为拜谢狼主罢！”秃狼牙说：“老太师休得套谈，小官在此，多多叨扰了。”说完，带了两名边卒，出了相府，国丈送出府门，一拱作别，出了王城而去，不表。

再说国丈此时略安，说道：“这秃狼牙，虽然去了，但这狄青未死，我也不安，可恨王正这狗头，老夫几次催他，他连次哄我，如今再修书一封，说明狼主一番意思，待他早早下手罢！”即修书一封，唤庞福送至驿中。

此时王驿丞看过，说道：“你且回复太师说，准于两日内，定然下手，

决不再误的。”庞福听罢去了。王驿丞十分烦闷，想来此事，如何处置才好，太师呵！我想狄千岁乃是大宋擎天柱，虎将五人，他为首重，平西浩大功劳，与你有甚冤仇，生成一片狠毒之心，必要害他性命，送书连连催迫于我，一月计来，已有书一十三封，今日又来书一封，大发怒于我，倘我若再延迟，连我性命也难保了，罢了罢了！我也顾不得主翁之情了，不怕他势位凶狠，若要我王正害此英雄，断难依你了，况且我没有家属累身，不若将此事告知千岁，然后挂冠远遁，没其形迹便了。”此时王驿丞，定了主意，说与狄爷得知。

不知挂冠遁走如何？正是：

恶毒终为恶毒计，善人必作善人心。

第五九回 存厚道驿丞告害 点门徒王禅赐丹

话说王驿丞见庞太师，一月之间，有书一十三封，要害平西王性命。此时驿丞，立定主意，不肯陷害狄青，自愿挂冠遁迹，等候至红日归西，排开酒宴，请狄青坐下，把金壶满斟几盅。狄爷抬头一看王驿丞，但见他，愁眉不展为何事，神色呻吟却有因。狄爷看罢，说声：“驿丞官，本藩看你满面愁容，是何缘故？”驿丞说：“小官有些心事。”狄爷问：“有何心事。”王正说道：“身家性命不保，所以心烦不悦。”狄爷说：“有甚心事，说与本藩知道。”

此时王正回复，便轻轻叫声：“千岁，小官原是庞府家人，因干事无差，太师爷把我提拔起来，故做了这驿丞。自从千岁爷到此之后，庞太师一连有十三封书，叫小官把千岁爷性命害了。只因我受过太师一点之恩，又难以推却，只得将实言告明。”狄爷说：“就把本藩摆布了罢！这有何不可。”王正说：“千岁你何出此言，你乃当朝铁石擎天柱，大宋驾海紫金山，建立多少汗马功劳，保护大宋江山，鼎力之人，小官焉能做此无法之事。如若我依了太师之命，要陷害千岁，小官也不来实告了。”狄爷问：“你如今意见若何？”王正说：“太师今日来书一封，内说：倘小官仍不下手害千岁，连着小官也要收拾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如今他十三封书何在。”王正道：“千岁，十三封书，多是他来人带回的，并无一字留存。”狄爷冷笑道：“庞洪，想你几番害我，屡屡不成功，因何息不得此心，必要计算于我，可惜原书不存一纸，何作为凭。”驿丞说：“千岁，太师是个有主意的人，焉肯把书留在此处，小官当时见了一书，延挨一次，如今延挨不得了，所以小官告明此事，来日挂冠逃走便了！”

狄爷听罢，摇头说：“驿丞，你休得心烦，本藩想了一个妙计，你安稳做官，何须逃走。”王正说：“千岁，只怕这件事情，没有思算得来。”狄爷说：“若打算不来，本藩就死何辞。”驿丞说：“千岁，你断然死不得的，若千岁有甚差池，犹如大宋砍断擎天栋柱，而且小官性命难保，莫如于小官挂冠逃走的好。”狄爷说：“王正，你若逃走了，庞洪仍要算计本藩的，你且放心，待来日，要打算一个两全其美的妙计，我命无妨，你安稳做官才是。”王正无奈应诺，此时狄爷无心吃酒，略用了几杯，即叫收拾去，说声：“你且安睡去罢！”王正领命去了。

只有狄爷归房独坐，闷对银灯，说：“庞洪呵，我到底与你有何冤仇，你苦苦生谋心要图害于我，不畏上天，而且欺瞒君上，串同女儿，迷惑圣上，倚作内助势力，作恶过多，罪恶满贯，终必有日报应，但庞洪有书要害我，若有来书为凭，方能把他摆布，如今既无凭证，说之无益，我若不死，他就要算计王正了，如何打算才好。”

思想到烦闷不堪处，即抽身转出房外，只见庭前月色如银，天河云净无烟，少停孤雁高飞，鸣声哀切。狄爷对此凄凉之景，触感愁怀，不胜悲烦，叹说：“庞洪呵，你今日害得我，既不见君面，又不见母面，孤伶独处，还不知母亲悬望于我，如何苦切。”恨想一番，虎目中不见英雄之态。一听，已是更敲三鼓，忽见天边五彩祥云缭绕，远远云端裹落下一位仙翁，呼唤：“贤徒，缘何在此伤怀？”狄爷一见，原来是师父到来，弟子拜见，即请师父坐下。

庭前王禅老祖开言说：“贤徒，前时为师差你到汴京，助宋平西，做保

国之臣，今日你被拘留此地，又见你怨气冲天，所以为师特来点化你的。”狄青说：“师父呵，一言难尽，自别师尊以后，到京就与国家出力，志在为朝廷立功，岂于出仕未久，却被庞洪，三番五次，图害于我。上年取得珍珠旗回国，圣上收入国库已久，直至今年已有一载，圣上忽然陈说是假旗，此时弟子忍耐不住，独撞朝廷，押出西郊斩首，幸得姑娘救了，方免一刀之苦，今日问罪流徙此地，岂知一月之中，庞洪义不容弟子，连次十三封书托付驿丞，要害弟子性命。幸得驿丞存心仁厚，将此情告知弟子。事在进退两难，我若不死，庞洪焉能得饶王正，所以弟子在此月下思量，忧移不决，未知怎能处治这奸臣才好。”

老祖听了微笑说道：“徒弟，你不必过虑心烦，那庞洪父女，气数未尽，那能处决得他。你今且听我言，权为隐避，少不得西辽又复动干戈。此时仍要你督兵，取得真旗回国，奏凯班师，以后天下平宁，庞洪父女，权势已尽，贤徒自此福祿滔天了。”狄青说：“师父，那旗还有真的么？”老祖说：“自然还有真的。”狄青说：“真旗未见过，未知怎生分别，师父可知道否？”老祖说：“为师说与你知罢，可谨谨记着。”就将真旗的式样，一一说明，狄青谨记在心，且到日后平西，试验真旗，此是后话。

此时老祖取出灵丹两颗，说声：“徒弟，如今与你丹丸两颗，收藏身边。”狄青说：“丹丸后来如何用的。”老祖说：“依计而行，你且权为隐避，只宣四虎将，与你母知道，切勿多泄一人。倘日后再有灾难，为师再与你解救。”狄青诺诺连声，深深拜谢师父，提揭指示之恩，就把灵丹收藏下。王禅老祖说：“贤徒，为师去也。”即驾上云端，狄青跪在尘埃叩首，殷勤相送，祥云覆霭而去。

狄青起来，想一回说道：“却也好笑，本藩正在愁烦之际，忽然师父到来，说明真旗之妙处。又命我诈死埋藏，避奸权隐，且依计而行便了。”不觉满怀愁恨，顷刻已消了。又听得更敲四鼓，即回转房中坐下，想道：庞洪父女，屈害忠良，本藩只道他报应在此了，岂知正在盛时之际，动他不得，只犹恐他害尽忠良，奸佞得志，江山诚恐不安宁了，且罢！忧也忧不来的，凡事不可强为，不必恨这奸臣了。且待后来看他报应罢！便和衣而睡。

至天明起来，洗过了脸，即装成大病模样，有驿丞早早恭见，问候请安。狄爷说：“王正，本藩今日身上有些欠安。”驿丞说：“千岁有何不安。”狄爷说：“昨夜三更时分，朦胧睡去，只见西辽国内，七八员阵亡番将，前来与本藩讨命，此梦想来，是不祥之兆了，大约不能久居人世了，今朝觉得身体不宁，心乱头晕，眼花神闷，可差人到本藩府中，报知母亲，及众将罢！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呵，梦寐之事，何足为真，谅必是千岁，冒了些风寒小恙。”狄爷说：“非也。”驿丞说：“莫不是为着庞洪算计，动了气恼么？”狄爷摇头道：“不在乎此，实是辽将讨命的，我若一死，正中庞洪之计，又脱了你的干连，倒也好的，快快差人到我府中，不可迟延。”驿丞依命，即时差驿子，前往狄府去了。

狄爷依着仙师之命，暗把灵丹一粒，吞咽肚中，在床狂叫之声不绝。王驿丞只道狄青真病，立刻去请医生到来，将脉一诊说道：“看过多少奇难病症，却不识此症，但脉气已尽，只怕难过三天。”王正一想，太师要害千岁，正在无计安排，岂知他病起来，一面想，一面送医生出去，不表。

再说驿子，奉命奔到狄王府报信，名称百里，实则九十里路途，这驿子早晨上马加鞭，将近黄昏，进了皇城，不认得那处是狄王府中，问旁人乃得

指点明白，便到王府门首下马，但是气喘呼呼。看见王府威严，当中几位管门官坐着，又不敢上前，正在门首探头探脑，门官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驿子说：“老丞在上，小人是游龙驿子，只因千岁有病，着小人前来报知。”正是：

不是奸臣施毒计，如何小将死埋名，

第六回 装假病真诚嘱托 遵师言诈死埋名

诗曰：

遵依师命逐灾星，服下灵丹埋死名。

四虎将军无异志，同心协力众群英。

当下管门官闻知千岁有病，连忙进入中堂，禀知三位将军，听了此言，心内一惊，即传驿子进府来禀明。此时驿子进内，见了三位将军，气象岩岩，吓得战战兢兢。众将军说：“驿子，千岁如何有病起来。”此时驿子慌忙跪下禀道：“千岁昨夜尚是安然无事，今日早晨起来，忽说身体欠安。”张忠说：“可有医生看治否？”驿子说：“医生也会来诊脉，说不识此症，脉气已绝，不得过三日，就活不成了，所以打发小的前来报知。”三位将军说：“有这等事，你且先回去，我们即刻就来。”驿子上马飞跑而去。

三位将军说：“千岁往日，从无些小病恙，因何忽然起病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此时刘庆、李义，往单单国未回，石玉又在赵府安歇，不知，只有张忠、焦、孟，三人在狄府。此时连忙进内堂，禀知太君，老太太闻之大慌，说：“我儿因何忽有此奇症，若是风寒冒病，人人所有，医生何得不识此奇症，况且我儿平日，染病甚少。”便请三位将军，前往看来，须要再请名医调治才好。三人应诺，同出中堂，快快用过夜膳。因何三人如此心急，既闻千岁有病，又说脉气已活不来的，这句话更加着忙，一刻耽延不得，吩咐四个家丁，提了灯笼火把，立刻辞别太太，三人上马不停，奔走如飞而去，一程到了驿中。

此刻时交三鼓，驿子未到，三位将军先到了。驿丞闻知，忙出来跪地迎接。三位将军叫他起来，引入后房。三人立在床前，轻轻叫声：“千岁！”原来千岁吃了师父的仙丹，病是假的，听了他们呼唤，微开二目，见有焦廷贵在此，不好讲话，只叫声：“张贤弟，你们来了么？”张忠说：“小弟来了，千岁为何玉体欠安。”狄爷说：“贤弟，我昨夜三更时分，朦胧睡去，见西辽国内，杀死几员番将，与我讨命，醒来一身冷汗，已成死症。”说完，又大叫一声：“冤魂又来了。”三人说：“冤魂在那里？”狄爷说：“多在门外，焦廷贵，你快些赶他去出驿门外罢！”焦廷贵大怒说：“老孟你也来，同赶这些冤魂罢！”遂大喝道：“众冤魂休得猖狂，我们来也！你还不往别处去么？我焦爷一拳打得你，永不投生。”与孟定国一路追出去了。

狄爷有心哄了焦廷贵出去，看房中无人，扯住了张忠的手，叫声：“贤弟，我今有话叮咛，你要紧记在心。”张忠说：“千岁有何吩咐，小弟自当代劳。”此时狄爷就把庞洪连发书十三封，要王驿丞陷害我性命，这王正为人心好，说明原故，不肯害我，昨夜师父前来，说庞洪正在盛时之际，奈何他不得，又与我两颗丹丸，叫我如此作用；所以我依计而行的话说了一遍。“如今只悄悄说知，贤弟啊，只可你与母亲，并李、石、刘、孟，五人知道，焦廷贵知道不得的。你今回去悄悄告知母亲，免得她愁苦才好。”张忠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弟只道你真是有病，所以急急赶来。”狄爷又说：“贤弟，我还有一颗丸丹在此，你拿去小心收好，我死之后，要如此依计而行，不可忘了，但我今朝服了此丹，如今觉得声气不接，想必丹丸作动欲死，但我亡后，此言须要牢记。”张忠应允，收好灵丹。

焦廷贵进来，孟定国在后，他犹呼呼气喘。张忠暗暗好笑。焦廷贵说：“如今好了，这班冤魂，被我们赶得奔走无门的，叩头求告说：‘一时无知，

冒犯了千岁，如今仍回西辽，再不来与千岁相闹了。’如今赶散这些冤魂，千岁病体定然轻了。”狄爷闻言，暗暗忍笑，这莽夫满口胡言，却把本藩哄骗欺瞒。又有孟定国说：“张将军，千岁如今怎样？”张忠叹道：“孟将军，你看千岁问不答，呼不应，昏昏沉沉，气息全无了，谅必凶多吉少，叫驿子快些请驿官来，看是如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驿丞这王巴的，因何不见了。”焦廷贵正要抽身，只听千岁在床上，叫声：“冤家果来了，我命休矣！”两足一拳伸直，四肢均皆不动。张忠假做慌慌张张，连呼千岁。

焦廷贵大喝道：“把你这班剥皮冤鬼，尽行打杀，早间说不再来；如今又来了么？”望着房门口拳打冤鬼。孟定国也道真情，拱手下拜道：“冤魂，你且听着我，千岁征西，并不是自家主意，乃是奉当今圣上所差，就是伤生害命，也由关乎气运，你不要怪差了来索命，快快远去罢！倘若干岁身体安宁，定然做些功德，来超度你们如何？”当时张忠假说：“不好了！千岁口眼，一齐睁开，身已冷如冰了，声气已绝。”焦廷贵、孟建国说：“果然气绝了么？”焦廷贵走近床前一看说：“不好了，老孟，果然千岁死了。”连忙跑出驿前说：“王正，我千岁气绝身亡，你不去救，还在此呆看么？”又唤家人，持灯上火马如飞，回归王府，报知太太去了。

且说驿丞想道：可惜了汗马功劳的虎将，方得锦衣荣华，因何寿元不长，一旦归阴，太师连次有书，要我害他，想他乃有功社稷之臣，焉忍下此毒手，岂知他被冤魂索命身亡，算起来合着我的机谋，只可惜今朝砍折了大宋擎天柱，再有何人能保宋室江山。想了一番，心中安泰，走近床前连呼几声：“千岁！”不见他答应，长叹一声：“可惜一员虎将，因何上天不佑于他，不知何故住此少月余而亡，着实可哀。”说完泪珠滚滚，孟定国不知狄爷暗死埋名、所以不明王正是好人，是歹人，便说：“我知你用阴谋之计，听了庞洪之言，受他财物，不知用何毒物，与千岁吃了，所以忽然一命归阴，快些直说，便饶你狗头性命。”王正说声：“将军，卑职实无此意，休要猜疑错了。”是为人当自修，所以俗语云：前半世老实，后半世说谎，如何过得日子；只因庞洪做人不好，屡屡要害狄青，岂知害他不成，落得害了自己，名声不好，动不动说，就是庞洪，如今狄青一死，虽则是庞洪图害之意，却实不是图害而亡。

当时驿丞说：“卑职实无此意。”孟定国说：“你言无此意，我想实有此意，快些说出，吱唔半句，断不饶你。”扭住他的胸衣，驿丞高声说：“卑职真无此意，将军休得错疑。”张忠上前劝道：“全然不关他事，早间千岁有言，王正为人甚好，实是冤魂讨命，快些放手罢！”孟定国说：“将军你也说他有好处，就饶他了。”张忠想：大哥叫我瞒焦廷贵，我今连孟定国也瞒过了，就叫：“驿丞，即时出文书投报。”此时张忠假作痛哭，说：“千岁呵，曾记得当日结义之时，说五人患难相共，生死相交，如今平得西辽。实指望苦乐相均，荣华同享，岂知才得少安，就命归阴府，不能同享荣华，良可悲也！”说出无限伤心之语。孟定国说：“张将军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哭也无益，如今不见焦廷贵，必然回府，报知太太去了。”张忠听罢，一想焦廷贵回报，岂不苦坏太太，即说道：“孟将军，你在此处看守，我也欲进城去。”孟定国应诺。此时张忠出了驿门，忙忙速速，上马加鞭，东方已是渐明，不持灯火，飞跑而去。

却说孟定国，在驿房中，细将千岁尸骸、面目一看，忍不住英雄之泪，滔滔滚滚，说道：“千岁呵，你的容颜，与在生时一般无二，只是少了一息

之气，但不知家中太太，凄凉怎样？只望你一儿侍他的老，岂知今日小燕偏将老燕丢，恨只恨庞洪千方百计，算计千岁身亡，今日死了，遂他心愿了，千岁呵，你今日一死，不独太太凄惨，可怜公主只得一月姻缘，永远鸳鸯拆了群。”想罢一番，不胜悲苦。止剩得他一人，对着尸身痛哭，英雄之泪，不知流了多少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凄惨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第六一回 莽将军飞报凶信 仁慈主悔忆功臣

诗曰：

前时发配大功臣，闻死方知悔恨生。

孰若当初才莫听，奸徒焉得遂谋心。

当时孟定国，对着狄青尸首痛哭，单剩他一人。只因驿丞，在外堂备办文书，是以不在。这文书投送到上司，转达代奏知天子，待狄青府太君亲到看验，然后收殓。有一众徒犯闻知，皆为叹息，说：“这位平西王千岁爷，是个宽宏大度之人，在此二三日，我等也沾他恩典，赏赐银子，因何只得月余就死了，岂不可惜，此忠臣仁厚君子。”又有驿子，前时一心想着狄爷的铺盖，待他起罪回朝之日，求千岁赏赐，今日见狄爷死了，在驿丞跟前说声：“老爷，小的在此五六年、跟随老爷，苦了五六年，如今小的求老爷开个恩。”驿丞说：“何事？”驿子说：“老爷，千岁爷未死，小的不敢说，如今千岁爷已死，小人才敢说。千岁爷这几个衣箱，求老爷赏赐与小人罢！”驿丞喝声：“狗才，我老爷尚且不想，你倒想起来，敢是做梦么？还不快走。”驿子诺诺应声而退，一心想望已成空，不提驿子无趣。

且说那莽夫焦廷贵，飞马到了王城，是辰时了，下马直进王府，天生成他一副大喉咙，大喊：“不好了！千岁死了。”放开大步，直喊进九重王府，有众家人，男女惊吓不小。此时太太正在思想孩儿，不知是何病症，若在家中有人服事，做娘时刻见面，如今病在驿中，叫我身心两地不安，想必他自仗壮年强健，冒着风寒了。前日动身之时，老身原打发家将，随去服事他，岂料他一个也不用，仍打发回来。今日无人服事，又不知驿官，还再请医生调治否？太君正在心念孩儿，一闻焦廷贵大喊进来，说声：“不好了，千岁死了。”太太吃一大惊，忙问道：“为何忽然死了，到底是何病症？”焦廷贵说：“毫无病恙，只因千岁，在西辽杀死几员番将，这些冤魂，前来讨命。”太君说：“何见得冤魂来讨命。”焦廷贵道：“这是千岁自己说的，小将也亲眼见，多少鬼魂，多是发红脸花的，在着千岁房中，拥挤不堪，小将赶了去，又复拥来。昨夜三更时，千岁大叫一声，冤魂来了，我命休矣！登时气绝身亡。这班冤鬼，跟随去了，我等没有主张，特回报太太。”一闻此言，说：“咳！有这等事情。”叫声：“我儿。”登时发晕了，连人事也不知，焦廷贵吩咐众丫鬟，快些唤醒太太，就向南清宫报信去了！

放开大步，奔到南清宫报知；又跑往天波无佞府，飞报凶信。余太君与众寡妇，皆叹息称怪，不在话下。此时弄得狄母，七死八活，就是南清宫太后，也苦切凄惨，潞花王大声痛哭。想来多谢这焦廷贵的美意，他又往一众王侯大臣等处，飞报各官员，尽皆吃惊叹恨。

当时驿丞文书来到，各官先晓，独有国丈闻知，快意无穷，满心大悦！笑道：“那里是什么冤魂索命，明是王正把他弄死了。”便又道：“老夫不可言而无信，打算一个七品官，与他做罢！”

不说庞洪称快。再说焦廷贵报信已完，也不回狄府，看看这高年太太，思量又到游龙驿去，快马加鞭，不独来往之人让路，几乎踏杀路上的上孩童。在着半途，与张忠相遇，一个来一个往，两下各不交言，按下二人不说。

且言狄府众丫鬟救唤醒了老太君，仍是哀哀大哭，说声：“儿呵！为娘只道你些些小病，服药调理就好了，岂料你一病身亡。若说冤魂讨命，情有之；若论西辽杀人太多，所以冤魂报仇，然此乃奉旨西征，并不是你自己

一心图荣的。若是交兵不杀人，焉能分得胜负？早晓得今日有讨命之事，倒不如耕田种地，母子苦守清贫，何为不美？岂不胜似今朝枝叶青青，忽然被折。儿呵！想你空立汗马功劳，不得衣锦荣归，坐享太平，抛离白发亲娘，分拆少年妻子。想来目下少年媳妇，不久要来了，只道夫妻聚会，婆媳团圆。岂知媳妇到来，不得见夫，子不见父，岂不苦坏了女钗裙的么？”

这太太痛哭到伤心之处，一众丫鬟也流泪。又见小将石玉闻知，到来对着太太，也是纷纷落泪。虎将含泪，还得劝解太太。此时外边又来了张忠。若问这几位英雄，乃是狄爷的金兰弟兄，所以王府内外，不待报知，就进来；就是太太房内，也走进去得。张忠本来不是作忙的，深恐焦廷贵来报，苦坏了太太，所以快马赶来，直进王府，滚下马鞍，大步进来，只见太太哀哀大哭，石玉在旁，满面愁容，数十个丫鬟，并众妇女，多是眼边通红。张忠进来，吩咐丫头小使各各进去了。此时单剩他三人，张忠摇手说：“伯母休得伤怀，石贤弟不用心焦。”张忠就低声说，把庞洪定要陷害之由，千岁依了师父之言等，细细说知。

太太方住了哭说道：“早知道王禅仙师法力，我儿可活得来，我何必苦恼。”张忠说声；“伯母这件事情，只可我们兄弟知道，他们泄漏不得的，所以千岁在焦廷贵面前瞒过，他不明白，只道千岁真死了，所以他星夜赶来报知。侄儿明知伯母心烦，故即刻赶来，说明原故的。”太君说：“贤侄，早间焦廷贵说了，吓得我魂魄俱无，恨不得与儿同为一路，如今方得贤侄赶来说明，所恨者庞洪，又用此毒计，仍要陷害我儿。”张忠说：“伯母呵，他在盛时之际，奈何他不得。”又说：“跑走路途，腹中饥饿得紧，拿饭来吃。”太太即吩咐丫鬟，备办饭菜与张忠用过，又商量免验，自行收殓的话。石玉说：“大哥，你且去问问包公，看他主见若何。”

张忠应允，即日至包府，见过包爷说，要自己收殓之言。包爷说道：“犯徒死了，也要相验，何况狄千岁，因何要免验，这断使不得；而且庞洪正与他作对之时，如若不然，倘有情弊，谁人知道。”包公如此分说。张忠无言可答，无奈只得回归王府，回复太君。前时发配狄青时，乃包公作主出文书，委官起解的，所以今日驿丞文书，原是回复包公。

当时包爷，即日奏知圣上，请旨定夺，差官相验，仁宗看了本章大惊，叹声：“可惜他一员少年虎将，征服得西辽未久，不能安享太平，伴佐寡人。”说完，龙目纷纷下泪。回想前时，将他处斩，不过一时触怒，幸亏得母后救了他，只因他把朕顶撞。问个徒罪之名，遮脸之羞，原在三五月间，就要赦他进朝。岂知有冤魂索命之事。今日身亡，大约安排定数。若说这仁宗天子，原是个仁慈之君，从前把平西王押出斩首，乃一时之怒，如今气平了，心中十分追悔。说三五月就赦他回朝，岂知今日狄青死了，龙心伤感，即批下传旨，既已身亡，谅必情真，不必相验了。着令庞国丈、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，代朕设祭。此时天子恩批下来，有庞洪心中想道：“圣上真乃仁慈之君，到底不忘他的汗马功劳。”此时无奈，只得遵旨，邀同二品以上，文武各官，齐往游龙驿祭奠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狄府太君，对张忠说：“若是我儿真死，老身不必到驿中去，但是今日要掩人耳目，必然我亲到，在此收殓，方才妥当。”张忠称言有理，即忙备轿。老太君也穿了素服，四个跟随丫头，也乘了轿。

且说太君坐在轿中，思想这王禅老祖，许多神通妙法，何不把庞洪作算也好，因何要我儿诈死起来，倘若真的死了，如何是好？一路思量，只是放

心不下。一程到了游龙驿中，王驿丞恭身迎接。焦廷贵见了太太，即引他直进房中。太太到了床前，把孩儿一看，见他面色如生一般，只少了鼻中一息之气，将手抚摩他身体，犹如冰冷。太太见了，到觉心疑。正是：

老祖灵丹多妙用，几亲心事尚慌忙。

第六二回 众文武祭奠平西王 二将军迁枢天王庙

诗曰：

仙师点引小英雄，诈死理名避祸凶。

四将弟兄多义气，一同藏隐庙廊中。

再说老太君已经知道孩儿吃了王禅老祖的灵丹，诈死埋名免祸，亲到驿中主丧，以掩旁人耳目。当时见他果然气息全无，心中疑惑，低声细问张忠说：“贤侄，我儿明是真死了，你因何用此假话来哄我，如今眼见他气息全无，浑身冰冷，焉有回生之理。”张忠叫声：“伯母呵，请自放心，大哥曾受了王禅老祖，依计而行，送他入了棺木，封钉七七四十九天，总是不死的，再服此一丹，便能苏醒，如若过了四十九天，难以活命，请伯母放心，不必挂怀。”

太君此时方才无疑，装成凄凉。张忠就在驿中办理丧事，所有费用钱财，俱是奉旨开销。石玉、焦、孟三人，各有事情值办。张忠又留心备了一副上等棺木，内中情弊，下文自交代明白。

僧道一班，叙于驿后，左边细乐笙歌，也聚归一处。此时游龙驿热闹非常，狄青家人使女等，各穿孝服，狄爷手下将官，各皆挂白；是日朝中文武，有庞国丈大学士、崔爷、文爷、包爷、王爷、二品以上三十余位官员，多到来了。驿中地方狭窄，驿丞早已命人，搭起大厂，众官多在此叙集，车马纷纷，络绎而至。狄太后意欲亲往驿中，恐旁人私议，只得打发潞花王到来致祭，当下包爷说声：“老国丈，若论徒犯死了，总要相验的，所以下官请旨，差官验看，不知圣上有何原故，降旨免验，下官今日倒要违旨了。”国丈道：“包大人，你因何逆旨要验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想那狄王爷，何等英雄强健，那里有些病症，忽然死了，死得不明，下官倒要看一看。”

包公这些话，疑着庞洪用计，弄他身亡，故特请旨相验，倘若验出有些形迹，包公又要追问根由。偏偏圣上洪恩，恐怕亵渎了尸骸，所以降旨免验，并尤别意；谁料包公定要去验尸骸，果然庞洪怀作鬼胎，只道驿丞下手，深恐验出形迹，包公又要追问，所以用好话劝解道：“包大人，他平日是有大功于国，圣上洪恩，恐怕亵渎了千岁尸骸，为何包大人不依。”包公道：“老国丈，并非下官不依圣命，只为狄王亲的对头甚多，而且死得奇怪，总要看看，逆旨之罪，下官愿承了。”又说：“列位大人，一众也要去看看。”众王爷说：“为什么事，我等看了，倒觉也惨然不忍，不能领命了。”有潞花王爷，乃表亲之情，便说：“孤家倒要看看。”包公说：“国丈你也去一观，有何妨碍。”说完，一手扯住他，国丈原是心虚的病，只无奈何，勉强同着包公前去，满心怀恨于他，潞花王同走。

张忠一见，立起身来见礼，已知包公来意，即说道：“小将禀上大人，我家千岁，乃实是冤魂索命身亡，求大人怜惜，不必验了。”国丈听了，暗暗心开，说：“这张忠倒也知趣。”包公闻言，想罢就说：“今日并非相验，无非同朝之谊，一殿之臣，今者一观，永无见面之日，你却因何阻挡，要求免验的。”国丈哈哈大笑说：“包大人，不是老夫说你，圣上旨意免验。”张忠又说：“狄王亲曾有遗言，为何必要相验，如此太觉多事了。”包公一想，真乃抱鸡鸡不斗，气死抱鸡人，但本官言出如山，就是这等没摆布，我也要找找面光便了，说声：“国丈，下官顶了逆旨之罪，那管狄王亲的遗言，总要看一看才得放心。”

国丈只得同上前去看验了。但见千岁面貌如生，口眼不闭，包公说道：“狄王亲，你是当今首重之臣，辛劳为国，没有几时候安平，西方得少宁，岂料骤然得病归阴，可惜你盖世英雄，如此不寿。虽则是冤魂作祟，下官却是疑心，只因你在生时，有几个冤结得太深，多有误国奸臣的狗党，要砍折擎天栋柱，用了毒计暗谋陷害你，若果中了毒计，望你灵魂，把被害原因，托诉下官，与你鸣冤，免得九泉含恨不已。”把个国丈听了，真是气闷，呵呵冷笑说：“包大人，你与狄王亲对说，他不知如何答应于你。”包公道：“国丈，下官与狄王亲讲话，于你何干？”

你又不把他谋害，因何着急起来。”国丈又笑道：“包大人，你既会日断阳间，夜查阴府，何不查明狄千岁，何人所害，怎样身亡，省得疑心。”这几句，虽是庞洪硬话，谅情心带恐惧。包公听了动恼道：“国丈休得多言欺负，冤家有头，债有主，如若果屈死的，下官也力为伸冤，可能力办。”

老太君在内，一闻包公之言，想他真乃赤心忠肝的忠臣，句句言来。刺着奸臣。我儿若非仙师指点，老身也动疑，求他相验了；今日非庞洪所害，倘若听他相验不出，就惭愧了他。即命丫鬟传言出来：“启上包大人，我家太太说，千岁是急病身亡，并无别故，求大人不必验了。若是果有冤情，自必阴灵告诉的。”包爷一想：这婆子不知好歹，不识好人，下官一心无偏倚，她毫无分晓，也罢！既然他母如此说，下官不相验也不妨，且自闭门推却窗前月，任他春花自落开。潞花王也是心头气闷，与包公同走，转出驿中来。国丈招手说：“包大人转来，久看些也何妨？”包公不理他话。众王大臣爷代君祭奠狄王亲手已毕，各各辞别回衙。

国丈回府，在书房中洋洋得意说道：“狄青一死，老夫拔去目中钉，除却心腹疾，但这包黑子，老夫与你不是冤家，何苦因着狄青，寻我作对，偏要相验尸骸。岂料狄青之母，妇人见识，不曾行，说他疾病身亡，不要验，弄得这黑子摆布不上来，原是老夫之造化。”此时满心欢喜，也不烦言。

且说收验千岁之日，天子又差众文武前来送殓。游龙驿内，只见一番热闹，有马车之闻，纷纷齐集驿中，收殓盖棺之时，各官叹息，潞花王更是伤心不止，苦切凄凉。老太太不住哭泣，抱住尸骸，不肯放下。独有焦孟二人，不知真情，心中苦楚，英雄之泪，滔滔滚滚；张、石兄弟，假作蹬足捶胸。孟定国哭道：“千岁呵，你乃一忠臣孝子，盖世英雄，上天不悯，早早身亡，今日丢下了白发萱亲，无人奉侍真乃令人听见也可怜。”哭之不止。焦廷贵哭道：“千岁，你是英雄大将，杀得西辽番狗，片甲不留，因何怕起鬼来，被他活活捉去，这些冤魂，如若出现我焦爷之眼，定然我一拳一脚，打他如泥，永不超生。”也是哭声大振。

又说，这副棺木，乃是张忠用力办来的，原来这棺柩，是推榫封的，盖上不用钉实，以待事毕之后，易于开盖；此棺若是时常棺柩，原有这样款式，所以不起众人猜疑，众目共见狄千岁果已死了。这是王禅老祖灵丹之妙，吃下此丹，能延四十九日之期。此时收殓已完，众文武大臣，各已散去回衙，不表。

再说当时张忠，暗暗与太君商议，说：“来朝待小侄与石玉前往，生处近地找寻个好地方，然后就与狄大哥出棺。”太太说：“贤侄之言有理。”当下太太，众丫鬟，暂且回归王府，立刻坐轿回去。

且说次日张忠、石玉二人，唤焦、孟，送太回府去了。此时张、石二人，往各处找寻，在游龙驿三里外，凑巧有个天王庙。这庙内僧道无一人，只剩

得一间冷落凋零庙宇。只因五年前，庙中传说，出了一个妖怪，日午还算安静，晚上就不得安宁。人传说妖怪，要弄死人，所以至今无人敢在此出入。此地原是十方所在，如今狄千岁棺柩，暂停于此，那个敢言个不字。此时张忠石玉二人，看见此庙，直走进去，只见庙内一连三大进，后厢这有厨房，灶上俱全。张忠说：“好了！此地正是大哥隐居之处。”二人十分得意，说道：“等待第三天，然后移棺至此。”兄弟商议已定，不回驿中，一程快马回归王府，将此事情，告知太太。老太君道：“二位贤侄调停，就是种种有劳二位，老身反觉不安。”二人说：“伯母何出此言，此乃小侄应该之事。”不知以后狄爷如何出棺复活？且看下回交代。

十方——庙宇。佛教指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和上、下，以示佛门广大。

第六回 灵丹药狄青还魂 天王庙仙师赐宝

诗曰：

灵丹妙药果非凡，顷刻还魂不等闲。

赐宝深沾师大德，他年破敌灭群奸。

前回说张忠、石玉，找寻得天王庙，商议到三朝，然后出殡停柩。不觉光阴易过，又到了第三天上，众家人各将士，身穿缟素，齐至游龙驿出殡，往天王庙停顿棺柩。狄太太早已打点在驿中，设立灵位，要遮掩人耳目。焦孟二人不知真情，张忠命他仍回府中，看守灵位；驿中灵位，自有驿丞料理香烟。张忠、石玉随至天王庙内，停柩已毕，遂悄悄对太君说：“我二人只说守棺柩，仍住天王庙，待救回大哥苏醒，才得放心。”太太点头：“侄言不差，快些前去罢！”

张、石弟兄，一程到天王庙，闭上庙门，动手开棺。此棺木虽然上好坚固，只二人气力如猛虎，先将子孙钉拔起了，然后把棺盖轻轻推开，叫声：“千岁，小弟张忠、石玉在此。”只见他口眼仍然不闭，面色也像从前。张忠怀中取出那颗灵丹，丢入他口中，一刻尚不见动静，再候到半个时辰，但见他微微气喘，眼动手伸，即刻抽身而起。张、石二人大喜笑道：“千岁，果然活了。”狄爷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却不曾死，连日只觉得半睡半醒，耳边略听得众人之言，只是有劳二位贤弟帮忙。”说完，深深拱揖相谢。二人说：“大哥何必如此，实是仙师灵丹妙药之功。”

狄爷说：“贤弟呵，前日师父嘱咐的，我有一年灾星，送过灾星，方得享平康福祿。”二将说道：“大哥，所以小弟找寻此地，正合着大哥，隐居避祸之地，如今我等只说守伴棺灵，在此一同作伴。”狄爷微笑道：“贤弟，我们同心共胆，真也难得，但想此处所以，只好我一人暗隐，若你二人也在此处，犹恐旁人知道，泄了机关；况且我母亲下落，又是不知，不若贤弟回府，耐久暗来一次乃好。”张忠说：“大哥放心！小弟瞒了焦孟二人，在府中守灵，太太不患无人侍奉了。”于是三人同进内室观看。石玉说：“二哥，你看此处床铺不备，焉能住落。”张忠说：“四弟，我有个打算的，你且出来，闭好庙门，我去即回来。”石玉说：“二哥，你往那里去？”张忠说：“我去寻铺盖食物来，若有人打门，不可放进来。”石玉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此时张忠出了天王庙，一路思量，此庙虽是十方之所，我们既在此耽搁，总要与近地乡民，问个明白，免得地方百姓，只道我们用势力占霸此庙。行了一里，有开豆腐小铺，张忠见了直进，说声：“老丈请了。”老人一见，要下跪，张忠忙来扶住道：“老丈不必如此，无事不来吵扰，只因狄千岁已死在游龙驿内，如今近地只有天王庙内可以停柩，我们弟兄四人，要在庙中守棺，到来年春时，太太就要扶柩还乡了，远近百姓，不必前来进香灯烛，自然王府着人照理、明日便有示张挂，如今不过来你近他说个原由。”

老人听了，摇头道：“将军原由不必说，你也不知，此庙前三年，已出了妖怪，常时出现迷人，所以众光头不能住持，今已走去年余，如若干岁爷停柩，十年八载也可，若众位将军爷在此藏身犹恐经不得妖怪侵扰的。”张忠听了冷笑道：“我们乃是英雄豪杰自许，如何怕起妖怪来，如若果有妖怪来惹我们，定然捉拿住的。”老人笑道：“若是将军爷不怕，竟在此住宿，有甚相干。”

张忠即辞了老人去了，又往各众近地，细细谈说。众民多说：“亏得五

位英雄，杀败西辽国番人，没有众英雄，我等汴梁百姓，焉保得住吗？众将军在此住宿，擒拿了妖怪，庙中就平宁了。”

不表众民之言。且说张忠，又怕千岁肚中饥饿，先去买些食物，后往驿中，对王正说：“千岁有衣箱铺盖食物，要唤人扛抬到天王庙内，我们守枢应用的。”王驿丞听了，即唤扛夫几名，就将衣箱所有日用什物，扛进天王庙。石玉一一收回，亲手拿进去了，不许旁人进来。张忠又拿食物回来，即闭上庙门，已是红日西归。

是夜，张将军做了厨夫，安排夜膳，弟兄三人对酌，你言我语，不觉二鼓将近。狄爷说：“贤弟阿，我已复生，但母亲未知，来朝可速回去，通知母亲罢！”石玉说：“待小弟来朝，回去禀知便了。”狄爷道：“还有一言，李义、刘庆，前往单单国，目下也该到来了，未知公主到否？倘他弟兄一到，须要早早说明，不然都防他性子不好，弄出事来，有违师父之命。”张石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此时乃是七月中旬，时交二鼓，明月已升，星光灿烂。这天王庙，久已无人居住，今夜留存三位英雄，野鬼阴魂，皆已远遁，独有这妖怪不畏人。三位英雄弟兄三人，正在言谈，然一阵狂风，吹得满院树叶俱落。张忠说：“此风竟是古怪，莫非妖怪来了么？”狄爷说：“早闻外人说，此庙中妖怪，所以无人居住。”说言未了，一阵怪风又来，阶下飞沙走石，寒气侵入。三位英雄，立起身来，望着后厢观看，又是狂风吹到，月下观之，果然来了一妖怪，十分凶恶！头如巴斗，两眼有光，血口铜牙，身長一丈，披发长须，手持长棍，耀武一番。狄爷说：“贤弟，若不惊动我们，我们也不必前去掠他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妖怪指手划脚，对着他三人，在后厢大踏步将出来，并不出声，直奔至张忠面前。张忠喝一声，奈何手下无刀，连忙提起板凳打去，全然不惧。长棍架开板凳，回棍打来，张忠见板凳不便，遂抛了凳，用拳打去。石玉飞步，大喝：“妖怪，休得逞强，”奔走上前，抢了长棍在手乱扫。这妖怪却是厉害，闪上闪下，不着二人拳棍，胜败不分。直闪至庭心，阶前明月一照，看得分明。

狄爷见英雄两弟不能打倒此妖怪，便大喝一声：“何处畜生，休得无礼，本帅狄青在此，速现原形，饶你性命。”狄爷说了此言，却也奇怪，只见此妖跑开几步，望着地下，碌碌旋旋，一道光华闪灿，三人眼也开不得。收了光华，妖怪不见，三人近前，于月光之下一看，乃是一块镜，闪闪寒光。狄爷连忙拿起一看，又从背子一看，只见镜上镌着两行字云：

宝镜王禅赠狄青，收藏上阵不违诚。

交锋能破迷魂阵，此日成功定太平。

狄青看罢笑道：“只说是什么妖怪，原来师父又赠法宝与我们。”即时兄弟三人，一同下跪望空拜谢，三位英雄，满心大悦，一齐仍归房中坐下。

狄爷说：“二位贤弟呵，你二人若往外边去，不论何人间起。你只说，原来妖怪大闹，只因我兄弟，暂留一月之久，就回府了，不可把仙师赠宝，说出真情的。”二人应诺，是夜时交三鼓，三人安睡。

到来朝，石玉起来，赶路一程，归到狄王府，已是午牌时候，连忙下马进入后堂，禀知老太太。太君听了，喜欢无比，欲往前去看看孩儿，又恐泄漏机关，只得不去。此时进来了焦廷贵，叫声：“石将军，你二人在天王庙冷清清的有何好处？不如去了那地，到府中来，大众同伴，才有兴头。”说

未完，孟定国又来，当下石玉说声：“焦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前日弟兄五人结拜时，誓同生死，如今千岁已经身亡，我们不死，已为不义。古云：同林好鸟不分巢，我四人必须守柩一年半载，少尽我们一点之心。孟将军，你二人在着府中，凡事休要淘气生非，况且太太如今年老，膝下正没了个儿子，一切家务事情，须当代劳，千岁在九泉之下，也不负你功德。”焦孟二人齐答道：“我们两个人，门边不出，犹如孝子一般的。”石玉道：“如此才好。”正是：

义气处交交结义，仁慈待将将存仁。

第六四回 接公主二将回本邦 观星象崔爷断武曲

诗曰：

天王庙内隐英雄，星象垂天焉可蒙。

崔信思忠怀念切，夜间察斗识埋踪。

当时石玉解劝焦孟二人，守理王府，代狄千岁之劳，二人应允。石将军遂拜别大君，相辞焦孟出了王府，一程回归赵王府中，拜见岳父母、母亲。是夜，石玉进房，狄爷假死还阳的原曲，并不告知郡主。为着金兰手足，瞒了妻子，仍要别离，这是石将军相交义重，出于常人。当下说道：“郡主，不是我常常把你丢抛了，如今狄大哥身亡，前日结义对，原说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今日既不能同归泉下，只得伴灵守柩一年，少尽一场交好之情，所以下官与张二哥，在着天王庙内，朝夕盘桓，免得阴魂怨我无情。如今不得已抛别贤妻。郡主，你乃贤德之人，还求勿怪为夫，薄情抛弃于你。”此时郡主听了，微微含笑说：“相公出言，足见情长于义，想你又无三兄四弟，虽是结义兄弟，无异同胞，五将同劳于国、今朝不幸，失却为首英雄，相公你且放心，前去守柩，不必把哀家挂怀。”石将军听了大悦道：“难得郡主这等通情。”是日，乃将此言告诉母亲、岳父母。

次日上朝，告假守灵柩，圣上不准，说：“狄青已死，不能复生，卿家四人，不必守此空荒之地，即可回朝伴朕。”庞洪见狄青已死，大妒四虎将军，不欲他在朝伴王，见圣上不准石玉之奏，即忙出班奏道：“臣庞洪有奏：凡为人者，必要忠义两全，才得名扬宇宙，称为豪杰。如今石玉等五将平西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即为忠也；金兰兄弟身亡，甘心愿往守柩，即为义也；为人既得忠义两全，实为可敬，望吾主降旨，准其所奏，着令四将，一同给假三年，陪伴棺灵，非但得全四将之义，狄王亲阴灵，亦沾陛下洪恩矣！伏乞吾主准奏。”仁宗一想，这也无关得失之事，传旨准奏。

石玉叩首，谢过圣恩，退出朝，一路回归平西王府，见了太太说明。正要动身，忽然刘庆、李义二人回来，已到后堂拜见高年太君。此时狄爷灵位，设于西府中，所以二人回来，不曾看见，石玉见二人回来，正来得凑巧，三弟兄又见个礼。太君说：“有劳二位贤侄一番，老身实情过意不去。”刘李二人说：“老伯母呵，这是劳而无功的。”太太说：“二位贤侄，何出此言，莫非公主未到么？”二人齐说：“小侄一程到了单单国，见了狼主，他说国母娘娘身故，才得几天，公主且慢到中原，待等来年秋季，送来上国，夫妇团圆。又承狼主美情，说我们跋涉长途，苦留一月，我只得耽搁一月而回。”太君说：“原来如此，不来也罢！”石玉看见有丫鬟在侧，即忙招手，说声：“哥哥，外厢来讲话。”

此时三人直出中堂，到书房内，四顾无人，石玉细将情由，一一说明。刘李二人听罢，又气又恼，又好笑，恨来恨去，只恨庞洪。但这王禅老祖，因何叫大哥假死，以避奸臣。石玉说：“二位哥哥，有所不知，只因大哥命内灾星未退，命他隐迹埋踪，暂避一年，就没事了！这机谋只有伯母和我弟兄五人得知，其余知不得的，就是那焦孟亦瞒了他。”二人应允说：“我们明日复过圣旨，然后共往天上庙，与狄大哥叙会，我弟兄一同作伴罢！”是夜安歇一宵。

次日上朝复旨，石玉前已奏准，奉旨守枢三年，再着回朝伴驾。二人谢恩辞朝，与石玉拜别太太，又辞焦孟弟兄，上马加鞭，直至天王庙来叩门。张忠认得声音，放进三人，来至后厢，与千岁相会，细把公主丧母，未来原故说知。狄爷也不介怀。

再说自此以后，五虎英雄，在着天王庙，犹如做了家庭一般，闲时犹恐外人。撞进来，所以常常闭门住庙内。若在外边，只说天王庙内的妖怪，果然厉害，吵闹难堪；又说这妖怪身长丈余，非凡厉害，要吃我们，弟兄四人终夜提防，谅这所在，难以延迟耐久，所以近地百姓，远远传言，这妖怪模样凶狠，三四位将军。有此本领，不能降伏，我等焉能奈何！当时传播起来，人人害怕心惊，不敢进庙，街上行走的，也稀疏了，情愿远些而走，不表众民畏怯。

再说狄爷隐居天王庙内，虽然思念母亲，只是无由得见。闲居无事，弟兄们讲论兵法，呼论国政，安心待时，仍与国家出力不表。

且说焦廷贤、孟定国，在着王府，真如做孝子一般的，尽心守孝，而已代劳一切府中事务，也不多谈。

又说钦天监崔爷，因自狄青死后，常时嗟叹不已，说道：“好一员少年英雄虎将，杀退辽邦贼寇。大宋江山，全亏五虎之力，名扬国外，略息兵戈，有期太平安享。倏忽暴疾而亡，只落得汗马功劳，一旦成空。思量到底，害在庞洪手里，屡次将他暗害，屡谋害不成，这奸臣串通女儿，说是假旗，一时他触怒君王，把他押出西郊处斩，险些一刀两段，幸亏得太后娘娘出头，免得一刀之苦。又要徒罪三年，抵却当殿忤君之罪。在游龙驿中，因何无灾无病，称说冤魂作祟，倏忽身亡，真乃死得奇怪。所疑者没有别人，皆是庞洪与驿丞官，同谋陷害了这英雄。那日包年兄上本请验，圣上偏偏降旨免验，真乃中了庞洪的机会。包年兄观看尸首之时，这张忠与狄母，多说疾病身亡，并无别故，不必相验，想来甚是稀奇，猜度不出什么原故？但想四位英雄，实乃忠义之人，必无内中作弊，今日狄青死去，堂上老太君谁人侍奉；丢下外国青年妻子，思前想后，却也可怜他白发母亲、公主年少青春。今日刘李回朝复旨，他又不到中原，不知后来如何？”这崔爷终日不得开怀，叹狄青。想这庞洪屡屡算计狄青，就是发配到游龙驿，原是庞洪的来意。这各位忠良大臣，皆疑是庞洪，况且毫无病症，立时身亡，岂不稀奇。并且驿丞王正乃是庞府家人，岂有不顺从庞洪之意。

夫人见丈夫崔爷终日愁闷，便说：“相公，他的母亲，尚然不要包公相验，你是旁人，何用如此担忧。”崔爷长叹不言。忽一夜，崔爷用过晚膳，直进阶前，月明如昼，云净无烟。崔爷仰观星斗，细察天衢，只见贪狼星，乃是庞洪宿度，光华灿烂，正在盛时之际；又见武曲星、半明半暗，在于东南方。想来星尚在，人已死了，好生奇怪，星没人亡，古今所定。莫不是狄青未死，隐居僻静之方，避了奸臣。若说狄青还在，前日送死之时，众目共睹，他明是死了。如若不然，棺中尸首，乃是何人？心想一番，观星斗一会，笑道：“此星尚在，总是未死，若说是死，只好骗愚夫愚妇耳。不知他隐身何处？想来他畏惧庞洪，甘于退避，是枉为英雄了，没有一点胆量的。”

不题崔爷之言。再说庞国丈，当时认定了王驿丞弄死狄青，满怀得意，

忤（wù，音午）——违背，抵触。

天衢（qú，音渠）——传说上天帝京的大路。

欲要即日升他一个知县之职，恐防惹人疑惑，只得缓缓升他，不表。

又说狄太后娘娘，自狄青亡后，时时凄惨，日日怀思，正是生离死别之苦。况且狄太后想念亡兄，单留一点香烟之种，一心指望他继看前人，功烈重见，光耀门庭。喜得他年少英雄，早已出仕皇家，平复得西辽，从此母子荣华，外国公主接到，婆媳团圆，夫妻叙会。岂知出仕未久，即遭庞贼暗害几番，幸得皇天庇佑，不中奸贼之谋，死里得生。及至假旗触君，发配游龙驿，徒罪三年，一无病症，只说冤魂东命，立刻身亡。今日眼见得，狄氏香烟已断。单单国中，虽是双生儿子，还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况他远居外国，国王单生长一女，一闻丈夫已亡，国王未必肯送女至中原了。倘若他来到我邦，寡居婆媳，自然抚育孤儿，若这公主，不记着丈夫恩情，不思想归中原，此时侄儿嫡血双生子，已为乌有了。狄太后，终日忿恨侄儿，长嗟短叹；又有潞花王常时忆着表弟，不禁潸然流泪，母子为着狄青一死，不知泪流多少。正是：

分离骨肉情何切，惹起愁思意不胜。

第六五回 西辽国犯界兴师 大宋朝君臣议敌

诗曰：

边国西辽强悍邦，英雄既没复猖狂。

干戈锋起从今日，退敌兴兵谁可当。

话说狄太后母子，心怀狄青身亡，但太后的心肠甚好，因嫡侄死了，嫂嫂必然苦切，所以常常打发宫娥，到狄府探望。有时接到宫中钏会，多方解劝，实有一段亲亲之情。狄母暗想，姑娘如此重情，必然他为着我儿也苦切了，不如实告知了，免得他心烦，他母子断然不泄漏的。遂将庞洪用计，谋害狄青，师命假死埋名原故，细细说明。太后此时喜从天降，是日多谈庞洪毒计。

话分两段，慢提姑嫂之言京中之事。再说西辽国狼主，志在大宋江山，其心不息，只忌着狄青等五人，并又伤了飞龙公主，仇恨越结深了，故前日依了度罗空之计，当时又往新罗国，借取雄兵猛将。所以先差秃狼牙，私进中原，把数件宝贝金银珍珠，送与庞洪，说明是旗假的，害了狄青。一则与驸马公主报仇；二则中原战将，再无狄青之勇，兴兵夺取宋室江山，举手呵得，只等候秃狼牙回国，方知狄青下落，才好兵发。

忽一日狼主早朝，传报得胜将军回朝，狼主即宣上殿，秃狼牙将陷害狄青情由，细细奏明。狼主大悦说：“劳动卿家，升官二级，免朝一月。”秃狼牙谢恩出朝。辽王正要退朝，忽报到新罗王命铁金刚麻麻罕为元帅，外有四员猛将，一名通迷；一名达脱一名哈天顺；一名石天豹，统领雄兵十万在午朝门外候旨。狼主大喜，请进亲赐御酒三杯。又命他兼领本国人马十万，偏将百员，共兵二十万，重托麻麻罕领兵，定于明年二月初旬，黄道吉日提兵，往取中原。麻麻罕领

不觉光阴似箭，已是次年二月初旬，元帅即日拜辞狼主与众臣，一路长驱，众将杀气腾腾，已到中原地界，势如破竹，夺了关外多少地方，直杀至二关，无人抵敌。

若说雄关孙秀，乃是酒食之徒，无谋无勇，如何抵敌交锋？还亏得杨青，虽然年老，本是上阵英雄，老当益壮，屡次开关，抵敌住辽兵，雄关坚固难攻。此时孙秀心中着急，叫声：“杨老将军范大人，下官只道干戈宁息，岂料西辽又复猖狂，倘若雄关一失，必被辽兵杀进京了，这件急事，如何处置？须要大众裁酌方好。”范仲淹道：“孙大人，你是雄关之主，凡事多要大人主裁，如此要我们定夺起来，下官之言，平日间也准信不得的。”

孙秀听了范仲淹之言，心烦意闷，实是着忙，又说：“杨老将军，我与你多是宋朝臣子，受了国恩，须当报效才是。怎样退敌，须要细共商量如何？”杨青听了，呵呵冷笑着说：“孙大人，老夫也是这句话，你我一殿之臣，同受皇恩，理当报效，大人做了一关之主，平日间大小事情，多是大人做主，我们有了说话，也够不上的，因何今日没主张，要我两人做主商量；若不是老夫连日抵敌，三关早已付西辽了。老夫做了武将，不过出几斤力气，前去苦命斗争，那辽将声声说，狄青身亡，必然定要攻打破三关，占夺三关，取了中原。若要狄青提兵到来，我国依然投降，除了狄青，多不民惧的。孙大人，你道狄青死得好不好？”范大人说道：“这些奸臣，巴不得他早死了，然而据我的意思，狄青永远不死，方能稳保宋室江山。今日狄青死去不久，西辽复又猖狂，孙大人须要自定良谋，方能免得玉石俱焚之患。”

孙秀正要开言，忽有小卒报说：“有个番将讨战，来将说：若然没有对手的，休要出阵，他就要杀进关来了。”孙兵部此时摆布不来，只得吩咐：“速挂免战牌，待本帅拜本进京，请旨发兵便了！”范爷叫声：“孙大人，当初杨延昭始守此关，边夷丧胆。以后杨宗保继守三关之日，有胜无输，从不会挂个免战牌，为何今日尚未开兵，先要高挂免战。”杨青说：“中原锐气丧尽了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前辈英雄，眉毛倒尽了；范大人呵，不出前辈守关威震，就是今狄青在此关，西辽屡败，掌了雄关，必要上阵立功。既然大人这胆怯怕死，掌不得雄关之主。”这几句，把孙秀面光扫尽，只得急备本章，说西辽兵犯三关，又求天子掣他回朝。孙秀一则为着雄关在危急之际；二来听了范杨讥消之言，即差人进京投本去了。传命兵丁严加把守，又幸值其时，乃是初夏，天气炎热，例应停战，所以番兵不十分攻击，而且三关坚固，所以无碍，接下不表。

再说庞洪一因狄青死后，心无挂碍，终日与那同堂厚交，开怀乐饮，你来我往，又说干戈宁息，我辈正该乐饮娱情。忽一日，接得边关来信，心中大惊。老夫只道西辽王只要与女儿报仇，杀害狄青便罢了。岂知狄青一死，就举兵侵犯。今日杀至雄关，孙贤婿无人代劳抵敌，免战高挂。今有告急本章，求请救兵，想来关内，没有英雄，不知谁人可退敌兵？罢了！我也不管他，来日奏闻圣上，听凭他定夺便了！

次日见驾，就将孙秀表章呈奏，天子看了此本，心内大惊。想了一回，并无主意，降旨众文武，共议退兵之策。百官个个推于庞洪，说他极品之尊，朝纲统领，岂无出师退敌之计。庞洪说：“列位大人，我为文事，不谙将略，还有众位王侯，曾经上阵交锋，可以提兵前往，解救三关。”

天子正要开言，武班内闪出净山王呼延赞，俯伏说：“陛下呵，臣等身为武职，义不能辞，若能杀退辽兵，保社稷，以报国恩，自是分内之事；况且在前王侯，除了潞花王之外，多是南征北讨之人，在少年强壮时，谁敢推诿？今日无如俱已年老力衰，将已就木，纵然提兵前往，非但辽兵难退，徒费军粮，且误国家大事。况且三关，乃汴京首重之方，倘有疏虞，关系非小。前亏狄青五将，杀他片甲不回，后来又往复他邦。狄青在日，兵戈不起，如今狄青既已夭亡，所以辽王夏又猖狂、说要狄青出敌、仍复投降；不有狄青，必要占夺三关，以取中原，夸张恐吓，欺找大宋无人。今日雄关外地，尽皆失去，可知辽将勇猛，番兵厉害。望我主早定良谋，挑选智勇双全之士，为督兵主帅。可降旨到游龙驿，着天王庙四虎将不必守枢，暂且回任调用，挑选精兵前往，我主龙意如何？”

仁宗天子听罢开言道：“朕固体谅卿等年老力衰，难当此任，说也徒然，狄青已死，言之无益，今朕依卿所奏，文着庞洪，武着老卿家，会同各大臣计议。倘或别方有勇将，即为保举本奏，协同四虎将提兵退敌便了！”众臣领旨，天子退朝，龙颜不悦。

回至东宫，有曹王后娘娘接驾，坐下绣墩。曹娘娘看万岁容颜，大有不乐之色，便问：“陛下，为何有重忧光景。”天子道：“御妻呵，目下西辽番兵犯界，直抵三关。从前亏得狄青杀退，不想狄青一死，狼主复叛，占去三关外多少地方。雄关孙秀无能抵敌，请旨掣回，寡人欲待有将出帅，然后掣回孙秀，朝中武将多是年老力衰，不中用的，寡人因此烦闷，思算何人提

兵，前去抵敌。倘若失了三关，朕的江山难保了。”曹娘娘道：“请问陛下，从前已有狄青征服西辽，至今未久，因何又起干戈。”天子道：“御妻呵，你有所不知，狄青不是等闲之勇，深通兵略，年少英雄，还有四虎将帮助。前时西辽兵勇将猛，侵犯三关，却被五虎将杀得丧胆消魂，如今一闻狄青已死，故西辽复兴兵前来。”

曹娘娘说：“陛下呵，若然说起狄青，臣妾也曾思量过，想他前往征西，受尽多少辛苦，才得取旗回国，满朝文武，多已共见，后来宠妃说出旗是假的，算来不是狄青欺骗陛下；若果然旗是假的，实乃西辽王用退兵之计，欺瞒陛下了。当时何不复差五将，再去讨伐西辽，取了真旗回国，有何不可？为何陛下反将狄英雄押出西郊斩首，若非狄太后出来相救，险些屈斩了有功之臣，陛下问心何安。”

此时曹后说此一番，不知嘉佑王如何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国宁只有文臣显，世乱还须武将高。

第六六回 宋帝开兵思勇将 包公月夜访英雄

诗曰：

兵戈复起忆功臣，无事抛疏有事珍。

今日方思忠勇将，当初何必信谗人。

当时仁宗天子听了曹后娘娘说他复验珍珠旗，险些屈杀了忠良将士，亏得狄太后娘娘出头救了。此时嘉佑王说声：“御妻呵，不必埋怨寡人了，前事已错，说也枉然，这狄青原在游龙驿中暴疾而亡的，不是寡人伤害了他。”曹娘娘道：“陛下呵，你若不把他发配游龙驿，在着朝中，或可不死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妻，你那里话来。人生吉凶祸福，皆有定数无差，他该刀下身亡，即在驿中丧命的了。”曹娘娘说道：“陛下之言差矣！狄青有些汗马功劳，不能显祖耀宗，而且身遭国法，想来后生家性子方刚，岂不气忿么？明明是气恼不死的英雄小将，说什么冤魂索命，暴疾身亡，别人信此是真情，独有臣妾是不信的。”

嘉佑王听罢说：“御妻呵，如此说来，实乃朕之愚了。既然看出假旗，及早应该再差他五人前往辽邦，取换真的回朝，有何不美？原不该胡乱将他处斩，算起来倒是朕把狄青欺了，幸有狄母后出头，免他一刀之苦。要不此时乘此机会，复命他前往西辽，胜似发配他到游龙驿，辽国岂敢兴兵前来，复至猖獗了。想到其间，原是朕之差了，但悔已不及，不知今日差遣何人，前往三关退敌。”曹娘娘说：“陛下呵，除了狄青之外，没有一员勇将吗？”太子道：“众将谁能及得狄青智勇双全，况且番将狂言，称说狄青再出敌，照前投降，若是别人，一个也不惧，必要攻破雄关，杀进中原。”曹后说道：“如此说来不好了。”天子道：“真是不好！狄青死得不妙了！”

按下君臣之言，再说国丈庞洪协同文官，净山王呼延赞率领武官一同商议。众文武多推着庞洪，岂知他只挣得一副屈害忠良的本领，焉能有定国安邦的良策，一连议了三天还未复旨，此事慢题。

再说钦天监太史崔信，是日来见包龙图，说起西辽真乃可恶，狄青一死，又来兴兵侵扰，可恨这老奸臣一谋不出，犹如泥塑一般。包公说声：“崔大人，可惜了一根擎天梁柱，汗马功臣，真乃国家重要之人，可惜寿元夭促，今朝目击心忧，可谓主忧臣辱了，再有何人前往三关，抵挡辽兵。”崔爷微笑说：“包大人，你道狄青死了么？”包公道：“自然死了，何必再提说起他来。”崔爷哈哈冷笑道：“小弟看来，狄青是不曾死。”包公道：“怎见得他不曾死？”崔爷道：“小弟前时偶观星象，只见武曲星半明半暗，正是英雄困厄之象，近来几夜星光，比往常倍加明亮，这小英雄定落在东南方上，目下辽兵复起，只须要访出这英雄来，国家之患便可除了。”包公听罢哈哈大笑道：“崔年兄你的话哄何人”送殓之时，众民兵睹狄青确已死，不过面貌如生，不是真死吗？”崔爷说：“包年兄倘若不信，今夜且到小弟观星台那边，同观星斗，就明白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崔兄，这样说来，你不必回去了，此时已是下午时分，待小弟办桌小席与兄对酌，到晚上同观星斗便了！”崔爷说：“怎好叨扰年兄。”包公道：“便酒粗肴，休嫌简慢。”

此时包公吩咐，备了一桌酒筵，二人共坐吃了几棒，又谈论国事一番，不觉到了黄昏时候，二人携手步落阶前，仰望苍天。崔爷说：“包兄，你看东左角这颗明星，正是文曲星包年兄了。”包公说：“这颗明星，可是贪狼星么？”崔爷说：“正是，此星乃庞好贼也。”包爷笑道：“庞洪之星，倒

也光彩呵。”崔爷说：“他在盛时，所以倍加光彩。”包公点头称是。崔爷又说：“东南上这颗大星，今已光亮，乃是武曲星狄青的了。但观今日光亮倍于前日，凉想如今该出仕朝廷了。包年兄你也曾办过多少奇难疑案，人人共知，名扬宇宙，朝中那一个可及你，如此智量高才，非小器辈所及也！年兄，何不到东南方上，访察出狄青来。”包爷说：“崔年兄，他的本命星既在，人果未死，小弟担承访察出来便了；但此事只可你我得知，切不可泄与别人，待等访着实了，另行计算罢。”崔爷道：“年兄之言不差。”此时看星斗完毕，复就席用过晚饭，时交二鼓，崔爷揖别回衙去了。

独有包公回进书房，坐对银灯，想来武曲星如此光亮，狄青果然未死。他若未死，前日人殁的尸身，难道是顶替的？猜想一会说道：“稀奇古怪，莫不是庞洪又来算计这英雄，故用此金蝉脱壳之计，在着幽处埋藏了。”又想狄青纵然未死，有人仗义顶替，那里有如此容颜相像的？我也判了多少奇难事，单有此事估猜不出，思想不出，也罢！但愿早早访出，全不费力，这就妙了。又想起这天王庙，去游尤驿不远，正在东南方上，前四虎将弟兄，皆说在此守柩，活人伴死人，岂有伴到对年的，事有可疑，且待明日往天王庙，暗暗细察便了！倘若直问四将，又防惹他生疑，反把狄青藏过，这事就难了。本官有个道理，总要暗暗密访，方为妙算，是夜休题。到来日上朝已毕，用过早膳，包公吩咐打道出行。不乘大轿。骑了高头骏马，只带了四排军卒，靠紧相随，只作出城外巡查，直向东南路上，行了九十余里。众排军不知其故，且人马并无一刻停留。天色已晚，夜静更深，排军点起灯笼火把，并且一路原要查问，倘有奸宄不良，即要带路。一程担捺，到得游龙驿，已是二更时候。但见郊衢寂静，少有人声。此时明月当空，天气朗静，只闻四壁虫声，音鸣不断。

此刻包爷住马开言，吩咐张龙快马上前赶到驿中。张龙即到驿门，举手连连打扣。驿丞尚未安睡，驿子贪顽，早已安眠。王正一闻敲门响亮，连忙抽身开了驿门，驿子熟睡方醒，忽见包爷已到，心下大惊，欲避不及，遂双膝跪下，胆战心寒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小人驿子叩头，迟慢不恭，罪该万死。”包爷说：“不罪你。”驿丞跑上前迎接，吩咐驿子快些拿茶来，驿丞上前迎接包爷至庭前下马坐下，连忙跪下叩头说：“卑职游龙驿王正，叩见包大人，不知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祈恕罪。”包爷说：“驿丞请起。”王正叩首起来，侍立一旁。

包爷道：“驿丞，本官只为巡查至此，夜已深了，借你驿中暂歇一宵，明日回去。”王驿丞说“包大人只是地方污秽，屈渎大老爷。”包公说：“这也不妨。”

正时王正不知包公到此，为着何事，但见他呆呆气象，默默思量，两边排开八个无情大汉。驿丞当下猜思不出，狐疑不定，又不敢开言动问，暗暗恩来，其中定有原故。此刻驿子送香茗上前，包爷吃毕，又吩咐驿子备办酒席来，款待大人。这包爷是个仁人君子，体谅小官，听了驿丞吩咐办酒席，便说：“驿丞，本官并不会饮的，不必备酒了；况且你为这官，没有大财的，有夜膳备些，与八个家人用罢！”王正说：“足见大人体恤小官，但是大人一日赶路到此，肚中也饿了。”仍吩咐驿子，在厨房安排酒饭去了。

宄（guī，音轨）——指犯法作乱的人。宄，内乱。《国语》：“窃宝者为宄。”

屈渎（dú，音独）——委曲，冒犯。

此时包公又问王驿丞“你这个官儿，原是没趣吗？”王正说：“包大人呵，实是没趣的。”包公说：“如今有趣了。”王正道：“大人何出此言。”包公说：“驿丞如今有大官做，岂不是有趣了。”王正听得包公半吞半吐之言，十分狐疑不定，忙说道：“卑职何德何能，焉敢妄想。”包公冷笑，看看王正说：“你在庞府有十几年了，国丈提拔你做此官有几年了？”王正说：“大人，卑职在此有五年了。”包公说：“王驿丞，你与太师办事得力，我也深知。”

欲知包公试探驿丞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勤劳为国忠臣忘，狡猾欺君奸佞心。

第六七回 忠臣直告王正原谋 代主分忧包公察访

诗曰：

辽兵犯境甚猖狂，退敌无人守边疆。

包拯劳苦原为国，霜天月夜访忠良。

当下包公说声：“王驿丞，你与太师办事，果然能干无差，所以太师心内喜欢于你，明日不高升为府，定然为道了，目下虽然做了穷官，不日就有苦尽甘来的。”王正听了，心中作急，不知他何故，道出此话来盘诘。即忙上前打拱说：“包大人，此官原是国丈提携我做的，实乃无能，焉敢妄想加升官爵。”

这包公，原是机密访寻狄青，一心又疑着庞洪要王正串同谋害于他，故用许多捕风捉影之言，来赚王驿丞，又冷笑着说：“王正，你家太师要害狄青，已曾有书来往，叫你害了狄千岁，升你官职。但别人由你瞒过，本官你断难瞒得的，快些直说明白来。”王驿丞听了，暗暗着惊，此话说来有因，但不是我害千岁的，何畏惧这包龙图多言盘诘。便叫声：“大老爷，你休得多言，太师何曾有书到此；卑职焉敢把千岁陷害，实无此事，大人不必多疑。”包公喝道：“胡说，已有冤魂来到乌台告状，说你听了太师之言，将他暗地弄死，所以本官前来问你，尚敢抵赖么？”王正听罢一想，岂有此理！太师书来要害他身亡，不想他是大宋功臣，与我无冤无仇，不忍伤他性命，情愿挂冠逃走，此乃下官一片好心肠，他自家急病身亡，与我何干。因何他反在包公跟前，告我同谋害他？想来真是好人难做的。

包公见他如此沉吟，便说：“驿丞，本官劝你老实招来罢！”王正说：“大老爷，真乃天冤地屈的，前时千岁有疾病时，忽然称说身体不安，卑职就日请医官来诊脉，便说不识此症，难以定夺；后来张将军赶来时，还是讲说得话来。倘若下官谋害他，千岁岂不说知张将军么？当时千岁，仍说西辽冤魂前来索命，不曾服药，命即归阴，实与下官无干的。”包公说：“有千岁阴魂告状，难道是假的，你说不真么？你不知本官的厉害，断过多少无头疑案！你可记得狸猫换主，三审郭槐的事情。李太后含冤一十八载，郭槐抵死不招。后来如何审出真情，你难道忘记了么？你今若不说明，必受刑法之苦，终须要抵认的。”驿丞含怒说：“包大人，今日真乃冤屈下官了，我家太师与狄千岁作对，与我何干。”

包公一想，有些口风露出来了，便说：“王正，本官原晓得你是个好人，不忍下手，到底庞大师怎样摆布，弄他身亡，你且明白说来。若不肯说明，审问起来，你要吃苦了。”王正一想：包龙图这人做事，到底追骨方休，想这平西王功劳高大，尚且天亡，岂但我这小小驿丞，死何足惜。太师一心谋害功臣，品行不端，况且行恶甚多，终非结局之美。我就将此事说明，并非我陷害他的，焉能要我抵偿他性命？就是我抵了命，也是前生孽债，怨尤不得的。便说道：“大人，卑职实言便了！前者狄王亲，初到驿中九日，庞太师就差入送书到来，要卑职谋害了狄王亲性命，许我升一回七品官。卑职想来，狄千岁乃大宋保守江山、社稷所重之臣，平日与下官无怨无仇，同心焉肯下此毒手，况且屡败西辽，皆他五人之力，汗马辛劳，不独赖以扶国安邦，就是众臣民，亏他杀退番兵，方得坐享太平之日。但因太师之命难违，只得应允了，却拖延不行。岂知庞大师接连来书十二封，把下官怨恨。此时下官自思没有妻子绊身，定意救了千岁性命挂冠逃走了。将此言禀告，千岁不许

我挂冠逃走。过了一夜，到得来朝，他就身体不宁，说道：‘难保性命。’我只道他出口无心之言，岂知到三更后，千岁竟归阴了。实情卑职不知他是何病症，怎样身亡的，望大人鉴察真情。”

包爷一想，果然是庞洪算计弄他的，便说：“驿丞，只怕这千岁不曾死，或者有人顶替，你可知道吗？”驿丞说：“不为，这一天众英雄多来送殓，就是下官，也目见他入棺的，明是千岁的尸骸，焉有别人顶替于他。”包公听了，复出庭外，驿丞随后。

包公走出庭外，仰面观天，这颗武曲星，仍然金光灿烂，又问驿丞，这边是何所在？王正说：“前面是百花径，再过去半里，名钓鱼墩，向正东南角，就是天王庙，狄王亲停柩之所。”包公暗自忖思，听崔信之言，这武曲星，光辉金彩，必然英雄在世未死，故前时千岁之弟张忠，多说急病身亡，推辞相殓，定然他们用了巧计，如今想来，狄青已在天王庙了。此时王正旁观包公如此光景，甚是惊疑，又见他仰面观天，不知何故，又不敢开言动问。

当下回步庭中，有驿子启上老爷，晚膳摆齐了。驿丞尊声：“包大人，休念卑职是个贫寒下吏，况且夜深无物相敬，淡酒粗菜，多多褻读，望大人恕罪。”包公说：“驿丞休得客气，本官原说过，不必备酒的。”驿子对着八个排军说：“列位请来这里用饭。”包公说：“你们去罢！”八个人跟着驿子去了。包爷一头吃饭，细想来此事难办，又思王正为人忠厚，深知狄王亲乃国家倚重之臣，不从主命奸谋，立心存了功臣性命，志足可嘉，本官有日提升他官职，庶不负存心忠厚之人。此时用膳已完，时交三鼓，包公说：“驿丞，你且去睡罢。”又吩咐排军：“你们各人去睡，本官且独坐在此，不要你们伺候。”包爷虽然如此说，众家人谁敢去睡。王正说：“大人，此刻只得半夜，如何坐待天明，粗俗床帐，请大人权为安歇如何？”包公道：“一夜不睡，不甚要紧。”王正思量真是气闷，想他到来，真乃奇怪，是否果有冤魂告状，亲身前来访察根由的，我今已把真情深露与他，听他如何发落，还望他不要留恋此地才好。

不题是夜驿丞烦闷。再言来日五更三点，众官员朝见君王。此日上殿，包公不来见驾，天子何放不查问？只因包公前日狸猫换主：他审出情由，嘉佑王陈桥认母之后，包公就是天子恩人，所以天子格外加恩看待，上朝不上朝，悉听包爷自便。今日不见他上朝，天子并不动问，按下朝中不表。

再言包公次日，吩咐张龙、赵虎，如此如此，二人依令而行。王正只道包爷就要回去，岂知他还不动身，只得吩咐庖人备办早膳。有驿子悄悄来问驿丞说：“老爷，到底包大人为何事到来。”王正说道：“包大人前来访察狄千岁的，只为阴魂在乌台告状，所以到此。”驿子听了心惊说：“老爷有这等事，幸得千岁不是老爷谋死他的。”

不题驿于之言。且说张龙、赵虎，奉命打听，此时回转驿中，禀上包爷说：“小人奉命往天王庙查问，左右邻人多说庙中有妖怪出现，如今千岁的棺木停在庙中，四位将军守柩，别的事情多不知道。我们又问他进庙否？众人说：“妖怪厉害，不敢进去拜神。”包爷听了，想来说有妖怪之言，又是五人的传言作弊，本官若直进庙中，倘若狄青不在，岂不惊觉了他，倍觉深藏埋隐这英雄了，算来不知他藏在此庙否？罢了！本官自有道理。

原来包公计策甚多，想一回定了主意，且待日落西山，吃过晚膳，不坐马匹，带了八个排军，徒步悄悄同行，至半个时辰，到了天王庙，将近二更时候，左右人家，多已关门闭户，寂静无声。此时垦辉月朗，包公又周围观

看，此庙有三大深座，四方围壁，只有前门，并无后户，但后座墙壁矮些。
不知如何寻访千岁？正是：

忠心尽力匡扶国，权佞无才莫慰君。

第六八回 包公密访赚英雄 武曲埋名见铁面

诗曰：

遵师遗命服灵丹，待满灾星除佞奸。

暗隐忽逢包拯赚，英雄复又谒龙颜。

却说包公深夜来到天王庙，四围观看，只见后座墙低些，可以扒上，即唤过高松、张吉，吩咐这两个排军，如此如此探听。二人听了暗道：这大老爷办这事，鬼头鬼脑的，如今又叫我二人做起贼来，扒上屋顶打探，真乃可笑的。于是张吉跪下，高松踏在他肩膀上，张吉在地下腾腾立起身来，此名为矮子接长人。

此刻高松双手扳扒围墙，两脚在他肩上，轻轻一耸，早已登上瓦面。四面一看，寂静无声，只得在瓦面东边，扒到西边，静听一回，西南角上隐隐有人言话声。高松又扒到西南角，果有人言语，轻轻掀开瓦片，岂知尚未掀开，早有灰泥落下去，吓得不敢动手。无奈不掀去瓦片，不见其人，只得伏于瓦上静听。只闻一人说声：“大哥，休得心焦，我们各敬三杯，且自开怀乐饮罢！”又听一人说：“贤弟，我的心事甚烦，叫我如何吃酒呢？庞洪原与我没甚大冤仇，三番五次陷害于我，幸而屡次不中他奸谋。虽然今日不计较这奸臣，但使我母子分离，虽然你们常常回去，探望母亲，到底使我远离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。倘得母子相依，我也不愿拜相封王，不如乐守田园，深耕易耨，淡饭清茶，倒也逍遥自在，胜如显爵高官，忧怀不免的。”又闻说：“大哥，你说那里话来，你是当世英雄，建立功劳多少，才得玉带围腰，前日师父有言，埋名一载，到后来福禄齐天，如何还又愁闷？有日出头，定要扫平庞贼，消此大恨，又得国家安宁。小弟前日悄悄回去，探望太太，闻得目下西辽又兴兵杀来，直攻围困三关，孙秀不能抵敌，告急本章到朝，只因没有大将提兵前往，所以君忧臣愁，但得天开云雾，大哥原要领兵退敌的。”又闻说：“贤弟，休说此话了，我是看透世情多假局，前日汗马辛劳，今日身羁此地，想起来富贵荣华，如比浮云耳！就是征西杀害多少生灵，虽然为国，到底冤魂结怨，今日辽兵杀进三关，我也不介怀了。”又听一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哥这句话，却说差了，庞洪陷害于你，并非圣上之意，为何大哥说起此言的。”又闻说：“贤弟，我岂有不知，但前日庞洪假词奏主，我们征西，劳顿一番，方能平服，取了珍珠旗回朝，害我之谋又不遂，后来父女通线，在天子跟前，说旗是假的，险些身首分开，多蒙太后娘娘救了性命，如今问罪到此，庞洪一连十三封书，使王驿丞害我，幸得王正心好，不肯害我，不然我命化为乌有；几番被害，还想什么汗马功劳，荫子封妻。庞洪在朝，犹如狼虎，又有宫中女子倚靠，我今且保全余生，悉听朝廷自主，宋室江山，岂无别人保护，就少我一人，有何妨碍。”又闻说声：“大哥，说到此间，也怪不得你灰了心，不着待小弟架起云梯，到庞府把这奸贼一刀刺死，待大哥平气，再会征西如何？”又闻说：“贤弟，这事动不得的，若行刺庞贼，必然害了近地百姓的性命；况师父前日有言，说庞洪正在盛时，奈何他不得，如今暂且忍耐由天罢了。”又有二人同声说道：“奸臣容他多活几年，少不得罪恶贯盈，报应昭彰，与我观看。”又一人说道：“从今不必说起庞洪这奸贼，免使大哥纳闷不安罢！”众声说：“有理，从此不提这奸臣了，我们众弟兄吃酒罢！”尽说交欢之言，并无别话。

高松听得明明白白，才晓得包爷巧计，方知古庙中困住几位英雄，即时

打从原路，一步步扒回庙后矮墙上，招手望下。张吉一见，仍接他下来，悄悄将此言，一一禀知。包公大喜，吩咐众人转回驿中，已是三更时候。

这包公为国分忧，辛劳国务，有诗赞之曰：

史称刚毅包龙图，大宋一人千载无。

铁面无私平素位，心日月并同高。

当时包爷回至驿中，王正迎接到中庭坐下，饮过香茗，包爷道：“你们昨夜不曾安睡，今夜你等去睡罢！”众人齐声说：“大老爷，我等如何敢睡。”包公道：“本官有心事，你等如何得知，不用多言，去睡罢！明日早些起来；驿丞你也辛苦了，去睡罢！”众人听说，各各散去，闭上驿门。包爷独坐沉吟说：“今日知道狄青未死，全亏得崔信观看星斗，但不知前日棺中尸首，何人替代，来日问狄青便知了。”呆坐一回，又想一计，不觉天明了。

梳洗毕，有驿丞请安参拜。包爷说：“王正，狄千岁在乌台告状，昨日本官已经查明白了，今日要到天王庙走走，就要回朝了，你须同去走走。”王正应诺。

是日，早膳用过，包公上马，带了八个排兵，王正随后出了游龙驿，一程到了天王庙。包公下马，吩咐张龙叩门，不要说本官在此，须说太太差来，到此探皇千岁的。张龙领命，上前叩门。李义问道：“那个打门。”张龙说：“太太差来探望千岁。”李义一想，我们常常去见太太，叫他不要打发人来，因何今日差人前来探望，到底母子之情，怪他不得，即时开了庙门，忽一队人，一哄而进。包爷吩咐，将庙门关闭。李义一见，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包大人为何到此地来。”包爷冷笑道：“你们干得好事。”李义说：“小将不曾干甚歹事。”包爷说：“你们藏了千岁说死了，如今本官访察得明明白白，特来见千岁。”李义说：“包大人，我家千岁死去已久，并非藏过他。”包爷道：“你休得胡说，本官自去看来。”即唤高松前走。李义好不着忙，飞跑进去报知。

狄爷听了着忙，正欲闪躲，外边来了包公高声道：“千岁不要躲，下官来也！”此时狄爷无可奈何，呆呆看看包爷，只得叫声：“包大人，怎晓得狄青未死，有劳车驾，失迎之罪，乞望宽恕。”包公说：“不敢当，千岁呵，别人由你瞒过了，下官是瞒不过的。”说完，呵呵一笑。狄青默默不言，四将又来参见包爷。王正在旁，心中暗喜，只道千岁身亡，岂知今日还在世间，果然包黑子非人可及。驿丞也来叩见千岁与四将军。

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到底怎知下官未亡。”包公道：“只因目下西辽闻你身故，复兴兵杀到雄关，无人抵敌，所以圣上思想与你，众臣深恨庞洪；是夜崔信观星斗，见王亲星象未退，甚有光辉，故知王亲尚在世间，所以本官特来查访，今知王亲埋名此地，是以前来叙会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只当我狄青死了罢！访我做甚？”包爷说：“狄王亲，你说那里后来，你是大宋金梁栋柱，掌持社稷之臣，世代簪缨之辈，食了王家爵禄，眼睁睁难道将宋朝基业，付与西辽么？”狄爷听了，说道：“大人呵，狄青何能敢当谬赞，小将如燕子学飞，翎毛未长，偶征西辽，侥幸成功，班师回国，深沾圣恩，叨享厚禄，奸臣几番陷害，大人尽知，想来禽畜尚然贪生，小将白发亲娘，功劳未报，如若被庞洪害了，老母倚靠何人？今日要我出仕，断断不能了，宁为农圃劳苦于泉壤，侍奉董亲，免遭奸臣毒手，小将早已立下此心。”

簪缨——达官员人的冠饰，代指显贵。

包公道：“狄王亲，你言差矣！你是当世英雄，为何今日反误了；庞洪由他大奸大恶，终须报应有时，狄王亲为何连圣上也怪了，不愿退兵保国。”

狄爷正要开言，有四将同声说：“包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家千岁，是个忠心为国之人，无差无错，征服西辽，正思吃碗安逸的饭，忽然庞洪使计，把这飞龙，叫杨滔认做女儿，配与千岁，希图行刺。仰感皇天有眼，全叨包大人正直无私，审断明白，活了千岁性命，这样大奸大恶的奸臣，一彼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内通女儿，说珍珠旗是假的，幸得太后娘娘出头，救了性命，不然千岁早已亡了。”

此时不知包公如何回答？狄爷允肯出仕朝廷否？正是：

奸臣屡设谋人计，虎将冷灰汗马功。

第六九回 访遇英雄包公劝仕 金銮立状国丈金输

诗曰：

奸臣屡次害谋深，至此英雄灰冷心。

今日包公重劝仕，雄关方得免凌侵。

再说包公劝狄千岁之际，有四虎将答言，千岁屡被庞洪施计，又说验假旗，得狄太后救了，问罪游龙驿中，三年徒罪也罢！庞贼又连发书十三封，要驿丞害了千岁。岂知这王正与千岁，一无仇恨，倘然不忍下此毒手。若象庞洪的狗肺狼心，千岁早已赴归九泉了，所以今朝恩断义绝，故立心把着从前汗马功劳，一齐付与流水，悉听辽兵杀到金銮殿上，自有庞洪与万岁抵敌。辽兵一兴一败，庞洪可能定度得准，与我千岁何涉？我们情愿甘守为农，断然不去提兵的。

包公听罢开言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休说此言，庞洪奸恶，自有下官与他理论。总之，圣上无亏于你，还宜为国分忧才是。”四将说：“怎言圣上无差，听了庞洪的话，忘了千岁的大功，绑出法场处斩，不准保奏，必要斩的。这等没良心之主，若千岁再去领旨提兵，是个无能没用之人了，圣上若然知我等在天牢，愿吃一回之苦，再要我们征西，断断不能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此言差矣！句句言来，非忠君爱国之语。”接下又说：“狄王亲呵，凡人生天地，须要忠孝两全，才得名扬四海，方是豪杰英雄。圣上虽然差些，还宜体谅历代厚沾国恩，狄王亲，你岂不明此理？”又闪出驿丞，也上前解劝。

千岁嗟叹一声说：“包大人呵，我众目昭彰，说已死了，而今复生，枯树生花，岂无欺君之罪？庞洪又有嫌隙可乘了。”包公说：“这也不妨，下官自有方法的。”四将说道：“只要包大人保得定庞洪没有毒计害千岁才好。”包公说道：“如今谅这奸臣，再不敢了。”转声又问王驿丞，道：“庞大师的来书，如今还在否？”王正说：“启上大老爷，这十三封书，多是来人带回，并无一字留存的。”包公说：“这老奸臣，果然利害也！狄王亲，下官还要请教，前日庞洪要害你，你依然在世，怕他什么？何必作弊潜踪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狄爷就将王驿丞说知算计，想起王禅老祖之言，吩咐遵依行事，细细说知。

包公听了，微笑道：“下官从不被人愚的，如今算来被你欺了，若非崔信观星斗，怎知道狄王亲在此。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你也查访得机关巧密，知下官在庙中。”包公笑道：“下官不办疑难事，谁人可办，狄王亲若不去提兵，谁人敢当此任。”狄爷说：“大人虽然如此，但下官身亡已久，今又说复生，圣上跟前，如何陈奏。”包爷说：“只消如此如此，便不妨了。”

四将听了，一齐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平生是个铁面无私的，如今也要存私了，不知欺君罪例若何？”包爷道：“列位将军，本官也不过为着国家军事重大，不得已权行耳！”四人笑道：“小将乃是一时取笑，大人休得见怪！”狄爷又说：“大人，这是驿丞心存忠厚，不听庞洪之计害人，小将日后必不忘他恩德。”包爷说：“下官也知他是个忠厚人。”王正连声不敢，此时包爷叮咛五位英雄，来日依计而行，抽身作别。众英雄送出庙门，驿丞拜辞千岁，弟兄，回转驿中。包爷也不到游龙驿，一路回归京城。

却说众英雄闭上庙门，张忠说道：“这包龙图，果然忠心为国，用心访出大哥，算来妙计如神。”刘庆说：“如今我们又去提兵调将，把西辽踏为

平地，才知道我们弟兄五虎的雄名，奏凯回朝，然后取决这老奸臣。”狄爷笑道：“你休把西辽看得太轻，今日兴兵，非比前日，雄兵猛将倍加利害，胜败尚难预卜的。”

不题五将之言。且说驿丞回至驿中，大笑不止。驿子在旁说：“老爷是吃了笑药吗？”驿丞喝声：“狗才胡说，快取茶来。”此时驿丞想来思去，说：“此事真乃奇哉！那日目击千岁的尸骸，收殓在棺，只道皮消肉化已久，岂知今日尚还在世，总是令人难猜难测。此事来到其间，真乃好笑，大抵皇天不负栋梁之才。”

不提王正心中欢喜。再说包爷快马行来，不归自己衙门，先到崔家细谈此事。崔爷说：“包年兄，这平西王埋名不出，全赖你访出来，但是圣上面前，如何陈奏？”包公道：“下官可言狄青乌台告状，自称不该终，皮未化，肉未休，要我救他，请旨开棺，原用三生法宝，假称还阳之说。”崔爷说：“但已一年之久，只防圣上不信，不准便如何？”包公说：“小弟一力担当，料必准奏的。”崔爷说：“如此全仗包年兄之力，若得平定西辽，皆年兄之功也！”二人哈哈大笑，包公辞别回衙。

次日上朝见驾，各官朝罢，两行分列，圣上开言说道：“目下西辽兵困三关，朕命呼庞二卿，会同武职文臣，连朝议得如何？”当下班中闪出庞国丈。庞洪奏说：“臣奉了旨意，聚会众臣，尚未议妥，故未奏闻。”天子听了，心中不悦。

净山王呼爷正欲开言启奏，包公俯伏金阶说：“臣有事奏知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莫非与朕分忧，有何计议退敌，快些奏来。”包爷说：“臣奏为狄青昨夜在乌台音诉为臣，称说屈丧幽冥，飘流阴府，求臣救取他还阳；臣说他已经亡久，骨肉已消，救不及了。狄青又说，命不该终，皮肉未化，必要臣力救他，臣不敢自专，今特清旨定夺，然后开棺。”这句奏言，国丈在旁听了，暗睛心中想道：人死即成僵尸，如若过了七日，皮肉多已消灭了，纵有救法，也救不活了；如今已有一年，你虽有三生法宝，料想不能成功。

此时仁宗天子，一来见边关危急，无人退敌，正在思念狄青；二来这包龙图所言，总是信服的。即忙传旨于包公说：“狄青有鬼魂告诉，如包卿能救他还阳，是包卿大功，倘若一救他还阳，即来复旨。”包爷说：“微臣领旨。”嘉佑王正要退朝，左班中又闪出庞国丈道：“臣也有启奏，臣思从前包拯说过，凡人屈死者，七无之内，可能救活还阳的，如若过了七天，就救不得活了。如今狄青死去，已有一载，虽云皮肉未消，还防日久已是焦枯了。倘救不活狄青，包拯应有妄奏开棺之罪，不是臣之多言，此是萧何定律，万古无更的。若圣上不定开棺妄言之罪，是朝廷法律不行于臣下也！”

嘉佑王听了庞洪之言，把头略略一点，说：“庞卿，这句话，何用你多言，包卿不是等闲之人，岂有妄言哄朕之理、且待开棺之后救不活，再为定罪不迟。”包爷奏道：“陛下，臣今立下开棺罪状，免得国丈心中挂怀罢了！”天子道：“救活了御弟，包卿之功；倘救不活，且待开棺之后；罪与不罪寡人自有定见，何须你们立状。”包爷说：“容臣立状，然后开棺，好待国丈放心，但臣救活了平西王，国丈又当如何？”嘉佑王说道：“便降他三级，罚俸三年，以补包卿救活功巨大功。”

天子即命内侍，取出文房四宝。包公想：庞洪今要倒运了。当时国丈也想：救不活狄青，杀了包拯，肆无忌惮了。内侍此时取到文房物件。包公提笔立了开棺罪状，书完，在开棺状脚下立了花押。包爷说：“请国丈书立花

押。”庞洪就在降三级下签了花押。包公呈上御案，天子一看，即命内侍收过，吩咐退班。

各官员送出午朝门，包爷说声：“国丈，劳步同去天王庙，看下官救活平西王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国丈便说：“包大人，你是个正直无私的君子，有何私弊；况且救活狄王亲，总要见面的，决不能拿一个假的来调换骗圣上，老夫不得闲空同大人前上。”包爷一拱作别，暗说：不去越发更妙了。转声又问：“哪一位大人同去看看？”有净山王呼延赞说：“包大人，你从前说过，如若生人碍目，去就定现救不活了，因何今日要人同去帮助起来。”包爷含笑说：“老千岁，生人假如碍了眼目，待救不活狄王亲，下官又正了国法，妄奏开棺之罪，老国丈岂不快哉！”呼延千岁呵呵笑道：“本藩也有此心，众人一同去看看，待包大人正了立状之法罢！”带笑作别，各回衙门。

不知救活狄千岁，后来如何？正是：

英雄今日灾危脱，奸佞他年法律亡。

第七回 包龙图立状开棺 武曲星埋名又现

诗曰：

佞臣恼恨救英雄，当殿签输立状同。

妒嫉生成心性僻，勋猷千载别奸忠。

却说包公当殿与国丈立了开棺降级罪状，是日回转府中，吃过早膳，就带了八个排军，拿了三件法宝，不过要遮人耳目，又取出白银二锭，一百两交排军周胜收贮。一路到了游龙驿，这二锭银子，偿与驿丞。王正大喜说道：“包大人，显见不是吃白食的人了。”此时包爷先到游龙驿，坐了片时，然后起行，一路往天王庙而去。

再说平西王狄青对着四位弟兄说道：“这包龙图陈奏，不知圣上准否？倒使我心中疑惑。”张忠说：“大哥，小弟想来，包公说话，圣上一定准信的，但不知他何日领旨开棺，好待大哥复谒当今。”飞山虎说：“待小弟去探听一回，便知明白了。”狄爷说：“贤弟之言不差，还防有别位官员同来，好待本藩预备，快些去罢！”当时飞山虎驾起席云去了，只有四弟兄，又是言谈一会。

这刘庆早已落下庙中，步进中庭，说道：“如今包大人来了，只有八个排军跟随，并无别位官员同来。”弟兄五人，言谈之际，不觉日落西山。天色将晚。再说包公一路到了天王庙，只见庙前站立四虎英雄。此时，张忠、李义、刘庆、石玉只因狄千岁吩咐他四人多在庙门首，伺候包公到来。当时包公到了庙门，滚下马鞍，四位英雄恭迎，接进庙中，排军八人马夫等，多进庙中，关闭了庙门。包公吩咐，马夫不必进来，宜在外厢伺候。这马夫不知何意，说道：“里面是狄千岁停柩之所，大老爷到此何干？”众人多也不解，各有猜疑之言，也不多表。

且说包爷直进庙中，狄青抽身迎接，二人见礼，又有四虎弟兄，来恭见包爷已毕，一同告坐。狄爷问：“包爷如何陈奏，圣上准否？”包爷就将奏知圣上，奉旨开棺，复与庞洪当殿立状，一一说知。五人同声称谢。狄爷又说：“包大人，小将乃一介武夫，大人如此周旋、未知何以为报。”包公说：“狄王亲何出此言，你我乃是同僚，一殿之臣，既为臣子，食了王家俸禄，须当报效国家，为君有事，为臣当代其劳。古人云：文臣执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定太平。狄王亲呵，目下西辽复动干戈，必须你们提兵，方能平服；况且你隐居此地，终无了局，趁此机会，前去见主领兵，退却西辽人马，建立功劳，封妻荫子，方为豪杰英雄。”弟兄五人，闻包公劝勉之言，应诺称谢。刘将军又奉茶一盏，六人谈论许多言语，不能细述。

且说天王庙外，左右附近居民，原是人烟稠密之所，又近王城，中有好事之人，打探得包爷往天王庙要救活狄千岁，所以一人传十，远近扬名；是日，你我同约，来庙中观看的，不知多少人民。

且说是晚包公与五虎弟兄，用过夜膳，排军马夫，多有小席赏赐。包公又叮嘱四将，开了棺盖，虚设一个救尸的所在，待来日倘有官来，以便遮人耳目。四人答应备办去了。不表此夜众人不睡，也有一番言谈，不多烦载。

到次日天明，包公叮嘱狄爷，做着死而复活的形状，又命李义取唤一乘八抬大轿，伺候不题。

此时狄爷包公，犹在庙中谈论，依旧仍闭着庙门。且说来朝，众百姓多少结队前来，到天王庙来等候。言谈有说狄千岁死了许多日子，岂不皮消肉化了，如何包大人也救得活。有说狄千岁闻他是阴魂告状，所以包公奏知圣上来救他，倘若狄千岁不该死，自然皮肉未消化了。有许多人说，包大人，真乃神人也！断过多少疑难公案，申明多少冤屈事情，如今又救活了狄千岁爷。此时众百姓越来越多，约有千余人，纷纷讲论，挨挨挤挤，拥满天王庙外，只见庙门紧闭，众人只好呆呆等着。

等候一回，不见动静，内中有几个等得不耐烦的，将庙门犹如擂鼓的一般，乱打乱喊道：“里面差官老爷，望祈快些开了庙门。”里面排军张吉、高松，听见庙外喧哗大喊，不住的打门，心中大怒喝道：“这里什么所在，你们敢大胆在此喧哗，还不快些走。”有刘将军在里面出来，众排军禀上。刘庆说道：“这些百姓，知我们老爷死了，所以来欺藐的，且出去惊他各散，笑笑便了！”连忙起了席云，出了庙门，只见众人在庙外成群成队，不下数百。飞山虎落下云头，大喝一声，犹如天崩地裂，这些百姓早已一惊，又喝道：“你们不要走，我奉了狄千岁、包大人命，前来捉拿你们，各打三十大棍，你们快开庙门，来帝我捉到庙内。”排军高松，也是个莽夫，把庙门大开，高声答应。此时众百姓，恨着爹娘少生两脚，登时走散，犹如风卷残云，顷刻间庙门首，一个也不见了。刘庆、高松大笑，仍进庙中，复闭庙门。

此日狄青吩咐办酒，与包公二人对食；四将同手下人，仍有赏赐，众人饮膳，只作昨晚救活千岁的。如今庙门大开，早晨来的，却被飞山虎惊吓散了，再也不敢来了。有些未曾领教过的，所以又成群结队的，一路多到天王庙而来，多少说说笑笑的，谈论天王庙内，有妖怪厉害迷人，劝说不可前去的，此乃胆小之人。内有胆大的说道：“既有五虎英雄在内，如今又有包大人在此，岂怕这个妖怪。”当时众民，又是一班拥拥挤挤而来。

庙中包公、狄爷用酒饭已毕，抽身一同出庙。众民远远跑开，个个一齐跪下，叩头不住。狄爷一见众民，如此敬重，心中大悦。包公远看百姓不住叩头，个个容颜喜悦，也觉心花大开。包公、狄爷并马而行。包公对狄爷说：“你看这些百姓，尚然心好，因何庞洪生成这样心肠。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这奸臣虽然狠毒，但报应不远了，下官师父之言，却是不差的，我今何必与他计较，大人以为是否？”包爷道：“王亲之言不差。”又传命百姓，不必跪送，不要喧哗，当时众民渐渐散去。二位大人一路起程，狄爷只因未有家将在旁，这衣箱铺盖，令扛夫挑回；庙中日用什物不带回去，就给与王驿丞。王正一程相送二位大人，包爷吩咐不必远送，驿丞自归驿中去了。

又有张忠私到天王庙，见那豆腐店里老乡民，叫声：“老丈呵，千岁爷起程去了，再得余生，皆赖包大人之力，本官又来，非为别故。”那老一见将军，连忙跪下。张忠扶起。老人说“将军到来有何吩咐？”张忠说：“某家前时多蒙指点，今日复活回朝了，但庙中日用什物，千岁不带回府去，约值白金四百余两，某家一心赏与老丈，见你如此贫寒，岂料千岁早已给了驿丞官；但庙中尚有沙木棺一口，是上好的棺柩，待本官带你拿了回来，也值三百余金。”老者闻言心中大悦，便说道：“将军爷，小民全无功劳，怎好受此至贵之物。”张忠说：“老丈这不相干的，此棺虽好，千岁已不要了。”老人大喜，拜谢张将军赏给，叫扛夫到庙，将棺抬回店中。张忠一程赶路，回归王府。

按下张忠不表，狄爷慢题。又言狄府老太君，一自孩儿远别，天天思念

说：“孩儿隐居天王庙，如被浮云遮盖，不知何日扫开云雾，复见月明；免使母子天各一方，虽然四将常常来往，说我几安然无事，只是老身放心不下。前日王禅老祖，说我儿有灾晦一年，如今算来，已有一载，为何我儿还不出头。”此时太太正在心烦闷之际，忽见这莽夫焦廷贵进来，不知何故。正是：

母子情厚难离别，兄弟义重不分离。

第七一回 活英雄国丈忍气 复君命包拯抑奸

诗曰：

英雄灾晦已消除，不复埋名暗隐居。

妒嫉奸臣深可恨，君前立状又惭输。

前说老太君正在思念孩儿之际，忽见焦廷贵飞跑进来，大笑不止，说：“千岁爷已复活重生，目今转回府了，小将特来禀知。”太太一想，前日我儿依了师父之言，暗隐瞒了焦廷贵，因何他忽然知了起来。太君也是会意的人，假作不知，开言说：“焦廷贵，我儿死了一载，为何你讲起此话来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太太你却不知仔细，如今将军刘庆，现在府中，说与小将知道的。”太太闻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快些请他进来。”

焦廷贵出外，说：“刘将军，太太请你进去相见。”刘庆说：“我去见太太，你在外厢伺候千岁回来罢！”焦廷贵应允，又唤声：“老孟也出府堂来，同等候罢！”焦廷贵应允，说：“老孟，我家千岁死了一年多只道尸骸消化了，阴魂已别去投胎了，那知道今日复活还阳，难道一年之尸，皮肉尚然不化，老孟你道稀奇不稀奇，古怪不古怪。”孟定国说：“原来你尚不知其洋，早闻刘将军，说千岁吃了王禅老祖的灵丹，所以尸骸月久年深不消化的，今又得救活还阳，多亏包公之力。”焦廷贵听了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原来是他师父，赠灵丹与他吃了，故得尸骸不朽，实由千岁命不该终。”

不表焦孟闲言。且说飞山虎进府，见了太君，将崔信观星斗，包公访察到驿，他昨天奏明上准旨，包爷救活还阳，如今一同到府来了，千岁先差小侄回来禀知。太太听了大悦说：“真也难得，包大人使我母子相会，真乃感恩不尽。”太太正在喜欢之际，又有丫鬟报说：“千岁同包大人已进府了。”太太一听，连忙转身出外。狄爷下马，先拜谢包爷，包公还礼毕，然后叩拜母亲。太君说：“孩儿，为娘不用你叩礼了，且叩谢包大人罢！今日母子重逢，皆是大人之力，又蒙君王宽宥，深恩厚德，母子永远不忘。”包公道：“太太，你说那里话来，大宋江山，皆仗令郎之力，总是一般为国，一殿之臣，下官不过为主分忧，免使辽兵猖狂，有何恩德呢！太太体要重言过奖了。”

此时四虎、焦、孟，俱来参见包爷与千岁，分宾主坐下，家人奉过香茗。太太开言说：“包大人，我儿近日与国丈无甚大仇，因何屡次生心来陷害我儿，总不明其故，还望大人公事公办，把前日奸谋，奏知圣上。如若不奏明天子，若是这奸臣再用毒计陷害，倘又把我儿陷害了，叫老身倚靠何人？况且狄门香烟断根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太太若论庞洪，此番再害千岁，原可驾前奏明，奈他十三封书，并无一字留存于驿丞，无据无凭，何以呈奏？老太太且忍耐，不用忧愁。庞洪有日落在下官手里，定见灭除了他。下官今日当心压制，决不使这奸臣再施诡计，有害千岁的。”又说：“狄王亲，凡死而复生者，精神及不得往常，下官来日上朝入奏，你调养三天，再上朝见驾。”狄王亲称谢。

当下包公告辞，五人回说：“大人，再请少坐，用杯淡酒如何？”包公说：“不消叨扰子。”登时，别过狄爷母子，五位英雄，殷勤相送出门，包爷回府去了。弟兄又言谈一番，独有焦孟二人，非凡大喜，即将灵位拆毁了，奉到火德星君里去，又有庖人排开筵宴，四虎、焦、孟，在中堂同席，母子在内堂吃酒。太太说：“我儿，王驿丞有恩于你，日后不可忘他。”狄爷说：“谨领母言，自然不忘他的恩。”

按下母子之言不表。再说庞洪在府中，想来狄青死过一年，因何又在乌台告状？想包拯虽有救人之法，但是七天之内可救，今则已有一年，料未必救他得活，到底放心不下，又差家人去打听。是晚独坐书房，家人来回复：“启上太师爷，包大人在天王庙救活了狄千岁，早间已回归王府去了。”国丈闻言大惊说：“罢了！你这黑贼，老夫与你无关无犯，因何与我做尽对头？狄青有何好处，你必要把他救活。”此番气得庞洪忿恨难消，通宵不睡，直至四鼓将残，闷沉沉带了四名家将，一路来到朝房内。

各官尚未到，只来了包大人，包爷把手一拱，说声：“老国丈请了。”庞洪道：“包大人请了，你来得早呵，老夫请问大人，救平西王的事情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全叨老国丈的福庇，狄王亲已得再活还阳也。”庞洪说：“这与老夫何干，此乃大人神手也！”包爷说：“国丈，此刻没有别人在此，下官有句话告禀。”国丈说：“大人有何言语，老夫请教。”包爷说：“国丈，狄青乃是大后娘娘嫡侄，老国丈乃当今内亲，算来乃有亲亲之谊。一殿之臣，何苦成仇，有伤情面；况且西辽目下又复兴兵侵犯，退敌安邦，全仗他之力。老国丈世情，须要看破一二。古语：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

庞洪听了，说：“包大人此言差矣！狄王亲身死，又不是老夫谋害他的，大人困何与我讲起这话来，岂不可笑。”包爷说：“国丈你虽不害他，却有些误国奸臣，将他算计，若没有下官，谁人救得狄王亲，倘然施计破折擎天柱，今边关退敌，倚靠什么人？”

正说之间，又来了众王公大臣，各各见礼毕，众人说：“包大人，闻你神手救活了平西王，真乃国家之幸也！此皆是大人功劳。”包公说：“岂敢，此乃圣上洪福齐天，下官有何功劳。”众大臣说：“包大人，你说那里活来，若没有大人，狄王亲如何得活，此乃大人功劳不小，如今狄王亲不死，国家有赖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列位大人，这狄青虽得再生，但畏惧奸臣算计，难保性命之虞，故不肯提兵破敌，自愿为农奉母，隐居埋名，下官再三劝解，奈他执意不肯应承，这等想起来，难道真有奸臣把他谋害死的，列位大人，我想他在生之时，威威烈烈，那有一病俱无，即死了的。”

众大臣说：“大人所疑不差，他原是死得奇怪，但不知何人将他谋害，大人何不向他问个明白。”包爷说：“下官也曾再三劝问，他总不肯直说，只说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众王爷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言狄青做人，倒也不错，但不知那个奸臣妒嫉，如狗畜类，将他谋害起来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众王爷大臣骂不绝口。国丈在旁真好气闷，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停了一会，金鼓三响，天子临朝。但见金炉烟渺渺，銮殿瑞纷纷。文武百官序爵入朝，恭见毕，分列班行。天子龙目看见，左班中包拯侍立，即开言说：“包卿救取狄青事体若何？”包爷说：“臣启陛下。”即出班奏道：“臣奉旨，救取狄青还阳，果然尸骸未烂。臣用三生法主，已是灵验，如今救活还阳了。此时天子闻奏，龙心大悦道：“狄青既然复生，即宣来见朕。”包爷奏道：“但他徒罪未满，而且精神未复，不便见驾，望吾主龙心详察。”嘉佑王道：“如今恩赦狄青无罪，令其调养精神，即着包卿引见寡人。”包爷说：“微臣领旨，但臣还有启奏，前日臣所立开棺罪状，救取狄青不活，罪及微臣；如今狄青已活，臣可无罪，国丈立状，还要圣上处分。”

天子意欲开言，庞洪连忙出班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包拯虽说救活了狄青，但今还未见面，口说无凭，伏乞我主圣裁。”天子一想说：“这老头儿胆寒了。”即传旨：“且待狄青见驾之后，然后处分便了！”天子拂袖退班，群

臣各散，国丈回衙，闷闷不悦，想了一回，满怀深恨着包龙图不题。

且言各位王爷大臣，一心欢喜退朝，齐到狄王府来探候。狄爷一闻，吩咐四虎弟兄，若有众官架探问，只说本藩尚来安宁，且容另日相见。四将听了，即传言出外。此时众王爷大将，闻四将之言，各回衙去了。有潞花王早已明知，狄爷埋名隐避之由，又因前时太太，说明王禅老祖点化他儿子埋名，说知他母子，免得太后思侄伤心。此时潞花王回官中，母子大悦，另有一番言语，也不多载。

且说狄青休息了三天，包公来到狄府，面见狄爷说：“狄王亲。你来日见驾，如若圣上问起因由，怎样身亡？一无凭据，扳不倒庞洪；二来到牵连王正了，此事不必提起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大人之见不差。”包公辞去，不知来日见主如何？正是：

厚道忠臣存厚道，狼心奸佞果狼心。

第七二回 输立状庞洪降级 承君命五虎提兵

诗曰：

妒嫉奸臣矢便宜，君前降级把忠欺。

害人害己终何益，千秋难免臭名遗。

再说狄青等候至来日五更时候上朝，到了朝房，早有众王爷文武大臣已到了，即齐来观看还阳虎将。人人拱手称贺，同说：“狄王亲死中得话，全亏包大人之力，苍天不负英雄，复得圣上效用，实圣上洪福齐天。”狄爷拱手说：“列位大人，我小将年轻愚昧，小小与国家出力，不才感蒙列位抬举，焉敢当此谬赞。”众人还要有言相问，忽听得轻敲龙凤鼓，缓撞景阳钟，天子登坐金銮，众文武按爵，进参圣主已毕。

此时文武个个纷纷入朝房，有平西王在午朝门外，伺候包公奏知圣上。天子坐朝，值殿官传宣旨意文班中闪出包公，说：“臣包拯有奏，如今平西王狄青，精神如昔，现在午朝门外候旨。”天子闻奏，即降旨宣进来。

不一会，平西王上殿，参见圣上，说：“罪臣狄青见驾，愿吾主圣寿无疆。”天子说道：“御弟平身。”包公在旁一想：从来圣上不曾叫过御弟，今在用人之际，叫起御弟来。此刻嘉佑王把狄青一看，容颜依然如前。原来嘉佑王自闻狄青死后，日日怀思，君臣间别已久，今复重逢，心中大悦，说：“御弟呵，你昔日征服西辽，功劳不小，正该君臣共享安朵，朕因一时之忿，忽使君臣两地分开，朕悔莫及；前起闻卿身丧，朕心好不凄惶，只道君臣今生不得再会，亏得包卿救你还阳，此乃寡人之幸也！”

此时圣上也会说好话。狄青听了说：“皇上呵，微臣深沐君恩，粉身难报，蒙我主赦臣斩罪，发配三年，罪完之日，深望再睹天颜。臣岂料到驿中未久，却被冤魂作祟，一命归阴。阴府阎君，细查生死轮回，却知臣命不该终，只因杀生太重，致冤魂不忿，特着臣一年在阴界牢守鬼关一载，方得还阳。后来阎君给文与臣，命将引导至乌台告状，得包龙图救活还阳。又蒙君赦臣无罪，圣上洪恩，为臣难报万一耳！”

包公一想，他的鬼话倒会说的。天子听了，微笑说：“真有此事，也奇了！御弟你征西杀人虽是太多，但辽王无礼，要侵夺朕之江山，杀贼未尽，所以至今又起兵攻三关，非御弟不能退敌。今幸御弟还阳，仍要劳你到三关退敌。”狄爷说：“臣启陛下，念臣年纪尚轻，智略全无，朝中还有别将，可以领兵。臣实无能，不堪当此重任，诚恐有误国家大事，罪在不赦，乞赐微臣回籍，足感陛下龙恩不浅矣！”天子道：“御弟，你狄门世代为官，忠心保国，永留忠义之名。御弟，你今在朝，虽有君臣之别，算来乃是骨肉之亲，如今你乃国家内戚，还不与寡人出力，再有何人与朕分忧？如若退敌，果是有能之辈，朕本不差你去提兵。今日西辽兵勇，厉害非凡，雄关外一带州府城池，俱已失去。目下雄关有燃眉之急，你不提兵前往，谁人敢当此重任？望御弟勿辞其劳，火速提兵，去解了三关之危，与朕分忧；如若退得西辽兵马，国家安宁，朕心才得放下，回朝之日，重加厚禄，以报卿劳。”狄爷一想，用人之际，说尽退归之言，料想推辞不脱，只得说道：“微臣领旨。”龙心大悦，仍加封平西元帅，该用兵将多少，任卿主持可也！

在班中忽有庞洪启奏。天子说：“庞卿有何事奏闻。”庞洪说：“臣奏，前验过珍珠旗是假的，西辽王原有欺君之罪，今次若不杀尽西辽，我国久留后患，而且别邦效尤，伏乞圣裁。”天子一想，这句话也不差，即降旨狄御

弟，说：“朕如要灭尽西辽，我心不忍，可命御弟将假旗，掉换真旗，以抵欺君之罪。如彼不从，后再征伐未迟也！”狄爷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国丈在旁，心中暗喜。此时天子降旨，内侍速往库房内取出珍珠旗，交与狄青。

天子正要退朝，早有包拯出班说：“臣包拯有奏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有何事，且奏来。”包爷说：“臣立状救活狄青，庞洪该降三级。”天子见有立状在先，只得依奏。批庞洪暂降三级，就此退班。众朝臣退出午朝门外。

只说平两王回到王府，六位将军迎接进内，同见太太，就将此事说明。太太说：“儿呵，为臣原要报君恩，既然圣上差你，岂能违逆，早日成功，可慰娘亲之愿也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呵，孩儿如今，此去非是三月五日之期，总要三年五载，方得还京，儿并无他虑，只有娘来在此，无人侍奉，实是放心不下。”太君说：“儿呵，自古尽了忠时难以尽孝，你娘虽老，身体尚还康健，不要把为娘挂在心头。”众弟兄多说：“老太太之言不差。”

当下狄爷定了出师良辰，一面行文与兵部，挑选十万精兵，自有四虎将，同焦、孟，弟兄问往破敌，不用别将挑战了。来日又往各王府，以及崔信、文爷、包爷，众大臣府中辞别，叙谈不能一一细说。次日又到天波府，拜别亲太君也是一番叙话不表。

狄爷又到南清宫见了姑娘，说明领兵原故来辞别的。太后只是恨着庞洪说道：“侄儿，这庞贼如此凶狠，少不得报应有时，但你又要提兵解围，此去须要事事小心，愿你马到成功，早早回朝。”狄爷说：“承姑娘训谕，不敢少违。”潞花王说道：“贤弟呵，你有王命，万事且自丢开，待等奏凯回朝，这奸臣有了破绽，必要除了当道虎狼，朝中才得安静。”狄爷说：“表兄之言有理。”狄太后又吩咐，排开酒筵，表兄弟对饮。用酒已完，狄爷辞别回归王府。

再说庞洪自降了三级，终日恨忿包公，为何又救活了狄青，想了一回，即忙修书一封，悄悄打发家人，前往雄关，送与孙秀，叫他留心打算，害这狄青，自言用尽千方百计，摆布他不得身亡，如今实算计他不得了，贤婿可有妙计，须要摆布。他原是包拯救活，这小畜生不日提兵即到了，书意如此，即着家人投递去了。前日孙秀告急本章，请旨掣回。此时天子因何绝不提起，只因前日正在停征罢战之时，并且未选得能人去掌管，如今有五虎领兵前去，所以仍着孙秀守关，好歹自有狄青承当，所以至今无掣回旨。

再说狄爷奉旨提兵，换这珍珠旗，此时是六月天气，正值炎天暑热，所以行军稍缓。因是边庭危急之际，也顾不得天寒暑热，即要兴兵了。如今是停征罢战之时，耽搁多几天，也无妨碍，是以狄元帅发兵之期，定于立秋之后吉日。光阴迅速，已到立秋，此时狄爷不敢再缓。

不觉已是七月十一日，狄爷先来辞别圣上；又往各衙辞过众大臣；又行文兵部，点兵伺候。兵部即时挑选强健雄兵十万，都在教场上伺候去了。狄爷又令焦廷贵、孟定国二将，可往教场收管众兵，即往南清宫，别过潞花王、狄太后，又有一番小心嘱咐之言。潞花王道：“表弟此行须要小心，舅母在此，自有为兄照应，不必挂怀。”狄爷应允称谢。此时狄太后母子，与狄爷有许多言语，不能细述。

当下拜别他母子，回到府中，与四虎焦孟一同进内，拜辞太君。当时太太只为孩儿出兵，须要吉言，只得强忍别离珠泪，再三嘱咐孩儿，又叮咛六位将军。众英雄同声答应，安慰太太一番。当下又排上酒筵，各将用过了，有石将军说：“千岁，小将也要到赵王府去，别过母亲岳父母，即回来的。”

狄爷说：“贤弟正该如此。”石玉即时离了狄府，到了赵府拜别母亲与岳父母，又拜别郡主，也有叮咛分别之话，不能细述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正是：

母子分离因国务，夫妻间别立军功。

第七三回 救三关五虎兴师 言讥消兵部忿气

诗曰：

英雄五虎到三关，奉旨提兵破狗番。

忠佞不知反惹气，言讥语谏恨心烦。

却说小将石玉，到赵王府拜别母亲岳父母，相辞郡主，赵千岁吩咐备酒饯行，石玉饮了数杯，即时拜别。赵千岁送别时，叮嘱女婿一番，就到狄府去了。此时狄王府，众将军都是不睡，直至五更，伺候元帅到教场去。

到了天将黎明，狄爷顶盔贯甲，骑了现月龙驹，真乃威风凛凛，气宇昂昂，传令众将，同下教场，前有四虎英雄，跟随左右，后有焦廷二将相随。狄爷的人面兽、穿云箭二宝，被飞龙毁了，只有在天王庙所得的开阳宝镜带在身边，以备应用。此时众王候文武大臣，奉天子旨意，多往教场内送别。平两王此时十万雄兵，早已伺候了。埋锅造饭已毕，元帅吩咐四虎将军，将教场人马，一一排开队伍。元帅点兵一万，令孟定国为前部先锋，健卒五千，与焦廷贵为后队解粮。四将各带兵一万，分为四队，元帅自领兵四万，偏将百员，分派已毕，祭过大旗，三声炮响，上马登程，旗分五色，大军依序而行。众大臣一齐相送，狄元帅一概辞谢，马上一拱作别，众官各转回衙。狄元帅大兵，一路向雄关进发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雄关孙秀，前时自接得岳父来书，说狄青已死，日日开怀，说尽多少欣幸之言，也是心喜。今西辽兵忽来攻打，好不心惊，目前有本回朝，只望圣上掣问。这范仲淹与杨青，常常叹息说：“可惜他年少英雄，定国安邦大才，宋室江山，全倚他五人保护。岂知享禄无多，忽遭暴疾身亡。可其天不佑英雄也！狄青死去骨肉来寒，西辽复义兴兵杀至，雄关危急。可叹那孙秀辈，奸臣无能，常常免战高挂，有本告急朝廷，不知圣上差点何人为将，因何本章一去两月余，全无消息？不知圣上怎样主张。”

按下杨范之言。且说孙兵部，天天盼望掣回的旨意。一日接得国丈的来书。拆开一看，惊得目定口呆，心焦火起，说：“狄青一死，我孙爷已是千万欢喜，何故包拯黑贼，定然救活了他，如今仍旧提兵到来。国丈书中说，不能下手害他，叫我想办法摆布他来。想这狗头死了一年，尚然活了，料想他命不该死的。且待他来先退了辽兵，然后再算计他罢！”即忙打发来人回京去了。

再说狄元帅，未起程之先，早有书到雄关。二人一见狄爷之书，大笑欢欣，范爷说道：“狄青重生，国家之幸也！杨老将军，下官想来，这包龙图实是能人，狄王亲死去一年，可以救活得来，岂非一件奇事。”杨将军说：“是呵，我也想他，已经死了一年，这包龙图还有些手段，能救活他还阳，真乃神人也！但今日五虎将领兵来，西辽人马倒运了。”

不表二人喜悦。再说狄元帅大兵，分为队伍，孟定国为开路先锋，一万人马，一路涉水登山，不一日到了雄关，此时正值八月初旬。有探军飞报入关：“店上大老爷，如今圣上差发救兵到来，狄元帅统领四虎将军，雄兵十万，只离二十里了。”孙秀听了，无奈何，只与杨范二人，率领千百把总，及各将兵丁部下，戎装披挂，出关迎接。停候一会，六队大兵，次序而来，解粮官焦廷贵，在后面远离关二十里，五队中内有探子报说：“启上元帅，今有孙大人、范大人、杨将军，出关迎接。”元帅听了，即传令张忠、孟定国五将，择地安营毕，元帅即出队居中，一见三人伺立，滚鞍下马。孙秀免

不得拱手呼声。范杨二人见了狄爷，彼此春风满面，色动颜舒，说了几句参言，四人同步进关。

到了帅堂上，分宾主坐下，各询请平安之言。孙兵部说：“狄王亲，前日你一命归阴，今又得再生，乃是当今之福，仍得五虎将军，今朝领兵，可大破西辽人马了。”狄爷听说，微笑道：“孙大人，本藩为人，只是对头太多，有这些冤家仇人巴不得我早死一天，有人称快多一日。却有忠肝赤胆的包龙图，因为兵戈复起。圣上日夜忧闷，孙大人无力退得辽兵，但有本章乞求圣上掣回，朝中又无上将雄兵，所以包公救活了我。今又奉旨提兵来此，但是下官无能，难当此任，倘有差遣，还望大人周全一二才好。”孙秀说：“狄大人，你说那里话来，你两次杀尽两辽人马，想他闻风丧胆了，今大人救兵到此，一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孙大人，如此没有兴趣了。”孙兵部说：“因何没趣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孙大人若是忠心为国之人，恨不得我杀尽西辽，以除国家后患，岂知有些奸臣狗党，怪着本藩，巴不得我们杀败，死在沙场，方得称心足意。倘若杀败西辽，就不遂奸臣之志，岂不是没趣吗？”此时狄爷几句泛言，把孙秀说得羞惭起来，暗想此乃指名骂我，心中好不气忿，只是不能争辩，呆呆的不语。

范爷听了元帅之言，冷笑说：“狄王亲，你言果说得透知不差也。”杨将军说道：“谁是这些奸臣，心迹不端，后来必得祸由自取，自身必不免为刀头之鬼，子孙为盗为帽。”此刻杨青几言，越骂得厉害。孙秀脸上红光，无言默默已久，后便说：“这些话，说他什么，只要王亲大人，自己无差，忠心报国，就是战死沙场，也留得千载芳名便了！”说言未了，军士已排上酒席来，四人坐下吃酒。

酒至半酣，说起西辽兵戈事情，孙秀只是心中带愧，全无话语可言。杨将军便开言说：“孙大人只会吃酒说闲话的，辽邦人马厉害强狠，问他无益，辽将英雄枭勇，只有免战牌高挂的本领而已。”狄爷又说：“孙大人，你既职掌为雄关之主，自应出兵退番，因何凭他们猖狂，倒要挂起免战牌来？非但自己无威，中原失势，杨元帅九泉之下，也无光了。”这几句话，说得孙秀更加羞惭，满面忿恨在心，不怨自身无本事，只恨包龙图救活这冤家，到来讥消于我，叫本官如今怎有面目，受得他们的鸟气，但愿他死在沙场中，还要打算弄这包黑贼，两个冤家，本官断断容不得的。

狄爷又问：“孙大人，看你实是烈烈轰轰的，因何反畏惧这辽兵人马？难道西辽兵将，比你还凶狠吗？”孙大人说：“狄大人，下官虽蒙圣上调守此关，乃是文家出仕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焉能与番人对敌。”狄爷听了笑道：“孙大人，不是这等说。古云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孙大人身不在勇，且善多谋，何不立一计谋退敌，如个你又何一谋不发，想是枉食君王俸禄，直同小儿一般也，困守雄关无主，只管乞急朝廷，求请皇上召回朝中，今日仍要本藩提兵，来救此关，你乃应该坐享太平，我等原是本当沙场劳苦的。”孙秀闻此一番言语，羞惭得面上无光，好生气闷，勉强说道：“大人前事丢开，休题罢了！”狄爷说：“并非本藩怪着你，只因有误国奸臣谋害多端，心中狠毒，常来算计于我。倘然下官一朝遭其毒手，今日那个提兵到此，这三关之地，目见难以保守了。孙大人只有高挂免战牌的本领，万一辽兵势力攻破三关，圣上江山，即难保守，大人之罪难逃了！你道奸臣妙计，可害下官否？”孙秀听了低头不语。

他爷杨爷见孙秀如此光景，默默无言，只得做个和事之人。范仲淹说：

“二位大人，从前的事，今日不必再提，你看天色已晚，安排明日之事，早些下了文书，然后开兵，完了国务罢！”狄爷说声：“有理。”即时再酌，餐饭已毕，安息就寝。是夜众将三军，多有酒席犒赏，不必烦言。

不知来日开兵胜负如何？正是：

五虎大兵称锐敌，辽邦猛将果倾消。

第七四回 破大敌宋辽对垒 立功劳石玉交锋

诗曰：

大宋江山稳保牢，英雄五虎立功劳。

精兵勇将辽邦主，怎及天朝大国豪。

话说狄元帅带领精兵十万，前来救解三关。是日到了雄关，孙范杨三人，与元帅接风洗尘，吃酒毕，天色已晚，不能投递战书。到了次日，安排战书，即令飞山虎前往投递。

再说辽邦主将麻麻罕，攻打三关数月，只因天气炎热非凡，不能开兵，是以吩咐大兵，屯在关外五十里。如今候至秋天了，正欲打算开兵，忽有战书到来，麻麻罕看过了战书，满腹狐疑说：“奇！西辽狼主说狄青已死，因何书来，又是他领救兵的？”细想一回说道：“莫非中原没有名将，把这死过狄青，借名来欺压本帅的，罢了！我不管狄青在与不在，明日总要开兵，看他何人上阵，试试中原将士本领如何便了！”即时批回书，明日交锋，打发来人去了。

飞山虎回关，呈上回书，狄元帅看毕，令四将早把人马安排。明日正是中秋十五日了，关中众将，大小三军，候至三更时分，狄元帅吩咐埋锅造饭，众将兵卒用完，时交四鼓，众副将满身披挂，多是刀枪利锐，盔甲鲜明，直至五更天明，随着焦孟二将军，听候元帅将令。停一会，天色尚是黎明，帅爷升帐，众将参见已毕。但见元帅好不威严，坐下中军虎帐，真乃大宋栋梁。有诗以赞之：

掀天揭地英雄汉，烈烈轰轰大丈夫。

平西执掌三军任，五虎头名国栋豪。

狄元帅左右是四虎英雄，气冲雷霆；下边焦孟二将，遍体雄威；兵丁队伍，肃静无言。当下元帅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本帅有言嘱咐，须当牢记。”众将齐一悦：“元帅有何良言嘱咐，小将等岂敢有违。”元帅道：“西辽王几次要兴兵侵犯我邦，如今还防他兵将厉害，较胜前时，众位将军虽然骁勇，须要小心。不可自恃英雄，轻敌致败；又不可畏怯，不敢奋勇同前，须要见机退敌才好。倘若违令，军法森严。难以姑宽。”众将连声诺诺。言未已，有军士：“启上元帅，今有辽将讨战。”元帅闻报，即拨令箭：“差孟先锋带领五千精兵，开兵迎敌，须要小心，初次交锋，须要取胜为妙。”孟将军说声得令，顶盔贯甲，手提大刀，飞身上马，炮响三声，大开关门，五千健卒随身，一马冲出关外，跑到阵中。

孟将军抬头一看，只见番兵列成阵势，这石天豹生得头大劲促，青脸浓眉，眼如鸡卵，鼻似鹰儿，两只兜风大耳，一连下颌无须，身長九尺，腰大数围，坐骑犹如木牛，独无二角，提发两柄金锤，威风杀气。一见孟定国，大喝：“宋将通下名来！”孟将军喝声：“辽将听者，俺乃大宋天子驾前，平西大元帅麾下，正印先锋孟定国是也。你也通个名来。”石天豹说：“俺乃新罗国驾下，飞虎大将军铁金刚大元帅麾下，大将军石天豹也！”孟定国喝道：“你既是新罗国，向与天朝无隙，因何今日帮助叛逆西辽，侵犯上邦，全无国法，还不及早收兵回去。倘若天兵一动，叫你片甲不回，悔恨已晚！”石天豹喝道：“南蛮休要胡说，你邦狄蛮子，把西辽人马杀尽杀绝，又逼献珍珠旗，大觉狂妄了；我邦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故允借兵复来报仇。既是狄青未死，他不出来对敌何故？你这无名小卒，不是本将军对手，倘然断送

了你，只说本将军欺你无名下将。”

孟将军大怒，喝声：“番狗休得狂言，与你分个高低？”催开坐骑，大刀一摆劈下来，石天豹双锤架开。西边战鼓如雷，二将刀锤交对，大杀一场。番将果然骁勇，战到三十回合，孟定国想道：这番将果然厉害，杀他不过了，只得架开双锤，带转马头败还。飞山虎在关前大喝一声：“番狗休得逞强，俺刘庆来也！”长枪当心就刺，石天豹架住用还。

原来元帅明知辽将厉害，犹恐孟定国有失，故先差刘庆在关前接应。此时刘将军与番将，杀到三十余合，看看抵敌不住，说声：“石天豹，你不必赶来，今日刘将军有些不快，明日来取你狗头。”拍马便走。番将逞强，大喝：“不要走！”飞马紧急追来。刘庆一想这番将，果然厉害，待我用计断送了他。即带转马来笑道：“石天豹，看俺刘将军的法宝取你。”石天豹对面勒住了马，抬头一看，早被刘庆一枪照定心窝刺来。石天豹说声：“不好！”闪得快已被他一枪刺在腿上，忍痛难当，大败而逃。众兵看见主将受伤，只得逃走回营。刘庆不追，得胜回营缴令。元帅上了头功，不表。

再说石天豹受伤败进营下马，麻麻罕一见石天豹行走不得，便问：“石将军，因何这般光景？”石天豹叫声：“元帅，小将中了南蛮计，先与宋将孟定国交锋，已经杀败逃去；后又来一将，自称刘庆来接应，亦已杀败逃走，小将即时赶去，可恼这狗蛮诡计多端，带住马说用法宝来，小将勒马看一看，早被他长枪刺过来中了大腿，在马上疼痛得急，用力不便，只得败回来缴令，望元帅恕罪！”麻麻罕说：“石将军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着恼，石将军，你且往后营养息，速取金疮药敷于伤处，不可劳动，保重身体，且待全愈了，然后再作道理。”石天豹说声：“多谢元帅。”即往后营去了，不表。

当下麻麻罕恩了一回，说道：“久闻大宋狄青五虎之名，英雄无敌，所以屡屡杀得西辽大败，如今石天豹败了头阵，本帅手下还有三员勇将，也罢！明日再与他见个高低便了。”

到来朝五鼓，宋营用了早饭，狄元帅令石玉出马，领兵三千出关讨战。麻麻罕闻报，即差大将哈天顺，带领番兵一万，杀出营前。石将军举目看见，这番将生得奇形怪状，犹如夜叉鬼一般。二将各通姓名，双枪并举，两马相交，这石玉乃仙传的枪法，这番将虽然本事高强，焉能及得石将军。战到五十个冲锋，却被石将军架开绰缨枪，回手一枪，挑于马下，割取首级，喝令兵丁杀上前去，把番兵杀得犹如风卷残云一般，辽兵伤了一半，余剩的四散奔逃。

败残小卒，飞奔入营说：“哈将军已阵亡了。”麻麻罕闻报大怒说：“有这等事。”叹一声：“哈将军暖！想你在本国也是英雄好汉，自夸本事高强，今日一战身亡。想这狄青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伤了一将，杀了一将，损去一万番兵。然你五虎名虽骁勇，本帅也有些本领，必要拿尽你五虎英雄，才算我麻麻罕手段。既被他伤了一将，杀了一将，又伤了许多人马，如若不杀尽五虎，有何面目转回邦国！”

大凡为将者，必要智勇双全，万能统领六军重任，如有勇无谋，乃匹夫之勇耳！这麻麻罕无非仗个英雄骁勇，谋略全无，必要生拿话擒天朝五虎，自出狂言，轻敌甚矣！后来大败而回，此非为将之才也，后话休题。

到次日早饭方完，忽有小番报上，宋将讨战，一味猖狂辱骂。麻麻罕听了大怒，遂领了五千人马出敌，冲到阵前。李义一见，来了一队番兵，为首一员番将，耀武扬威，见他身高一丈，膀阔腰粗，年方四十以外，黑脸乌须，

好似汉朝周仓再世重牛。手提一柄镇铁宣花月斧，坐下一匹赛乌龙驹，一直跑将过来，不通名姓，提起大斧便杀。李将军长枪招架，二将催开战马，各逞雄威，大杀一场，沙场上只见烟尘滚滚，三关外但闻战鼓咚咚，三军喊杀助成，挡敌两员大将，杀到八十余合，通迷抵挡不往，只得回马逃生。李义急急追赶。那番兵死者甚多，李将军得胜收兵回关。正是：

辽国英雄虽英勇，天朝五虎更强雄。

第七五回 张将军出敌抵辽将 两豪杰山林救英雄

诗曰：

龙争虎斗动干戈，辽主贪心自伤多。

邻国借兵仍败阵，原来失利是新罗。

却说李义杀败了番将通迷，收兵回关缴令。次日张忠出马挑战，番将通迷败不甘心，仍复出马，飞跑出营，与张忠搭手交锋一场，龙争虎斗非凡。张忠本事高强，杀得通迷招架不住，勉强支持，杀得两臂酸麻，汗如雨下。此时通迷一恩不好，拨开大刀，回马逃走。张忠把坐骑一拍，紧紧赶上，马撞马尾，大刀当头砍去，把番将头砍落马下。宋兵杀上，把番兵砍杀，犹如斩瓜切菜，五千番卒杀得四散奔逃。张忠得胜回营，狄元帅大喜，记了功劳，吩咐将首级号令，埋葬尸骸。

慢言宋将庆贺功劳，再表辽邦主帅麻麻罕，只见败贱兵卒逃回，报说通迷被杀，此番气得麻麻罕无明火高了三千丈，说声：“罢了！从前西辽狼主，说狄青已死，故我狼主允借兵将，差俺前来，夺取中原，平分天下；岂知狄青尚在，将勇兵强，连伤我两员大将；况石天豹伤未愈，如今只有达脱一人在此。他的本领与通迷上下差不多，如若令他出阵，亦恐难以取胜，还防有失，如何是好？”正在忿怒间，达脱上前叫声：“元帅勿气，莫言小将本事低微，小将出马，定然擒几员宋将回营的。”麻麻罕笑道：“将军休得夸能，待本帅亲自出马，还可抵敌得宋朝军马，且守住大营。”达脱说：“元帅既然用小将不着，小将在此何用，不如还邦去罢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并非本帅用你不着，只为宋朝五虎，果然厉害，将军出阵，未必成功的。”达脱说：“元帅，不是小将夸口，来日出马，不拿捉得宋将回来，作为大将也！”麻麻罕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你去开兵便了！”此时麻麻罕，又修了两道本章，一道呈于西辽狼主；一道奏新罗国王，差人两路分途而去，按下休题。

再说麻麻罕想来，宋朝五虎，但闻其名很大，到底我不曾上阵交锋，直至今早，方知中原五将，果然骁勇，杀得本帅阵阵损兵折将。今日达脱虽然夸口，犹恐他未必取胜得宋邦五将。麻麻罕日日愁怀满腹，纳闷昏昏过了一宵。

次日，张忠讨战，达脱即上前说：“元帅乞付三千人马，待小将出战如何？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即要出阵，你且点三千人马，须要小心临阵才好。”达脱说声：“得令。”即去顶盔贯甲，乘高头骏马。原来这达脱，也算新罗国一员上将，生得凶恶异常，一张鬼脸，犹如朱砂，狮象鼻子，身高九尺，头如巴斗，耳如梳，年方三十，小海下短短红须。当时领了三千名铁甲军，拿了钢刀，上了花斑豹，飞出阵前，番兵随后。张忠看来的辽将，凶恶形容，各通名姓，两口大刀，相交飞舞，一高一低，一来一往，正是将逢敌手难分胜，战与平交弗辨输赢。当下二员勇将，各逞神威，大战不已，原来这达脱在麻麻罕眼前，夸了大口，要把宋将活捉回营，显显手段。岂知扒山虎厉害非凡，那里捉得他住，只好杀个平交。麻麻罕在营中想来，恐达脱有失，即传令鸣金收兵。自此之后，达脱与中原四将，日日轮流交战，各无胜负，将战一月。此时已是十一月了，狄元帅只恐这脱有征，粮草不足，即令焦孟二将往各处催粮去讫。

又说麻麻罕，想达脱虽然夸口，要捉拿来将，岂知一个也拿不动，且亏他战斗一月，不打败仗。此时石天豹腿伤已愈，上前说道：“元帅，小将前

日被刘庆所伤，待我出马活捉了他，报一枪之恨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你且调养腿愈，方可出阵。”石天豹说：“小将伤处已痊愈了。”麻麻罕说：“既如此，阵上须要小心。”石天豹说声“得令。”带领五千人马，英气勃勃，指名要刘庆出马。

飞山虎亦不介怀，清令带兵，跑出架前，二马穿梭，双枪并举，战了五十余合。刘将军看看招架不住，伏鞍大败，拖枪回营。幸有石玉接阵，提起双枪，飞马接应，大喝：“番奴休追。”即来截杀，战有四十合，石天豹气喘少停，抵架不住，即纵马败走回营。笑面虎追赶不上，只得回关。此时辽邦一帅两将，宋将四将一帅，又战了半月，胜败参差，只有辽兵受伤者多。

这一天麻麻罕打扮，亲自出敌，吩咐二将，把守营中，带了一万番兵，出营讨战。关中间报，扒山虎出阵，看见这员番将，身高一丈，面如黑漆，手执大刀。二将答话通名，催开坐骑，战了五十余合。原来铁金刚麻麻罕，乃是新罗国一员头等上将，所以国王差他提兵领将，帮助西辽。此时张忠败了，欲走回关，心急意忙，竟向荒郊败走。麻麻罕拍马如飞赶上，笑面虎接阵，飞马来助张忠。达脱又冲出辽营，挡住石玉交锋，杀了七十余合，方得大败。达脱走了。各自收兵。

石玉回关，禀上元帅说：“张将军与番将交兵败了，反向荒郊而走，番将又赶去了，不知下落。小将正欲向前相助，又被一员番将接住交锋，战了半个时辰，方得败走，所以小将前来禀知元帅，可要接应否？”元帅道：“不知他败到何方，何处去寻呢？但刘将军有席云之技，如今你可寻着他，接应帮助。”刘庆得令去了，顷刻驾上云端飞往。

此时张忠一路飞马败走，麻麻罕紧紧追赶一程，已有二十余里之遥，且战且走。张忠喝道：“番狗休得赶来。”麻麻罕喝道：“南蛮还不下马受死？”拍马又紧紧赶来，多是一派荒郊野地，树木森森，不见人烟之所。张忠此刻被他赶得浑身冷汗淋漓，只得回马提刀大喝：“番奴，你今要怎么？”麻麻罕说：“南蛮，本帅要取你性命。”张忠喝声：“胡说，某乃天朝大将，肯失手于你，也罢！与你见个高低。”即时再战，到六十多合，张忠到底招架不住，梟开九月，仍复败走。麻麻罕逞威，大喝：“南蛮，那里走！”拍马又追来，有数里路途。

张忠正在慌忙喊救之际，只见树林内跑出两个人来，乃是少年大汉。一个脸如紫色，额广头圆，手执钢叉；一个生来脸白神清，口方鼻直，手拿长棍。二人大步踩开赶出林来，大喝：“何人在此地大呼小叫的？”张忠一见二人说：“我乃本邦大将张忠，后有辽将追赶而来，望乞二位英雄救援，感恩不浅。”二汉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将军休得着急，且住马于此，他来有我们抵敌。”二人步迎，大喝：“番奴，休得逞强，试试我们手段。”一柄钢叉一条铁棍乱打。麻麻罕见他是步战，不分前后的打刺，张忠也来帮阵，三人围住，麻麻罕不能抵敌，大败而逃。

张忠正要追赶，二人说：“将军休赶，只番奴少不得有一日捉拿他的。”此时张忠连忙下马，放下刀来，深深拜谢二位英雄说：“小将若非二位相救，必伤于番奴之手了，理当拜谢。”二英雄说：“将军休得如此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个个皆然，况将军乃朝廷大将，我等皆本國小民，理当救援的。”张忠说：“某看二位英雄，气宇轩昂，必非等闲之辈，不知二位上姓大名，住居何处？乞道其详。”那紫脸的回答道：“不敢，小人下姓萧名唤天凤，父母双亡，四壁凋零，住居就在前面，这带平阳地。采樵度日。”张忠又问：

“此位是令弟么？”萧天凤说：“非也，此人姓苗名显，表字楚江，倒是一个宦家公子，父亲苗学深，就在关外双龙汛做个守总，如今亦已身故，单留母亲妹子，后来房屋被火烧得干干净净，一贫如洗。自小他与我厚交不浅，一如同胞，只因日食艰难，所以投了我的生涯，双双入山采樵度日的。”

张忠听了叹道：“英雄不得志，洞水困蛟龙，信不诬也！”苗显说：“张将军，你看太阳已晚，渐渐归两，回关却有三十余里，不若往茅舍宽宿一宵如何？”张忠说：“承蒙美意，只恐元帅在关悬望不安，是要回关的。”萧天凤说：“将军你若回关，恐番奴在于要路埋伏，终归不妥，不如请往草舍，权过今宵，明日大亮，小的弟兄护送回关如何？”张忠听了一想，麻麻罕果然利害，倘然在要路埋伏，就不妙了，不如在此暂宿一夜，来日回关，也不妨碍。主意已定说道：“既承二位如此见妥，领命便了，只是叨扰不当。”

不知二位英雄如何回答说话，如问结局？再看下回。正是：

英雄运至离茅舍，圣上昌明得将星。

第七六回 遇英雄张忠劝仕 逢勇汉元帅收将

诗曰：

山林埋没二英雄，运未亨时固乏穷。

今日将军蒙救援，他年功绩受王封：

当下萧天凤、苗楚江说：“张将军何必谦言，请上马去罢！”张忠说：“二位不坐马，某家也步行走了。”即时提刀带马而行。二人前行引道，走不多时，只见平阳地一间茅屋，苗显说：“这边来。”推开直进。张忠答应，随步进去。萧天凤接刀，带马系在屋边树上，然后进内放了大刀、钢叉，三人行礼坐下。略谈数言，苗显进内，说知母亲，立刻烹茶。三人用毕，苗显说道：“哥哥，天色晚了你去备办酒肴来，与将军用夜膳罢！”天凤答应去了，即时买着鱼肉等，回来交与苗母。

不一会，里边拿出酒肴，排开桌上，点上明灯，二英雄说：“将军，寒舍无甚佳味可敬，淡酒粗肴，不过聊且充饥，如此不恭，将军休得见怪。”张忠笑道：“二位如此说来，倒也言重了，张某已承搭救，感激不尽。今夜又来叨扰，着实不当，小将是个老实人，不说套话的。”萧天凤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坐了。”三人坐下，苗显逐斟满酒，殷勤奉敬。

酒至半酣，二人一面奉酒，问起交战情形，张忠细细说知，二人听了，呵呵大笑说：“久闻五虎英雄，杀得两辽大败，君民赖以相安，可恨辽王不自揣度，又动干戈，又劳众位英雄，费粮提兵，扰乱人民，真乃辽王可恨。”张忠说：“为臣须当尽忠报国，某看你二人气宇不凡，人材不俗，正在年少青春，因何做这樵客，自己埋没了英雄，真乃可惜。”二人说：“不瞒将军，小的兄弟一般勇力，而且向日也学习过武艺的，欲图效用，恨无提拔之人，只好困守乡流，樵耕苦度。”张忠说：“二位噯！你果有高飞之志，这也何难引荐，待某说知元帅，收录你兄弟，同心协力，前去平两，倘能立下功劳，岂不胜过采樵度日。”二人说：“若得张将军肯力荐提拔，小的兄弟情愿执鞭左右。”张忠说：“二位说那里话来，年少英俊，正当建立功劳，显扬父母，方为豪杰，有功之日，同为一体，何必谦言。”此是席间初次，深情言语甚多，不必细述。

且说苗显之母周氏，在着内厢门，偷看张忠，见他人才出众，气概轩昂，想：他五虎平西，名声大震，我女儿已有二十二岁了，只为家贫，所以耽搁，未曾对亲，今趁他与我儿说得投机，若是他未有妻室，女儿得配此人，必有夫人之分，等一回该儿进来，可把此事说说。

苗显道：“母亲，他乃天朝上将，妹子乃民家之女，不知允否？待孩儿试探，问他便了！”回身出堂坐定说：“张将军，你数年立下汗马功劳，未知有几位夫人？”张忠听了笑道：“因何苗兄问起这句话来？半生劳碌碌碌的，只有马上功夫，那有闲暇干得这件事情，所以今日犹是一身，没有妻房陪伴。”苗显说：“将军真是英雄，不贪女色的人。但是古语有言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后嗣之继，人所重也！”张忠听了，点头称是：“苗兄之言有理，待我功务完毕，然后再议此事便了！”

张忠之言，苗母里边听得明白。停一会，苗显进内，周氏叫声：“孩儿，此时交兵之际，不必提起此事了！且待日后身安兵定，然后与他商议罢！”苗显应诺：“孩儿还有一言，告禀母亲。”周氏说：“你也不须多讲，为娘早已听得明明白白，早间张忠叫你与哥哥同去投军，保护宋室，若要去时，

也由你去，有了功劳，岂不胜做樵夫么？”苗显说：“母亲，孩儿去了，只恐日食不敷，妹子无人照应，放心不下，如何是好？”周氏说：“这也无妨，前时被火之日，你妹子还留得金环一对，金镯一双，换出去，还值百两银子，母女已有三年日子可给了。”

这苗家既是一贫如洗，因何还有此等金器？只因二物，小姐平时随身常戴用的，所以被火奔逃之日，止存二物，今日得了采头，作日给之费，也是他们之幸，当下周氏说：“你弟兄是个英雄汉子，恨没有提拔之人，今日既有机会可乘，理当出身图些功业，若有了寸进，不独为娘免受辛劳，你爹爹在黄泉也安心了。”苗显听了娘言，诺诺答应，出来悄悄将母言说知萧天凤，商议来日回到雄关。是夜安排张忠睡了，按下慢表。

却说刘庆奉了元帅将令，打听张忠，在云端已经看得明白，不与张忠相见，即回关禀知。元帅听了，想这二人能退麻麻罕，必是英雄之汉，留宿张忠，必然义气相投，且待明日他来，试看武艺高低，量材取用便了！不提元帅之言。

再说茅屋英雄，是夜进去，母子弟兄谈论一会，然后睡去。次日天明，苗显出去换金镯金环，完备了粮米食物之类，安顿娘亲度日，叮嘱妹子奉侍母亲。翠鸾说：“哥哥放心前去，妹子领命，但此去刀兵相对，哥哥须要小心。”二人应诺，张忠几次催促，周氏抽身出外说：“二人年青，托张将军照管。”张忠说：“不必挂怀，小将自然似手足相看的。”此时日出已高，早膳用过，张忠心急，提了大刀说：“我三人就此告别。”二人说：“请将军上马。”张忠说：“我坐马，你步行，如何使得？”二人笑说：“将军你坐马，我步行，比你脚力更快。”

闲言休絮。萧天凤拿钢叉；苗显执铁棍，叫声：“母亲，我们去了。”三人出门而去。苗母立在门前远望，不见三人形影，方把柴门关闭，翠鸾说：“母亲！我想两位哥哥，是个英雄汉子，奈无人提拔，今幸张忠到此，同去投军，但愿立了功劳，得有官爵，就好了！”周氏说：“女儿，所以为娘由他去的。”不表母女之言。

再说三位英雄一路无阻，到了沙场，只闻战鼓喊杀之声，却是李义与麻麻罕交锋，正在不能招架。两员步将，与张忠赶到，把番兵乱砍乱斩，又伤棍打，一同杀进核心，大喝：“番狗，休得逞强。”一齐动手。麻麻罕见了吃一惊，把大刀就劈，那里挡得四员大将的兵器，四英雄使起刀叉枪棍乱刺，这番狗心中慌乱，拼命逃出，拖刀大败而走。幸得达脱接应，挡了一阵，一同败走回营。

众兵了把番兵大杀一阵，尸首堆积如山。众人说：“我们何不拼力上前，去破了番营，再去见元帅。”此时一齐杀进番营，正遇达脱，被萧天凤一叉截于马下，张忠三人杀进辽营，辽兵将士纷纷落马而亡。石天豹见此光景，料不能保守，只得舍营逃走，让了四位英雄。

此时辽营内尸骸如山，刀枪军器，抛弃沙场，番兵四散荒郊。张忠令宋军收拾了粮草、军器、马匹，然后放起火来，把番营烧得干干净净，宋兵被伤者甚少。此时单走了麻麻罕、石天豹二员番将。李义便问二位尊姓大名，因何而至？张忠就细说其情由。李义笑说：“昨日刘庆，打探回来，说有二位英雄，挡住麻麻罕，张将军方得无碍，原来二位，果然本事高强，乃圣上洪福，故得英雄相助，且请进关，待元帅记录功劳。”四将同进关去，整理队伍。刘庆、石玉，接见各通名姓，欢叙言谈不表。

张忠先进见元帅，在路遇两英雄如何搭救，详细一一禀知。元帅心中明白，吩咐：“传进二位英雄，待本帅看他二人，生得气宇如何。”张忠领令，传进二人。此时李义、刘庆、石玉，引了二人，一同进内参见。元帅说：“二位少礼，请起罢！你二人是中原百姓，还是西辽子民？”二人禀道：“小的是中原百姓。”元帅又问：“你们平日作什么事情？”二人说：“元帅听禀，我二人自小是金兰兄弟，胜比同胞，只是一般家业全无，采樵度日。西辽屡来侵犯，时时欲立功劳，因无人引见。昨见番奴迫赶张将军偶然救援，并非我弟兄之能，如今只求元帅，收录帐下，我弟兄得随执鞭左右，图个出身，稍有寸进，免得负薪之苦，元帅恩德无穷矣！”元帅正欲开言，李义来禀上元帅说：“小将与麻麻罕开兵，被麻麻罕杀得正在招架不住，幸得张将军，同二位英雄前来帮助杀退，且又踹破番营，杀散番兵，烧毁了他营所得辎重马匹甚多，只逃走了麻麻罕，未曾拿住，请元帅定夺。”元帅听了大喜。

不知收录二人否？正是：

只因虎将胜郊野，致使英雄出困途。

第七七回 破辽营狄元帅奏功 败番将新罗国添兵

诗曰：

新罗番将铁金刚，狂逞英雄独擅强。

今日败回威灭尽，弱邦何必动刀枪。

当下狄元帅听了樵汉助杀番将，打破番营情由，心中大喜说：“难得二位英雄，本事高强，采樵度日，埋没了英雄，岂不可惜！今日你二人已有了功劳，如若立志图个出身，这也何难？且随着本帅同心协力去平西，有了功劳，班师回朝之日，奏闻圣上，自然封官受爵，以赏功劳。”二人听了大喜，一同叩谢元帅，说道：“若蒙元帅收录我弟兄，愿效犬马之劳。”此时元帅记了二人功劳，令他帐下调用，待再立功时，然后奏知圣上受职，又发给盔甲器械马匹，二人谢了元帅。是晚摆宴庆功，收拾番营粮草等物，掩埋尸首，大犒三军，是夜休题。

次日捷音回朝，奏闻圣上。只因时值三冬，纷纷大雪，其本章大意，只言天寒地冻之候，不可行兵，待来春和暖，即发大兵平西，掉换珍珠旗回国。但新罗敢借兵于辽王，其属无礼，并伐新罗可否？请旨定夺。捷音飞报回朝，此话慢表。

再说焦孟二将，前时奉了元帅将令，各路催粮，已有二月，早得军粮十万，是日进关缴令，与萧苗二人各通名姓，说明来历，也不烦也。

范爷、杨爷，见元帅破了番兵，洋洋得意，独有孙秀纳闷昏昏。狄爷见孙秀纳闷，索性取笑他几句，便说：“孙大人，你是天子的连襟，名为君臣，实乃至戚，应该与朝廷出力，因何任西辽兵杀至关下，袖手旁观，高挑免战，听凭辱骂，自己威风全灭，反长他人志气。若使番兵杀进关中，大人难道把宋室江山，付与辽人？那时悉听辽人作主，辽人为君，大人为臣。你虽称快一时，还有忠臣烈士。大家怨恨，你将如之何？”这番言语，几乎气死了孙秀，只得说道：“狄王亲，下官是无能之辈，做此官，乃是圣上所命，又不是我自家要来守此关的，若是狄王亲容我不得，听凭你处决下官罢！何必用许多絮絮叨叨的活，难道就没一些同朝之谊么？”狄爷听了微笑道：“此乃大人容我不得。”孙秀说：“怎见得下官不容于你？”狄爷说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大人何必问我，自家所为，只问心地就是了，大人你岂不知么？古语传留说得好，欺人即把上天欺，劝你莫行私谋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”孙兵部听了数言，口也不开，抽身入内去了，悄悄写了一书，暗地差人送带回京，交岳丈开看。书中只言他在雄关害他不得，狄青的讥诮话，又难以受他，要求国丈请旨掣回。

话分两头，再麻麻罕大败奔逃，十万番兵全失，只剩残兵数百，几员战将已亡，又不见了达脱、石天豹，二人不知生死，大营已被烧破了，只得收拾残兵，回归本国去了。

先说新罗国王，从前麻麻罕有本章回国，狼主看了大怒，狄青如此利害，欺人太过，正要打点添兵帮助，幸有几位大臣奏说：“我邦原与大宋相和，今因辽王与宋朝争战，前来我国借兵。然则狄青是与西辽交战，不是与我国争锋，又不是他来犯我国，我主却与兵帮助西辽，此乃我国无礼于大宋，伏望狼主勿以西辽为重，而反轻天朝。如若添兵，万万不可，伏乞狼主三思。”国王听了众臣一篇有理之言，所以渐缓添兵之意。

是日，忽见麻麻罕败回，怒气冲冲，可恨狄青，藐视孤家太甚，如今不

准群臣之奏，管什么中原上国，纵然我国不动干戈，谅狄青也未必干休的。趁他未来征伐，我先与大兵前去，与他见个高低，就是兵粮也不计及了。定了主意，仍差麻麻罕提兵，挑选十二员战将，副将二百员，精兵十万，务要活擒中原五虎还邦，待孤家看看狄青，怎样人材，如此厉害，把他碎尸万段，方消孤恨。

麻麻罕领旨出朝，挑选了十二名战将；其青尤、其青虎、殷光灵、龙飞海、牙里波、乌山罗、哈成寿、沙而虎、爱金雄、报恩宝、哈成福、恒恒温。这十二员战将，多是青年猛勇，英雄无敌的将军，内有牙里波，是通迷之子，非但英雄好汉，而且乃是花山老祖的徒弟，法力精通，有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之术，轰天雷的法宝，要与父亲报仇，愿随麻麻罕出兵。此时麻麻罕点了十万精兵，择了吉日，拜辞狼主，向甘梁进发，按下不表。

又说西辽国王，前次接得麻麻罕的本章，心中大怒，即宣秃狼牙问明，孤家差你前往中原，要弄狄青身亡，你还邦奏说，他已经死在游龙驿中，因何今日麻麻罕本章，说狄青还在，兵又败了，欺君误国哄骗孤家，绑去砍了。秃狼牙此时分辨不清，幸得几位大臣保奏，将秃狼牙贬去看畜牛马，劳苦不堪，按下不表。

辽王又想麻麻罕，将勇兵强，因何仍然杀败，既不能取胜，却又不能助我国，麻麻罕必有本章回邦，为何国王置之不理？此时辽王，日日烦恼心焦，未几两月，又闻飞报，方知麻麻罕杀得大败，逃回本国去了。狼主一闻此言，大惊长叹道：“孤只说大宋杨府英雄丧尽，杨宗保死后，没有能人，所以大兴人马，抢夺他江山，岂知中原又有狄青五虎，骁雄非常，屡次杀得我国，无人敢领兵前往。飞龙女儿去行刺他，岂知反被他害了性命；秃狼牙通线庞洪，至今他还在，只落得新罗国损兵折将，罢了！苦使夺不得宋室江山，那狄青五人，孤家总是安不得的，必要分碎其尸，方消孤家心中之恨。”

有度罗空出班说：“臣启奏狼主，前日有星星罗海之弟，名唤兀格松，见臣说，在家得师教习武艺，已有几载，武略精通，要与胞兄报仇，不惧中原五虎，故臣令他试演一回，果然枪法精妙英雄勇猛，伏乞狼主宣他上殿，考察人才如何？”此时辽王正在用人之际，闻奏准之，即宣他上殿。不一时，兀格松上殿朝见，狼主赐他平身，一看这兀格松，生得虎腰剑眉，脸紫发赤，一双环睛，头如斗大，口阔无须，狮子大鼻，颈下还有八尺身高。

狼主看罢，心中大悦，开言说：“卿家，你今年纪若干？”兀格松说：“臣年已有二十四岁，星星罗海是臣胞兄。”狼主说：“你也是国家大将之弟，为何不做官，是何原故？”兀格松说：“臣年纪尚轻，只图顽耍之乐，不愿为官，只是在家侍奉母亲。臣因有千斤之力，前数年又得师父教些武艺，前日自哥哥死于狄青之手，爹娘一闻此信，到家中双双气死了，所以微臣深恨狄青入骨，立志要杀完五虎将，方消胸中之气。”狼主听了，心中大喜，命他：“当殿试演武艺，与孤家看看。”兀格松口称领旨，就在殿前演试一番，竟是武略精通，枪法奇妙。狼主心花大开，众臣称赞，即日加封灭宋大元帅之职，领兵十万，前往新罗国，再请添兵助将，共除五虎，争取宋室江山，平分天下。兀格松授了总兵之职，就有许多武职官员，前来称贺；属下武官，多来参见；这番将立心报仇要紧，过了三天，点齐十万人马，领了狼主旨意，辞别登程，先往新罗国。

来到新罗，路逢麻麻罕说起情由，麻麻罕说：“本帅如今奉了狼主旨意，再领大兵十万，健将十二员，今日中途相遇，与将军同心协力，共擒五虎，本帅洗了前败之耻，将军亦报了杀兄之仇，务要同力向前，二来有功于国。”兀格松说道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即令队伍向三关进发，尽是山岭崎岖之路，行罢，又是沙滩烟嶂之地，一连行了十余天，还未到雄关。

不知到关以后，对垒如何？正是：

莫道天朝多勇将，且看下国有精兵。

第七八回 荐大将辽主复兵 伐新罗宋军大战

诗曰：

新罗党恶助辽邦，大战奔逃兵败伤。

不悔自非反恨宋，兴师复起战沙场。

慢表西辽与新罗合兵一处，望山关一路进发。先说中国汴京，庞国丈忽一日接到孙兵部来书，满心不悦，是日又接到狄爷本章，料也瞒不过去，只得勉强奏知圣上。天子降旨，着令狄青先平新罗，后征辽国。旨意即下，非只一日，到得三关，狄爷遵旨而行，定于二月十五日发兵征伐新罗。

日期已到，是日天气晴朗，正好行兵。此时大兵排开队伍，号炮冲天，队伍次第出关，杨青、范仲淹，殷勤相送，孙秀少不得勉强同行，送别元帅。狄爷仍令孟定国为开路先锋，十万雄兵，六将分派带领。只有焦廷贵，做这解粮官，恼闷不堪，一路叹气说：“我焦廷贵，真是倒运，曾经上阵杀过多少番兵番将，只因在火叉岗上，走差了路途，自此之后，元帅总不点我前行，如今做个解粮官，实乃没趣的，若使我到战个辽兵玩耍，岂不有趣么？”

不说焦廷贵烦闷，再说狄青大兵，一路浩浩荡荡，行了半月间，早有探子报道：“先锋爷，前面就是狮子山，有番兵扎营阻路。”孟将军听见，吩咐再去打探，即时报知后队。元帅传令，就此择地安营。元帅号令一下，三军大小将士，步军停步，马将驻马。孟将军择了一段平阳地段，三声炮响，安下大营，又有流星快马，飞报知元帅说：“小的打探得新罗国逃将麻麻罕，现复领了十万兵，战将十二员，手下副将数百；还有西辽国兀格松，也领兵十万，战将几员，两支人马并为一路，与我邦交战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赏了探子，吩咐再去打探，探子谢赏去了。元帅吩咐众将说：“今麻麻罕合兵于西辽，料想兵多将广，比着前番加倍利害，你等以后须要小心。”元帅一言，帐下众将诺诺连声。

不表宋营将士之言。再说这狮子山，乃是大宋该管地方。是日，麻麻罕安营此处，正在打点拔寨进兵，忽有探子来报，说：“天朝五虎英雄将，领兵前来征伐我邦，今已在对山平地，安下大营阻路，特来报知。”麻麻罕听了大怒，说道：“我们尚未打点前往破关，岂知狄青，已先来征伐我邦，罢了！今日必要与他见个高低雌雄的。”此时麻麻罕仗着十二员战将，十万大兵，正是目中元人，以为安然必胜，推倒天朝五虎英雄，抢夺宋朝天下，看来易如反掌。今日一闻此报，那等得上战书，约日交锋，即时打发前部先锋恒恒温，领兵五千，先要取胜，挫挫他的锐气。

先锋恒恒温得令，披挂上马，手提画戟，带领五千人马，一路喊杀连天，番将雄纠纠冲出阵前讨战。狄元帅闻报，差点孟先锋提兵三千，前往对敌，一声炮响，冲出阵前。孟将军一见不通姓名，大刀当头就劈，恒恒温尽力急架相迎，二将一往一来，冲锋到六十合，不分胜败，孟将军见杀了半日，心中大怒，杀得性起大刀乱砍不住。恒恒温气力不佳，喘息不绝大败而逃。孟定国快马如飞赶上，大刀向脑后一下，挥去一只膀子，跌落尘埃！孟将军呵呵一笑，取了首级。宋军追杀辽兵四散奔逃，血淋满地，得胜回营。狄元帅执笔，记了孟将军头功，有级拿去营前号令。麻麻罕此时闻报，暴跳如雷，说：“罢了！要挫他锐气，岂知反被他挫了我们锐气。”传令将尸骸尽埋掩了。

次日又差大将韩恩宝，杀气腾腾，领了五千步军，出营讨战。宋营中跑

出萧天凤。如同萧天凤的本事，莫说四将不可比，就是狄元帅的武艺，也高他不多。这韩恩宝，虽是新罗上将，到底本领及不得这樵汉。二马交战一场，萧天凤钢叉架开大斧，回手一叉砍在腰间，番将分为两段，宋兵追杀，番兵逃回营。此时萧天凤，立住军马，仍然讨战。早有败残兵报知，麻麻罕心头作急，忙差爱金雄、沙而虎，二员大将，领兵一万出营迎敌。双战萧天凤，杀到黄昏，又被萧天凤刺死爱金雄，活捉沙而虎，入营缴令。狄元帅大悦，众将皆称赞萧天凤之能，我等深为佩服。天凤连称不敢，此乃圣上洪福，当平番寇，末将何足为能。当下元帅传令，将沙而虎囚禁后营，两颗首级悬挂营前号令。

慢表宋营赏劝。再说败残兵士回营报知，麻麻罕气得面如土色，说道：“本帅十二员勇将，可称无故英雄，料得三关必破，五虎必擒，岂知狄青将兵，如此厉害，杀了三员大将，沙而虎又被擒，这还了得！”麻麻罕此时越想越气，恼恨不已，有兀格松上前，说声：“元帅，狄青杀害我胞兄，小将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岂惧他三头六臂的英雄，他五人虽有通天本领，本将军视之如同草芥耳，如若出营，必可取胜。”麻麻罕皱眉说道：“将军虽是少年英雄，人材强壮，武艺精通，但是恒恒温、爱金雄、韩恩宝、沙而虎，乃我新罗国有名上将，尚然死的死了，拿的拿了！将军休出此狂妄之言罢！”兀格松说道：“元帅，勿把小将看为无能，来日出马，不能取胜，即时回国，永不到此地争雄！”麻麻罕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天色已晚，且待来日出马便了！”

到次日，用了早饭，兀格松自点本国辽兵一万，麻麻罕说：“将军出马不可自仗英雄，须要小心。”兀格松应诺，顶盔贯甲，手持丈八蛇矛，跨上一匹花斑点豹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一万雄兵，旗幡密布，喊杀连天。正在骂战之时，宋营一声炮响，苗显一马飞出，各通名姓，一枪一棍，大战起来。二将冲锋二十合，苗显要败下来。若论苗显本事，及不得萧天凤，兀格松的气力，比萧天凤又更好些，所以苗显抵敌不住大败奔逃。番将大喝拍马迫来，幸得飞山虎立在营前观看，拈弓搭箭，呼的一声响亮，射落他的盔，番将惊了一跳，方才勒马不敢追。大声喊：“狄青快出来纳命，你前日杀害我哥哥，我来报仇，如若迟延退避，本帅杀进营来，叫你人人狗命难逃。”萧天凤大怒，抢出营来，大喝：“番奴，休得逞强，我来也！”二人搭手交锋。

这场大战，不比寻常，犹如猛虎争食。若说萧天凤本事，原是及不得兀格松，因何此刻对敌得住？只因此辽将先与苗显战过一阵，所以如今略略慢些，与萧天凤杀个对手。杀得烟尘滚滚，日色无光，虎豹深藏，神鬼皆惊。自午刻杀至未时，太阳渐渐西下，两边始各鸣金收军。自此以后，两军争战数日，不分胜败。只有兀格松一人骁勇。元帅思量道：“本帅原晓得此次番军，比前时更加厉害的。”张忠说：“元帅如今怎样打算？”元帅道：“贤弟，凡为将者力不能胜取，必用计策。兀格松乃星星罗海之弟，他说与兄报仇，显见他已是奋力而来。古说一人拼命，万夫莫当。目前众将多不是他的对手，如今用计便了！”即令张忠、李义，吩咐如此如此，二将依命而行，此夜闲言不表。

且言次日，忽报兀格松讨战，要元帅出马，百般辱骂，十分猖狂。元帅即点张忠出马，杀出营前，与兀格松双双大战，杀了四十多合，张忠看看抵挡不住，败出荒郊而走。兀格松不舍，紧紧追来，已及半里，忽又来了李义冲杀。但见二人双枪并举，又战了十余合，李义又败走，一马也跑往张忠败

走之处。兀格松大喝：“宋将哪里走？”飞马追来，越加逞勇，一马抢过去，前边即说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张忠、李义，二人回马，呵呵大笑说：“番奴你如今逃到那里去？”顷刻间铙钩索捆，拖下马来。

不知番将性命如何？下回自见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。

第七九回 辽将军逞勇被擒 狄元帅沙场破敌

诗曰：

新罗辽国合兵坚，与宋争锋战斗连。

毕竟后来难取胜，生民涂炭枉徒然。

前说张忠、李义，依了元帅计谋，诱番将追赶，跃马进前，忽跌入陷坑去了，四围铙钩一紧，捆绑牢坚，番兵慌忙走散。二将押番将回营，元帅大悦，记了功劳，传令把番将押进来。

左右一声答应，登时推进兀格松上帐。铁铮铮立着，骂声：“狄青！你杀害我胞兄，仇如渊海，今日彼擒，料也难免一刀，快些动手。”元帅看只番将，却是一条豪杰，可惜生于外国，今日为兄而亡，作叛虏便了。叫声：“兀格松，本帅看你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，只可惜情理上一些不晓，全不想你的哥哥帮助西辽，来欺上国，自然要砍头的。”兀格松喝声：“狄青，自古两国相争，各为其主，我哥哥吃了狼主俸禄，必要与狼主出力。”元帅说：“他是逆理而行，死何足惜，你也推度其情理么？既是两国相争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有何深仇，要报仇的，你不是以情理为先，一个凶狠之辈，今日被擒了，还是倔强么？难道真乃待死的。”兀格松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狄青，今日既误中汝奸计被擒，自然抵死一刀两段，须快开刀，不必多言。”元帅哈哈冷笑道：“好一条硬汉子。”喝令刀斧手，把他推出砍了。登时推出，兀格松哈哈大笑，叫声：“哥哥，为弟与你报仇，岂料今朝天下从人愿，如今同归一路，地府乃做兄弟罢！”忽听号炮一响，头已落地，刀斧手抬起献上，元帅吩咐将首级号令。

不一时探子又报知，辽将讨战，要元帅爷出马，口出狂言。元帅说：“既然必要本帅出阵，这也何难！”当下元帅盔甲装束了，拿了定唐刀，乘上龙驹马，左有张忠，右有李义，带领铁甲军，放炮出营。神威吓吓，浩气岩岩，跑到阵前，喝声：“辽将，通下名来。”番将说：“本将军乃牙里波也。你是何名？且通名来！”狄爷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，平西主帅狄青是也。”牙里波说：“你就是狄青么？我交通迷，死于汝手，今日正是仇人相遇，分外眼红。”元帅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好愚也，既为战将，拼命于沙场，乃性命机关之地，不是你死，即是我亡。若杀了一将，就有人来报仇，从前本帅杀却多少番将，眼见得有多少人来报仇的。你看高悬首级，是兀格松，他也是要与胞兄报仇，今日被擒，身首分开。本帅劝你把报仇之念，速速收起，领兵回营，以后万不可妄为，方才保得性命。”

牙里波大喝：“狄青，休得胡言！古云：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立心报仇已久，今日方见仇人之面，凭你有通天本事，我何惧战！且看枪。”说声未了，照心窝便刺。元帅用金刀架开，也不忿怒，叫声：“番奴，你不要恃勇倚强，你看兀格松首级，倒不如收兵回去为妙！”牙里波说：“狄青，你休得花言巧语，俺奉了狼主旨意，元帅将令，要杀尽你五虎将，方显本将军手段。”元帅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好口出狂言，要捉我们五虎将么？那一位将与他交手？”张忠拍马飞出说：“我来也。”纵马提刀，当头就砍。牙里波喝声：“南蛮，休来送死。”长枪架开大刀，喝声：“我杀了狄青，方消所恨。”张忠大喝道：“番狗，你说出狂言，要捉我们五虎将，我是扒山虎张忠，正是五虎名内的将军，想你死期到了，来寻我们么？”说完，把大刀乱砍。牙里波急架相迎，各显本领高低，一来一往，争强斗弱，战鼓喧天，

声震沙场，一连战了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

此时李义在旁，见他们杀得难解难分，即冲出阵前，喝声：“番狗，休得想活命。”提枪又刺来。这牙里波，焉能抵得两般军器，即时纵马大败而逃。二将拍马追上，牙里波回马喝声：“宋将慢来，看我法宝，取你性命。”登时起一颗丸弹在空中，光华飞舞，要落下来。张李二人一见大惊说：“不好了！”连忙回马就走。

这弹子果然厉害，向他二人头顶飞追，幸得狄元帅盔上血珀鸳鸯，红光冲起，丸弹不能下来。元帅又把金刀向空惯了几下，说：“妖物慢来。”果然这弹光华冲散了，要落下尘埃！列位不知元帅这盔刀，何能有此奇妙，能破妖物？只因他的盔甲刀马，皆是鬼谷仙师所赠，以是妖法不敢进前。当下牙里波看来不济，只得收回法宝，又战张忠、李义，奋力攻击，刀枪并起。番将抵挡不住，只得大败回营，番兵随逃去了。元帅吩咐，不可追赶，犹恐番将，有许多妖法。得胜，与众将回营。

元帅坐下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今日只番将，平战不能取胜，仗妖法伤人，幸有本帅在前，方得无碍。他既有法宝，以后交锋，须要小心才好。”众将答应。是夜元帅沉沉带闷，只愁牙里波是个旁门左道之人，想他今日虽然败了，还不知他再有什么妖法来。

不表此夜元帅烦闷。次日牙里波又带兵来讨战，元帅即点萧天凤出马，狄元帅亲自出营掠阵。若问萧天凤本领，原高于牙里波，所以战到五十合之处，牙里波抵敌不住，说声：“南蛮好厉害。”就走开一箭路，口中念咒，顷刻间乌云遮蔽，日色无光，飞沙走石，大作狂风。宋兵慌乱，萧天凤虽是英雄，到此也觉心惊，有力难施，几乎跌下马来，幸有主意，急急逃回本阵。牙里波拍马追来要拿他。

此书载这狄青因何会用起法术来？只因王禅鬼谷子，前者收他为徒弟，在山习艺七年，这些避水真诀，破水咒言，除风息雾，岂有不教的。只因前时对敌，不曾有人用妖法，所以不使出仙法。即前日在单单同交战之时，公主的法力，乃庐山圣母所教仙法，并非妖法，他被擒是镇球法宝，此宝非咒诀可破；二则两人夙有姻缘之分，所以被擒于公主。今日遇了妖法，元帅左手向空中指定，口念真言，顷刻间狂风顿息，日色复明，飞沙不起。

牙里波一见心中大怒，喝声：“南蛮破我仙法么？”抡枪复冲来。萧天凤拍马挡住相迎，牙里波又招架不住，又念火诀真言，但见空中一团烈火，照宋军阵上吹来，众兵慌乱，各自逃生，萧天凤急急败回。狄元帅一见，忙念拨火诀，这团烈火，反向对阵冲回，烧得这些番兵，焦头烂额，叫苦连天，众兵四散奔逃。牙里波一见不好，连忙收了法术。萧天凤只要元帅除了妖法，平战却不惧这牙里波，提起钢叉乱刺。牙里波大败奔逃回营。狄元帅大悦，方知王禅师父此宝妙用，得胜回营。众将大喜称贺，今日乃是元帅之功也。狄青道：“非本帅之功，乃当今洪福，又得将军之力耳！”

不表宋营贺功，再说牙里波杀败回营，怒气满胸。且点计逃回残军，烧伤者甚多。用药敷治不必细言。即进见麻麻罕，觉得面上无光，禀明法宝被破，所以败回。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你口出大言，必到捉完五虎将，与父报仇，岂知小卒也拿不得一个回营，反遭大败，以后将军休得出马，枉费劳力，伤残士卒耳。”牙里波听了只得气喘不息说：“元帅，狄青与我是杀父之仇，若不捉拿南蛮五虎将，不算新罗国的英雄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你平战也杀不过宋将，用法也不胜狄青，如此如何是好？”牙里波说：“元帅不必心

焦，且待小将今夜作法，摆一个迷魂阵，包管捉尽南蛮五虎了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如若再不济，这便如何？”牙里波说：“倘若再不成功，愿将首级送与元帅。”麻麻罕听了，却哈哈大笑说：“本帅乃取笑耳，休得认真起来，你且去预备摆阵罢！”牙里波说声得令。

是晚用过夜膳，候至二更时候，牙里波上了将台，披发仗剑，书符念咒，法水连喷东方三口，呼喝毕，就把豆子四方布散。不一会，就有数千鬼兵，变化出来。此时新罗、两辽二国，合兵有二十多万，因何牙里波一个人也不用？只因这迷魂阵法，用阴兵，不用士卒。

不知团得宋将否？正是：

妖术用来擒敌将，阴兵差去胜天朝。

第八回 迷魂阵密困英雄 开阳镜大破妖法

诗曰：

番将旁门道术精，迷魂阵内困群英。

幸亏鬼谷开阳镜，烟雾收除妖法倾。

再说牙里波只因杀败了，要摆起迷魂阵来。是晚书符作法，撒豆布演，阴多多已齐集，牙里波手执黑旗一队，四方带引点明。但觉阴风惨惨，冷雾腾腾，四方八面无兵把守，俱有门户可进阵图。布毕、已是四鼓催残，然后下了将台，入营见元帅缴令。牙里波进毕，麻麻罕说：“将军这阵摆得如此快速也？”牙里波说：“元帅，小将的师父，乃是花山老祖，曾经学法多年，撒豆成兵，阵已布成，诱得宋将进阵，至三朝魂魄俱无，命归阴府，入了此阵，凭他三头六臂英雄，铁骨铜皮好汉，也跳不出去的。若除了五虎，还怕他雄兵数十万么？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既如此，你点兵二万去助威，若擒得五虎将，其功不小。”天明，牙里波领了二万番兵上马，跑将营前。麻麻罕与众将，正在本营，看见阵中黑气冲大，不鸣金鼓不知此阵果有何厉害。

不言番将观阵，且说牙里波，匹马单枪，来宋营门指名狄青出马，快来会阵。狄元帅闻报，与众将说道：“这牙里波是个妖术之人，既摆得阵图，须要打破，倘若破不得他阵，辽将轻视我们中原大将了，但不知阵势如何？待本帅出营看看便了！”令萧苗弟兄守营，带领四虎，焦孟跟随，点兵一万出营。有牙里波喝道：“狄青，你既为主帅，职掌兵符，可知此阵何名？”狄元帅细细一看，别的阵图俱可识得，单有此阵，兵典上所无，不觉呆省一回，说声：“番奴，此无名之阵，休来混帐。”牙里波呵呵冷笑说：“狄青你不识阵图，说是无名之阵，你敢打么？”狄元帅未及回言，有张忠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去打阵的。”元帅说：“他阵内黑气冲天，必然厉害，你进阵，倘若势头不好，可即回马。”

张忠答应，拍马进前，与牙里波战了二三十合，牙里波退进阵门。张忠大喝道：“番奴休走！”提起钢刀，奋勇冲入阵中，但闻阵内呼呼喊杀，烟雾迷人，风狂蔽日，黑暗不辨东西，但觉冷气侵入。张忠着急，拨马转回，岂知昏暗不辨五指，全无出路，说道：“此番性命休矣！”牙里波冷笑，复出阵前说：“狄青，你不但不能破阵，有将进了阵门，也不得出的。”

元帅听了，说：“本帅原晓得这番将，有旁门妖术，如今张忠陷在阵内，不知吉凶如何？”便喝声：“番奴，休得逞能，凡为英雄大将，不能以实力本事见高低，就以智谋来取胜，你今兴妖作怪，纵然取胜，谁来怕你。”牙里波冷笑说：“狄青，你明是不识此阵，难以打阵，说什么妖法不妖法，若有方略，识得此阵，你也前来打破，才算你是英雄，不然休来混帐。”

李义大怒喝声：“番奴，休出狂言，我来破你妖阵。”拍马追赶牙里波进到阵中。李义但觉烟雾昏昏，寒侵肌骨，四边犹如铁壁，两目恰似失明。李义心惊说：“不好了！中了番奴之计。”张忠说：“入阵者何人？”李义闻得，便答应说：“李义在此。”张忠说声：“贤弟中了番奴之计，寻不得出路了。”慢表二将困在阵中。

此时石玉、焦孟三人说：“元帅，我们三人一齐杀人，或者可冲散此阵。”元帅正要开言阻挡，三将已跑进阵中，又被他困了。只剩得元帅与刘庆二人。刘庆说：“元帅，此阵众人进去，不见复出，不知如何？不免待小弟驾上席云，探听众将吉凶下落。”元帅说：“须要速去速回。”飞山虎应允，连忙

驾云而去。

有军士报上元帅说：“牙里波要元帅爷会阵。”元帅说：“本帅自有道理，不必多言。”停了一会，刘庆回来说：“元帅这阵内昏暗生烟，冷气侵人，众将多不见，又不见番兵，番将一人守阵，却是奇怪。”元帅想来，说：“天王庙内收得开阳镜，乃是师父所赠，与我说的，后来可破迷魂阵。今日紧紧收藏在此，想此阵如此奇怪，莫非就是迷魂阵不成，不要管他，待本帅就拿此镜进阵。若果是迷魂阵，必然可破；倘若不是迷魂阵，与众将陷于阵内，也是无数。当初太祖陷在迷魂阵中，得萤火虫放出光来，引出救了太祖；今本帅进阵，带了开阳镜，不知救得出入否？”不带兵丁进阵，一万兵交刘庆管守：“倘本帅破阵，你可领兵接应。”刘庆应允。

元帅取出宝镜，左手提刀，右手拿镜。这宝镜光华射日，彩色冲霄。元帅催开坐骑，至阵前，牙里波假意与元帅战了十合，拍马而走，诱元帅进阵中。牙里波进了阵，呵呵大笑说：“狄青，你不进阵来，算你造化；如今进阵来，你倒运了。”吩咐番兵，外围相屯，不要放走一人。

且说元帅进入阵中，果然四边昏暗，冷气侵人，即将宝镜擎起。只见万道霞光四围飞绕，一刻之间，烟雾全消，狂风不起，冷气全消，只见四将还是东西乱撞，元帅大呼众将说：“本帅已将阵图打破，并力共擒番将罢！”众将同声答应，大喊如雷，大刀枪棍一齐乱打乱刺，把辽兵犹如砍瓜切菜。

牙里波一见破了阵此，吓得魂飞魄散；刘庆见破了阵，一万宋兵追杀番兵，死者甚多。此时牙里波正要施法，岂料众英雄六般兵器，团团围住，枪法散乱，气喘嘘嘘，可怜无人救应，大叫一声：“天绝我也！”麻麻罕闻报破了阵图，即差成福、成寿、其青、其贵来救应。四将杀来，张忠早已一刀劈死牙里波于马下。元帅正要传令收兵，只见四将来与张、李、焦、孟，四人交战。忽见其青坠马，其贵心慌要逃走，李义一枪挑于马下；成福被孟定国一刀分为两段；焦廷贵生擒了成寿；石玉、刘庆，把番兵大杀一阵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
元帅即传令收兵回营，明日共破番营。此战大胜，四将与焦孟功劳，元帅各记讫，三百级号令，又收藏好宝镜。众将还不知破阵之由，众人问故，元帅道：“天王庙内所得开阳宝镜，你们忘记了么？今日带得此宝，故能破得迷魂阵。”四将大悦，只有焦孟萧苗四人不知根由，石玉将细情，一一说明，四人方知。元帅又命俺埋尸首，大赏三军。

元帅说：“本帅还有一虑。”众将问：“元帅所虑何事？”元帅道：“凡用兵大胜之后，须防敌人劫营，番将今日这般大败，谅情闷不过，料着我军得胜，必不防备，今夜必然前来偷营劫寨，众将须当留意，如此如此，以保无虞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智虑深远，足见高明。”又有小军禀上元帅爷活捉的这员番将如何发落？请令定夺。元帅说：“留此二人何用？传令刀斧手，并将前擒来之人，一并拿去砍了。”可怜新罗国二员大将，顷刻一刀一个，命丧黄泉，刀斧手即时献过首级。元帅吩咐拿出营前号令，按下宋营不表。

再说麻麻罕，点出四将，俱已阵亡，牙里波二万番兵；逃回千把，多是受伤的，麻麻罕此时又惊又恼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麻麻罕，在新罗本国也称英雄大将，岂知狄青如此厉害，两次交兵，杀得我大败，平战不能胜，牙里波同法又败十二员战将，今剩三人，如何是好？细想宋朝五虎，这般凶勇，欲待收兵回国，纵然狼主不问罪于我，还有何面目见众臣？若再与他交战，又不能取胜，想来毫无主见，如何是好？”

有部将乌山罗，口称：“元帅不用心烦！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败得如此光景，叫本帅如何不忧。”乌山罗说：“小将有计商量。”麻麻罕忙问：“将军有何妙计，快些说来？”乌山罗说：“元帅，我想狄青，今日大获全胜回营，必无防备，待小将今夜三更时，带领人马，悄悄去劫他营寨，必定杀他人亡马倒了。”麻麻罕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可依计而行。”今夜乌山罗，头兵偷营劫寨，有分教：

命丧沙场真可悯，尸不还邦实可怜。

第八一回 劫宋营乌山罗中计 败回国麻麻罕捐躯

诗曰：

井蛙之见用深谋，劫寨偷营破敌筹。

岂料苍天原佑宋，不成功绩丧沙场。

话说乌山罗定了偷营劫寨之计，是晚点起精兵二万，饱餐夜膳，候至更鼓两敲，乌山罗顶盔贯甲马提刀，带齐火料，二万番兵排开队伍，真是兵肃马静，衔枚出营而去。是夜月色微明，星光朗朗，三军已到营前。但见宋营中寂静无声，更锣不响，乌山罗大喜，早然无人守营，想必众人多已睡熟，吩咐众兵跟随，杀入踹营。众兵答应，一齐动手，杀进宋营，有灯球火把照耀，如同白日，长枪刀锤斧，乱打进营，喧哗喊杀，乌山罗一马当先，冲进营内，大喝：“南蛮，今夜活不成了，俺来踹营。”杀进营中，凶如狼虎。

狄元帅早已令众将埋伏，一闻喊杀之声，随定火把之所，四边杀入。众英雄大喝：“番奴休来送死！”各领兵丁，重重围定中央。狄元帅令众人不要放走了番奴。乌山罗此时知中计，舞定大刀，前遮后挡，不想杀人，只顾逃走。却被宋将团团围住，一口钢刀，焉能挡得六般兵器，心中慌乱，被苗显一棍捣于马下，石一枪，结果了性命。焦廷贵、孟定国领兵，一路追杀。番兵二万，可怜逃脱者少，破杀者多。元帅吩咐：趁势杀进番营，不得有违。众将遵命，领了大队人马，跑奔番营。

麻麻罕在营中思想，不知乌山罗此去如何？忽闻报乌山罗早已被宋将杀死，如今大队宋兵杀来了。麻麻罕心内作惊，急差殷光灵、龙飞海，分兵一半，去抵敌。二将虽然骁勇，怎杀得八员宋将，早被石玉枪挑殷光灵，刘庆刺死龙飞海。二万番兵，被杀得四散分逃。宋兵直进番营内。可怜黑夜交兵，麻麻罕营中，尚有雄兵二万人，即被八员虎将领十万宋兵，纷纷突入，不能逃脱，只得齐声说：“愿降。”独有麻麻罕一长枪，左冲右挡，奋力杀出重围，手下兵将不能招回，只得急急逃奔一程。

此时东方渐渐发白，众英雄就在番营，点查粮草，以及马匹军械，禀明元帅。元帅大喜，吩咐将尸首掩埋，只是麻麻罕，未能捉获，须防后患。众将说：“元帅，麻麻罕屡败之将；乃癣疥之患，就是三头六臂的英雄，也何足挂怀。”元帅回营，大赏三军，是夜无言。

次日元帅吩咐，息兵三日，再往前进。行文先赴晓谕白马关，书曰：

西辽国实为无礼，屡次兴兵，侵犯天朝，本帅已经提兵征服，岂料辽王痴心未改，复动干戈；尔邦狼主，擅敢借兵助虐，本帅曾经请旨，先代尔邦，麻麻罕既败、逃遁无踪。兹者：大兵即日临城，如识时务，尔邦狼主，可亲来求降。本帅略念好生之德，矜全你国君臣，否则天兵一动，满城玉石不分，追悔不及。

慢表狄元帅文书下白马关，先说麻麻罕走脱重围，盔甲全无，跑走至天明，过了几座高山，又与石天豹相见，这石天豹，自前日败走回国，心中不服，闻元帅又兴兵，他带些干粮，走了四五天。当下忙问：“元帅为何如此模样？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不要说起情由了。”又将大败根由，细说一番：“宋室江山夺不得，不如早早还邦，再作道理。”此时麻麻罕无奈何，与石天豹一路同走回，一连四五天，二人用些干粮，已到了白马关，大叫开关。

白马关主将，名唤海驼龙，一闻此报，想来麻麻罕，两次兴兵，败到一

癣疥（xū njìè，音选介）——是两种皮肤病。比喻为害尚轻的病患。

卒不回，亏他还有面目回邦，吩咐不许开关。又一时复报，他在关外，十分痛骂，请令定夺。海驼龙说：“他自无能，反来骂我，也罢！待我亲自上城，与他说话便了！”即登城上，大叫：“麻麻罕，我想你平日间自夸骁勇，如今两次兴兵，败得如此回来，亏你羞不羞。”麻麻罕喝声道：“海驼龙，你休得多言讥诮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快快开关，待我奏知狼主，领雄兵前去报仇，未为晚也！”海驼龙听说笑道：“你还想领兵么？真乃痴心妄想，失机的败将，国法难容，况且两次出兵，败得片甲不回，罪大如天，还有什么复兵报仇之说。初次容情，勉强开关，今日难以徇情了。”麻麻罕怒道：“海驼龙，你言差矣！我奉狼主之命，自恨不能大破宋兵，实因天朝五虎厉害，又有计谋，把我们杀败，难道我自己要做出来的么？不必多言，快些开关。”海驼龙说：“麻麻罕，你今要开关，除非捉得大宋五虎将回来，若缺少一人，休想进关。”麻麻罕听了，气塞喉咙，说不出话。

有石天豹说声：“海将军，你且容情一次，开门如何？”海驼龙呵呵冷笑着说：“你两个人合兵，共三十万，战将十二员，外加副将不计其数，俱已败尽，只你两人回来，若放你进关，狼主岂不归罪于我？况且我邦有限的兵将，如再被你杀败了，岂不把新罗国付与大宋。非我今故意作难，你若是不拿得五虎，此关断断不开的。”麻麻罕大怒，指定海驼龙大骂说：“你不开门，我们也知，你谅必贪生怕死，要投大宋。”又说声：“狼主呵，并非臣负你的洪恩，只因进退无门，从此永别狼主了。”即拔剑自刎而亡。石天豹见了，也把海驼龙痛骂一场，亦撞死于关下。

海驼龙一见冷笑说：“麻麻罕，我前在你手下时，被你打过四十板棍，至今怀恨在心，谁叫你无能，杀败回来，俺今公报私仇，断送了你；石天豹与我无仇怨，我本欲放你进关，你一心要做黄泉之客。”即开关，令军士埋葬尸首，收拾马匹器械进关。海驼龙想来，麻麻罕死了，上本只说他们俱战死沙场罢！

正要上本，狄元帅曰文书又到，看过了，即照此情由写本，差人呈送狼主去了。又思我国平昔无事原与大宋相和，没有相忌，只为西辽国王，前来借兵，我狼主真如孩子之见，听了西辽王之言，贪图平分天下，岂知宋朝将兵，如龙似虎，反损去雄兵十数万，大将数十员，耗尽多少钱粮。狼主噯！你受西辽王愚了，只落得狄青反来征伐我。幸而他仁心，有宽洪之度，书上明写着，早早投降，保全一国，尚再迷而不悟，满城玉石俱焚。不是我为臣的惧怕狄青，想来麻麻罕如此雄兵猛将，不能对敌，何况微臣一人，且紧守此关，待狼主旨意到来，然后再作道理。又吩咐众兵副将，小心防守，以防宋兵攻打。

这海驼龙立心守候狼主旨意，过了八九天，有小校报说：“中原人马，已经大队到关外，安营扎寨了。”这海驼龙仍是按兵不动，又闻关外炮响连天，探子飞报：“中原天兵，水泄不通，安寨围了我关，请令定夺。”海驼龙听了，即上关看，但见：大宋营盘，旗幡密密层层，人喊马嘶，结得齐齐整整，十座大营，腾腾杀气。此时海驼龙看罢，说道：“大宋狄青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你看他大营扎得这等坚固，五虎将威名，常常传到我邦，麻麻罕乃我国头等英雄，也杀败了，大宋兵将，厉害可知。本总镇虽然身为武职，奉守此关，谅情出去抵敌，未必胜得大宋军马。”看罢一番，连忙下了城，进帅堂坐下，思量这中原大宋，从前曾有杨家父子保护，个个都是能征惯战之人。目下杨家勇将英雄去世了，又有狄青五虎将，保护乾坤，各邦畏服，五

虎扬名。看起来大宋这座锦绣江山，犹如铜浇铁铸，代代有英雄保护，此乃天意佑他的国，故辽王屡次兴兵失利，乃是痴心妄想耳！海驼龙正在思想之际，有军士报上将军爷。

不知军士所报何事？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贪心到底终为损，图利必然反得空。

第八二回 闻兵败新罗国议降 允投顺狄元帅班师

诗曰：

太宗新罗本两和，只因辽国动干戈。

将亡兵败方知悔，求降军前受益多。

话说海驼龙，正在思想五虎将英雄难敌，忽有番兵来报：“中原主帅，差人下战书，请将军爷观看定夺。”海驼龙看罢，即上城对宋使说：“已经写本进朝，上达狼主，劝其投降，望乞元帅暂且按兵一月。如若狼主畏惧天朝降服者，免动干戈，保全我邦人民，则是元帅好生之德。伏祈元帅允准，则本国君臣，深沾厚德无穷矣！”军士将此言禀知元帅，元帅听了说道：“守关将既然如此说来，本帅且暂定兵守候罢！”

不表宋帅守候。且说新罗国王，本无夺取中原之心，只为西辽王前来借兵，他也不忍却邻邦之谊，故差五将十万雄兵帮助西辽。岂知反被杀得大败，这狼主心中气忿不平，此时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立心复仇，故又命麻麻罕，挑选十二员勇将，十万雄兵，百员副将，谅必大获全胜。若能捉完五虎将，然后兴兵直进中原，与西辽王平分天下，方泄前败之恨。

这一天早朝，众文武参见已毕，左班中闪出一位官员，俯伏金阶：“臣奇罗多宝有事奏闻。”狼主说：“卿家有何事情，且奏来？”奇罗多宝奏道：“前差麻麻罕领兵帮助西辽，欲取中原天下，不想反被五虎将杀败了。十二员勇将，战死沙场；十万雄兵，共十伤其八，其余残兵，多已投顺。如今兵临白马关，先有宋将文书到关，海驼龙亦有本章达呈，请狼主龙目观看。”狼主闻奏，吃了一惊，忙将论文本章，从头至尾看罢，说道：“可恼宋朝五虎将，既然如此猖狂，即传旨：众大臣速与孤家立主，如何退得中原五虎？”此时众大臣一同启奏：“从前大宋与我邦向为和好，乃西辽国有犯天朝，又求我国助兵，致起干戈之衅，至落得我损兵折将，枉费军粮，原是我邦失算。至于麻麻罕，乃本国头等英雄，又有牙里波法力相助，一同共殁于沙场。毕竟大宋江山，有狄青五人鼎力，断乎摇动不得的。若依臣等愚见，勿助西辽，顺投大宋，方保我国平安，望娘主龙心鉴察。”新罗国王到此真无可奈何，满心大恨，只得允纳众臣所奏，不助西辽。即降旨，速备金珠异宝，降表降书，即令奇罗多宝前往献纳。

奇罗多宝称领旨，当日即备了宝贝金珠，备齐降书一道。奇罗多宝即坐上高头骏马，带了五十名健卒，护送金宝，拜辞狼主，众臣相送，出了铁坵城。一路三天，过了青龙关，又至摸狼关，一连十日程途，竟到了白马关。海驼龙闻报，忙出关迎接。进了帅堂坐下，问起情由，海驼龙就五虎兵势厉害光景说知，又有小军禀请将军爷，用酒宴饮。此时日落西山，乃夜膳之时，海驼龙就请钦差大人，用酒盛筵款待，不必烦言，宿了一宵。

次日天明，奇罗多宝先差两名小军，前往宋营中禀知元帅，然后着令小军起程，载了四辆金宝，亲自携了降书。狄元帅闻报，即出营迎接进番官，此乃狄爷谦恭之礼。此时奇罗多宝，进了宋营寨中，威严恭肃，早已吓坏了，看看各员虎将，更觉心寒，坐立不安，欠身打拱，尊声：“元帅，小邦向与上国相好，原是西辽无礼，屡屡兴兵犯上，数年争战，干戈不息。该国中雄兵猛将，已被元帅众位将军，杀得冰消瓦解，又差官到来小邦借兵，仍复妄想天朝社稷。小邦狼主，作事甚是糊涂，不准众臣谏阻，竟自无礼，发兵帮助西辽。岂知上国，乃天生虎将，护佑圣主的锦绣江山，今日小邦雄兵尽陷，

勇将消亡，直至今日上国兴兵前来，呈献降书，并有些小金珠四辆，贡于上邦天子，略表小邦狼主微臣之心。愿乞元帅广开洪恩，不追前失，我一国君臣，退返败兵回国，望求元帅允纳，我国感恩不浅了。”

狄元帅听了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你国王，全无一点见识，却被西辽国王所惑，贪图平分天下，故大兴人马，帮助西辽，也是免不得一点贪图之心，至今雄兵勇将，一旦化为乌有，他真乃孩儿之见，下自揣度，那能做得一邦之主。”奇罗多宝说声：“元帅，这原是小邦狼主万错千差，只求元帅开恩允纳，收下降表。”元帅说：“若要灭平你国，不只为难，姑念你君臣一城百姓，所以先行文晓论，今既求降，且待本帅收兵回朝，代恳圣上宽恩罢！倘然下次再犯者，断不姑饶。”

奇罗多宝称谢，诺诺连声。有旁边众将环眼圆睁，把番官大骂，元帅喝退众英雄且住口。有小校送上茗茶，元帅将降书贡献，一一查收，投降番兵照点送回，依然各守地界。奇罗多宝作别深谢，元帅抽身，亲自送出营外，一拱相辞而他领回降兵回朝，将情上达狼主。此时狼主方得放心。想起前情原因，西辽国前来借兵，我邦大败，他却在旁边冷眼相看；今日损兵折将，皆由于彼。孤家意欲兴兵前去寻他，即与众臣商议。有几个大臣启奏道：“狼主前看西辽到我邦借兵时，说夺取中原，平分天下，臣等也曾谏阻，无奈狼主不听，借兵于他，缘狼主一来念着邻邦之谊；二来贪想大宋江山。目下中原夺不得，反与西辽构怨，正是自家窝里争斗，岂不见晒于邻邦？若前时借兵与他，乃是狼主厚情，今日岂可因情，复又伤情？况且宋将仍要去西辽，倒换珍珠旗回国，我望狼主休要生气，今日大宋兵戈已止，只落得做个人情于西辽国罢！”所以国有道则昌，无贤则亡，信不诬也；一言而兴邦，一言而丧邦，圣言千古不易之论。这新罗国众臣，句句皆是达理之言，所以感动国王龙听，即降旨：阵亡兵将，情殊可悯，于白马关外，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，超度亡灵，少尽孤心。又令收回降兵，仍归兵部，各官领兵退朝。

按下新罗不表，话分两头。那狄元帅也矜怜被杀将兵，把祭仪礼物，散祀亡魂，此乃元帅仁慈隐恻之诚；又差孟定国，将捷音回朝，吩咐他不必再来随证，且往王府守候不表。

孟定国回朝，元帅择日回京。是日三声炮响，拔寨登程，点苗显为先锋，接连二队，乃是萧天凤、张忠。大兵分为五队，解粮官仍点焦廷贵，一路大兵，毫不伤扰百姓。大兵离了新罗国往西北大道而行，非止一日程途。

先说雄关孙秀，常常闻狄元帅阵阵得胜，只是终日闷闷沉沉，叹声：“苍天呵！我巴不得狄青死于沙场，岂知他阵阵交锋，有胜无败，若是狄青不死，下官如何放心得下？”此时只有范大臣、杨将军欢悦万分，称赞狄千岁之能，又得四将扶助，庞洪、孙秀，枉用尽奸谋了。这一天孙兵部正在帅堂闷坐，忽有小军报说：“狄元帅差孟将军回朝报捷，故来禀知，可开关否？”孙秀一想，莫非狄青又是杀败了，假言回朝报捷，实要求讨救兵不成。若果如此，原要像前事不放他进关取救，难道又是八宝贱丫头去解救的么？吩咐开关，放他进来，要盘问狄青胜败事情，然后见景生情。

小军开关，孟将军昂然直入，拴了马匹，远远看见孙秀，不禁两目圆睁起来？凡人见了得意之人，虽自己心烦，相见时也觉心开。这孙秀乃是作对之人，所以孟将军一路得意而来，此时见了孙秀，登时怒容满面。此刻进了

见晒（sh n，音审）——被饥笑。晒，讥笑。见，用在动词前表被动。

帅堂，范仲淹、杨青也在此。孟将军勉强称说：“孙大人，小将孟定国打拱。”
又参见范杨二人。孙秀说：“你既称本官是王亲，怎么见了我不下跪叩见？”
不知孟定国如何回答？正是：

奸臣枉有骄矜志，硬将焉能佩服心。

第八三回 奉帅令孟将军报捷 伐西辽扒山虎破关

诗曰：

征服新罗大勋成，本章奏捷达朝廷。

英雄五虎功劳重，宋室江山永保宁。

话说孙秀怪着孟定国，见他端然打拱，不跪下叩头之言。阵定国说：“孙大人暖！狄千岁也是王亲，小将也不过拱手参见耳。”孙秀回答不来便说：“本官且问你，如今要进关何干？”孟定国说：“大人，你看我背的是何物件？只因我元帅征伐新罗国，大破迷魂阵，杀死了妖人牙里波，大兵直抵白马关，这狼主惧怕，献出降书，又贡来多少金珠异宝，如今千岁仍要西行，故先打发小将回朝奏捷。”孙秀说：“从前圣上命你元帅征伐新罗国，为何不将新罗国剿灭，不请圣旨，擅准归降，是何缘故？”孟定国道：“孙大人，我家千岁，乃宽洪度量，想来天既有好生之德，人岂无惜生之念？况且新罗国的人马，已被元帅伤得过多，国王既愿求降，焉可再深求的？”孙秀喝声：“胡说！既奉旨征伐新罗，不灭尽叛党，自准投降，你元帅已有欺君之罪，又有逆旨之罪了！”

孟定国说声：“孙大人，你是安坐关中，不知征伐之苦。我千岁跋涉山川，风霜劳苦，方得平服新罗。又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故准其归降。孙大人，你的本领，只好被辽兵攻打，围困不能出敌，惟将免战牌高挂。无计退敌，只得将告急本章回朝，朝内君臣议论不决，全亏得包龙图救活了千岁，方得又领兵征伐。如大家象你这王亲大人，如此只好凭着番兵，破了三关，免不得宋朝天下让与新罗国。今朝反说这倒话，我们众人，多是有功与国，大人何必瞎辩多言。”

孙秀听了，大骂：“匹夫，你敢挺撞我么？”孟定国哈哈冷笑说：“挺撞不挺撞，我也无罪，你要怎样的？”旁有范爷说：“大人何必说这等没要紧之言，有罪无罪，悉听圣上主张，容他京都复旨，方可定得千岁之罪。”孙秀听了气闷不过，只得吩咐开关，放他进京去了。又修书暗暗差人回朝，送与庞洪，要他唆使圣上，把狄青问个欺君妄准投降之罪。

一日，庞洪接得书看罢，叹声说：“他既征伐新罗国，料想做不来了。”终日气闷不题。

且说孟定国出了三关，加鞭快马，一连二十余天，方到汴京。路过包学士府门，孟将军当即进内，禀知包公，细将长短一一说明。包公大悦说：“狄王亲，真有韬略雄才。”叫声：“孟将军，你且将此本留下，待本官明日，奏呈天子便了！”孟定国说声：“多谢大人，小将拜别了。”包公说：“你今往哪里去？”孟定国说：“小将要回王府，禀知太君；又往南清宫天波府，去报喜信。”包公说：“你意也不差。”

孟定国即辞别包爷，上马加鞭，回到王府。传进书来，太太看过大悦说：“自从我儿去后，心内悬悬，早夜不安，幸得皇天庇佑，至今才得我儿征伏番邦。但愿此平平稳稳，取得珍珠旗回来，母子团圆，同归故土，做个安屯太平人，乃我老身之幸也！”又言：“孟将军，你赶路辛劳跋涉，如今不必再去随征了，且在王府中安屯，候着我儿回来罢！”孟定国说：“多谢太太，未将临行之际，千岁原吩咐我不必再去。”

是日，用过早膳，孟将军禀知太太，要到南清宫投呈喜信。太太道：“此去即可回来。”孟将军应诺，即日到了南清宫，投呈书信。孟定国就在外堂，

故未见潞花王母子之面。是时母子看过喜信，十分大悦，即吩咐赏来人黄金二锭。孟将军领赏而回，转身又到天波府，进内见了余太君众位夫人，将书呈上，众夫人开读完，老太君大悦，问及一路征伐情形，孟定国细细禀明。即时拜别太君与众夫人，仍回至王府，是夜不表。

次日天子临朝，包公就将狄青的本章呈上。天子御展，龙心大悦，开言说：“御弟果然英雄智略，新罗国一战已平服了。但愿此去西辽，早早班师回朝。孟定国途中劳顿一番，先加一级，以赏其功，候御弟回朝，论功升职便了。”天子旨下退班，君臣各散。

此时众大臣皆喜，单有国丈怒气满怀。从前大仇恨，只狄青一人，如今连包拯一并怀恨了。好好地他死去，一生大事已定，岂知被这黑贼救活了人。还指望这小畜生在沙场战死：今又被他征服新罗国，是乃天下从人愿。但愿此去两辽，这些番兵倍加厉害，将这小狗头一刀砍做两段才好。

不言国丈心中烦闷，不表朝内君臣。且言狄元帅征服新罗之日，西辽国内，常有飞报，他国君臣，人人尽知大宋五虎，厉害非凡，今已平服新罗，又要来征我国。此时君臣日日商量，无谋可设，且待他兵临我境，再为计议。书中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

却说狄元帅大兵一队队，行程半月，尚未到西辽国，时逢六月，天气暑热非凡，且安营守候秋凉，然后进兵。扎营候了两月，秋风习习，元帅吩咐登程，一路无恙，跋涉三十余天，已到西辽国头座关三十里，元帅吩咐发炮安营，即下战书与七星关。守关主将，也是辽邦一员武将，是日闻宋兵临境，想来本国多少英雄上将，尚然不济，谅本总不是宋军对手，但受了狼主之恩，断无献关投降之理。若要与他交锋，又杀他不过。想罢，只得吩咐各兵将，小心坚守，即时备了本章，飞投狼主去了。

再说狄元帅安营三天，是日说道：“本帅三日前，行文与七星关主将，奈何毫不见动静，即日差张忠去讨战取关，不得有达。”张将军说声得令，装束上马提刀，五千精兵，直杀至七星关，喊杀连天。番将佐天雄不敢出战，坚心保守。宋兵把城重重围困，连天大炮，攻打数日，困得水泄不通。佐天雄料难保守，只得带了手下兵丁部将，逃奔前关去了。满城百姓，惊慌失措，哭泣之声大震张忠破了关，转输一一安慰说：“你国王侵犯大宋，与你等百姓无干，我元帅严禁大兵，毫不掠犯的。”此时方得哭泣之声少息。张忠又差人，请元帅大兵进关。元帅大悦，记上头功，养兵三天，命李义领兵，攻打乌鸦关，大兵进发，好不利害。

先说前关佐天雄逃往乌鸦关，说起此事，此关守将段威，只有防守的伎俩，没有出敌的才能，闻言好不着忙。不觉五六天，报说宋兵已至，段威坐卧不安，说：“狼主呵！并不是微臣按兵不动，只因大宋兵将利害，非比寻常。新罗国将广兵多，尚且被他杀得大败；关中虽有兵丁十万，到底不是宋兵对手，况且狼主又不发救兵接应，本官倘若出战，死何足惜，只恐此关一破后，他关也难保守了。所以日夜小心，提防保守，只望狼主速发大兵到来，方能保得此关。”

段威正说话间，忽闻连珠号炮响亮，声如天崩地裂，小军又报说：“宋兵攻城甚急，请令定夺。”段威听了，无计可施。城中百姓，多已逃散，子找爹娘，兄寻幼弟，如此光景，真正可怜。当时段威见宋兵攻打，心如乱麻。只得吩咐众兵将，多加箭石紧守。即上城一望，好不怕人，四面围困，刀斧重重叠叠，旗旌密密层层，飞弓箭弹纷纷，打上城头，炮响连天，直向城中

攻击。段威见了，十分作急，想来不若使个缓兵之计，暂退他兵便了！即望城下高声说道：“大宋将，且缓攻城，小将已有请降的本章，奏闻狼主去了，望乞将军把人马暂退，免得满城百姓，子散妻离。况且我邦，雄兵猛将是有限的了，谅情狼主见此光景，必然献旗投降的，望乞将军暂退了大兵如何？”李义大喝一声：“番奴！”

不知李义有何言语？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下国屡兴兵犯上，天朝今遣将攻城。

第八四回 惧大宋辽王逢野道 议破敌老祖领兵符

诗曰：

新罗既降复征西，只为辽王贪意迷。

屡动干戈侵宋境，无如天命有攸归。

话说李义听了段威之言，骂声：“番奴，我中原上国，四夷拱服，缘何独有你国，不遵王化，年年吵闹，岁岁干戈。从前被我元帅杀败，情急称说投降，假造珍珠旗贡献，我元帅是个忠厚之人，被你君臣搪塞过了。我兵还朝后，又遣飞龙贱婢混进中原，暗图行刺我元帅。谋害不成，又往新罗国借兵犯界。亏我元帅，英雄韬略，先已平服新罗国，今日大兵到来，必要灭平你国，休得花言巧语，快快献关，饶你蚁命，不然，本将军就要攻破你城池。”

段威再三恳告，说：“将军，此事乃我狼主贪心，至得罪宋主，灭尽我邦，也怪怨不得了。只可惜关中百姓，数十万生灵，倘城一破，枉死良多，情殊可悯，还望将军大发慈悲，暂且收兵，停顿半月，满城军民，深沾恩德。”此时段威总以百姓为由，苦切恳求，这李义原是个直性英雄，便说：“罢了！既然如此；我也定夺不来，回营禀知元帅准了，然后收兵。”说完即飞马回营，将辽将之言禀知。

狄元帅听了，想一会说道：“既已如此，暂且收兵，守候半月，然后再酌罢了！”李义奉命收兵回营，段威见宋兵退去，方得少安，即修本告急，回朝而去。

非止一日，这一天狼主接得本章，惊慌失措，正在早朝，与文武众臣计较间，见黄门官启奏：有一道人，自称花山老祖，法力高强，来与徒弟报仇，能力除五虎将，求见狼主。番王一想：不知那人是他徒弟，有何法术，可能退得宋邦五虎，不若宣他进殿，便知分晓。即降旨宣进来，不多时，花山老祖进至银銮殿说：“狼主在上，贫道朝参，愿狼主千岁千岁。”辽王说：“道长平身。”细将他一看，只见道人生得形容古怪，一张血点朱砂脸，赤发纳胡连长须，浓眉长一寸，身高八尺多，看来也有道骨仙风体态，想这道人，半象妖魔，半象仙。开言说：“仙长，贵洞何方？到来何事？”老祖说：“狼主在上，贫道从前在于花山修道，故名花山，潜修苦练，已经八百余年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新罗国内，通迷之子牙里波，曾拜贫道为师，奈他功夫未足，法力未精，伤于狄青之手，所以贫道要与徒弟报仇，只要狼主差一个将军，三百健卒，待贫道略施小术，岂惧他铜皮铁骨英雄，管教狄青五人，个个多做黄泉之客了。”

番王说：“道长，既然牙里波是你门徒，何不前去帮助新罗国，反来我邦？”老祖说：“如今他已经投降他国，只得罢了！今闻狄青又来此地，所以贫道立心特来除他，只要兵丁三百，大将一员，包管伤了狄青五虎。”狼主未及开言，有众文武齐奉道：“狼主噯！道长虽然如此说来，若依臣等求降为上，若然造次动兵，倘若仍复不用，求降时，恐来不及了。”

花山老祖听罢，呵呵冷笑，说：“列位大人，勿将贫道小觑，八百载的工夫，非比寻常，呼风唤雨，倒海移山，五行正法，件件皆能，更有掌雷妙法，打中三天，由他中原五虎数十万雄兵，一人走不出。贫道一到，不用吹毛之力，顷刻齐完，除了五虎，狼主夺取中原，何难之有。”众番官说声：

“道长，既有法力，可能当面试验否？”老祖说：“若要试验，却也何难，只要一所广阔地段，待贫道试验便了。”

当时狼主听了，即传旨摆驾，往御教场。众臣领旨随驾，老祖当驾前，把拂尘向空中一扬，口中默念咒语，忽见空中坠下一朵白云，他即踏上腾空高起，说声：“贫道先往教场，候驾去也。”此时君臣多称奇异，说他白日胜空，果非凡夫惑众了，必然是仙传妙术。

与下君臣共到教场，狼主坐下銮车，文武分别左右，老祖先已到了，上前请问：“狼主要贫道试演什么法术？”狼主说：“只由道长试演罢！”老祖说：“如此只呼风唤雨来罢！”向背后拔出宝剑，对着西北方念动呼风咒语，剑书灵符在当空，不一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。君臣多赞说：“道长果然法力精通？”狼主吩咐收去大风。老祖又念咒一回，顷刻收去狂风。狼主道：“道长既已呼风，何不唤雨。”老祖微笑，又提宝剑向正北方，书了灵符，默念咒语，霎时间乌云四起，红日埋光，登时大雨淋漓。狼主大悦，说道：“快些收了大雨。”顷刻云开日现。狼主说：“道长还有妙法否？”老祖说：“狼主这是些小法力耳！还有多少大法术的，却待贫道移座山，与狼主看看便了！”即念移山咒语，向南叩礼，书符毕，转眼已有高山一座在前途，许多奇峰怪石，古树丛林。此时狼主君臣，十分惊讶，齐说：“仙长果不虚言也！”又见他退去高山，老祖又向空中念咒作法，忽见对面茫茫大海，水天相接，波浪滔滔，狼主心花大开，又命收去移山倒海之法，顷刻教场平服如初。

狼主不胜心悅，又恩夺取中原，说道：“仙长，孤家正在计穷力竭之时，难得仙长到来帮助，既有此法力，谅必中原五虎可除；但如今保国，夺取宋朝天下，全仗仙长帮助之力。若得成事，其功不小，孤家铭德不忘。”老祖说：“贫道一心特来报仇，助着狼主的。”番王大喜，传旨与众臣回转殿中。老祖仍驾起云一同到殿，日已午中了。

老祖落下云头，再参狼主，说：“乌鸦关甚是危急，请狼主差一员武将，点兵三百，贫道一同前去，先除五虎，后取中原便了！”狼主便问：“哪人领兵去？”此时众文武并无一人敢领提兵，老祖指着一位武将，名黑吞，说：“此位将军可能前往，何不领旨？”狼主便开言即差此将。降旨毕，黑吞慌忙俯伏道：“臣实无能，敢请狼主复选别人，方得不误大事。”老祖说：“将军不必推辞，此去凡事有贫道担当，何须疑惑。”这狼主便听了老祖之言，总要黑吞前往。

黑吞只得勉强领旨，别了狼主，回归衙内，说与夫人知道，即戒装上马，拿了宣花斧，带得三百精兵，与老祖登程。此时老祖也不腾云，步行与黑吞并马起程。狼主率众臣相送，及转回坐下说：“众卿家，想来孤家该不失国，故有此道人前来相助，但愿他收除五虎将，何愁不得大宋江山。”众文武点头称是。

按下君臣言语不表，再说黑吞，一路思量，却不知此去吉凶何如？与老祖行程十余天，过了三座关，前面就是乌鸦关了，先差小将报知。段威闻报，想来这道人有什么本领，破得五虎大将。此番若杀退得狄青五人，方能保得我邦，倘再杀不退宋军，越增他震怒了。若此关一破后，二关也是无能的，将三关失去，狼主休矣！此时只得勉强出迎，接进帅堂见礼，三人坐下言说。段威看他形容怪异，不知他是怪是仙，有何法力。停一会摆上酒筵款待，那老祖说声：“将军，贫道修行已久，证果仙班，不吃民间火煮之物了，将军

不必费心。”段威说：“仙长你既入仙班，因何又到红尘，伤生害命，岂是慈悲道念么？”老祖说：“贫道只为狄青猖狂不堪，伤我徒弟性命，故忿恨特来报仇。”段威说：“仙长原来如此。”段黑二人告礼就席，老祖不相陪，往前厢去了。吃酒间，黑吞细道老祖试演呼风唤雨，移山倒海之术。段威此时听了，方才略略放心。是夜休得多谈。

次日老祖说：“黑将军，贫道看你愁容满面，实在有惧怕之意，待贫道送你一丸吃下，必壮其胆气，力量倍加了。”即取出一丹，大如豆子，命取阴阳水吃下。此时黑吞接了吃下，停一刻，果觉精神加倍胆大心雄，遂谢了仙长，心中大悦。老祖说：“黑将军，你可领兵三百，出关讨战，贫道随后即到阵中了。”黑吞应允，带兵上马，手持大斧，冲关跑出。有段威挡住，还疑到底不知这道人，有何本领退敌，又见他把手剑向地画了书符，口中有词咒念，喝声速变，阶下顽石，忽然变化作一只青毛兽马，看看不像马，多了二角，略像牛。老祖连忙乘上，不用加鞭，此兽自走如飞，跑出关去。段威方知他真有本领，果然有法力。

但不知此去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五回 施法宝花山逞能 遇妖术虎将被陷

诗曰：

花山妖道逆天为，称说报仇强助西。

宋将险遭掌雷陷，王禅老祖到扶危。

当下老祖乘上怪马，飞跑出关，来至阵前会齐，黑吞在宋营讨战。狄爷道：“列位将军，本帅想来，西辽王不知他主见如何？一连候了二十天，停兵待他献旗投降，至今还未闻消息，不知辽王或战或降，如何？”众将说：“元帅，倘若他国君臣畏俱，又愿投降，请问元帅准他否？”元帅说：“只要他献出珍珠旗，便准投降了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，倘若圣上怪辽王反复，又不准他，这也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圣上原乃英明仁德，定然允准的。”言谈未了，忽有小军报说：“启上元帅爷，今有西辽王打发一将，名唤黑吞，只带得三百名兵，前来讨战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我想此将只带得三百兵来到，谅必是个劲敌了，此番只要小心迎敌才好。”张忠说：“元帅前日两国交兵，多少英雄，尚且被我们杀个尽绝，岂惧今日这个把番奴，只消小将，走马横刀，这几百辽兵，个把番奴不知去向了。”元帅说：“你休得狂言，此番只恐又有一场恶战了，刘将军，你领兵一千，小心出敌才好。”刘庆得令，提枪上马，领兵一千，飞马出关，各通名姓，搭手交锋。

黑吞本领不是高强，与飞山虎争战一场，招架不住，回马奔逃，飞山虎拍马追来。花山祖跨坐骑而出，口中念咒，左手雷掌一起，向着刘庆对面虚空一拳，喝声：“来将还不下马。”半空中一响，一道金光直射来。刘庆喊声：“不好！”身闪不及，被掌打在肩上，疼痛难当，急下马。幸有阵中的军士，飞步抢回，飞山虎奔回关去，一千兵卒，惊慌逃走回关。

花山老祖收了雷掌法，黑吞大悦，称羨老祖法力精通。老祖复又高声呼唤：“狄青，出马来会贫道。”喊杀之声未了，石玉一马冲到阵前，大喝一声：“何方的妖道，敢来讨死！你伤我刘将军，你想活命，且吃我一枪。”说罢，把双枪乱刺，花山老祖冷笑一声，把宝剑架过双枪，也是一雷掌打去，中在石玉背心，忍痛难当，几乎落下马来，拖枪大败而逃，回关即跌下马来，声声呼痛。

元帅一见大惊，命军士扶到后营睡去。二位将军倒睡床中，叫痛之声不止。若被妖道雷掌所伤，不独中伤之处疼痛，满身骨节也酥麻痛的，由你英雄上将。不出三天，命就归阴府。此时狄元帅心中焦闷，说道：“西辽雄兵猛将，本帅尚且不介怀，还不相干，无奈异人妖法，连伤二将，痛楚如此光景，还不知性命如何？”

元帅正在忧闷之际，忽报辽将黑吞坐名要元帅爷出战，元帅吩咐小将军去了。帐下萧天凤大怒，上前打拱说：“元帅休得心烦，待小将出马擒拿妖道番奴。”元帅说：“萧将军，你虽骁勇，只因妖道用法伤人，倘如石刘二将被伤，如何是好？”天凤说：“不妨。”元帅说：“倘若除不得妖道，他又用法伤你，你不要恋战，即可跑走回关来。”

此时萧天凤英气抖擞，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叉，领了健卒一千，出营而去。元帅对张忠、李义说：“萧天凤此去会阵，不知吉凶如何，你二人随同本帅出营看来。”二将答应，又吩咐苗显守营。三人正在马上，出营只见萧天凤，已被雷掌打中，负痛逃回关中。元帅心中着急，吩咐军士扶他去后营安睡。

忽又报到：“启上帅爷，黑吞必要元帅爷亲身出马。”元帅说：“必要本帅出阵，如若不去，只道本帅惧他，且出关会这妖道便了！”即顶盔贯甲，跨上龙驹，张忠、李义，相随左右，点兵三千，摆开队伍，出到阵前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一辽将耀武扬威，后边立着一红脸道人，形容古怪，服色异常，原像有些来历。黑吞喝声：“来将快快通下名来！”狄爷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平西主帅狄青也！你莫非黑吞么？”黑吞说：“既知俺的大名，何不早早下马，送过首级来？”元帅大怒喝道：“你乃无名下将，怎得夸此狂言，看刀！”金刀砍去，黑吞月斧一架，喊声不好，马退数步，几乎跌下马来，把月斧抛地下，急急回马奔逃。

老祖看见，跑出劈面冲来，提起雷掌打过来，狄爷喝声：“慢来！”把金刀将霞光一拨，这道金光从旁边侧去了。此时花山老祖大怒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你敢破我仙法么？”狄元帅大喝道：“妖道，你且认认本帅是何等之人，你用此旁门妖术，有甚相干，别人由你摆弄，在本帅跟前休得出丑。”说罢，金刀砍去，老祖把宝剑架住，又是一掌打来，狄爷把金刀拨出霞光。老祖喝声：“狄青，你又破贫道法宝，只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一连三个掌雷，也被狄青拨开。

狄爷大喝：“妖道：‘你还有什么妖术，休得作弄，枉你自己面皮耳！’”老祖大喝：“狄青，休得逞强，看看法力取你。”老祖口中念咒有词，顷刻乌云蔽日，大作狂风，飞沙走石，滚打得宋兵各处奔逃，乌暗不辨东西。张忠、李义，也觉心寒，不敢上前。狄元帅即忙念着破风咒，言不一会，又得盔上血珀鸳鸯，一道金光灿灿，霞光冲散乌云，杲杲一轮红日复现。元帅就提起大刀砍劈不住，几乎中着老祖身上；老祖大怒，怪眼圆睁，翼中取出法宝，名曰乾坤砚，祭起在空中，真是厉害非凡，金光灿灿，响亮铮铮，左旋右转，落将下来。这件东西，乃老祖修道山中，日月炼成的，由你开阳宝镜，金盔上宝鸳鸯全不济。王禅老祖授秘诀，避妖物真言，也抵阻不住。此物如电光飞压下来。元帅把金刀乱挑抵挡，哪里躲闪得过，却被打在肩上。狄元帅喊声：“痛杀也！”忍痛转回，幸得龙驹快走如飞，早有张忠、李义，兄弟，飞枪弓箭，保护元帅回进关中，宋兵也惊慌逃回。此时二将扶元帅下马，倒睡在牙床上，痛不可当。张忠又吩咐紧闭关门，按下慢表。

又说花山老祖收了法宝，呵呵大笑说：“狄青暖！贫道的雷掌，被你破了，那乾坤砚你却破不来，今日管你盖世英雄的汉子，还不出三天，活不成了。如今狄青受伤，徒弟之仇报了，岂不称快，看来天色将晚，且暂回营，来日除尽宋将，好待狼主发兵，直进中原。”此时老祖转回，黑吞大喜，与老祖一同回关。段威迎接进帅堂，三人自有酌量之说，不必烦述。

且说狄元帅受伤回关，疼痛难当，忍耐睡在牙床，辗转身躯，声声呼痛。张忠、李义心中忧闷，与苗显一同侍候。但见元帅口也难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摇头说不出叫痛。后营被伤刘庆、石玉、萧天凤三人，也是如此喊痛，中伤处，外边又无药可调治。此时三将好不着急忧心，张忠说：“这泼妖道，妖物凶狠，打着就痛楚如此，犹恐还有性命之忧。”三将商议，越是心烦，张忠叹声说道：“若然元帅应当死在西辽，何不死在天王庙内，岂不胜乎死在此地么？可笑王禅老祖说，二取珍珠旗再平辽国，才得奏凯还朝，国家无患，王禅老祖说这言，你是道德清高的仙翁，岂知原是哄骗凡人之说。若不是妖道来帮助西辽，我元帅行兵数载，有胜无败，从不曾至身体受伤，就是想来，昔日薛德礼混元锤利害，只伤得杨元帅，我们五兄弟从不曾受伤

一人，岂料今日一载，一日连伤四将，看此光景，乃是有死无生了。”李义说：“刘庆、石玉、萧天凤，死了也罢！倘元帅一死，大宋江山，目击已冰消瓦解了，早晓得这场收梢，何必多劳国务，历尽风霜辛劳，并不得一日逍遥，尚未成功，先亡外国，真乃他师父害了元帅。”二人同怨着王禅老祖。

到底四将被伤，危在旦夕。还不知如何解救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受伤四将成危险，望救三人更着忙。

第八六回 鬼谷师灵丹救将 花山祖赛法沙场

诗曰：

天朝虎将遇花山，妖法重伤命险关。

鬼谷临凡施妙药，英雄方得再平蛮。

当下张忠、李义，见四人受伤，元帅中了妖道乾坤砚，不住叫痛，心中纳闷，一同抱怨着王禅老祖，也是哄了他元帅身亡。此时苗显在旁，见二人不住怨言，便说：“二位将军，元帅虽已如此，怨着王禅老祖，也是枉然无济的，目下须要定个主见才好。不如前往水帘洞仙山走一遭，求恳他师父前来，搭救四人性命，你道如何？”张忠说：“做不来的，此去仙山，非刘兄弟去不得，如今他又被伤了，还有何人可往。”苗显说：“不然，如何是好？”李义说：“我也无计可施，不如拜谒天地，祷告王禅仙师。若是元帅命不该绝，或得他神明搭救、或得他师父到来，也未可知。倘元帅有救，他三人也无妨碍了。”张忠说：“这是小孩童的识见，如何济得甚事？”苗显说：“若诚心拜告天地，仗着大宋天子的洪福，天地神明有感，得王禅仙师降临，有灵丹救回四人性命，也是出于元奈何的思想耳！”此夜三位英雄，只得在关中烧香叩首，望空祷告一番，待至三更。

慢言宋将祷告上苍，再说水帘洞王禅老祖，净坐蒲团，忽耳边吹过一阵狂风，即袖断时课，方知徒弟狄青被花山道人，用乾坤砚打伤肩背，命在须臾。并石玉、刘庆、萧天凤，皆受雷掌所伤，也不过三天。倘不即去救，难以保全四个人性命，摇动大宋江山了。即忙取出四颗丸丹，又带了几件法宝，吩咐仙童守山，老祖登时驾上云头而去。祥云靄靄，一程云端跑走，若问凡人走路，一日之间，走得二三百里，已是过多了。岂知仙家乘云而去，个把时辰、已到一千八百里的路程。所以老祖半夜间，驾云来到关中，日已初升了，一路原有四千里。

此书先说宋营中狄元帅，与三英雄身体受伤，半日一夜，多是昏迷不醒，又不见呼痛，命在须臾之际。此时三位英雄，心内犹如火焚一般，看元帅一回，又看三位多是无法可施。奈何又到阶前，祷告一番，又呼禀：“王禅仙师呵！除了刘庆、萧天凤，是你无干的人，石玉，乃是你门徒，也该前来解救，因何我们祷告一夜，仍然不见到来，如何冷眼旁观。况且花山妖道，伤了你徒弟，乃欺侮太甚，你为帅的威光灭尽。”

拜告一回，东方渐渐黎明。又是一刻，动静俱无，激得英雄火冒说：“王禅老祖不相干，不用叩祷了，我等定遭此数了，所以神仙不救，天地不佑。”三人气恼，抽身起来又到后营中，看看元帅，只见他尚存一息之气，奄奄呼呼，呼唤他只足不来答应。刘庆、石玉、萧天凤，也是一般昏迷，想来必不济了。三位英雄说：“圣上呵！倘然元帅有甚差迟，宋朝社稷的保护，倚靠何人？只忧锦绣江山要付与西辽了。”

三人正在烦恼之际，鬼谷仙师已到，落了云头。早有宋营中，看见一道者落下云来，军士齐说：“不好了！半空中落下这道人来，定然是花山道人打发来的。我们快着报知将军爷，快些逃走罢！”老祖呼声：“你们军士，不必惊慌，贫道乃王禅老祖，特来救活你家元帅，快些前去报知。”军士说：“原来仙师到此，元帅爷有救了，我们快些去报知。”

此时关中三位英雄，正在愁烦之际，忽闻军士报知，立时出营叩首恭迎，便说：“仙师，若不来搭救我们元帅与三将，一人难留旦夕了。”老祖说：

“贫道正为着四人被花山妖道所伤，若过了明朝，难以活命，故贫道特此赶来，搭救他四人性命。”三人听了老祖之言，心花大开说：“请仙人进关。”

当下，老祖进至关中，三人再拜见。老祖说：“三位将军，休行重礼，快些引贫道去看受伤四人。”三位英雄答应，即引老祖入后营元帅房中来。若是污秽的所在，仙帅断不降临；元帅卧所，乃洁净之所，故仙师进内，将徒弟一看。但见他尚有一息之气，被伤之处，是左肩上，青黑已肿满了，此乃乾坤砚打伤，过于麻木，四肢疼痛，不出三天，性命难留。老祖取出一颗仙丹，大如黄豆，闻之奇香，吩咐张忠、李义，取了阴阳水化开，先扶起元帅与他服下；老祖又取出三颗丹，命调服三将。老祖出房，坐在帅堂等候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元帅昏迷已苏醒了，疼痛立止，大叫呼声：“泼妖道，你敢害我。”张开两眼，四边观看，原来张忠、李义、苗显三将在此，忙问道：“本帅已被妖物所伤，因何一时平安如前？”三将说：“元帅，你难道不知王禅仙师降临，调化灵丹与你服了，故得玉体安康的。”元帅说道：“原来师父到来搭救，如今何在？”李人说：“现在外堂。”元帅说：“待本帅出堂拜谢便了！”三将说：“元帅你方得身体初痊，且自保重，不可再劳罢！”元帅说：“不妨了，如今痛楚全无。”即时抽身整衣，一路出来，三位将军大悦，跟元帅同出外堂。

元帅见了师尊，连忙叩礼说：“不知师父降临救拔，弟子忙来叩谢活命之恩。”老祖说：“贤徒起来，罢了！”元帅又说：“师父你如何得知弟子有难，前来搭救？”老祖说道：“贤徒，你在仙山数载，难道不知仙家妙用么？蒲团净坐朝心血，掐指阴阳袖卦占，故已得知道此妖道用乾坤砚打伤了，雷掌又伤了三人，生死不出三天，所以为师特地赶来，将灵丹救回你四人。”此时元帅连忙叩谢，张忠等三人也来答谢。元帅又说：“师父，后营三将，也被妖道打伤，他有性命之虞，不知可能救回否？”老祖说：“为师早已知道，三将被道人雷掌所伤，也是过了三天，不能活命，早已将丹丸服了。”张忠笑道：“我们早间扶了元帅起来，忘了他三人，服了丸丹如何，待我去看来。”张忠正要一身往后营，只见三位英雄，早已走出帅堂来。

这三将昏迷一日一夜，此时忽退去痛楚，倍长精神，不知自己如何平复如前。此时出来，见了老祖，石玉方知师父到来搭救，连忙叩见拜谢。刘庆、萧天凤，问明原由，不胜大喜，一同上前拜谢，又将他花山的妖术情由说明。老祖说：“贤徒，从前的事，也难细还，这花山妖道，乃系赤蛇原身，修炼成人形，已有八百余年，工夫将满，不久将登入仙班。牙里波是他徒弟，被你把开阳境，破他迷魂阵杀他，故这道人前来报仇的。我想花山，你违逆天命，造孽伤生，如何还归得仙班，待为师破他法术、除了雷掌乾坤砚，料想这逆道无有别物，将他收服归山，好待你平西，奏凯班师便了！”元帅正要开言，忽见小军报说：“辽将讨战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暖！黑吞就是妖道引战之人。”老祖说：“如此你也差一将军引战，为师前往破法收妖罢！”张忠说：“小将愿往，随仙翁出阵，杀这黑吞，待仙翁收服妖道便了！”即时上马提刀，带领雄兵一千。老祖念咒真言，高空中一拂，云端降下仙鹤，连忙乘上而出。狄元帅带领众将，在城上远远观看。

却说张忠一马飞出，大喝：“是你黑吞么？”他说：“然也！南蛮你且通下名来。”张忠通名毕，喝声：“看刀！”说未完，大刀当头就劈，黑吞持斧急架相迎，战不上二十合，黑吞大败而逃。张忠正要追赶，忽冲出花山老祖，喝声：“宋将休得逞能，看法宝来！”就起雷掌，张忠放马奔逃，王

禅老祖跨鹤，早已跑到，大喝道：“逆畜赤蛇，快快回山去罢！不必妄助西辽，违逆天命。”拂一扫，拨去金光。花山见了大怒，喝声：“王禅，想你虽有法力，我何惧哉。”又是雷掌打过来，王禅将金光扫散，花山祖怒气冲冲，又念咒言，祭起法宝乾坤砚，万道金光盖下来；王禅祖即拿出法宝来，名曰冲天弹，曾在山中炼成的宝贝，亦祭起在空中，也有金光万道，呼呼响亮，左旋右舞。此时一双法宝，在高空斗赛一回，这乾坤砚，却被这颗冲天弹打落，跌下尘埃，一声响亮，破得粉碎。

不知花山老祖再有何法术？赛斗王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妖道虽云法广大，仙师又是道深高。

第八七回 斗法宝花山逞能 收野道王禅借宝

诗曰：

花山蛇怪也称能，弄法沙场赛斗争。

仙妖交锋无胜败，分明邪正岂容更。

话说王禅老祖的冲天弹，把乾坤砚打落，跌碎地中，犹如齏粉。此时王禅老祖，又喝声：“妖道，你不现原形么？”喝声：“法宝，速除逆畜。”空中冲天弹的光华射目，照着花山老祖打将下来，好不厉害。花山看见大惊，慌忙伸手，忙向混海囊中，拿出法宝，形如方砚，望天丢起空中，有五彩金光射目。此宝名为日月帕，祭起遮蔽得日色无光，天昏地暗，即把冲天弹打下。

王禅老祖此时忙把冲天弹收回，心中也觉惊骇，虽有神通广大的咒语真言，无能可破，倒被他要打将下来。王禅老祖只得拿出八挂筒，祭起高空，筒内吐出霞光，闪在云头，相斗一番，二宝俱不下来。老祖说声：“王禅，贫道对你说，你徒弟伤了我徒弟，所以特来报仇，你法力虽高，我的法宝倍加厉害，倘你今破得贫道的日月帕，我就服你，如若破除不得，劝你休要与贫道争斗，速速归山去罢！”

王禅老祖想来，我的法宝虽多，不能除这妖物，又怕除他不来，今日反被这妖道逞舌强言，即大喝：“孽畜！休得猖狂，从来邪正分明，仙妖异路，你说贫道无物可破你日月帕么？但今未曾带得宝贝来，且待明日，要你伏现原形。”花山听了，呵呵冷笑说：“王禅，谅你再无别的法宝来斗贫道了，如今且容你一夜，明日看你拿何法来破我的法宝。”即向空中把手一招，登时收去日月帕，王禅祖也收回八卦筒，各自收兵。

花山回进关中，喜色扬扬，黑吞忙问道：“仙师，不知这老道士，是何处来历的，看他法力虽然广大，到底斗赛不过仙师，此时何不将他剪除了，好灭尽众南蛮，我大众好进兵？”花山说：“将军有所不知，此时这道人，名唤王禅鬼谷子，在于云梦山水帘洞修真，狄青是他徒弟，所以前来相助。他虽有法力，那里及得我修炼的工夫，若是贫道今朝即除了他，只说我没有些仙家情面，明日再赛法宝，然后除他。”黑吞说：“仙师，又恐这王禅法宝尚多，除他不得，你便如何？”花山祖说声：“将军，由他法宝多般，那里斗得过贫道的月月帕，管教这王禅只在来日，更远遁归山了。”黑吞听了大喜说：“此乃我邦狼主之幸也！”慢表番将之言。

再说王禅老祖，未能除得妖道，回进关中，也觉无颜。元帅忙问：“这妖道因何有此法宝。”老祖说：“徒弟，这花山妖道，乃一蛇畜耳！若他物件，般般可破，单有日月帕，乃是妖蛇的原神所炼，炼了七七四十九年的工夫满足，幸亏八卦筒挡住，倘若不然，为师也要吃亏。”元帅与众将听了，好生不悦。元帅说：“既破不得日月帕，就除不得妖道，这却如何？”王禅说：“贤徒且免心烦，待为师立驾云往庐山圣母宫中，借取镇妖球，可破日月帕，收除此妖了。”元帅听罢，方始放心。

老祖即驾云头，跑走三个时辰，已到了庐山仙境。此时日渐归西，明月初起，圣母早已知道，吩咐开了洞门，亲身迎进碧云宫，分宾主坐下。王禅祖说明来历，圣母听了含笑道：“宋朝社稷，无人佐弼，所以上帝差武曲星

齏(j, 音机)粉——细粉，碎屑。

临凡，如此数年争战，杀运已完，江山永固，岂知这逆畜，全不醒悟，修炼工夫有年，再修三百年后，即登仙班。原不该坠落红尘，起了杀生之念，已将根本尽坏，前时工夫，一齐倾了。”老祖说：“仙母，贫道无非为着宋室乾坤，故亲临要收除此妖，好待五虎成功，班师还国，岂知破不得他的日月帕，故特来借取镇妖球，收伏这妖道归山，望圣母与贫道拿了孽畜，即日送回。”圣母说：“老祖，若镇妖球在此，理当拿去用的，只是不在此了。”老祖说：“圣母因何不在此处？”圣母说：“昔日已赠与徒弟赛花公主了；八件宝贝，镇妖球亦在其内。”老祖说：“令徒公主，与小徒狄青，已成夫妇，既是宝球在于彼处，待贫道即往单单国，与公主借取宝球便了！”圣母说：“老祖你去不得，你若去而复还，已耽搁日余了，还须防逆畜恃强，先伤了五虎众英雄就不妙了！不知你且回七星关内等候，待贫道即去取球回来，亲到西辽便了！”老祖说：“只是有劳圣母，贫道不敢了。”圣母说：“老祖说哪里话来，彼此无非为着大宋江山，所以各不辞劳耳！”

老祖点头称是，即抽身辞圣母，仍驾云回到七星关中，天色尚未明，将言说知徒弟，七位英雄，多多感谢仙师不表。

再说庐山圣母，也不迟延，吩咐仙女儿言，连忙离了碧云殿，驾上云端而去。若说仙家的赶路程，仗着一朵祥云，飞驾一日一夜，万里程途可至，所以古云：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。此是仙家尝语，不是做书妄说的。此时圣母腾云跑走，往单单国，有三千七百余里，驾云走到，天将黎明了。

此番先说公主，自与狄青成亲一月，已分离两载，在着西辽，破解重围，方得聚会。但交兵之际，只是谈叙离情，岂暇同衾，是以辽邦降顺之后，你转中原，我归单单，这公主原是一个多情之女，自分离后，常思丈夫，许我班师复命。再来我国宣召，岂知一别，渺无音信，至今令人倍增思念，至旧年方得中原万岁旨来宣召，当时只因母后身亡未久，所以逆了天朝万岁旨意。父王推算，今岁八九月间，送我到中原，后来父王又丢不下我，所以耽延日月，直至如今。又闻西辽复叛，与新罗借了兵，仍要夺取宋朝江山，却得驸马杀得大败，征服了新罗国，大兵复进西辽，又闻得报说，仍杀得辽国无人抵敌，真乃好一员虎将，我想西辽国，既投降了中原，只宜安分守己为是，如何痴心反复不一，国无兵将，又求怜于邻邦，可恨新罗借兵与他，后来反惹得损兵折将，自取其辱。倘今日征西，若是驸马杀败了，哀家自必要前往解救的。今幸喜他旗开得胜，料想这西辽国，已稀少雄兵猛将了，必然依前求和投降的。如今八九月期已过，又是对年四月了，只望他早早班师，奏知万岁，有旨宣召，哀家想起来，虽是夫妻，常得聚圆，得事奉养老婆婆，但不能见父王了，想起来，又丢不下，父王暖！既是姻缘有定，不该远离他国，但天子再召，父王难以推辞，但他必要留下一个孩儿，长育成人，接姓，以传革单宗支。父王暖！为女儿舍不得远离膝下，又无两弟一兄，侍奉于你。

此是公主心中想起烦闷心肠。即如如王，终日也心怀不悦。自从狄青私逃之后，恨他抛弃女儿，不告私逃，并无半点儿婿之情，好笑女儿，全无知识，常时思念这无情之汉，心朝天朝丈夫，无心于父母。只悔恨当初把女儿，错配与狄青。这狼主尝想起烦恨之心，不能细述。

这日五鼓，国王坐朝，文武参见毕，有黄门官启上奏说：“朝门外有一道姑，自称庐山圣母，要见狼主。”此时狼主听了，想来圣母到来，不知何

衾(q n, 音亲)——被子。

故？他是仙家到此，定有缘由。即率众文武亲身迎接，进银銮殿坐下，狼主说：“圣母降临，有何见谕？”圣母说：“狼主，贫道前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驸马狄青，又往征西，皇上闻言兵败，置之不理，未知狼主如何？”狼主说：“圣母，若说狄青二次平西，孤家也得知，但只闻其胜，未闻其败，未知如何危急？乞言其详。”圣母说：“狼主，驸马在西辽七星关，有花山妖道，帮助西辽，用法连伤四将，驸马几乎身亡，亏得他师父王禅老祖，将灵丹救回性命。但这妖道，倚仗着日月帕，宝贝厉害，拒阻宋兵。王禅老祖法宝虽多，只破不得这日月帕，如此不能收除逆妖归山，驸马难以平定西辽，被挡住大兵，何日得班师回朝。”狼王听了说：“妖道这日月帕，如此厉害，至有什么法宝可破得来？”不知这圣母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只因妖道扶辽国，惹出仙家俗尘降。

第八八回 劝番君仙母善点化 离单单公主再西行

诗曰：

妖道帮辽阻宋君，仙师圣母下凡尘。

宝球降伏原形现，灭逆存顺古所云。

当下狼主说：“妖道这日月帕，还有何法宝可以破得？”圣母说：“他的日月帕，并无别物可破，只有镇妖球，乃是贫道之物，已赠了令公主的，所以贫道前来，要公主往西辽破法收妖，好待驸马奏凯班师，母子团圆，夫妻完聚，伏望狼主速差公主前往，古云：救兵如救火，缓延不得的。”狼主听了说：“圣母的徒弟，乃一女流之辈，从前兵困西辽，我女曾经前去解围，如今不要去了，若要法宝，即请圣母拿去，若要女儿再去交锋，难从命了！”圣母说：“狼主哪里话来，既将公主匹配了他，理应帮助平西，况且前时被困，待公主解危，如今不使公主前往，难道听凭驸马当灾不成了？”狼主说：“圣母若说狄青，与我女儿，虽成夫妇，他却无夫妇之情，勉强成亲一月，竟是不别而行，至今孤家想起气恼之极，这汉子真是无情无义之人。无事时，丢却孤家父女，一日有难，又思小女扶助。如此薄情人，有何亲谊关照的。”圣母说：“狼主噯！你有所不知，驸马生长天朝，忠孝传家，身受皇恩，理当事君亲为重，所以定然要去的，狼主你却错怪了他。辽国与新罗，尚有邻邦之谊，借兵相助的；狼主与驸马，有半子亲情，反忍坐视不救，与理不合的，就是大宋天子，国家有难，昔主也该帮助一臂之力才是，况且驸马将已一战成功，伏望狼主高明，龙心详察，勿将小故错怪驸马，失了翁婿之情。若然公主是身法女流之辈，不敢差她往沙场历险，今喜是个女中英雄，丈夫有难，为妻理当解危的。伏惟狼主休执一偏之见，速命公主前往西辽，解丈夫危急，好待驸马奏凯还朝，而且宋主必有旌奖到狼主贵邦了。”若问仙家，总没有火性的，所以圣母并不动气，用好言来劝解。

此时狼主听了圣母一番善言，无奈只得命宣公主。不一会公主上殿，朝见父王，又参礼师父。圣母说知此事，公主闻言，心中暗急，即开言说：“驸马危急，即刻点了人马，立即前往了。”圣母说：“你也不必带兵的，如今势急，一日难停，只要你拿了八件宝贝，与为师驾云前往罢！”公主听了应诺，即忙回宫，觅齐两个孩儿，吩咐说：“你父在西辽有难，为娘前往解救帮挾，你弟兄休慌，为娘去，不过数日即回来了。”一双孩儿，果然乖巧，应诺耍顽。又说公主吩咐叮嘱乳娘一番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公主登时打扮了戎装，但见：头戴金冠雉尾毛，身穿五彩鹞凤袍。足下战靴花簇簇，腰拴碧玉衬金绦。公主扮了戎装，藏了八宝囊，手执两口绣鸾刀。从前公主用的是枪，因何如今用的是双刀，只因枪刀剑戟，公主件件皆能，随意所用。此时急急忙忙出宫房，到银銮殿说：“父王在上，女儿拜别了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，你今此去，若平西后，仍复回来，抑或跟随丈夫，一同到中原的，你且实说为父得知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噯！女儿与师父，破了妖道、即日转回来，不必挂心。”狼主说：“只是为父花甲之期到了，狄龙、狄虎弟兄，不知饥饱的孩儿，这两句话，听凭你的主意便了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何须多虑，女儿不是无知之辈，养育恩深未报，岂敢忘舍，抛了父王儿子到中原的？”圣母说：“徒弟勿紧要之言，休得多说，破法之后，仍复回来，速速驾云同去罢！”

公主应诺，圣母就把拂尘向空中一展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招了两招，但见

两朵祥云，从空而去。师徒登云而起，各官员望空而送，但见祥云渺渺茫茫，师徒云内远去无踪。狼主不悦，叹气回宫不表。

再说圣母在云端说：“徒弟，为师的不得与你同往，你到了西辽，把镇妖球破了日月帕，将五绛龙收了这逆畜，不可留恋辽地，速带宝物前来见我，还有话说。”公主说：“谨依师命。”当时师徒分路，圣母离却红尘，自回仙宫。

慢言公主赶路，书中先说王禅老祖，借宝回关，次日又报说：“花山老祖讨战，在关前辱骂，说要与仙师斗赛法力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，圣母未到，这妖道，又来讨战在关前，如何处置？”老祖说：“贤徒，不用心烦，待为师出关会他。”老祖把拂尘招下空中，仙鹤乘上出关，带了张忠、李义二员虎将。

花山一见，说声：“王禅，贫道与你各为徒弟，你我更有法力，昨天你斗贫道不过，今日再来会阵么？你若破得我日月帕，贫道即隐归山，我破了你的法宝，你也不必在此了。”老祖喝声：“逆畜，休得弄舌，贫道是上仙，你是蛇妖，难道上仙让你怪物么？无非念你八百载修行，不久也要归入仙班，所以昨日宽容你，你必要寻入罗网，今朝却不饶你。”即念咒真言，撒起金钱打去。花山把宝剑一拨，钱已落地；老祖大怒，用第二个金钱打来，一连三个，皆被花山拨去。花山就念咒言，提剑向天一招，顷刻乌云漫天，狂风大作，宋兵好不惊慌。

元帅在关前看见了好大风，道：“只妖道：“只得八百年工夫，也有如此厉害，师父方与他赛斗，不知胜负。”此时只见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对面不见人形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风势益狂，张忠、李义，也觉惊骇。老祖冷笑，即取出一颗定光珠，祭起高空，光华万道，冲开昏暗，依然一轮红日，狂风不起，沙石不飞。花山说：“王禅，此法你破了，我的法宝又来了。”宝剑向南书符念咒，空中一座大山移来；老祖即收了宝珠，拿出托山轮，托去高山，不能打下，又咒语化山真言，退了山形。即大喝：“妖道！你还不现原形？”花山冷笑说：“你道我无能么？”宝剑向东一指，对面已成一条大海，白水滔滔，波浪滚来淹宋军。老祖见了，用拂尘书符，又变来平地，大水不见了，喝声：“逆畜，这些小法，何足轻重，还不快现原形。”花山见破了法，又咒火诀，驱了一团烈火，被风卷到宋军阵上来。老祖忙招北方壬癸水冲去，烈火又消了，即喝：“逆畜，你速现原形，即饶你性命，再耍弄此小法，你现原形，也不饶你。”此时花山无甚别法，只得又祭起日月帕来，老祖仍用八卦筒，赛了一回，又无胜负，只得各各回关。

想来只八卦筒，没有什么法宝可破，若不破得王禅之法，八百载的工夫空用了罢！贫道前往蟠螺山道友，借取藏天袋，必破王禅八卦筒，收完宋将，连收王禅收入袋中，狼主大事定矣！就说知黑吞，吩咐不可泄漏，勿被兵将得知，小心守关，黑吞得知，花山即腾云去了。

再说王禅老祖回进关中，元帅接见坐下，问道：“师父暖！不知妖道如此厉害，亏得师父法力破他，若非师父到来，谁能抵挡，众人性命难逃，但不知仙母何日到来，愿他早到此，速除妖道才好，请你好师父，何不袖占一课，使知圣母来的时候了。”王禅说：“贤徒之言，说得有理，且断一课，看是如何？”此时老祖推算阴阳，一会推算准了，说：“贤徒，原来公主带法宝前来，仙母已回山去了，今夜三更，必会公主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请再一卜，看公主能到来破得这妖道否？”老祖又占一课，细推不觉一笑，众

将问其原故，老祖说：“天机不可泄漏，天晓便明白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心内生疑，不知怎样妙算天机，只得安心等候。

只有刘庆心中想道：我却也不晓得他天机不天机，我实在等不到天明了，今夜且瞒了众人，不使元帅知道，驾席云去，悄悄到乌鸦关，把花山妖道一刀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管他黑吞白吞，段威不段威，进关中去，黑夜杀得他干干净净，岂不美哉！这飞山虎，定了主意，是夜候至三更时分，瞒了元帅众人，悄悄驾云而去。

此书先说花山老祖，离了七星关，到蟠螺山道友处，借取藏天袋，前来破鬼谷仙师的八卦筒。

不知取至藏天袋，可破王禅否？但看花山老祖，妄助西辽，逆天悖理，有分教。

八百修行成枉炼，千年善果已无功。

第八九回 镇妖球云内收蛇怪 飞山虎夜里劫辽营

诗曰：

八百余年苦练修，花山何不悟回头。

嗔痴一念前功夫，未证仙班形现收。

当下飞山虎前往乌鸦关行刺慢表，且言花山老祖往蟠螺山，一路驾云而走，约有一半路程，前面来了赛花公主，当时公主看见，前面云光闪闪，不知何处来了妖魔，说未完，只见一个红脸道人，驾云而来，就是花山老祖。正是两不相识的，公主连忙按住云头说道：“来者何人？留下名来！”此时花山老祖，也不认得是公主，即回说：“贫道乃花山老祖是也，女仙何处来的，也须通个名来？”公主说：“你且慢问我的姓名，我先问你往何处去的？”花山说：“不瞒女仙，贫道帮助着西辽破宋，只因王禅八卦筒厉害，我的日月帕，破他不得，所以特在蟠螺山，与道友借宝贝破他，女仙休得阻着贫道的去路了。”

公主听了，怒气冲冲，圆睁凤目，骂：“逆畜，你八百载修行，功夫不浅，因何不想登入仙班？逆天破戒，妄助西辽，可惜前时工夫，今朝一旦倾了。哀家正来除你，速现原形，方可饶你性命，倘再违逆，即教你现形，性命难逃。”花山听了喝声：“女妖，你有何本领，口出狂言，贫道若把你一剑挥为两段，只道我欺你这小女妖无能。如今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怨休过去，若再胡言乱语，宝剑上断不容情。”公主大喝：“逆畜，休得夸能，你要哀家让路，却也不难，只要你认识得出，哀家是何仙佛，说得分明，立刻放行，倘若说不出来历，休想去路。”

花山听了大怒，喝声：“无名女妖，本事毫无，敢大胆阻贫道去路，眼见你活不成了。”把宝剑砍来。公主双刀迎敌，二人在云头刀剑交锋，不分上下的争战。花山老祖想来，这女妖到有些本事，我今要往蟠螺山去，不知与他斗到何时得止，不免用日月帕，伤他性命便了！忙伸手向混海囊，取出日月帕，祭起天空，一声响亮，黑暗天昏。此时帕光冲起，掩了明月，此帕向公主顶上落下来。公主不慌不忙，向八宝袋取出法宝镇妖球，霞光灿烂，彩色遍空，光辉照耀得犹如白昼，在空中旋舞，由你什么妖物，见了此球，不能收回。当时听得空中响亮如雷，已将日月帕打碎地中央。

这帕乃花山道人蛇妖的原神所炼，今日被镇妖球打碎，只花山周身，骨节疼痛难当，踏驾云头不稳，跌下地中。正要遁走，岂知镇妖球追下地来，打在妖道后心，即大叫一声，现了原形，乃是一条火赤蛇，长有二丈余，浑身犹如火炭一般，翻来滚去。公主落下云来，取出五龙绦一搭捆绑了长蛇，方才不敢作动。却也奇怪，这赤蛇先有二丈多长，今被五龙绦束缚了，其身渐缩至七寸长的光景。公主又向八宝囊，取出混元瓶，对着小蛇说：“逆畜，今日本该除你一命，只念你八百载修炼，工夫非浅，暂饶你一死，速归瓶内去罢！”瓶口出一道毫光，蛇儿自愿进瓶中去了。公主收了五龙绦，收藏镇妖球、混元瓶，手持双刀，依旧驾上云头，向七星关而来，按下后题。

却说莽将飞山虎驾起云席，走至乌鸦关来，但此时星光灿灿，月色溶溶，只得悄悄向黑处闪入关中。但见两个番将，务坐东西，桌上灯烛辉光，一班士卒，在着帐外俱站立。刘庆想来，为何不见了华山妖道，我也不管他，趁

绦（tào，音掏）——用丝编织成的带子，可用于衣物饰边。

着番将没肩提防，杀个措手不及便了！花山妖道纵有神通，也是来不及了，按下云头进关，大喝一声：“番奴，今夜活不成了。”两员辽将大惊，却被飞山虎一枪刺倒段威，长枪一摆把辽兵副将乱刺，番兵大乱，纷纷逃走，各自相残。黑吞慌忙，唤人取斧，已来不及，刘庆照定他面门一枪，黑吞头已不见了。关中虽有番兵副将，但黑夜慌忙，呐喊之声，不知宋兵多少，自相残杀，早已大开关门，顷刻四散奔逃。

飞山虎一想说：“是了，这妖道惧怕我的长枪厉害，先已脱身去了。”笑说：“妖道噯！虽然被你走去，某已将辽兵辽将，杀得好不爽快也！且回关报知元帅罢！”仍驾席云跑走，只赶上数里，前面一朵祥云来了。刘庆一想说：“莫非花山妖道在空中走了。”即大喝：“来者何妖，要往哪里去？”只闻呼：“刘将军，哀家在此，你快去禀知元帅，说哀家要求见元帅的。”飞山虎一闻此言，大喜说：“原来公主娘娘到来，小将只认作妖道，险些冒犯了，如今收了妖道么？”公主说：“正是。”

此时二人一同驾云，已是二更，到了七星关，落下云来。刘庆先进入关中，来到元帅跟前，先呈明：“乌鸦关兵将已被小将杀得尽绝了，单单逃走了妖道了。”元帅听得，心头暗中欢悦，假作怒色，喝声：“匹夫不奉军令，私自动营，倘有差迟，死于非命，刀斧手拿去斩首，以正军法。”元帅军令一出，刀斧手即上前，将飞山虎绑下了。刘庆发笑说：“元帅，今夜小将虽未奉令，然而有益无损之事。元帅将小将正了军法，岂敢逃脱，只是小将杀尽辽兵，并将妖道赶去，也有些功劳，望求元帅鉴察，赦了小将之罪，感恩不浅矣！”

这狄爷原喜除了番将，逐去妖道，并不是真要杀他。只因军法所立，只要掩人耳目，此时又不好自己收科，看看旁边四个兄弟。有石玉、张忠、李义、苗、萧，兄弟一同求恳元帅宽恕，元帅听了，命刀斧手放他罢说：“本帅行兵数载，多是堂堂正大的，交兵对敌，从不会偷营劫寨，侥幸成功的，倘或一时措手不及。你既丧千无名之地，本帅还有疏失之罪，若非众位将军讨情，断难轻恕，死罪饶了，活罪难免，吩咐捆打四十，以正军法。”五将同声说道：“不奉军令，私自偷营，本该治罪，但念他有功于前，并且平西在即，不可先丧了自家将士，求元帅一并饶了他这棍罢！”这元帅又真不是定要打他，趁众人讨免之时，即喝他起来。

飞山虎见免了捆打，谢了元帅起来，又谢了众将讨情。又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杀散辽兵之后，云中遇逢公主说，已经收除了妖道。”元帅急问：“公主如今何在？”飞山虎说：“公主先打发小将回来禀知。”元帅听了，心中暗喜，难得公主再来收除妖道，一别许久，今朝得会，方慰前日恩情。即吩咐开关，灯球火把照耀，如同白日，与众将出关迎接。公主先已下云等候，此时接进关中。

众将在外堂，元帅与公主见礼坐下，开言说：“公主，下官自与你分离之后，时常牵挂，上年奏知天子，前来旨意宣你，又因国母身亡，所以未得到中原，难得今朝再会，平时想念略略安慰了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承蒙挂念，足感盛情。从前分别之后，只道辽邦永服天朝，岂知辽王痴心未改，又向新罗借兵，侵犯天朝。仍亏得你五人，征服新罗国。哀家一闻边报，才得放心！今日伐西，又有妖道猖狂，哀家未有得知，所以不曾早来相助，以至

驸马当灾。来迟之罪、望祈宽恕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、你说那里话来，言重了！只力下官征新罗时，曾杀一将，名唤通迷。他的儿子，名牙里波，与父报仇，摆下迷魂阵，众将彼困阵中。幸得下官师父，顶赠我开阳镜一面，破了迷魂阵，杀了牙里波，他是这妖的徒弟，故这逆畜，特来报仇，仗这旁门法术，雷掌连伤三将，下官也受乾坤砚之灾。亏得师父到来，赐丹吃下，四人才得无虞。师父与妖道赛斗一番，岂知他有日月帕，厉害非凡。师父的八封筒，只作挡他日月帕，赛斗个平交，又不能破得此物。师父只得特到庐山，见了圣母，借取这镇妖球来，除这妖道。如今又得公主前来，除了这逆畜，下官深感之至矣！”

此时下文，不知公主如何答话。正是恩爱夫妻，一别已经三载，今日叙会，真乃：

二次平西夫妇会，他年旅诏凤鸾谐。

第九回 收野道夫妻重叙会 遵师命鸾凤又分离

诗曰：

当年一别会朝稀，今日夫妻复叙时。

只为师言遵嘱咐，降西鸾凤再分离。

当下狄元帅见公主除了妖道，夫妻各说欣幸感激之言。公主说：“驸马！若非王禅仙师前来见我圣母，哀家也难得知，又亏得圣母到我邦说明，所以哀家立刻前来，云中遇着妖道，说往蟠螺山借宝，破老祖的八卦筒，恼得我心中气忿不过，故将他收入混元瓶中了！”元帅说：“既收了老妖在瓶中，公主且拿出来，与众人一看可好。”公主忙取出瓶来，玉手向瓶口一拍，但见冲出七寸蛇儿，浑身如火，元帅传齐众将观看，笑声不止。元帅呼声：“逆畜！你雷掌法厉害，如今何在？日月帕宝贝，往那里去了？谁使你逆天，帮助西辽，欺着本帅。你八百年工夫，枉用了，若要再登仙班，只在着瓶中重新修炼了。”

正说间，天色已明，里堂来了老祖，众人齐起立了。元帅说：“公主，这位是本帅的师父，你须上前见礼。”公主应诺，即上前，口称：“仙师在上，赛花叩首。”老祖说：“公上不必拘礼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，这妖道，已经收住，在于混元瓶了。”老祖说：“这是圣母的法宝厉害，这妖道只因一念之差，八百载工夫送尽。”转身又说：“公主，贫道劳动你一番跋涉，心甚不安。”公主说：“仙师说那里话来，驸马与众将军，被雷掌所伤，非仙师到来，已活不成了。仙师若不到庐山，圣时不至，我在宫中，焉能得知今朝，得除妖道，皆仙师圣母之力。赛花此小之劳，何足挂齿？况帮助平西，为夫解难，理当如此，不知干戈以后平息否？还望仙师指示。”

老祖说：“昨日贫道已推算阴阳，得知于戈从今永息了，贫道还有一言相告。”赛花公主说：“仙师有何训谕，赛花自当恭听？”老祖说：“公主与我徒弟，姻缘簿上有名，前时常有刀兵侵扰，所以夫妻久别，目下兵戈宁息，夫妻叙会二期不远。但宋主有旨宣诏，你须早到中原，夫妻相会才好。”公主听罢，俯首含羞说：“谨依仙师吩咐。”老祖又呼：“二位贤徒，那风云帕、开阳镜，你们如今不必用了，拿来还我，为师即要们山去也！”元帅石将军说：“再请仙师耽搁一天。”老祖说：“贤徒，为师不恋红尘，但前日天王朝吩咐之言，切须谨记，旗儿要细细验明才好。”狄爷诺诺应允，二人取出宝贝，交还师父收回。此时老祖即刻动身，拂尘一招，空中降下一朵彩云，老祖即跨上腾空而起。七位英雄，一员女将，齐齐望空拜送老祖，回归仙宫去了。

此时，元帅只因昨夜飞山虎，偷破乌鸦关，吩咐众将须兵三千前往，如有尸首未埋者，速速埋葬了，安排百姓。岂知众番兵，早已逃散。

慢言众将领兵埋掩辽兵，且说元帅与公主在关中，将自西辽分别之后，细细诉说一番，又吩咐排上酒筵，夫妻对酌，元帅问起两个孩儿，长成如何？公主说：“一双儿子长成，真悦妾怀，生成一样，非俗弟一般之气象，若然再过几年，必与驸马一样威仪了。”狄爷闻言，扬扬喜悦，叫声：“公主！下官只为常常身承主命，于戈宁息了，我若班师之日，即奏知天子，再差官接取于你，下官的主意如此，不知公主心下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！嫁鸡随鸡，古人有言，但恐父王仍复不许，如之奈何？”狄爷微笑说：“有了天朝旨意，何愁狼主不依？”

公主吃酒数杯，又要告别登程了。狄爷说：“公主暖！你因何事要去如此速也！且待平服辽邦，军务已完，然后分别回去不迟，公主，你回国也得放心！”公主说：“驸马暖！作是妾硬心肠，即忍不离的，只因圣母有言叮嘱，吩咐收除了妖道之后，不可耽搁此地，带了妖蛇，到她仙山去，师父之言，岂敢不依。”狄爷只得应允。公主虽如此说，也是恋恋不舍，无奈师命难违，夫妻谈了一回，狄爷又叮嘱一番说：“公主，你见过圣母，未知可是即时还国否？”公主说：“见过圣母，自然即时还国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公主倘若钦差到来宣你，即可早日动身，切不可再延迟的，免得下官切望于你。”公主应允。此时辞丈夫，即驾上祥云而去。

一程到得仙山，见了圣母，说明破法收妖之事，圣母点头，接过混元瓶，说：“逆畜暖！想你修炼的工夫，八百余年，再过二百年，若不犯仙戒，便入仙班。今朝一念之差，造下恶孽，今日念你，虽有伤生之迹，未伤宋将一人，容你活了一命，前功已费，如若净心修炼，一千年不犯仙规，仍可归仙列。”圣母将混元瓶一摇，倒出火蛇在地，蛇头对着圣母，把口张几张，不会言，似有求告圣母之状。圣母将混元瓶放下，命公主牵了五龙绦，把蛇儿带了，送在山脚下镇压了。

圣母又取还八件宝贝，唤声：“徒弟，为师有话吩咐，你婚姻配合在中原，你与狄青已成婚姻了，难道一月夫妻不成？因辽国干戈之患，幸喜如今宋室永康矣！你夫妻会期不远，满门福祿齐天了，你且回邦，候中原有旨宣诏便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弟子谨依吩咐。”

此时公主拜辞圣母，驾云回归本国，见了父王，禀明收妖原由。狼主笑道：“我儿是个凡间之女，却有仙缘的，你且还官安息便了！”公主抽身辞过父王，转进宫中，一对孩儿喜悦万分，母子安然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七星关，狄元帅送别了公主，天色将晚，有众英雄奉命，将令埋掩辽兵，事务已毕，请来元帅进关，方知公主回去了。次日元帅大兵，进了乌鸦关，着令张忠守七星关，话分两头。

再说碧霞关主将，早已闻报，心中慌乱，料想此关断难保守，只得献了关投降。元帅又差李义把守乌鸦关，大兵进发白鹤而来，关中守将，坚心保守，又急告入朝，不见救兵接应，怎经得大兵虎将，攻城半月，早已打破，辽将佐天雄，死于乱军中。狄爷又得了白鹤关，出榜安民，养军三日，领兵攻城。此时十万大兵，围困了和平城，好不厉害，满城百姓，尽皆惊慌，欲要逃生，无路出城奔走，免不得被刀两段，皆怨恨着辽王惹起祸根，何苦连累我等，做刀头之鬼。

慢言百姓慌张怨恨。且言城内君臣，俱皆惊慌无措，众臣皆说：“中原人马，厉害凶狠。”众武将不敢领兵出城对敌，多说再去求降，或允许收兵，亦未可知。此时辽王无奈，只得遣发度罗空与拉里沙、哈锦勒，两文两武四员官，去恳求狄元帅。四位辽臣勉强领旨。狼主传旨，先安慰了百姓，哭声方觉稍止。君臣又上头一望，只觉得心惊胆怕，连声炮响不绝，三军战鼓不停，枪刀密密，剑戟重重，将兵按住六丁六甲，神将四员，刀枪交并，喷出火光。君臣看了，惊得浑身冷汗说：“若被他拥进城来，这还了得。”便高声说：“城外将军听禀，我邦狼主情愿投降，望求禀知元帅收兵，待我们出城请见元帅。”岂知城外喊呐之声不绝，急擂战鼓如雷，焉得听得城上呼声。度罗空无可奈何，只得写就一封求降的书，绑在箭头，射将下来。

军士拾得，禀知石将军，石玉即来献交元帅。狄爷拆见，细细看完大喜，

传令众将，暂停攻打，待番臣进来。众将得令，即将队伍退回。度罗空在城上，见宋兵退去，即与三人下城，辞别狼主，一程到了白鹤关，心内惊慌。此番元帅不来迎接，由他四人进来。

不知狄元帅，有何责罚之言？正是：

前日贪图中国利，今朝惹起大兵侵。

第九一回 西辽臣恳切求和 狄元帅仁慈允降

诗曰：

元礼西辽屡动兵，贪图中国锦江城。

奈何天意原归宋，猛将雄兵一旦倾。

话说四位辽官，进了白鹤关，走上帅堂，参见元帅，各各通上名，站立旁侧。元帅怒容满面说道：“从前你国兴兵犯上，曾经本帅杀得人亡马倒，难道不知大兵厉害？就是前时苦苦求降，本帅无非念着好生之德，姑且宽恕你君臣。却又把假旗贡献，欺了本帅无能！后来又遣飞虎假扮为男，混入军中，私投我国，原图行刺。幸得本帅，不该死于贱婢之手；后来又往邻国借兵，仍复痴心妄想中原。只道本帅死了，欺着上邦别无勇将，猖狂直抵三关。我且问你新罗国，麻麻罕何在？花山妖道何能？从前求降，可以允准恕了，如今二次抗拒天朝，罪逆更重！今日求降，断难依得你了。”

四位番臣听了，战战兢兢，说声：“元帅噯！这原是小邦狼主无知，冒犯中原，怪不得上邦万岁龙心振怒，今日又难怪元帅，不准归降。如今小邦狼主，千差万差，立心痛改前非了，情愿贡献降书，永远投伏。只求元帅恩准，小国君臣，沾恩不尽矣！”元帅说：“你君臣将假旗贡献，本帅被你瞒了，还朝呈上天子，验出假旗之日，本帅有欺君之罪，几乎性命难保；后又遣飞龙行刺，本帅险些性命难逃；本帅尚有容人之量，你狼主容不得本帅，今若不剿除，终留后患。”番臣四人听了，无言可答，只是好话，苦苦哀求。

此时元帅正欲开言，忽有军士报说：“启上元帅爷，关外有一辽民求见，小的前来通报，他说有机密事，必要求见元帅爷的。”狄爷听了想来，番民不知有何机密事，吩咐他进来。小军领命，去一会将桥民带进，俯伏在地，口称：“元帅在上，小民秃狼牙叩见。”四位辽官，见了秃狼牙，吃惊不小，想来前日狼主差他送宝贝与庞洪，以后还邦复命，说狄青身死，岂料后来兴兵仍在，狼主责他欺君之罪，将他处斩，亏得我众人保奏，活了性命，罚看牛马。料想来此，非为别事，必然记恨狼主，是以特来出首前事，狄青必不准降，狼主不妙了！

此时元帅说：“秃狼牙，你是西辽百姓么？有甚机密事，来要本帅说明原由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元帅听禀，小人并不是西辽百姓，身为武将，职居得胜将军。从前狼主贡献这扇假旗，实是缓兵之计，却不是真心投降的。所惧者，元帅英雄，是以飞龙混进中原，刺杀元帅，然后兴兵；后来飞龙，反送了性命，骨还我邦，实乃天子洪恩。岂知小邦狼主，心怀不忿，又备了几色宝贝，乃无价之宝，打发我混进三关，送与庞洪，说明珍珠旗是假的。庞闷丈贪心，收了小邦的礼物，就把假旗之事，奏知万岁，害了元帅身亡，然后新罗国借兵。岂知元帅今朝仍在；此时狼主，怪我办事无能，竟要斩首。幸得大臣几人保奏，方免一刀之苦，削职为民，罚看牛马，至今受尽万苦之劳，妻儿不见面，母子不相逢，此仇此恨，皆因庞洪哄我。至今日特到元帅跟前剖白，元帅回朝，待处决这奸臣，我恨方消得。望祈元帅班师，必要谨记，奏明天子，除了这奸臣，我死也甘心。”

元帅听了，一声冷笑，想这番官恨着庞洪，所以前来说明此事。想来庞洪，原是要害于我，事还小，私通外国，事关重大。前时师父说他，盛时之

际，动他不得，如今已应该这奸臣倒运之时了，必然要带秃狼牙回朝，以作凭证，任他有宠妃势力，到得其间，也遮盖不来了。忙又吩咐小军，把秃狼牙好好收管。又说：“求降是断然不允准。”四位辽官听了，无奈何，一同下跪，恳切哀求，多少苦诉。

狄元帅到底是个仁慈君子，此日是以故意不允准，使辽上以后不敢再犯天朝之意，便说：“若论你邦狼主，两次再三欺君罔上，原不容情，看你四人如此切恳哀求，本帅如若不准，心也不安，罢了！须要将真旗贡献，再备降书，本帅权且收兵还朝。但我也作不得圣上的主，倘若圣上准了投降，就是你狼主的造化；若然圣上不准，休得怪着本帅的。还有一说，珍珠旗再是献假的，本帅即日打破城池，断不姑宽，你们去罢！须请狼主到来相见方好。”四个辽官应诺连声，拜别元帅，众人出关去了。回进城中，吩咐仍复四门紧闭，禀明狼主不表。

再说狄元帅，此日心中大悦，是时传令众将兵，四门人马，收回进关，暂停攻打，若无真旗献出，然后破城。帅令一出，众将收兵，一齐缴令。元帅将番臣恳降，又得秃狼牙说知，众将大悦。刘庆说：“元帅，今有了这秃狼牙出首，乃奸臣倒运了，且还朝奏知至上，看他怎样分断。我们并力同心，把庞洪正了国法，除了这害人的奸贼；若除他个得，我们各各归隐，不要佐这昏君了。”元帅听了，大喝：“休得乱言，且侍还朝，再作道理，但此事泄漏不得，倘若庞洪藏过西辽这些宝贝，就无凭证了，除不得这奸臣的。”众将应诺。

慢表宋将之言。再说平安城，城外攻打之兵退去，不独他君臣略略放心，就是众居民慌张也减去几分。

且说度罗空四人回城，奏知辽王，狼主不觉坠下泪来说：“珍珠旗，乃是孤家镇国之宝，五代留传，已有一百八十五年，若把此旗献出，祖宗在泉下，也怪恨孤家了；若不献出真旗，宋兵不迟，又有失国之虞。”众臣此时，也无保旗保国的计谋，齐说：“狼主，这原是从前不合用此计谋的。前者已将降表送了狄青，回朝又不该通线庞洪，图害于他，不合借兵邻国，复侵宋境，岂料狄青尚在；早间秃狼牙尽情说知，要出首庞洪。若是狼主不通线与庞洪，宋主怎晓得旗之真假。狄青也不恨狼主了。如今逼取真旗，如不献出，必不肯退兵。烦恼不来寻狼主，乃狼主去寻烦恼的，臣等别无计策，听凭狼主处裁便了！”

番王听了，重重发怒，大骂众臣，一番气忿，回宫去了。只见番后娘娘与妃子，哭声喧振，尽怨狼主差见。此时狼主，见此惨情，走近前，说声：“御妻，孤家自悔不及了！原不该痴心妄想宋朝，至今日马行栈道抽缰慢，般到江心补漏迟，如今求降，已得狄青准了，只为他要真旗，方肯退兵，若不献出旗去，恐失国了；若舍将此宝归宋，先祖在九泉，也要怪恨孤家，如何是好？”番后娘娘听了，流泪大哭，左有还有妃子几个，同声称说：“狼主，你若要保得国，不能保旗了，若然狼主不舍此物，倘再执迷，动了狄青气恼，旗也归宋，国也失了。”你一言，她一语，狼主心头烦乱，只得又出殿坐下，召齐众文武问道：“众卿真没有良策，为孤分忧否？”众臣说：“臣等别无良策，只好献出真旗，狄青方肯退兵。”狼主听了，叹声说：“将此旗献出，使孤家生不甘心，死不瞑目，九泉之下，怎见先王之面的。”众臣说：“狼主！事到其间，若不舍此旗，谅他决不肯收兵回国的；如其失国，不若权且失旗，以待五年十载，人马丰盛，再用良谋，除了狄青，夏兴兵杀

上汴京，索这宝旗，以泄今日之耻。”

若此众臣几句说话，乃是宽慰国王之意，勿说五年十载，就是二十载，三十年，也不能得如此了。当时众臣别无计策，狼主无可奈何，传旨在库房，把珍珠旗取出，又备了许多珠宝金银，降表降书，原命文武四人前往。四人又说：“狼主暖！并非臣等今日不肯前去，无奈狄青必要狼主亲到关前，献亲投降，方为允准，当臣回时有言的。”

此时不知狼主肯允旗往宋营如何？正是：

图利贪贼多取辱，痴心妄想必成空。

第九二回 辽王贡献珍珠旗 宋将验明传国宝

诗曰：

辽王屡次动干戈，兵败今朝益若何。

贡献真旗传国宝，方能大宋准求和。

再说辽王已把珍珠旗献出，众臣又说：“狄青要狼主亲往他处求降，如若不往，犹恐狄青不肯退兵的。”此事狼主闻言大怒说：“你等今朝逼孤家，若要孤家前去受辱，除非砍下孤的头来也！”此时度罗空无奈何，只得与拉里沙、哈锦勒商议，想来狼主亲往，原也难以讲话的，不若我等仍去一回罢！再用好话，恳切哀求，或者允肯，也未可知；狼主亲身前去，防着他面光的。四臣当时辞别众臣而去。狼主退回后宫，安慰后妃一番，献出珍珠旗，与番后另有一番言话不表。

再说狄元帅，想来并非自己无情面恃强，必要他献旗，然后收兵，只因圣旨难违，这是庞洪之害，所以必要真旗的，纵要留情，也不能了。元帅正思量间，忽有小卒报上：“元帅爷，今有四辽四王，差遣四位官员，贡献珍珠旗来求见。”元帅听了，吩咐众将说道：“今日比不得从前，胡乱收取，必要验得明明白白，方可收得，略有一些假混者，不可收他的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众将站立两旁，元帅命小军，取水一大缸，烈火炭一大盆，以验旗所用，军士领命去了，又大开关门，传唤进四名番官。

不一时，四位番官，进入关中，这元帅爷，肃肃威严，刀枪密密，剑戟层层，元帅坐在帐中，两边立着四员虎将，杀气腾腾，阶下许多军卒齐集。四名番臣见了，都毛发悚然，慌慌忙忙，走上帐前，参见元帅，即立阶下一旁。元帅就问度罗空说：“为何你狼主不来见见，其中心有原故的？”度罗空说：“元帅听禀，只因狼主本当亲来求降，一则无颜来见元帅；二来惊恐已成疾，现在卧床不起，求元帅宽宏海量，准他免到，感恩不尽。今将真旗一面献上，贡礼四车，降书一道，打发卑职等，代着狼主送上元帅。小邦狼主，已有滔天大罪，只求元帅，开一线之恩，狼主如今知罪了，以后决不再胡为的。”

这狄元帅，并非必要辽王亲到，无非要他看看军中严正，当面劝训他一番，好待死心踏地，悔改前非，永不敢再犯之意。今见辽王不到，假装发怒，又说道：“本帅也知你君臣了，并非你狼主惊忧成疾，说什么无颜有颜的话，无非还不肯低头降伏的意思，你们休得巧言花语，来哄本帅。今如狼主不到，说也徒然，快些回去说知，总要狼主亲自到来讲话，本帅方允退兵。”

番官听了，心中着急，又是恳求一番，说了许多好话。元帅故意推却一会，便说：“本当原要你狼主亲到，本帅方允，如今你等如此恳求，暂且准了，但只扇旗之真假，必须看验明白的，免得又将假旗蒙混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只求元帅验看分明。”

狄爷传令，取火摆于阶下，要将旗试验。众番臣想来，他试验不在行的，无非胡说看看就罢了！岂料他把这火炉，来摆开在此，如此必然知道了，但此旗从来未曾到过中原的，未晓何人说明此宝，幸喜旗是真的，凭你试验罢了！有何妨碍。

此时即拿到真旗，元帅吩咐，取出假旗。将两扇旗当众目观玩，仔细看

其款色一样，大小相同，五颗大珠是假的，仍分四角中央，但假旗颜色鲜明，针线簇新，真的颜色烟采，针线发起锈了。元帅看罢，命将假旗放在炉中，但见顷刻烟火盖住，登时烧化，单存珠宝在炉中。元帅又命将真旗放在炉中，但见炉内火不沾旗，烟不冲起。炙了一回，拿起旗看，仍复如旧，不损分毫。若问这真旗，内有辟火珠的好处，所以遇火不能焚化的。

元帅一想：火不能化这旗，已合师父之言了。又命扛去火炉，取来水，军士答应，即抬夫人炉，四人扛来一大缸清水，放在垓心。元帅吩咐，将旗浸于缸内，停一会拿起旗一看，又是并无一点水沾于旗上。这是旗内有分水珠的妙处，但是定风珠，必须狂风大作之时，将此旗展动，风可止定，有风心有尘，旗上又有辟尘珠，此时无风，尘不动，自然不能试验的。

元帅又吩咐，取至浓墨水一瓶，就将此墨水灌于旗上，但是浓砚之水一点不沾，颜色如初，此乃移墨珠之妙用。此时狄元帅喜悦，五将发笑称奇，真乃一件人间至宝。

元帅试验分明，命将旗收了，卷入锦囊中，又将降书贡礼，一一检点叫白，谨谨固封，交与石将军收管。元帅又对辽臣说：“天朝如今法外从宽，须说知你狼主，自今以后，不得妄想侵扰，须谨守臣规；倘若再萌妄念，一国生灵，尽为乌有，断不能再饶。所取地方，一概交还，照前各分疆界。”

四员番官，连声诺诺，拜辞元帅，与众位将军回城去，就将情上达狼主。辽王听了，心中怀恨着五虎将军，无奈只得传旨往城中内外安民，回宫中，妃后方得安心。

不说辽国君臣有话。再说狄元帅是日出榜安民，又差焦廷贵，先回朝中，上本奏捷。焦廷贵如今出头了，前时做这解粮官，真是气闷得紧，如今回京，一程爽爽快快，岂不有趣么？是日，拜辞元帅众位将军，回朝去了。此时狄元帅，取换得真旗，满心欢喜，说声：“众位将军，本帅已得你们帮助；又亏得公主到来，收了妖蛇才成功，本帅今欲修拓前往单革国，免得公主挂怀，又免国王记着从前之恨，众位将军以为何如？”众将说：“元帅高见不差，正该如此。”

是晚元帅命大排筵宴，庆贺众将兵之功，大小三军，多有犒赏。天色已晚。元帅吩咐帅堂上，不设灯烛。众将说：“天色将晚了，因何不设灯火，是何缘故？”元帅说：“列位将军有所不知，这扇珍珠旗上，有辟火珠、分水珠、移墨珠多已试验的了，尚有定风珠、辟尘珠、夜光珠二珠不曾试验的，今无风尘，二珠不能验了，今夜且不用灯烛，且将此旗展开，试看只颗夜光珠如何的。”便令石玉，将旗展开，一刻毫光灿灿，堂上生辉。

元帅大欢喜，又称赞妙绝，众军士议论称奇，此旗插在正堂中，犹如火珠。元帅将旗作去，开杯吃酒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旗果然妙暖！”众军士说：“元帅，虽是真的，但不过多几颗珠子，圣上宝库中，难道没有珠子么？”元帅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从前本帅有不知其细故，所以胡乱收旗回朝。师父与我说，旗上有六颗珠子，可免水火之灾，风尘之患。圣上原无取旗之意，乃是庞洪，哄奏圣上，差本帅征西，倘取旗不动，身丧西辽。圣上听了庞洪所奏，哪里知道来图害我的情由，如今害我不成，又有秃狼牙来对证，要把私通外国情由，陈说明白，纵使万岁宠幸贵妃，也遮盖不来了。”众将呵呵大笑的喜欢。元帅命收去旗，帅堂上尽点灯烛，再作乐，吃酒毕，是夜不表。次日天明，狄爷修书一封，着刘庆前往单国，投送国王，限期半月回来，一同班师。飞山虎领命，带些干粮，驾上席云去了。狄爷养军一月，择日班

师，又 祭祀被杀冤观一番，书中慢表。

再说飞山虎，奉了元帅命，席云一程无碍，走了数日，到了单单国，投送书信。当日国王公主，见了来信，觉得心安，狼主回复了书，交付刘庆，款待酒席，数日，作别而去。仍驾云头走路，慢表。

又言公主想念丈夫说：“他既征服西辽，又平新罗，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保护中原宋上，哀家把这小英雄，也是姻缘善果。今着刘庆投书，说西辽已服，不日班师回朝，定有钦差前来迎接我去了。”公主之言如此，不知后文如何？正是：

久别夫妻将叙会：尝依父女暂分离。

第九三回 五虎将平西辽国 狄元帅奏凯班师

诗曰：

五虎英雄大国军，腾腾浩气似天神。

西辽征服班师转，奏凯还朝面圣君。

当下公主见丈夫来书，说西辽已投降了，即日班师回朝，就奏知天子，来宣召于他。想来心中十分爽快，得其夫妻完聚，婆媳相依，恩回头又舍不得父王，长叹一声说：“父王呵！不是女儿不孝，顾不得你，只是女儿百岁，难在身旁的，我若到中原时，交回一个孩儿，与你便了，接承香烟。”这公主立心到中原，所以他日用心爱的物件，一一收拾，好等待钦差到来接取。只有狼主日日心烦，为何把女儿配与狄青，前时只想他不回归大宋，永在我邦，岂知他一心回宋，如今又平定西辽，取得真旗回国，定然陈奏天子，宣取女儿到中原去。孤家苦不许女儿前去，一来违逆圣旨，二来误了女儿终身；若他去，撇了孤家，那里割舍得，如何是好？

不提国王烦闷。再表刘庆驾云，不停赶路，回到白鹤关，将国王回书呈上，元帅拆书细看，无非是贺喜平西，问候平安的套谈，不必絮述。忽一日闲暇中，苗显说：“张将军我有一言告说，前时你在我茅舍时，家母见了将军，欲将胞妹翠鸾许你。一则贫贱之家；二则交兵之际，故前此未敢告诉，今日闲暇，故敢启齿，但寒贱不能仰攀，未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张忠听了，哈哈发笑说：“某是个粗鲁之人，焉能与令妹匹配，犹恐他憎嫌我丑陋的，这是做不得的。”苗显说：“将军，你说那里话来，我舍妹也不是个国色天姿，如何憎恶将军起来？若将军不弃贫贱，便是良缘。”天凤道：“若将军不嫌，伯母留心，便是良缘，将军若是允了，我当作伐。”张忠说：“妻室是我必要的，只为如今身心未定，且待还朝之后，再行定夺便了！”苗显说：“是。”

光阴迅速，等候二月班师，吉期已到，元帅传命，六位将军，把人马派点整齐，排开队伍，缓缓而行。吩咐人要约束，三军所过地方，不许惊动居民，奸淫妇女，酗酒喧哗，违令者斩，军法决不姑宽。众将齐声答应。

元帅又向带出秃狼牙，停一会，秃狼牙带到，元帅呼声：“秃狼牙，本帅如今准你狼主投降了，本帅今时一向留你在此，非为别事，与你一个商量，只为庞洪，乃是个大奸臣，屈害多少忠良，几番谋害本帅；今又私通外国，私收财宝，今日本帅要除国家大害，所以带你回朝见主。你须要实证他，切勿虚言，将真做假，若能除了奸臣，我邦自有多少忠臣，感你的情。”

秃狼牙听了，心中明白，叫声：“元帅，说起庞洪，真恨杀人也！他哄我，已将元帅害死了，我原是一个直性的人，信以为真，回国将情形告知狼主，后来元帅尚在，险些我一命不保，庞洪正是我的仇人，今日元帅吩咐，愿见天子，竭力攻他。”元帅听了大喜说：“张将军为头队，余人分五队，拔寨起行。”西辽国文武，齐来送别，众百姓俱远远跪送，仍扯起五虎平西大旗。正是：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且慢表。

只说雄关孙秀，常常怀恨狄青，愿他战死沙场，方得快心，岂知边廷报他，征服新罗；今又报捷，降服西辽，真旗献出，即日班师回朝。孙秀急得心如火炙，想来无计可施，急忙修书投送岳丈。是日庞洪接书看罢，仰天长叹而已，说：“用尽几次妙计，害他不得，莫非天意如此，这小畜生功劳越大了。”只是纳闷昏昏。

且说焦廷贵到了汴京，先到包爷府中禀知。包龙图闻言大悦，次日上朝奏知天子。嘉佑王听了奏说，龙颜喜悦，降旨：“候有功之臣，众文武代朕迎接。”各大臣齐称领旨退班。当日众王侯大臣，多少忠良，好不喜悦，都说：“狄王亲，年少英雄，功劳浩大，五虎果称名将，宋朝天下，若非他保护，早被西辽夺了。”崔爷说：“天子洪福齐天，故出此英雄佐弼，如今不日回朝，圣上必然隆欣了。”呼延千岁说：“如今圣上隆宠他，且看庞洪，再有何计害他。”

按下众大臣之言。且说焦廷贵，到了狄王亲府内，报知太后；又往南清宫天波府，二处飞报，人人欢悦心安不表。

再说狄爷一路班师，到了狮岭，再行凡程，已近雄关了。元帅传令安扎，打发萧天凤、苗显，回家安慰母亲，但不可耽搁，即要回来，同到京候圣上封官。二人领命回家见母，将助战平西，说知母亲，又把翠鸾许配张忠之事说明。周氏听了，欢喜万分。二人不敢久留，取出些银两，交付母亲，安慰数言，一同上马而去。

大兵程途半日，到了三关，孙秀勉强开关迎接，范仲淹、杨青左右一同相接，进帅堂齐坐下，见礼毕，把平西事情，略谈一会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孙兵部免不得吩咐备设酒席，款待众位英雄，同征将士，一概多有犒劳，是晚开怀乐饮，真乃热闹纷纷，不能尽述。

当时狄元帅犹恐到了三关，秃狼牙见不得孙秀，只因为前时奉令，私进中原，图害狄青时，已经遇难关，如此只防孙秀认出了秃狼牙，就把机关失露，除不得奸臣。故狄元帅先令他穿了中原军士衣服，杂在十万大兵之内。这个孙秀，一夕那能认得出来，此时狄爷，先已虑及于此。当下孙秀，实是心中烦恼，吃酒问，焉有心来问及平西的事情，只是陪着吃酒，呆呆不语。只有范杨二人，于狄爷谈谈说说，酒至二更，方才吩咐收拾残肴，四人告别。狄爷与众将关中安歇，军士在着关外安营。次日天明，狄爷吩咐起程，即时别过孙范杨三人，出关而若是一个大臣过境，也有官员迎接，何况狄爷，乃是狄太后娘娘嫡侄，当今天子内亲，势大封王，正是功勋汗马之臣。是以所到地方，俱有文武官员，大小纷纷备酒宴，送程仪，狄爷一概俱各不受；又有悬灯挂彩的迎接。狄爷心中反而不悦，说：“本帅不爱奢华，何必如此，费用朝廷钱粮，就是百姓的脂膏了。”此进一概命收撤去，只些官员没趣，即忙撤去灯彩。所到地方，百姓无不喜悦，香花灯烛，恭迎大兵。

一路到了汴京，有文武官员，大臣王侯，一众领旨，出城三十里来迎接。大兵到了一处所在，狄爷出令，吩咐安下营盘。此时众王爷大臣，见了狄元帅下了马，齐齐上前拱手，叫声：“千岁，下官等奉旨，代圣上迎接于你。”狄爷欠身打拱，呼听：“列位大人，小将乃一介武夫，有何能处，敢劳各位大人，移玉远迎，下官何以克当。”一众文武齐说：“王亲大人、你两次平西，功劳莫大，下官等候，特奉圣旨所差，代接有功之臣，理所应当。”狄爷连说：“不敢。”当又有许多套语，不能尽述。

当下有庞洪，科目看狄青，想来他威威凛凛，较胜前时，原不知这小畜生，平生有基本领，一人四将，能撑住宋室乾坤，屡谋害他不得。如今西辽平服，国内安了，老夫想来一计，且待来日上朝，等吾把这珍珠旗验看，倘若又是假的，他又上当了！若假的，原有欺君之罪，必要摆布小畜生的。

不表国丈之言。且说众大臣，请狄爷回府，好待来朝五鼓见驾。狄爷应诺，即传令众将，暂且在营中存顿，伺候来朝有了圣旨，然后定夺；又令石

玉带了四车贞礼，一面宝旗同行。此时有孟定国，焦廷贵领了许多狄府家丁，前来迎接。狄爷骑了现月龙驹，带了焦孟二将，各官拥护而行。正是：文武相随分左右，看来不啻随天子御驾一般。如此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正是：

虎将功勋今浩大，宋朝社稷又坚牢

第九四回 成大功归家见母 复旨命当殿参君

诗曰：

汗马功劳大勋臣，班师奏凯达朝廷。

英雄自此方休息，母子团圆欢乐宁。

再说狄爷一路来至王府中，笙歌彻耳，音乐通天，好生热闹的光景。王府是日纷纷车马临门，狄爷下马，进了府堂，吩咐不必放炮发喊，一来恐怕号炮爱天，有惊天子龙驾；二来近有各王侯府宅，皆犹恐作惊。此时狄爷一点诚心。

此时回到王府，殷勤辞别各位官员，独留住了包龙图，携手共进内堂，分宾主坐下，家将送上茶一盘，吃毕，悦起平两事情。有庞洪私通外国，私受外邦财宝，狄爷细细说刚，包爷听罢大悦说：“狄王亲，你既带进辽臣，来作证他，乃是智识深广处，来日奏知圣上，凭他纵有宠妃势力、只是难以作情了，今朝能扳倒这大奸臣，如此则四海升平，永无国患矣！但所虑者，这而珍珠旗，下官还要问你，真正可实实分辨否？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此旗下官当时已经叫众将验试分明了，且请放心。”包爷说：“若果真旗，王亲没有破绽了，就不妨与奸臣讲话的，下官告退，明日朝房讲话罢！”

此时狄爷送出包龙图，复进内堂，见了太君，说声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拜见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呵！你客路劳心，只免礼罢！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孩儿久违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，今见娘面，正当叩礼的。”即时深深四拜起来，又有家将妇女，一同叩见千岁不表。

当时老太君一看孩儿，便呼：“儿噯！为娘只说你在外邦沙漠瘴烟之地，久已耗损精神，归来定是容颜改变，原来不过与从前一样的。”此时怪不得太太之言，比方经商客旅，在外回来，归家面貌，多有改变，或脸白改黑，变黄，或貌少改苍老的。如今狄爷，一些面色不改，是何缘故？只因他在游龙驿内，服了王禅仙师灵丹之妙处，虽不得长生不老，然而服了此丹，精神倍长，到花甲之期，与少年一般，颜色不衰也！是得仙丹之力。狄爷说：“母亲，你说孩儿面容而不改，但孩儿貌虽不改，然母亲头已白了，但不知孩儿去后，母亲身体安否？姑娘贵体若何？我要亲自往南清宫，相会姑娘。”

做了官到如今，只有三人，是他放不下心的，一者是生身之母；又是大恩的姑娘；又有一人是他妻公主也。这公主虽是未久夫妻，想她一心无二，两次兵危，她一闻知，亏他即来搭救，恩情两尽，真乃女中之豪杰。狄爷所以放心不下的，所以请了母亲安，就要问姑娘了。太太说：“孩儿，自从你去后，为娘日夜挂心，身体平安，还赖上天庇佑，今朝虽不算强健，也无患病之灾。喜得你今日还朝了，姑娘母子，幸赖平安。她平日待你，如此怜惜，去后也必挂怀，丢你不下；但你往征西辽国，又如何肯献出真旗，你且细细说与娘知。”狄爷说：“西辽交锋……”战杀长短，——细细说明，但前书已表过，如今不必复谈。

太君听了，欢然大悦：“难得仙师下凡，贤媳再助，今日降西，回来见驾，圣上必然隆重孩儿了。今有这番官对质，庞贼难逃脱的。”母子正在言谈，忽报说：“石将军进来。”此时石玉，就将贡礼宝旗交明狄爷，又来拜见老太君。太太含笑说声：“郡马，老身小儿，深感你们同心协力帮扶，方

兴得今日使我母子团圆，真乃我母子的恩人了。”石将军连称不敢说：“太太哎！此乃与朝廷出力，小将又蒙千岁提拔，感激不尽的。”此时与太太言谈一会，又说：“千岁，此刻天色尚早，没有什么公事情，容小将往岳父那边，去看看母亲，就回来。狄爷说：“贤弟正当如此，来日朝房相见便了！”

石玉此时别过他母子，回归赵王府，拜见岳父母、母亲、郡主，也有一番叙别之谈，长短之话，不关紧要的，书中不表。

且说狄王爷母子言谈分离之话一番，日已午中了，别过母亲，又到南清宫拜见太后姑娘，请安毕。狄太后春风满面，把侄儿细问一番。狄爷说起平西之事，又说庞洪私通外国，收藏财宝，一一禀明。太后娘娘听罢！心头大悦说：“贤侄，你明日面圣可陈奏明，如若当今仍溺爱，不肯罪她，自有姑娘出头，相与理论。”狄爷应诺，又有潞花王进来相会。表弟兄言谈，无非说平西、庞洪的事。是日瞒了宫人，排上酒宴，狄爷吃酒一会，拜别回府，娘儿再说长篇的话，休题。

是晚狄爷灯下写本一道，志在除奸的。来日五更三点，梳洗更衣，就差焦孟二人，押送贡礼，到午朝门外伺候，狄爷家将提灯引道。但见处处朝房文武，先后而来，见了平西王，许多恭奉的套言。停一会龙凤鼓敲，景阳钟撞，净鞭三下，天子临朝。文武官按爵而进，朝参天子，分列两班，有值郎官传旨毕。忽文班中出班奏道：“臣龙图阁学士包拯有奏，今有平西元帅狄青，征服西辽，班师回朝了，现在朝门外候旨，伏乞圣上宣召。”

嘉佑王即传旨宣进，狄英雄即俯伏金阶。天子见了有功之臣，龙心大悦，即传旨：“御弟平身，赐坐东首，有劳御弟，劳神费力，与寡人出力，再平西辽，功勋浩大。但往换真旗回来，这真旗可带上殿，与朕一观。”狄爷奏道：“臣托吾主洪福，先到新罗，征服他邦，已有降书降表求和，并将贡礼呈献。如今西辽再降，亦有书表贡物投呈，所换来真旗，都一并俱在，容臣呈送御览。”

狄爷出朝门，取至真旗呈上，仁宗天子看看降书，正要复看珍珠旗如何，即闪出国丈，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庞洪有奏，从前狄王亲，费了多少辛苦，取得珍珠旗回来，岂知是假的，如今二次平西，倒换得此旗，须当立验真假，免得辽王又把陛下欺着。”天子说：“庞卿之见不差。”传旨取旗验观，有值殿官，解去锦绫囊，将旗展开。天子一观，龙颜欢悦，此旗款式与假的一样，然而颜色烟采，针线发锈，必是真的了。又命两班文武观瞻，多说是真的。

内有庞党几人，都不开言。单有国丈说：“此旗真假还未分晓。”天子说：“庞卿怎说未分真假？”国丈说：“臣思此旗，乃西辽传国之宝，必有几件宝贝在上，有些希罕的，到底不是真的。”狄青呼声：“国丈，你说旗是假的，未知真旗，有何宝贝在上，甚妙处？可将真假分明，当面再验试，如果不是真的，然后再行处决下官的。”众大臣多称有理。天子说道：“庞卿，御弟所言不差，卿乃朝中老臣，必然分晓的。你且说分明，然后验旗便了！”庞洪此时倒也顿口无言。包爷说声：“老国丈，你是一位当朝宰相，练达老臣，既晓得珍珠旗是假的，可把真的说明，有何宝贝的妙处，若试验假的，狄王亲又有欺君之罪了！”众位王爷大臣，当时多怪着这奸臣，一同动问，急得他无言可答，带愧又羞。

天子又说：“庞卿，你若知道，便说明白，若是不知，竟说不知，默默

无言，是何缘故？”国丈说：“陛下，臣也不过揆情度理而言。想那珍珠旗，既是西辽传国之宝，必有人间罕见之宝，如今旗上几颗珍珠，乃天下最多，亦人间尽有，想来不是真的，是何用处的妙处？臣实不知。”嘉佑王说：“你既然不知，何必多言。”天子又问：“众卿家可知道否？”众臣说：“陛下，臣等着实不知，故不敢多言。”

国丈说：“狄王亲必然知道旗的妙用处，何不说分明？”狄爷说：“老国丈，我若不知，怎得安心回国的。”天子微笑说：“御弟既知，何不说明此旗此妙处，免得真假狐疑？”狄爷说：“臣启陛下，那旗上六颗明珠，一名定风珠，倘遇了狂风可定；一名辟火珠，若逢烈火可避；一名分水珠，纵然万丈波涛见珠即退；一名移墨珠，如染墨污，见此珠即无痕迹矣；一名辟尘珠，若有此珠，则千尘不染；一名夜明珠，夜间黑暗，珠亮如火；有此六珠，可永无水火风尘之患，实是人间之宝，天上奇珍也！”国丈又说：“此乃口说无凭，必须面试，方知确实。”狄爷听了，一笑说：“国丈，下官在西辽试验无差。”天子便问道：“御弟噯！未知怎生试验？”狄爷说：“只要一盆烈火，一缸清水，放在金阶之下，便可验了。”

此时不知验旗之后，如何分数？正是：

流传国宝天下少，绝世奇珍世间无。

第九五回 当金殿试验真旗 达朝廷鸣攻国贼

诗曰：

取得真旗回本邦，当朝试验宝珍彰。

六珠罕见人间少，圣上龙颜喜悦扬。

前书狄爷呈进珍珠旗，满朝文武，也不知此旗之妙处。当时狄爷又奏说：“陛下，如若要试验此旗，速备一火炉、一水缸来，便验出真假了。”嘉若王听了，即传旨，着宫内侍，即时取到清水一缸，放在金阶之下。狄爷提过这扇旗，浸放缸中。此时仁宗天子，步落金阶，文武百官，皆跟随下殿。只有庞国丈，满脸通红，即将旗浸一会，拿起一看，旗上无一点清泉沾染，君臣一同赞美，单有庞国丈，呆呆不语。

少时，红火炉又扛进金阶，狄爷又放旗在红火炉中。国丈斜目而视，默默无言，不知他心下有何嫉妒，想象君臣，多说不要焚毁了，拿起才是。狄爷微微含笑说：“不妨的，臣在辽邦已试验过了，旗有上避火珠一粒，凭你长烧，不能焚化的。”如此已有半个时辰，提起来看，君臣并目，与未曾落火的一般，君臣看了，称赞不已。狄爷又说：“臣启陛下！此旗水火不能浸，皆因避火分水二珠之妙处的。”天子点头说：“果然妙哎！”

此时天色尚未光明，狄爷说：“再请陛下，命内侍隐去灯火，将旗展开，立试夜明珠便了。”嘉佑土传旨，拿去灯烛，将旗展启，但见满殿红光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君臣大喜，各各称奇。此时天还未明，又将移墨试验，墨水浓泼，果不能沾。

狄爷说：“陛下，如今风尘不起，避尘定风二珠，必等狂风大作，方能试验分明。”

天子闻言说：“四珠已试验过，料想这珠旗不是假的，且待有风尘起时再验。”即降旨，将旗包好，裹在锦袋中，扛出水缸、火炉，又将贡礼检点分明，收藏库中。

狄爷又说：“臣尚有众将功劳册子，上呈御览。”天子看明降旨：“候孤另日论功，封职便了！”狄爷奏道：“臣还有一本上读天颜，请陛下详看。”天子取本，展开御案，龙目细看，不觉勃然发怒，便呼声：“庞卿，你在朝有多少年份？”庞国丈奏道：“臣立朝三十有七年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先王待你如何？”国丈奏道：“先王待臣，恩如渊海；陛下之待微臣，如天之高，地之厚也。”天子说：“既然恩德分明，何不丹心报恩的？定然寡人薄待于你，故不肯忠心报国的。”

庞洪听了大惊，圣上说来言不好，未知狄青本上如何劾奏于我，即奏道：“臣深沐君恩，时常序报国之心，历年伴驾，为国爱民，并无差错，伏乞我主参详。”天子说：“你既说忠心报国，不该暗通西辽的。”庞洪听了圣上之言，心中越加着急，俯伏阶下奏道：“陛下噯！臣并无私通辽国之情，此乃无凭之说，准信不得。”

天子一想说：“你这句话，也推得清白，狄青本上说来，西辽初次投降，原献出假旗，后无多日，番人秃狼牙，私进中原，送你几件宝贝，要你奏称假旗，贫赃害国，除却狄青，西辽方好兴兵，夺取中原天下。我若心存报国，不该私受外国财宝，既然你说无差，因何受贿，图害功臣，害了御弟，没了勇将是何道理？如若你今贪有限的珠宝，便把孤江山轻轻付与那西辽之国，机谋尽露，还将忠甚爱国之说，欺哄于孤。”

庞洪听罢，吓得浑身冷汗如雨，面如土色，说声：“陛下暖！这是狄青为臣不善，无中生有，谄情谎奏除下的，我主可不听他，还求陛下详察，究问狄青，纵有小怨，也不该谄情谎奏，以欺陛下。”狄青又出班奏道：“国丈说臣诬谄于他，臣也分辨不清，圣上也彼此难信。幸喜微臣还有主张，班师之日，臣已带进秃狼牙，只要圣上勘问这辽臣，便知谁是谁非。”天子准奏，即宣进秃狼牙，见帝金阶俯伏说：“罪臣秃狼牙见驾，我主万岁！”

此时庞国丈，见了秃狼牙，浑身犹如火炙，心内恰似油煎，恨不能展翅腾空了。一股奸党，也为他担扰；有各位忠臣，心下大悦，旁眼看看庞洪，暗说这庞洪奸臣，今日倒运了，且有证对，从何抵赖。当时天子呼声：“秃狼牙，你是西辽国内之臣么？为甚么官职？国王差你，有财物宝贝，送与庞洪，图害狄青，此事真伪，你须直说；若狄青买嘱于你，也要直说，恕你无罪，一从实奏来。”

秃狼牙说：“罪臣启陛下，初次大兵征伐小邦，狼主的雄兵猛将，一齐消灭了，狼主心头着急，众文武又无良计。后来小邦公主飞龙，定下一计，假造旗儿一扇，以为缓兵之计，混进中原，原要刺伤狄千岁。一来与丈夫报仇，二来再好举兵，岂知反被狄千岁伤了。后来全上将骨枢送回小邦，狼主又生一计，备了琉璃杯一盏、月花镜一面、醉仙杨一座、醒来珠一颗，又有猫儿眼、璧玉金珠等物，打发小臣，混进上邦，与庞洪。对他说明珍珠旗乃是假的，要他奏明陛下，除了狄千岁，小邦狼主然后再复兴兵。此时庞国丈将宝物般般收领了。又款留罪臣数日。等候十余日，他说已将狄千岁性命断送了。小臣信以为真，即时回邦见主，说明狄千岁已被庞太师除害了，是以娘主要邻邦借兵，再犯天朝。岂知狄千岁未死，复又须兵到来，此时狼主，说臣作事糊涂，更有欺君之罪，几乎把小臣首级落地了，亏得众大臣保奏，方得免一刀两段之苦。罪臣官居得胜将军之职不是下吏小官，只因被庞太师哄了，狼主罚我看羊牧马之苦，所以常常痛恨，切齿于他。一闻千岁征服我邦，特往告知千岁。今日驾前，罪臣实说，一字无差的。”

天子听罢奏言，龙颜大怒，说道：“你今尚有什么抵赖的，真乃欺君误国的老贼。”此进庞洪吓得魂不附体，说声：“陛下呵！这是狄青行贿赂买嘱辽臣，谄言妄奏我主的，因从不曾见过这个秃狼牙，何曾收他宝贝，”转首说：“秃狼牙暖！我平日与我无冤，往日与你无仇，何苦受了狄青的贿，将我陷害了。”秃狼牙说声：“太师暖！你好佞滑口才，真乃刁好之辈，我与你原是素无仇冤的，因你收了狼主的宝贝，险些害了我身首两分。你在中原安享，我受看羊牧马之苦，你心何残忍如此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怎好冤屈大师；况狄千岁，乃光明正大的英雄，怎肯瞞心诬谄于你？今朝料想，难以推卸的，在圣上跟前，必要实说的。”

又有包爷，出班奏道：“臣包拯有奏，秃狼牙对证之言，必非虚假，但是如今争论不清，依臣愚见，何不多差几位官员，多带几个兵丁，前往国丈府中搜了他。如若搜出真赃，国丈再难以争辩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之言，正合朕意，即烦卿前往搜寻。”包公说：“臣一人去不得。”天子说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包公说：“臣一人前往，庞洪必定说臣有私了，又要强辩，须是多差几位大臣，好使庞洪没有推却了。”天子听了说：“包卿之言有理。”抬头看看两班文武，差钦天太史崔信、吏部官文彦博、武差大都督苏文贵、净山王呼延赞，同着包公，文武官员五位，奉了圣旨辞驾，即刻出了午朝门外去。急得国丈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浑身冷汗，只恨开一人先通了线到

府，藏过了宝贝，方得活命延生，不然，今日受害在狄青之手了。此时正当天子震怒，好不慌张，心中思算不来，眼见得死在面前。

不表庞洪慌乱，五位大臣搜宝。先说宠妃，也知了此事，吓得她慌张无主，即差太监王仁，从头说明，即速到了相府，不必通报，直进内报知母亲，要他快把西辽财宝收藏了，如若搜出，大难迎门。这王仁即跑往如飞，来到府门，一直进内，与国太禀明此事，府门外已来了五位大臣，一千兵卒，团团围住相府，吓得众家丁，大小妇女，喧哗盈门，手足无措，要奔逃性命。岂知前门后户七重，相府也被众兵密密困住，并无一处可以逃走，好不慌乱。以后搜出西辽赃物，此乃庞洪屡次欲害狄青，今日反害自身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第九六回 搜相府贪赃败露 证国贼瓜葛相连

诗曰：

作恶难逃自古言，好谋败露命难逃。

贪赃误国欺君主，今日弗遮前日愆。

话说文武五位大臣，带兵一千，把庞府围了，不独府中家人惊惶，连王仁太监困住府中，慌张无主，一字也说不出。这班众家丁，到底不知围困他府中何故？只得开了府门逃走。王仁是心中怀了鬼胎的，拘拘缩缩，正要踱出府门而走，岂知五位大臣，进了府堂，有呼延千岁，环眼圆睁，喝令将他拿住，待迟一刻，拿去见圣上。这王仁说：“乃是贵妃娘娘打发我来，探望国太的，呼延老千岁，不要认错了。”呼延千岁说：“本藩不管你，且到圣上跟前，我再讲话。”

此时庞国太还未曾听明白王仁之言，急急忙忙，走出外堂，就说声：“列位大人，我家不犯朝廷律法，为何众大人带兵前来吵闹，是何原故？”包爷叫声：“国太，休要心烦，我们奉旨而来，要取西辽国送来的几件宝贝，圣上要拿去看看的。问国太藏在那里，快即拿出来罢！”国太说：“大人哎！这是没有的。”包爷说：“送礼之人，现在金殿上，亲口说出，是有的，国太休得推辞，快快拿出来，以免动搜。”国太说：“大人噯！实真没有，叫老拙那里去觅来。”崔爷说：“包大人，说他不肯拿出来。”文爷说：“不必理论了，且去搜来。”苏爷即吩咐众人，速速分头查搜，这百余人，即领命查搜，庞府家丁，纷纷逃匿。

此时国太已心振胆寒，说：“相公不知如何露出机关的，平日我时常叫他，即早回家乡去罢！可恨他日延一日，只说不妨，回答于我，今朝倘然搜出了，其祸不小，伏望神明遮过众人睛目，搜不出真赃，方保无虞的。”此时包公走进他书房，想这奸臣，平日间，还有许多好端，今日趁此机会，细细搜查，或者还有甚么私弊破绽处，也未可知。四处搜查，只见书房内桌子上，有一小匣，包爷揭开一看，有拆碎封面家书两封，包爷拿起，细看这封书，乃是庞洪送与王正的，第十三次的原书。又一封，乃是孙秀送与岳父的。这两封书，一连今日败露出来，由庞贼立心不蓄，作恶太过，所以日久月长以来，失于检点。当即拾起一看，庞丞想写去回书，也在此匣，未曾烧毁。只为这是他内书房中，除了庞洪妻子之外，家丁使女，俱不许进去。若楼外书斋，家人要进去，也得进去的；故二书留在内书房，他不以为意。今日落在包公手内，平日机谋，如今一旦败露。

包公即将二书，藏好身中，步出书房，说知四位大臣，俱各喜悦，说：“这庞洪，往日用尽千般鬼计，陷害狄王亲，他今恶贯满盈，反使好谋败露，虽有女儿势力，也不能遮盖了。如若圣上仍要宽恕他，我等众人，齐口合攻，必要除了他的。”五位大臣止言谈，只见众兵丁，拥进大厅，上前禀明，搜出几件精奇物件，乃藏在国太房中，是小匣两个，藏了此物，不知是否？请列位老爷分辨。此时五位大人，开了拜匣内，有西辽王礼单一纸，众大人看过，将物件照礼单对过，一点不差。众大人各说：“庞国丈欺君大逆，罪重如山，国太也不能无罪的。”故即吩咐兵丁，将国太押解了，跟阻五位大人，出了府门，进了午朝门，五位呈上赃物，奏明天子。当时龙心大怒，喝声：

愆 (qi n, 音千)——罪过，过失。

“你这老狗才，如此欺孤，所行全无国法，如今真赃现在，还有何言抵赖？”

此刻庞洪虽极奸刁，也刁不出来，一见西辽物件搜到来，心内战战兢兢，俯伏金阶之下，口也难开，又有呼延赞奏道：“臣等奉旨，往国丈府中，有内监王仁，见了臣等，慌慌张张，形状甚是可疑，臣将他拿了，伏乞圣裁。”包爷也出班前奏说：“臣在庞洪书房内，查出二封书，一封是庞洪送与驿丞王正的；一封是雄关孙秀送与庞洪的，今臣带进，上呈圣览。”仁宗天子，细看二书，骂声：“老狗头，好欺群误国也！毫不念惜国恩厚享，只图私利，谋害功臣，你与御弟，均是寡人至戚，且同为一殿之臣，因何与婚同谋，一心必要除他，到底有何深恨？今已机谋败露，快把真情招了，细细奏上来。”

此时庞洪，越发战战兢兢，说：“陛下噯！老臣罪该万死，只求恩典，赦臣木石之躯，免臣身首之分，臣百世沾恩。”这奸臣又像磕头虫一般的，连叩不住，千言万语的，恳求天子开恩。

这仁宗王，心中仁慈，见他苦苦哀求，心中不忍，又生回心转意的光景。呼延千岁一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！圣上有赦放奸臣之意了，如今若不趁此除了奸贼，何日得朝中安靖。”即出班奏道：“庞洪罪恶满贯，死有余辜，按以萧何六律，粉碎其尸，不足尽其咎。我主何用多疑，不若发与包拯，申明正法，伏惟找主准奏。”此时又有众王爷，各位忠贤，一同俯伏金阶，同声合奏说：“陛下噯！凡百姓人家，有不必须官员中断明白，谁是谁非。从公定夺，国法森严。今若庞洪，乃官居极品之臣，孙秀职为司马，二人既是王亲，一蒙圣上恩宠，理该忠心报同，岂容私通外国，翁婿同谋，欲害功臣；倘狄王亲，身遭其害，西辽兵起，谁人退敌安邦，并且驿丞王正，有无通同谋害之事，未曾明白，如芒圣上亲询，恐费龙心。伏乞我主，发与包拯，审断朗白，当罪则罪，当赦则赦，免使朝臣，个个心怀深恨。陛下噯！春秋史笔，还不谨言的，伏乞我主参详。”

当下庞洪一人，怎经得二十大臣，众口齐攻，凭你有女儿作泰山依靠，也难当数十人推山大炮了。此日就是就是仁宗王听了群臣之言，也再难分辨，只得允准奏言。就降旨：“命包卿审断明，回复寡人便了！”包爷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此段案，孙秀也是同党，必须降旨雄关，拿进京来，质对王正，也是应审其详；且王仁内监，乃是庞娘娘打发去的，臣疑必是通风藏宝之弊，庞娘娘也该到案质询，”天子说：“包卿噯！若说孙秀，孤即阵旨，差官拿他，审问便了！若说宫中贵妃，谅也不敢欺寡人，岂有通风藏宝之弊，卿家休得心疑！”包爷一想，圣上心果偏爱的，庞贼如今欺君悖逆，尚且还这等舍不得这奸妃子。又奏道：“难免臣心孤疑，如若贵妃娘娘没有通风藏宝之意，因何王仁天色尚未大亮，就在庞府中的，圣上若交臣申办此案，娘娘必要到案的。”

仁宗听了包公之言，不觉气恼起来，即开言说：“包卿必要贵妃到案，众犯不心审了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噯！如此欺君卖国的奸贼，若不申明正法，将来我朝文武，俱可观此为由，臣也要私通外国了。”天子听了一想：这句话，又是不错的。便说：“包卿，存要问贵妃口供。须询王仁的，若果贵妃有了罪，孤准依你止法便了！”包爷想来，若逼他庞妃到案，尚恐连这班奸党，也审不成了，且待审断后，再作理论罢！只得称言领旨。

又有呼延赞说：“臣有奏。”此时天子，也恢恢烦絮了，便说：“呼卿，又有何事奏闻？”呼爷说：“臣思庞洪，私通外国，贪赃私己，屈害功臣，罪大如天，为此臣将同太拿下，现有兵丁押在朝外，作何定夺处分，伏乞圣

裁。”当下仁宗天子被众大臣，驳奏一番，心头觉得不快，又见庞洪如此作为，龙心震怒，甚是不安，又闻呼爷奏说已将国太拿下，叹声：“听凭卿等，如何处分便了！”呼爷说：“庞洪罪逆已深，依臣愚见，其妻子均法不能容的，可将国太暂禁天牢，全抄家产，入于国库，其子亦须差官，当即拿捉回朝牢禁了，待等包拯，审断明白之后，问罪止法才是。”天子说：“众卿之百，恰为不差，但罪名未定，也须从宽缓罢！”

不知庞洪如何定罪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丧尽良心奸佞辈，过逾法律罪深人。

第九七回 嘉佑王违法私亲 平西王荣封赐爵

诗曰：

二次平西汗马功，撑持宋室五英雄。

班师奏绩君隆宠，将士沾恩受荫封。

当时仁宗天子说：“呼卿，你言恰是，但众犯未曾审明，且须从后罢！他府中财物，查抄入库，妻子俱禁天牢，且容留便了。”此时天子格外开恩，皆由宠妃之力，包爷原是心中明白，只得领旨，又命武士，将国丈衣冠剥下，与着国太及内监王仁，一同都下天牢去了。天子又降旨，往雄关拿孙秀回朝，不差文职，只命武将前往；又命呼延千岁，前往相府抄查家产，有西辽送与庞洪的几件宝贝，亦归国库。又降旨，平西王以及众将，明日候寡人封官进爵，随战的兵将，暂交兵部收管，容明日犒劳；秃狼牙仍交御弟带回，待等审明明白，然后该赏该罚，再行定夺。

狄爷听了，出班奏道：“秃狼牙乃是臣带回朝的，又是国丈对头，若交臣收管，无私恰有私，岂不被旁人谈论的么？”天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发交包卿收管便了！”包爷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天子此时拂袖退班，众臣退朝，还有许多谈论。

再言天子回归宫院，有庞贵妃早已打听明白，惊得慌张，庞妃一见君王驾到，即俯伏跟前，泪流不止。天子见此情形，不觉哀怜，即将御手扶起说：“庞爱卿！原来你父为人不好，他平日许多差错，朕也暗中忿怒的，今日弄出私通外国，罪大如天，众臣忿怒齐口来攻，倒叫寡人遮盖不得，如今发与包卿审问；又差官往三关，拿孙秀回朝审问，且待他审问明白，方才定夺了！”

贵妃听罢，珠泪盈盈说：“陛下噯！今我父虽然犯了国法，乞念他年老伴驾多年，况且圣上从前说过，凭他有罪，总不追究的。古道：‘君无戏言’，我主谅未必忘记。”天子说：“你父罪逆过多，若不宽恕曲宥，早已正了国法。只因有你在朕身边，是以错事只可宽容了。你父不念寡人待他恩处，反贪赃卖国，谋害功臣，岂知作事不过，被他们拿住把柄，满朝大臣齐声劾奏，使寡人作不得主，早处免他的罪名。就是王仁内监，也是你打发去的，不迟不早，又被呼延赞拿住，说你通风，藏匿赃物。包拯也要你到案听审，只是寡人不依，这原是你错了。寡人诗你的恩非薄，今朝恰来欺骗寡人。”

庞妃听罢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带泪说：“陛下噯！若说王仁，乃是臣妾差去探望母亲的，并不是打发他去通藏赃物的。”嘉佑王说：“你休来哄朕，王仁昨夜里，尚在宫中，你纵要探望母亲，也该天色大亮才去，那有天色尚未黎明，打发他去之理，必然是今大方去的。此言哄三岁孩儿，方才使得。”此时庞妃闻言，心愈着急，羞愧含悲，苦求天子。原来嘉佑王虽如此说，但见了贵妃脸如美玉，泪流满面，苦苦求恳，好不惜怜，御手相扶说：“爱卿，且自宽心，你父亲纵有大罪，朕也须宽恕几分；爱卿有罪，朕也不究的，不必忧心。”此时庞妃方才放心，拜谢君恩，相备宫宴不表。

又说这庞洪共有四个儿子，长名飞虎；次名白虎；三名黑虎；四名彪虎，多在陕西家乡中，倚着庞妃之势，仗着国舅之威，横行不法，后文交代。前日秃狼牙，在着庞府送礼之时，庞飞虎前时劝阻父亲，前书已曾表过，这飞虎随同母亲，进京数载，只说京中好玩耍，一向不曾回家，那日搜赃宝之时，晚上在着红番院内，宿娼欢乐，所以得脱身。次日闻知此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悄悄逃走出城，避于僻静之处，暗暗打听不表。

且说呼延千岁，领了几个文武官，前往相府，查抄物件家产，一一登册分明。男女下人，吩咐尽皆释放，这是呼千岁的恩德。前后门户，概行封锁，入朗奏明天子。金银财宝，一并入库。有精巧杂物许多，也归朝廷。只剩粗细东西，不值多金之物，赏与搜脏手下军兵。此日众大臣，个个欢怀；庞洪奸党，人人心急。闲话休题，再说孙秀的夫人庞氏，一闻此事，吓得胆丧魂消，终日啼哭，不在话下。

又说平西王，即回转府中，细将此事说知母亲。太君闻言，心中大悦，说声：“儿噯！将这奸臣，万剐千刀，何日一刀两段，方消平日屡次谋害之恨也！”此时母子闲谈，不必细表。是晚，狄爷奉了圣旨，着令众将，把随征兵马，一一点明，发交兵部收管。当时石将军，在着赵王府安歇，其余众位英雄，多在狄府中安居，一闻庞洪被众大臣扳倒了，人人大悦。狄爷往拜探各同僚，杨家天波府，又忙乱一番。

这一天，老太君叫声：“我儿，想你两次平西，功劳浩大，身受国恩，为娘毫无所虑了，只忧孩儿，还忧单单之人，前曾奉旨，前往单单国，诏娶媳妇，又不到来，我儿今日夫妻，不得完叙；为娘婆媳，亦不得相依；孩儿何不奏明天子，请再降旨，诏娶媳妇到来，为娘见了孩儿，好不喜欢，然后一同回转家乡，祭祀先祖，拜扫坟墓。”狄音说：“母亲之言却是，但目下天时寒冷，且等春和日暖，然后奏明天子，前往迎接便了。”老太君即带微笑说：“为娘终日心中悬望媳妇，早日到来，一家团聚，得尽天伦之乐。”母子正在言谈，忽有南清宫太后娘娘，差太监范公到来，诏取伙千岁与众英雄，赐饮平安宴。众英雄大悦，往王府饮宴毕，叩谢回归狄府。只有狄爷进内，禀知庞洪被扳倒之话不表。

次日，天子钦赐众功臣御宴，首令众大臣代君陪宴，只因前日血战多年，是以君臣今日共用餐安享太平酒，御宴已毕，众臣来日上朝谢恩。是日天子传旨，狄爷带倾征西众将，当堂摆开香烛，天子刺命加封，天使即宜诏曰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功懋德赏，朕所念怀。但狄御弟，虽则功劳浩大，无如位至封王，职品已极，难以复加。但为出将入相，儿孙五代荫袭，祖职王则追封三代，享以春秋二祭；子沾国恩，母封一品太夫人。钦赐璧玉龙头拐杖一根，九凤朝阳金冠一顶，五绦黄蟒四对，宫娥太监四名；四虎将随御弟，两次平西，数年征战，得隆国典，功劳非小。张忠加封平西侯；李义封为定西侯；刘庆封为振西侯；石玉勅封兵部尚书，补了孙秀之缺。孟定国、焦廷贵是功臣之后，兹复有功于王室，一封振国将军；一封安国将军；收录勇将二员随征，亦属有功于国，受职当赏其劳。萧天凤，勃封正总兵，着令镇守三关，无妻室子孙。一同候娶，再行加恩，肃此钦哉。

天使宣读毕，众将十谢过圣思，天子赐宴毕，退了朝。狄爷众将回归王府，各各欢忻。次日天子又差官前往单单，诏公主到来，诰封元后。老太君闻了人悦：“该儿你言隆冬寒冷，不必接取媳妇来，岂知圣上与娘同心，如今差官前去接娶媳妇到来，尚未立春时节。”狄爷笑说：“母亲因何如此性急的，回来迂有四五月路途，两月焉能到京。”

不表母子之言，却说孙秀，自从代守三关，妻庞氏夫人，未随同往，原在衙内居住，一节兵部事情，另有别官用印，只不进衙中，今日石玉做了兵部，庞氏心要出让衙了，因他是正印，不要署理官。庞氏收拾，移居别处不

勅(ch, 音赤)——皇帝的诏命。

功懋(mào, 音冒)德赏——功劳巨大，品德令人钦佩。懋，大，盛。赏。(值得)赞扬。

表。

此时石兵部，母亲夫妇同进府衙中，当时兵部太太思量回转家乡，只为隆冬寒冷，等候春天和暖，再作商量。

话休烦絮。却说众英雄，在着狄王府，一日闲谈，苗显、萧天风，说起翠鸾亲事，苗显又提招赘张忠。

不知张忠肯允与否。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赤绳系足非今定，连理和谐岂偶然。

第九八回 孙兵部回朝到案 包龙图审断群奸

诗曰：

罪恶满贯是庞孙，枉有前时诡佞权。

奸党瓜连同败露，龙图勘断罪推原。

当下张忠听了苗显说招亲之言，便说：“既蒙过爱，且待下官建立了府衙，再作此事便了！”苗显大悦。萧天凤说：“如此媒人喜酒，多吃数杯的了。”众英雄正是谈笑间，忽闻报到，天波府差人来请千岁同列位老爷。原来这是余太君的美意，备了酒筵，相邀列位英雄将士。狄爷与八将，一同前往赴宴，太君着令元孙 文广奉陪。杨府中又有一番热闹。当时又有众王侯大臣，各各陆续请宴，狄千岁领的领，辞的辞，劳劳顿顿，又十余天。兔走鸟飞，光阴迅速，孙秀已到京了，交他囚禁天牢，钦差回复圣旨。

是日包公奉旨审问，回府即日升堂，排军带出众犯，王驿丞已光唤到。包爷先询问秃狼牙，口供与前日圣上跟前一样，包爷喝他退下。又传王驿丞，前时包公在游龙驿，已知王正不是奸人，今日问问口供，无非证实庞洪之罪。便呼：“王正，你是游龙驿，也食朝廷的俸禄，如今听了庞国丈的计谋，把狄王亲陷害，受了国丈多少贿赂，须当说明，招认上来。”

王正的主意，早已定了，暗想，国丈今番料不能脱逃，我今不怕他了，再起波浪，须当将情透白，何容遮瞒。便呼：“包大人在上，听禀，从前狄千岁到驿之时，卑职焉敢轻慢，以后太师爷连连发书一十三封，要卑职摆布千岁身亡，须升我一个正印官，七品之职，斯时狄千岁乃大宋保护江山的得力之臣，焉可将他暗害了，是以卑职亦不贪图想升这七品官。情愿我王正不活，抑或弃官逃走，倘大人不信卑职之言，现有狄千岁可以对质，望大人参详。”包爷说：“这十三封书，如今何在？”王正说：“来书多是庞府来人带回，卑职那里有字留存的。”

包爷又喝退过一旁，又挪孙秀上来，左右答应一声，登时绑上，推仆在地，因他有罪欺君，故以如此。包爷呼声：“孙秀，想你身为司马，厚享国恩，不恩报效，屡次暗害狄王亲，到底与你有何仇怨？且从实说来。”孙秀说：“包大人，念下官身为司马，一点丹心报国，并不曾暗害狄王亲，大人勿听旁人谗言，无凭无据，冤屈了下官。”包爷喝声：“胡说，若是他人说话，或是假的，这封书何人笔迹，你且看来。”即将书丢下。孙秀一看顿觉呆了，暗自说：这封书，乃我上年在雄关写的，差人送与岳父，要把这冤家算计，岂知这年老糊涂，如何落在包黑子之手，今日叫我怎生推说。便说：“包大人，这封书不是下官亲书，大人休得错疑。”包爷喝道：“此书在你岳父书房搜出来，真名实姓俱在，你还抵赖么？”吩咐夹起来。孙秀说：“包大人！下官求你开一线之恩，乞看同朝之谊，何苦如此认真的。”包爷喝道：“你要做奸臣，欺君卖国，若念同朝之谊，一殿之臣，也不该屡生害狄王亲之心了；倘若留你，又要砍折擎天柱，我主江山付与西辽了，你翁婿串同一党，丧尽良心，全不思服国忠君，你可知本官断不以情面为容的，纵然王亲国戚，不在我心头，究竟如何？你须要老实招供的。”喝声：“快将孙秀夹起。”

这孙秀，是从不曾受过苦楚的，那里经得夹棍之刑，忙叫：“不要行刑，

元孙——在此即“玄孙”。清代避圣祖（玄烨）讳，改“玄”作“元”。

侍我招说便了！”包爷听罢，命松去夹棍。孙秀说：“大人，只为前平西王之爷狄广，与下官的父亲，结下冤仇被杀，所以犯官欲报父仇，每每图害狄王亲，从前只望他战死沙场，岂知又被他证服西辽，自料不能下手，是以传书于岳父，摆布于他的。”包爷听了怒道：“好奸臣，因着宿怨，不愿辅主，任你身为司马，理道全无，立心不善，名秽千秋。”骂得孙秀无言可对。

包爷要他将口供写上，又询他私通外国，放进秃狼牙。孙秀说：“大人，这也是冤屈的，只求大人明察才好。”包爷说：“你又抵赖么？若不私能外国，如何放进秃狼牙进关，你还不讲直言说明么？”孙秀说：“包大人，前日番官一到雄关，犯官也要盘问。他说奉了狼主之命，进贡上邦天子，犯官即以为真，是以放进这秃狼牙，如今现在番官，可以对证，私通外国，果是冤屈，疏失之罪，犯官愿承。”

包爷吩咐，退开一旁，取国丈上来，如今不比前时，两边无情汉，将这奸臣一推而上，曲跪丹墀。包爷呼声：“国丈，因何你私通外国，图害功臣，不要含糊隐讳，须要直言招供的。”原来庞洪，早已立下主意，细想判官分断，可以强词夺理，这黑子利害非凡，料想抵赖不得，且这秃狼牙口供实招，赃物搜出，并有私书为凭，若抵赖，反吃他刑法之苦，受了刑法，仍要招的，不若说明，省得受刑。国丈一到堂，便低头叫声：“大人，这原是我犯官之错，见识全无，屡思陷害狄王亲，受了西辽礼物，说明不是真旗，奏知圣上，好待杀了狄青。”

庞洪说到此间，就住口了，不言低头。细想这样事情，乃是孩儿飞虎苦谏于我，所以自己不便奏圣上，进内通线于女儿。今日若说出来，连累亲生女儿了。包爷看见，喝声：“你想什么机关？不说下去，快快把真情透说来，本官才不动刑的。”国丈说声：“大人，这是犯官贪了西辽礼物宝贝，奏明圣上，重复验旗，欲把狄青处斩了。”包爷喝声：“胡说，从前你并无启奏天子的，乃是你做党蒙君。你女儿陈奏的，本官记得清清白白，你撇推脱女儿，希图自己一人抵罪么？”庞洪一想道：如此不得强假了。便呼声：“包大人，犯官若自己陈奏天子，犹恐圣上动疑，所以入宫通线女儿，要他奏明天子，害了狄王亲；岂知又害不成，问罪游龙驿中，暗通王正，连发书十三封，方得狄青中害身亡，后来又被包大人救活了，如今句句真实，并无一字虚言的，万般也是犯官所为，伏乞大人开恩，放松一命。”

包爷听了，摇头说道：“你欺君误国，屡次陷害功臣，贪赃卖国，深负君恩，不顾朝廷，希图私己，今日奸谋败露，抵贼一刀两段，何必畏死贪生，你真禽兽不如也！”当下包爷对着庞洪痛骂，又呼声：“大人，如今犯官痛改前非，永不可犯了，求念一殴为臣，笔下超生，感恩非浅了。”包爷冷笑说道：“如今来不及了，纵然今日本官容情于你，只恐圣上不依，正所谓马行栈道收缰晚；船到江心补漏迟。本官且问你，到底你与狄王亲，有甚何冤仇？明明说与本官知道。”庞洪说：“与他也无甚冤仇，只为前时考武，他伤了王天化，我女身亡了，女婿孙秀与他冤仇，是以屡屡同谋，将他摆布，岂知谋害不成，这冤仇越结越深了，今求大人笔下超生，得归故里，足感深恩。”

包爷说：“只要你书上招的来。”又传手下带上王仁，喝声：“你因何在着庞府通藏赃宝？”王仁始终不肯招认，即将夹棍夹上了，痛甚难当，登

时死了还魂，抵受刑法不起，只得将情禀知。包爷说：“松去夹棍，划指将供写上，众奸犯臣，一齐收入天牢去了。”吩咐退堂。

有夫人说：“相公噯！方才此案情由，可审断明白，望相公说与妾得知。”包爷接过茶一杯，将情由细细说明，夫人听罢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庞洪作恶过多，方不能脱逃，两次三番计害狄青，如今画虎不成，反为狄青害了自身；又去私通外国，罪大如天，只落得当朝一品，做了犯人，天道报应不差，焉能草草可混淆的。”夫妇言谈一会，天色尚早，是日包龙图进回书房内，细将几人之罪，照依国法，细细议实，又备了本章一道。待等来日，奏复圣上。

但不知如何除得众奸臣？欲知详细，且看下文。正是：

试看此日诸奸佞，方见今朝尽网罗。

第九九回 定好罪包公上表 溺庞妃宋主生嗔

诗曰：

国法如何存得私，包公按律定奸书。

君王不舍娇饶幸，便与忠臣嗔论殊。

是夜包爷将众人，照依国法定罪，备了一本，上写曰：

龙图阁学士臣包拯奏：为微臣审办群奸，讯得孙秀与狄青宿有私仇，欲图报雪，致与岳父庞洪，串同为党，屡行图害。庞洪、孙秀二犯。除图害狄青未死之罪已过多，孙秀混放秃狼牙进关，虽不与外国私通，应照疏失之罪，理该斩决。而庞洪贪赃私己，图害功臣，而使西辽与兵犯界，罪该凌迟、法该灭族。有责妃庞氏，前者验旗，既已欺君，又助父为虐，而兹伏差王仁，通风匿藏赃物，亦属父女同谋，顾亲不顾君，法难轻恕，须当斩首正法。王仁须从主命所差，行为不善，有关国法、姑念不图强利，从宽一等，然欺君之罪难辞、亦当绞决。秃狼牙私进中原献宝，欲害功臣，虽非己心，亦有党恶，欺君之罪，姑念事从首明，得除奸佞，应当褫旌，释放回邦，功罪两消，王正欲保功臣，不逐奸谋暗算，志行堪嘉，应照本职加升三级，以奖其忠厚。拟表奏，冒读天 310 颜，伏乞降旨，各犯正法施行，肃清朝政，海宴升平，微臣有望矣！临表不胜待命之至。

包爷写毕本章，便说：“庞洪暖！谁人叫你为奸作恶的，今日除去国家大患，本官才得心安。犹恐圣上溺爱庞妃，难舍娇饶爱宠女儿，牵及父要改轻之罪，如何是好？也罢！待来日在朝房，通知众王爷，各大臣，倘若圣上不除庞贼父女，众口攻击便了。”

包爷定了主见，候至次日四更天，来至朝房，候齐各大臣知会了，众人权然应诺。少停，天子临朝，文武参毕，包爷将本呈上。天子龙目看罢，心内暗暗着惊，便说：“包卿定罪太重了，孙秀之罪，恰也该当，国丈之罪，还须改轻些。贵妃侍奉寡人，包拯也须谅情些的。”包爷一想说我原料圣上，定然要改轻庞洪父女之罪。便说：“臣为国家大事，必当以公办公，如何存得私的？各犯之罪，应该如此，那里改得轻来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虽素无私曲，单有此案，望卿量情一二罢了！”

包公说：“庞家父女，罪犯滔天，死有何惜？其罪断难改轻的，圣上准臣所奏，则是依律公断；如不准臣所奏，要改轻庞洪父女之罪，臣做不得官了，望陛下放归故里，臣忍耐不得国法不行的。”这几句话，乃侃侃铁言。天子原知他品格如此，假装发怒，呼声：“包卿，你难将朕抗勒的，往日般般准依了你，单有此案，寡人不准，要从宽些。”包爷高声说：“陛下，要改轻罪名也不难，先把萧何定律改过，然后把庞洪的罪名更改，有何难处？”天子听了此言，真觉怒气起来，说：“寡人事事依你，单有此本不准，你若必要如此，寡人让了你罢！”包爷怒容满面说：“陛下，这本不依臣拟，朝廷法律，不须设了！这庞洪贪赃卖国，屡害功臣，父女同欺圣上，死有余辜，望吾主，勿顾宫中贵妃，速速正法，以惊乱臣贼子之心。如若不准微臣所奏，伏乞陛下，先将臣斩首，以正逆旨之罪罢！”

天子一想，这包黑子实在铁硬，又说：“你要朕依你奏，万万不能的。”此时又有众王大臣，共有三十余位，一齐出班奏说：“奏陛下，这包拯与庞洪，不是有什私仇，无非为国家除奸，按以萧何定律耳！”天子说：“什么萧何定律，朕也不较罪拟轻重，要轻些耳！”众臣也知圣上是说蛮话，又再

奏道：“陛下！若是别的小过，尚且依律定罪，岂但此案罪大如天，庞洪外通辽国，内合女儿，倘将功臣害了，辽国将兵厉害，圣上尽知；况且雄关孙秀，又是庞洪同党，岂不被他们将锦绣江山，一旦付与西辽。陛下今朝若不除奸党，加倍纵他了，倘或变端复起，事难料测。”

众臣同奏，此时天子反觉羞惭满面。暗想：国丈为人原不好，冤家尽结，满朝三十余人，无一人保奏，只齐口合攻，朕若准了包拯所奏，又舍不得庞美人也，不便留其女，诛其父；若父女一同治罪，朕心何忍？只左思右想，龙心不定，带着怒气，呆呆不语。包爷又说：“陛下，庞妃事小，江山事大，不可没了主意。”众臣催促，天子龙心不悦，立起身来说：“众卿休得性急，还宜从缓，再限拟三日后，才定夺。”退班回宫去了。众文武落得呆看，多说圣上，因何如此庇护庞洪，只得回退出午朝门。

包爷忽生一计，邀同众大臣商议，众文武说：“包大人你恰虑得到，再不想圣上宠爱庞妃父女如此之深，包大人还有何深见。”包爷说：“列位大人，圣上如此溺爱，执迷不悟，若留下庞洪父女，终为后患，下官欲同列位，前往南清宫，面见狄太后娘娘，奏明此事，待他做个出头，先除了贵妃，圣上无心牵挂庞洪了，众大臣！你道如何？”众文武笑道：“包大人果然妙算，只恐太后娘娘，乃贤良德性，圣上又恳赦了，这便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太后娘娘，已深痛恨庞洪父女，屡行暗害狄千岁，恨不能早早除他。”众臣说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此去罢！”各大臣一路先到了狄王府，按下且慢题。

再说嘉佑王回进宫中，龙心烦闷不乐，贵妃接驾，问圣心因何不快，天子将群臣强逼勒奏说知。庞妃听了，战战兢兢俯仗尘埃，泪珠满脸，说：“陛下！可念臣妾，伴枕六载，平时并没有半点差迟，目今初次犯了一罪，求圣上宽恩，父女同沾帝德无涯了！”天子说：“贵妃，若论你父，平日间做人不好，冤家结尽满朝，只有参，没有保本的，朕若将你父正法，在你面上，于心何忍；如若一体同刑，那里舍得你，听凭众臣，怎论长论短，朕自作主张，包拯本章，奈何我不得。”贵妃只是悲哭，天子连忙扶起，安慰爱卿，不用心烦。庞妃在此叩谢，起来讲话。有内监到来：“启上万岁爷，南清宫狄太后娘娘驾到。”天子听罢，顿吃一惊，母后因何忽地进来，只得抽身往接，迎太后娘娘。

太后离下凤辇，宫娥太监，两边分排。天子请问母后娘娘，何事降临。太后说：“所来非为别事，要到安乐宫去，与李太后谈心散闷。”天子说：“原来如此，请母后进宫。”又着太监报知各宫，正宫曹氏想来，狄太后今来何事，必非无故进宫，即往会同西宫张妃、庞妃，共迎太后。驾到长春殿，参礼毕，忽有宫娥到来，启禀李太后驾到，君后起立相迎。就在长春殿，两后相见礼毕，姐妹相称，二人对面坐下。君后参见生身嫡母，各妃叩礼毕。李太后呼儿媳共坐，君王曹后领命，分左右坐下。张庞二妃，侍立两旁，太监送上茶。吃毕，高年妹妹，略叙寒暄，各各问安已毕。狄太后开言说：“王儿，这边侍立者何人？”嘉佑王说：“启上母后，这贵妃庞氏。”狄太后说：“原来是庞妃，他的父亲是谁？为娘倒也忘记了。”仁宗天子，是个聪慧之君，知母后到来，不是好意。当时勉强说：“他父名唤庞洪。”狄太后欢声说道：“就是贪赃卖国奸臣之女儿么？昨日包卿已审理明白，定了什么罪名？”天子听罢，暗暗着惊，又觉难以回复，只得说：“母后！包拯定罪，尚未奏闻。”太后喝声：“你说什么话！君无戏言，从古所说，你如此谎言，岂是为君之度！今朝我侄儿朝罢回来，说包卿已上本，奏明众犯了。”

不知天子如何答话。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前时父女交通恶，今日君王保不成。

第一回 狄太后扫除君侧 庞贵妃绞死宫中

诗曰：

君王溺爱庇庞洪，只为含情妃子容。

幸有高年狄太后，娇娆正法绞宫中。

当时狄太后说：“王儿，你休得狂言，我儿今朝上朝，说包拯本上，除奸正法，无奈王儿不准，要把庞洪父女，罪名改轻，怎说包卿未有本奏，你还来哄我为娘么？”天子听了，心中惶恐，只得转说包拯，却有本章，一时错说他未有奏陈。狄太后说：“王儿，既有本奏明，众犯人定了什么罪名？”天子说：“孙秀正了处斩之罪。”狄太后说：“如此太轻了。”又问：“庞洪定罪如何？”此时仁宗天子见问至庞洪之罪，就心中着急，就住口不言，难把他罪名说出。此时庞妃在侧，心如火炼，又如小鹿撞胸。

此时李太后娘娘虽是年高，性情不异少年，言说：“王儿，为何默默无言，有口不说。”狄太后冷笑道：“我也尽知王儿之意，舍不得庞妃小贱人，因女儿难伤他父，故王儿把罪名改轻的。”又呼：“李姐姐，这庞洪、孙秀，不知与我侄儿有何大仇，几次三番，阴谋谋害，必要将他除了，幸得般般用计不成。他二人谋害功臣也罢了！但庞洪身为极品，又是尽忠报国，反受贿贪赃，暗通西了，父女深受国恩，不图报效，心向外邦。可记前晨先王在日王钦若否？私通外国，做下多少弊端。庞洪父女，就是前辙后头人。我想宋朝天下，非容易开创的。太祖劳尽多少心力，方得今日流连四代，险些锦绣江山，送在庞洪父女之手。王儿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用了三年哺养，方得育长成人，所以今朝讲话，做得三分之主，庞妃父女，串通误国断难容，包拯本奏，必然依的。姐姐，你道愚妹之言，是否？”

李太后说：“狄贤妹之言，果也不差。包卿乃我宋朝的大忠臣，人人共知，断事毫无私曲。庞洪受了西辽礼物，要害有功之臣，倘然令侄遭其所害，辽王猖獗，复又与兵，边有何人抵敌？宋朝社稷，必然让与西辽。若是奸臣一辈，常常在国，忠臣焉能日日保存？若江山被别人占去，庞妃难以在枕边作伴，相爱相怜，自有他人恩幸。王儿有何面目见先王的？若贪花好色，未有不为败国之君，若不诛庞洪，众臣不服；不斩庞妃，正为祸之根。”

原来嘉佑王，前听狄太后之言，后闻李母后之训，他原乃心中明白，只因为着贵妃的花容美丽，不是合意同心，陪伴同衾六七载，枕上多少温存态度，何忍将她一刀之苦，龙心纳闷，又惊惶。此时庞妃吓得魂不附体，忙下跪，哀求二位高年太后说：“臣妾父亲，伴驾多年。从无差错，近因年老昏懵，有违国法，理正典刑。臣妾虽然德薄，但伴君数载，也无过处，一时错听父亲之言，今日原该身首分开，但恳求太后娘娘，开一线之恩，好生之德，姑免了初次，留我残生，感恩不浅。”

狄太后喝声：“小贱人，一刻也难容”。李太后叫声：“王儿，你保守江山为重，这妖娆妃子事小，有何恋恋不舍。”仁宗天子无言可答。庞妃苦苦哀求，向狄太后连连叩首，只是不依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手足如冰。只得转身求告曹皇后：“望娘娘与妾讨一个面情，救得臣妾一命，世世不忘娘娘大恩。”曹后娘娘，虽不是与她胶漆，也是两不相干，况且在着君前，权且做

王钦——《杨家将传》中人物，本为汉人，为契丹奸细。打入宋廷十余年。后为宋所杀。

昏懵（mèng，音猛）——糊涂，不明事理。

个人情，即时随身也跪下，求恳太后。娘娘说：“庞氏虽然有罪欺君，但念她初次，还求太后娘娘饶她性命，臣妾亦感大恩。”狄太后喝声：“休得多言，你是庞妃同党的，不用你再言。”曹娘娘不敢再说，只得起来。

天子此时亦坐立不安，只得说：“母后！庞妃犯法，理该正法，但念她年轻的女子，实不明法律，万般只看臣儿薄面，今日臣儿讨个情，求免他一刀之苦，将他贬入冷宫如何？”狄太后想来，王儿真乃溺爱这娇妃，今日若留她性命。庞洪罪也轻了，我将何话答应包拯。使呼：“王儿，别的事情般般依你，若要留这小贱人、断断难依，我今做得三分主意，你终身怪着为娘罢！”即传懿旨，令刀手速正典刑。

贵妃哭倒地下，落下珠冠，青丝披散，无限凄凉，膝行扯住万岁龙衣说道：“望吾主看臣妾侍奉一场，救了臣妾一命的。”急得天子心中凄惨，料难解救，说：“贵妃！非朕不肯用情搭救你，只可怜你一时错听父亲行恶，今要过刀惨死，独惜你待孤一番恩情多少，今日身亡，孤心不忍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！妾如今痛改前非了，如今以后，不想锦衣安享，不思玉食风光，愿留我残生，甘心永住冷宫。”说得嘉佑王，听了这凄惨之言，腹内犹如刀割，想去思来，心中大忿。回身又称：“母后，望你大发慈悲，开恩一线，饶他一死，永禁冷宫，情愿将他父庞洪，正了国法也罢！望母后准依臣儿之言。”

当时并不是狄太后心妒庞妃，定要除他，只恨他父女同谋，反复验旗，险些侄儿被害，报仇之意是刻刻在心，今要宽容，他又为准了包拯众大臣所奏，是以今日总是不依当今之言。而李后的性情素日心软，看见贵妃如此凄惨，与当今不忍之言，凤目早已包着一汪珠泪，呼声：“贤妹！既是王儿如此说来，饶她身首分开，可赐白绫，把他绞决，做个全尸罢！”天子又双膝跪下，再求狄母后，存她一命。狄后摇头，叹声：“你身为万乘之尊，为了妃子，如此恋恋不舍，今朝不将这小贱人正法，人人俱可效尤 败国了，权依姐姐之言，免他刀刑，传旨不用刀斧手，速取到白绫一束，长春殿做了法场。”

此时庞妃心如刀割，痛哭凄凉。天子不忍观看，悉听他们动手，心怀忿忿踱出，龙目含着一汪珠泪去了。太后喝声：“动手！”将绫搭粉颈，双膝向南。曹皇后与张妃，也觉心惊。但见太监两边将白绫一收一紧，银莲撑蹬几撑，登时两眼白洋洋了。未及半个时辰，气已断了。三魂七魄，杳渺已无影无踪，实是可怜。一个冰肌玉骨红颜，只为一时差见，错听父言，死得实是可怜。庞妃伴主多年，亦无什大过犯，岂料今朝身受惨死，实乃庞洪作恶，害了年少女儿耳！

当时绞手太监，见他身硬了，即时住手上前：“启上太后娘娘，庞娘娘气绝了。”太后传旨，请来当今，是时嘉佑王到来，见了庞妃如此，五内皆崩，伤情之泪，从眼中落下，狄太后说：“王儿为君，岂像孩童之见么？若留这奸狡犯，实乃国家之患，如今速把庞洪斩决，不可改轻包拯所奏。”天子应诺。太后又传旨，尸骸用上上棺柩，盛殓埋葬了，刀斧手领命去讫。天子吩咐在长春殿，安排饮宴，款待高年两太后。曹皇后与各妃嫔，交替敬酒，姐妹谈心，语言多少，也不多述。酒宴已毕，狄太后抽身相辞，李太后、曹

懿（yì，音义）旨——皇太后或皇后的诏令。

效尤——别人做错了，还要仿效。尤，过失，罪过。

皇后与众妃，一同相送，狄太后身登凤辇，欢然而去。李太后回宫去，张妃、曹后，俱觉安然。只有仁宗王，愁怀满腹，复进庆云宫内，触景伤情，龙心惨切，怨着包拯：“你与寡人结尽冤家，可怜断送孤的爱妃，若不是三审郭槐这段功劳，孤必要取你的首级。”

不题天子心烦，再说狄太后回宫，将此事说知孩儿。潞花王大喜，即差太监相请平西王到府说明。狄父深感姑娘，言说一番拜别，往见包父，传说众大臣，众人心悦，只有庞党个个心惊，犹怨有牵连之罪，不表。

次日包爷上朝奏说：“要将庞洪正法。”此时天子只因溺爱庞妃，故将庞洪宠重，庞妃虽死，心犹忿恨，念及贵妃，不忍将国丈正法，奈何被包爷催促，想终免不来，若将他正法罪名，可减轻才好。

不知天子如何减轻庞洪之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天道岂无公报应，人心何不善为行。

第一 一回 正典刑奸臣被诛 忆妃子宋主伤情

诗曰：

害人反害自身亡，到底奸臣不久长。

作恶难逃终报应，今朝正法在刑场。

当时包公听了万岁要改轻庞洪之罪，后来正法，即称：“陛下噯！臣乃照律定罪，如何改轻得来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贵妃的杀罪，已蒙太后娘娘减等赐绞；难道庞洪，孤赐不得他绞么？”包爷说：“臣启陛下，这是太后娘娘的恩典，贵妃的造化。”天子说：“太后娘娘旨你依，难道孤你必不依么？包卿太把寡人欺了。”包爷说：“圣上噯！庞洪除去谋害功臣的罪，且不计较，只把私通外国，贪赃不法而论，罪重如山，那有可赦轻之罪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何故如此，劝你不要执偏，逆忤寡人罢！”包爷说：“臣为受陛下洪恩，未得报效，除去了奸贼，一刻之念难忘，照律除了欺君卖国之心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你又愚了，你说知法律，岂不晓得从无宰阁之刀，你自条律未明，又不依从孤旨，必要将庞洪照本罪断凌迟，除非你再到南清宫待太后娘娘，仍旧出头为主，方能准你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呵！须无宰阁之刀，但庞洪有滔天之罪非轻，若减轻了，不能警戒乱臣惊惧之心，伏乞我主，依臣所奏，速照律将庞洪正了典刑，则朝政肃清，人心悦服了。”

此时包公与嘉佑王许多辩论，天子心中带怒说：“你真乃一个无情面之臣，故意违逆寡人之命，也该当何罪！你须讲明说来。”包爷说：“臣逆旨该斩，陛下且将臣斩首罢！”当时天子呆呆不语，包爷也不做声，有众位公卿大臣，看此光景，一同俯伏金阶，同声奏道：“臣等请问陛下，若照包拯所定之罪，圣上龙心以为大重，如今圣上欲定何罪？乞祈降旨。”天子说：“依朕主见，庞洪亦照贵妃赐白，未为不可。”包爷说：“庞贵妃本应枭首，赐绞太后所定，伏望龙心详察。”天子说：“众卿家公断如何？”众臣说：“臣等只求陛下，将庞洪枭首之罪，正法便了。”天子一想，总是庞洪活不成了，只得准奏，将庞洪枭首，恩免夷族，妻儿回籍，安分守法；内监王仁，改为军罪，余俱拟依施行，着令苏文贵监决复旨。当时包公也难再奏，天子驾退回宫，众臣多退回朝，个个都说：“天子心慈，皆由庞妃面上来的。”

闲话休题。再表苏都督回转府中，不延迟，即差人吊出天牢犯臣。当日庞洪、孙秀，两个奸臣，懊恼前日为非，一心图害狄青，害他不成，反害自身，要受过刀刑。是时千千万万的百姓，远远观瞻，当时国丈，还在牢中，未曾释放，所以不得来送别。庞飞虎在外打听明白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我得圣上天恩，妻儿无罪，所以方敢前来，送别父亲的。孙秀夫人抱了三岁的孩儿，也来送别他丈夫，当下子哭父，妻哭夫。庞洪呼声：“我儿，你不必伤心了，包拯将我定了凌迟夷族之罪，亲听圣上天恩，减轻了斩，还是死来造化的。但我死之后，你与母亲收拾棺柩，与妹丈的棺柩，一同还乡罢！全叨圣上天恩和顺才好。如今朝内无人，势头也没有了，须要回去守分度日，侍奉母亲。”飞虎泪如雨下，哭倒尘埃。此时孙秀叫声：“夫人，今日你休来埋怨于我，若我死后，你还归故土，与我娘兄弟，苦守门户，养育孤子长成传嗣，免得孙门绝了香烟，遗言切紧记的。”夫人只悲哀痛苦。

赐白——赐自缢。白，指白绫。

柩（jiù，音旧）——棺材。

时刻将到，这时远远旁观的人，拥至越多，三刻分别了，即时刽子手开刀，砍下头倾两颗。子捧父尸，靴底踏穿；妻把夫头，哭得晕迷。苏都督打道回衙，他先说知包公，然后往天牢放出庞洪夫人，前往法场，收拾丈夫尸首。

包爷又备文书，征伐西辽两名官差，吩咐庞家子母，孙秀之妻，限三日内起解回籍，不许在京留住。内监王仁得性命，随行发配；王正加升三级，多沾天子洪恩。包爷又吩咐：“秃狼牙，你混进中原，应该有罪，念你出首，说明奸臣之案，兹且姑宽，放你回国。”秃狼牙称说：“包大人，我今回邦，思量狼主容我不得；如若不还故国，丢不下妻儿，事在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包爷一再说：“你也虑得不差，罢了！你且耽搁一天，待本官来日，奏明圣上，请旨一道与你，自己还邦，与狼主观看，要你复还旧职便了。”秃狼牙称谢不已。

次日，包爷上朝，有苏爷复旨启奏，已将庞洪、孙秀，正了典刑。天子听奏点头，暗暗咨嗟。又有包爷俯伏说：“臣包拯有奏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如今没有说了，还有何奏的？”包爷就将秃狼牙之事奏明，天子准奏，降旨一道，着令秃狼牙，自带赆文还邦。是日吏部天官文彦博，升为丞相，抵了庞洪之缺，不必多谈。包爷朝罢回府，付银子二百与秃狼牙，以作路费回邦。秃狼牙大悦，叩谢而去，不表。

再说仁宗天子回宫，暗暗伤心，追念庞贵妃的玉貌花容，娉婷袅娜的体态，深悦朕心，陪伴宫中六载，多别无差错，单有父女递连；想他为其女，而护其亲，乃人之常情也！原是庞洪为人不好，又不该贪赃入己，与外国私通，只道都为瞒得众人耳目，又不该暗中图害狄青，害不得，反伤自身。他两次平西，奏绩回来，功劳浩大，多少朝臣，得为助力于他，今日庞洪败露机谋，乃连累了孤的美人，死得实在伤惨。若是包拯议罪，群臣共效，必要寡人作主，宠家父女，决不至死于如此刑惨，偏偏是母后出头，她无非要与侄儿报仇，今日拆散寡人的美对鸳鸯，孤心何日得放下愁怀咳！贵妃呵，你玉骨冰肌，抛荒何处？但不知卿魂还在 宫否？又思她魂渺渺茫茫，地府中不知何去了。越想越伤心，目中的珠泪纷纷滚流，宫中物件般般在，单单不见相爱相怜的美人，咳！寡人每临幸此地之时，只见庞贵妃袅娜轻盈上前接孤，芙蓉玉貌，带喜带着，殷勤尽礼，莺声细语，慢慢言来，皆实为孤之爱。鸾凰衾中，陪着朕温存体态，多少的美情，有无穷之妙，无限之趣，指望同偕白发，岂知平地风波，使孤恩情永绝。今朝物在人亡，玉体抛 荒野外，深可悲也！咳，美人暖，非是今日寡人辜负于你，谁知你父亲与狄青，结下深仇，连累你的，包拯一班同党，助着狄青，同口同声，奏参你父，又使狄母后为主，内外夹攻，使你父女一刻同日而亡，总是弄得寡人从此无人陪伴。美人咳！你有多少妙音，可解寡人的愁怀。

这多情天子，伤感之际，勿想起一事在心，瞒了母后，不与王后妃子得知。乃遣差一内监，私出宰门，吩咐将了贵妃坟，并国丈尸骸，好好收殓，另赐黄金千两，与国丈家为扶柩回乡的路费。这仁宗天子，为着庞妃面上，有许多用情，只为爱其生，如今不忍其死。如庞国丈所以如此从心，龙心终日恢恢纳闷，不怪他人，只恨着包文拯。他虽然正直无私，然而于寡人面上，太觉无情的。

不言天子烦闷，再说太监何荣，奉旨藏了千金，悄悄出了后宰门，觅到庞妃停柩所，命人打抬了，来寻国太。先说庞飞虎，痛恨着包文拯狄青，是

杀父仇人，后日必图报的。当下国太来到法场，看见尸首分工，心中惨切。痛哭哀哀，好不凄惨；又思量长女伴君，深得宠幸，岂知今日白绫赐死。儿噯！皆由你父连累害你，死得好惨刑也！丢下老娘，魂归地府，渺然无踪，未知你可能随娘得转故乡否？如今单剩下次女飞凤在身旁，女夫又被他人上了典刑，母女双双为嫠妇，此仇此恨，教老身怎生消清。国太与孩儿，正在收拾尸骸之际，忽来了太监何荣，扛了贵妃棺柩到来，交代黄金，说明天子之意。正是：

生离死别心何切，义重精深念不忘。

第一 二回 遵国法庞孙回籍 叙奸苗作恶多端

诗曰：

奸苗仗势害良多，国法全无众受磨。

自此权倾威福尽，昭昭天眼报如何。

话说国太正在收拾丈夫尸首，悲哀之际，忽然圣上差太监何荣到来，将天子之意，说明国太，今日收拾尸首回籍，国太不必过哀，今日万岁爷赐赠黄金千两，以为国太作路费之资，你且收藏了，并娘娘棺柩在此。何荣交出黄金回宫，复旨去了。

单表母子，尚然说此蛮话，说：“圣上堂堂九五之尊，一些主意全无，凭从狄表包拯胡行，被他压住，伤了宰相之命，只恐江山不久，要让狄青了。”飞虎含泪说：“母亲事已如此，如今不必过伤了，且暂收拾父亲回乡罢！家中幸赖尚有家产过日还有三弟兄，皆是英雄气宗，日后寻个机会，必将杀父仇人杀尽，方消了此恨哩！”国太听了，只得收泪。孙秀夫人悲哭哀哀，没有收场的，国太劝慰女儿一番。

包公又有兵差到来，不出三天，就要速出京。旁人百姓，谁人不笑着庞洪，前日靠了女儿势力，凶如狼虎，屡屡冤屈良民，不计其数，纵容家丁，欺压平民。只道他有女儿做力，一程直利害到底，岂料今朝女儿，死在宫中；父斩法场之上；还叨圣上天恩，不罪妻儿，不抄家产，想来善恶必然有报应的，若不报应，世人个个为非了。有几个说：“奸相平日，屡屡剥削良民，今日犯此大罪，遭了刀刑，还是造化了，理应该丢入油锅内，割舌抽筋，再将他千刀万剐，方尽其辜。”内有几人说：“庞洪屈剥我百姓过多，将他一刀两段，也便宜了他，还恐上天不容他，天火也焚他的棺柩，家中妇女为盗为娼，后人为奸为拐，此天报应以不祥的。”一路而来，到十处地方，百姓谁不痛骂他父女。母子侧闻，心中暗暗的伤心，庞飞虎暗暗发怒，只得由人咒骂，有日必要报仇，将汴京踏为平地，看你们还骂得我否！不理旁人说长论短，一路饥餐渴饮，而夜宿晓行，历尽跋涉辛劳，一月多方到家园。有包公差官，把文书交本省官，本处官接领，详复即回包公，取了盘费，二解差一路回京，不表。

却说这大国舅飞虎，娶妻无子；二国舅白虎，三国舅黑虎，四国舅彪虎，多是年少青春，只因没有美貌佳人，故俱未就婚，纵是有几个乡宦小姐，花容美俊的，父母俱说：“庞门作恶过多。”不肯配他弟兄。然而年少，仗着父亲姐姐势头，屡屡扰害地方，每每欺着良民，白手嫖娼，平空毁诬。若逢女子有三分颜色动人，抢夺回来。俗语说，肉随砧众，从他则活，逆彼则凶。弟兄也是一般作恶，有些怕死的女子，或是贪欢的妇人，自然从他，或一年半载，赶逐出，转回娘家，害得亲事不能对，岂不罪过更深。兄弟如狼如虎，万民怨恨，若告状鸣冤于官，只畏庞门势大，也不敢准告。

这一天，兄弟分路去玩，又讲一个妇人，正在窗楼观望，四虎只见他家翁，对楼上大叫：“媳妇，二国舅来了，还不下楼去。”这妇人听了，好不慌张，急急关了窗牖。又说二国舅白虎，正在街上游玩，只见家人飞跑到跟前，说：“二国舅爷，不好了！一家大祸非轻的。”二国舅喝声：“狗才！何事大惊小怪。”家将说：“不是小人大惊小怪，只为太师爷身受大灾被杀

了，如今大国舅与国太夫人，扶柩回来了，现在码头上，二国舅爷，不要游玩，作速回去料理丧事的。”白虎变色说：“这话可是真么？”家将说：“有飞福家人，先回来报知。”白虎说：“有这等事，不好了！”吃惊不小说：“你跟随来罢！”即快马加鞭，如飞去了。又说黑虎三国舅，一路而来，街上玩耍，有妻的百姓民家，家家一闻三国舅远远在此游行，即飞奔回家，吩咐密关了门；有姐妹的也是如此，只是众人被害过多，所以如此惊惧他。有一民家婆子，立在门前，年纪六十多，脸上皱纹多起，还是搽脂抹粉的扮俏，要为年已高，还作青年妆，实在可晒。立在门前，看看来往之人，听得那黑虎到来，吓得慌忙扶了杖，急急关门。黑虎正在街坊上，寻觅裙钗美女，带了七八个家将跟随，忽来庞寿家人，来报知凶信。这是三国舅，闻言犹如雷打脑顶，急随家人回转。

再言四国舅的行为。陕西本省近地，有个酒肆，名曰岳阳楼，步进酒馆，十分热闹，一座有二十余人，谈笑吃酒，正在热闹之际，忽有店主跑来，说：“列位贵客快些算帐！不要吃酒了！”众人说：“你那里话来，酒还未吃完，因何忍要算帐。”店主说：“庞家四国舅来了。”各客听了大惊，单有一人自酌饮酒，是山东来的客人，说：“店主，他怎样狠恶，我是不惧的，待这狗头来，俺老子活活打死他。”只见恶狠狠几人，跑进来的，说：“四国舅爷来了。”一众酒客人，说声：“不好，大家快走罢！”顷刻间，个个跑了，只剩那山东客，自仗英雄，不知厉害。原来这人，是前一天到来的，所以不知庞家势力，说我也不犯，他也奈何不得。店主劝道：“贵客不要取祸，快走出才好。”他只是不依，端然坐下。

有四国舅跑进来，下了马，店主人跪接彪虎进内，两边喝道：“看你这大胆狗，敢在老虎头上抹汗么？家丁快些捆打这狗强盗。”一声呼喝，一班家将，如狼如虎，拥上前要捉。李大麻见他了不得，慌忙登时下跪，磕头求饶谢罪。四国舅正在喝骂他之处，有家人庞禄，赶进店中说声：“四国舅爷，不好了！小的往各处寻找，原来在此，快些回家罢！”四国舅喝声：“狗才！我有事情不回去的。”庞禄说：“京中太师，势罪被杀了。”四国舅闻言大惊，说：“那人敢杀我父亲，快快说来。”庞禄说道：“小的不知细底，只见大国舅爷，与国太，扶柩而归，现在船中，来到家里，所以小人分头，找寻国舅爷回去。”彪虎慌忙说：“你言可真么？”庞禄说：“小的焉敢哄国舅爷。”彪虎听罢，即忙上了马，飞跑而去。

当时店主几人大喜，呵呵大笑说：“朝中国丈被诛，他弟兄无势力了，从此地方宁静，这些年少妇女，去了大患。”李大麻笑道：“他倒运的狗才。欺着我李大麻，怪不得他父亲要砍了头的。”复坐下，又吃酒。店主说：“我叫众人不要说，不要吃酒，且算了帐，谁知众人个个不肯，后至小狗才拥到，众人方才奔走散去，如今做了折本生理。”李大麻说声：“店主，不必心烦，今虽折去本钱，但各市上食物，俱已卖尽罄了，你店中还有许多食物，卖个加倍利息，就可还本了。”

丢开店主闲言不表，再表近地百姓，被庞家扰害不少，如今得闻此言，人人传说喧哗，多道朝中国丈被杀害了，地方从此起运，众民安稳，做生涯从此不用大惊小怪的忧心。此时陕西一省地头，众百姓远远传说。正是：人人欣幸，个个安心，言言语语的叙谈，一一不能细述。

话休烦述。且说庞家三位虎狼国舅，此日齐齐会叙，已到码头船中，见母亲兄长，即问父亲被杀原由。国太见三子动问，含泪就将与狄青作对情由，细细说知。三虎听罢，弟兄大怒，泪落纷纷，哭父时，又忆姐姐，痛恨着狄青，呼声：“大哥呵！我们弟兄并胆合意，待等三年之后，杀父之仇，定然要报的。”庞飞虎呼声：“三位兄弟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也！等不得三年五载的。”国太含悲说：“你兄弟们，切不可要言三语四，且将棺柩迁移上岸，回家安葬罢！”正说话间，有孙云到来。

不知此人是何来历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由尔刁奸凭势力，终为罗网伏众心。

第一 三回 萧天凤镇守三关 张将军洞房花烛

诗曰：

英雄未遇一樵夫，发过时来禄位高。

海水难量人不谅，焉知贫者是人豪。

当下这孙云，不是别人，也是孙秀嫡弟，早日也恃兄长之力，欺侮良民，强占人之妻女，种种作恶多端，因其前书，并不详细于他，若不涉正书关系，不能尽述。是时孙云得知胞兄被杀，气得二目圆睁。即跑到跳上船头，对着庞飞凤，叫声：“嫂嫂！何故哥哥被害。”庞氏将前时被害，细细说知。孙云听了，怒气冲冲说：“嫂嫂！如今哥哥已死，不能复活，且到家中把棺埋殓了，抚养侄儿，长大成人，与父报仇便了！”又进船中，与庞家母子谈说此事一回。此时扛到两乘轿子，母女分头上岸，各各回家。庞氏弟兄，随娘回转，孙云与嫂嫂归家，各自埋葬，纸短情长，难以尽白。从此庞孙势力俱无，不敢妄为，不过藉些家产度日，虽有报仇之志，亦是妄想虚谈耳！不过正传略略叙明，休得长叙。

再说京中，一日狄爷对萧天凤说道：“雄关乃是紧要之地，不可久无主将保守，须早日打点赴任才好。”萧天凤应诺连声。萧总兵又将苗氏张忠婚事，禀知狄千岁，说此乃美事，便说张贤弟，你可一同到苗家，完了花烛，然后再来叙会罢！张忠便道：“但小弟有话告禀。”狄爷说：“兄弟再有何商议？”张忠说：“从前小将没有住居，曾在盖天山打劫往来为生，如今意欲原到此地，起造几间房屋为家，千岁，你道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贤弟不知此地，可有主经管否？”张忠说：“没有人管的。”狄爷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本藩明日奏知圣上，差官到彼处，应该粮赋若干纳讫了，建造居住便了。”张忠称谢。

千岁次日上朝，奏明天子，准奏。狄爷回府，即差孟定国携带千金，吩咐前往盖天山以左近地方，建造府宅，只宜速，亦不要延迟。孟将军领命，次日拜辞千岁，与众将军，带了八名手下将，跟随去了。狄爷又问：“李贤弟！你是北直顺天府人氏，你从前曾说过的，家中无人料理，想必房屋也是蹋烂了。”李将军说：“不瞒千岁说，我的命运很蹇，自父母双亡，几间房屋被火烧了，目下变作空荒之地了。”狄爷说：“粮税几年？何人管纳？”李义说：“千岁呵！至今一十二载，犹未纳税粮。”狄爷听了，即发出千金，吩咐焦廷贵，前往顺天府，该管地方完了一十二年国税，料理兴工，建造住居，须要快捷，不可迟延。焦廷贵说：“千岁若造得快，烧得快，到底延迟为妙。”狄爷说声：“休得胡说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小将没有甚么胡说的，只说造得快，烧得快的。”狄爷说：“你原是这样痴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不瞒千岁，小将的老人家焦赞，也是痴呆的人，如今怪不得小将痴呆了。”狄爷说：“休得多言，明日早些起程。”到来朝，焦廷贵带了千金起程，一月到彼北直顺天府，先将十二年税赋完清。

又说李将军祖地，已被他人占了，原来本府有个土豪，家资万贯，逞富欺贫之辈，名唤王强，前数年已占此地，建造了大厦楼房，出租别人。焦廷贵当时查察明白，心中大怒说：“狗乌龟，将李姓的地业，占了收租受用，好生可恶，本将军不要你赔还，不为好汉。”气忿忿的，跑到县堂，喧哗叫喊。

县主惊疑升堂，问明原故，即拿到王强，究问明白，乃私占土地的，如

今断还李姓地业。焦廷贵大叫道：“断判不公，还要断过。”县主说：“将军但不知要怎生断的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强土收租，李姓完粮，今单把房屋断还李姓，焦将军岂不动气么？禀知狄千岁，你这官儿做不成，王强性命也活不成了。”县主说：“据将军的主见若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须要王强，拿出银子一千两，准了赋税之缺，将这狗强盗，问个边远充军之罪。”县主说：“将军罚他五百两银子，不必问罪如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罪也不相干，若银子缺少分厘，也不依的。”县主只得判断王强，罚出银子一千两，限三日缴出。王强气恼叩头去了。

县主吩咐衙役，寻个所在，待焦将军安息，每日三餐酒食，必须丰盛，倘费用若干，禀明给发。衙役答应连声，焦廷贵毫不称谢，日日贪杯，醺醺大醉，到第三天，正在县堂前，查王强银子，可曾交代否？正说：“王强已在衙门外，伺候老爷坐堂缴呈。”衙役报进，县主吩咐唤他进来。王强来到案前跪下，呈上一千银子，兑进，不少分厘，王强气闷回去了。县主命衙役，打抬银子，到焦廷贵歇所。焦廷贵命自带来的从人，一一置备家伙什物，件件齐全，按下焦廷贵慢表。

再说朝中萧总兵，要往锁守雄关，奏知天子，择日登程拜别狄千岁、众大臣。是时平西侯张忠，要往结亲，故与萧苗二位总兵同行，下属官员，俱来送行。一路地方官接迎，不必细表。行程二十余天，已到雄关，范爷杨将军闻报大喜，率同部下各将官，带兵迎接。当下范爷、杨青，看见张忠也在其内，是时一同进关。范爷叫声：“张将军，你也奉旨来守城么？”萧总兵说：“非也！苗总兵有胞妹，他母亲从前曾许下婚姻，今日禀知千岁，是以同来到此完姻。”范爷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这也有理，老夫贺喜方是。”张忠、苗显说：“范大人，小将不敢当的。”杨将军说：“贺喜不贺喜，总要吃喜酒。”是夜大排筵宴，各各就席。

次日苗总兵在雄关七八里，寻了地方，名为十里村，即差家丁，督取工所，与造建工，工匠人多，不消一月，已建造成了。相迎母亲妹子居住了，收买丫头数十个，如今比前日住破屋小窑，大不相同了。母女好不欢欣，翠鸾小姐，加倍称快，想哥哥身为总兵之职，奴家又得配姓张人，他乃征西的一员大将，今封侯爵，奴家也是一品夫人了！再不道与母亲苦守破窑，还有今日，不提小姐心绪大开。

是日苗显禀知母亲，说：“狄千岁今命张将军，就在此处完婚。”周氏听了大悦说道：“孩儿呵！但是日期，须要张忠定的。”苗显应诺。翠鸾小姐闻知，又惊又喜，惊为倒凤颠鸾未惯，喜是偶配荣封，也不多谈。当时苗显回关，说知张忠，定了良辰吉日。

是日苗府中，张挂绸彩，乐韵齐鸣，真乃热闹。如今苗楚江身为总兵之职，谁人不到奉承，就有许多白日相认识，他也来认亲，好比俗语两句：

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

此时又有下属武官文职，纷纷齐到苗府，不能详叙。苗总兵是日来迎接张将军、萧总兵、范大人、杨将军。此日佳客盈堂，高朋满坐，好生热闹，吉期已至，张将军更换了大红吉服，苗总兵即唤使女，请小姐出堂，与张将军参拜天地，以成花烛。是夜笙歌彻耳，音乐怡人，拥送入洞房，铺床撤帐，俗情另有一番做作，不表。

且谈合卺 交杯，也是白文套话，此时堂上，客酒已完，各各称谢告辞，苗总兵纷纷送客，也不多表。且说张忠是夜洞房，这小姐容颜，虽非绝色，也有体态动人。张将军自家，原是个武夫粗莽，也不计较妻子的容颜，所以多少相亲，甚是相当。当日张忠既成花烛，日中闲暇，仍到关中叙谈，暂且慢表，不题。

且说京中刘庆，一日稟知千岁说：“小将久别父母，妻儿常怀挂念，今已无甚么余事情，意欲归家看看父母妻儿，故此稟知。”狄爷说：“正该如此的，但本藩还有一事相托，从前未遇之时，本藩曾被庞洪在花园暗为图害，全亏得计英搭救了，受他活命之恩未报。今有书信一封，黄金五百两，可与本藩带交与计英收领，以表微心。”刘庆应诺，而去。次日起早，来拜别老太君、千岁。刘将军快马加鞭而去，且也不题。

又说武都督苏文贵，有女儿年方二十，名叫赛玉，花容俊俏，还未遇婚姻匹偶。一日夫妇清闲无事，苏爷对夫人商议要招赘定西侯李义。

便不知此段姻缘，和谐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真乃：

征西劳力今朝息，美对良缘从此谐。

合卺(j n, 音锦)——成婚。卺, 即瓢, 将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, 新郎、新娘各拿一个用来饮酒。这是旧时婚俗之一。

第一 四回 苏都督入赘纳英雄 安乐王奉旨朝太后

诗曰：

出仕朝廷汗马功，君王赐爵宠英雄。

至教都督招赘婿，诰命夫人指日封。

话说苏爷一日与夫人商议，说：“夫人呵！下官看李义身高体胖，昂伟丈夫，然而平定西辽，原是一员上将。今日身为侯爵，四海扬名，下官欲把女儿配合于他，故与夫人商议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夫人笑说：“相公你如欣慰，便是妾的如意了，你虽意愿，但不知他肯允否？”苏爷说：“夫人呵！这也不难，待下官对平西王说知，要他作主，此事必然和谐。”夫人点首称是，是夜不题。

次日苏爷对狄爷商量，狄千岁一担承，说知李义，就请石兵部为媒，选了吉期良辰，共迎佳客。又有一番热闹荣耀的光景，不用絮絮烦言。洞房花烛已过，三天上朝，奏明万岁。天子恩封赛玉为侯爵夫人，定西侯夫人和谐不表。

却说石玉，本要荣归故里，早差家将往故土，托长沙府，买了旧宅左右地，建造新府，等待狄青还乡，然后回归故土，按下不题。

狄爷的书信，一日平安寄到山西，与姐夫姐姐观看过，金鸾小姐不胜大悦，难得兄弟英雄，平定西辽，功大封王，只得候英雄弟妇到来，一同还乡，正是骨肉团圆，门风重改，真是有兴。

慢言小姐欢欣，再说狄爷，如今两次平西，圣上恩宠，显耀封王，满朝中文武，诸王爷大臣，敢不钦仰，以及天波府各府、钦赐功臣，也常来往。老太君暗暗心欢，只待媳妇到来，同归故里。光阴迅速，又是新春了。

又说嘉佑王生母李太后，思念起有个干儿郭海寿。原来这郭海寿，乃太后恩人，前十八年，太后被刘妃谋害，逐出宫闱，街头乞食，得郭海寿，卖瓜菜为活，养他十八年，苦楚捱尽。至太后灾满之日，郭海寿运起之时，天子得包公陈桥认母，郭海寿乃天子救母恩人，故认为御弟，加封安乐王之职。这一日思量起，前十八年苦楚，亏他之力，今得身安，叫居处朝中，母子常常得叙，岂知他说君子不忘旧、仍在窑宫安身，已封为安乐王之职，富贵荣华，无忧无虑儿。但有妻无子，单生一女，深为可虑，近来与他别久，使我常常思念有思孩儿，罢了！且宣他进京相见，才得放心。忙传旨与当今，嘉佑王听命，即日差官去了。

再讲这安乐王，虽然受封，他乐不忘苦，贵不忘贱，原在窑府居住，朝廷恩泽隆宠，又封赠王爵，他性格不移，行为俭用，俱不象王家气度，不独不似王家所为，他夫妇有堆积百万金银，也不轻用，只有家人小使女，两个人，自作自为，单生一女，他夫人终日思量丈夫须蒙圣是封王位，乃太后干儿，当今御弟显贵。

谁人可及，因何丈夫，不独不象王家势头，有时间出外，买些物件，还是亲自携带，岂不见笑于陈桥之人，那有一家王爵，如此模样的？他不听妻劝言，为妻也难逆丈夫之命，且是由他罢！长根之言，多是闲言。

这一天，天色晴明，王爷夫妇正在闲谈，忽有家将来禀知，启上：“千岁爷！圣旨来了。”王爷吩咐，大开中门，排开香案，恭迎钦差，开读毕。说：“千岁，须作速登程，免得太后娘娘悬望。”王爷说：“有劳大人跋涉，孤家今日起程了。”钦差即日辞去王爷，将言说与夫人，娘娘母后思念我，

宣招孤家回朝。夫人说：“千岁，既如此，应该速往。”次日王爷起程，别了夫人，这位王爷，不用施威，摆驾上马，带了八名家丁，不用鸣锣喝道。

这一日到了京，众大臣多得知来迎接，有呼延千岁，携带衙役；有二品官僚，要行君臣之礼。王爷笑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君，况且众大人是有功之臣，孤家乃微贱出身，若以平礼相见，孤家已是僭越礼数了。”二位大臣微笑，各官依次坐下，吃过茶，到了黄昏，摆下酒宴。席间说起庞洪的事情，安乐王称赞狄王亲不已，交杯传盏，宾主尽情。时交二鼓，众文武辞别散去。郭千岁就在呼延千岁府中安宿。

次日上朝，净山王奏知，郭千岁到了候宣。天子大悦，即宣安乐王，进至金阶，俯伏候旨。天子即命左右侍卫扶起了，呼称：“御弟，久不进朝，母后常常怀念，今日御弟到来，母后想念慰了。”安乐王称：“陛下，微臣有何德能，敢劳母后切思，圣恩潘荡，臣感恩不尽，犹如渊深，乞陛下降旨，待微臣拜恭尽礼，免得微臣有慢君之罪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弟你虽不与朕同胞，乃朕救母恩人，今且休拘行君臣之礼。”说完，即令内监，相引安乐王进宫，朝参母后。安乐王谢恩辞驾，随了太监去了。此日众朝臣，也无事启奏，天子退朝。

却说太监引道，郭千岁来到宫外，太监禀知，太后娘娘大喜，宣进宫中。王爷进内，俯伏叩首，说：“母后娘娘在上，臣儿郭海寿叩见。”太后一见欣然，即命宫娥扶起道：“儿哎！你休行大礼，见以常礼罢！”吩咐宫娥排位，与王儿坐下。此时王爷请安毕，太后说：“为娘思儿呵，因你久别，常常心怀挂念，近儿媳安康，孙女聪明么？”王爷说：“启上母后，儿媳托赖母后洪福，俱得安然，女儿长养，但臣儿虽则常常思念母后，奈无旨召，不敢私自进京的。”太后说：“儿呵！你太愚了，为娘没有你，怎能今日活养天年，虽则当今与你为两姓，算来你是他大恩人，若没有儿，那我母子焉能得会；从今你听为娘吩咐，你若喜居，今日则在此建宅，倘喜旧居，来京也有有限的路程，须要时常到来，看看为娘的，虽则当今没有旨召，你若进京来，决无罪的。”郭王爷诺诺连声。

宫娥递奉上玉盏香茶，王爷吃毕，母子再谈言，无非间别多年之话。少刻宫中摆上酒宴，王爷谢恩请罪，宴用毕，不觉天色渐渐将晚，郭王爷告别抽身，禀知母后，要往呼延府中安歇。太后娘娘允许，说：“孩儿，你不必上朝了，且在呼延府歇宿，不用旨宣你，须日进宫来。”郭王爷应诺，拜辞母后，到呼延府安歇。

是夜郭王爷思量，当初好不苦楚，一贫如洗，买菜为生，供养太后娘娘之日，吃尽万苦千辛，只道今生一世，没有好日期的，不料王宫内，由孤出进；当今圣上，与孤同坐同行；母后过意，圣上厚恩，孤家好不心欢。忆当年之困苦，比着今朝，犹在梦中一样。但愿夫人产下一孩儿，接了郭氏香烟，孤家就毫无忧虑了。

不表郭王爷心欢，再说征西侯刘庆，到了故乡，见过父母妻儿，是时夫妻父母叙会，少不得问起平定西辽，另有一番谈说，不用烦言。飞山虎一日寻找计英，交代了狄爷书信，五百两黄金，仍在家中耽搁了一月，即拜辞父母，吩咐妻儿，席云一日到京，见过狄千岁，仍在狄府安身。

又说张忠在雄关外苗府成亲，已有一月余，一日回朝，见了狄父母子，

僭（jiàn，音建）越——超越本分。古时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地位在上者的名义或礼仪、器物。

将成亲完毕之由，细细说知。次日上朝奏明圣天子，圣上恩封苗氏，御赐凤冠霞帔，话休烦叙。又过几天，孟定国、焦廷贵，也随后而到，将丞相公务已完，一一禀知。狄爷又呼：“张贤弟、李贤弟，如今你二人的住宅，俱已建造筑成了，你们须要打点，荣归故里罢！”张忠、李义，同声说：“千岁，小将且待单单国嫂到来，护送了千岁母子还乡，然后我弟兄请旨回旋的。”千岁听了微笑道：“多蒙众位贤弟盛心。”不觉之际，红日归西，排开盛宴，差人往赵府，请石兵部到来，五位英雄，一同欢叙，畅乐吃酒，不多细谈。

此时已是三月中旬中，却说单单国王，前日接到天朝旨意，召宣女儿，国王逆不得旨，只得命四位大臣，宫娥二十四人，太监四名，三千军马，护送还公主，有多少乡中物件，多装载车中；又有四车贡礼，表文一道，呈贡天子的。时交四月，一路而来，风光好景，进了雄关，公主回头一望，不觉生出凄惨，凤目中暗暗垂泪。原来公主，乃孝心之女，想来今日，虽则已到中原，但今一别故国，她无见父之日，所以进雄关，回首一望，不觉惨切，岂忍抛疏。况公主乃孝顺贤淑，所以他一想，凤目含泪也！正是：

贤顺孝女名今在，恸别思亲泪涌泉。

第一 五回 遵宣诏公主到中原 大叙会狄府排筵宴

诗曰：

二次平西复会离，入朝奉诏不迟延。

夫妻从此团圆叙，婆媳相逢不用期。

慢言公主进了雄关，一路行程。再说狄千岁在府中，安闲无事，急有流星快马，到府禀知，公主娘娘已到，离城八十里了。狄爷闻报，满心欢喜，直进内堂，禀知母亲，太太闻言，喜悦万分，说：“为娘望贤媳，眼望穿了，我儿耽搁不得的，速速差人前往迎接罢！”狄爷应诺出堂，打发焦、孟二人，带了百名家将，出王城而去。四虎英雄，当时大悦不表。

次日狄爷上朝，奏知天子，嘉佑王呼声：“御弟，既弟妇到来，朕也要排同辇迎接的。”狄爷说：“陛下那里话来，微臣焉敢当的。”这仁宗天子，原是口头乘的句好话，人人会说，难道天子真去迎接不成，无非明主，厚给臣心的。此时降旨，众朝臣大臣，代寡人迎接罢！当时狄爷苦辞不脱，各大臣领旨而去。

狄爷回转府中，不一时头报二极，说公主到某处某处地头了。一连七八报，说公主离城数里了。公主又吩咐，不必放炮，上前有惊圣上，正在吩咐，众兵安营，急有小番报上：“公主娘娘，今有万岁爷，差各位文武官，来接娘娘，离营不远了。”公主听罢，脸生喜色，心花大开，正喜欢间，狄千岁进营下马，夫妻见面，喜气扬扬。公主说：“千岁呵！蒙圣上洪恩，差各位大人迎接，千岁亦不相辞的。”狄爷说道：“公主，本藩已经苦苦相辞，圣上执意如此，众大臣敬重，十分坚辞不脱也，无可奈何。”公主说：“教哀家如何消受得起。”急又报到：“启上千岁爷，公主娘娘，各位王爷大人，已到迎接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千岁呵！你快些出营，辞谢各位大人罢！”狄爷又说：“公主，你须望阙拜谢王恩。”公主道：“我即拜阙谢恩。”狄爷不乘马，步出营辞谢，呼声：“列位大人，公主称说不敢当，有劳众位大人。反问下官不力辞，心反不安，如今望阙拜谢了，望祈众位请回衙罢！”此时狄爷殷勤辞谢，众大臣回朝去了。

单有狄府六位英雄，人人进营见礼。公主开言：“列位叔叔，哀家焉敢当众位远迎，教我置身何地，心反觉不安。”众位英雄同说：“理该如此，公主何必谦恭。”狄爷又请公主，起行回府。当时公主，就命贡礼车辆，四位押官，随了焦、孟将军，先回王府而去。

狄爷道：“公主，我有两个孩儿，为何不见。”公主说：“千岁呵！两个孩儿本该一同带进来，只为父王无后，要留住狄龙，接承香烟，故妾单留带狄虎进中原。现在后营，交与宫娥携带。但此刻忙劳得紧，待等进府之后，观看孩儿，千岁意下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只是狄龙，尚还年幼，如何离得母亲，应该一同带来，长大之后，送去何妨。”公主听了含笑说：“千岁呵！我也如此说的，无奈父王不依，反把妾身痛骂几声。”狄爷闻言，心中不悦。四位英雄说：“千岁事既如此，不必说了，且再待一两载，不拘兄弟那个，总须一人到单单国，看看小爵主的。”此日同行起马，吩咐三千番兵，安营在此，待等贡献领旨，一同还邦的罢！

狄爷众人上马，四位英雄前行，公主乘辇车，一路二十四对宫娥、太监

拥护，跟随车箱什物，另有从人运发还，宫娥怀了小爵主，坐轿而行，街上的旁人，多羡慕平西王的显贵，比万岁差不多，远远观看，皆说外邦公主，果然美貌，仍穿外国宫妆，却象外国昭君一样。

不表旁人议论，先说焦孟前行，把番官四人，安排书房内，后进内堂，禀知太君。太君早已吩咐府中，内外结彩开筵，笙歌细奏，安排得热闹非凡。又传请石郡马太太郡主，母女见狄太后，不用相请，早已排銮驾来至王府，又差人请天波府余太君众人。此日余太君闻请，大悦，叙齐众媳，都要看外国女英雄，怎生体态，与二个番邦长生的小爵主，怎样仪容。当时一同都到狄王府，众命妇夫人，先拜见年高太后娘娘，然后见礼。太太分宾主坐下，正在谈说之间，忽报相府的夫人又到了，众夫人齐来相迎，从新见礼坐下。狄府家人妇女，正献茶毕，有家丁进来报说：“公主娘娘进府了。”太太吩咐家人使女，齐齐跪接。

狄爷与公主齐到，笙歌合韵，音乐齐鸣，进府仍不放炮，四位英雄齐侍立，先接过千岁，狄爷下马，说声：“列位贤弟，不必拘礼，请往书房，陪四位番官罢！”四位应诺而退，合府家丁，多来两旁迎接。当下众宫娥，扶公主下了辇车，夫妻先往而至中堂，轿中宫娥，抱出小爵主，喜悦万分。众宫娥，跟随公主进内，夫妻一双步行。早有诸位夫人，立起身来，远见公主花容，众人称羡不已。太君见媳妇花貌婉约，心中暗喜，只有公主一时呆了，低声说：“千岁，不知这些是何人？多民凤冠霞帔的贵人，也有年尊的，也有中年的，叫我如何见礼得来。”狄爷说：“中央这位，是下官的姑母太后娘娘，你可上前见礼朝参。”当时公主初到来，不会行中国礼，上前称说：“太后娘娘在上，侄媳朝参。”把头一低，袖一摆，一支金莲朝后一起。太后含笑呼声：“贤侄媳，不必拘礼，你且来此地，拜见婆婆的礼，然后见客礼才是。”太太说：“理当先拜见客的。”众人说：“今日公主初进中原，理当先见礼婆婆，太太何必谦恭。”当时公主，向太太行礼。太君大悦说，“媳妇，休行大礼。”反手相扶、向众位夫人说知，公主又个个见了礼。

狄爷又向太君见礼，在众夫人前，深深作揖，夫人个个还礼毕，又命宫娥，带来小爵主，生得威仪气概，众夫人喜扬扬的，多羡慕小爵主象着父亲。太太手挽孙儿，喜得眼也细微了。

这爵主笑嘻嘻，说了几句番话。狄爷近前说：“孩儿，你在着中原，要说中原言语。”小爵主只笑嘻嘻。太太说：“贤媳妇！我孩儿说是双生儿子，又为何今止得一个儿的。”公主即禀婆婆：“父王因无后嗣接宗，故留住狄龙在本国。父王之命，媳归如何敢逆，故今独携一子到来。”众夫人说：“这爵主未知人事的小孩童，母子如何分开得两地，想来国王，真乃差见不过也！”此刻狄爷，吩咐孩儿，且往母亲宫房，更换了中原服式罢！当下宫娥带了爵主，更衣去，狄爷转出外厢，进了书房，陪着四位番臣，四弟兄不表。

书中原说内堂中，此日老太君吩咐厨人，备办酒筵，众丫环排开席位，东西两行坐位，一一安排停当。不一会，桌上排上酒宴，此是王府备办的宴饌，非比平常，玉液琼浆，浅斟玉盏，珍馐佳味，一齐摆上。当时席上公主，花容但觉三分羞意，又说公主阵上交锋，男将见过多少，不独说害羞，还是威威烈烈的女将军，为何今日所会音，个个多是妇女，如何反害羞起来。书中必要详明的，前日上阵交兵之际，乃是为国君公务事情，所以象着男相，威烈气概；今日公主乃初到来，会亲乃家庭的私事，所以带着三分羞愧的。

此时太君定了席位，太后娘娘首坐中央，余太君、各位太君，俱居东首；

众夫人西阶，俱序齿依次而坐。旁边丫鬟，侍立斟酒。当时吃酒之际，公主想来，我国与天朝饌席，犹如天高地厚的相悬。我邦的饌食，俱乃獐鹿禽狼猩猩之气，岂是天朝的精美珍馐。想来不独饌膳相殊，他事就是我本邦的人物，生来奇形怪状，怎及得上邦人，俊雅风姿，服式衣装，另别一样。怪不得西辽王，屡想夺中原之地，今日哀家得到天朝之国，岂非三生有幸的么。当时公主快乐心中。

不知席间太后与夫人，有何叙谈。正是：

祯 祥母子荣中贵，福祿家门锦上花。

饌 (zhuàn, 音赚) —— 饭食。

殊 (shū, 音书) —— 差异，不同。

祯 (zhēn, 音针) —— 吉祥。

第一 六回 平西王骨肉谈心 狄王爷进呈贡礼

诗曰：

赛花奉诏到中华，太后驾临王府家。

骨肉满门今叙会，谈青说白乐无涯。

当下公主想来，天朝气度之美，心花大开之际，有太后娘娘，呼声：“贤侄媳，老身看你身材袅袅，体态柔柔，焉能有此武艺，胜比男儿，不畏凶狼，有胆量两次杀退辽兵，为夫解难，细想细思，尚还不准信，今朝老身何幸与英雄侄媳相逢。”公主正要开言答话，杨府余太君满面春风说声：“太后娘娘，这是当今万岁洪福齐天，故出此英雄女将，算起来令侄，若非措走路途，焉得相逢公主，又怎得公主前往四辽，破敌解围，此乃国家有幸，又是令侄良缘，老太太的福荫，狄门之光。”此时太太连称不敢当，又呼声：“贤媳，究竟你怎能习得武艺，因何有此神通，细细说明众位得知，不必含羞不语。”公主听了，说声：“婆婆，媳妇自幼学法于庐山圣母，收为门徒。父王母后信了师父之言，带上仙山，几载传习武艺，略赠了法宝，教传腾云五遁之术，学全兵法，吩咐帮助天朝。这是圣上洪恩，岂是妾身功劳。”众夫人听罢大悦，更有一番席上之言，余不必载。

却说狄爷在着外堂，弟兄五人，款待四位番官，当时见公主带来的箱中物件，有扛夫抬进府中。府内家人，点查收讷，交与宫娥，细细收拾过。随来太监宫娥，各有小席款赐，你谈我说，共羨中原之地华美，各日用什物裳服膳饌，比着下邦气度，甚之加倍。我等只愿一生一世，不还转国中也罢！无奈舍不得爹娘的。不表闲言。

是日众番兵在营，狄爷也有赏赐酒食，内堂宴毕，红日归西，众命妇夫人，三位老太君拜别太后，太太婆媳，一路送出中堂，各各坐轿而去。独有太后尚在府中。姑嫂侄媳，是夜在内庭灯下，细将从前之事说一番，说到庞家父女、孙秀，二个奸党，狄太后恨声不止。太太说：“这庞洪如此欺君不法，可笑圣上还要宽恕他的。”太后说：“嫂嫂呵！若被当今恕了庞妃，赦其女，必赦其父，只忧削草不除根，犹恐再发之虞。今得这奸臣，尚有四个儿子在，日后还有忧再发萌之弊。”

狄爷听了微笑说：“姑娘呵！倘或他儿子，不比庞洪心术，知道父亲行恶，理该正法，就不敢胡为，谨勤家业守分，做个善良人，也未可知。”太太说：“若依得侄儿之说，乃国家之幸也！但如今侄媳已到来，国务已完，侄儿可奏知圣上，辞驾归乡，祭祖才是。”狄爷应诺，太太开言说：“姑娘你也离了故土，将已四十余年，目下年尊，也无别事，何妨一共转家园。”太后点头说：“嫂嫂之言，正合我意，想起爷娘先兄一念，怎不由人不断肝肠。”太后娘娘说起，珠泪垂落。太太也触动愁心，道：“追思昔日，丈夫狄广在朝，声名最重，不幸与公婆相继而亡，此时寡妇孤儿，幸喜有些田产留后，只望苦节抚孤，以承狄氏一脉。岂知又遭水难，儿只说娘死；母只道子亡；两命还亏得上苍庇佑，十年之中，分而复合。后来该儿解送征衣，方能使母子再会，历尽许多苦楚，今日方得我儿贵显。想起前情，犹如春梦。”说完，不觉也流泪一行。

公主此时，见二尊年伤感，便称：“婆婆呵！离复合聚，月缺又圆，世间所有人，有难而不死，此乃该有今朝显。庞洪所以弄权，屡次将千岁陷害，及后逢鬼谷仙师点化，反得高官极品，婆婆的福荫，该有后头甜的。今日事，

倒亏庞洪弄权之力，婆婆须宜快乐，何必起念前时，说起伤心之语，又得一家骨肉团圆。”狄爷说起从前，公主之言，却为有理，太太说：“我儿何出此言，倒使为娘不解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若非庞洪具奏，孩儿解送征衣，焉能得母亲姐丈相逢，又不得领三关统领之职。以后庞洪保奏孩儿征伐西辽，索取珍珠旗还国，屡要伤孩儿，岂知今日，反得为高官显爵，夫妻团叙，母子团圆。如若以公论国法，庞洪原有滔天大罪，碎剐凌迟，也不为过；若以孩儿私论，庞洪、孙秀，也是孩儿得力之人。”姑嫂闻言，半悲半喜，谈谈说说，不觉二鼓摧残。是时太太吩咐，各归安睡。

不表两位年尊，单叙美夫妻。狄爷是夜进房，吩咐宫娥出外，近前说声：“公主！”不觉一笑：“你还未睡么？”公主起身说：“妾也未睡，千岁有何话说？且请坐！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！下官有句话与你商议。”公主听了，登时脸泛桃花，低着了头，含羞不语。狄爷说：“公主呵！你疑下官有甚别事么？所以这般光景的。原我与你，名说夫妻，只得一月，早已分离一经五载。今日才得相逢，不该仍各东西，理当同伴衾枕。无奈近日劳动着忙，下官意欲回归里后，料理门庭。少完公务，下官少不得效比鸳鸯，于中补漏，竭力同欢，若不说明，还防公主见怪。”公主含笑说：“千岁之言，却象痴了，你难道欺着妾是下邦之妇，郑风为比么？谁人思量与你同宿，你太将妾看低了。”狄爷微笑道：“公主贤良之德，人所难及，但不知几时回归家园，云情雨施，未卜何日。公主不思此，下官也悬望久了。”公主带愧，低声说：“千岁，休得谗言，既不同宿，快些出房罢！妾要睡了，省得外人动疑。”狄爷微笑说：“下官去了，公主睡罢。”

此时公主关上房门，灯前细想，哀家在本国，时常烦闷，只忧误配着本国丑陋蠢夫，一生不遂哀家之愿。今朝真乃有幸，得配上国英雄，非凡气宇、又是太后内亲，极品显贵，大大功劳，名扬宇宙。姻缘虽乃前生所定，原亏得仙母指点，我今须是心安身乐，但未知何年，再转本邦，朝见父王，看看狄龙孩儿才放心。想罢，卸上宫妆，宽解罗裳，不嫌独宿，正乃：

一觉放心地稳，梦魂行不到家园。

不言公主安睡，再说狄爷也不可睡，静坐灯前，把兵书观看，直到了四更将尽，狄爷梳洗了，穿过了朝衣，命家丁将单单国送来的贡礼，扛抬到午朝门外侍候。当下狄爷来到朝房，众文武大臣相见，互相言谈，众大人说：“千岁，公主既到来，你该奏知天子，一同告假荣归故里，狄千岁你意下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列位大人呵！下官原有此心，但未知圣上准奏否？”

正说之间，天子坐朝，百官参见毕，两旁侍立，俱无表奏。只有狄爷出班奏说：“单单赛花，昨天已到，国王令差官四人，进贡来礼物，今已带进候旨。”即将礼单表文呈上。仁宗天子大悦，看罢传旨：扛进四车礼物，近臣检点分明，降旨收归国库，番官不必朝见，御馆且款留他二三天。狄爷称臣领旨，正要奏请还乡，天子先开言，呼声：“御弟，这弟妇女英雄，曾助你平西，有功于国家，来日可同上殿见朕。”狄爷说：“臣启陛下！这赛花乃一女流，如何见驾，诚恐不便，伏乞圣裁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弟呵！朕心如此，不必推辞。”

狄爷只得领旨迟朝，回归府内，吩咐弟兄，款留番官。他进内堂，请过

郑风——即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之“郑风”。郑风多歌咏男女情爱，真挚热烈，故被旧时道家斥为淫艳之歌，以为不耻。

姑娘，母亲安，与公主分左右坐下，把圣是要宣公主来朝见驾，孩儿在君前力辞不脱，圣心执意如此。姑嫂闻言，心中大悦，只说公主心中不悦说：“千岁，妾身乃一女流之辈，又是初到上邦，要上朝见驾，心中实为不安。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少不得下官也同上朝的，你且放心。”太太说：“媳妇呵！无非君王见你有功于国，宣你朝见，以示恩典之意的，还有恩赐赏于你。”公主说：“婆婆呵！媳妇性情，你也未得深知，妾只喜安静，不要浩烦，所以不愿见驾受封的，千岁呵！倘圣上恩封，你在旁边要极力辞让才好。”狄爷微笑庆诺。不知公主来日，朝参圣上如何？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英雄女将辞烦浩，仁德君王宠眷深。

第一 七回 八宝女朝参天子 李太后主结婚缘

诗曰：

君王恩宠女英雄，只为平西助力功。

今日奉宣朝圣主，全家天禄享丰隆。

次日四更时，穿过朝服，公主更换吉报，狄爷骑马，公主坐轿。是时狄爷，见过圣上，奏知公主候旨。天子听奏，龙心大悦，即传旨，宣进女英雄上殿。不一会，公主步至金阶，俯伏丹墀，说：“臣妾单单国哈直利之女赛花朝见，愿吾主万寿无疆。”嘉佑王大喜，降旨平身，与御弟东西对坐锦墩。天子此时开言：“女卿家，前日御弟兵危白鹤关，多亏得你解救；二次平西，又劳女卿，除了花山妖道。孤尚未有应诏，奖赐你邦，反使你父狼主，厚礼先来。寡人若不收贡礼，恐防你父心中不悦，孤即日有恩奖谕你邦，免贡三年，以表朕心。”狄爷夫妇起身谢恩。天子说：“女卿乃一英雄之妇，雅度音容，与御弟为匹，可称佳配夫天成。如今封为英烈辅国一品夫人，又赐黄金千镒，白璧百双，白金十万，彩绢百端。”

狄爷夫妇正要谢恩退朝，早有宫中李太后娘娘得知，也要看外邦女英雄，生得怎样。即差太监一名，到金銮殿，启上万岁爷，太后娘娘有旨：宣进单单国的公主朝见。天子听了，降旨弟妇进宫。当下公主暗说：哀家只说到中原无别事，不过夫妻母子闲叙，训教孩儿耳！岂知昨天一到，便有许多烦务，只得过一夜，叩见天子，方得辞君；又有太后宣召，料也辞不得的。只得勉强领旨，随了太监进宫去了。天子欣然喜悦，降旨退朝。

当时狄爷回归府中，将情禀知姑娘、母亲。太太含笑说：“媳妇是外国女英雄，我朝人罕见的，所以李太后娘娘，宣见媳妇，孩儿得当今隆宠，此乃狄门之厚幸也！”太后喜色说：“嫂嫂呵！侄媳乃是个女中豪杰，配与侄儿，正是一对英雄美夫妻，真乃狄门之幸。”

不表平西府内之言，再说太监引进公主，又有几对宫娥，执烛照道，后有跟随。是日，安乐王在御花园中万锦楼头玩耍，有太后早传旨，要他免朝见，郭王爷是日不在宫中。此时公主到了，太后宣进，公主近前，俯伏参见。李太后即命宫娥扶起，赐坐锦墩，宫娥递上香茗一盏。太后开言说：“安保驾社稷，奏凯班师，皆赖女英雄屡次辛劳，过国越都，有相助之力，是以特宣女卿一会，足慰怀思的，但女卿本是玉质冰肌之女，焉得有此胆量，拚力沙场。”

公主说：“臣妾启奏太后娘娘，妾知武艺，原得受习于庐山圣母，仗着圣母的法宝，是以托心放胆，战斗于沙场，今日得西辽国，实苍天庇佑，保全兵将，原乃当今洪福，臣妾于功何有，早间已蒙万岁赐奖了，只是下邦人，受天朝厚禄，臣妾还防没福的当不起。”太后说：“卿你休如此谦言。”即传旨排宴款待，公主再三辞谢不脱，只得从命。太后此时细看公主的容貌，真乃秀美可风，规模端重，举止安闲，言谈清楚。太后无限欢怀，殷勤细问前日招亲之由，公主含笑，一一说知。太后听了，微微含笑，又命宫娥，引公主进见娘娘同张贵妃，又传命二人陪宴。

当下公主随着宫娥，出了安乐宫，一路思量，暗说：我来朝太后，尚且勉强，如今又要哀家去见妃后，好不厌烦也！我想宫中妃子尽多，若尽要相见，直至来朝，也见不完了，虽然太后的美情，见爱于我，到底厌烦得太过的，只是又难以推却的。当时随宫娥到昭阳宫，只见宫势巍峨，四围高耸，

栋宇雕式，纵有画工巧笔，难以描摹。公主此时暗道，我邦宫院，也称美丽，焉能比得天朝上国的宫闱，雕工手伶俐。宫娥当下说：“启上公主娘娘，这里就是昭阳宫了，待奴婢进去，禀知娘娘，然后进宫罢！”

此时宫娥进内，禀知曹后娘娘，即刻整衣离位，亲身出迎，一见便称：“婶婶！且进宫来。”公主此时住足，尊声：“娘娘在上，如若这等称呼，臣妾也当领不起了，序了君臣之礼，方为妥当也！”曹娘娘说：“婶婶呵！想你身为外邦公主，何曾受过天朝爵禄，竟肯不辞劳苦，帮扶我国家。细想哀家身受君恩不浅，以我无功之臣，反受厚禄，实称有愧。安邦定国，全亏你夫妻之力，今日妯娌之称，何为过分的。”公主说：“娘娘，这是臣妾断然不敢当的。”娘娘说：“婶婶休得太谦。”说罢，进前携手，进至宫中立定。

公主开言：“娘娘请坐下，待臣妾朝参。”曹后说：“婶婶呵！你何必过谦过恭，若是妯娌相称，断然不差的，你何必再三拘执。”此时公主立定心，要行君臣之礼，曹后只得偏立东边，对面三呼万岁娘娘，拱礼相还，曹后连忙扶起，从今行个平礼，命宫娥速去宣张妃。不一时，张妃已进宫中，见了曹后娘娘，参礼毕，有公主即上前见礼。是时后妃，十分敬重，公主和宫娥排开坐位，曹后坐中间。公主与张妃对坐，当下三人初说，无非是客中交言套谈，后妃次第问起平西事，公主细细告知。说是前文屡叙，如今话休絮烦。此时后妃听罢，彼此赞美公主贤能，你一言，我一声，闲说之言，也不多载。

且言三人谈说一会，酒宴完备，太后传旨：送到昭阳宫内，又为三宗而坐。这后妃二人，奉了太后娘娘之命，做个陪燕主家，如今宴席，是帝王所用，比着官家的酒宴，又是上些。是日珍馐百味，是玉液金樽盈满，宫娥斟起琼浆，在水晶盏内。二人吃酒，席间又有多少言辞，后妃殷勤劝尊美酒，不必多谈。宴毕即拜辞，后妃珍真送别。

公主复到安乐宫，向太后娘娘谢过恩，与太后说谈闲活，问起双生儿子。这太后要看看小婴孩，即传旨到平西府，早已送进小爵主。公主此时含笑呼唤：“孩儿，快些过来朝见太后娘娘。”这小爵主，真伶俐十分，拳拳拱礼，俯伏尘埃，拜见高年太后。这狄爷常常教导他，要呼腰弯背，见他却是不忘怀。当下连连看礼深深，太后娘娘见了，却喜得心花大开，即吩咐宫娥，扶爵主近前，抚摩他一会，即赐取到小点心，与小爵主吃了。又命取金铸的白玉，上镌雕花件人物，玲珑工巧，挂在聪慧爵主怀中。公主上前谢恩。太后娘娘当下细将小爵主观看，看见他神洪气宇，天苍广阔，海额丰隆，生成威烈之相，日后长成，也是国家栋梁之士。

原来郭海寿有一亲生女儿，也是聪明乖觉，俊秀不凡，年纪五岁，何不对公主说明，待他成了姻眷，两人乃国家御戚匹配亲谊，往来有何不美。太后主见已定，就对公主说知此事，公主不好推卸，只说：“悉听太后娘娘，恩主定裁，妾怎敢不依。”太后娘娘大喜，当时又赐璧珍珠宝石甚厚，不计其数；曹后、张妃，各有物件，厚赠与公主母子，无非是异宝珍珠。爵主物件，总是瑜玉玩器。不用烦言。当日李太后有言说与公主：“今日与爵主定了良缘，执柯须着包脚罢！选个良辰吉日，行了聘礼，等待长大成人，再说完娶便了。”公主诺诺答允，叩谢太后、曹后、张妃，太后吩咐抬进銮车，公主乘上，小爵主自有宫娥携带，太后仍差太监宫娥几名，送归王府。

不表太后是日欣欢。且说公主回府，说知太后，待安乐王招亲之由。太

太与狄爷母子大悦，不表。

却说李太后，即日宣进安乐王，对他说明招亲缘故，郭王爷遵命。次日太后选了吉期，降旨仁宗天子得知。天子特命包公作伐，是时一双御弟招亲，多少奇珍异宝下聘，难以细述。有朝内各大臣，纷纷贺拜，狄府中庆闹一番，连日酒宴款待百官，事毕。次日狄爷上朝，叩谢君赐良缘。正是：

君王宠眷功勋将，太后主持爵主缘。

第一 八回 平西王请旨荣归 余太君宴邀公主

诗曰：

太后邀请女英雄，杨府宴排盛席丰。

婆媳今朝双赴席，谈心叙会两情浓。

前说两位王爷，联结姻眷，也不多谈。是日嘉佑王降旨一道，回赐许多珠宝，与单单国王，发赐白银三千，以作还邦路费，另赐黄金六百两，与四番官，以慰具劳；还有护送公主的三千兵丁，又赐白银三万赏劳，以表君心，令他人不可久留中国搁延，速速还邦，上复狼主。四位番官与众兵卒，尽感中原天子的恩赐，当时四番臣，叩别狄弟兄，拜辞公主。此时公主又修书一封，送与父王，又叮咛路上之言，四臣连声应诺。趁天晴，即时起马出皇城而去，按下休题。

再说狄太后，在着狄王府，过了三天，说：“嫂嫂，今我还宫去，但贤侄呵！你即日来，可请奏天子还乡，定选了日期，同归故土，如今不可再延了。”狄爷诺诺答应，姑娘作别狄爷，欣然而去。太后不用着摆驾威仪，只用宫娥太监十余名，身登宝辇，还至宫中。潞花王接见母后，另有一番母子细谈，只是一口难分两处话，丢下前情，后因来朝。天子登坐金銮殿，百官无事启奏，有狄爷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平西王狄青，有事启奏天子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弟有何事奏孤知闻。”狄爷说：“臣奏非为别事，臣的宗籍居在山西检次县，小杨村是家乡，臣幼年遭逢水灾，母子分离，幸得王禅老祖，将臣搭救，姐夫张文，救了母亲同为居处，前时臣奉旨，解送征衣，才得母子重逢，如今国务已完，意欲母子还乡，重改门间，祭祖先祀，伏惟陛下依臣所奏，存亡俱感君恩无尽了！”天子听奏笑道：“此乃理所当然，孤如何不准的，今朝国务已完，御弟理当与弟妇母子荣归，令限满三年，还朝伴孤，御弟先祖，孤也差官追荐，听凭御弟，定于何日登程便了！”

狄爷谢恩退朝，回归府中，将言告禀母亲。次日选了吉期，是六月初三日起程，是时乃五月中旬，尚有半月光阴等候。当时狄千岁对四将说：“众位贤弟！你们立下功劳，如今各受王封，也该自陈天子，打点还乡的。”四位英雄齐说：“千岁呵！我们弟兄俱有此意，且待护送太后娘娘与千岁还乡后，我兄弟然后各回故土，未为晚也！”狄爷听了，哈哈发笑说：“难得众位兄弟同心合意，但相送本藩，也受当不起，众弟兄速可辞驾，勿要耽延，不必相送本藩了。”再三相辞，当下张忠，李义齐说：“我记当初，若是自家出身，彼此还是粗蠢之徒，后得与千岁相以拜结立了数年汗马之劳，方才有今日荣耀，怎好我弟兄忘了昔日，不送千岁还乡，刘、石二位弟兄，且先回归故土，我二人送千岁还了乡，少尽本心。”刘庆、石玉同声说道：“我等若是多不送千岁，便是忘恩不义之徒了。”四弟兄执意要护送，狄爷推辞不脱，笑道：“难得众兄弟义重如山，但本藩过意不去。”

弟兄正说话之间，忽报圣旨到来。狄千岁吩咐大开中门，排计香案，五位英雄，躬身跪接，天使当中南面立读，朗朗而宣。原来这道圣旨到来，乃圣上降恩狄门迫荐狄祖，待起程之日，圣上即差包公，代天子御祭，这是追赠先灵，深沐皇恩。五位英雄谢过君恩到来，天使即时辞别千岁。五位英雄送出府门，狄爷洋洋喜色，四弟兄人人皆悦。

不一会，无佞府差人到来，却是何事？只因余太君的美意，又因十二位媳妇小姐，爱慕公主是个女英雄，故差人下帖请宴。狄爷微笑，步入内堂，

见了母亲、公主，说知此事。公主就开言说：“千岁，妾也不是贪杯之妇，何不即时辞谢了他。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下官岂不知的，若是他人自然辞了，这佘太君，十二位夫人。多是英雄之女，有功于国，君恩隆宠，并勅赐天波楼无佞府，永享朝廷厚禄，子孙世受王恩，满朝谁不恭敬，若请妻子，丈夫力辞，只怪下官妄为，看低于他。”太太说：“媳妇你前日初到时，佘太君已先到府，如今他特诚请宴，如若不往，却了他意。”狄爷又呼声：“公主，若是独请你赴宴，是格外相亲，不去也罢！如今又请母亲，婆媳同行，有何妨碍。”此时公主应允，少刻杨府又差人，连邀几次，婆媳即更衣，太太乘轿带了八个丫环；公主惯乘马匹，即坐上龙驹，八个宫娥，随左右又有四十八名家丁，拥护而行。远远人民赞美，闲言也不多谈。

再说杨夫人，早把酒宴安排等待，忽闻太太公主已到，佘太君迎接太太；十二位夫人迎接公主，当下宾主一同揖让进中堂，见礼分宾主坐下，说些寒温客套话，使女献过茶吃毕。当时众夫人，公主初到时，已到狄府会过，已知姓名。此时公主说：“妾乃下邦微贱之物，何劳太君与众夫人盛意，若不奉命到来叨领，犹恐却了太君与列位的尊意。”众夫人说：“公主休得过谦，你乃外邦椒房之贵，又是狄千岁夫人，贵品非轻，有功于国，女英雄今日相逢，何幸欣欢，乃蒙不弃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了。”客套之话，休得多表。当时桌席中，俱珍馐海味，佘太君就席，众夫人请公主坐下，侍酒丫鬟数十个，美酒满斟玉盏中一同欢饮。席上多少言谈，众夫人动问公主，无非说的平西一段缘由，前书多已表过，此处不用复言。

当时十二位夫人，听了公主二次平西，也来帮助，称羨公主之能，助夫为国，真乃女中豪杰。我们枉食朝廷俸禄，不能为国分劳，岂不有愧。老太太含笑说：“众位夫人，我媳妇初到中原，从前之事，却也不知；若是中原人，谁个不晓，杨家将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保宋开基，全凭杨家父子之力。”公主又接言道：“婆婆勿言媳妇不知，外国偏邦，谁不闻杨门英雄，就是我邦单单，乃僻远国，也是常常称慕的。”佘太君听罢言，长叹一声，愁云顿起，说道：“莫提我家从前事，好不伤心。老身、丈夫、儿子，为保宋朝天子，至父丧子亡，全无一寿之人遗后，止存孙儿杨宗保，领职三关，受君重任，后来又死在番人混元槌下，可怜骨肉化血而亡。如今止有曾孙文广，但年纪尚少，却未知可能继嗣先人否？老身想起来时常纳闷，虽定数当然，又乃杨门不幸！”

此时公主婆媳，相劝多少良言，安慰太君。当下又劝然吃酒。一会酒未完，红日西落，满堂灯烛辉煌。是时狄府随来家将宫娥，另有小席，各自畅饮，直至二更时分，方完宴席。佘太君众夫人，甚是恭敬情厚，仍要款留歇宿在天波府。婆媳坚辞抽身，众夫人殷勤送出府门，作别而去。

自此之后，众位王侯，包文拯及崔叩命、文彦博、苏文贵以下，一品二品各位大臣，天天差人下帖请宴，各家命妇夫人，也有帖相请。太太婆媳，到狄府请宴多少，狄爷领情的领情，辞谢的辞谢，太太也是如此，交待分明，不必须言。

当下狄爷先已修书一封回乡，达知张文姐夫，称说奉旨还乡，定于六月初三日起程，并太后也同归故里，一封书大意如此，文辞照知。张文代他打点门庭事务，差遣家丁二名去了不表。

却说郭千岁，与着狄千岁，论国戚亲谊，本是弟兄之称，如今许了儿女婚事，乃亲翁称。这郭千岁在京中，日日在狄王府玩耍说谈，他只行狄爷起

程之后，方回窑宫，是以还在朝中，清闲无事，与仁宗天子，常常相叙，君臣三人，竟是弟兄一般。是时真乃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是七八天了，狄爷赶早三天，打点行程；又有太后传懿旨与当今，要回归故土，不知如何，后再交代，有分教正是：

荣耀先灵今日回，光辉当世此时扬。

第一 九回 狄太后姑嫂回乡 安乐王闲中判断

诗曰：

太后娘娘返故乡，相携侄媳喜欢扬。

行程万里风光好，一路官员恭肃庄。

却说太后降旨嘉佑王说：十数年来，别却家园，要与侄儿归乡祭祖。是时天子依母后之命，即差御林军三百，护送母后还乡，又差包龙图代君御祭狄祖。包公领旨。又有石兵部，回归府中，对母亲郡主说：“本该请旨还乡，只有张忠、李义、刘庆俱要相送千岁还乡，从前结义之时，曾有同心合志之言，理该我也要送千岁后，方可请旨还乡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我儿这是理该如此的。”

不题母子之言。正是日月转度两轮圆，光阴催速起程期。狄爷三日之前，先往列位王爷大臣处辞行，众人备酒饯行，狄爷一概辞谢；又到相国寺，谢了隐修和尚，只为前时被孙秀暗害，用药棍打伤，谢他医治之恩；又差官带白银三千两，前往武当山，金亭驿地方，装塑金身圣帝，酬答赐赠人面宝神箭法宝；又着焦廷贵、孟定国，掌管王府，点明箱笼物件，发扛夫扛抬。

又说安乐王，是日禀知母后娘娘，说：“狄太后回归故里，臣儿送别起程。”李太后说：“孙儿之见不差。”

且说天了隆宠狄太重，是日降旨：光禄寺里排御宴于长亭内，文武候王，代朕等候御弟平西王饯别。此日狄爷恭辞圣驾出朝，又说狄太后起程时，呼喊：“我儿，为娘去了，仍要回来，各物件不要多带，只用四个箱子。二个装金珠财宝；二个载暖燠皮裘，以御隆冬霜雪。”带了八名家将、八个官娥，先传懿旨，只用龙凤大轿，不驾銮车，官员不必相送。潞花王说：“孩儿应该伴母后还乡才是。”太后说：“孩儿，一则宫院无人；二则为娘去三两月间就回来，你不必随去了。”当时狄太后，又到安乐宫相辞，李太后甚是情浓，也备酒饯行，分离期会之话，也是许多，不能尽述。又有曹皇后、张妃子，殷勤相送出宫不表。

又说天子传旨：排銮相送，太后乘了辇舆，坐上大轿，三百御林军拥护相送。潞花王随着母一同来狄王府，又有各府太后郡主，众王侯大臣的命妇夫人，或先或后。且有礼物到王府送行，当受则受，当辞则辞，不多表。

是日，天色晴朗，四虎英雄，安排队伍，先出城等候。狄王府家丁数百，随从太太；三百御林军，拥随太后；狄王爷兵丁三千从后，仍骑龙驹，车与夫轿三百，乃乘女眷，小爵主自有宫娥同坐轿中。公主此时，二十四对宫娥分左右，各太监拥后相随，一班众将，威威烈烈，三百御林军，盔甲鲜明，前后一程，笙歌鼓乐，雅韵悠扬。太太暗喜心中，公主心花大开，想我生于外国，从不见中原风景，直到如今，知道下国多不及上邦，倍加庆闹，人烟凑集，景致繁华，真乃锦绣江山。

狄爷想从前初到汴京之日，举目无亲，全亏得姑母周旋，岂料今朝，做了一人之下，万人之尊，忆想回思，真如春梦。千岁正在思念之际，当下长亭文武官不少，大小共有百余员，已早早伺候，代君饯别功臣。狄爷到了，一一答谢，又下跪望阙叩首，拜谢君恩，然后与大臣，交饮御酒一回，即拜别相辞，起马登程，众官复旨。一程所到，地方官，谁不恭敬，并有太后娘娘在此，送程仪及礼物，何止千百次，狄爷一概不领，俱壁辞。此时行程遥远，非上一日，暂且住言。

却说孟定国、焦廷贵，领掌王府，每日情闲无事，无非吃酒闲谈；也不多表。

又说安乐王饯别狄爷，也要自转窑宫，即进宫中拜辞母后。李太后说：“儿呵！不是到京中水远山遥的路程，须要常常回京叙会，免使为娘的挂牵。”郭爷诺诺连声。拜辞母后，又辞圣驾，满朝文武齐相送别。郭爷仍不驾辇，仍是乘马，带八名家将跟随，马上一拱，相辞众位大臣，出了汴京城，行程已数日，回到窑宫。夫妇言谈，说起母后为媒，招亲狄千岁儿子。夫妇听了大悦说：“难得太后娘娘作主招亲，只待女儿长大完婚便了。”

此日千岁闲中无事，在府与百姓家中一般居处。忽一日，有一老人家，叫喊而来，旁人问他是何原故，这老人回说：“儿子忤逆不孝，要告官处治他。”此时千岁刚出府门闻说，便问：“你子怎生不孝，说与孤家得知。”这老人说：“启上千岁爷，小人年将六十，有一子名唤何元，生来不孝，不肯供养小人，饿得我两眼晕花。以理难容，情殊可恨，故当官告诉，要处治他的。”千岁原是个大孝之人，听了此不孝儿子，心中忿怒，说声：“真乃可恼，你既是贫苦之人，日今饭也没有得吃，倘去告官，有甚钱钞使用。你随孤进来府中，待唤你儿子到来，我自的道理，不忧你儿子，不供养你老人家的。”

这老人家叩谢千岁之际，只见远远有人，叫喊之声而来，这老人说：“启上千岁爷，这叫喊这人，是小人逆子何元了。”千岁说：“你且唤他来，待孤家询问。”这老人家起来，却了一会，已将儿子拖扯而来。此时多少闲人，跟随来看，在府外议论，此时千岁说：“你是何元么？”这人应说：“小人是何元。”千岁爷说：“何元你作何生理。”他说：“启上千岁爷，小人贱艺会做满鞋，只为时乖命蹇，岁岁遇饥，米粮腾贵，上年不幸，又遇火灾，家中什物，尽成灰烬，买情困苦不堪。小人是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，共成七口，惟小人手艺觅度天天餐膳，略略得足；只父亲有一事要告官，小人不说了，只求千岁爷，劝我父亲，不要告官，小人感恩不浅！”千岁说：“原来你父亲不好的。何元，你父亲因何要告官？你休隐讳。必要实言。”何元说：“千岁爷呵！小人贫苦，不能鱼肉供养父亲，要小人卖妻以供鱼肉，小人不忍去卖妻，父亲朝夕吵闹，可怜子哭母，儿哭娘，这得情极，妻子已奔归娘家了，反说小人忤逆不孝，要告官，无奈愿卖妻子，所以转来寻父回家，不必告官了。”这老人说：“千岁呵！这是何元说诳了，他自己卖妻，小人不许是真。”

千岁正要开言，只听得府外喧哗。是何元邻里，多说何元行孝，千岁侧耳听闻说：“如此果然何元父不好，发往县主重打四十。”这人说：“千岁，小人知罪了！”声声哀告叩头。千岁骂声：“老狗才！全不顾面羞，逼子卖妻，反说儿子不孝，且看你儿子孝心，姑且饶你，下次再犯，决不宽容。”何元说：“是是，小人以后痛改前非了。”千岁说：“保元，孤家念你孝心，奖赏白银一千两，回家供亲。”何元叩谢千岁之恩，大喜而去。邻里之人，一同散去，众百姓永传扬名郭王爷的好处，若是他做了地方官，我等沾许多恩德，如今我等百姓人家，有什么事情，不要往各衙门告状，不若到王府来公断，不用投禀，不使钱钞的，休表闲言。

又过几天，千岁正在府堂闲坐，忽有一人，喊叫到府门外说：“千岁爷

在上，小人名唤赵惟荣，有胞弟持刀要杀我。”千岁说：“你的胞弟，是何缘故，怎敢行凶杀你。”惟荣说：“只因兄弟，不顾养娘，推在小人独养母亲，小人说了他，他就行凶，动拳殴打，又拿刀一把，现有为凭。他说，杀了你方趁我心，小人惧怯，只得暗盗此刀，思量去告官，只为无钱使用，故求恳千岁，究治恶弟。”

千岁正要开言，府外又来进一人跪下。千岁说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这人说：“千岁爷！小人名唤推仁，与赵惟荣一母同胞，及该分派养娘，只为着他，游手好闲，不顾艺工，小人劝不得几般，他就拿刀要杀小人，望千岁明察究治。”千岁听了，微微含笑：“你二人，多是一面之词，准信不得。”此时不知断判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。

国有贤良戏国宝，家生悖逆起家难。

第一一 回 修狄坟张文料理 送荣归兄弟同心

诗曰：

平西千岁返山西，一路花香衬马蹄。

四虎弟兄多义气，同心并胆送荣归。

当下安乐王爷说：“你弟兄二人，诉此一面之词，孤家信不得的。但既是同胞手足，须要相和，同供养母亲，方才为是。因何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弟兄多是不孝的。”有赵惟荣说：“千岁爷！小人一人养母，胞弟只不管帐的。”惟仁说：“千岁不要听他妄言，母亲是小的一人独养，哥哥是个赌荡闲游之辈，怪小人劝解于他，故要持刀杀我，反说小人持刀杀他，只求千岁爷公断。”千岁即呼：“惟荣，孤家看起来，是惟仁不好，持刀杀你是真，孤家看你衣衫褴褛，是个贫苦之人，赏你铜钱五十贯，做些小买卖，勿要闲游。人既孝心，上天必佑，弟不养母，天必加诛，贫涸到底，没人哀怜，领赏去罢！”

惟荣领赏，心花大开，叩谢千岁恩赏，拿了钱，又拾起刀，要走。千岁忙问：“惟荣，你有许多钱，这把刀不要也何妨！何必拿去。”原来千岁试赚他，岂知惟荣得了五十贯钱，快活昏了，忘却前事，直说出来，不瞒千岁爷说：“这把刀是小人借来的，若不拿去交还人，必要小人赔偿了。”千岁说：“那一家借来的？”惟荣说：“好朋友张伦那边借来的。”千岁喝声：“丧心病狂！原来你自己借来的刀，冤屈兄弟杀你。”吩咐家丁捆绑他，发与县主照律定罪，断不姑宽。此时惟荣改口，已来不及，叩头哀告恳求，千岁全然不理。将五十贯钱赏了弟，惟仁叩谢千岁爷，出窑宫而去。惟荣发至县官重处。

自此之后，安乐王不啻地方官一样，民间有甚冤屈事情，皆来报告千岁公断，果也无差。所以众民还近称扬千岁恩德，本地衙门，到无案事办理。陈桥地面，不独盗贼宁息；就是流娼窝赌，多已尽除；酗酒行凶，好刁恶棍，多已潜踪；官员吏役，不敢贪赃索；土恶富豪，不敢倚势凌弱；从此远近闻名，扬到帝都，书休过表。

又说山西张文，前数日，接到狄爷家书，早已从新建造王府，祖坟修理添栽松柏，茂秀十分，件件完全，只待他母子归乡祭祖，如今又接书一封，方知太后同来，少不得又要当心，整顿宫院。就是汴梁与山西的经由要路。处处多是修理，街衢除污扫净，并太原一府十县，各官协同料理，街渠平坦道路，传谕民家店户，预先备办香烛结彩，免使临期局促，众民也有一番言谈，也不烦表。

这张文是与妻说道：“我前时与你讲过了，太后娘娘，乃狄家内人，应该与岳母一同回来祭祖，方为正理，身为太后，必不肯轻身回来，如今已到了。金鸾含笑说：“妾只道他乃玉叶金枝，惯住在凤阁龙楼享坐，岂轻易抽闲回转家园，所以料他不来，如今既到，真乃有兴的，何必取笑于妾身。”张文道：“这是玩耍之言，有何妨碍。”闲言休得多表。不觉忽又过了十天，当时近有各差走报人，是府县差来，常常探听，天天有报，今日到某处，明日到那方，一天一天报近了。

一日报到，千岁已到三十里了，当时太原府各官员，多出马头，等候半日，头队迎接的是平西张忠，后随是狄家家丁拥护。张忠下马，与张文相见

不啻(chì·音赤)——简直是，不只。

礼。先说本县多少众民，等候半日，头队已迎接平西侯，说太后娘娘外邦公主，未能看过，所以各处经由之路，男女多在着门里窗内，暗暗观瞻，不表众民百姓。二队三队四队陆续而来，却是四位英雄齐集，家将纷纷，众英雄下马，千岁众人，尚未到来，张文对四位英雄说：“千岁两次平西，全亏众位协力帮扶，又来同送还乡，足见义气深重。”四位英雄笑道：“张老爷！你说那里话来，前日我弟兄结拜时，许以苦乐同受，就是两次平西，多是为国，原得跟随千岁，今日方得封妻荫子，如今我等送行，应该如此；况且太后娘娘，也转家园的。”张文笑道：“难得你弟兄五人，同心共胆。”五人又说起庞洪父女、孙秀，俱已被诛，众人欣然发笑。

此时谈笑未完，狄千岁、太后、太君，也是陆续回来，到了马头，号炮三声，惊天震地，山西省大小众文武官，远远两行跪接，百姓民家，香烟喷鼻，灯烛辉煌，好不恭肃。四位英雄会接，张文率领众人，下跪恭迎。狄爷一路，好不威武，骑上现月龙驹，前呼后拥；公主坐上骏马，天姿国色女英雄；太监宫娥齐拥后，二尊年护挤越多。狄太后喜静不喜烦，传旨众文武知悉，不必接迎，各各回衙，以后不必接迎。再至请安，众民且收拾灯烛綢彩，各安生理，所随行人，倘有酗酒胡闹者，押官究治。

太后娘娘旨下，各官俱散去了。只有百姓不约同心，多说太后娘娘到来，我等也不费甚大财用，所以不收灯彩，仍是如常，毫不喧哗，远远观看贵人，窗窗户户多不闭，倚楼望牖，多是妇女。多说：“身穿蟒袍，腰围玉带，黄伞遮行，威风光彩，二十外年纪，必是狄千岁了。”又看公主坐马上，女裙钗，生得果然是标致，实是坐惯马的，看他威威武武身旁，又见有宫娥对对，左右太监，双叉跟随，如此看起来，必然是太后娘娘大贵人了。内有一妇女说：“嫂嫂呵！这不是太后，太后何人？想既是太后娘娘，必与老太君同辈之人，不是五十之外，定然花甲之期，面生皱纹，发必添霜，焉能有这般嫩姿容。想来这位，必是公主娘娘也！”众人说：“果也不差，但这公主娘娘，真好气概也！”当时狄太后下轿，也有一番议论；老太君下车，也有羨言，此乃一种俗情所羨慕，正为锦上添花。旁人也多多羨美，说美之中，常人未有不情驰于富贵，而殷殷爱慕，此乃个个皆然，此皆闲话，不必谈。

是日已是午时了，这小杨村内，好生热闹，宝辇銮车，纷纷经过，轿舆马匹，联络不断，一路笙音乐奏，次第随进王府中。平西王一到王府门首，下了马，步进堂中，多少家丁下人，左右齐齐俯伏，跪接两旁。四位英雄，也随千岁进府，立在一旁，迎接太后、太君车驾。张文夫妇，也下跪庭前，迎接娘娘。太后果一见说：“侄婿女，乃一家骨肉之亲，休得如此。”吩咐起来，二人遵命立起来，两位年尊，下了车辇，同进内堂。金銮夫妇，上来拜见太后，再叩见母亲。狄爷、五虎弟兄，一同拜见毕，家人妇女们，多来叩头，也不多表。

狄爷征西辽，一别已有几载，今日姐弟相逢，无非别后衷肠之话，也不多表。狄爷又着张忠，安顿了众御林军。张忠领命而去，狄爷开言，呼声：“姐丈，前者劳顿你多少，在家中料理，今日回来，方得件件齐备。”张文说：“千岁那里话来，此劳也不必说了为然，但这楼亭画栋，多是上手之人，创造雕成的，方不失为王府作用也！”众英雄细看窗棂格扇，果然做得细巧，雕得精工，众人赞赏一番，当下众人吃过茶毕，多叙话中堂，无关之言不表。

又说抬夫之人，狄太后、狄爷将他陆续运至王府，交点明白，不多表。此时内堂狄金鸾，见弟妇美貌花容，公主见姑娘，一貌鲜妍。金鸾一想：今

日我看孩童之面，手挽侄儿，微微含笑，看见侄儿，平顶额阔，天仓丰满，目秀眉清，想来这侄儿，长大成人，也非等闲之辈。有叫声：“子侄呵！你父亲自出身，就劳苦你了，拼力沙场，历尽危险，保护宋朝，前时劳碌，今日方得玉带横腰，荣归故里。

日后你长大成人，当承父王，必须文武双全，光前裕后才好，但不知可能依得今朝姑母之言否？”但见小爵主，面有笑容，语话答应。金鸾见侄儿乖觉，心中大喜。公主开言，呼声：“姑娘。”

不知公主说出何言，下回注载明白。

团圆此日多亲谊，叙会今朝喜气扬。

第一一一回 到家乡狄爷拜探 复旨命包拯回朝

诗曰：

荣归谒祖狄王亲，圣上恩隆宠爱珍。

勅命包公代御祭，回朝复旨拜辞行。

当下狄金鸾，正喜欢侄儿伶俐乖巧，有公主暗暗开怀说：“姑娘，你有几位外甥儿子。”金鸾见弟妇一问，脸上泛出桃红，低头说声：“弟妇呵！我名说夫妇，曾经十载，今日张姓香灶，还未有继嗣之人。”公主听了说：“姑娘呵！命该有子休嫌晚，如今你才是中年，或者命该受子迟些，人人多少有的，岂独姑娘你一人。”金鸾说：“弟妹呵！此话今生休想，望说也枉然了。”公主听了，又劝解姑娘一番，多少言词，不必细表。

又说张文，吩咐众家人，先住定了房间。太后娘娘，是另有宫院，格外雅致，床帐什物，件件完全。多是张文夫妻，平日间当心办理，预备齐全的。此时狄府众人，多更换过衣裳，是时日已将晡，内外堂中，排开酒宴，一堂音乐，佳韵扬扬，好生畅逸；堂庭内外，喧哗唱歌，狄府家丁使女，俱有小宴席赏，并赐一班御林军，也是猜拳放马的，欢乐而饮。众人吃酒至更深，方才散去残宴，各各安睡次日早晨，有各官，是本府文武官委到来，问侯请安。太后娘娘的懿旨，仍降各官员，自此以后，不容仍来候安。前日山西省的官员，尽到此处接迎太后娘娘。已遵旨意，各各回去了，如今到府中，请安的官员，俱是太原本府的，如今众官遵旨，来日自此，俱不到来请安，省却多少浩烦。众官大喜，多说太后恩德宽洪，不表。

再说平西王，幼年撇却家乡，今日荣归故里，虽一人也相识不得，当时与四位弟兄，乘了马，备了名帖，一千家将跟随，一路往拜探地方官，与神士耆老，这是登门答拜，留饮款酒，又劳忙了几天。若问这狄千岁，身受王爵，又是王亲，因何倒要拜探他等，只因乡居，比不得在朝，乡间乃序齿为先，况且府州县，总戎司户，须是官职卑微，原乃本处应管官员，狄爷又是谦逊之人，故来拜探这下属官，又探望各绅耆，一言交代分明，不多再述。

是日，狄凶拜探方得空闲些，忽又报到，主祭包大人到了。狄千岁闻话，即齐整衣冠，带了四位兄弟，一同出迎，接到王府中堂，见礼坐下，狄爷开言说：“包大人，下官已沾得大人救搭深恩，未曾一报，今又敢劳跋涉到来，反觉下官不安。”包爷说：“王亲大人，乃圣上差使下官的，狄王亲休得谦言。”当下包爷要参见太太、娘娘，狄爷命家丁请出。太后吩咐：“包卿勿行朝廷礼，以宾主相见便了！”包爷说：“微臣焉敢如比。”当时乃是呼三千岁太后毕，一同坐下，又呼：“包卿，你是宋朝一大忠臣，保国擎天栋柱，能使当今认母，削除庞党，皆亏包卿之力；就是我侄儿，屡蒙提拔，老身常念念不忘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后娘娘，休得过奖，千岁与我，同为一殿之臣，古道：‘文官把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定太平。’为臣食君之禄，理该如此，娘娘何必过奖微臣。”

闲话一会，太后辞别包公进内，有太君，又步出中堂，丫环启上千岁爷，太太出堂，要见包相爷。狄千岁说：“家母出堂，相见大人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太出堂何敢。”即立起位，太太出来，满脸含笑说：“我儿几次灾殃，多感

晡（b，音补）——申时，即午后三时至五时。

耆（qí，音其）——年老。

大人搭救，恩德如天，老身念念不忘，今日又蒙光降，待老身拜谢一礼才是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太何出此言。”说未完，太太已跪拜在地，包爷连忙下跪，即时叩首回礼，礼毕，各位起来，又谈话谢言一番，太太辞过包公，进内去了。此日华堂上，排开酒宴，五位英雄，陪着包公吃酒，宴毕，已是红日归西，是晚安排包爷，在书斋歇宿。

次日一同到狄坟，代御祭祖。狄爷吩咐，扛抬祭礼同行。老姑嫂与着小姑嫂，一同坐轿而去。宫娥坐轿，小爵主也坐轿，同千岁五人，与包公先已到坟。但见坟头茂栽松柏，冢地石马石人，高昂二丈，树林森森，风景秀茂，早有家丁排开祭礼。正是：银烛烧烧生瑞彩，圣诏朗读慰先灵。当时包公代圣御祭，开读圣宣御旨，狄爷男女，齐跪尘埃，地上行礼，细乐笙歌真兴闹，清香旨酒滴坟前。此坟自狄爷年幼，身遭水患，至今十载多，无人祭拜，今沾天子洪恩御祭，何幸欣欢，勿说生人沾惠，亡魂地府也开怀。狄千岁身居王位，比着天子郊祀王坟，也差不多的，热闹多少，百姓远远的观瞻。

祭毕，天色尚早，狄爷吩咐扛回祭礼，一同回府，款留包公数日，每日排设酒宴，不再多谈。只为王命所差，不敢耽延，狄爷也不敢强留，只厚送程仪，修了谢恩本章一道，与包公附带回朝。包公即进辞别太后、太君。太后说声：“包卿，你回朝，此番劳你多多跋涉，心中我甚不安。”包爷说：“娘娘何出此言，臣今拜别去了。”太后说：“包卿，你回朝复奏当今知道，原说我久别家园，耽搁一两月就回京，并烦你叮嘱我孩儿，不必牵挂。”包爷应诺连声，太君再三致谢包爷，许多感激之言，也不载。包爷拜别两年尊，又别了五弟兄，狄爷殷勤相送，包公回朝去了，不表。

再说狄太后，祭过祖以后，心中甚安，姑嫂二人，情浓意合，公主夫妻和合，百般孝顺。两位高年，与金鸾姑娘，甚是相得，耽搁光阴，不觉又中秋节期，府中内外，对月开怀畅饮，二鼓将残，酒宴方毕，此时王府中，朝朝饮宴，夜夜笙歌，真为有兴。四位英雄在着府中，无非与在着京中王府一般，多是终日无事玩耍，或时吃酒下棋，待等护送太后娘娘还朝，然后归乡祭祖。

八月已完，再耽搁已是重阳，是日狄爷寿诞，原来狄爷，是闰年九月初九生辰。如今没有闰九月，故以正九月初九为祝诞，各官与亲戚，丰厚礼物，纷纷呈送，内外堂音乐喧天，王府宾客，屏开宴饮满堂，一切的下人，俱有赏发。一并家人，三千御林军，有宴席给赏。又是喧哗有兴，已有七八天时，太后娘娘细叙，前数十年事，悲离而复欢乐，又取出血结玉鸳鸯，共相赏玩传家之宝，若无此宝，怎能使得姑侄相逢，焉能使得母子见会。

太太听了大悦，喜色洋洋说：“姑娘呵！果然亏得这玉鸳鸯的，今日富享荣华，子媳圆叙，皆由此物。”看玩一会，即收藏了。太太又呼：“姑娘，我想李太后娘娘，在着破窑，受了十八年苦楚，全亏得包大人之力，方得当今陈桥认母的。”狄太后说声：“嫂嫂呵！所以当今太子，甚是宠信这包文正的，前时剪除许多奸党，嫂嫂你也尽知；今日又除削庞洪奸佞，肃清朝政，他乃不畏死活，耿耿忠心之臣，又是名声远震，宋室江山，亏他之力撑持；又因边国屡侵，也得侄儿弟兄鼎力，今有一文一武，可保天下无虞。”两位高年，你语我言，说谈得十分欢悦。

当时又是九月已过，十月初旬了。狄太后要想还朝，即日说知嫂嫂。太

君说：“姑娘呵！如今已近隆冬，天气侵寒，路途遥远，怎好行程，况且相亲不久，情甚难分，不若待来春和暖之日，动身如何？”太君说：“嫂嫂呵！只有四位将军等候，耽搁于他，朝中儿子，岂不悬望，如今必要还朝了。”太君婆媳，仍复再三相留，狄爷姐弟，也来劝说，狄太后主见定了，选了良期吉日登程。狄千岁见强留姑娘不住，只得转出书房，对四位弟兄说声：“众位兄弟呵！如今太后娘娘，定了吉期，即要回朝了。原来你弟兄护送回朝，然后各自奏明天子，还乡祭祖，限满之日，弟兄众人，在京中相会罢！但水露风霜，切须慎重方好。”四位英雄连连声称领命，各各打点，不知何日登程，以待姑嫂分别，有分教：

柔肠割断因情谊，珠泪倾流为意浓。

第一一二回 完祭奠太后返驾 大团圆五将荣归

诗曰：

太后娘娘祭祖先，光阴耽搁在家园。

亲情不舍相为别，返驾登程惹鼻酸。

再说太后定了吉期回朝，即将打点行程，护送太后。此日狄爷吩咐，安排酒宴，与太后饯行，一同吃宴毕，太君岂忍分离，便呼声：“姑娘，你虽然五体康健，到底是花甲之期了，一切水陆风霜，最要在意，同行须要欢乐开怀。”说未完，喉已咽噎。太后说声：“这是自然，嫂嫂也是年近之人，起居寒冷，还须小心的；若贤侄限满回朝，须要一同到京，乃得姑嫂相会。我想从此再无回乡之日，你若不到京，难得再会，你须同侄媳还朝，免我目中悬望才好。”太君应诺之际，已含着一眶珠泪。太后娘娘，也忍不住地珠泪纷纷，乃出于无奈，回首看看侄媳，叮咛说：“你夫妻和睦，休得情疏，孝顺亲姑，为姑娘不来，你回朝之日，必须携母同来，我言不可忘记了。”狄爷夫妇，同呼遵命。太后又唤过小爵主近前，挽手说：“小侄孙儿，你须受父母教训，愿你长成，如父一般，身登廊庙，保护邦家。”说完，小爵主诺诺应言，太后少觉心安。又嘱张文夫妻，另有一番吩咐之言，不多细表。

又说太后带来的四箱衣物，如今仍发与扛夫先行，又有众官员相送。太后传懿旨：不必相送。狄爷又发出六千两银子，赐赏御林军。狄爷也随来相送太后，一路离却小阳村。太监宫娥齐行，左右有四位英雄，一同护驾。狄爷乘马，一路送至百余里路途，太后娘娘，几番吩咐转回。狄爷无奈，只得辞别姑娘，别过四位弟兄，回归府内，接下狄爷回府去了。张文说：狄娘娘来时，乃是初秋气象，如今转去，乃冬至一阳生，所到之处，俱有官员迎接，一路水陆行程，天晴雨不阻，满目风光，不能细述。一日回归汴梁城，天子率领众臣，共出王城迎接。太后回归南清宫，母子相见不表。

四将一同启奏，各各告假还乡，天子准奏，限满再回朝，即辞过众大臣，各带夫人同回故里，但须各各交代分明。先说张忠，是日别了众人，到三关十锦村，同了数人前往天盖山地方去了。前日平西，今日封侯，远近辉扬，过往有许多官员迎接，不在话下。一到家园，有本坊官员绅耆，多来趋奉，送程仪，纷纷不暇，忙了几天，然后夫妇吩咐众家丁，排开祭礼，拜祀先人，祭毕回府，堂上排开酒筵，一家叙乐，不多细谈。后来平西侯，限满回朝，五弟兄仍得叙会。说到这苗氏夫人，后来连产两个婴儿，也是出仕皇家之贵，后话甚多，难以尽述，书中丢下，前言语团圆。

又表李将军。是日李义别了同僚，衣锦还乡，一路下属官员奉迎，与苏夫人到了北直顺天府。原来班师封爵之日，狄爷命焦廷贵，将李义的旧宅重新建造，府内什物，件件已经办齐，故今定西侯一到，件件什物齐全，李义好不欣欢。高堂大厦，深沾天子荫庇，乃也狄千岁的用心。即日诚虔祭把回来，一家兴叙，夫妇开怀，当时又有这许多旧族亲朋，也来拜探，此乃世态炎凉，从古所说。后来定西侯的夫人，产下一男一女，承嗣香烟，能袭荫父职，限满回朝，再得弟兄叙会，按下定西侯不表。

却说征西侯刘庆，荣归故土，家丁家将，后拥前呼，多少旁人称羨，真乃两次平西，功劳最大，门庭车马，纷纷拜探。是日祭把先灵，劳忙数天，

一家共兴吃团圆酒，征西侯夫人，后生一子，仍为武将立功，书中丢下飞山虎原文。

再说石英雄，是日选了吉期，先辞圣驾，后别众臣，拜辞毕；又有赵千岁府中，已设备酒宴饯行。石家太太，再三致谢亲翁亲母之情，石兵部感不尽岳父岳母之德，各有几句分离的话，不必多言。单有郡主，此时盈盈珠泪，只因不忍抛别双亲。赵千岁夫妇，一同安慰女儿，叮嘱言辞多少，又有数个官箱，所载什物，已发扛夫抬行，郡主便乘上轿，小公子也在其中，赵大人等，车马纷纷，多少同僚下属，不约而会，一共送行。

先说孟定国、焦廷贵，前时狄爷着他掌管王府，看见四人俱已荣归故里，热闹非凡，他二人好生气闷，你说我言，与他等一体同劳几载，如今他个个回转家园，单有你我掌管这王府，终日在着此地，未知守到何日何年，方能回归故里的。

不题焦孟心中烦闷。且说石兵部，与母亲妻子，一路水陆行程，多有官员迎接，一到了长沙地头，就有本处文武职官，到齐恭迎，石兵部车一概辞谢回衙，不表。即日三声号炮，起马登程，多少此地旁人百姓同观，互相谈说，接耳交头说：“曾记得七八年前，他母子双双困苦，日给不敷，又无亲朋倚靠，谁人肯为相怜，一出门已久，后来并不见母子回来，只道他死在外方，岂知今日是功勋大臣，荣归故土，赫赫威风，谁人可及，想来他的太太夫人，真乃后头甜。”

丢下旁民虚论。却说石兵部兵母妻进了府，又升了三炮，鼓乐喧天，家将众人，也进府中，石爷望阙谢君恩，有家丁使女，各各叩见。太太婆媳进内堂更衣，老太太说道：“当初老身这般苦楚，上下无亲朋计较，只道今生如梅子样，越越黄，越越酸，岂料今朝也有今日，真乃令人不测。”不提太太之言。当时兵部初到家乡，连劳忙五六天，祭祀已毕，又往谢长沙府代建造府之劳，方得闲暇，此乃夫妻并叙，母子相依，不用多表。又说郡主后生二子，今有一子，弟兄三人，将次子续了岳父香烟，后话休题。

且说平西王在府，自从太后姑娘回朝，如今日日安闲，母子夫妻姐弟，一家聚首，十分情厚。一日太太说：“当日事情，在水发山西太原之日，我儿若非鬼谷仙搭救，怎得今日身荣？自古受恩必服，理当立庙，再塑金身。”公主听了，又说：“婆婆，我亦全亏圣母指点，也是受她大恩，圣母理该建庙。”太太点首称是，即发出白银八千，着姐夫张文酌议，买了两段大地，左边起王禅禅寺，右边起造圣母宫，俱塑金身，如若缺少银子再发取用，张文领了赶办，买地兴工，建筑二月多，筑速已成。一边圣母庙，一处鬼谷祠，只因前日受她大恩，至此夫妇，今日不负忘其恩德，建造已成。狄爷夫妇亲身连柱香三天，太太也叩拜三朝。此日之后，朔望之期必到，亲自上香，又有民间男女，也来上香，若有诚心叩神，仙师圣母十分灵感，左边用着老道经营，右边用着老尼姑事理香火，事已表明，不多烦载。

说道平西王千岁，今日一门福祿双全，朝中自建庙宇已毕，完却一事，作报师父之恩，十分称快。狄爷即日吩咐设排宴席，先望阙拜谢君恩，然后就席。狄爷夫妇，敬三杯美酒与高年太太；金鸾夫妇，也递敬一杯，一堂乐叙酒宴，是日尽欢不表。一日狄爷想来，如今幸喜国家平泰，定唐金刀不用了，好生收拾；但这现月龙驹马，日日尚要骑，仍交与马夫承管；血结玉鸳鸯一对，仍为狄门传家之宝，待等二年之后，限期已满，仍复还朝伴驾。狄太后娘娘叮嘱本藩，要携母亲到京，待起程之日，娘亲愿往不愿往，由他之

意使了！

若问为官大小，何足重轻，只要做一生正直无私、忠心为国之臣，方有好收藏美结局。这庞洪、孙秀，千方百计图害狄青不成，万般打算，到底成空，后来反害自身，落得臭名万载，真乃为善最乐，作恶难逃，先圣之言，一字无差。此书说到狄青，遇了瓦桥围困之后，领守三关，今日二取珍珠宝旗，得胜班师，事事已毕，后话虽多，实难统述。

若问五虎如何归结？再看《五虎平南后传》，另有着落详言。兹今总结，有诗附后，狄太后有亲亲之义，有诗赞云：

不忘骨肉狄娘娘，痛惜亲兄身早亡。

体恤侄儿深叨爱，孤孀女子感恩长。

五虎平南后传

第一回 南天国差臣进表 平西王夜宴观星

诗曰：

暴戾 边夷屡不和，贪吞疆土动干戈。

扰攘不息兵遭困，征役无休将士磨。

却说前书五虎将征服西域边夷，奏凯班师，回朝见主，论功赐爵，俱受王封。当时各将士，同告假荣旋谒祖。仁宗天子准奏，各赐荣归故土，限以三年为满期，期满后，仍复回朝伴驾，同保江山，后话慢表。

再考大宋开基承统以来，边廷侵扰之患，屡屡不息，始自太祖传位与匡义太宗，以至真宗及今仁宗。然太祖之初，代周承统，登基一十六载而崩。太宗继御，在位二十二秋，其初戚武仁智，不在太祖之下。三年而收吴越，四年而灭北汉，天下一统之盛至矣！及真宗之世，在位二十五载，唯宽仁慈爱，大有帝王之度。然至景德初年，契丹大举雄兵猛将入寇坛州，所到之方，旦夕攻陷。当日若无寇准之材智，劝主亲征，国家几乎灭亡，其弱甚矣！至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虽然忠义之士满朝，仁柔有余，武刚不足，是以边疆敌患，不觉旋踵 而来。其初文有王曾、孔道辅、包拯、文彦博；当扰乱之日，其武朝廷所倚重，初知兵机韬略者，莫如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；智勇双全者，有呼延赞、杨宗保，并帐下结义英雄甚众，前书已见，此时不题。以后众臣年老力衰，相继而亡，却也不表；

再言上年五虎将，征服西辽，其边夷拱服，入贡不绝。仁宗天子龙心大悦，思念皆狄青五将之功，其众将回朝之日，告假荣归，原限三年，此时限期未滿，方有二载，所以群将俱未回朝。当日乃嘉佑四年，壬辰秋九月，南蛮王侬智高作叛。初起于广源川，后兴兵攻夺交趾，僭称南天国王，发兵入邕，兵势甚锐，百姓惊慌，各府州县，望风逃遁，所到皆破，不题。

忽一天，仁宗天子尚未退朝，有黄门官 俯伏金阶奏曰：“微臣启奏陛下，今南蛮交趾，南天国王侬智高，差使臣到来，有表文一道，上达天颜。”仁宗王闻奏说曰：“朕思这南蛮王可恶无礼，前月边关有本，奏说这逆凶起兵侵掠，黎民不安，求恳发兵征诛。朕想劳师动将，府库浩繁，非同小可，是以尚未发兵征讨。不想彼势愈张，未滿二月，其边关本章，雪片而来，说邕州危急，近日即思兴兵前征，他今又差使臣来上表未知何意，即可宣进来。”

当下，黄门官领旨，即出午朝门，宣进使臣。这使臣慌忙俯伏金阶，拜伏已毕，手捧着表文一道，说：“边国使臣叩首，仰见龙颜，愿圣寿无疆。”天子开言说：“外国差使见朕，有何本章奏。”使臣说：“微臣奉南天王有本章一道与陛下，求龙目观瞻，便知明白了。”当下，有御前当驾官，将本章接上龙案展开。仁宗天子一看，表文上写：

南天国王书至宋天子御前曰：从来天下者，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所私得也！至于尧舜之君圣德俱备，尚且揖让相逊，况今君圣德未及于尧舜，而柔弱不及村能，公然南面称孤，实为不称耳！兹故束锐师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喜则有时坐守南国；怒则发愤，奔越中原。宋君如识故达势，即割云贵两粤之地，暂止征伐之车。文书到后，尚属狐疑不决，戈

暴戾（lì，音力）——粗暴乖张，残酷凶恶。

踵（zhǒng，音肿）——脚跟。

黄门官——宦官。

盾耀于汴梁，帜帟扬于中国。倘玉石不分，君耻臣辱，追悔何及。

当下仁宗天子看了这道战书，其中许多不逊无礼之词，不觉龙心大怒，手拍龙案骂声：“好大胆南蛮逆畜，焉敢逞强出此大言，欺侮于寡人，决不姑宽。”传旨将使臣官绑去斩首。

这使臣看见天子大怒，又闻得旨斩他，吓得魂个附体，连唤数声：“圣主在上，容罪臣启奏，这乃国王差使微臣来上奏，不干微臣，得罪陛下，奉命差使，焉能推却得来；况其书中所犯罪者，皆由我主国王，微臣本内之词全然不知，伏乞陛下龙心鉴察。”说罢不住连连叩首，仁宗王听了，尚然怒气不息，指着使臣骂道：“大胆逆畜，尚敢多言，你既奉差而来，与你无干，死罪免了，活罪难免。”传旨捆打四十，发往开封一路，起解监押出境。旨意一下，两边武士，将使臣捆打四十大棍放起来。仁宗帝指着使臣喝道：“恩饶你回本国，与狗蛮王得知，教他小心伸出狗项等候罢！不日大兵就到，断不死捉，定然活擒，碎剐于他。”那使臣官含泪谢了不斩之恩，起来往开封府，一路回国去了。

当时仁宗天子把本章复看一遍，怒气尚忿忿不息。说一声：“可恼可恼，你这逆畜，如此欺侮藐视我中国无人。朕情愿江山不要，必亲临征讨，以决雌雄。”言之未了，只见文班首中闪出一位大臣，执简上前，俯伏口呼陛下不可不可。天子闻言，往下一看，这位大臣乃铁面无私包龙图，天子即命侍御人下阶扶起，说：“包卿休得行此大礼。”即赐坐锦墩。这仁宗因何如此隆宠这包爷，比之别臣不同，素知他是忠梗无私之臣，多少奸谋不决之书，得他理白，为国为民，社稷倚赖之重，是以天子格外加恩以师事之。

当时包爷谢恩起来坐下，天子说道：“包卿家，这南蛮王依智高逆贼，作叛于南隅，攻打邕州甚急。朕本欲提兵征讨，今又下此无礼战书，欺侮朕躬，藐视太甚。寡人必要亲自提兵捉拿逆贼，以泄此忿，因何包卿阻谏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，自古以来，边夷之害，那一朝一代没有，如今南蛮之叛，邕州之危，皆因边关缺少智勇之将帅耳！苟能用韬略之将，提兵征讨，未有不克，陛下何必御驾亲征。臣保举一人，领兵前往，可以指日成功。”仁宗天子说：“卿举何人，与朕分忧。”包爷说：“臣所举者乃平西王狄王亲也，此人领兵，定然马到成功，望吾主龙意参详。”

天子闻言大悦，说：“包卿所举得人，但念他征西劳苦几载，才得安然，今又命他前往劳神，朕心觉得不忍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恤念功臣之劳，足见仁慈了，但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理当如此，这也何劳圣虑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所言者，乃为国之计。”说罢即发旨一道，付与包公前往山西，诏取狄王亲回朝。是日退朝，文武各散，包公接了圣旨带了家丁，往山西而去，且慢表。

先说平西王自从平西得胜回朝，告假荣归故里，与老太君带了公主娘娘回至家乡，王府安享已是无事，非止一日，是岁乃十月小阳春了。忽一夜，乃中旬天气，月色如银，中天灿烂，狄爷吩咐备酒，设在西楼，与公主宴乐，夫妻对酌，两边宫娥歌舞，音乐悠扬，当下夫妻对坐而饮，酒酣之际，狄爷手举金怀，说声：“公主贤妻，下官当初受尽多少辛劳，西征北伐，方立下些汗马的功劳，又得贤妻内助，才得玉带横腰，安享荣华，皆叨内助之力，贤妻吃了此杯。”公主开言说道：“千岁之命，焉敢不遵。”即接了此杯又说：“千岁常言，夫乃妇之夫，妇所倚重者夫也，前者千岁与国家出力，屡立大功，今日身居王位，妾藉有光，正要上贺。”说罢，即命宫娥满满斟上

一杯，玉手双拿送至。狄爷微微笑说：“公主言重过奖了，下官那里敢当。”也接了金杯，一饮而干。

夫妻对谈酬酢之间，时交二鼓，不觉正南上一派红光，射入南窗里。只见一星大如碗，从南方滚到太阴，化为数百小星，将月围了半个时辰方散。公主一见，吓了一跳，连说：“不好了，南方贼星冲犯太阴星，有刀兵之患，国家不安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怎见得如此？”公主说：“妾颇晓天文，此乃吉凶预兆也。”狄爷听罢，点首嗟叹：“倘然南方有事，圣上必然要差遣下官领兵征讨了。”公主开言呼声：“千岁，你难道不见么？方才见贼星冲犯太阴，乃不祥之兆，只恐此回领兵，主帅凶多吉少。依妾主意，明天预上一本，告假归林，我夫妻趋吉避凶，侍奉老婆婆，训诲儿子，以省烦忧，你道如何？”千岁闻言不悦，说声：“公主，你且住口，本藩自布衣行伍出身，立了些功劳，叨蒙圣上恩封王位，位极人臣，恨不能粉身碎骨，报答圣上，公主如何反教下官趋避，贪图安逸，这话何解？”公主说：“千岁呵！非是妾身多言，只因贼星冲犯太阴，领兵主帅是定然不利，是以妾劝你暂为权避。千岁呵！为人难道知有凶险不避之理。”狄爷笑道：“夫人之言差矣！我秋青仍一撑天立地的男子，须以忠孝两全，自幼学习武艺，必要出力于国家，岂为贪生怕死，以负圣上。况生死自由天命，焉能以人料之，苟免逃避得来，且本藩久要芳名留于后世，何患生死利钝之机关。”

当下公主见狄爷说轰轰烈烈之言，又见他全执己性，不依良言劝解，不敢再说，只得手举金杯，呼声：“千岁，此乃上天指示幽微，非妾所知也，倘有失言，望乞恕罪。”狄爷连忙接下金杯说：“公主不必如此，既然你预知今日南方有刀兵之患，圣上不知底细，也要明日回朝探听。果然南方有事，必要领旨平服南蛮，方才回来见你。”公主闻言大惊，不觉泪下沾襟说：“千岁呵，方才皆乃妾之失言，但为臣须要尽心报国，倘天心不顺，非人力可强为。千岁何不听天命，随时而遇？倘若圣上不差遣于你就罢了，因何一闻有此凶信之事，即欲回朝面圣领兵，不听妾解劝之言，又出此不利之语。万望千岁明日不要回朝，坐以待时，且由圣上所命如何？”当下狄爷听了，低头不语，半晌说道：“既燃如此，权依公主罢了。”是夜已交三更，公主吩咐收拾余宴，夫妻二人共回宫房内安寝不题。

再言狄青乃武曲星降生，辅佐仁宗天子保国之臣，原乃大宋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。所以一腔忠义，赤心为国，不以生死利害为嫌，是以公主一说明南方有刀兵之患，即思回朝领旨征剿为己之任，劝他多少良言不依，这个从忠义之天性流出也。是夜不表。

未知包爷何时到来诏取狄千岁回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包公奉旨诏英雄 五虎兴兵临敌境

诗曰：

食君之禄报君恩，尸位素餐枉作臣。

把笔文官分善恶，提刀武将立功勋。

慢言平西王与公主是夜家宴之言，再说包龙图领旨，诏取狄爷回朝，一路带了黄朝、马汉许多家丁，执事銮驾，实难尽述。出了汴京城；向山西太原府而来，一路具各有府州县相送，不用多谈。是时包爷有王命在身，不敢停留，无分日夜进发，一日到了山西地面，进了太原府西河县，早已命家丁通报。

是日，狄爷正在银安殿闲坐，有宫门官报来圣旨下来。狄爷闻知，吩咐大开王府正门，预排香案灯烛接旨。当包公来到小阳村内，下了八抬大轿车，进至王府银安殿开了圣旨，狄爷俯伏于地，包爷启读诏曰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有交趾逆寇侂智高作叛，兴兵犯界，反击邕州，危于旦夕。

朕乃欲兴兵征讨；不意逆贼又差使官投下战书，内有不逊之言，十分无礼，侮着朕躬，根于切齿。正发亲征擒拿，以正国法，方消朕恨而泄朕耻。今特旨来诏请卿家回朝，商议平南之策，以靖边疆，以安庶民。旨意到日，卿须勿缓登程。朕须设筵宴于金銮殿，与卿饯行，钦哉谢恩。

包爷宣罢旨意，狄爷谢恩起来，接了圣旨。当时与包爷重新见礼，分宾主坐下，早有家将，献上香茗。吃罢，包爷呼声：“狄王亲，目下边关危急，圣上深恨叛贼战书之侮着，原欲御驾亲征，但下官想起来，当今之时，一者国家政烦，不可离君，况目下朝廷尚未立定太子，圣上却是不问。太子所立乃国之本，群臣与下官谏陈多少只不准依，是以下官荐于王亲，为平南总领，望祈早日动身。”狄爷说声：“包大人，我下官一介武夫，行伍之贱，这立些微小之功，蒙圣上加恩，今已位极人臣，须赴汤蹈火，也要图报王恩。何况马上之劳，即于明日起马登程，回朝面圣便了。但是一路风霜跋涉，有劳于大人。”包爷说：“狄王亲呵，这也是奉君之命，何须言劳。”狄爷点首称是，当下吩咐大排酒宴。与包大人洗尘，对酌之际，谈论国家政务一番，至更夜已深，方才用过晚膳安歇一夜。

次日狄爷打点，备了行装登程。是夜公主知有圣旨相召，难以谏阻，暗暗垂泪，不敢多言。此时狄龙、狄虎，二位世子在书房闻爹爹回朝，也来送行。狄爷吩咐兄弟二人，用心发奋攻书，不用远送。言罢，拜辞母亲，老太君也有一番吩咐，相辞公主，许多叮咛之言，难以长谈。是日狄爷、包公，一同起程出了王府，路由本省山西进京，非止一日路程。

忽一天到了汴京，次日天子临朝，文武百有，参见已毕，有当驾官传达旨意，包爷即上前俯伏，呼声：“陛下，前者臣包拯，奉旨宣召狄王亲，今已回朝，现在午朝门外候旨。”仁宗天子大喜，说：“包卿平身。”又忙传旨宣平西王上殿，值殿官领旨宣进狄爷，狄爷俯伏金阶，参朝已毕。天子大悦说：“御弟平身，只困南方侂智高逆贼作乱，入寇邕州，昼夜攻打，百姓不安，今又送来战书，侮着寡人，朕原欲亲征，包亲又谏止，故特宣御弟回朝，领兵征剿逆党，与寡人泄忿，足见卿之忠义也！今由御弟调拨哪一方雄师，先定后奏，便宜行事，大展雄才，得胜班师，回朝之日大加升赏，以酬卿劳。”狄爷说：“陛下呵，臣受主恩，即粉骨碎身，难报万一，敢不放犬马之力、代主之劳。蛮兵虽锐，何足挂怀，臣托陛下洪福，此去必然马到成

功。”

仁宗闻言大悦，传旨便于偏殿排宴，款待狄爷又赐统领帅印。狄爷饮毕谢恩，天子又呼：“御弟，提调各方军马，必得一智勇双全的上将，同往为先锋方妙。”狄爷说：“不用别方调取大将，前者平西四将，与手下焦孟六将足矣！但上年四将告假归家未回，须要陛下发旨，各路调齐回朝，然后发兵。”天子闻奏，即发诏旨四道去讫。是日退朝，狄爷与潞花王千岁，并驾同行，一路往王府直至南清宫内，潞花三千岁，先进内禀知，狄太后娘娘大悦，即命宣进。狄爷进内，拜见姑娘，见礼毕，又与千岁见礼，一同坐下。

是日姑侄兄弟相逢，仍有一番别后之言，狄爷请安，不一会，排上筵宴相款，不用烦言。自此狄爷就在南憎宫等候四将回朝，然后发兵起程，按下不表。不觉已有十余天，四位将军，先后陆续回朝，俱已面圣，天子慰劳了一番，与狄千岁相逢，欣欣喜色，兄弟四人到了狄王府，会了焦孟弟兄，焦廷贵说：“自今又有趣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你趣在何处？”焦廷贵说：“老孟你难道不知，前者千岁平西回朝，告驾荣捷，弟兄五人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单剩我二人，代管王府，差不多些守了二载，好生寂寞厌业，今得南方作叛，方得聚会，今千岁又提兵前去，把南蛮杀个不休，岂不大趣么。”四虎英雄听了，皆忍笑不住。狄爷说声：“休得多言，众兄弟们，今夜须要准备刀枪马匹，明日发兵。”众将应诺，此夜不表。

次日，狄爷仍往南清宫拜别年老姑娘，太后一番叮嘱，狄爷连连诺诺相辞，潞花王千岁，也是一番言语，不能一一细述。

是日狄爷到了教场中，挑选了十五万精兵，五十员偏将，是日拜辞天子，相别众大臣，祭了大旗。当时天子又命各大臣在教场送别，备下饯行酒，元帅谢了君恩起马。令刘庆为开路先锋，领兵一万；张忠为左监军，李义为右监军，石玉为后队中军接应，孟定国、焦廷贵二人，各领兵三千，在后运粮。各将分派完了，自统大兵于中军，吩咐放炮登程，跨上现月龙驹，分开队伍离了汴京城，向南方大路进发。涉水登山，旗帜招展，杀气冲天，一路上威威武武。当时狄元帅军令所到之处，不许惊扰百姓，私下行凶，强取民间一物，如违令者立斩首，是以军中肃静，不执妄行，民间安居如故不表。大兵一路所到之地方，俱有官员迎送，不用多述，水陆并行，有两月路途。

一日，大军正在行走之间，远远探子报上，前面乃广西之地界了。狄元帅闻报，又闻报邕州已失，陈曙总兵阵亡，横州、宣州俱已攻下，进兵广州。当时狄元帅一闻此报，即与广南总兵会合，同进征讨。正总兵孙污，副总兵余靖，此时得了狄元帅文书，紧守关中不出，等待大军一到，然后开兵。

再言狄元帅大兵，是日择地安营，起了中军大帐，是晚三军埋锅烧饭已毕，元帅有令紧闭关门，兵丁停息三日，然后开兵。又发令小军小心逡巡，以防敌人攻其不备，前面离关八十里，乃蒙云关也！次日狄元帅即着飞山虎刘庆下了战书。

按下宋营慢表。且言蒙云关，乃南方头座关寨也！守关老将，姓段名洪，年已五十余岁，使一柄大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有儿子两个，一名段龙，一名段虎，也是能征惯战之将。还有一个女儿，名红玉，三小姐也！乃终南山金针洞仙翁徒弟。她八岁，便学法三年，这些腾云驾雾、隐身逃遁、撒豆成兵，俱已习熟，更有法术迷人魂魄，更加厉害。

逡(q n)巡——有所顾虑而徘徊不进。

是日段洪正在帅府帐中闲坐，忽闻探子报说：“大宋天子差平西王狄青五虎将，起大兵一十五万，前来征伐，现在扎营于关外，下了大寨。”当下段洪闻报，传令紧闭关门，严加紧守。次日又得了战书，段洪说道：“我主南天王攻破邕州，已得昆仑关驻兵，这狄青不向此进兵，争夺此关，深入我南地征进，此乃先割根本后收枝苗，作用大合兵法。这狄青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主安坐于昆仑那里得知，况又屡屡行此无道之事，凡民间美色女子，不论孤寡有夫无夫，令兵抢了百端淫欲。及于行兵，侈然放纵横掠，眼见得亡灭不远，焉能成得大事。但本官食他之禄，必要尽我之忠，至死而后已。”是夜不表段洪之言。

是时已第三天，狄元帅出令开兵，一声炮响，十万精兵，蜂拥而出，元帅后面带了四将，来至关下。只见蒙云关十分高耸，气接云霄，偏围垛口乃刀枪密密，剑戟森森，箭窗之内暗藏火炮，守关军士悬弓搭箭，俱是彪形大汉。狄元帅看了，令众军士攻打城池。众兵领令，个个奋勇争先，向前攻打，炮声不绝。上面守城兵丁一见，急用箭石纷纷打下，又差人飞报中军。

段洪闻报，急忙与二子说：“孩儿，如今宋兵攻城，你二人快些披挂，随我出关，以退宋兵。”兄弟听了，急忙披了盔甲，父子三人，各提兵器跨上征驹，出了帅府，直至关头。段洪说：“我们且看他虚实，然后与他交锋。”二子依言一齐来至城楼，往下一看，果然宋兵旗帜密密，杀气腾腾。盔甲鲜明射目、刀枪幌亮骇人，当下段洪父子三人看罢宋兵锐气，不觉大惊。

未知如何交锋出敌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狄元帅以众攻关 张将军出敌斩将

诗曰：

良将英雄有大名，六韬三略鬼神惊。

兵符掌执人钦服，一柱擎天定太平。

当下段洪父子三人，在城上观大宋兵马甚盛，锐气倍加。正看之间，只见大旗帜下一员大将，骑一匹高头骏马，在此指挥三军攻打城池。段洪向二子说：“我儿，你看旗下这员宋将，穿白盔甲手提大刀的必是督兵主帅，若伤了此人，何愁宋朝军马不退。”段虎闻言，说声：“父亲，孩儿不才、愿出马擒拿此将。”段洪说：“我儿，你看此将身高马骏，必然是骁勇英雄，况两边有许多战将保护，你一人出马，焉能取胜，犹恐不及。不如你与哥哥同出，为父在此与你掠阵。对敌之际须要小心，人不可乱，兵马不可乱进才好。”段虎应允，弟兄一同下城，带领一千兵放炮开关。二人一马冲出，一千精兵，列开长蛇阵势。

狄元帅正在催赶众将攻城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冲出一支兵马，蜂拥而出。狄元帅看见，冷笑一声，骂道：“好胆大逆贼，敢出关与本帅对敌么？”挥刀一摆，把雄兵阵势排开以待，远远只见旗下少年之将带兵冲来。元帅正欲纵马挥兵上前，左边闪出刘将军说：“不劳元帅动手，待小将出马。”元帅见是刘庆上前，便说：“刘兄弟，即你去擒贼，须要小心。”刘将军得令，一马冲出，大喝：“贼将休来，快须通名受死！”有段龙、段虎闻言，勒马一看，但见这员宋将，生得身高体壮，脸黑颧高，颌下短短乱须，二目圆睁，高声呼喝，十分威武。段虎大怒，把马一催，手提狼牙棍一指，大喝：“宋将休得猖狂，待通名本将军取你首级。”飞山虎喝声：“贼奴，你且恭听，吾乃大宋天子驾下，官封振国大将军，名刘庆。你难道不知昔年五虎平服西域之事么？边夷各国，俱已入贡称臣。你主乃隅角偏地乌合之众，妄称国号，擅敢下战书到中国，不自忖度；今日大兵到此，理应自绑辕门，还敢出关迎敌。你有多大本领，敢与本将军对阵么？你知事者，快快下马受死，若还多言一句，我走马横刀，教你尸首不全。”段虎听见了，怒声如雷，骂声：“好狂妄匹夫，敢夸大言，与你拼个死活。”持起狼牙棍，拍马上前就打。飞山虎双斧急架迎，二将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二马交锋，只杀得乌尘遍野，大雾迷空，相战不分高下。狄元帅在旗门之下，远远观看，见二将杀得如虎争餐，如龙取水，说道：“好一个年少南将也！”即命擂鼓助威。当下刘庆正在大战南将，忽然听见战鼓加响如雷，便知元帅与他助威，即奋勇争先，双斧如雪花飞舞。这一刻，把段虎杀得两臂酸麻，浑身冷汗，招架不住。刘庆看见段虎棍法混乱，暗暗喜悦。不趁此时立功，更待何时，贼人休矣！把双斧一紧，照定段虎脑门劈下，段虎连忙用棍往上一架。刘庆一斧又在拦腰，段虎忙叫声不好，两膝一夹，把马一催，又把马头拖转。刘庆大斧早已砍下，正在马后大腿劈开，筋骨多断了。那马忍痛不住，跨前一跃有丈余，又不能走动，把段虎抛于地下，那马缰尚拴系着足，不能逃脱。飞山虎一见大喜，催马上前，要伤他性命。蛮兵弓箭手一见，纷纷放箭射住。段龙大惊，忙松马缰，救去段虎，此时马已跌地死了。狄元帅看了大怒，用鞭梢一指，一万宋兵，飞步冲杀向前。段龙不敢混战，保了段虎败回。

宋军杀一阵厉害，真乃犹如砍刀切菜。段洪在城上看见兵败被宋兵追杀，大惊，急令放下吊桥，接救败兵。败兵一齐慌忙奔上。狄元帅正在追兵赶杀

蛮兵，一见纷纷上了吊桥，传令先抢吊桥，有人先登城者，为头功。一声令下，众将兵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喊声不绝，奔上齐攻，竟来抢关。段洪一见大惊，忙令众兵放箭，飞石一齐打下，宋兵方才不敢上前。狄元帅方传令鸣金，发军回营，犒赏大众，慢表宋营之事。

再说南蛮段洪，见宋兵退去，再令军兵小心巡守四方城池，防备宋兵攻打，与二子回进帅堂坐下，谈论大宋兵将英勇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大小三军用过夜膳。次日，段洪升了虎帐，众将立于两旁，议退宋帅之策，即开言说声：“列位将军，我老夫奉了我主国王之命镇守此关，奈宋朝兵雄将勇，昨天开兵失利，折了一阵，段虎险些送了性命。列位将军，有何计谋以退宋兵？”言之未了，只见班部中一将高声说：“元帅因何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依小将看来，宋兵乃平常之勇，宋将乃些小之能。昨日虽然不胜，今日小将出马，定要雪了昨天之辱。如若不能擒得宋将回关，甘受军法。”

段洪闻言，抬头一看，是大将花尔能，便说：“花将军，你有何高见，出敌退得宋军，如此容易。”花尔能说：“元帅放心，小将出马，捉得宋将，自然兵退了。”段洪闻言冷笑说道：“花将军，你休得要藐视宋朝兵将，这狄青非比寻常将士。五虎将征西北伐，享过多少大名，武艺出众，刀法精通，用兵如神，何人敢敌？昨因攻城出敌一阵，三千兵丁伤了二千余；今日将军若肯临阵交锋，保得无事回关，也算难得。”花尔能闻言不悦，说声：“元帅，未将今日出阵，胜不得敌将，誓不回关了。”说完，不待将令，提刀上马，出了帅府，领兵三千，来至北城，吩咐放炮开关，一马当先跑到宋营中，喝声如雷。

宋兵一见，连忙进内通报，狄元帅闻报，便问：“那一位将军出马？”帐中闪出一将，名扒山虎张忠，应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张贤弟须要小心。”张忠得令下帐，提了大刀，上了银鬃马，带了一千精兵。一声炮响冲出营前，一千精兵，列开阵势。花尔能也排开队伍相待。但见来将威武庄严，气概昂昂，遂大喝：“宋将何名？”张忠闻言，但见蛮将生得面如朱砂，浓眉怪眼，颌下无须，手执三尖大刀，声如霹雳，喊叫通名。当下张忠说：“我乃大宋天子驾下狄元帅麾下，官拜定国将军张忠是也！你这贼奴，也通下名来。”花尔能说：“本将军乃段元帅麾下正先锋花尔能也！你若知本将军厉害，快些下马投降，免作刀头之鬼。”

张忠听了大怒，喝声：“休得夸口，放马过来。”提刀当头就砍。花尔能三尖大刀，急架相迎。二将杀了五六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张忠气忿难消，大刀砍杀不住，花尔能三尖刀招架，二人再交手一番。这花尔能看看抵挡不住，气喘嘘嘘，大刀虚幌一架，带转马头而走。张忠那里肯放走，忙把马一拍，赶上一刀，从顶脑一挥劈为两段，割了首级，三千南兵，一见大惊四散奔逃。张忠挥刀追赶，大杀一阵，所得干戈器械，不计其数。收兵来至大营下马，小军收拾兵器，上帐交令，献上首级。元帅大喜。上了功劳簿，吩咐将首级号令，悬挂侍前，然后贺功赏劳不表。

有南蛮败残的，逃回关中报知段元帅，说：“花先锋阵亡了。”段洪闻报大惊说：“花将军恃勇轻敌，今日阵亡，咎由自取。”闷闷不乐，只是摇头，咨叹不已。天色不早，有后堂夫人与红玉小姐闲谈，时天色已晚，还不见段洪退进后堂，夫人疑惑一会说：“奇了，往日将晚老爷必进后堂了，如今有六七天不进来的。”段小姐口称：“母亲呵，孩儿闻得大宋天子，差遣狄青领兵五十万，攻打我关，想必连日交兵事忙，所以爹爹不暇进来，但不

知开兵胜负如何？母亲可打发丫鬟出中堂，打听老爷闲暇否？以后请他进来，待女儿问他连日交兵如何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你乃闺中少女，那里晓得交锋对垒事情，问他何用。”段小姐说：“启上母亲，古言：君仁臣敬，父慈子孝，今日兵临城下，父亲终日汗流浹背为上勤劳，为儿之心何安？倘然宋兵未退，女儿自愿领兵当先，与父代劳。”夫人闻言冷笑说：“女儿，你为何今日说此无根之言，临阵对敌，乃男子所为，你乃年轻弱女，因何说出临阵当先之言。”小姐说：“母亲不必多问，只请爹爹进来，女儿问他连日交兵胜败如何，女儿自有退兵之策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孩儿既是如此说，可差丫鬟往中堂，请老爷进来便了。”

当下丫鬟领命，去不多时，段洪来至房中，夫人与小姐起身迎接，小姐拜见礼毕，各自坐下。段洪说：“夫人，你请下官进来有何事故？”夫人说：“老爷呵，近日宋兵临城，不知出敌胜败如何？妾与女儿放心不下，故特请老爷进来，问及宋兵攻打消息也。”段洪闻言，叹声说道：“夫人呵，不必提起宋兵之事，连日交锋俱已失利，初阵段虎孩儿险些送了性命；二阵先锋花尔能被杀；倘此关有失，下官必要尽忠了，但可惜满城百姓，玉石俱焚矣！”此时段小姐听了父亲之言，只气得柳叶眉倒竖，银杏眼圆睁，便说：“爹爹放心，既然宋朝兵将如此猖狂，待孩儿明日出阵，若不将狄青生擒了回关，誓不坐立于人世。”当下段洪一闻女儿之言，勃然大怒，喝声：“胡言妄语，你这小小丫头，从小失于教诲，满口道着无根之言。”

此时段洪发怒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段小姐夸能演术 飞山虎逞勇交兵

诗曰：

年轻女将术精通，出敌关前独逞凶。

大宋将军诚不畏，沙场对垒见英风。

却说段洪一见女儿之言，大怒说道：“你乃闺中一弱女，出此满口妄诞之言，反激恼为父的，还不退去。”夫人说：“老爷何必发怒，我想女儿之言，不过一一时戏言，你就引以为真的。”段洪怒道：“夫人住口，这都是你失于教训，还敢多言拦我，真乃令人可恼。”说完，往外去了，夫人见他愤怒而去，又不敢请他转来，只是不悦，不觉两眼含泪，向小姐说：“女儿，你往日的说话，最是谨密的，为何今日如此狂妄，惹得你父动气，连我也怪进了，受此恶气。”段小姐说：“母亲不必心烦，此乃女儿不是，累了母亲淘气的。”又再表明原由。

这位段红玉会用法术，武艺高强，因其父母不知其由。但她前生，乃是终南山金针洞看守洞门的一个女童，已得了半仙之体，只为一时思凡，托生于段氏之家为女，其金针洞中一道人，乃云中子也。他乃千年得道仙翁法力高强，道德清高。段红玉乃是看守洞门的，见她惹了红尘，托生于世，心中不忍，所以特来度她为门徒。一日在后花园中，化作一道人，假作化斋，授却三卷兵书与段小姐，书上所传飞天遁地、六丁六甲神符，隐形变化，撒豆成兵，各式阵图，多少真言咒语，一一难以细述，又教她遇有不明不白，与急难之际，焚起信香一炷，向南说三声师父，金针洞主即不过三刻就到了。加以红玉在闺中，日日演习，熟看兵书，真言咒语，一连练习三年，乃件件俱各会了，她亦不与父母知之。

当下小姐说：“母亲呵，你须放心，女儿虽是一闺中弱女，三年前曾得异人传授兵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呼风唤雨，腾云吐雾，能知七十二般变化，三十六式阵图。我想宋将十五万，不过十五万军兵，何足道哉！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为娘却不知你这小小年纪，有如此本领，莫非是你妄说诳言的，倘然果有这般手段。杀退宋兵，就是祖上之幸福也，与段门争光。但不知你言，究竟是真是假的？”小姐说：“母亲不信，当面试验与你观看便了。”夫人闻言大悦说：“既然要试验与我观看，方才说撒豆成兵，何不将此术试验出来。”小姐说：“此间地方狭窄，何不到后园演弄一番，与母亲观看。”夫人应是。

当时小姐回到自己房中，装束停当复进夫人房中。夫人见女儿如此打扮，但见盔甲鲜明，双桃雉尾，比往日大不相同，倒吃了一惊说：“我儿，你这样打扮，果然象一员女将，只欠了坐骑一匹。”小姐说：“女儿的坐骑在袍袖之中，到了园中，就放了出来。”夫人闻言，半信半疑，就一齐同出了房，来至后花园中，在于空阔之处，小姐先向袖中，拿出一条红汗巾，双手高擎，口中念动真言，对太阳吸一口气，吹在巾上，登时间，一阵红光，已成了一匹红马。

夫人看见大喜说：“我儿神通广大，不意你小小年纪，有此手段，何愁宋将英勇。”小姐当时见母亲褒奖于她，便大喜说：“母亲，孩儿演取马匹何足为奇，还有三千兵马，已带藏身，待我取出，与娘观看罢！”言未了，

取出了小葫芦一个，拿在于中，念咒一会，向空中抛起。只见葫芦内，现出一道白光，白光之内，涌出一支人马，约三千多，迎风变化，俱是身雄魁伟大汉，顶盔披甲，手持兵刀。小姐将队伍排开，左进右出，把令旗一展，喝声：“听令。”忽闻呐喊，旌旗大振，旗幡展动，把夫人吓得眼振心惊，忙说：“我儿快把人马收去，娘已看过了。”此时，小姐见母亲害怕，连忙念咒，将葫芦往空中一抛，这三千军士向小葫芦进去了，不留一人。

夫人又说：“女儿，你今日有此手段，果然不惧敌人了。”小姐此时得意洋洋，又跨上桃花马，提了日月刀，说：“母亲，你可少待片时，待女儿出城，擒拿几员宋将回来，爹爹方才见我言不谬也。”言罢，将马一拍，只见一阵风，吹了一声，起在空中。夫人一见，觉得惊慌，高声呼：“女儿，不要去，快些下来，同为娘到中堂，见了你父，点起人马跟你去讨战才好呢。”段小姐在上说：“母亲，女儿此去，不用一兵一卒，我有三千神兵，自能迎敌，可擒拿宋将了，然后回来见父亲未迟。”说完就不见了，夫人见她去后，心中十分不安说：“不好了，女儿此番临阵当先，虽然她会用神术，但是从来娇养闺中，未曾出身对过大敌，倘有疏夫，如何是好。”连忙离了后园，赶到内堂，吩咐丫鬟，快请老爷进来。

不一回，段洪来至内堂，夫人就将女儿红玉到后花园撒豆成兵之法，腾云前往宋营讨战之事说明。段洪听了，又惊又喜，想来女儿既有此法力，此事真乃奇怪了。便说：“夫人，我段洪从来不信鬼神，最恼的是兴妖作怪，自生以来未见有几人会腾云驾雾之奇，况我女儿，从未有出闺门的幼女，如何有此法力，莫非我段门不幸，生此妖怪女儿。”不曾说完，命家人呼唤段龙公子到了后堂，段龙说：“爹爹呼唤孩儿，有何吩咐？”段洪说：“你快些带了二千人马出关，前往宋营，接应你妹子。”段龙问：“妹子因何会出敌之由。”段洪就将夫人所说之言述了一遍。段龙闻之，也觉惊骇，即忙出了中堂，至帐中选了二千人马，上了征驹直至关前，吩咐守军开关，前往宋营慢表。

先说小姐驾云出关，来至宋营前，把怀中的葫芦取出，口念真言，葫芦内一道毫光，放出三千军马，列开队伍，旗幡招展，杀气冲天。小姐布置已毕，即拍马至宋营前大呼：“守营的宋将听了，今有蒙云关段元帅的小姐前来讨战，快些报知，须令有名大将出马，若无无名小卒休来纳命。”

此时宋军在营前见有女将讨战，急忙跑进中军帐内禀知元帅，刻有女将讨战口出大言，要有名大将出马，方可对敌。元帅闻报一想，把小军喝退，低头不语，众将见元帅如此，并无发兵遣将之意，众人揣摸不着，不知何故，班部中有一将士上前，呼声：“元帅，如今女将讨战，因何不发兵遣将，莫非惧怕这女将不成。”狄元帅闻言，抬头一看，说道：“刘将军，你问本帅不发兵遣将之意么？你有所不知，上阵交锋乃是男子之事，如有妇女、旁门道士、邪教头陀这三项人出马，必然全用邪术的，或用暗器物件伤人，所以本帅正思众将中，无可临阵之人。”刘庆闻言，忿忿不平，说：“元帅，你言差矣，你我行伍出身，战过多少英雄，会过多少将士，今朝岂惧一员女将，今日小将情愿出马，如若不胜，甘当军法。”

元帅闻言便说：“刘将军，若论你本事，不在低微，莫说一员女将，就是千军万马，何足惧惮，但本帅今所疑者，这女将不是倚仗邪术伤人，定然有回马兵器，抑或袖藏暗箭取胜。我想到刘将军平日性子刚强，为人鲁莽，倘若开兵，只恐伤于女将之手，不如你且暂退，待本帅另点别将开兵便了。”

飞山虎一闻元帅之言，气得浓眉倒竖，怪眼圆睁，口呼：“元帅，小将不是贪生怕死之徒，当日在火光山，与元帅义结金兰，全布衣出身，虽然行伍之贱，曾已身经百战，东征西伐，立下汗马功劳，跟随元帅多年。今日征南，因一员女将临阵，反用小将不着，小将羞惭死了。”元帅听了他一席之言，便说道：“刘将军，非是本帅用你不着，只因外国偏邦每用邪术伤人，想这女将，不善邪法，那肯出阵？今刘将军定要出马，须要十分小心，倘她败去勿追，眼观八角，耳听四方。”才发令一枝，又是一番叮嘱。刘庆应允，即接令下了虎帐，点领精兵一千，提了双斧，上马出营而去。

三军随后，当下段小姐正在营前催战，忽闻炮响，似有敌将出马，驻驹以待。只见队伍中一员虎将甚是猛勇，小姐望见说：“好一员猛将，怪不得爹爹夸奖宋将骁勇，看他那威威武武，面如黑漆，人高马骏，乃是一条勇汉。若动手以实力交锋，马上取胜，却是难了。”想罢，即把桃花马催拍，提起日月刀一亮，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玉齿，喝一声：“来将住马，我段三小姐在此候战多时，快通名受死。”刘将军看这员女将十分威武，千娇百媚，齐齐整整；年纪不过十六七岁，坐下一匹桃花马，使一对银白钢刀，袅袅娜娜声音，呼叫通名。

刘将军看罢，大喝：“女将要问本将军大名么？说出犹恐你要翻下马来，你且坐稳雕鞍听着。我乃五虎名将，振国将军刘庆也！本将军谅你乃深闺一弱女，有何本领，敢大胆出来送死么？”段小姐闻言冲笑说：“你这匹夫，不是我三小姐敌手。你若知事者，快些回营，与主将商议收兵回去，便算你们造化，倘若仍复执迷不悟，必要攻我城池，不独你这匹夫与狄青五人被诛，连累了十五万军兵，百员宋将，人人伤命，直杀上汴京城，叫你君臣一同尽作刀头之鬼，毫不留情。”

当下不知刘庆如何回答？交锋之际，何人胜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飞山虎出敌被擒 段小姐灵符迷将

诗曰：

虽云虎将逞刚强，迷魂法术孰堪当。

宋将慧心推测度，将军方免误伤亡。

当下刘庆闻女将一番辱骂之言，大怒，无名火高发三千丈，大喝：“好花言贱婢，你有多大本领，出此大言，马前若容你十合，不为好汉。”把坐骑一催，喝声：“贱婢休走，看大爷家伙！”一个猛虎争餐的架势，把双斧往顶脑上砍下。段小姐见他来得凶勇，也觉惊骇，说：“好一员骁勇宋将。”连忙把双刀架开，这小姐的神刀也不弱，也劈开相迎，男女二将一往一来，刀斧交锋，叮 响亮，战法不分高下，慢表。

再说南将段龙领兵二千，前来接应妹子。此时来到营，但见沙尘滚滚，杀气腾腾，看见刘庆与妹子两边混战，金鼓齐鸣，喊杀喧哗，只杀得难分难解。看了一会，又见妹子手下约有三千军马，个个虎背熊腰，狰狞恶狠。段龙又觉心慌，母亲早说妹子单人独马，腾云出关讨战，如今她手下又有此支人马，必定用方才撒豆成兵之法了。我想妹子，从小未离闺阁，今能出阵，实是奇哉！又得异人传授法术，更觉罕见罕闻。想罢，把众兵排开队伍，行立于旗门之下掠阵，不表。

又说狄元帅虽然发了令，刘庆出马，到底放心不下，传令众将跟出阵，与刘庆接应。令一下，众人即提刀上马，当时元帅领大小三军，放炮大开营门，至战场之中。只见刘庆与这员女将冲杀，但见刘庆手中的大斧，如雪片飞舞，杀得女将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刀之力，心觉颇安，又见对面头队兵，约有三千余，头顶一排乌云黑雾封迷；后面另有一支人马，二千多，旗门下一员大将，在此掠阵。那元帅细看女将这队兵，吃了一惊，忙传令鸣金收军，倘延迟一会，刘将军性命付矣！众将闻言，说声：“元帅，你看差的，刘将军与女将对敌正在取胜之时，因何反要收军，放走了敌人。”元帅说：“你等可看女将前锋，这支人马，黑雾腾腾一派妖气冲霄，此女将定然有邪术伤人，若不急早收军，刘将军性命难保

当时令一下，鸣金收军，惊动了飞山虎。把眼一瞧，看见元帅与众兄弟一班战将同在营门外掠阵，忽又听得鸣金收军，想来元帅早间不许我开兵，如今我来将胜，却要收军，生了疑忌之心。我且不理他，擒了这丫头回营，塞了他口罢！主意定了，手中双斧恶狠很越发不往。原来段红玉虽用双刀，武艺不弱，到底蛮力不及这莽夫。刘庆此刻发奋冲锋，杀得小姐两臂酸麻，浑身香汗，骂了声：“狗强盗，营中既然鸣金，你还不退回，逞此豪强，今若饶你，誓不为人。”即时虚架一刀，败走下去。

此时刘庆见她败走，大喝道：“贱丫头，你还想败走，万不能了。”拍马追上，想道，你乃是未出闺门幼女，那有什么邪术伤人，有回马兵器胜我，况在军伍跑马抡刀，我刘庆大敌危机，见过了多少，若不把这丫头擒了，誓不称为好汉大丈夫；既畏邪术丧身，乃不该自称武将临阵，与朝廷出力了。说罢，越发将马加鞭。营前狄元帅看见急催收军，刘庆决意不肯罢战，偏反追赶上去，众将大惊失色，说：“不好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刘兄弟此番不听将令，追赶女将，定然有失。”即差张忠、李义二将，赶上接应。有段龙在旗

孰（shú，音赎）——谁，哪个。疑问代词。

门下，看见妹子败走了，又见刘庆在后，紧紧追赶，宋营中又飞跑出两员大将，随后同赶，吃了一惊，连忙拍马一催，跑上拦住张李二将，三人战作一堆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刘庆一路飞马追赶段红玉，恨不得赶上拿她过马，在后面大喊，高叫如雷，小姐只作不知，一边败走，回头看见刘庆赶上，即带转马头，向怀中取出一条红绒索套抛在空中，喝声：“着。”忽然空中呼呼响亮，向着刘庆顶上落下来。正追赶之间，远远见段红玉带回马头，仔细一看，只见半空中霞光灿烂、索子千条，已向他顶上落下来。此时方才慌忙说：“不好了，果然中了元帅之言，如今不走，必受其害。”即带转马如飞而走，红玉看他逃走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休想活命了。”用手往上一指，其速如同闪电煽动，一闻响亮，索子千条，向刘庆落下来。这刘庆带马走时，正在囊中取席云帕要走，已来不及，红光一冒，已被索子绑缚，跌于马下，身压尘埃。见女将恶狠狠赶来，自知性命不保，嗟叹一声：“我悔不听元帅之言，至今日伤残性命；想大丈夫身临战场，生而何惧，死而何恨，舍命一死，以忠朝廷罢了。”

此时段小姐已赶至跟前，下来正要割取首级，忽然想起师父云中子有言嘱咐。说若初次交兵，不可仗法力伤了敌人性命。若违背师言，难免五雷击顶；苟然今日仗此法力，伤了宋将一命，岂不是违背师言？不如将他拿进城中，听凭爹爹发落便了。上了战驹，招呼神兵；令提刘庆，小姐一路跑马而回。来至关前，只见兄长段龙，还在此与两员宋将交锋。将要败下来，段小姐一看，即忙掐诀，念起咒言，日月刀往空一指，喝令三千神兵，发喊如雷，一齐冲杀到宋营中。狄元帅忙令三军急退，岂知三千神兵，已杀到跟前。张忠、李义只得抛了段龙，两下罢战，保护元帅，各兵丁舍命相争，又有南兵二千，一齐动手，两边战鼓之声不绝。

此时宋军只顾奋勇冲杀，段小姐又用剑作法，念咒语一回，忽飞沙大作，蔽日乌天。宋兵在顺风之下，二目睁展不开。小姐又喝令神兵，把宋兵乱砍、乱杀一阵。伤了宋兵不计其数。狄元帅与众军，急急带了残兵败回。退到本营呼令射弓守辕，一齐发射放箭，犹如飞蝗骤雨一般。段小姐见了蛮兵被箭所伤太多，方才把葫芦抛起，收去神兵，与兄段龙领兵回关，将刘庆绑在府外。兄妹二人一同下马。进了帅府，交了令。

段龙将妹子擒拿宋将刘庆得胜原由，一一禀知父亲。段洪听了大喜说：“女儿，我当初说你一个闺中幼女年芳十六，有何本领，如今既能上阵交锋，又加无边法力。我儿既有此神通，岂畏大宋将兵之能，必要杀他片甲不留。我主洪福，如今宋将在于何处？”段小姐说：“他现有兵丁押绑于辕门外，候爹爹发落。”段洪闻言，吩咐刀斧手将宋将与本帅推进，一声令下，两旁刀斧手忙出帅府，将刘庆押至，推上帐来，立于丹墀之下，怒目圆睁，英气勃勃。段洪看那刘庆身高八尺，腰圆膀大，黑脸金睛，圆睁虎目，倒竖眉毛看着，段洪骂声：“好大胆宋将，你既被擒，见了本帅，为何不下礼，还敢立在目前藐视本帅么？”刘庆大怒，喝道：“番将，我乃堂堂上将，误时被你贱丫头擒来，惟甘一死，焉肯屈膝于你乌合之叛逆么？”段洪怒骂道：“好强盗，既被擒拿，还敢口出大言。”喝叫刀斧手推出辕门斩首，两边刀斧手领令，将刘庆推出。刘庆回头大骂：“叛贼，我乃一条堂堂大汉，难道畏刀避箭不成么？我为国身亡，名留后世，虽死犹生。不似你等叛逆之徒，万年遗臭。乌合之众、鼠窃之流，灭于旦夕，还敢施威，擅杀朝廷将士，我狄元帅闻知，怎肯干休，必领大兵前来，打破城池，将你这逆贼，一般同党狗首

类，个个不留，杀得尽绝，悔之晚矣！”

段洪闻言大怒，大喝：“快快押出去斩讫。”刀斧手急忙推出，有段小姐喝声：“刀下留人。”这段洪正在盛怒之下，看女儿拦阻，有些不悦，便说：“女儿，你言差矣！你难道早间不闻宋将大胆辱骂之言，是以为父将他斩首，你即来拦阻，是何原故？”小姐便说：“女儿师父曾传一法术，善能迷人真性，摄去原魂。这刘庆乃宋营中一员上将，待女儿画灵符一道，封贴他顶脑发际之上，把真性迷住了，魂魄不全，以往之事，内然不知，与他五百兵丁，反去宋营讨战。他的斧法沉重，走马如飞，一定斩却几员宋将，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？”

段洪闻言笑道：“我儿，这刘庆是位来将，如何反教他往宋营讨战？岂不是放虎归山林。”小姐说道：“女儿有此灵符，书于他脑顶，乃百发百中的，将他真性迷去，魂魄离本体，女儿呼唤他往东他就不敢向西；此乃灵符镇压之妙，休说宋营中将士他相认不出，就是生身父母，也认不得了，除非将脑顶灵符揭去，真性真魂，复还本体，方能醒悟如前，此乃借刀杀人，宋将兵弄他心如乱麻了，自己不费一弓一矢之力，且消前日段虎哥哥大败之耻，有何不可。”段洪闻言大悦，说道：“我儿既然有此法木之妙，也不宜迟，即使可为。”

但不知段小姐演此法术，飞山虎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破迷符宋将留神 遭大难刘庆得救

诗曰：

南蛮少女法高强，拒宋开兵斗战场。

异术灵符迷将士，英雄一命险伤亡。

当下段小姐说毕，段洪闻言大喜，说：“女儿既有法力，即可施行了。”当命刀斧手把宋将押回府内，仍在丹墀之下，这刘庆还是怒目圆睁。此时段小姐吩咐手下兵丁取到净水，沐手拈香，祝告已毕。取出朱砂灵符一道，拿在手中，口念真言，命人安放在刘庆脑顶发之内。这刘庆魂魄，一时离了位舍，邪符息气归心，两眼看人的相貌，个个多是狰狞凶恶，认不出一人，又呼唤不出话来。此时段小姐，令左右松他绳索，另与他妆扮，改换盔甲，还他原马兵器。复又念咒一回，喷水一回，向刘庆面上一喷，口念真言：“真火远降，刘庆还不速往宋营讨战，烈火烧你。”此时刘庆在马上，只见烈火飞腾，不知往那里走，心中惊慌害怕，只得拍马加鞭，飞跑而出。五百蛮兵，连忙随后出关排开阵势，来到宋营中喊杀如雷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狄元帅败回营，查点众兵丁，伤了千余人，幸得诸将保护，独有刘庆被擒，心中纳闷，便对众将弟兄说道：“刘将军心粗，乃真性的硬汉，今日被擒，必然骂贼而死，思量当日结拜一场，不异同胞，想他也觉令人伤感。”张忠、李义说：“元帅，刘将军虽被擒，此时还不见号令，或者苍天怜悯他是忠君之士，逢凶化吉，也未可知。”元帅说：“众位将军呵，刘将军真性之人，定然有死无生了。想忆从前布衣起首，行伍出身，今日立下汗马功劳，才得玉带围腰，如此结局，看来富贵如同春梦浮云耳！”

正在言谈之间，有军士报上，说：“刘将军降了南蛮，领兵前来讨战。”元帅与兄弟闻报，俱吃大惊，元帅说：“刘庆与我几人，在火光山结义，直至今日甘苦共之，义重情长，焉肯投降叛逆，分明是你这狗才报事不明。”吩咐左右，拿出辕门斩首。刀斧手一声答应，正要上前拿绑，军士大呼：“冤枉。”元帅大喝：“奴才，你报事不真，妄哄本帅，还敢呼冤叫屈。”这报事急呼：“元帅爷，小的报事并无差错，这刘将军果然带了南兵数百，在营前喧哗讨战，元帅爷若还不信，可差人出营一看，小人若有一字虚妄，甘当军令，死而无怨。”

此时，元帅听了正要开言，又见来报刘庆讨战，一连几次，把元帅气得目瞪口呆。叹道：“刘庆，我与你自从结义金兰，情同手足，甘苦与共，刀枪中不知战尽多少英雄，才得玉带横腰，岂知今日改变心肠，投降了叛逆，贪生怕死，背主忘恩，结交之情今付于流水，真乃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背反了又来讨战，本帅若不亲自出马，真假尚然狐疑。”想罢，吩咐放了报军，盔甲军装已毕，正坐在中军大帐，忽有下面一将，声如巨雷，呼声：“元帅，只消小将出马，将真假刘庆拿来。”狄元帅抬头一看，原乃张忠，便说：“张将军，你此去观看真假，生擒回营，还是伤他的性命？”张将军说道：“元帅，如今刘庆既降了敌人，即是仇敌。他背反了朝廷，罢了家乡妻子，全然不念圣上之恩，朋友之义。这等奸险小人，古今少有，小将出营，只须走马抡刀，碎砍其尸，方消我恨。”

狄元帅闻言，说：“张贤弟，你休逞一时之气，想这刘庆平时为人，性刚志直，乃硬直无私，焉肯背反，投顺敌人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今贤弟逞一时之忿，不想彼平日为人，倘然万一错误，伤残了他性命，岂不有误了大事么？”

你且退去，待本帅亲自出马，看过明白，果然他背反了，然后擒他回营定罪，斩首未迟。”此乃狄青细心，体谅刘庆平日为人，乃一硬直汉子，况日久见人心，古言不错。

这狄青不为人将之言所惑，细察详参，犹恐屈害了将士，智量深高，搜求仔细，非人可及。当时不独张忠愤怒不平，就是李义、石玉，一班偏将，焦孟二将，见元帅如此说，俱各敢怒不敢言。张忠也不敢多言，便说：“元帅不用小将出马，我等同去观看如何？”元帅点头应允，此时与众将弟兄领了三军，俱各上马提刀，三声炮响，大队军马冲出营前。

狄元帅远远在门旗之下把眼一瞧，对面数百蛮兵中，果然刘庆也！元帅使人呼：“刘兄弟，大宋天子待你不薄，因何贪生怕死，便甘心降敌，姓名遗臭，本帅与你结义一场，也觉面无光了。”一连说了几次，刘庆只不回言。狄元帅在马上，睁着双眼看着刘庆，当时元帅看他如此光景，想一回，又对众将说：“好生奇了，刘庆既投顺南蛮，领兵讨战，为何本帅问他数次，一言不答，令人可疑。”张忠冷笑说：“元帅，你看刘庆，头带雉尾，领着南蛮，耀武扬威前来讨战，分明投降了南蛮，元帅何必多疑。小将不才，自愿出马，立刻擒拿，何必与他再讲。”李义说：“元帅，你看刘庆羞脸变成怒，元帅问他话一言不语，不如我们上前，擒了这无义之人罢！”众将也是纷纷议论，亦要出马。

狄元帅细想刘庆如果投顺南蛮，这就蹊跷了，若从众将出马对敌，抑或伤了他性命，如何是好？想了一会，又见众将人人愤怒，个个磨拳擦掌，都要出阵擒拿。元帅一想，呼声：“众位兄弟将军等听着。”手提金刀，向地下画了一条刀界说：“你等若无将令，出我画的这个刀界之外，立刻斩首，决不姑宽。”说罢，一拍现月龙驹，与刘庆不隔二丈之遥，即呼：“刘兄弟，你实因何意，去投顺南蛮，须说知本帅。”岂知刘庆全然不理，双目看看元帅，手舞双斧，砍来劈去，元帅把金刀拨开，又大叫：“刘庆，你因何反了，见了我们兄弟等，如同陌路之人，倘若你中了敌人之毒计，捉弄于你，故尔如此。”他也不回言，又把双斧砍来，又不发一言。元帅此时发怒，还刀急架相迎，二人刀斧交架地大战。此时一班宋将，在刀界之内勒马观瞻，见二人杀在一堆，众人纷纷议论说：“刘庆为人，一生耿直，谁知今日其心改变，投顺南蛮，竟与元帅对敌，真仍狼心狗肺之徒了。只恨元帅画此刀界，不然，我们上前擒了他碎尸万段，方得消恨也！”

不表众人之言。当时刘庆与元帅冲锋三十多合，只管把刀虚架于他，见双斧一慢，即赶上一步，将近马头，伸开猿臂，将他肋下甲带一扯，即拿过马来，往本阵而走。众南兵见刘庆被擒，一齐奔走，回关去了。众将见元帅拿了刘庆，俱已大喜，一同回营。元帅将刘庆放下，众将把他捆绑了。

元帅上了虎帐，一看刘庆面上血色全无，二目圆睁呆呆立着。元帅开言，呼声：“刘庆，你食朝廷俸禄，就应该尽忠报国，因何贪生怕死，投降了敌人，你有何面目立于人世。”一连问了数声，刘庆只是睁着二目，并无一言。元帅复又细看，只见他如凶神附体，乱跳乱舞，忽然高身跳跃，或呆呆立着。元帅细看，疑心不定，说：“莫非此女用什么妖术，乱他的真心不成么？”说完，忙下了帐，至刘庆跟前，将他浑身上下一看，只见他盔顶上，露出一角纸角来，心中早已明白，即伸手除了头盔揭开发际，果然有朱砂画成符一道。元帅看罢，不觉点头嗟叹一声：“将军呵，你果然中了妖贱婢之毒计，险些伤了性命。”吩咐左右，用火将妖符焚化了。忽闻半空中有巨雷之声，

众将惊疑不已，又见刘庆此时，大气喘了一声，真魂回归本体。又倒下地，把身一翻，二目一开一闭，往周围一看，只见众将与元帅、众兄弟俱在两旁，即开言说：“奇怪了，莫非我刘庆在梦中不成，分明早间被女将擒回关内，我在他帅堂，骂贼一场，甘心一死，必报圣上之恩，岂知今日仍在本营，此时好不明白也！莫非我做了无头之鬼，身入黄泉，游魂至此。”说罢，立而不言，停息一会，呼声：“元帅，望乞将情由说知小将。”

元帅点头，叫声：“贤弟呵，若不亏我本帅，知你平日忠耿之人，必不贪生怕死，就中了丫头的毒计。今日托上苍庇佑，天子洪福，全了你性命。”刘庆闻言一想，又见身上却被捆绑了，不悦，说：“元帅，小将犯了什么罪，把我捆绑？”元帅冷笑说：“原来刘贤弟你被妖术所迷所行的事，全然不晓理法。”吩咐手下军兵，放了绑，然后细将前事一一说明，刘庆闻言说：“元帅，我早间所行之事，全然不知，这贱丫头真好厉害也！倘非元帅如此留心细察，小将性命休矣！我刘庆若不拿得丫头，报了此辱，此恨难消也！”说罢，即将南人的戎装盔甲，拿来扯得粉碎，重新妆束。元帅又吩咐军中大排筵宴，与刘将军压惊。此日众兄弟将士俱各开怀畅饮，另有一番言语谈论，原乃是交锋对垒之事，刘庆得全性命，皆由元帅能察看，却说起来，众将兄弟深服其能，大赞其智，闲话不多题。不知来日交兵，何人胜负？欲知详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斗法宝大败红玉 施异术诈陷宋师

诗曰：

天生虎将护天朝，夺斗沙场各不饶。

败却法高言少女，威名赫赫震南辽。

是日宋营内之事不表。且说南兵二百，逃回城中，报知主帅段洪，这小姐在旁闻报，说道：“我本想借刀杀人，岂知反被宋将擒他回去，倘然识破了迷符，将来除去，一定他平宁如旧了，就便宜这贼将。”段洪闻言。叹声说道：“这也算他命不该绝，我儿不必说了，你今有此仙术法力，何愁宋兵不败。”此日父女商议退兵之策，不觉天色已晚。

再言次日，段洪升了中军大帐，众兵将排立两旁，有段小姐上前参见，叫声：“爹爹，女儿今日出关，要擒回那宋将。”段洪说：“女儿进退，须要小心才好。”小姐领命下帐，挑选了一千健卒，出关而去。来至营中，命军兵前往喊战。

又说宋营狄元帅，闻有女将讨战，心中大怒，骂声：“好贱婢，焉敢如此轻战，藐视本帅，前日擒了刘兄弟，今日又来逞强，如若再容你，誓不为人，你虽有妖术伤人，本帅必要拚个你死我活便了。”说完拔令一枝说：“刘将军，今日本帅出马，与丫头交锋，你可领兵一千，在于要路埋伏，拦截于她，待本帅擒拿。”飞山虎得令，去讫。又令石玉、张忠二将，左右掠阵；焦廷贵、孟定国队后接应；李义守营。此时元帅披挂，上马提刀，带领三千常胜军，大开营门，列开阵势，元帅一马当先。

段小姐正在讨战，只听见宋营中一听炮响，营前冲出一支军马、队伍整齐，旗下飞出一员大将，随后两员押住阵脚。但见来将年三十余，生得威风凛凛，手提大刀，旗门后面，两张绣旗，身高马骏。段小姐看罢，喝声：“来将驻马，我段小姐候战多时，可通名来。”元帅抬头一看，一员女将，倒也生得如花似玉，武艺必然平常，不过全仗邪术伤人耳！也不计量了。即喝道：“吾乃天子驾下征西王征南主帅狄青也！只因你等叛逆朝廷，擅敢投递战书于天子，尔等叛逆，化外顽民，本帅今日奉旨征剿你等，若知天命者，早早投降献关，不然，本帅打破城池，可惜满城生灵了。”

段小姐闻言不答，双刀便砍，狄元帅大刀一架，震得小姐两膀酸麻，马上乱晃，只得急架相迎。战不上二十台，招架不住，只得虚砍一刀，即飞马逃走，想要败中取胜，向西而逃。狄元帅说：“这丫头不是本帅对手，他既败了阵，因何不走本营队伍中，竟向西逃去，定然要用妖法邪术了。自古道：打人强不过先下手，何不把我的法宝先施。”即向怀中取出一物，名为血结鸳鸯。此宝在云梦山水帘洞王禅鬼谷先师所赐，凡敌人用什么妖术祭起，放了此宝在盔上，便有霞光的灼，将妖物打下；倘若祭起空中，金光一冒，到敌人身上，即要翻下马来了。

此时元帅祭起法宝，红玉仍在前跑走，听得后面铃銮声响，知是狄青赶来。暗暗大喜，在豹皮袋中取出金狮一只，不过四两重，乃云中子久炼的一件活宝。若念起真言，便成高大有二人身体，跑走急速，吼声如雷，喷出半天烈火，了不可当。幸得狄元帅先抛起玉鸳鸯，不遭此难，大小将兵之幸也！此时段红玉正要发金狮子，不料半空中金光一冒，即落下来。红玉不意被金光坠下马，吓得大惊，三魂七魄不知去在何方，还用得什么法宝伤人，前面看见狄青飞马赶来；此时顾不得手下一千兵将，双足一蹬，即驾上云头而走。

狄元帅定睛一看，见他走上云端去了，喝令众军杀上前去。众南兵一阵心慌，被杀得如砍瓜切菜，血流成渠。

段红玉在前看见，复下来厮杀，忽闻炮响；一支军马突出，拦截去路，当先一员大将立马横刀，大喝：“贱婢休走！”段小姐一看说：“已恩赦你，因何又领兵拦阻，是恩将仇报了。”飞山虎大怒不言，双斧便砍，小姐急架相迎，战不数合，这段红玉虽然战斗，到底难抵刘庆。

这狄青后面赶来，耳边又闻喊杀之声已近，心慌意乱，把坐骑一催，念动真言，那马哮叫一声，四足一纵，腾云去了。飞山虎一见，连忙取出席云帕，遂即飞身赶上云头而来，向段红玉脑后一斧。小姐吃了一惊，将身一闪，说：“原来宋营中有此能人，我今体矣。”口中再念催云咒，向前奔去。刘庆只顾追赶，但见她快如闪电，直向关中落下去。刘庆也只得落下尘埃，与狄元帅众将领了兵，追杀南蛮一阵，二千兵杀得四散奔逃，鸣金收军，众将得胜回营。刘庆又将段红玉败了，进关，禀知元帅。

不表宋营大小三军。且说段红玉败回关，落下帅府，段洪见女儿喘息不定，就揣惻几分不好，连忙问：“女儿收兵回来，胜败如何？”小姐见父亲问，只得将战败原由，一一禀知。段洪闻言，吃了一惊，仰天长叹曰：“此乃天命有归，非可强也！”说罢，闷沉沉无言坐下。小姐说：“爹爹呵，女儿今日虽然败了一阵，如今还要商议一个万全计策，以退宋师，方为正理，爹爹不可以一败灰心。”段洪闻言说：“女儿之言有理。”即问：“众位将军，有何长策以退大宋之师？”原来段洪手下还有十余员将，并无人答慰。段洪怒曰：“你等皆是一国之臣，今日兵临境界，众人并无一言一策，倘若城破之日，难道你等独生么？”段小姐说：“爹爹放心，不须烦恼，孩儿蒙师父传授一件妙法，名绑虎绝营计。若把这一件法力施出来，休说狄青几员宋将，就是有道术的人，本事高强难逃性命。师父有言在先，再三吩咐叫我不可轻易施为，但今日城破家亡，危在旦夕，不得已要用此等绝计耳！”

段洪闻言大悦说：“我儿，你既有如此手段之妙，何不早说出来了，今日为父尽把令箭交付于你，手下兵将，任凭你差遣，如有不遵者，即时斩首。”段小姐闻言说：“爹爹不必如此，此法不用多少兵将，只须一员大将，领五百兵丁，可以困得住来兵百万。此地高关十五里之遥，有一岭名曰黑风岭，高接云汉；岭下四面无路可走，只有一条万丈涧在于西。倘若山水发流，赛过汪洋大海，用船可渡上山，如今秋尽冬初，涧水底下，纵有船不能渡了，望下来，高低相隔，有万千丈。涧边有山凹，可容一人一马行走，故女儿只用一员大将，五百军兵，可守了，将兵不用战斗，只要往来巡查。女儿今日仗着师父法力，将大宋营寨，连人马移至此岭，只须待他粮尽，将兵都要饿死了。如若要脱此难，除非俱为腾云驾雾，纵有救兵到来，也难出救的。”段洪听了女儿之言，喜形于色，说：“我儿才智过人，为父不及也！我今日父女忠诚保主，虽然伤害了多人，但忠于君国，却是不妨。”

是日天色已晚，各将士用了夜膳。是晚段洪将帅印令箭交与女儿。小姐坐了帅帐，拔令一枝，差段龙哥哥带兵二十名，悄悄出关，打听宋营中。夜深了，人声一静，前来报知。又差段虎领兵五百，暗暗出关，往西涧边山凹把守，不许放出宋兵一人，须要往来紧紧巡查。宋兵一知此处有路，必然舍命杀出，然谅他一马之险路，杀出也却费力。如违将令，定按军法决不姑宽。二人领令，分头去讫。时交初鼓，父女谈论宋将之能，狄青善于用兵，段洪又说：“女儿，此关无你一人善于法木，徒以兵力交攻，此关破之久矣！大

宋狄青，名不虚传也！”

谈一会，时交三鼓，段龙回报宋营中已静了，必然众将安息。小姐闻报，即吩咐左右摆香案，小姐上前，拈香跪下，祝告一番，礼毕起来拔发仗剑在手，念动咒语真言，烧了符章，喷了四方法水。忽闻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，满山叶落，呼呼响亮，又似走马飞奔一般。

不知此术如何利害，宋营中大小三军，如何落难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困高山宋将惊惶 越险地刘张讨救

诗曰：

驱邪作法女英雄，峻岭高山困宋戎。

越险刘张求取救，勤劳王室见精忠。

再言段红玉是夜三更时候出关，对着宋营仗剑使法，忽然半空中犹如天翻地覆，山中木叶尽落，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。原来段红玉烧了灵符，念动真言，就有那些山精野兽，到来候旨，趁着大风势力，不一时将一座宋营与十五万兵丁将士，一齐搬运至两峡高山，轻轻放下。是夜宋营中大小三军将士，耳边只闻狂风呼呼响亮，开不得眼，不觉身体浮浮荡荡，身不由主，不一会就不觉五鼓了，直至黎明，这狂风方止。大众二目睁开细看，四围是一座万丈高山，不知何故。这座营盘移至此处，大小三军将士，见了胆战心惊，魂飞魄散。狄元帅见此光景，也觉愤骇，只不敢说出惊慌之言。此时众兵丁人人慌乱之际，喊声大振，多说：“不好了，我们被灾风乱吹到此，只怕有死无生了。”

元帅一见三军慌张，大振喧哗，连忙出令禁止，说：“你等不可惊慌，昨晚吹此狂风，乃是南蛮女将施的邪术，移我营盘至此，待等一息，本帅令人探路，自然可出此山，若再喧哗，惑乱军心，一同斩首。”一声令下大小军兵，俱不敢喧哗。当下狄元帅细看此山，一望无涯，不知有多少宽广，但见云雾漫空、连天接壤，亦不知何地何山。细想山洞之中，山势高耸，无路可上，定然有路可通的，不如命人前去探路。想罢，传令三军，且下了营寨，不许妄动。令一下，众军兵在山洞中，拣下不受风雨之所，下了营寨。元帅说：“张李二将，你二人各带几人，善能扒山越岭之功夫，分头前去探路，打听此地此山，是什么所在，地土何名，有多少路途，倘有出路快来报知。”

二将倾命，即使挑选了二十名健卒，各带了短刀，分头而去。只见两旁高山，并无出路。一边跑了二三十里，尽是黄沙，人不能行走，足踏重些，沙陷数尺，不能前进的。张忠、李义，长吁短叹，只得依原路而回，将前事一一禀知。

元帅闻言大惊，仰天长叹！说：“苍天，我狄青乃一心为国，提兵至此，满望征平叛党，以报君恩，岂知此关，有此能人，黑夜中连大营人马移于此地，无顶山高，四面又无出路，入了天罗地网。本帅一人丧在此地也罢了，只可惜手下军兵十余万性命，难道天子洪福将尽不成？当初我妻曾有谏言，说贼星冲犯太阴，出师不利于兵将，今日看此光景，正中公主之言。想来本帅命该死于此地，不如一死以报圣上之恩便了！”说罢，拔出宝剑，要自刎，有四弟及孟焦抱住，众将大惊，大呼：“元帅不要动手。”焦廷贵早已跑上，抢了宝剑，众将说：“元帅何必如此，众人商议，或别有良谋，可出此高山，亦未可知，虽然元帅身首分开，也无益于事，望乞元帅参详。”

有刘庆说：“元帅我们幸得十万粮草，也蒙他运进上山，不然势越急了。今暂守候在此，待小将驾席云帕前去探路，回朝取救，何愁不出此高山。”元帅见众将苦劝，便说：“刘将军你有席云帕子可腾云，难道这十五万人马，也会腾云不成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刘将军，你有席云帕可能回朝，我也愿去的，可否借我用用，那个留在此山，甘作饿鬼的么？”元帅听说，大怒喝道：“好蠢才，众人多已困在目前，你尚然说此无根之话，触怒本帅么？”四虎将军也忍笑不住，焦廷贵又说。“元帅，我想万丈高山，又无出路，如今刘将军

有席云帕子，他一回去，必然在家乡安乐乐乐的坐享了，可怜我们与元帅众人，困死在此处了。”元帅大喝：“匹夫，不用你多言，还不速退。”焦廷贵也不敢再说。元帅又说：“刘兄弟你有席云帕，可回到汴京，但恐救兵到来，也难得到此高山如何是好？”飞山虎说：“元帅，只管放心，天波无佞府，杨家众将，不论男女，俱是出类拔萃之人，岂无一法力高强的来相救，何愁不出此牢笼。”

元帅依允，即修了求救本章一道交与。刘庆接了，装束停当，带了些干粮，正要起身，有焦廷贵大呼：“刘将军，你切记不可私自走了回乡，安享太平，若然没有救兵到来，我们困死在这里，我焦廷贵决不与你干休！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好大胆狗头，本帅不用你多言，你还敢违令么？吩咐刀斧手与本帅绑去砍了。”两旁答应一声，焦廷贵忙跪下说：“元帅，小将以后不敢多言了，望元帅开恩一线。”只是叩头，狄元帅不语，众军忍笑不往，一同代他讨饶。

元帅方才喝退刀斧手，焦廷贵叩首起来说道：“险些这吃饭东西，就难保了，以后我哑口不言罢了！”此时飞山虎正要动身，有张忠说：“刘兄，小弟也要同去。”刘庆说：“我此去不过仗着席云帕，这样险峻高山，你步行如何去得？倘足踏不住，岂不送了性命。”张忠说：“昨天探路，近西角深涧下，望到底隐隐，奇奇怪怪，好似有人声音，必有南兵把守。此路必然相通的。只是山凹狭隘，可容一人一马，或者南兵不在意，小弟出得此路，就不妨了；况我走路快速，与你席云帕差不多些，二人作伴，岂不胜于独自寞寞寥寥。”刘庆听罢，只得应允。

二人带了干粮，别过元帅，与众将兄弟而去。焦廷贵说：“张将军这却便宜你了，今走出阎王关去。”张忠微笑不言，当下二人向西方行走了半日，但见好厉害的险峻高山，二人寻路不着，刘庆说：“待我上云头，看此山在何处可通，再行走罢！”张忠应允，住了足。刘庆驾起云，四方观看，果见山凹涧下，有南兵几人，带了短刀，往来巡逻。刘庆也不去惊他，悄悄下来，对张忠说知。张忠说：“刘兄，你驾云下去，一刻出其不意，将他打死，我就能扒下山洞凹了。”刘庆说：“贤弟之言不错。”即驾云落下，照定一兵，双斧砍下，已活不成了。有二人见了，双棍打来，刘庆一闪，一斧一个，又倒了两个。一个拿短刀的要走，被刘庆上前，一飞脚打倒，踏在地下，大喝：“还要走么？”那军士慌忙大呼：“好汉饶命！”刘庆喝声：“你是何人在此巡查，此山可再有别路，易于出入否？离蒙云关有多少的路途，可一一的实说。如有一字虚妄，即照前三人一例分为两段。”

这小军忙说：“好汉，小人说明罢，我乃蒙云关军兵，奉命把守巡查，困守宋兵的，尚有二公子段龙、段虎，带领一百五十名兵丁日夜巡查，今日二公子循山打猎去了，众兵丁一同前往，单乘得我四人，今日被好汉打杀三个，望祈饶命。”刘庆说：“此处离关有多少路？”小军说：“离关不过十五里，但此处下山路崎岖，难以行走，今值冬初，涧水尽涸，船只不能渡上，仅有此山凹，止容一人一马上山的，小人并无一字虚言。”

刘庆听得明明白白，手中拔出利刀，将他一刀杀死，然后驾席云上山，一一说知，张忠说：“这女子倒如此厉害，困我师在山，去无出路，只有此山凹，又有兵把守住，止容得一人一马上山。今天幸他打猎去了，只得四个小军，又被刘兄打死了，不然小弟回去不成，只得与元帅同困守了。”此刻刘庆也不驾云，同着张忠，扳住奇峰怪石，一步步落此山凹深涧，落到半中，

黑暗暗二人也觉惊骇，又恐扒扳不住，跌下去，必碎尸了，扒扳两个时辰，方才落到山下。

出了山凹，天色已晚。此乃十月初旬，月色微亮，二人又行十里，月光已降低了，山路渐暗。二人踌躇一会，只管望前走路，不觉又走数里，见有些灯光。二人望着灯光而来，行近树林内有茅庵一所，二人进内借宿求茶。里面有一道士，童颜鹤发，道骨仙姿，二人上前施礼，说明来由。道人说：“二位贵人到此，贫道已备下茶汤铺盖，请里面坐。”二人称谢，进内吃茶，用过干粮。二人只因走路辛苦，遂睡于庵中。不觉忽已天明，二人醒来，那里是庵中，原是一间古庙，见有书柬一个遗下，二人惊骇不已，拾起一看，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孙总兵有心陷将 杨文广不意拿奸

诗曰：

背主忘恩孙总兵，因将宿怨叛朝廷。

欺君误国奸臣事，千载臭名洗不清。

当下张忠、刘庆，见此处不是茅庵，乃一间无香火的古庙，上面旧牌匾隐有星君庙三字；又见神案上面，有一柬，二人拾起一看，上写着：人情杯酒休贪恋，太白金星赠偈言。二人看罢，方知昨夜道士，乃太白金星，就是此神像。二人倒身下拜，谢神圣指示。出了庙门首，乃平街大道，居民稠密，但不知此是何方。一问土民，方知此处乃湖广地面辰州府，近襄阳城，与河南汴京交界，回朝十余天可倒。二人欢喜不尽，皆得星君庇佑之力。

二人一路同行，谈谈说说。一日到了襄阳城，城中有一总兵把守，此人姓孙名振，乃兵部尚书孙秀之侄，借叔父势力，做了总兵武职，圣上调他镇守襄阳城。自狄青取了珍珠旗回朝，参倒了庞国丈，拿了孙秀，一同斩首。这孙振借了朝内权臣冯拯之势，做了襄阳城总兵。冯拯官居吏部，赫赫有权，人人敬仰。孙振是他女婿，故孙秀被斩之时，亏得丈人在内扶持，幸而漏网，不曾被参。但他贼心不改，为人狠毒，一心恨着狄青，屡欲报仇。因狄青势大封王，不能下手。

此日正在关中，安居无事，忽有守城兵报知刘张二人回朝求救之事。孙振听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日夜思量，要与叔父太师报仇，今日既有此机会，何不将他二人用酒灌醉，囚禁住了。狄青困于山洞之中，粮草一绝，岂不饿死了他，如此方消我恨也！”说罢，吩咐大开关门出来迎接二人一同进城，至帅堂分宾主坐下。孙振故问来意原由道：“二位将军，奉旨征南到此何干？莫不是得胜班师了。”二人见问，将回朝取救之事，——说知。孙振听了，说：“二位将军，原来为此，但路途辛苦，肚中必然饥饿了。”即吩咐家丁摆上酒席，说：“二位将军，淡酒粗肴，休嫌简慢，请饮数杯如何？”二位说：“总戎大人说那里话来，我兄弟二人叨扰，实不该当，但我二人公务在身，酒却不敢用的。”孙振说：“二位将军，一路回来，关山跋涉，劳苦不堪，略饮几杯，以消闷怀，明日起程，安息一宵，岂不为美，且在下官之处吃酒也无妨，莫非是嫌下官恭敬不周么？”

原来二人也是好酒之徒，刘庆更是豪爽，只因太白星君嘱咐他，不要贪酒，有此灵异，是以初期推却，今见摆上香喷喷的佳肴，扑鼻香的美酒，此时二人又见孙振如此谦恭，甜言蜜语，便道：“总戎大人，你言重了，我兄弟那里敢当。”刘庆又说：“既承美意吃数杯罢！”张忠见刘庆早已允了，也不推辞，随即坐下。这刘张二人不听星君指示，贪了杯中之趣，狄青与将兵多受五六个月之难，后来十五万人马，死了一半在山洞中，这是劫数难逃，深属可悯。

当时这奸臣只竭意奉敬，怀杯殷勤敬劝，二人只因一路扒山过岭，身体劳倦，岂有见酒不贪的？孙振敬上一杯，吃一怀，二人饮开肠胃，那里还记得星君偈言。初时还略待孙振相劝，后来吃了多少杯数，大呼小叫拿酒来。孙振只命人更换大杯，二人不分好歹，只吃得大醉，人事不知。孙振大悦，吩咐众家丁，将二人捆绑起来。家丁领命，上前忙把二人绑得紧固，二人因

偈(jì,音计)言——佛经中的唱词。

酒大醉，全然不知。

孙振又令家人把二人本章搜出来，拆开在灯下观看，洋洋喜色。看好了，又恐怕二人气力很大，即加铁索监禁牢中。又于是夜修本一本，劾奏狄爷自提兵至外庭，将已一载，按兵不动，妄差人回朝奏捷；今刘庆、张忠，私自逃回，已经被拿收监，候旨发落。另写密书一封，托岳丈冯太尉在圣上前，如此如此，两路夹攻，方雪得胸中之恨。是晚将本章一道封好，外加密书一封，差心腹家将二名，连夜赶上汴京不表。

又言刘庆、张忠，二人睡到五更天，酒已醒了，方觉浑身被捆了。又见四面阴风惨惨，垣上一灯，半明半灭，耳边只闻铁链声，定眼细看，两旁都是犯罪之人，二人大惊。张忠说：“不好了，我们昨夜在关中吃酒，今日捆绑到牢狱中，眼见得上当了。”刘庆说：“张贤弟，孙振这贼要陷害我二人，如人不能回朝取救，元帅与众人性命休矣！皆因我二人违背太白星君所赠偈言，吃醉了酒，故有此祸耳！当下弟兄恼恨怀念，大骂孙振奸贼！我二人无罪，被你囚禁，陷害无辜，有误军机大事。倘朝廷一知，只怕诛戮你全家。”

不表二人痛骂。再说孙振的家人，领了本章密书，前往汴京。不分日夜行程，十数天方到。经过开封府，进了大城，跑走不远，只见前面远远的鸣锣呼唤之声，喧震不绝。金瓜月斧，多少金字牌、文武棍，不断而来；八对看马，数道清旗，行路之人俱闪避一旁。这里家丁二人，只得跑下马来，立在一旁。只见马旗过后，尚有许多兵丁，护拥着一位年少小将军。小将军生得眉清目秀，威仪堂堂，十分威武，戎装武扮。两人看罢，说：“好一员小将，果然生得威武！看来官职不小，定是王侯家的小将军了。”

当下二人因要上本，等候他已久了。只因街道宽阔，不免打马在街旁而走。只见护随小将，一人拿着一根枪，刚刚与两个家丁对撞。枪头对着马头，这马咆哮一声，就惊跳起来，四蹄跑开数尺。也是该当奸谋破露，只马向着杨文广的马前一撞，拥护之人，呼喝狂骂。杨文广见有人闯他马道，也觉大怒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人闯道么？”两个家人，慌张着急，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小人乃襄阳城总爷孙振的家将，奉了主命，到京中上本章，只因坐马不熟，一时错撞、误犯虎威，小人罪该万死，望乞恕罪。”杨文广又说：“你既是孙振家人，上什么本？因何如此鲁莽，说得明白，饶你不死；倘含糊一字，活活打死！你家总爷亲何本官不得。”两个家人听了，呆想一回，便改口道：“小的奉命来，不是上本，乃送总爷与冯太尉的家书。”因家人上前慌张，错说“上本”二字，不知临行时，孙振嘱咐，千万不可与人知道上本。今见小将盘诘，故改口说与冯太尉家书。

杨将军听了冷笑说道：“你初说上本，今见复问，何说投送家书，一时间两样言词，分明胡说可疑。”吩咐左右，搜他身上，可有什么夹带东西否？原来杨文广叫人搜他身上，是虚吓二人，看他如何光景。二人听了，要搜他身上，犹恐泄出本章密书的机关，十分着急，面目失色，将头叩个不住，口呼：“王爷，小人岂敢大胆说诳，果是奉命寄书的，不是上本，一时错说了，望乞饶恕小人之罪。”杨将军听他言语慌张，面上失色，听说搜他，手贴胸膛，其中必有诈弊，再喝手下快搜来。家将十余名，答应一声，上前将二人扭住。二人口呼王爷，惊得面如土色，两臂紧抱胸膛，大呼：“你倚王侯势

戮（lù，音路）——杀。

盘诘（jié，音结）——仔细追问。

力，欺凌下人，胡行打抢，难道朝廷就无法律，由人乱抢的。”众家丁不由分说，众家将大喝快搜，休要听他，众人拨开衣服，怀内果有本章密书，一齐呈上。

杨将军接上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原来是孙振与冯太尉的密书。我想这个奸险小人，做出什么好事来，不是私通南蛮，定是陷害大臣。我有个道理，此封私信，又不可独自开看，不若将二人带到开封府，当着包公拆开此书，一同观看便了。”原来孙振两个家人，一名李四，一名王受，二人分辩不脱，实在惊慌，只得随了众人同走，一路行来，已到了包爷门首，令人通报。

这包公正上朝回来，在书房观看各处的文书，见家将报说：“无佞府杨将军在外请见。”包爷听了，起位吩咐开中门请进后堂相见。杨文广却不从中门而进，往角门而进，入内，只见包爷双手拱立。而这杨文广因何不从中门而进，却在角门而来？他虽是功臣之后，荫袭封王，不过一位将军之职；况且少年晚辈，是在角门而进，仍是尊敬前辈之礼。

但不知这杨文广见包公将二人如何发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回 露计谋传书得祸 明陷阱奏本伸冤

诗曰：

天机文曲佐君王，大宋称忠万世扬

铁面无私奸佞畏，丹心报国重纲常。

当时杨文广与包爷见礼毕坐下，包爷呼声：“杨将军，今日到此，有何事见谕？”文广说：“晚生今日到贵府，因有一件机密事，与大人商量。”说罢，便在袖中将孙振的私书，交与包公。这包公接一看说：“杨将军，此书乃孙振与冯太尉的家书，如何算得机密事件。”杨将军就将前事说知，两个家人已经带到。

包爷一想，说道：“孙振家人寄书，内里夹着本章，与冯拯上面封皮写着机密大事，不可与外人同看，其中定有些原故。怪不得杨将军起疑，若然你我拆开同看，果有奸谋不轨之事，就不相干了；倘是他家闲言，不关国事，恐冯太尉见怪了；若不追究此书，又怕误了国家大事。”左思右想，又对杨文广说道：“如今孙振这封书皮上，虽然如此写的，但不知内里何词。倘果是他家书，不关国事，你我也不相干；若不拆看，也是不稳。今有一计，将军暂退后堂，将孙振两个家人藏在别室，待老夫打发家人去请冯拯来，将书拿出，强要他当面拆看，如果是他家书便罢，若有关碍朝廷，即时拿了这封书，你我上朝启奏圣上，岂不公私两全。”杨文广说：“包大人高见不差。”即时传命出府，门首杨府家丁不必伺候，俱各回去。此时包公差人将王受李四带人后堂，又命家将拿名帖去请冯太尉。这家丁一直来到冯府，投递名柬，传说：“我家老大爷在府，立候太尉去商议一宗大事，即请起驾，勿延为妙。”冯拯一见家丁传进此柬，并传述包公之言，便吃了一惊说：“这包拯素不与人交接，如今邀我何事，不好推却。”只得吩咐家丁，备了大轿，带了数十名家将，拥护而来。

冯太尉一路思量，猜摸不出什么情由，不觉到了南衙。早有家丁通报，包爷令大开中门，迎接至大堂相见。礼毕，家丁献茶，冯太尉开言呼声：“包大人，何事召见，幸蒙见教？”包爷见问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太尉，只因令婿孙振在边廷，寄有家书回来。这寄书之人，今日到下官衙门来叩首，告说太尉私通外国，行为不轨，因此奉请前来，判明此事。”说罢，将书拿出，递与冯拯。

冯拯闻言，大惊失色。原来此话，乃包公试探他的，当时冯拯连忙接书一看，封皮上面写着：“此书谨呈冯太尉府中，与岳父亲拆，其中乃机密大事，不可与别人观看。”太尉看罢，暗暗吃惊，抱怨女婿。包公见他惊骇，拿着书只管沉吟不语，便呼声：“太尉，因何手拿书信，闷闷不言？你女婿在边廷外，通了外国，与太尉一党勾连已有出首之人，今日事已败露，明早我与你上朝面圣，任凭圣上主意如何。”

太尉闻言，呼声：“包大人，下官的小婿，镇守边关，蒙天子的洪恩，焉敢行此灭门之事；就是下官身受皇恩，怎肯与婿勾连这事，一定是仇家诬赖，假造此书，来陷害我翁婿的，望包大人详察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下官也是疑心不定，故请太尉前来一同开拆此书，两家观看，便知真假了。”太尉闻言低头一想说：“包黑子好不厉害，丝毫作不得人情，若不拆开同看，定然不允；倘拆开，内里真有私通谋反之言，怎推卸得脱？也罢！不若如此如此，方始可以保全性命。”主意一定，只得将此书展开一同观看，上写着：

书奉太尉岳丈大人尊前：向日小婿叔父被诛，仇为狄青；祖父身亡，冤由狄广；三世冤仇，深如冤海，岳丈不述尽知。小婿屡思图报，奈彼势大封王，实成妄想。今被番女施法移营，被困高山，料已危急。兹差刘张二将，回朝取救，到关却被小婿用酒灌醉，囚禁南牢，今上本奏他按兵不动，将降南蛮，刘张二人私自回朝，现以被获，恳求岳丈将本上达天颜，顶力夹攻，除去狄青，得雪三世冤仇，则存亡感德汪洋矣！难逢机会，伏乞留神，密书投达，并候佳音。

包公看罢，大怒：“原来太尉竟与令婿勾连，陷害忠良，要误国家大事。”太尉此时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说：“包大人，休得胡疑，下官翁婿，实无此事，必然冤家借恶，故设此毒计暗害。”包爷冷笑说：“现今人脏两获，太尉你还强辩，明早在驾前，便见明白。”太尉听了，将密书本章，收入袖中说：“既然大人要面圣，老夫明早在朝房伺候罢！”吩咐家丁打轿伺候，正要起身，包公怒道：“老冯你想拿书回去，明日在天子驾前，糊涂抵赖么？我包拯只有头可断，好不可留，慢说你是太尉权臣，我要作对；就是王亲国戚，且不容情。”即吩咐开了府门，不许放走了误国奸臣。家丁即把府门关上几重。

太尉见此光景，料想不能挽回，必要天子驾前奏知，不如将此事推卸在孙振身上，我自身洗清，再作商议。只得放下笑脸呼声：“大人，不必动怒，孙振这奴才，虽然我的女婿，做此不忠之事，我岂肯依他，明日面见天子，差人前去押解回京。”言罢，在袖中取出书来交还包公，便说：“包大人，将此书做个凭据，明早上本你找出头。”包公接回说：“太尉虽然如此，你还未必全信，今已将令婿的家人带到了，须要审个明白，方知不是仇家陷害的。”吩咐传三班人役，排堂伺候。

一言未了，杨文广又到。包公一见，呼：“杨将军来的正好，你要太尉一同到大堂上审问这孙家人，免得明日面见天子，两下含糊抵赖。”文广说：“我也不明此事，但奉陪二位大人罢！”太尉无奈，只得随行到大堂，一声云板响，包公升堂，府门大开，三班衙役侍立，象活阎王殿一般。又命带出孙家人两个。

那王受、李四一见，胆战心惊，跪下说：“那襄阳李四、王受叩见大人。”包爷喝声：“胆大的奴才，焉敢私传密书，陷害忠良，快把实情供上，免受重刑。”二人呼声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奉命所差，不是自主，内里原由小人如何得知，求大人参详。”包爷大怒：“你是奉命所差，不知情由，孙总兵将刘张二人用酒灌醉，收在囚牢，你难道亦不知。”吩咐拿头号夹棍来，左右一声答应，正要动手，二人忙呼：“大人息怒，听禀，小人一日，听得来了刘张二将军，称说狄王爷困在高山，差二人上汴京讨救，是晚孙老爷与他吃酒，次日听说拿下南牢，说是临阵私逃之犯，即时打发小人，寄书与太尉，岂知到此，冲犯着杨将军的马道，被拿下搜出密书，送到大人公堂之上，此非我二人私事，望乞大人开恩。”包爷听了，即命书吏，将二人口供录明已毕，吩咐仍将他二人押下监禁了，听旨发落，此时包爷离位，呼声：“太尉与杨将军，且暂各回府，明早上朝相会如何？”二人允诺，相辞去了。

太尉回到府中，一夜思量此事，推在孙振身上，就可抵赖了。次日五更上朝，早有文武在朝房等候，不一回，天子临朝，文武三呼已毕，只见包爷俯伏，天子传旨，平身赐坐，包爷谢恩坐下。仁宗天子说：“包卿有何本章，奏与寡人。”包爷离坐奏说：“襄阳城孙总兵，差人上本，事关重大，老臣不敢隐讳，有本求陛下亲自观看，特来呈上。”仁宗接本看罢大怒，说：“谁

知狄青往边关按兵不动，妄差人奏捷，虚耗军粮，纵众三军奸淫妇女，居民受害，将已叛降，张忠、刘庆，临阵私回到襄阳关，幸亏得孙总兵拿获，不知作何，究竟本此欺君误国之臣，若不早除，终为后患。”

包公开言，又呼：“陛下，这事不足为奇，还有一书，更见相反之奇。”说罢，又将书呈上，仁宗看罢大惊说：“包卿，孙振本上，说狄青按兵不动，将投降敌人。因何这书又说被困高山，女将施法，特差二将回朝取救，孙振要报仇，用酒灌醉，二人已收禁了，托冯卿转奏，朕好生不明，卿且奏来。”包公就把杨文广拿到孙家人，审问的口供呈上，天子一看，大怒说：“此贼胆敢欺君作弊，暗害忠良，若无杨卿拿出，包爷查究，险些屈害忠良，误了军国大事。传旨立拿冯老贼，再差人到襄阳拿孙振全家，一同治罪。”旨下即有校尉武士，将冯太尉去了衣冠。

冯拯大呼：“冤屈。”仁宗天子大骂：“老奸贼，你翁婿勾连，朦君作弊，罪重如山，该灭满门，还敢在朕面前叫屈么？”冯拯大呼：“陛下开恩，暂息雷霆之怒，容臣细奏，死也甘心。”天子闻言，传旨放他转来跪下，奏说：“臣婿孙振，素日为官不仁，心怀狠毒，老臣几番劝训，不但不听，及因谏成仇，至今音信不通。谁料他今又心怀不善，差人上本，暗寄私书，未及臣门，即被杨将拿了。累及老臣，皆由此贼。老臣深居阁府，深沐皇恩，焉敢欺君误国？今日我主盛怒之下，岂不屈了老臣么？臣一死何足惜，只是冤枉无伸，遗臭万年。”痛哭不已，仁宗乃仁慈之主，听他言词恳切，向包公道：“朕想他未必知情，一时犹恐屈错于他，不如待拿到孙振审问明白，然后正罪。”即传旨暂发天牢。太尉还要强辩，惟恐包爷在驾前，想不出好计策，反性命不保，不如暂到天牢，差人通知孙振，投了南蛮，无人对证，可保性命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回 闻被议困将解围 忆离情专心训子

诗曰：

忧国忧民是帝王，监梅辅弼赖忠良。

调和鼎鼐膺 颺治，圣君臣贤化万民。

却言武士将冯太尉押往天牢而去。仁宗又说：“包卿，今狄青困在高山，不知差何人领兵解围才好？”包公奏道：“南人困我师于高山，所怕的是妖法、邪术耳。依臣主见，除非是无佞府杨家的人马，方能解此重围；二者襄阳孙振，不用差兵部前往拿捉，有刘庆、张忠，被他囚禁，降旨即调二人扭解这孙振回朝对证，不然迟缓时日，恐这逆贼生变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卿言不差，今命卿到无佞府宣调杨家能将领兵便了！”包公领旨，辞驾往无佞府来。

一到杨家，命人通报，余太君闻知，与杨文广接旨，包爷到了中堂，将圣旨宣读，诏曰：

奉天承运大宋皇帝诏曰：自朕为君，四海颇宁，全赖文忠武勇，以安天下。曩日宋太祖恩赐天波无佞府第，可见卿门忠勇。兹南蛮反叛，御弟狄青，领兵征剿，已被困于高山。朝中虽有武将，然精干法力者，惟尔杨家。今你的家众将，孰能敢当此任？旨意到日，望太君可挑选奇能者，统领三军，以解边关之围。危急甚于燃眉，莫虚朕意。凯旋之日，自当重赏，钦此。包爷读罢，余太君与杨文广叩头谢恩，站起请过圣旨。

包爷开言说：“太君，圣上要你们选能将一员，领兵解危，立此一段功劳。”太君闻言，呼声：“大人，老身家中，自从丈夫老令公辞世，八子为国相继而亡，至今孤儿寡妇，止乘杨文广，大人尽知，哪里还有能将英雄？恳求大人转奏当今，免误了国家大事才好。”包爷说：“老太君，圣上不是必要你们领兵，皆因敌人女将法力高强，满朝文武，无精于法术者。故圣上特谕旨尊府，挑一员上将，破除邪术，包管成功，为国分劳。太君何必推却，你家数位夫人，个个精于法术，圣上所知，教下官如何复旨。”太君说：“包大人，非是老身推却，只因我杨家自从别山后，归投大宋，辅太祖立下血战之功。岂知后来父子被奸臣所害，相同归世，提起令人下泪伤心。想来忠义之士，受此恶报，如何不心灰意冷？如今南蛮叛变，狄王亲遭困，倘不依旨领兵，断乎不能。既如此，大人暂且请回，明朝老身上朝面奏圣闻，我家便叫媳妇带领文广孙儿领兵便了。”包公大喜，即辞别太君，文广送出府门去了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狄千岁家中公主娘娘，二子一名狄龙，一名狄虎。兄弟二人乃一胎双生，身体相貌，一般无二。年方十六岁，乃天上左辅、右弼临凡。兄弟二人，生得仪容俊美，骨格清奇，日在书房，勤习诗书，闲操武艺。公主用意，教导二子操练，兵马纯熟，刀枪精通，不闲多表。这公主娘娘自从丈夫提兵征南，一别光阴一载，前者兵犯太阴，果然动于南，终朝挂念，惟望早日得胜班师。但月犯太阴出师，必不利于主帅，究不知如何，吉凶未卜，想来不觉簌然泪下。

又有狄龙、狄虎，兄弟进宫房，向母请安，公主一见说：“我儿，为娘到也很安，但你兄弟二人，好在书房习学诗书，闲时操演弓马，休要生疏了，犹恐你父得胜回朝归家，就要考校的。”兄弟二人说：“为儿谨记母命。”起来要出宫房，抬头看见母亲眼中含着珠泪，二人一齐跪下说：“母亲为何

不乐起来？”公主见问，便说：“我儿，为娘思念你父起兵征南，至今将已一载，音信不闻，未知胜败，未卜吉凶，为娘日日担忧，倘有疏失，如何是好，故此伤心。”二子闻言说：“母亲，我父王奉旨提兵，此乃藉天子洪福，定是旗开得胜，母亲何须过虑。”公主娘娘听了，说：“我儿，你二人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你父与娘上年，一夕在与西楼设宴，有南方大星直犯太阳南角，有刀兵之患，出师不利于主帅，今日你父提兵去了，是以为娘过于思虑。”二人同说：“母亲，古云：吉人自有天相，吾父王今日提兵为征南主帅，大宋天子乃有道之君。借圣上福庇，自然逢凶化吉，转祸为祥，请母亲放心，前两月打发家人狄成上汴京探听父王消息，也该回来。”

母子三人正说之间，只见庭前来了老家人狄成，在汴京回来，说有要言达禀娘娘。公主听罢，吩咐叫他快来禀达。不一回狄成进来，跪下，说声：“娘娘，小人叩见，前时奉命到京，打听数日，一桩天大事，好不怕人。只因我家千岁兵到南方，连战连捷，得胜后被一员女将用邪法连人带马将大营移困在高山去了。差张忠、刘庆二将回朝取救。路经襄阳，却被总兵孙振用酒灌醉，毁了求救本章，拿囚下二位将军入南牢，反说他临阵私回，我家千岁，按兵不动，日费斗金，纵兵害民，将降南蛮。与密书托冯太尉传本，幸得杨文广将军，擒他家将，搜出私书，在包大人府中审出原由，奏知圣上，天子大怒，将太尉囚禁了，又差人到襄阳拿捉孙振，又闻挑选杨家将士出兵解危，故小人不分星夜，赶回来报知娘娘世子。”

母子三人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公主骂道：“奸贼，我夫困于高山之中，二将扒山越岭，回来取救，你到欺心要报私仇，不顾十余万人性命，耽误军机，幸得上天怜悯，泄漏奸谋，如今圣上虽然遣杨家将前去解围，算来已有两月多，只不知千岁生死存亡。”说罢放声而哭，珠泪纷纷。二子见母痛哭，忙呼：“娘亲，父王被困边廷但粮草富足，如今不过两月余，今包公究出情由，父王无罪，母亲不必伤心，孩儿明日上京，面见天子，合同杨文广一齐与师前去解危，父王无害了，再拿了孙振问罪，方消我恨。”

公主闻言怒道：“你二人满口胡言，乳臭孩儿，又未经阵伍，如何出敌交锋。你父乃英雄名将，行伍之中身经百战，今日尚然遭困，未卜存亡，何况你兄弟初习武艺的孩儿。”二子闻言不悦，呼声：“母亲，孩儿虽然年小，心中感念亲恩，为子尽孝，为臣尽忠，岂有父困在边廷受难，子在家中坐视，可谓孝乎？况儿年轻弱冠，文可略达，武已料能，岂有坐享家中不去救父之理。”公主闻二子之言，心中着急起来说：“儿呵，非是为娘拦阻于你救父，但你兄弟从小不曾远离膝下，况千里路途远征南地，为娘好不心忧，今圣上已降旨，着杨家将帅提调兵马，此去定然救出你父，只须差家将回京打听此事如何，方为正理。”

此时公主无可奈何之说，劝阻二子，乃父母爱子之心，将夫妻情分丢在一边，反说宽心来劝弟兄二人，恐他当真要去随征之意耳！二人又哭：“母亲，父王困于山夹之中，至今两月余，未知生死，何反说此宽泛之言，乃为孩儿年少，前去打仗冲锋，惟恐有失，这也望母亲放心，有志不论年轻，无志空长百岁。昔日周瑜年方十八岁，他就执掌大权，退曹兵百万于赤壁；甘罗十二之年，为相于秦；近唐之罗通，年少十四，挂帅平定北夷，英名冠世；唐宋史达年交十五，大破王彦章于鸡宝山。英雄出在少年，历观少将幼将，

多少建立奇勋，与国家出力，孩儿虽不及古之人，但君父之难，孩儿断不坐视安享而为天地间之罪人也！”说罢，不住的叩头哀台。

公主见二子参透其中意见，暗暗心头喜悦，喜他敏慧志高，但二子自小娇生惯养，犹如掌上明珠，又再无三弟四兄，如今要远去驰马抡刀，沙场险阻，倘有疏虞，悔之不及，想来二子智慧明白，难以言语恐吓于他。罢了，不若如此，可能吓退二人的，遂喝道：“好两个逆子，我养育你一场，做尽多少劳心事，才得你兄弟长大成人，尽些孝道。岂知你年已十六，就不依母命，再三劝谕，还是执拗。可怜我数载辛劳，已成乌有，但命该如此，忤逆之儿。”说罢，悲泣不已。弟兄二人，一见惊慌起来，呼声：“母亲，孩儿焉敢逆母之命，不过是出于无奈。既是母亲不欲孩儿前往，就罢了，何须动怒。”公主闻言止泪，说：“我儿，非是为娘懊恼，只因你弟兄不遵训诲，所以伤心起来。”说罢，弟兄起身。又说：“今孩儿不去，也罢！但于心放不下，要到汴梁，一来打听实信，二来相谢包公，亦见厚情，未知母亲意下如何？”公主听了，沉吟一会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差老人家狄成，随你二人前去罢！”当时又唤狄成来，公主开言说：“如今两个小主，要到汴梁，一来探听实信，二来拜谢包公，你须小心服侍，务要早回，免使我心中怀念。”狄成说：“娘娘放心，小人自然小心服侍，速催早回。”

是日已晚，母子三人用过晚膳，各自安歇，次日早晨，弟兄二人起来，梳洗已毕，进宫内拜辞母亲公主叮嘱一番，不用赘述。无非速去速回，涉水登山，须要小心。弟兄二人又应允，与狄成出了王府上马登程，不知他弟兄到了汴梁之后再得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回 到汴梁弟兄同志 当金殿太君陈兵

诗曰：

忠臣孝子两双全，救父兴师立大功。

年少英雄谁可及，平蛮指日位封隆。

却说狄龙、狄虎弟兄二人，带了老家人狄成，随后出了王府。一程向汴京而去，狄龙在马上一路行来，向狄虎说：“贤弟，如今父王困在高山中，未知生死，到今将已三个月，还未动救兵。父王在山受困，圣上虽已点调人马，但不知何日兴兵，母亲又不许我弟兄同去随征，我心甚觉不安。”狄虎说：“哥哥，我想到了京中，见景生情，先拜探过包公，相求他保我二人前去平蛮放父。圣旨准了，一定金殿封官，奉旨征南。命狄成先回家报知母亲，有了旨命，他也拦阻不住了。你我速到边廷，奋勇当先，救出父王，忠孝岂不两全的。”狄龙说：“言之有理，此去见包公，定然诉说心肠，他必应允。”

一路之上，你言我语，这狄成一听得明白，吃惊不小，慌忙称说：“二位公子你说随征去，岂不害了小人？主母娘娘临行，再三嘱咐二位公子，早去速回，你说上京相谢包公，到了京时，又求包公荐举随征，倘若朝廷准了本，教小人回归怎生上复主母娘娘？倘二位公子要去，须要回府说明白了，若是娘娘从你去的，免得小人受责，说我不谏阻，你们公子意下如何？”这二位公子闻言大怒，骂声：“大胆奴才，敢来擅自拦阻！我何难你，把这牛筋打断，专将主母来欺压于我，如今不用你同往，快回去罢。”狄成大惊，忙呼：“公子不必动怒，老奴就是浑身有胆也不敢拦阻。二位公子，因主母临行吩咐多少言词于老奴，一到汴京，叩谢了包爷，不可耽搁，须早去早回，将二位公子交与小人，你今反往边关去，岂不违背母亲之命？乃为不孝。又叫小人难复主母之命，是以难怪小人拦阻。”弟兄二人听了一齐住马：“胆大的奴才，你敢说我二人违背母命？身不不孝这样言词，也说出来，我兄弟不打死你这狗才誓不为人。”狄虎生来性格刚强，上前便将马鞭照头打去。不知他手重力强，脑后打破，流出血来。打得这老人家，哀哀叫喊：“公子息怒，饶了小人罢！”狄虎不听他讨饶，又要打，狄龙阻住，说：“贤弟，不必与他生气，将他赶回家去，不要他跟随便了！”狄虎住鞭，大喝：“奴才，快些回去，我兄弟不用你跟随。”狄成说：“公子这也使不得，若是回去，倘主母一怒，只怕性命就难保了，不如跟随公子才好。”狄龙开言说：“你不肯回去，只忧主母生气；若要跟随我们，以后不许你多言管事，再要违背，定然打死。”狄成说：“小人下回不敢多言了。”弟兄方才催马，扬鞭而去。

数十天水陆，一日到了汴京城进酸枣门，过了数十条大街，有狄家旧宅子，王府里面，还有家人看守。弟兄二人进内，到了书房。狄成把行李搬运收好，早有家人捧水与公子洗浴毕。狄成打开衣箱与公子更换了，又有家人摆上夜膳，弟兄二人用过，不觉天色已晚。弟兄商量，灯下修书一道，明日见包公，进朝上本不表。

有狄成在途中，脑袋被狄虎打破，用绿绢包扎了。有守王府的家人，一名陈青；一名何进，一见说：“老管家，因何用绢包头，莫非骑马不牢，跌下打破的么？”狄成说：“列位弟兄，迟了些慢慢说你们知之。”是夜公子睡了，有何进打了一壶酒，摆上肴饌邀了狄成到灶厅，一同坐下，二人吃酒。陈青说：“老管家，你一路跟随公子到来，关山跋涉，劳苦不堪，因何头上

着了伤？”狄成见问，就将前事——说知。

陈青、何进二人说：“原来如此，老管家受了一番屈气，领着老主人之面，况二人年少，无分好歹，据云劝他休违母命，这话也不是伤犯于他，为何就将管家头打破。”狄成说：“我也如此想，又不是强词冲撞于他，下此毒手，但我有一事，烦二兄要我写个禀帖，明日打发人送回禀知主母娘娘，方止得他随征势头，我亦安心回去。”何进说：“是要的。”陈青说：“此见不差，待我去叫管帐李先生写个禀帖明日差人赶回山西便了。”三人吃了一会，又说老主人待下以恩，安慰狄成一番，不用烦言。

次日五更，陈青、何进与李二，取了禀贴，命人带了盘费干粮，赶回山西不表。再说杨府余太君，一日五更黎明，穿了冠带拿了龙头拐杖，坐上銮车，出了府门，到了午朝门外候旨。一到景阳钟一撞，龙凤鼓重鸣，文武各官，纷纷进朝。有包公执笏，步履金阶，奏道：“陛下今有故臣杨业之妻余氏，要上殿谒见天颜，现于午门外候旨。”天子闻奏，传旨宣太君进见。

余太君闻召，手执龙头拐杖，到了金殿俯伏。天子一见，命侍臣扶起赐坐，余太君谢恩坐下。仁宗开言说：“老太君今日亲身上殿，不知有何本奏，昨日寡人差包卿到你府中，劳太君选法力高者，领兵挂帅解围，不知老太君挑选哪一人前往？”余太君奏道：“臣妾昨天，也曾接旨，但臣妾家中，并无可任的良将，有臣之媳妇们，近多衰老，难以当大任，望乞我主另调选良材领兵，庶不致有误国家大事。”仁宗天子道：“只因南蛮女将，善用妖术，将狄御弟困于高山，朝中将士虽有，但多年老力衰，只剩下些世袭少年，故朕特调你杨家精于法力者提兵。如若太君推却，无人可用，就以杨文广为帅便了！”余太君奏道：“臣妾孙儿，年方十余，如何能掌得兵权，军机重任，非同小可，还求我主参详。”仁宗主说：“文广虽然年轻，智勇双全，心灵性敏，实乃国家之栋梁。待寡人诏回三关，昔日杨延昭手下，小英雄相助军机，必无不克。”

太君一想，推却不得了，即奏道：“臣妾孩儿文广，虽然年少，尚谙武略，不是粗蠢之徒。即三关众小英雄，俱乃将门之后，但一众俱是年少之人，倘内有争权心，各不相让，必然自生矛盾，岂不误了军机？不如命臣媳王怀女，执掌中军，带领众英雄前往，不知我主龙意如何？”天子闻言大悦，传旨众臣，那个愿往三关调众小英雄回朝。言之未了，有枢密使范仲淹步下金阶，口呼：“陛下，老臣愿往。”天子一见，说：“卿乃官居台辅，变理阴阳与朕宣治之臣，怎好远离劳顿，待朕别派他人罢！”范爷呼声：“陛下，臣之荣列三公，躬膺厚禄，俱托圣上洪福，事君致身，臣子之职，何辞些小跋涉之劳，不须圣虑，乞吾主准奏。”天子龙心大悦：“足见贤卿忠君爱国之心。”说罢，即书圣旨与范爷，范仲淹接旨谢恩。

天子又呼太君说：“王怀女前为征西元帅，今朕再加封征南元帅，赐以官袍玉带，千两黄金，回朝另加封赏；文广为征南副元帅，赐赠蟒袍玉带，黄金五百两。”余太君叩首谢恩而回。次日，杨文广与王怀女进朝，谢了天子龙恩，出朝挑选兵马，只等三关众将到来发兵，按下不表。

先说狄龙、狄虎，是日一路来到包府，令家丁通报。只见包爷家人传令：“请二位往书房相见，我家老爷在此伺候。”二位公子一同举步，到了书房，见包爷一同下礼，呼声：“包大人，家父遭困边廷，被奸臣计害，幸蒙老夫人与杨将军破彼奸谋，救了父亲，小侄奉家母之命，特来叩谢大人。”包公说：“老夫那里敢当，此乃国家公事，非为私情，何劳二位公子相谢。”连

忙挽起说：“请坐罢。”

弟兄行礼坐下，二弟兄又呼：“大人，家父屡被奸臣计害，多劳相救，感德无涯。但今父困于边廷，为子焉能放心。今我兄弟实欲恳求大人与小侄上本，自愿从征救父，未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包公听了说：“二位贤侄，有比武艺，正当施展之日。一来救解父亲之危；二者与国家出力，此乃忠孝两全美事，老夫何不成人之美，明日与你上本便了。”弟兄两人称谢，登时告别。包公送至外堂，弟兄二人力请他回驾，因他老辈朝臣。

次日，包公上朝，将他兄弟之本呈上御览，天子一看，龙心大悦。即封狄龙、狄虎，为行军指挥之职，二人随征有功回朝厚加官爵。旨意一下，弟兄入朝谢恩。又往参见过正副二元帅，然后进南清宫，谒见太后娘娘，潞花王千岁。弟兄请了安，自然另有一番言语相叙，是日在宫留宴，不必细表。

次日狄龙兄弟，因圣上准了本，封他指挥之职。是夜写下家书一封，交狄成明日赶回山西西安府去，回家报知母亲，免他在家悬望。这狄成老家人，因前日在途中被他弟兄打过，所以不敢多言，凭他所为。今日一接家书，即别了公子，星夜赶回山西去了。是时兄弟只等三关众将到来，即与元帅起兵。

不知究竟何日发兵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三回 平西妃杨府托儿 范枢密三关调将

诗曰：

杨家嘱咐两姣儿，爱子情深不忍离。

善体亲心难尽报，昊天罔极 见深恩。

却说狄成领了二位公子的书信，只因心中太急，意欲早日回归，报知公主娘娘，好禁二位公子不去随征提兵，故日夜不惜辛劳之赶路，也是他一心为主的忠诚处。先说狄府家人李四，领了禀帖，非止一日，到了王府，将禀帖传进，公主厚赏他而去。拆开禀帖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不好，这两个小冤家，一时又改变心肠，违背了嘱咐之言，求包公上本随征。狄成劝谏，反被打伤，倘然皇上准了本章，这两个嫩骨头去冲锋对阵，如有差池，怎生是好。”想来想去，心乱如麻，说：“罢了，丈夫困于高山，未知生死，如今两个儿子又要同征，岂非是念丈夫，又是忆子，正是心悬两地，令我愁烦。”不想过了两天丫鬟报进，狄成回来，有话报知娘娘。

公主闻言即命传进，狄成跪下说：“小人奉了娘娘之命，随二位公子到京拜谢包公，谁知他弟兄改变心肠，反求恳包大人荐本。皇上准奏，封二位公子为指挥之职，随营效用。今着老奴顺带家书回来。”说罢，将书呈上，丫鬟接了。公主闻言，观看长叹一声说：“果然圣上准了本，二人封行军指挥，不日即要起程，这两个小冤家去了，教我如何放得心下？罢了！不若明日亲上汴京，面见天子，领兵亲到边廷，一来代了两个孩儿，免得心悬两地；二来教了丈夫之危，岂不为美。”又呼：“狄成你可知杨府大兵几时动身？”狄成说：“天子已准了余太君之奏，王怀女为总兵元帅，只等候三关众小将到来，方才发兵，大约还有一月余。”

公主想了喜悦，说：“今圣上差王怀女为总领元帅，我想这位夫人，有鬼神莫测之机，百战百胜之勇，此去一定成功，二子托他照管，彼与妾家有姊妹通家之谊，明日到京，当面言明嘱咐，便不用哀家亲领兵了。”说罢，叫：“狄成，你赶路劳苦，快去安歇。”狄成叩谢去了，公主娘娘又吩咐宫娥，打点预备行装。是夜修表到京，次日公主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带了八个宫娥侍女，家将五十名，一路速催行程，向河南汴梁而去。

忽一日到了，来到旧宅府门，早有家人飞报入内，狄龙、狄虎，闻得母亲到来，吃了一惊。狄虎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母亲一定为着我们上本随征，不依他吩咐之言，必然恼我，是以星夜赶来拦阻我弟兄，如何是好。”狄龙说声：“贤弟不必着忙，事到其间，不必说了，说是枉然，且去迎接母亲便了！”说完，弟兄即出仪门外，公主方才走下了大轿，弟兄一齐迎接，一见口称：“母亲，孩儿们迎接。”公主娘娘见了二子，也不回言，往内去了。弟兄二人，已知母亲不悦，只得跟着入内。

公主娘娘坐下，弟兄请安已毕。公主看看弟兄，带怒骂声：“小逆畜，你在家中起程之日，怎生吩咐于你？岂知你二人不听教训，到来反托包公上本随征，反自违逆母言。好生大胆，犹与母一般作对。老人家狄成，好言劝你，何必将他妄打，是何道理？彼乃临行受我重托，不得不言的。”兄弟二人听了，即跪下说：“娘呵，父亲边廷遭困，现有儿子两人正在血气方刚之际，况我弟兄已学全武艺，岂有坐视父亡，不去解救之理？今日违背母亲，

实出万不得已。母亲不欲孩儿前往，乃是爱子之心，未详大节。今我弟兄二人违背了母命，负罪非轻，任凭母亲如何责罚。”

公主听了二子一番驳论，句句言词合理，反说到身获重罪，任凭责罚之言，就动起爱子之心，不觉反心酸起来。呼声：“小冤家，既前去救父，须依娘三件要事，为娘方得放心。”弟兄说：“母亲慈命，为儿焉敢不遵，请娘吩咐。”公主娘娘说：“我儿此去边关，首记小心仔细为本，军令森严，须防有犯；与敌人冲锋，如若得胜，穷寇勿追。还防回马兵器，不可私劫贼营，私自开兵。爱惜手下兵丁，勿生暴虐之心。倘遇急难之时，他必舍命为援，此乃行军保命之大略也！领兵元帅王夫人，彼与我们有通家之谊，今娘将你弟兄面托于他，无有不照管之理。你二人须要听他之言，你兄弟万不可违背娘亲叮嘱之言。”二人连声应诺，公主又唤他起来，同往杨府。

弟兄二人，当日随娘摆驾，望着杨府而来。早有家丁传报进去，余太君忙令人大开中门迎接，有王怀女、杜金娥、穆桂英，同杨公主、马赛英、耿金花、董月娥、杨金花、梅七姐、杨秋菊、它龙女、八姐、九妹等，前来迎接公主，连余太君也来到银安殿。公主娘娘一见，叹声：“妾有何德能，敢劳夫君与列位夫人远迎。”余太君笑道：“平西王后，非是别人，乃国家诰命，况有通家密谊。老身与媳们，焉敢不出来迎接。”

当下一同上中堂，见礼毕坐下。余太君说：“自从娘娘奉旨回乡，至今数载，睽违两地，今日回朝光临，莫非为着狄王亲遭困？知我媳领兵，有言见教否？”公主说道：“一来敬请太君金安；二来有事奉托与王夫人。丈夫今已被困了，但二子又要随征救父。妾再三劝训，只是不依，私自托包大人荐本，随行南征。因他二人年少，娇生惯养，未涉风霜，是以妾放心不下。今闻王氏夫人，奉旨领兵，但这阿个小冤家，全仗夫人指教，临深陷险，伏乞扶持，妾心感恩不尽矣！”余太君闻言笑道：“二位公子年方十五六，就有孝心救父，吾媳自然照管，公主何必忧虑。”

王氏接口叫声：“公主娘娘，我杨狄两家，至交亲谊，你二位公子即妾之侄儿一般，何必彼此。况我孙儿文广，一般年少，就是三关调回众将，都是年少之人。二位公子，乃将门之种，他焉肯坐守家中，不去随征之理。公主请放心，所有阵内，就是历险临深，妾自留心指点。”公主闻言称谢，余太君早已命人摆上酒宴，公主不好却意推辞，分宾主坐下。外堂二位公子，进内谢了太君与夫人，然后与杨文广三人一同坐下，堂中内外一片歌乐之音，袅袅不绝。

慢表母子在杨府宴乐。说到枢密使范仲淹，领了圣旨，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历尽风霜，涉水数十天方至三关，乃六使杨延昭的老营。杨延昭歿后，真宗天子，命杨宗保镇守，北夷屡犯，皆被杨宗保杀败。后来西辽犯界，杨元帅出敌，被辽将薛德礼，化血金钟所伤。杨宗保歿后，杨文广年幼，未能受职。前时狄元帅镇守数年，征西收录得二位英雄，一名萧天凤；一名苗显，二人随同狄元帅征西，立下战功。班师回朝之日，天子命他二人镇守此关，俱为总兵之职，代了狄元帅之劳。

又有杨延昭帐下，后代小英雄，同守此关。一名岳纲，乃岳胜之子；一名高明，乃高怀德之后；杨唐，杨青之后；焦廷贵，焦赞之后；孟定国，孟良之后。后二人已随征了。三关五员小将，皆得武艺超群。是日闻报范爷到

歿（mò，音末）——死。

来，大开正门，众英雄出关迎接，排开香案，接了圣旨。五位英雄，请范爷坐下要行众见之礼，范爷说道：“众位小将军，这是老夫不敢当的，你们俱是一殿之臣，何必行此大礼。众将军此去立功，即王侯之位可至，请坐罢。”众小将军见范爷如此谦让，具各大悦。

是晚，吩咐设宴伺候，与范大人洗尘。众位英雄，请他上坐，各人然后依次坐下。萧天凤手执金杯，呼声：“大人，薄酒不堪恭敬，聊且请饮数杯，褻渎之罪，乞祈宽宥。”范爷说：“各位将军，那里话来，老夫深领厚情，铭于五内，军情紧急，甚于燃眉，明早众位，即可登程回朝了。”众人说：“大人吩咐，小将当遵。”范爷大悦，与英雄开怀吃酒，言谈一番，更交二鼓，用过晚膳，收去残宴。是夜范大人就在帅堂安歇一宵，次日五位英雄请安毕。萧天凤、岳纲、高明、杨唐四将，一同起程，单剩苗显总守三关。此日四人一起与范大人出关，苗总兵送至关外数里，范大人请他数次，方才住马，拜别范爷，相辞萧、岳、高、杨四位英雄，殷勤而别。

不知众将何日回到汴梁兴兵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回 王夫人奉旨兴师 孙总兵背君投敌

诗曰：

襄门女将有雄名，解救重围领大兵。

背肯总兵投降敌围，忠奸异路各分明。

却说范仲淹与三关众将，涉水登山，赶趲路途，数十天到了汴京。范爷进朝，奏知天子。仁宗王宣进了众位英雄，四人即拜见天子一同伏俯金阶，天子一见大悦，降旨加封萧天凤为正先锋，岳纲为副先锋，高明、杨唐为左右翼，威武将军。众英雄谢过天子洪恩出朝，一同来到天波无佞府，参见过正副元帅。

是时王元帅见众将，俱已齐集，即挑选了五万精兵。三关众将，调来五万，共成十万，择了吉期，拜辞天子。元帅带领众将。是日公主娘娘，唤至二子，亲自叮咛一番。然后辞别余太君与众夫人小姐，又往南清宫拜别狄太后娘娘，回归山西而去，按下不表。

当日王元帅动身，三声炮响，大兵起程，十万人马，一千众将，浩浩荡荡向南进发，日夜行程，一路催赶。有二位先锋岳纲、萧天凤，带领一万人员为前队。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一连走了十余天，过了荆州，将到襄阳城。有元帅忽然想起刘庆、张忠，扒山取救，被孙振所擒，收下南牢。前日圣上已差官去捉拿孙振回朝，并未放出二将随征，想圣旨行程，未必有行军赶路之速。不若命人先到襄阳，放了二将同征，免他回朝跋涉。二将又早已心安，路途且是惯熟，有何不可。即唤副先锋岳纲，行军都统制高明，二将领令一枝，速往襄阳而去，限期三天要到，违令者斩首。二将得令，带了健卒五十名，不分日夜行程，这且不表。

先说孙振，自从刘庆、张忠二人，困禁入牢，毁了求救本章，差了心腹家人上汴梁约岳丈行事，他日听候回单。岂知一去两个多月并不见家人回来，正在十分纳闷。忽一天只见家人报说，外面有一人口称从汴京而来，乃冯太尉家人，说有机密事来见老爷。孙振闻言，不见自己家人回来，反是岳丈差人有话，心有猜疑，不觉着忙，令他进来。

不一回，只见众丁带了一人，一见即下跪叩头，孙振说：“起来，你家老爷，有何机密事见我？”那人说：“小人奉了冯太师之命，日夜赶路到来，有书一封，上呈钧看。求老爷照书行事，即速可为，不然，钦差一到，老爷悔之晚矣！”孙振听了，意乱心麻，即拆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我只望报前仇，岂知反害了自己，还先已累及岳父，如何是好？可恨杨文广这小贼，并及这包黑子，如此厉害！岳丈已被禁天牢，若非他有书通知，本官险些落于虎口。如今若不投南蛮，再无别处可存身了。定然要依岳丈来书，投了南蛮，保了家口前去，逃脱此难。事不宜迟，我也不回书了，拜上你家老爷，说本官照书行事，倘得逃出，必设计救脱岳丈牢笼。”冯家人领命，即时叩别去了。

孙振吩咐家丁，即速备马应用，急进内房中，对妻子说知，打点金宝细物之类。正要上马，忽又想起一事，说我仇未报，反害得有家难保，有国难投，如今现囚着刘庆、张忠二人，不若杀了他，带着他首级，去南蛮王处献功，一见自然收录，以雪心头之恨。想罢，吩咐家丁推着车轮，在城外伺候，即忙升帐，传刀斧手，提刘庆、张忠，捆绑在辕门斩首。

正在押出二将，只见府门外来了数十个军人，飞跑撞入帅府呼喝而来，

犹如凶神恶煞。孙振吓得面如土色暗说：“不好了，朝廷差人来拿我了。”即连忙离了位往后而走，随后出城。早见人备了马匹，犹如得了珍宝一般，连忙跨上离了城厢，一程跑出西城，赶上家口，保护飞奔而去。

先说这数十人闯入帅府的人，乃是岳纲、高明，带领五十名军兵，奉了元帅之命，前来调取刘庆、张忠，同去随征，只因二位小将军，限期三日，要赶回复军令，二人年少英雄，性子急，奔到帅府，不着人通知，直闯进大堂。孙振心虚，只道朝廷来拿他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那里还敢杀害别人，只往后城逃走。岳纲二人，来得快速，不然迟些，刘庆、张忠二人，头已落下，此乃二人未曾被害，天子福庇，不该失此二员忠勇之将。

岳纲、高明一进了帅堂，唤声：“你快唤孙振出来，有要话与他说。”这些衙役等，早见孙振已命他提出张刘二人，所以刀斧手俱在帅堂伺候，此时孙振往后西门逃出，众人尚然不知，只道老爷走进后堂去，众衙役便说：“二位老爷，是哪里来的有甚公事？请说明白，好进去回话。”岳纲、高明喝声：“胡说，我们军情紧急，那有长篇话说，快快唤出你们狗官出来，问他有多大的官儿，误了我们军情。”众衙役见二人口出大言，必是有些来历，不敢言论，连忙进内。只见后堂，悄悄肃静，并无一人，楼外房中，寻了一回不独老爷不见，连夫人侍女俱无，差人只得出来，向二人说：“老爷方才进内，此刻不知往何处去了。”

二人闻言怒道：“休得胡说，你本官出门难道你们不知。”正说间，只见辕门口远远捆绑着二人，有四个刽子手守着在此，忙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差人回说：“这是狄元帅手下二将刘庆、张忠，只因临阵私逃到此，被我家老爷拿住，今日奉命开刀。”岳纲、高明听了，嗟叹一声大骂：“狠心孙振，我们来迟一刻，二人性命休矣！”忙命兵了解了绳索。但这些刀斧手衙役，见二位相貌凶恶，口出大言，又见本官逃去，不知为着何故，谁敢拦阻？正是蛇无头而不行，鸟无翅而难飞，众人竟一个个走尽了。

当时张忠、刘庆在辕门得放了绑，一同来至大堂，欲寻孙振厮闹，一见了岳纲、高明两人，方知他们来搭救的，但不知其详。二人见问，一一说明，刘张大喜，叩谢道：“不是二位早来一刻，已被奸臣所害。我亦不待钦差到来拿他，且扭锁这奸臣回朝，亲自杀剐方消此恨。”岳纲说：“二位将军，不必了，早间众衙役说他已逃去，但朝廷钦差，不日就到，焉能逃脱。况我二人奉令来取二位同去随役，因你路途惯熟，如若二位朝中一去，往返二十多天，行军救困急于燃眉，如何是好。不如我们不理这奸贼，待钦差去拿这奸贼，我等同去，快快催兵，解了狄千岁之危，有何不可。”

二人应允，一路不分昼夜赶回。一同下马进来见了元帅，岳纲、高明，将前事一一禀明，王元帅与杨将军，众将且惊喜，背后骂奸臣恶毒，若待朝廷钦差到来，拿这奸臣，放二位将军已是不及，就被害了。刘庆、张忠二人说：“若非元帅差人搭救，我二人必作刀头之鬼，今得全性命，皆赖元帅之力，与岳高二位小将军行程之速，恩同再造，终身不忘。”王元帅与二将说：“此乃将军二人造化，圣上洪福，不应失此忠义之臣。”刘张二人称谢不已，言谈一会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元帅吩咐摆下酒宴，与二位将军压惊。

是晚摆酒宴筵，元帅与众位小英雄，各依官职次序而坐，一同尽欢吃酒，至更深方散。到了次日，王元帅问张忠、刘庆二人的路程如何阻险，狄元帅如何被困？二将说：“元帅，我们一到边关，乃蒙云关安营。此关高耸，十分坚固，雄兵猛将不足为多，头一阵小将出马，已杀败了南将伤兵千余；第

二阵张贤弟出敌斩他大将先锋，也伤他兵千五百余。我兵非不精将非不勇，但此关主将姓段名洪，有女名唤红玉，神通广大，法力高强。第三次讨战，元帅不许人出敌，欲挂免战牌，小将心头不服，恃勇开兵，被他妖术擒拿回关，用邪符迷住了真性，反奔宋营讨战，若非元帅细心查察，小将一命难存。后来移营至高山，也是女将法力，此关贱婢甚是厉害。”王元帅听了点点头说：“南蛮乃一乌合之众，叛逆之徒，也有女将如此之能。倘能得女将投顺，何愁不指日成功。”说完，吩咐拔寨登程。

一路催兵兼程而进，已有月余，进至南蛮之地。初入广南一路，俱有武将把守关隘地上，还属大宋。王元帅是日正在催兵进发，忽有探子报道：“我军慢进。”

未知探子所报何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回 杨文广奉命探山 段红玉施法取胜

诗曰：

英雄小将到边关，解救重围破敌蛮。

为国为亲诚两尽，他朝奏捷凯歌还。

话说大宋师，一路行程催促进发，忽有探子报到，前面有兵一支，打着大宋旗号，不知那方兵马，请令定夺。元帅闻报，吩咐暂驻征兵，三军住足，看是那一方救兵住师一回。果见前面旗幡招展，打着云面总兵旗号。原来这支兵马乃云南陈总兵陈沔、余靖二人。前时狄元帅初进兵已知会他同征，只因南蛮王早已败了昆仑关，邕州尽下，至此狄元帅吩咐陈余二位总兵把守住广南，待他大兵征进，方才无后顾之忧，此乃狄元帅行军慎重之处。至此二人奉命，紧守广南一府。前时屡屡差人打听，只闻元帅大胜，正副二位总兵大悦，是以安心把守广南待等狄元帅大兵攻破他数关，复进交趾破他巢穴，便见成功，然后移兵复回昆仑关拿获南蛮王，早日班师。后数月探听元帅不独不闻胜败，连这盘人马也不知去向。至此二人心实惊慌，是以尽兴人马三万，亲往蒙云关看元帅下落。

此时两军相遇，陈沔、余靖二总兵，见了正副元帅众位将军，各各说明起兵之由，合兵一处。二总兵闻元帅困在高山，算来已有五月，实为惊骇。大兵又是行程半月，已至蒙云关，离城五十里，元帅吩咐择地安营。二位元帅升帐，众将列于两旁，王元帅说：“那位将军往探其山穴，然后进兵。”有狄龙、狄虎应声愿往。王元帅：“二位贤侄，虽然英勇，但初至边廷，路途不熟，待本帅另点别人罢！”狄龙正要开言，这杨文广愿与他兄弟同往，元帅许之，有刘庆、张忠亦愿随副元帅，与狄龙、狄虎二侄前往。王元帅见是刘庆、张忠二人，大喜：“二位将军同去甚喜，只因你路途已熟，须要小心。”众将应诺领兵三千而去，王怀女仍放心不下，又差岳纲、高明带兵一千分进峡山，接应副元帅，不得有误。二人领兵而去，慢表。

又说南蛮探子报进府堂，大宋救兵已到。段洪闻报，对女儿说：“今大宋已有救兵到来，扎营关外，杨家将领兵也是有名的，我儿到要小心。”小姐说：“父亲放心，他纵然本事高强，自有女儿抵敌。他既先差人到山凹，纵使杀散守山的兵，狄青远隔高山万丈，焉得知之？除非生翅能飞。他兵既至，待女儿先挫他锐气，教他救兵，不敢藐视我们。”段洪说：“但凭我女儿主意，须要小心。”小姐应诺，即时上马提刀，领兵一千出关而去。

再说杨文广与四将，带了三千兵一路来到两峡山凹，虽有南兵把守，不过数百名，杨文广喝令，杀奔上前，众南兵见宋兵大队杀进，早惊慌吓得四散，不剩一人。刘庆、张忠细观这个山凹上下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我们前时回朝取救，山凹上下，俱是崖地，今水势奔腾，汪洋上下，不如杀散守山兵将，席云回山报知元帅，但无船筏可渡，众人也是枉然。”只是长吁短叹，杨文广听了，嘿嘿无言。二位公子，仰天惨切，呼声：“上天，我父王困于山涧之中，未知生死，今救兵到来，又遇水灌山凹，不能上去，必然凶多吉少了。”哀哀痛哭，刘庆、张忠见他

兄弟二人痛哭，心头不忍，不觉虎目圆睁，忍不住流泪，呼声：“元帅，今日看来果然难以搭救你了。”弟兄二人，倍加凄惨，恰如平西王当真死了一般的痛哭。

弟兄悲痛之际，狄龙将手中长枪抛于地下，跳下马来，说：“不能救父，

焉能苟全性命，不如跳下山凹涧中，与父同死罢！”说未完，狄虎也跳下马，一同走前数步。杨文广看来不对，连忙下马拦阻，说：“不要走。”早已左手挽住狄龙；右手挽住狄虎。张忠、刘庆亦忙来拦住弟兄，大呼：“二位贤侄，令你父虽然遭困，今日王元帅奉旨解危，回营前议，自然有个主意可使你父脱离此难的。二位贤侄，何须性急。”杨文广也来劝他回营，狄龙、狄虎见三人力劝他回营，带泪含悲说：“列位相劝，乃一场盛心，只是古云：君有难为臣死节，父有难子岂独生。乞三位放手，全我兄弟之念罢！”说完大哭，三人此时十分着急。杨文广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且同你，你言臣父有难为臣子死节，但今你父困在山中，手下现有兵将十五六万，不过是没有出路，目下不能即脱此难。我今回营，见了元帅商量，自有计策，解救你父。倘你一时气忿跳下涧凹中死了，岂不枉送了性命？且身负不孝之名，有何益处？你父实乃未死，你们如此执迷，岂不作他当真死了，不孝孰大于此？即使你父果死，还有母亲在，何至一刻轻生。贤弟，你二人可想愚兄之言是否？”当时狄龙、狄虎听了杨文广之言，忽然醒悟，忙向三人深深打躬：“蒙兄金玉良言，敢不如命。”说完，众人上马，忽见那前面来了一支南兵，排开队伍，拦阻去路。

杨文广一见，吩咐列开阵势以待，队伍中来了一位女将，刘庆对杨文广说：“这位女将，便是会用邪术的段红玉，他今来拦阻我们，到要小心。”杨将军听了，催马上前，大喝：“贼丫头，通下名来。”段小姐一见，来了一员小将，十分威武。想来早间探马报道，杨家女将王怀女领兵，如今看这位小将，打扮模样，又有四人保护，极似个领兵主帅一般。遂大喝：“来将何名？”杨元帅说：“小丫头你听真了，吾乃山后寨威震石关，金刀杨令公之曾孙，三关元帅杨延昭之孙，杨宗保之子，本帅乃副帅杨文广，若知我的大名，早早下马，献关投降，放出天兵将士，共拿叛逆，不失封侯禄位；如若仍然执迷不悟，难免玉石俱焚。”

段小姐闻言怒道，指着杨将军，喝声：“你这年少匹夫，我且问你通名，就说出满天大话，许多妄言，看刀！”言未了，双刀飞来，杨文广金枪急架相迎，一连战了二十余合。段红玉看看抵敌不住，不好了，这小贼本事厉害，再战，只恐性命不保，不如用法擒他便了。杨文广喝道：“小丫头，交锋未有十合之勇，便来阻截我师，本帅来取你命。”正要催马追赶，一想起不好赶她，但她用邪法，我且勒马看他怎样？再作道理。

登时停马不追，段红玉见杨文广一时住马不赶，暗骂一声：“好个伶俐小贼，如知我有法术伤他，是以勒马不追，罢了！虽然你乖巧，如若单单容你回去，不独便宜了你，也不知我法力高低。”即口念真言，向北方用剑一指，霎时间飞砂走石，日色无光，其砂尘竟向宋军队里打来。宋兵顿时大乱，队伍不整，四下奔逃。小姐喝令一千兵杀上，宋军大败。小姐正在催马挥兵，追杀宋兵，又见两峡山，一队军马打着大宋旗号，十分严整，方才不敢穷追，收军回关而去。

且言宋兵见飞砂走石住了，见后没有追兵，方才聚于一处，当时岳纲、杨唐见了副元帅，说：“奉王元帅之令，惟恐有失，特差我二人来接应。”杨文广五人，点清人马，折去七八百，即时回营，进了帐中，将探山战败，一一说知。王元帅说：“初次胜败，何足挂怀，败此一阵，乃本帅之过也！明日待本帅临阵，拚个高低便了！”

有狄龙、狄虎上前，口称：“元帅，我父困在高山之中，未知生死，望

祈元帅早定良谋，救出我父，恩如山海，自当犬马效劳。”王元帅说：“贤侄，你休得性急，这小丫头用法移营于南山，时值三春，水灌发在山凹，昨刘将军所说秋冬时，山凹干涸，俱是旱地，止容一人一马，山凹下有兵丁把守，上面虽有英雄好汉，数十万雄兵，不能得下。为今之计，必然众兵往山伐木为渡，杀散守山兵。刘将军驾云上山报知狄元帅一渡可下，且瞒不过这贱婢，必然本帅明日出阵看他，山势如何？与这丫头斗法，待元帅众人一同渡下，就可脱离此难了。但是性急不来的，明日本帅亲自出阵，一者看其山势，在何方可乘木筏；二者看他这蒙云关，如何险阻。然众军上山伐木，十天方能作用，二位贤侄性急不得的。”兄弟闻言，打拱称谢。

但不知来日交锋，何人胜败，如何救出狄元帅，众人下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回 沙场布阵困英雄 锋敌中婚思小将

诗曰：

年少英雄肯让谁，沙场对垒勇为强。

阵中被困缘谋广，方信六韬三略奇。

再说次日王元帅带领一万军马，与众将杀奔至蒙云关下，投寨讨战。只闻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段小姐一马冲出，三军随后。王元帅一看，这女将果然生得姿容绝世，美貌娉婷，细看，皓齿莹眸柳叶眉，神如秋水玉为肌，恰如仙女临凡界，秀色可餐足解饥。王怀女看罢此员女将，暗暗赞道：“这丫头果然沉鱼落雁之容。”杨文广见了说：“待我出马好报昨天折兵之仇。元帅吩咐小心，杨文广应允，一马飞出，大喝：“贱婢，休得逞强，本帅来也！”段小姐一看笑道：“杨文广你这小畜生，昨日容你败去，今日还敢临阵当先。”杨文广怒道：“本帅昨天误中你妖术，今日特来斩你，休想要活命。”提起金枪便刺，段红玉双刀急架相迎。

男女二人，战不上三十合，段红玉实是招架不住，只得回马，退了数步，口念真言，忽一阵狂风大作，半空中落下许多豺狼虎豹，向来营阵中扑来，吓得宋兵惊慌逃走。王元帅看见，急拔宝剑一指，口中念动真言，只闻半空中雷声霹雳一响，这些兽物纷纷化成纸剪的，落于地下。段红玉一看大惊，不知何人破法，又见杨文广持枪刺来，小姐双刀架住，想下一个主意，便呼：“杨文广，我闻你杨家大小男女，俱称无敌，我看来不过仗着血气之勇，演习得几路枪刀之法耳！我今与你斗阵，摆个小小阵式，你若打破，我便献关投顺；若打不破，你的性命难逃，枉你杨家名望。”杨将军冷笑说：“丫头，你小小女子，有何本领，由你摆什么阵图，只须我一人一骑，就来破了你的。”段小姐见他答应打阵，暗暗欣悦，便呼：“杨文广且待片时，看我摆来。”言罢，往本营而去。

杨文广勒马观看，只见布兵一千，东南西北，旗幡动摇，不一刻摆成一阵。杨文广笑声：“丫头，我只道你什么奇难惊人之阵，原来如此平常也！”说未了，只见段红玉到来，呼：“杨文广，你会打这阵图么？”杨文广说：“本帅只道你摆得什么奇奇怪异之阵，岂知乃一字长蛇阵也！这十座古阵，本帅自一二岁时，已熟悉了，何必再来卖弄。”小姐冷笑说：“杨文广你夸此大言，我摆的虽名长蛇阵，你敢来打的，方算你是英雄。”文广喝声：“丫头，不必多言，看本帅来打破你的。”说罢飞马冲阵头。

王怀女一见杨文广冲入阵中，吃了一惊说：“不好了，侄孙此去，必中那丫头之计。”众将忙头道：“元帅，据末将看来，段红玉摆来这一字长蛇阵，只得用兵一千，副元帅向阵头冲入，只打乱蛇头，此阵即破，元帅何须着急。”王元帅说：“列位将军有所不知，他摆的虽然一字长蛇阵，容易攻破，只防这丫头用起妖法，孙儿受他牢笼了。”岳纲与萧天凤说：“元帅既然如此，待末将前去接应。”王元帅说：“如此，萧将军打阵尾，岳将军打阵腹，倘阵一破，不可恋战，追赶这丫头。”二将领令，拍马向前。

先说文广冲入阵中，勇不可当，段红玉见杨文广闯进阵中央，暗暗欣悦，呼声：“小贼中计了。”连忙念咒一回，仗剑一招，只见阵中天昏地黑，难辨东西，这杨文广正杀入进阵中，忽然一时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耳边只闻喊杀如雷，犹如千军万马之声，心中慌乱，喊声：“不好了，中了贱婢之计，此番性命休矣！”此时萧天凤、岳纲二人，也冲进阵中，只见乌天黑地，不

见人形，只认得声音，三人只得勒马，聚于一处，停住慢表。

且言王怀女看见三人进阵中，不一刻见阵内升上一朵乌云，将长蛇阵罩住，大惊说：“不好了，必为这丫头用些妖法，三人中了他计。”正要抽身，又见阵内跑出一支人马，乃段红玉用撒豆成兵之术，当时他又来喊战。恼了狄龙公子，怒道：“可恶贱婢，我来也！不斩你下马，誓不回兵。”提枪飞马而出，段红玉看见来了一员小将，甚是齐整，金冠鸡尾两边分，粉脸朱唇体貌新，直竖秀眉多耀采，横排美目有奇神，征衣合亲黄金甲，箭袋排装白羽筠，罢弄银枪风雅样，哪吒相似下凡尘。

当下段红玉看见狄龙，恰似潘安再世，恍如卫玠重生，暗暗想来，好一个风流小将，美貌郎君，倘若得我配匹了此人，一准风流一世；但今两为仇敌，岂非妄想妄思的。思忖一会，自我好不知羞耻，我乃闺中幼女，难道终不知礼节的，婚姻大事，当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如何一见这美貌少年，就胡思妄想；况与为敌国，一面未交，不知姓名，何不向他问一声，便喝道：“那位宋将，休得逞强，我段小姐在此，快与我通上名来。”狄龙早见，已饱看这段红玉一会，但见他生的果然绝色无双，恰似昭君再世，又如月里嫦娥；三寸金莲，令人可爱，手拿双刀，娇声滴滴。狄龙看罢，想来此女，生得美貌如花，古言昭君之美，至今所传，比之这红玉，不知又何如也！不但我中国目睹，未有一人及她之美，这样嫩躯弱质。想彼与人对敌冲锋，不过仗着邪法，厉害伤人，困我父王人马于高山，至今未知生死，若不拿得这丫头，焉能救得我父。想罢，催马上前，喝声：“段红玉，你问我的大名，须要洗耳恭听，我乃大宋朝世代簪纓之臣。我父平西王，我乃应袭大世子狄龙也！我父身居王位，奉旨征南，误中你妖术，困于山涧之中至此日，今本公子领兵前来救父，特来先拿你这小贱婢，雪了此恨，再来剿灭你们。如若知事者，急急下马投降，倘然执迷，尚敢抗拒天兵，一同灭尽，悔之晚矣！”

段红玉一闻他是狄青之子，怪不得生来如此之美，即开言呼声：“狄公子，你是青春少年，家中有几位令夫人。”狄龙见他忽然问起此言，不觉十分稀奇，便呼声：“贱丫头，我与你两军对敌，因何动问起家中事情。”提起枪喝道：“我与你非亲非故，既不愿投降，休说闲言，看枪！”对面刺来，小姐双刀架住，叫声：“小将军，休得发怒，待奴奉告一言，未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狄龙说：“你有什么言语，快快说来。”段红玉满面笑容道：“奴家久仰公子令尊大人，如雷贯耳，乃大宋朝一条擎天玉柱，保守江山，社稷倚重之臣。前者一时错了主意，冒犯虎威，困他于高山，至今劳动了公子众人前来，奴家多多有罪，今我实告一衷肠之言，望祈公子猜测的。若然猜得出，救爷何难，我且回关，劝父投降你们一同南征，奴之心事，尽在于此，公子你乃聪慧之人，定然猜透奴家心中之事。”

当下狄龙闻段红玉之言说：“丫头，我猜你的心头事，倘若猜透，救我父，且出关劝父归降，这话十分奇了。”莫非此女如此柔和光景，思量与我订良缘，欲知心内事，尽在不言中。当时段红玉看见狄龙不做声，便呼声：“公子，在你堂堂一表，只道你聪明过人，岂知你如此懵懂，莫非你明知其故，哄着奴家不言么？”狄龙诈作不知其意，喝声：“贱奴不必多言，看枪！”段红玉用刀架住，便呼声：“蠢冤家，奴这一段衷肠心腹之事，你何故推开，只作不知。你本是一个王候公子，知书达理，岂有这样事情不知之理，自古有话说得好，月老做定姻缘簿，千里合婚天配成，系足红丝谐到老。”

此时段小姐一时说出“婚姻”二字，配合数言，不觉脸上泛出桃红，一

时实见羞愧。当下狄龙闻她说出此言，说道：“丫头，既有心与我配合，不该亲自明言，实乃不知羞耻之女。”罢了！待我诈作不知其意，耍他一耍，看这贱婢，如何回答于我，便唤声：“小姐，我狄龙生来愚蠢，不知你有什么衷肠心事，何不明言，不必这样半吞半吐，既肯投降，即速献关，救出我父王，任凭你有什么天大事情，我无有不依的，快快明讲罢！”此时小姐如何答话，姻缘曾订结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回 段小姐暗口问心 狄公子假订良缘

诗曰：

天定良缘不可强，赤绳系足是前生。

虽然假定终身事，月老神祇已察明。

当时段红玉听了狄龙之言，暗骂一声：“小冤家，你分明知我为着姻缘之事，你故意推作不知，教我说明。我乃未出闺门的少女，这话如何叫人说得出口。”想了一刻，暗说：“这小畜生，他也老辣，心中明白反难我明言，若不说明他假做不知，岂不将此段良缘当面错过，罢了！我也忍着，不如与他当面言明便了。”唤声：“公子，奴实乃未出闺门的少女，今年十六，幼年十岁间，在后花园玩耍，偶过终南山云中子仙师，传授与我兵书仙术，件件法力俱全。前时我主进了反表于中国，天子震怒，差你令尊提兵南征，初到我关，几场得胜。后来奴家施法，困在高山中，今虽受困，幸而他军中有粮，若要令尊脱离此难，有何难处，只要公子依我一事。除非你我订了良缘，两下结成佳偶。”

狄公子闻言笑道“好个无耻贱丫头，自古婚姻须待父母之命，须凭媒灼之言，那里有男女亲自对言婚姻之理，你是不知羞耻，而败人伦，我堂堂一个男子，生长天朝，岂肯匹配你偏方化外不知廉耻之女。如若久后人知你我于阵上自订为婚，岂不羞惭的么？我劝你休要胡思妄想，收拾此念罢！”狄龙几句言词说得段红玉恼羞成怒说：“狄龙你不识好歹的蠢东西，焉敢出口伤人！你说是个堂堂男子，生长天朝，不肯匹配我蛮方之女，只怕你以后求救兵时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我虽乃生于南方，父为伪官，但南方一角九溪十八洞，俱已闻名，知是英雄豪杰之人。我虽年方十六，女子之工，何所不晓；诗文刺绣，何所不精，兼能隐遁变化，吞云妙术，善于六壬神课。你国纵有雄兵猛将，那里在我挂怀。就是奴的容貌，虽不敢称为尽美，也不是丑陋之姿。我虽一少弱之女，法术精通，文武两全，你敢大胆狂言，藐视我么？早知你如此轻薄奴家，错于口吐真情，今日不斩你头，怎雪我胸中忿怒。”拍马抡刀，照头砍下。狄公子长枪急架挑开，二人冲杀了二十余合，两边战鼓如雷。

有王怀女在旗门下，看见狄龙与段红玉杀得难解难分，说这二人，果乃将门之子女。当时小将狄龙想道：我称将门之子，武艺传家，难到反不如一个油头粉面少女，今日不胜他，誓不为人。即抖擞精神，长枪一紧，上下习腾快刺，杀得段小姐有招架之势，无还手之力，口中发喘，遍体生汗。段红玉说：“这小冤家的枪法厉害，真乃少年英雄，怪不得他眼横四海，旁若无人，少年出众，人物轩昂，超声儒雅，观他是福祿齐全，我段红玉若得匹配这员小将，就死瞑目。此非我私心淫行，但是终身大事，百年会叙，必求相当，岂可草草为伍耶！正想之间，狄龙枪已飞至马前，小姐一惊，拍马而走。狄龙催开坐骑赶去，段红玉回头看见狄龙赶来，便放出一宝贝，名落魄幡，正要插起，又恐他惊受不起，伤了他的性命，虽然还有解救，但爱惜这员小将心切，不忍他受苦，但恨他不肯依从我，还来多言羞辱，奴家何不取红纸索，擒他下马。即念动真言，只见一道毫光，飞起仙索。小姐呼声：“狄龙，看我的法宝来取你。”

公子听他宝贝二字忙将马勒住，但见半空中毫光闪闪，红光透起日无明，飞舞空中乐军情，不啻天罗兼地网，纷纷滚滚到天灵。当下狄龙不知这件是

何东西，吃了一惊说声：“不好了，果然这丫头以妖术弄人。”想这东西落下来，只怕性命难保了。连忙拍马而逃，段小姐冷笑说：“你思逃脱，休想了。”手往上一指，只闻一声响亮红光忽落，狄龙身上忽被捆绑住，跌于马下。小姐催马上前，手举双刀，喝声：“狄龙，我来取你的性命。”狄龙此时不能逃脱，说声：“罢了！再不想我狄龙今日死在阴人之手。”说罢，闭目待死。

段小姐喝声：“狄龙，你今被捆，我刀一下，就身首分开，你只管打算来，若允婚事，我就饶你；如一句不字，枉送你性命。”狄公子想道：“这无耻贱人，痴心妄想。要我许婚，我若允了，久后人知，岂不耻笑于我，宁可死在他手中，此事断乎不可依他。又想身已被擒，若一言不允，他刀一下，我死在目前。我死也不打紧，但父亲困在山中未曾救出，母亲尚在，我若死了，好不凄惨，不若我诈哄了贱人，放起我来。谅她的武艺，不是我的对手，此时出其不意，刺死于她，岂不为美。想罢，呼声：“小姐我一时愚昧，不依从于你，今已悔过，伏望涵容，我今允你婚姻之事，快些放我起来，待小将回营告知元帅才是正理。”

小姐闻言大悦，呼声：“狄公子，你此话真的么？”狄龙说：“小姐我并不虚言的。”小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奴安肯得罪，放你起来。”口中念念有词，登时仙索解下，狄龙翻身上马，提起银枪，瞪起目看着段红玉大骂：“无耻贱婢，你依仗邪法邪术拿我，好不羞耻，要强逼为婚，我狄龙本是个顶天立地奇男子，焉肯匹配你化外之人。”说罢，提起长枪便刺，段小姐怒道：“好负心小贼。”双刀架住，战不上几合，又照前捆他下马。

段小姐提起双刀，不过是恐吓于他的，那里当真舍得斩下，勒住马喝声：“好失信的冤家，你既不肯允婚姻之事，当面实言，我也不强你，但你不该假言慌说哄我，辱骂于我，本该即时杀你，但今若果真心从婚姻之好，奴即回关劝父归降，然后放出你父亲，你意下如何？倘若允肯，快快说来，待奴打发你的去路。”狄龙此番思来想去，这奴婢三番两次，不忍伤害，不过欲订结婚姻，何不哄骗了她，解了父王之困，岂不胜于自设机谋，又要上山伐木，许多辛劳。今他许我放回父王，不用吹毛之力，有何不妙？倘若见了父王之面，反说未允也由我，主意想罢，唤声：“小姐，我今当真许了此事，成就了百年之好，你就要收兵回去救出我父王，献关投降，万不可失了信的。”段小姐呼声：“小冤家，说了半日语，你难道不闻知么？”狄龙冷笑说：“小姐如此，何难依你，倘救出我父，乃我的恩人；献关投降，乃弃暗投明；同为一殿之臣，与我就好成为夫妇，如今再不失信哄你的。”

小姐听了呼声：“公子，你的言词，实难真信，若是真心，可对苍天，罚了一誓。”狄公子闻言，踌躇一会，便说：“岂有此理，我男子汉，一言既出，难道反悔的么？”小姐说：“公子你早间已骗我一次，焉可再骗二次，倘反复起来，一时之怒，伤害于你，奴心何忍，若不对天盟了誓来，恐你又有反复的。”公子一听，暗暗骂声：“好厉害的贱人，迫我誓言，方信为真。我如今既瞒不过她，可将不痛不痒咒言，哄骗于她。”即呼声：“小姐既要凭信，我就对天盟誓：倘我狄龙反悔失信，辜负了小姐之约，自身遭兵难。”此时狄公子对天发誓，只道无心乱说之言，岂知成了怗偈，日后却也应验了。他后来抛弃段小姐，困于敌阵之中，险些伤了性命，幸亏得小姐前来搭救性命，方才保全性命，验盟却也奇的。

当下，小姐见他发了咒言，心花大开。呼声：“公子，愿你改祸成祥，

水无灾殃。”说罢，口中念念真言，收回仙索。狄龙起来，段红玉唤声：“公子，今领兵回去，等到晚间，将狄千岁众人收回，待你父子聚会了，三日后劝父归降，你道如何？”公子称是，又想这丫头，果然投降，且先哄了他，破了长蛇阵，救出杨元帅二人，再作道理。便呼：“小姐如今话已说完，你何不回去收了此阵。”段小姐说：“公子之言有理，你且慢些回营，待奴先收兵回去，准三日后来投降。”说完，上马加鞭去了。那狄龙公子，方才上马提枪垂头丧气而回，便一路思想段红玉的痴心，觉得好笑，若非仇笑，她生得如此美貌，为我之妻，不是羞没的。

又说王元帅见狄龙去赶段红玉，不见回来，心头挂念，正在差人前去探听，见狄公子远远回来，心头放下，想起实为奇了。段红玉法力多端，狄公子因何逃奔而回。想未完，狄以子已到，即开言呼声：“公子，你追赶段红玉，胜负如何？”狄公子见问，又觉得羞惭起来，遂将阵上之事，一一说明原由。王元帅听了，不胜大悦说道：“既然段小姐一心归降我朝，与公子结为姻好，真乃一双美满夫妻，亦由当今天子洪福，这员女将法力高强，若得她为助，南方何愁不平。等狄元帅明日脱了此难，老身自然与令尊细细说明，成全你二人的美事，想来万里程途的姻缘也！”

狄公子闻言，满面发红，说：“元帅此时休得再提起了，我狄龙既已英雄自许，岂肯屈于丫头之下，今日不过权词暂哄于她，即日救出我父，强如自己劳师动将，设施谋计。我父倘脱离此山，与她拚个死活，纵然身死，亦无所恨的，断然不要这贱婢为妻。”

不知王元帅如何答后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回 段小姐谎言哄母 云中子真偈规徒

诗曰：

一心订就好姻缘，谎哄双亲结凤鸾。

下降祖帅好赠柬，他年破敌理方连。

却说王怀女当下闻狄龙一番负约失信之言，便说：“公子你言差矣！你既英雄自许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此乃婚姻大事，岂有轻于出口，对天盟誓，难道天神地祇，皆不灵验么？我不与你相论，待等狄千岁身离虎穴，段小姐前来投降，老身必然执柯的。”再说杨文广、萧天凤、岳纲等在阵中，只因暗如黑夜，不敢放马，守候多时，忽然光明，其阵纷纷自解。三人不知其缘故，不敢追杀这些南兵，一同拍马向宋军队伍中而回来，到王元帅跟前，各言困于阵中暗黑之由。王元帅说：“此段红玉用法掩了阵中光明，今幸狄龙同红玉私缔婚姻收军回去，汝等得出。”传令三军回营，慢表。

且说段红玉收了神兵，领一千兵回去，一路思量婚姻之事，不觉进得关来，想起十分难言，只忧父母不允，不若先探父亲之言，随机应变，此事方妥。当时来到滴水管前下了马，拜见父亲缴令。段洪一见到：“女儿今日出阵胜败如何？”段小姐说：“今日与王怀女斗法，她果然厉害，手下战将甚多，皆是骁勇之汉，女儿对敌一场，未得其利，是以收兵回来。”段洪说：“胜败乃军家常事，今日虽然未胜，明日为父尽令城中众将，与她见个雌雄，退了大宋人马，为父方得安心，与你定个良缘，乃公事私事两毕。”段小姐闻言，默言不语，别过父亲，在后堂而去，见过母亲。

夫人正在后堂，一见女儿进来，忙问道：“女儿你连日军务事情，十分劳苦，今日开兵，胜负如何？”段红玉见母亲问她，谎说：“女儿今日出兵，遇了杨家女将王怀女，她的法术精奇，女儿的法术施去，总不灵验，不知何故。”夫人听了，说：“我儿，你平日说过，倘遇疑难之事，可以请得师父到来，今女儿何不焚香，请师父前来，细问其中缘故。”此时段小姐忽然醒悟起来，心中暗喜，何不如此将计就计说出，看母亲如何？此时小姐将眼一揉，双眼流泪，口中嗟叹，夫人一见大惊说：“女儿因何忽然伤心起来，快说知为娘。”小姐见夫人追问得紧切，不但不说，反大哭起来。夫人越发心慌，连忙近前扯住女儿玉腕，与她拭泪，说：“女儿你有甚事情，不必如此，快说与娘知。”

小姐呼：“母亲呵，只因提起了师父仙师来，为儿心中不觉凄惨，以至悲伤。”夫人说：“女儿，为娘提起你师父来，因何就触起你心事，到底是何原由？”段小姐说道：“此事论理，孩儿不能说出口，事到其间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禀明罢。当日我师父传授女儿的法术时，临别之日，吩咐女儿，有某年某月大宋兴师前来，领兵主帅，乃王怀女。她的武艺高强，法力精通。她提兵到此立刻就好前去投降。况南天王我主乃一叛逆之流，终为狄青所灭，我们拒敌，就算逆天行事，传我法术，自然不灵验的。果然今日交兵，法宝不应验了，若不早降，全家还有性命之忧，倘降了大宋，世代身受国恩。还有一言不好出孩儿之口，但母亲要我说明，女儿也顾不得羞惭了。仙师说女儿的姻缘，该是宋营中狄龙，若违背了师言，就有天大的祸，再三叮咛而去，女儿谨记在心，直至今日早上交兵，果有狄龙其人出阵，与女儿战斗了二十

合。他的武艺高强，女儿非他对手，指望施法得胜，奈王怀女更高于女儿，只得收兵回场。方才母亲说起师父，倘女儿欲待不言，诚恐祸有不测，说出来，实是羞惭。”

当下，夫人听了吓得目瞪口呆，叫声：“女儿呵，幸得你对我说明此事，若竟含羞不说，险些耽误了此事，娘且请你父进来，与他商议。”忙唤丫鬟传请。不一时段洪进来，坐下。说声：“夫人有何事？”夫人见问，就将女儿的话，一一述知。

段洪闻言，默然不言，想了一会，唤声：“夫人我想此话，甚是荒唐了，况且终南山云中子仙师，怎肯忽离仙界，来管这俗闲之事？我段洪虽生蛮地，身受皇恩，岂肯低头受降，夫人休信女儿之言。”段红玉初时假这虚言哄双亲，瞒拟可遂他心愿，岂知今日父亲不准信，心内暗惊，粉面通红。暗说：“不好了，这事休矣！如何是好，且看如何答话。原来这夫人乃是妇人之见，把女儿之言，认定为真，今听见丈夫不信其事，心中暗怕呼声：“老爷，我想云中子仙师，乃道德深高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既且预留下此事此言，老爷何不准信的，只忧逆天背理，大祸临身，悔之晚矣！”

段洪闻言，喝声：“妇人家，听信谗言随口乱道，陷我行此不义事，我断不背主求荣的。”夫人见丈夫大怒不言，小姐当下说：“不好了，父亲决然不信的，婚事不成了。”想一会，呼声：“爹爹，女儿焉敢在父母前说谎，若还不信，待女儿今夜焚香，请祷师父下凡，便知明白了。”段洪说：“我从不信鬼神的，你说法术，乃去云中子仙翁授你，我亦不信，如若你请他到来，为父亲口问明，方才准信的。”小姐满口应承，一心思量师父，偏庇护于他。是夜命丫鬟排开香烛，深深拜祷，暗祝仙师助赞姻缘。

却说云中子仙师，正在洞中坐，忽然一阵信香风过，屈指一算，已知其意。笑道：“徒弟呵，你虽与左辅星有姻缘之分，怎奈机缘未到。况你以法力擒他，这小将心中不服，口虽应允，不过哄骗你的。只等候到黄花洞，狄门父子，被王铁头和尚困住，该你前去相救，那时才得你姻缘会合之日。右弼星姻缘，乃王兰英，二人还未会面。今他叩祝，要贫道助力，怎奈你姻缘未至，若然不至，又失信于你，不如前去赠她数言。即时提笔将柬上书了几句，吩咐道童，洞中谨守，袖一柬驾云而去。不一时到了，按下云头，呼声：“贤徒，为师到了。”

小姐当晚祷祝完，正在盼望之际，见仙师到来，大悦，跪伏于地。仙师唤声：“贤徒，你事为师已尽知明白，今授你柬一纸，观看柬中之言，便知你终身大事。”说完，云中子落下一柬，仍驾云而去。那段洪一生不信鬼神，见女儿焚香叩请，果然来了一位仙翁，吩咐一番，云头落下一柬，忙上前拾起。小姐叩首起来，见父亲已将柬拾起，一同观看。上有七律诗云：

千里为婚一线牵，也须待命达时权。

左辅红玉成匹配，右弼兰英也共联。

其中变幻真难测，个里机关岂预言。

询问和谐花烛夜，黄花洞口结良缘。

八句之后，又有字数行列后，上写着：

贫道言词须当谨记，倘违背师言，轻举妄动，必遭天谴。凡事随缘安分，自有一定

之数，岂可强为。此八句诗，即你终身之事，尽在于此，切嘱。

段洪看罢此柬，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好个狡猾丫头，险些被你哄弄，误了忠臣名节，你为了婚姻事，就要父投降大宋，陷我于不忠之地，若非仙师

来指点，轻举妄动，祸不远矣！我养你这不孝女儿，败坏家门，要你何用。”说罢拔出宝剑，走到红玉跟前。

正要动手，夫人上前连忙扯住，夫人含泪急呼：“老爷，且息怒，听我一言。想来这女儿请师父到来，亲赐一柬，上面言词，隐而不发，未有显言。如何要杀他，你且说个明白。若还屈死了他，妾身与你决不干休的。”段洪说：你言我无故杀女，我难道未曾听见仙师柬上言词？先八句其中深奥，一时难明；后面书明白分清，不许轻言妄动，凡事随缘，不可勉强而为。他早间对你之言，皆乃谎说。明是阵上遇着少年宋将，私订了婚姻，所以回来谎哄欺瞒。若不斩了这不肖之女，难雪心恨。”夫人说：“纵有此事，求老爷暂且容了她，妾身自有主意。”

有段龙、段虎闻知，也来劝解父亲。段洪只得收回剑，小姐满面羞惭，啼哭起来。夫人说声：“老爷，我想女儿自幼儿端正，岂有一时改换心肠，于阵上遇了宋将。这婚姻之事，如何说得出口？况仙师柬上言词，含糊不白，细细参详出内里情由，或者女儿该配合这宋将，也未可知。”段洪说：“夫人你要见个明白，也不难，那贱人谎你，应配这狄龙。但宋营必有其人，明教贱人出马，若将狄龙擒来或阵前伤他就罢了，如若不然，定是难容。”夫人说：“老爷之言不差，明日教他出敌便了。”夫人劝解，段龙兄弟又劝父出园而去，有夫人劝解女儿说：“你父一时气怒，错认机关，要求伤你，明目又要你出敌擒宋将，但娘心明白，不用悲伤。”小姐只有含泪不语，夫人吩咐丫鬟，送小姐回房安歇，小心服侍。

此时小姐坐于房中羞怒，恼恨师父下了此柬，出丑一场，越思越恼，忿怒中欲寻自尽。又想在阵上于狄公子许下婚姻，又许他放回狄元帅。我死不足惜，一来未曾放出狄元帅；二来未见公子一面，诉我被屈一场，对他说明，我死了，使他知我不是失信负心女子。想罢，纷纷珠泪滚流，有侍女上前，再三劝解小姐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回 段小姐移回宋营 狄公子羞惭女将

诗曰：

姻缘订就小英雄，许救天朝众将戎。

施法移营真险地，狄家父子得重逢。

当下侍女儿人劝解：“小姐不必伤心，我家老爷性如烈火，不过一时之气怒，古云：狼虎不食儿，老爷怒过，后来醒悟，必悔过的。小姐若然恼恨，坏了玉体，老夫人受惊，小姐心也不安。生身父母，不比外人，老爷虽然错怪了小姐，还就忍耐才是。”小姐见众丫鬟不住劝解，方住了泪。时交三鼓，吩咐众丫头安睡去了。单剩心腹四个侍女，一同伴着小姐来到后园待月亭上。只见皓月当空，不禁触动愁肠，嗟叹一声。丫鬟已排开香烛，小姐当空下拜，披发仗剑，步斗踏罡，仰天叩祷：“过往神祇，今日奴施法移营，救回狄青。非因宾主求荣，实因许下狄公子姻缘，方存我的信行。”禀告已毕，烧了灵符。但闻半空中一声霹雳，走石飞砂，狂风大作，月色阴阴，乌云四起。两峡高山，这些山神妖怪，遵着旨，将一座大宋营，乘风连人带马，吹起半空中，移回沙场平原处。小姐收回了妖术，回归房中安寝，按下休题。

再说狄元帅自从打发刘庆、张忠回朝取救，已经半载，粮草将尽，十五万军兵，内中有胆小者，日夜惊惶，死者数万。元帅众人，日日悬望救兵。忽一夜中旬天，月色光辉，一时间天乌月暗，狂风大作，鬼叫神惊。这些人马，吓得战战兢兢，不觉身体浮起，飘飘荡荡。黑暗中飞沙走石，不辨东西，渐渐落下平阳大地，大风止息。众将兵方才定了神，二目方得睁开，风已息了，黑雾未散，不分东西，迟一刻雾霭一散，方才现出一轮明月。初时众人多说：“被此大风，又不知到了那一处。”各各稀奇，不觉你言我语。

许久，天色光明，狄元帅传令齐整三军，各归队伍，令人探路，方知大营一座，仍归原处，得脱岩穴，心头大喜。一同叩谢苍天，元帅说：“圣上洪福，有此神力相助。”正说之间，探子回报说：“启上元帅爷，我营外隔三十里，又有一大座营，小人前去探听，原来是我朝大宋救兵，领兵主帅乃无佞府杨门王夫人；副元帅大将军杨文广，统兵十万，在蒙云关左边屯扎，请令定夺罢。”狄元帅闻报大悦说：“好了，定然刘张二人请得救兵回来，怪不得昨夜狂风大起，将大营人马移向原处。”忙令众将兵，快随本帅前往叩谢王元帅众人。此时兵将大小三军，拔寨起行，随着狄元帅前去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蒙云关段洪，次早逼令女儿出马，擒拿狄龙。小姐无奈何，只得带人马来到宋营前，令人讨战。有宋军飞报进营中，启上：“元帅爷，有段红玉在营外讨战，请狄大世子出马。”王怀女说：“这段红玉昨与公子交锋，已约订婚姻，放出被困人马，为何今日又来讨战，真乃外国蛮人，反复无定。”正说之间，帐前一人呼声：“元帅，小将愿领兵出马，拿此贱婢。”元帅一看，乃是狄虎。王元帅说：“二公子，昨天段红玉将你哥哥连擒二次，要结婚姻，你兄虽然应允，不过是诈哄于他，原许放出被困人马，今天不见放出又来讨战，指明要你哥哥出马。本帅想来，这南蛮化外之人，反复无常，二公子休得出马，还叫你哥哥出营，问明于他为是。”

有狄龙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，贤弟且慢出敌，还是愚兄会她。”狄虎说：“哥哥何得拦阻于我，你昨日交兵，被他三擒三纵，辱尽祖父威名，弟今出马，定与这贱婢拚个生死，岂畏她妖法高强。”王元帅闻言，暗暗说道：“真

乃将门之子，果然智量包天。”便说：“公子既要出敌，须要小心，杀败了他，切记不可追赶。”狄虎允诺下帐，提了八耳九环大刀上马，领了一千精兵，三声炮响冲出营前。

段小姐远远见宋营中一队军兵，涌出一员少年将，头戴紫金冠，上插雉尾翎，手提九环刀，年少有英名。段小姐看他，只当他是狄龙，便呼声：“狄公子，休得逞强，奴家在此。”狄虎抬头一看，只见女将生得十分齐整，手提双刀，坐下一匹胭脂马，狄虎看罢，喝声：“贱丫头，你莫非就是段红玉么？我今特来擒你，快放马见个高低。”小姐闻言，不解其意。呼声：“公子，奴昨天与你订结婚姻，为何今日反面无情，又来与奴为仇敌，怪不得人说中原男子反复无常，此话不为虚话也！昨日已对天盟誓，今日就忘却前言，王魁无义比你倍加，只忧你后日多要犯誓的。”原来狄虎兄弟两人，公主双生，所以一般面貌，一样身体，若无意之时，就认不出哪个是兄，哪个是弟。故公主产生之时，因他相貌声音无异，恐后来难以分辨，故将狄虎耳上带了一个金圈，以为认记。

当时段红玉昨天初见狄龙之面，今日狄虎出马一时那里认得出来，是以责怪他昨天盟誓，今日负约之言。当下狄虎闻言，想来哥哥与这丫头，果然订了婚姻，免不得指明要他出马有此段原由，他误认我作哥哥，可笑之至。原来狄龙公子，乃年少无私，正直英雄，假哄段红玉，共订姻好，实欲她放出父亲，并非真意留心与彼。岂知段红玉一心认以为真，又认错狄虎作狄龙，说了一席私订婚约。狄虎听了暗想哥哥好没志量，一心贪恋着他的颜色，不愿放我出马。与你同胞手足，因何不以诚心相待，罢了！待我捉了这丫头回营，看他有何面目的。正思动手，又忽想道：既然这段红玉错认我是哥哥，不如哄引他真话吐说出来，看他有何言语。想罢，呼声：“小姐，昨天小将与你订约之言，焉敢有负，只因今日出阵，一时错记，只道交兵，望祈恕怪。小姐今日出阵，呼唤小将有何商议，望小姐说明内中情由，待我回营与元帅商量，对父王说你我早晚共成亲事，同心协力，共灭南蛮，那时一家完聚岂不是好。”

小姐听了公之言，遂将昨日回关，劝父归降受屈一段情节，一一说完，眼中落泪，伸颈提刀正要自刎。狄虎一见，马上竟忍笑不住，呼声：“无耻贱人，你当我是何人，我名狄虎，狄龙是我哥哥，共母同胞，相貌相同。我有耳上金圈为证，你不明待，看我手中兵刀使用不同。他使的是点钢枪；我用八耳九环大刀。错认我为夫，这些丑陋事，对我说出，不顾一些羞耻。好一个未出闺门外之女，自己寻婚觅配，不依父母之命，月老传书，岂不羞杀人也！还敢阵见人，真乃可羞可耻。”狄虎一席之言，说得红玉粉脸尽放桃红，细细看他，果然与狄龙无异，但耳上多有一只金圈，手用八耳九环大刀，坐下浑江马，举上各别，打扮略不相同，认真方知不是狄龙。看罢，羞惭难当，众兵在于左右，十分羞辱，把马一催而去。即腾云而起。南兵见小姐去了，一同逃走，狄虎见段红玉驾云而去，催动兵丁，迫杀南兵，四散奔逃，方才败兵回营。

却说段红玉在云头，往下一看，只见南兵被宋兵杀尽，心中带怒，又羞又恼，只骂一声：“狄虎，不该套出我的私约之言，当面羞辱于我。是我一时失于检点，真乃令人愧死。如今虽然走了，但难以回关，如何是好？欲要自尽，又未见狄龙公子之面，心下实在难煞。”忽然想起，我不如往芦台关驻足，王兰英贤妹，与我一师之傅，情同骨肉，今去投他，尽诉心头之恨，

他乃是女中之豪杰，智勇双全，宝贝法力，不让于奴。乃父王凡，官封王位，手下雄兵数万，战将千员。明日于她处，借些人马，来拿了狄虎，以泄羞辱之忿，岂不为美？想罢，推云向芦台关而去。

先说狄元帅带了三军众将，来到王元帅营前，令人通报。王元帅大惊，认龙、狄虎喜之不胜，王元帅吩咐大开营寨，与众将出营，一同迎接。狄元帅相见，连忙下马，踏步上前深深打了一躬说：“下官亏搭救，已是感恩不尽，又敢功二位元帅远迎。”王元帅杨将军说：“我等接驾来迟，休得见怪。”遂揖让进营中，一齐上中军帐礼毕坐下，狄龙、狄虎，上前拜见父王。狄爷大喜，命他起来。

不知说出什么后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出高山宋帅责儿 逢劲敌段洪忆女

诗曰：

掌握三军法度昭，亲竹父子不轻饶。

如违将令难私庇，立绑辕门把首梟。

当时狄元帅满面春风，说声：“我儿，休要见礼，为父今得重生，乃蒙二位元帅，为众位将军之功，我儿代为父叩谢罢！”弟兄二人领命，正要叩谢。元帅众人，哪里肯依，只得一同答拜。又有刘庆、张忠、萧天凤、岳纲、高明、杨文广，一众偏将十员一同上前，拜见狄元帅，又与众将军见礼。狄元帅呼声：“列位将军休行大礼，本帅已蒙列位相助，解脱困厄，实在铭感，没世不忘。”当下王怀女，呼声：“狄元帅，我王氏蒙恩旨命，顶兵到来解救重关，只为山高险峻，一时无计可施，正要上山伐本为渡，不知元帅一时到来，未知如何？出脱了此山。”

狄元帅闻言着惊，说：“元帅，我师被这丫头移营于高山，将近有半年，不知刘张二位贤弟，扒山讨救，得到汴京，不知如何军兵不服水土，死去数万，粮草将尽，正自待毙，偶然昨夜一阵怪风，比前更加猛力，将大营与被困人马，吹到了原处，早间令人四下打探，方知二位元帅救兵到来，只知托仗虎威，我众人得高大难；因此前来相谢，为何元帅推辞不受，莫非怪我来迟了不成。”王元帅听道：“千岁那里话来，老身果然不会移营之术，但必有一人也！”此时王怀女已知段红玉了，不即明言。有狄虎上前说：“父王与元帅，不必猜疑，移营者必是段红玉也！他今早间出战，羞耻走了。”狄虎一一说明，王元帅笑而下言，狄元帅唤声：“狄龙，你前日交锋，果然与段红玉私约了婚姻么？”狄龙道：“父王在上，孩儿昨日与这丫头大战，他竟求恳婚姻，孩儿不允，她用法擒拿我二次，只要孩儿许婚姻，她就投降，定然救出父王，孩儿只得假意应允，哄骗了他，今日放出被困人马，必然是这丫头。”

狄元帅闻言怒道：“好愚蠢之子，被女将擒拿，贪生怕死，诈许婚姻，贪其美色，溺我清名，辱尽锐气，先斩你不肖之子，后擒那丫头。”拔剑抽身，众将上拦拦住，呼声：“元帅且请息怒，听禀一言，你今父子，本是英雄之汉，在战场上，三合两趟，就败了南蛮女将。论彼武艺，怎敌你们，奈今所用邪法，是以公子无奈，假允婚姻，又将计就计，令他放出被困众将，移营下寨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其功莫大，焉得以贪色罪之。他用了邪法，你们堂堂大将，尚且被他困了，何况公子年少之人。”狄爷听了王元帅之言，说他堂堂大将，已被围困，也觉羞惭。说声：“罢了，你二人年轻，谁要你领兵前来？”王元帅说：“他弟兄二人为国救父。忠孝两全，实为可嘉。”

狄元帅听了，收回宝剑坐下。又问刘庆、张忠，扒山取救如何？二将就将孙振陷害，一一说明，狄元帅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若非上苍庇佑，众人多死在山中。”王怀女又说：“千岁想来，段红玉有意投降，实欲招婿，不若招安了他与世子完了婚，取了蒙云关，得此咽喉之地，谅他九溪十八洞不济矣！”众将皆言王元帅之言有理。狄元帅亦点头称是。

又说：“刘兄弟且将兵马一同调聚扎营。”刘庆领命出营去了，王元帅吩咐预备酒筵，与千岁众将压惊贺喜，又命以酒肉犒劳被困三军。一时酒筵排开，众人欢叙，上下欢呼畅饮。酒至更深，各回营寨安歇，到次日，元帅三人升帐，众将参见已毕。狄元帅说：“本帅昨夜思想段红玉既要联姻，本

帅就准他投降，若得了蒙云关，得他为助，一路势如破竹矣！”王元帅闻言说：“千岁之言，足见通权达变，但必须地帅亲去招安方妥。”狄元帅允诺，即戎装披挂上马，带了三军，三声炮响，与杨元帅一同向蒙云关而去；且慢表。

却说段洪只因一时之气，逼女儿出关去擒狄龙，不一时败兵来报，说小姐驾云逃去，众将俱被狄龙战败，小姐不知走往何方。段洪闻言大惊，盼望了一夜，不见女儿回来，夫妻二人，心中慌张，老夫人含着一包眼泪说：“我好好一个女儿，被你逼得他不敢回来，定然自刎在沙场之上。城中若没了她，怎能抵敌得大宋人雄马壮之师？倘一朝攻破城池，你我一死到罢，又连累了满城百姓。”说完哀哀痛哭。段洪听了夫人抱怨，心下十分不安，低头不语，只得到帅堂。

忽见军兵来报：“宋将讨战，要小姐出马。”段洪闻报，说声：“不好了，宋将要女儿出战，不知他往何方，又无能将，谁人出敌，这假如何是好。”想罢，即传众将计议，坐下帅堂，众将参见已毕，段洪呼声：“列位将军，宋将讨战，谁人出马。”众将闻言面面相觑，不敢应命。段洪怒道：“你等无能匹夫，食君之禄，当分君之忧，今日宋师临城，因何你个个怕死贪生。”骂了多时，即令备马披挂上马离了府堂，众将随后上了城头，只见宋军中远远望去，杀气连天，旗幡密密。段洪父子看了，实是心寒，众将观此，那里还敢出战，忙令人挂出免战牌而止。那狄元帅、杨将军，在关下闻知挂出免战牌，料他城内缺少能人，但段洪不肯出关答话不知何故？杨文广说：“他既出免战牌，又不见段红玉，且回营再议罢！”狄元帅点头，即传令收兵回营而去。

当下段洪下了城头，吩咐军兵小心防守巡视，不许擅离，即退入后堂坐下。思想宋兵难与争锋，不如上本一道，到主驾前取救便了！即写本一道，差段龙前往。段龙领兵，费了本章离关催马，不分晓夜行了十余天，已是临安地面。遇着一队人马，男女共数十人，极是宦家模样，看来不是民家。心中着惊，这些人莫非宋朝奸细，遂催马上前，喝声：“你等何处去的？”原来这些人，乃孙振带了家兵要投奔南蛮，跑了数月，方才到此。见有人吆喝之声，回头一看，来人以南蛮的装扮，即口称：“将军，我姓孙名振，祖居中原，官封总兵，镇守襄阳，有十余年。只为与狄青仇敌，结下深冤，天子偏爱于他，况他羽党太多，倚仗王亲势力，欺压文武，提兵南征，在我关前经过，纵兵掳掠，弄得鸡犬不宁，因此下官一怒，反出襄阳，要投南天国王驾下，以效犬马之劳。”

段龙听了孙振之言，便说“你今果有真心来降我主，有何良谋以退宋师。”当时孙振见他问起退兵之言；便呼声：“将军，你高姓大名，官居何职。”段龙说：“吾乃蒙云关总帅段洪长子段龙是也，奉了父命，到昆仑关求取救兵，以退大宋人马。”孙振闻言，连忙下马，深深打躬，说声：“原来乃大公子，久仰英名，如雷贯耳，何幸此地相逢。”段龙见他谦恭，也下马施礼，孙振乃势利中人，最会趋奉迎人，上前手拉段龙，声呼：“小将军，你今日邕城求救，何不带小弟同行，荐我见国王，自有退兵之策，可取宋室的江山。”段龙见说，允许同行，即时一齐上马赶路。

二十多天，到了昆仑关。有令传上，军兵进内报知，有蒙云关差人，有本报知大王。南天王闻报，即传旨宣进，不一时段龙进关，到府中于阶下，参见已毕，呈上求救本章一道，南天王将本拆开，只见上写着：

蒙云关主将段洪，领命镇守边关，自我主战书一达中国，宋王即命狄青带兵到来征伐，与臣交锋数次，胜败未分。今彼又添兵益将，臣之城内，缺少英雄，却被日夜攻击，有泰山压卵之危，倘吾主稍缓救兵，则关非吾有矣！况蒙云关乃我国归家退守之要道：“咽喉扼要之重地，倘若有失，进退无依矣！”

南天国王看罢，传递与混元长老、刘雄、鲁达，三人看罢，南天王呼声：“国师与二位王兄，不知有何高见，可退大宋雄师，以救蒙云关之危。”有混元长老说：“大王呵，臣思蒙云关，果然是咽喉之地。”即问：“伐本之人何名？与大宋救兵主帅何人，细细奏来。”段龙奏道：“臣乃蒙云关段洪之子，奉父命前来，来取救兵。初时狄青大兵一到关时，交兵失利，他手下几员战将英雄无敌；二阵花先锋被伤，后得臣妹用法力，困他于高山，已有半载，只待他粮草一尽，自然饿死山中。不料宋天子又差王怀女杨文广前来，领兵救出狄青，杀败吾妹子，未卜存亡。目下此关危急，伏望吾主即日发兵，方保无虞。”混元长老说：“怪不得段元帅着急，此关之危。”

当下不知长老说出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一回 南蛮王收录逃臣 王禅师开兵提将

诗曰：

背主奸臣投敌邦，蛮王不察妄收藏。

罪刑满贯难逃日，天眼昭昭报应扬。

却说混元长老对南王说：“怪不得段元帅的失机，狄青乃大宋有名之将，智勇双全，王怀女杨家有名法力，我主若要退大宋人马，除非差黄花洞，驻云溪铁头王禅师方可。”南天王说：“国师之言有理。”即于案前书敕旨一道，付交段龙。段龙又言孙振来投，一一达知。南天王正要使孙振进见，混元国师说声：“不可，安知不是敌人诈乎，须要我主如此如此作用方可。”当时南王依了国师之言，然后命兵丁拿孙振进见。

孙振至阶下，见有二三百人，分列两旁，手持利刃，居中设一滚油锅，上面南天王怒目圆睁，孙振看了大惊，又见兵丁狰狞阶下。南天王喝声：“武士，将大宋的奸细与孤家拿下油锅去。”武士答应上前。吓得孙振胆战心惊，叫喊哀求，呼声：“大王容臣说明，死也甘心。”南天王命放他来，喝声：“你乃大宋奸细，敢骗孤家。”孙振叩头一一说明来投之意。南王又问：“你既来投奔，家口何在？”孙振说：“大王，臣家口现在关外。”南王命人出看，回报果有家口随来。南王便呼：“孙振，这是孤家心疑了，但你今来投奔孤家，一定忠心为国，但你可将大宋朝的底细，一一说个明白，孤自当量材重用。若有妙计退得宋师，再加官爵。”

孙振听了，口称：“大王，臣弃宋来投，只为狄青不仁，倚势欺凌下属，臣心实有不甘，定然一心竭力图报。宋朝文臣所倚者，孔道辅、文彦博、包拯；武将不过范仲淹、狄青、杨家几名寡妇。今狄青被困高山，未知生死，但今王怀女救兵曾到否，臣实在不知，句句实言，望大王鉴察真情。”南王见他，句句真情，即封为参谋之职，共议国事。孙振叩首谢恩，退出安屯家口不表。

再说段龙领命来到黄花洞调兵，一日到了洞中，王和尚有两徒弟，一名青松；一名卜贵。师徒三人，神通广大，手下雄兵二十万，个个秃发，名为和尚兵。段龙一到，命人通知，王和尚吩咐二徒一同接旨。段龙读罢，和尚师徒谢恩毕，与段龙见礼。是日即刻登程，王禅师吩咐二徒看守山洞，自己带领十万军马，与段公子向蒙云关一路而来。跑走十余天，已至关下，早有兵丁报知，段洪即时出关迎接，按下慢提。

先说段红玉，那日被狄虎羞辱一场，在云头中竟投芦台关而来。正走之间，只见一座大山，名回雁山，离芦台关只有十五里之遥，段小姐看见山凹之中，旗幡招展，呐喊惊天，段小姐看见一员女将，带了无数女兵，在山中打围。原来只员女将，就是芦台关王兰英公主，红玉一见，心中大悦，连忙按下云头，来到公主跟前，叫声：“贤妹，愚姐在此。”公主听了细看，笑道：“原来段姐姐到此，因忤单人匹马而来？”段小姐见问，即将前事一一说知，只瞒了私约狄龙姻事不言。王兰英听了，说声：“姐姐，既然失机败阵，奴家一定去相助，如今且请姐姐回关歇息一宵，待奴禀过父王，然后与你同往兴兵。”说罢二人并马进关不表。

且言段洪开关迎接进王禅师，分宾主坐下，段洪说道：“未能退敌宋兵，今敢劳台驾相助，何幸如之。”王和尚呼声：“元帅，且请放心，贫僧不独杀退宋兵，我这要攻进汴梁，夺了大位，方显我法力高低。”段洪闻言大悦，

吩咐将免战牌收回，是晚备酒与国师接风。

又说宋军看见蒙云关收去免战牌，连忙进至帅府，报知三位元帅。狄元帅闻报，说：“这蒙云关高挑免战月余，今日收去，定然救兵到了。”杨元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去差人讨战，看他领兵者何人。”狄元帅点头称是，便问：“何人出敌？”有岳纲应声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岳将军须要小心。”岳纲得令出营，到了关前，令兵骂战。

南兵报进帅府，禅师大怒，即时别段洪。吩咐放炮开关，冲过吊桥。岳纲看见乃一和尚，大喝：“何处妖僧，敢来对阵，快些通名来。”王和尚勒马一看，见来了一员少年来将，便喝声：“小将要问俺法师名号，吾乃黄花洞驻云溪铁头王禅师，法号净慈，你师侵我南界，今奉南王命特来擒你，快快通名受绑。”岳纲呼声：“妖僧，吾乃大宋天子驾下威武将军，狄元帅帐前副先锋岳纲也！不必多言。”提起大刀就砍，铁头禅师急迎，杀了三十余合。

王和尚想：此将虽然年少，果然骁勇，不着用法宝拿他罢！转马逃走。岳纲大喝：“妖僧休走！”催马赶上。王和尚暗暗喜悦，向囊中取出金铃一个，口念真言，将铃摇了一声巨响。岳纲追近一闻铃声，登时人事昏迷，跌下马，有和尚兵上前捆绑拿了。禅师命人带回关中，又来喊战。

有宋军败兵报入，狄元帅大惊，忙问：“何人出马。”有张忠说：“小军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须要小心，岳将军被拿，皆由轻进。”张忠应允，领兵上马，提刀冲出营前。有王和尚一见来将猛勇，不敢恋战，不上十余合，一摇铃如前拿去，捆绑进营去了。众人失惊，又有宋兵见主将被擒，个个慌张，逃奔营内。走到中军帐前跪下，口称：“元帅爷，不好了！张将军出马与妖僧交战，战不上二十合，妖僧败走，张将军追去，妖僧怀中挂一皮囊，登时取出一金铃，向张将军一摇，就跌于马下，被和尚拿去，我等舍命在救不及，只得败回禀知。”

狄元帅怒道：“原来妖僧用妖物伤人，连擒去两员大将，这还了得，本帅出营擒此妖僧，方消此恨。”吩咐备马出敌。有刘将军呼声：“元帅，不可亲临险地，你乃三军之主，万一有差，如何是好，不若待小将去擒他罢！”元帅说声：“刘将军，妖僧有术伤人，若不能擒他就罢了，若败逃去，不可再追的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且放心，小将特拿席云帕与战，倘他用着妖物，小将即驾云逃走。”李义说：“刘将军，小弟也愿同去。他止擒得一人，焉能拿得两个。”刘庆应允。元帅说：“须要小心，本帅之言。”

二将领兵，登时上马，持了枪斧，飞跑出营，一见妖僧，不问名姓，枪斧一齐砍刺。这王和尚见二员宋将来得凶勇，铁枚架不住，心头带怒说道：“怪不得元帅屡败，如此危急，所来对敌宋将，个个骁勇英雄，如今二人凶勇齐战，倘不用法宝，必反遭其害。”说罢跑开数步，取金铃向李义一摇，早跌于马下，又提起向刘庆一摇。刘庆看见拿了李义，看来不好，早已席云逃去。反把王和尚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宋营中不意有此异术之人，果然狄青行军不可轻敌。”此日一连拿三将，王禅师得意扬扬，又吩咐众兵将李义捆绑了，推进关中而去。

有刘庆驾云逃脱，回到营中，一见元帅，说声：“不好，李贤弟亦被拿去。”元帅闻言，气怒得五内生烟，双眉直竖，骂声：“妖僧，连擒拿三员大将，若不出营与他拚死生，难消此忿。”喝声：“快些备马。”王怀女说：“元帅既要出马，我等相随。”当时带领众将，一同出马，元帅顶盔贯甲，

带领一万精兵众将，杀奔而来。

到战场中，见妖僧生得虎头怪眼，十分雄壮，胸中挂着一皮囊。王元帅想这和尚用法术，除非待元帅与他交战之间，如何算计，方能取胜。当时王和尚喊战之间，不见有人出营，正要收兵忽闻炮声响亮，营中冲出一支军马，队伍分排，旗幡密布，两杆大旗高悬“帅”字，就是主将出马，心中暗喜，大呼：“宋将何人出马，我禅师在此候战多时。”狄元帅听了，一马飞出，大喝：“何处妖僧，敢猖狂，吾乃平南主帅狄青也！”这王和尚一看狄爷，果然好一位平南王，生得气宇轩昂，人品出众，与前出敌四将大不相同，暗暗称赞。当时狄元帅，大喝：“妖僧，你国化外顽民，倚仗邪说，哄动依智高逆贼，背叛朝廷，百姓被害，今日本帅，奉旨擒拿，还敢率兵抗拒。况乃佛门弟子，理当深藏古寺，炼性修真，因何贪恋红尘，扶反助逆。今日本帅出马，还不献上秃头来，免本帅动手。”王和尚听了大怒喝声：“狄青，你纵有擎天架海之能，我禅师道高法广，那里在心。

不知二人斗战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二回 王怀女助敌得胜 王和尚布阵逞能

诗曰：

精通法力女英雄，破敌沙场建大功。

不愧杨家前烈辈，兴师相助狄元戎。

再说王和尚说完，手中铁仗打来，狄元帅金刀架住，二人对敌王怀女看见这王和尚形容古怪，坐下独兽，胸前挂皮囊，出来未曾战斗，原来全仗妖术伤人的。又考王怀女何云精于仙法，她父王令公，乃北汉之臣，这王怀女乃金丹圣母之徒。当时宋太祖平定河东时，王令公与杨业订了儿女姻缘，匹配六郎，后来王怀女别师下山，带了雄兵侵宋将，来认夫破得三关，众将无人拒敌，却被她擒拿，无奈只得成了亲，是以王怀女屡次开兵，仗着圣母法力，到处成功。

此日想这王和尚必然战狄元帅不过，又用起邪法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出其不意。暗助一阵便了！即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黄旗，口念真言，往空中招摇，忽然间半空一阵狂风，涌出一群虎豹豺狼巨蟒，平地又起一个霹雳，向南兵队伍冲来。这些三千邪妖，那里站立得住，杀得四散奔逃。这王和尚与狄元帅战不上十合，抵挡不住，正要败下施法，一见狂风大作，又见满山怪物猛兽，乘着狂风飞奔撞来，大惊败走。狄元帅拍马赶去，王元帅呼声：“狄元帅不必追赶，恐他有妖物伤人。”狄元帅听了住马，不道杨文广早已喝令众军追杀，王和尚兵被他杀得四散奔走，王怀女收回法宝，狄元帅吩咐收兵口营，坐下短叹长吁，口言：“罢了，我兄弟五人自布衣起首，立下战功，才得身荣，如今失去三人，万一有伤，如何是好。”王元帅众将用好言安慰。

按下慢表宋营。再说王和尚败回关中，段洪迎接坐下，呼声：“禅师你连擒宋将，使他丧胆了。”王和尚说：“元帅虽然擒他三将，但不知他用何法术，败我们一阵，贫僧若不泄此恨，不算手段高强。”段洪呼声：“长老何须着急，今日胜中偶败，皆因宋将本是能人，若非长老法力，焉能擒他勇将。”禅师说：“待贫僧明日摆下一阵，若不拿尽宋将，舍不称雄。”段洪闻言大喜，吩咐治酒与禅师贺功。

到次日早晨，禅师与段元帅升帐，禅师又差人往洞中命卜贵徒弟来，起法台一座，有三丈高，离城十里，台中挖一深坑。一日卜贵到了，领命去摆弄停当，回来交令。是日禅师与段洪元帅，带兵三万，出了蒙云关，登上台。原来此座法台有三层，中央立起一枝大旗幡，立一帅字，下面一杆中旗二十四面，按先天二十四煞；二层首立十二杆小旗，应十二支；下面周围排着六十四座大碗，以应八八六十四卦之数。台外选战将一百零八员，合着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，两行侍立。王禅师左手执令，右手持着宝剑，一时间布成一阵，再更法衣，顶礼祷告一回，起来仗剑焚香，登时请了二十八宿下凡镇守，阵中央登程驾云去了。一刻请得两位法师，一名王麻礼；一名王麻成。他二人乃玉和尚之兄，同一师学法，用他二人守阵正门。然后下台备了战书，命段虎前往通报。段虎领命来到宋营，命人通报。

狄元帅二人听了，命段虎进营中，段虎一见二帅，打拱将战书呈上。狄元帅接看言词不逊，带怒递与王元帅看过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可恼你这秃贼，出口大言，有多大本领，前日与萧后幽州对敌，我杨门曾破天门七十二阵，难道你摆此阵，可倾尽我师，狂言可恼。”喝令将投书之人推出斩首，左右将段虎拿下，这段虎全然不惧，反冷笑道：“段虎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倘然

怕死，我亦不来了。”

狄元帅一见赞叹，对王元帅说：“你看这少年南将，果然胆略非凡，恐吓他不得，要知三将下落，除非用着重刑拷问于他。”王元帅点头说：“有理。”令左右政他回，狄元帅大喝一声：“南蛮，本帅今日开恩宽恕，我且问你，前日王和尚拿我们三将，至今如何，快将情由实说，放你回去。”段虎说：“元帅你宁可斩我，军机不可泄漏的。”元帅怒道：“喝声：“好大胆狗才，本帅问你，你因何不说，左右与我拿下重打四十。”军士上前将他扭下就打。

这段虎虽然性硬，但少年未曾受过这苦，被文武御棍打至二十，早已禁受不起，叫：“我就说了。”军士住手。这段虎起来欲待不言，又怕再打，只得上前说：“元帅，王禅师拿了您三将，如今已监禁城中，并未加害的。”元帅听见他吐出真情，三将未曾被害，心中暗喜，即与他战书后，批回第三日打阵，与段虎带回去了。当下狄元帅说：“王元帅，这妖僧下此战书，要我破阵，不知他阵势如何？狂言不逊。”王怀女说声：“千岁放心，明日整顿人马，我们先去观看阵式何名，然后见机而作，调人前往破阵。”狄帅应允。

到了此日，二位元帅装束停当，带领三军众将，炮声出营。来到阵前不远，元帅传令扎营，也布了一个五方阵势，中央设立一道云梯。二位元帅登上云梯观看，只见南蛮阵内齐齐整整，有冲天之势一座大阵，人如金光映日，马如怪蟒追风，旌旗摆乱，变化无穷，明显杀气，暗藏玄机，看来此阵十分厉害。王怀女看罢，知是先天纯阳阵，便呼：“元帅，此阵何名？”狄元帅说：“此乃先天纯阳阵是也！”只见满四方毫光透起，中间黑气冲霄。王元帅说：“阵是纯阳阵式无差了，只是阵中定有神人把守，只要五遁俱全，腾云暗隐之人，方能进阵，他有两个正门可入，今我止进一门，手下战将临阵，如似卵投石，枉送尽性命。破此阵要两个会腾云穿遁，有法保身才可，看来除非上汴京请了穆桂英来，与他进阵，以阴破阳，方得成功。”

狄元帅说：“昨日约妖僧以三日打阵，如今回汴京来往三月余，如何使得，如若出了战，不往打阵，妖僧越得藐视猖狂。”王元帅说：“千岁令刘将军席云六七天已到汴京，穆桂英一日一夜可到此了，不如今日遣两员将军前去探视他阵虚实，然后差刘将军回朝，好全了我打听的话。”狄元帅说声：“有理。”便问：“何人愿往？”只见二将应声愿往。狄元帅一看，见是焦廷贵、狄龙来前应令，吃了一惊，暗骂道：“好不肖之子，你是未逢大敌少年，焦廷贵是个鲁莽之人，进阵必然有失。”只因众将跟前，又不能阻他不往，带怒喝声：“你二人要去探阵么？”狄龙说：“父王孩儿愿往，焦廷贵亦愿往。”元帅喝道：“你二人诚非大将，此阵利害非凡，莫言少年无知，不能进阵，即超群宿将，倘不知机，亦是有去无回的。”

此语乃元帅暗点二人不可前往之意。焦廷贵是个莽夫之徒，狄龙亦是年轻，只道父王说他年少力弱，不会父王之意。二人说：“若不取胜，甘当军法。”王元帅说：“你二人既要去，须依我将令方可。第一，须立下军令状，违令者斩。第二，在阵外略探消息，不得轻入阵内。第三，一闻大营鸣金，立刻回营，违者斩首。”

二人领令纳下军令状，双马冲到阵前。焦廷贵说：“公子，怪不得我们二位元帅再三叮嘱，看此阵果然厉害，见阵毫光照照，杀气腾腾。”狄龙说：“须带兵一同杀入罢！”焦廷贵说：“公子之言不差。”正是二人皆有此难，

带兵飞马打入阵中去了。王怀女大惊，说：“不好了，你看引阵门不冲自开，他进头座即回乃可，若不知利害，攻进中央，必然休矣！”忙令鸣金。此时焦廷贵、狄龙杀出了神头二门，并无拦阻。二人初进此阵，南兵偏将那里在心，一同枪挑棍打，不计其数，二人杀入阵，定要打破妖阵，一听本营鸣金，只作不闻。催兵杀进阵中央，离法台不远，一片釜声响亮、雷音大作，只见四方八面，俱是旌旗，天兵一派飞动，二人早已不辨东西南北，只得勒马观看。又见四方大将军杀来，台上俱是奇形怪状神将，二人才觉心惊，此时又无出路。王和尚仗剑作法，将后路化为洋海。二人无奈，杀上前法台，又见妖憎仗剑指挥天兵杀下，狄龙对焦廷贵说道：“你看这妖憎在法台上指引天兵来围困我们，今日看来，死在目前，我二人是要束手待毙了。”

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三回 纯阳阵拿捉宋将 报异梦明传武曲

诗曰：

娇僧排阵困英雄，助逆回天强立功。

哄动蛮王开杀戮，生灵百万丧场中。

却说狄龙、焦廷贵在阵中央，王和尚喝令神兵来拿他。狄龙说：“如今料不能脱逃，我与你跑上法台，将妖僧杀死，我们纵死在阵中，也得瞑目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公子之言有理。”二人一道抢上法台，王和尚一觅二将来得凶勇，飞抢上台，急忙取出追魂铃，口念真言，摇了两摇，二将在马上早已昏昏昏迷，跌落马下。王禅师吩咐手下兵丁，将二人收入囚车，待拿了狄青，一同解上我主大王发落。

歇一会，焦廷贵、狄龙苏醒了，睁眼一看，见身已陷入囚车，方知被妖僧法术擒了，此时心中十分懊恼，不该强领帅令到此打阵。焦廷贵忿恨难消，将秃贼呼骂不绝口。又说众天兵把宋军一千五百挤到中央戊己土陷坑中，宋兵心慌意乱，踏着此处喀的一声响处，一千五百人马俱下坑中。王和尚用旗一挥，天兵各归本位，令人蒙云关将张忠、李义、岳纲，俱上囚车，推入阵中。连焦廷贵、狄龙，共是五架囚车，齐放法台之下不表。

再说王元帅与狄元帅，见焦廷贵、狄龙二人带兵直进阵中，只望鸣金他二将便回，岂知彼二人自逞英雄，闻金不退，进阵不回。二位元帅吓得大惊失色，连说：“不好了，二人杀入阵中，定然性命不保了。”心头着急。又见阵内杀气冲天，旗幡变动，有半个时辰，阵中方才不见杀气，动静收藏，二位元帅就知不是被擒，定必伤残性命。王元帅口中嗟叹不已。狄元帅想起父子亲情，犹如刀箭穿心，暗暗垂泪，呼声：“逆子，你未曾出马，就嘱你浅进阵中，略探消息，你就满口应承，与王元帅立令鸣金即回，岂知你闻金不退，硬进阵中，如今生死未卜。这焦廷贵虽然一鲁莽之夫，也是忠义之人，随着本帅多年，也深可惜。”王夫人劝言：“狄元帅何必烦恼，死死生生，自有数分，公子打阵，虽然凶吉未分，料这妖僧伤人，俱用落魄铃生擒，身安也未可知。”狄元帅说：“他二人自取其祸，也言不了这忧，这妖僧摆下恶阵，何日方能破他，如何打算方可？”王夫人说：“你放心，虽然这妖僧有此法术，摆下此恶阵，困了我帅将士，也是众将该有此灾，非我兵将之弱。我们且紧闭营门，往汴京调取穆桂英，他驾云，一日一夜来至相商，此阵自可破了。”狄元帅无奈，只得收兵，连夜差人回汴京，又发令紧闭营门，不可懈惰。

当夜狄元帅为思儿子被陷阵中，无情无趣，闷坐帐中，不觉隐几而卧。忽外厢有脚步声响，一刻，只见青衣二位童子至帐前笑言，呼：“武曲星君，吾主武侯差吾等来相请，现在洞中相见。”狄帅也不问他她名，即随着二青衣而去，耳边只闻风声响，加入云中。

不一时，到了一座宫殿，甚觉幽雅，元帅进了中门而入，侧耳又闻音乐之声，无数仙官两旁坐定，一尊神圣在中央，纶巾羽扇，身披鹤衣，色分八卦，腰束九股丝条，面如冠玉，目似流星，一见即离位恭身，揖至大殿中，见礼坐下。尊神呼：“狄元帅，你今奉召南征蒙云关上，遇上妖僧摆下恶阵，若破此阵，除非是段红玉，她乃千年狐狸转世，她有一宝名曰阴沙，若用此沙一撒，其阵立破，令公子狄龙，乃左辅星下凡，他两人千里姻缘，必然请到女将军，方能破此阵。吾曾算过若是甲子之日，如错过这段良缘，再没处

寻了，若汴京人至也不破此阵，这是天数，非人力所强为，但令公子良姻为要，吾乃后汉诸葛也！”言罢，吩咐二青衣速送狄元帅回营。

狄帅正要开言，只听青衣将他一推，忽然惊醒，四下一看，方知作一大梦。开言便问左右这时候将有几鼓，有巡逻更军人禀上正三更了。狄元帅闻言，细想梦中之事真奇哉！不信此事有此奇验，有此神灵果有此事，乃天助成功也！再思一番，乃是历历可说，他言如此，狄龙二人未曾被害。

思思量量不觉天色已亮，命左右出营外，唤一二处土民速带进来，左右领命去了。半刻带了两个年老民来到帐前下跪，狄元帅吩咐他起来，询问他此处可有诸葛武侯庙否？二老民禀说：“此地有名山曰富春山，在西南角，离此一百二十里，果然山上有一武侯庙，前时蜀汉得他征平孟获，不伤一个人民，百姓沾感他恩；是以建立庙宇祀享。”狄帅大悦，厚赏老民而去。带喜色说道：“这是天子洪福，感动神明前来托梦，这武侯乃后汉一大忠臣也！他指示说要破此阵，除非段红玉，前者她有意投降，思我儿为婚，但今不知她在於何处，实难寻觅，又想神圣吩咐，不可不信，何不前去进香，谢谢神明求忏再探消息便了。”五指推算来，今日王戌，明日癸亥，后日甲子。

又到次日，狄帅说与王元帅知之，王元帅说道：“此乃南蛮之地，若去必改换戎装，悄悄而行才好。狄元帅此去只带大将一员，暗藏兵刀，假扮商人，在客店一宵，暗中密访。”言罢狄元帅即令石玉换过衣装、暗藏兵哭，辞过众人而去。王元帅放心不下，又差孟定国、高明、杨唐三将，带领精兵二千在半途埋伏，以防不测；又五十名小军，在富春山四方打围打听，若有急事，即速奔回，以便救应。

且说狄元帅与石玉一路言说，不觉天色已晚，二人进了饭店后，用过晚膳，寄宿一宵，次日备了香烛一程跑了二十里，方才到了山前，果然好一派山景，二人也无心看玩，一程上到山中进庙慢表。

先说王兰英公主说起富春山武侯灵验，呼姐姐去叩谒同往，段小姐大喜呼声：“贤妹，愚姊屡闻父说武侯神圣灵感，祸福无差，乃一尊正直之神：离此不过五十里之路，明早去烧香许愿，于狄公子婚姻之事，果然神圣准我，奴家心愿即死亦甘心。”王兰英笑道：“姐姐休我一闺中之女，焉能自择婚姻，自寻佳偶，我想这员小将，虽然生得美貌，他乃中原大国的贵公子，犹恐他从小有了亲事。姐姐一心念他，只怕后来懊悔不及，做大做小，不遂你心愿的。倘姐姐听我所谏良言，且将狄龙公子丢在一边，免得你日日怀思苦念，坏了身体，你道如何？”段小姐听了无言可答，满面通红。

王兰英看见她长吁短叹，便呼：“姐姐，奴适才之言，多多有罪，只因你我交结情深，胜如骨肉，是以倾肝吐胆，尽忠告之言，望姐姐休得见怪。”段红玉说：“贤妹何出此言，你我姐妹情深，有善相助，有过相规，正当如是。但我前生欠下牵连债，故以此段姻缘蹉跎不就，但奴今生不得与狄公子相见，自愿终身守贞，誓不适人。”王公主见她心如铁石，不觉好笑，说：“姐姐伶俐一世，懵懂一时，岂不闻姻缘前生所定，人事焉能强为？姐姐今坚守无二，可谓情锤子也！”段小姐说：“贤妹可谓知奴肺腑。”说完，命丫鬟备香烛，家丁数十人，二人乘轿登山而去。

先说狄元帅、石将军二人到山顶，一程进了庙门，头座是后汉五虎将，关、张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五尊神位。过了头进，穿下丹墀就到大殿。只见香烟霭瑞，灯烛辉煌，有几个道士，在大殿一旁并立，端坐此位尊神，上有牌匾书云：后汉诸葛武侯。狄帅看罢，顶礼祝完。石将军答叩下阶，与众道

士见礼。

这些道人见那两个打扮不同，相貌不俗，连忙下阶顶礼相迎，说：“二位居士，贵处何方，哪里人氏，尊姓大名？乞道其详。”狄帅说：“承老道下问，吾乃远处湖广人氏，贱姓王名青。此位舍弟，因为置货物路经此山，闻得武侯灵感，是以虔心前来进香。”众道说：“原来二位乃中国之人，小道失敬了。”连忙请他上客堂坐待茶。忽有本庙侍者来报，老师父来了。众道士听了，慌忙起位吩咐侍者款待：“尊客，少刻小道再来奉陪。”说完了便奔去了。狄帅见此心疑，忙问使者这老师父来，因何你们如此慌张跑去的。

不知使者如何答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四回 祈神抵翁媳相逢 因情义金兰助力

诗曰：

神明指示狄元戎，翁媳富春山上逢。

大破纯阳归降日，姻缘得遂两情浓。

当下这侍者，闻狄帅动问，便说：“二位上客，乃远方中国人，不知来历，这位老师父，乃本庙中一尊神仙，道行非常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在本山南角小蓬莱回光洞居住。但凡本庙有祸福与有缘的贵人降临，老师父方才下山到来，今日不知何故又下山的，所以合庙道士前去迎接，如今怠慢二位，休得见怪。”狄帅听了大喜，说：“道士，这老老师有多大年纪，道号何名？”侍者道：“闻人说，这老师父乃残唐时郭威的军师王朴也，后出家访道至此，道号静云，见本山幽雅清洁，在此修行，后来见本庙人多，故迁往小蓬莱闭户不出”。

侍者说未完，有先时见过的二位道人进来，呼声：“二位贵客，小道奉老师父之命，前来请相见。”狄帅、石将军听了，心中惊疑，只随同道士一路到了一间静室，只见一个道士，红颜白发，已在室堂外恭迎。狄爷二人见这道人仙姿古貌，上前迎接。老道连忙答礼，到了堂中坐下。老道说：“狄王爷、石将军今日驾临，故贫道下山相迎。莫道无因却有因，且喜今日甲子之期，令公子良缘有机会了。”

狄爷闻言，实觉惊怪说：“老师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果不虚也！今日弟子心事难以相瞒，后事还望指点一二。”老道微笑曰：“不劳千岁吩咐，小道此来，一者为大宋天子平定南方；二来助成令公子一段姻缘，是以贫道来饶舌。”狄爷大悦道：“弟子何幸得逢老师。”当时道人呼：“狄千岁歇一刻间，仍到武侯庙后坐坐，等待段小姐二位到了进香，你切不可见面无情，只等她叩赞完神明，然后千岁在后堂诉说情由，痛哭令公子，小姐一闻知，即来与千岁会面。但令公子与小姐尚有一债未完，故贫道不敢预泄天机，破阵之后，便知分晓。”

狄元帅呼声：“老师，弟子多蒙指点之恩，得胜班师回朝，奏闻天子，请旨宣诏加封，以报老师。”老道人说：“贫道山野之人，弃红尘已久，那功名富贵，视之如浮云，只知闭户念经，不管凡间世事。”狄爷闻知，自知失言，忙上前打拱，呼声：“老师，弟子一时失言，望祈宽恕。”老道者起位陪礼说：“千岁之恩过厚，贫道福薄耳！”狄爷又说：“吾今奉旨南征，未分胜负，我终身之事若何？望祈指示。”老道人说：“千岁，你乃大宋保国名臣，忠心贯日，天道岂无报之以福禄位，王侯子孙历荫永无灾殃，何须过虑。”狄爷点头称是，人生只要忠孝两全，祸福机关何暇计及。老道人又呼：“千岁，段小姐将至了，你到庙中等待方好。”狄爷、石将军听了，一同谢了道人，辞别他回到庙中。

只闻众道士说：“芦台关二位小姐到来进香。”狄爷二人隐于殿后，只见兵丁数十人拥护，使女排开礼物，焚起香烛，只为二位小姐进上大殿中，一同恭身下拜，吩咐屏退从人去了，二人各有稟祝。狄爷早听段小姐祝言：“弟子段红玉，只因大宋来征伐，奴用法困了大宋将军，已有五月余。后至杨门王怀女领带来小将军狄龙，与奴许下婚姻之约，但两为敌国，父亲不允投降，至婚姻蹉跎未遂，今借汉相成灵，扶持得遂，情愿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躯。”此时狄爷一一听得明白，暗暗大悦，登时想起，依着老道之言。

小姐正参神已毕，忽闻内厢咨叹之声，静听口口声声叫哭狄龙儿子，莫非是宋元戒狄青到来此山进香，他的言辞正是中国之音，莫非狄公子困于阵中，是以前来叩诉神明保护。正想之间，又闻呼声：“元帅不必心忧，死生皆由天命，公子虽然困入阵中，倘杨家穆桂英一到、可破此阵了！”又闻：“虽然如此，但父子天性，我怎能放心，穆桂英不知何日到来破阵。”又闻说：“昔日蒙云关段小姐与公子两下订了婚姻，因何至今不见回音，这是小弟不明。”只闻说道：“这是我狄青没有造化，被不肖子狄虎，在战场之上羞惭她数言，将小姐气走了，是以姻缘不就，故当此时错过了这个机会。方才有妖道布阵之强，困了我儿与众将，至今不知生死，无奈前来叩求於神圣的。”

此时段小姐听了，又惊又喜说：“此人原乃宋元帅也，我何不面见他救了狄公子，成就婚事，贤妹你道如何？”王兰英说：“姐姐既言此人乃狄青，正是机会不可失的。”小姐遂进后厢呼声：“千岁，段红玉在此，若肯施恩，愿即归降，同心协力征南，先去破了纯阳阵，救出公子，后劝父一同归宋建立奇功，不知千岁意下如何？”狄爷大喜说：“小姐既是真心归降，离却叛党，实为可喜，本帅成功回朝，奏知圣上，你父兄一门受封，但今小姐破了此阵，救出众将为要。”小姐说：“千岁放心，奴一到，王和尚那里在我心上，此阵必然破的。”狄爷带喜说：“如此甚好，请小姐与本帅回营，好去破阵。”小姐说：“千岁先请回营，外面同奴来参神的乃结义妹子芦台关公主。奴在此关有月余，如今与他回去辞别他父母，然后再来破阵。”狄爷说：“众将与小儿陷于阵中，度日如年，万勿迟徊方好。”狄爷又说：“小姐既去，不知何日回营。”小姐说：“奴计芦台关与蒙云关一百五十里相隔，奴不过三天赶回破阵。”小姐又说：“千岁，不须吩咐，奴自然速至的。”说完拜别狄爷，转出外厢与王兰英说知，一同坐轿而去。

那狄爷对石玉说：“贤弟，今得神圣灵感，蛮女投降，你我且谢神圣罢！”二人转出拜毕，又向小蓬莱辞别老道人下山，次日方同回营。王元帅调回各路去的孟定国、高明、杨唐，二千兵与五十名巡山小军，续接而回。狄爷将往进香得遇老道人指点，段红玉允降情由说知。王元帅说：“他既投降，何不与他同回营？”狄元帅说：“他说只要回至芦台关辞别王兰英父母，是以不得同来，大约三天他就到了。”王元帅大喜，小姐既降了，不待穆桂英到来，此阵可破，但他进阵，必要两人的。

不表宋营议论，再说段红玉在庙祈神遇见狄元帅当面许他归降，满心欣悦，二人说说笑笑，已回至芦台关。小姐忽然想起一事，王兰英虽然与我结拜姊妹，但要这三颗阴沙方能破阵，但他随身至宝，此宝神通广大，祭起神鬼不能近，岂肯容易与我去破阵？又思两人进阵，方得照应。思思量量，不觉回关走至宫房，二人更衣坐下，宫女奉上香茗，段小姐开言说：“破阵法宝，首用阴沙，不知贤妹肯借与愚姊一用否？公主说：“姐姐你一心要去救出狄公子，借此宝贝，但此颗宝沙，镇守芦台关，全凭此宝，虽然借你一用也可，倘一失去，非同小可，奴实放心不下。但与你妹妹之情，焉能不成全姐姐姻缘之事？不若与你同去，又得助姐姐一臂之力，又免奴挂心，岂不为妙。”

段小姐听了大喜说：“若是贤妹妹如此用心，真乃厚交过于同胞。”公主说：“虽然如此，但不可泄漏风声，倘被父王闻知，其罪不小，只要如今想一个脱身之计方为稳当。”小姐说：“此何意也！”公主说：“明日必须禀知父王，只说蒙云关失机，姐姐前来特为请教，要我同往退敌，父王若允，

那时与你同去，不说借宝砂与你用罢！”段小姐说声：“有理。”不觉天色已晚，各自安歇，次日五更天尚未明，二人梳妆，一同上殿。

又说这王凡生得身材魁伟，海下一部胡须，使一柄九环大刀，一百二十斤，坐了一匹獭象，有万夫不敌之勇，自从依智高反叛，他未曾挫败一阵，实为头功，是以蛮王封他为常胜王，命他镇守芦台关。此日在殿前商议军情，忽左右报说：“公主到来。”言未了，公主小姐上前一同行礼。王凡见女儿与一青年女子在阶上见礼，便问：“吾儿，那位姑娘免礼，此位是何人？”王兰英说：“父王，这女子乃蒙云关段小姐，昨天前来求救，他关被来人攻打甚急，要女儿同往相助，儿念着金兰之谊，意欲前往相助，但不敢自尊，特来禀知父王。”

不知王凡允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五回 议破敌金兰同志 计劫营段洪失机

诗曰：

金兰契合义相投，大破纯阳用计谋。

降宋弃蛮归圣主，姻缘得遂乐同寿。

当下王凡说：“我儿，段小姐与你姐妹之情，你当相助，此去若退了宋兵，即要回来。但是我久闻人说杨家人马，个个善于术法，狄青善于用兵，你前去切要小心，勿倚恃法力轻敌，必然有失。”公主领命，二人拜别王凡去了。公主又进宫辞过母亲，也是一番叮咛，出宫门挑选了一万精兵，二人并马起程，向蒙云关而来。

自辰刻催兵赶路，至二更天，方到关上，立下营来用过晚膳。公主呼：“姐姐，你我前去破阵，反助了敌人，与反叛无异，须要偃旗息鼓，做得机密，休使外人知道的。”小姐说：“不差，昨日我看兵书上面写得明白，说此阵有二正门可进，台上有天兵神将把守，中军凝结纯阳之气，都是这和尚练就阳气发胜，日则难攻，夜则易破，只因阳衰而阴旺也。用五千军马，各进一门杀人，黑夜中和尚纵有法不敢用，恐伤了自家人马，一阵成功，救出狄公子，夜来神鬼不知，与贤妹各回关去，你道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姐姐之言有理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公主又呼：“姐姐，不知王和尚之阵，到底摆于何处，今不过二更余，何不先去探看其阵势如何？”段小姐说：“你我前去探阵，诚恐爹爹或王和尚看破行藏，反为不美，不如命精细军人前去探听为稳当。”公主称言有理，即差人去了，也且慢表。

却说王和尚自从困了宋将几人，连日出阵，到宋营外挑战，并无一人出马，心中不悦，与段洪商计，宋将不敢前来打阵，如何是好。段洪说：“来将畏惧此阵厉害，不敢前来，定然另有设想，依我愚兄，今夜带领人马，前去劫他的营，禅师在后接应，一阵可以杀他片甲不回了。”王和尚大喜，说：“老将军高见不差。”说完时交三鼓，段元帅即差二子段龙、段虎，各带三千军马，副将各五员为左右翼，自为中军，王和尚随后接应，令下各去打点。和尚令卜贵守住法台，自己带领随身法宝而去。

先说王兰英的探子来报说：“此阵在西南方离关十五里，阵式周围四十余丈方圆，有门有户，一派毫光，其中奥妙，小人不知。”小姐二人见探子报明白，公主说：“今已知阵在西南，不用带兵杀入，我向南门杀入，你向东门杀退了天兵，你于台下放火，乘乱可用法救脱出宋将了。”

此时，公主架起云头，段小姐带兵一万，卷旗息鼓，一程到了，离阵不远，埋伏于茂林，待阵一动，然后杀入。先说王兰英驾云来到阵前，看见阵内黑气冲天，四角毫光闪闪，暗说：“此阵果然厉害，我若无此颗神砂，焉能破得此阵，自然立定不住的了。”言毕时，台上旗幡一动，众天将杀来，公主将葫芦内宝砂放出，口念真言，一撒，只听得一声雷响犹如天崩地裂，神砂光亮，将黑暗冲散了。阵中旗幡自动，阵内鬼哭神愁，众蛮兵只当作宋人来打阵，黑暗中不分真假，刀斧交架，自相残杀殆尽。众天兵神将回避神砂，俱升天而去。

卜贵不知何故，吓得目定口呆，有法力不能施展。公主见天兵走散，法台上只剩一人发振腾腾，公主飞跑上台一刀斩于台下，南兵众将大乱。段小姐一见阵乱，即杀进中央放火，见法台前五架囚车，就知被擒宋将，乃岳纲、张忠、李义、焦廷贵、狄龙。小姐一见公子，目中下泪，暗呼：“公子，可

怜你年轻体贵，焉能受得如此辛苦。”吩咐众兵将囚车打开，放了宋将，慢些动手，犹恐着伤，南兵领命，即时打开。

五位将军看见段红玉，令人放他，心下惊疑。焦廷贵大呼：“这妖妇与我仇知，须防她来算帐。”岳纲说：“这妖妇虽然放我们决无好意，何不趁此上前，将他拿住，除了大害罢？”早有焦廷贵大喊要飞奔上前，四人一齐拥着，要将小姐拿住。众人正欲动手，前来捉小姐，这小姐看来不好，念咒对焦廷贵吹一口气，焦廷贵反变化一个段红玉。五人正拥着，却化作一焦廷贵，要擒拿段红玉，岂知是焦廷贵，段红玉在旁进去。他众人惊疑不定，却放开段红玉，反将焦廷贵拿住。小姐趁势一纵，跑上云头而去。当时众人拿住，又见是焦廷贵，吃了一惊，都说：“奇了，反让妖妇走了，拿的又是焦廷贵。”张忠道：“他走了不可再追，且回营罢。”五人即出了纯阳阵，此时已四更天，路途黑暗，只得随步慢行。段红玉下了云头，心中甚为怨恨狄龙，奴好意救你，谁知你恩将仇报，反将我擒拿，幸亏奴有此法力，不然一命难逃。”

又说王兰英见段红玉带兵杀进阵中，不见动静，忙下了法台，见是带来兵马众兵，执火照耀光亮。众兵认得公主，就将小姐救出宋将，反被他擒拿，说了一遍。公主听大怒说：“姐姐她既脱了此厄，何不来寻找？”想了一会，说：“必然救出他五人，不想宋将恩将仇报，见劳而无功，所以羞愧不来见我，待奴前往找他。”说完遁光而去，寻见段红玉，呼声：“姐姐因何独自一人在此？”段小姐说：“贤妹不消提起，只望破了此阵，救出公子，降宋自有好处，岂知宋人险恶，一离大难，就反面无情来拿我，若非有此法，险遭毒手，料想婚事不成，枉费贤妹与我一番的跋涉，用尽机谋，空成画饼充饥。”言罢珠泪盈盈。

公主说：“姐姐不用心烦，且听我一言，教来忧中变喜。”段小姐说：“贤妹有何良谋？”公主说：“你当日在富春山与狄元帅许下投降与公子结婚，教你破阵搭救五人，想五将困你阵中，已有多日，焉能得知投降了？因何你一人放出五人之时，又不说明其故，到是你失于检点，如何怨恨他人？”小姐听了，方才醒悟说：“贤妹若非你言，愚妹错怪他人了。但想众兵还困住宋军五将，恐难脱身，你我何不回报知狄千岁营救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你见差矣！这五人乃堂堂好汉，众兵那里是他对手，早已杀出回营去了，你我何不回去，命众兵多特火把追赶上他五人，同到宋营，报知狄元帅，以成就姐姐的良缘，你道如何？”段红玉大悦说：“贤妹高见不差。”即按下云头。一刻已到阵中，冰消瓦解，和尚尸首满地，实为可怜。二人叹惜一番，招回众军，传令随同走路不表。

再说王和尚与段洪带了兵马，前去劫取宋营，人马萧静衔枚，此时仍复四更未残，将到宋营，段洪对王和尚说：“今夜宋营，又遇大雾迷空，云封月色，乃无助成此功也！倘退了大宋之师，皆得禅师之力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报马来报说：“不好了，纯阳阵被敌人打破，一万和尚，已被他杀尽。”段洪与王和尚大惊失色。即今回营，必然宋人知觉。行不上二里，只见远远来了一支人马，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，王和尚将军排开伺候敌人。

又说段红玉、王兰英正催兵追赶众人，只见面前扎定一队人马，只说是大宋之师，行近灯光细看，见是南蛮旗号。王兰英见是段洪与王和尚，便对段红玉说：“姐姐既然见面，只须如此如此，方不露出机关来，须将令尊大人哄诳过。所惧者王和尚，须要算计到了他，方保得无事；若被他看破了行

踪，投顺大宋，就连累非轻，再难设计了。”段红玉闻言：“贤妹果然妙算无遗，非人所及。”二人于是催马上前，段小姐呼声：“父亲，孩儿红玉在此。”

段洪听言，在灯光之下抬头一看，见一员女将，金甲全披，戎装威武，手拿双刀，在那里呼父亲，看真原来是女儿也！思量这贱人一去两月余，并无行踪，在于何处居止，莫非已投大宋不成。遂开言大喝一声：“你这不肖之女，不受父训，流离失所，好个未出闺门的幼女！你又因何黑夜领兵至此，是何缘故？一心定有反叛了，若不斩你这不肖之女，岂不被人耻笑，被人谈论说我不忠。”言罢，拍马数步，跑到段红玉跟前，提刀斩去。段小姐闪开躲过，呼声：“父亲息怒，待儿细细禀明。”

此时不知小姐如何说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六回 施巧计兰英斩僧 中机谋段洪降宋

诗曰：

天网恢恢焉可逃，助逆强僧遭杀戮。

国运当兴归大宋，被诛失计女英雄。

当下段小姐见父亲发怒要斩，即便说：“父亲不必动怒，待女儿禀明。”段洪说：“有话快些讲来。”小姐说：“女儿自那日出敌，指望取胜，岂知反败了，无面回关见父，至此一程跑到芦台关，多蒙兰英贤妹相留两月。今日起兵相助，日夜催帅行程只赶至此处，但黑夜之中，闻人说出风声打破阵图，放去了宋人，打开五架囚车。耳边又闻父亲与王长老前去劫取大宋之营，是以女儿一闻，与公主前来接应，并无反意，望乞父亲鉴察参详。倘因一时之忿，伤害了女儿，岂不有屈难伸，且臭名难免，爹爹于心何忍？”

当时段洪听了女儿一番言辞，料不是说谎，正在沉吟思想。有王和尚闻段小姐之言，看见段洪疑惑，呼声：“元帅，令爱句句忠诚实话，有可虚言？元帅何必执性生疑。”段洪听了，便说：“你既请得公主来，如今在于何处？”小姐说：“现在中军队伍中。”段洪说：“既在中军，何不请来相见？”公主闻请，催马到前，称声：“元帅、王禅师，奴兰英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，休得见怪。”说完打拱。段洪与王和尚连忙答礼，同说：“有劳公主起兵相助，感谢不尽。”

王和尚又呼公主与小姐：“你二人一路走来，谅必知情，不知贫僧的阵法，何人打破，可对我说知？”二人听了一惊，公主忙唤：“禅师，若问你阵法谁人打破，我们不知。但带兵来到隔阵二三里，但闻败残和尚说，阵被宋人打破了，我二人一闻此说，正赶上阵前，意欲除杀宋师，未到阵前，只远远见灯光照耀，一派红光，喊杀如雷。料想此阵已破，只得回兵，意欲进蒙云关，又耳闻元帅禅师去劫宋营，特回兵前来帮助。”王和尚闻言信以为真，吃惊不小说道：“此阵厉害，已被他打破，想来天命有归中原，天子洪福非轻，自有神明相助。看来贫僧虽有法力，终于无用，但恐有败无赢，在用心神，徒开杀戒耳！”王和尚想到此处，把刚强杀伐之心，雄性冷灰了。公主小姐见他信以为真，方才放心。

公主想：这秃贼，往日攻取各城，倚仗法力，哄劝南王作叛，即将所取地方，妄加杀戮，今日强狠在那里。我何不哄他如此，出其不意，杀了他，然后劝段伯伯投降大宋，有何不可，姐姐姻缘又就了。想罢呼声：“禅师，不但大宋神圣佑助他，还有一句稀奇的话，在众军前不可说，恐乱军心。”王和尚说：“不防。”公主说：“不可不可，须要禅师行近细细说的方好。”王和尚听了，心中疑惑一会说：“公主有何稀奇之事，且请说来。”将坐骑跑上数步，望王兰英说甚么机密大事。公主暗暗挽着王和尚，手起刀落，一刀挥为两段。段洪吃一大惊，喝声：“王兰英，你将长老杀死，定要反了投顺宋朝？”公主呼声：“老伯父，你还不知么？”将段小姐的事情一一说知。段洪闻说大怒，气得三络长须，根根直竖，喝声：“你等不由我作主，私降敌人，此玷辱门风之女，我今不杀你这丫头，誓不為人。”说罢拍马抢上，双手侍刀向段红玉砍去。公主双手架住。段洪见她架住大刀，复又横刀斩去。公主又横刀挡过。呼声：“老伯父，且请息怒，听我奉告一言。大宋天子乃

甲冑（thòu，音宙）——即铠甲和头盔。

受命之君，中原之主，运会当兴；我南天王，乃一叛逆，布衣初起时，尽是匪贼亡命之徒，僭夺交趾，妄自称孤道寡，所行非义，所做非仁，焉有甚福荫成其大事？纵使再攻僭得一二省，亦不济事，中原大国，兵多将广，文多武勇，天命所归，审世度时，南蛮不久心为所灭，即我父王久有降宋之心，但未得引线耳！苟有机会，必有降顺天朝。但今老伯下降，必有大祸临身。”段洪说：“不降宋何得有祸？你且说来。”

公主说：“这王和尚乃承南王之命来助敌，不是死于敌人之后，乃在你关自杀死也！倘他手下一泄出言，你陷害于他，南王岂不动怒。只达摩军师，又与他是道友，在南王跟前劾奏你私杀命官，那时你一家性命，不能逃脱，不是大祸临身么？倘老伯不听我谏言，奴即赶往昆仑关，奏你私杀法师，脱了我的干系。”段洪想道：“你杀他反诬我来。”公主说：“奴则脱自干系，何分你我？”段洪想这丫头果然厉害，倘他当真诬奏起来，一家性命休矣！说：“罢了！今从你二人陷我于不义的。”段小姐、公主大喜，合兵一处，吩咐埋藏了王和尚的尸首，一同回关。段洪命段虎查点府库，预备来日投降。是夜父子兄弟公主五人，议论投降，这一番言语不必细述。

又说狄龙五人杀出重围，天色黑暗，辨不出路途，况地头广杂，五人只管慢行。走到天明一看，众人惊疑，勒马说：“我昨夜天暗只管跑，如今走错了，不知此是甚么地方？”张忠说：“南蛮地广人稀，又无村民，一问去路，又无人指引，如何是好？”廷贵说：“我们何不跑上前面高山看看，找了出路？”众人于是走上山头，只见山侧松林下有两个人在此抬头张望，五人一见，说道：“有了，那山上有人在此。”狄龙说：“待我去询问路途。”催马去了。张忠对李义说道：“公子年轻，此去问路，山上人装束不同，不知是好人还是歹人，倘有夫足，上他们的当了。”二人即拍马追上，狄龙在前，张李在后，三匹马望松林中走，相隔不远。

山上人见三骑来近了，一回身往松林中就跑去。狄龙带怒怕马已赶入松林，忽听得一听锣响，就地上拉起绊马索来，将狄龙连人带马拌倒在地上，两旁跑出千人，手执挠钩，将狄龙拿去。张忠、李义一见狄龙拿去心中着急，拍马大喝。众人看看赶近，只闻锣声震耳，松林内涌出一队兵，当中一员蛮将，生得丑陋奇形。二人大喝一声：“野奴你是何人？擅敢无故拿人，快快送回，下礼陪罪，就饶你一死。”这员丑将喝声：“你等莫非是来人差来问道的，自到吾此山横行大胆，还要放回被擒之人，休想了。”二将听了大怒，枪刀齐刺。南将提刀相架，三人杀起来。张忠、李义不是本事低，皆困放出囚车，只得小军短刀，所以敌不过此将，又被拿住了。

焦廷贵与岳纲二人在山上看见，忙跑上来追南将，见山侧又有二人杀奔上来，只得勒马以待。二将看见这丑汉十分威武，怪不得他三人被擒，原来这贼凶恶力勇。遂大喊：“贼寇，一连擒我三将，是何缘故？”南将闻言不答，长枪又截来。二将短刀架开，三人战了一回，二将抵挡不住，亦为刀马不堪使用。岳纲想三人被擒去，原因刀马不合手骑，如今再战难保不输，即拍马败走。焦廷贵看见岳纲先走了，他亦拍马跑随。南将不来追赶，收兵回山而去。

岳纲道：“吾五人出阵，只道脱离虎口回营，谁知黑夜错行错入此山，遇着蛮将擒去三人，未知生死，怎能回营见元帅？”焦廷贵说：“依着我言，找路回营禀明元帅，兴兵前来，踏破此山，可救出三人。”岳纲无奈，依允寻路，已交巳时，肚中饥饿，路上又无住家人，只得忍饥而已不表。

又说蒙云关，段洪此日打点开关投降，心中想道：未曾与狄元帅面订，若开关出投，宋兵杀入城来，不准投降，那时进退无路，有何颜面为人，还要累害一家性命难保，不若命女儿前去献了降书，果然应允，然后开关未迟。”即时写了降书，交与红玉说：“女儿可先到宋营献了降书，倘宋帅准降，即可回来。”

小姐领命正要动身，有王兰英思量这段红玉去献降书，一想他不顾生死，一心要匹配着狄龙，必然此位小将军生得相貌非凡，人才出众，何不跟随他前去看看这位狄公子。说声：“姐姐慢行，愚妹陪你走走。”段小姐说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二人上马带了数十名家丁，辞过段洪与段龙二位，徐徐而去。走了二十多里，已到宋营，遂令家丁通报进营中。狄元帅闻知，又惊又喜说：“蒙云关既愿投降，因何不教五将回来？”低头一想，问军士此员女将有何人同来献降书。

不知投降如何？段小姐有何答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七回 老南将真诚降宋 少蛮女私订良缘

诗曰：

南蛮老将降天邦，大宋当年气运昌。

择木而栖是名鸟，拣君以事是忠良。

当下狄元帅见段小姐来投降，有降书献纳，不见军士回营，又见军士回禀同一员女将同来，兵丁数十人。狄元帅听了，一言不语。王元帅便呼：“千岁，莫非疑着段红玉有甚么诈处？”狄元帅说：“然也，段红玉既破了此阵，缘何不放五将回来？莫非段洪不降，他女儿私降的。”王元帅说道：“不如命人出营问他明白，然后准他投降相见，倘若含糊有诈，抢关便了。”狄元帅问：“何人出营？”狄虎说：“孩儿愿往。”狄元帅说：“盘诘敌人，乃是随机应变之事，你年轻智浅，那里参得他人的情虚，岂不误了大事！”狄虎满面羞惭而退，想来父王，不教我去，只言我作事不妥，待我暗暗出营，带了人马。

杨文广亦暗地带了人马来到了营外，看见两员女将。王兰英便问红玉说：“姐姐，这员宋营小将，莫非是狄龙？”小姐说：“此乃山后杨文广也！他是一员骁勇小将，奴与他交锋，险些丧在他手，幸而有此法力，但不知他因何带兵出营，狄元帅如何主意。”王兰英说：“你上前去问个明白？”小姐说：“贤妹之言不差。”即拍马上前，呼声：“杨将军，今日领兵出营，不知何故？”杨文广早已看见二员女将，生得美貌超群，一人段红玉；一个不知何人。开言说：“我元帅闻你前来投献降书，特差本将军来问你，既然破了阵，因何不放我们五将回营？”段小姐说：“自从在富春山别了元帅，次日即领兵打阵，破了阵，杀死一万和尚兵，救出五将，正要诉说前情，岂知这五人反将奴拿住，幸得我有法力脱身，不然性命不保。”

杨文广说：“既然放出众将，因何不见回营，明明你害了他们性命，如今又来诈降，幸得我元帅参破机关，我前来擒你。”抡枪就刺。小姐大怒，说道：“奴好意投降你，只为破此恶阵，费尽许多心神，杀了王和尚，劝谏父亲多少，方肯归降，谁知你难信我的，反面无情，反说我诈降。早知你们夫信，奴枉为极力辛劳，今教我如何回归见父，岂不被他耻笑，你是不知其原因的，快请狄元帅出营，待奴问他在武侯庙的言辞，至今何在。”杨将军说：“听你说辩，亦是真情归降，但我五将不见回来，难以准信。”小姐说：“黑夜中五人杀出阵来，一定迷失路途。既然将军不信，且准了降书，限我二日探听五人消息，再来回报如何？”杨文广说：“小姐之言有理，待我回去与你转达元帅。”说完接了降书回营去了。

小姐见杨文广回营，长叹一声，只说前来献了降书，即姻缘两合，岂知又是个吉内成凶，五将不见回营，狄元帅疑心不定，岂不活活将他急杀。兰英在后见姐姐呆呆不语，虽不耻笑于他，却也忍耐不住，跑到跟前，呼声：“姐姐，不必如此的着急，此处不是望夫台，如何站立不动。古言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姻缘乃前世所定，赤绳系足，岂能逃脱？若听我言，也不必去寻狄龙，他既然与你无缘就罢了，倘若勉强而为，恐有关于性命，又防与你父兄伤了和气，反为不雅。”小姐闻言，又羞又愧，低头不语。

王兰英见她进退两难，当时只得又劝道：“姐姐不必忧愁，如今事已至此，须要寻个计策方是。”小姐说：“望求赐教，开奴茅塞。”兰英说：“依奴愚见，那五将走失路途，必然在竹枝山，此山离此不远，其中路径丛杂，

想必误走此山，姐姐可速到彼找寻，奴今回关见过段怕父。将前事说明，使他放心，就在关中等候。”小姐应允，二人别了，按下段红玉不表。

有兰英公主，带回众兵，向大道而行。一路暗笑段红玉痴心，正想间忽听得前面人喝声：“妖妇休走。”公主一看，见来了一员小将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俊雅风流，想必此将乃狄龙，怪不得段红玉如此痴心为他。看罢便问：“小将何名，因何阻吾去路？”狄虎看见此女将生得一貌如花，世所罕有，三寸金莲，令人可爱，丰姿艳冶，倾国倾城。狄虎暗赞道：好一个齐整蛮女，看她弱质柔柔，有何本领，俱是仗着邪术伤人。仔细一看，又不是段红玉，另一员女将也！想段红玉我父王不准她投降，被我兵杀败，未知走向何处。

正在思量，见女将问他姓名，便答言：“吾乃平西王次子狄虎也！若知我二公子刀法厉害，快快下马受降，饶你一死。”王兰英听了一想，段姐姐言平西王公子狄龙生得一表非俗，我只道此人是狄龙，如何又唤作狄虎，想必是他手足，便说：“吾乃芦台关王兰英，乃王凡之女，请问小将军既是狄元帅公子，今年青春几何？狄龙是你何人？”狄虎闻言冷笑，想此女问长问短，此是何故。遂答言：“狄龙吾之胞兄也！你问他是何原故？”王兰英说声：“将军，你既是狄龙的令弟，岂知蒙云关的段小姐与他订结了良缘，今日亲到宋营献纳降书吗？”那狄虎听了，暗说：“想来我父王既好叶约许了段红玉为婚，今日他是随行来归降于我们的，若半路阻截了他，于理不合，不若哄骗于彼，看此女有关节之言。”便说：“我哥哥虽许段红玉为婚，不过诓哄于他，方才小姐彼我们埋伏擒回营了，今又奉父命来拿你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公主闻言怒道骂声：“匹夫，你们俱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敢来拦我，奴与段小姐你想擒拿，万不能了。”说罢双刀斩去。

狄虎大刀相迎。一连杀了二十合，公主抵挡不住，暗暗喝采，真乃将门之子，话不虚传。料难取胜，又不可用法宝伤他，既是狄帅之子，姐姐既匹配狄龙，奴何妨订约于狄虎，不如与他面言罢！架住大刀，喝声：“公子且住，奴有言相告。”狄虎听了说：“你有什么言语，快快说来。”公主说：“你令兄匹配了段小姐，你我若连了婚姻，同心协力，以灭南蛮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狄虎闻言，想此女好不顾羞惭，我且耍她一会看她如何？笑说：“公主既有此美意，却也不难，我今奉命来擒段洪，在元帅眼前夸下大口，倘公主成全我此段功劳，你是无有不依？”

兰英听罢，心下十分难处，想此事如何是好，若依他，姊姊怪我不义；若不依他，这婚事难成，事在两难，想来段红玉去寻找五将，奴不与狄虎进关，只说宋帅差二公子前来请去，待他拿绑了段洪请宋将进关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即对狄虎说：“此事俱在奴身上，只是不要失了前言。”狄虎心中暗喜，呼声：“公主，既然应允，但不知有何良谋，乞道其详。”公主说：“奴哄段洪出关，说公子奉命相请，即将他绑了你道如何？”狄虎大悦道：“公主且回关做作，我在此等候，”

公主辞去，进关见了段洪。他问：“事体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狄元帅虽然收了降书，他心中疑惑五员将士不见回营，段小姐许他寻找五人去了，狄元帅实疑我们不能传言，要我请老伯父到他大营与狄元帅面订一言，方为真实，我不知老伯父意下如何，未敢应允，不知他内里有什么机谋，今狄元帅有差二公子在后面相请老伯父，你意欲去否？”段洪说：“既如此，本帅就亲到宋营，与狄元帅一会何妨。”公主又说：“老伯父既去，不必带人马，诚恐宋将疑心。”段洪应允，即时上马，与公主出关而去。

行了一程，只见狄虎匹马横刀，立于大道：“王兰英诈作不见，段洪勒马向公主说：“我看来将不怀好意，莫非不准投降，差人前来迎敌。”王兰英说：“伯父放心，这员小将，乃狄元帅次子名狄虎，想是狄元帅差他来迎接。”段洪听了，只得前进与狄虎答话。

不知段洪被擒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八回 王兰英背义夺关 狄元帅正军斩子

诗曰：

契结金兰意味长，缘何日久竟相戕。

夺关背义恩情失。且看交深是虎狼。

当下段洪知道狄虎奉了元帅之命，来迎接于他，连忙上前，口称：“小将军，老夫乃无能降将，何劳远迎？”狄虎见他来近，手提横刀刺去，刀尖刺中咽喉，段洪一命呜呼，跌于马下。王兰英一见，面如土色，忙呼：“公子，你说擒拿他，因何伤了他性命？”狄虎说：“公主，我意欲大刀挑他下马，不意误刺中咽喉，悔已不及。”王兰英听了心如麻醉，只忧段红玉知你杀死父亲，怎肯干休，教我如何回答。想了一会，对狄虎说：“你今误杀段洪，皆因我错了主意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如今不若与你同去取了此关，差人回营报知狄元帅，请他前来进关。倘若段红玉回来，慢慢与你调停，劝解于他，若有不依，即时拿住挟他投降，方为妥当。

又谓这王兰英为人前后极似分为两截，初时待红玉情深意厚，为设计周全算无遗策，智量堪嘉；无如今日为着狄虎结婚，误伤段洪，毫无怜情之心。虽非骨肉，但念与红玉结契情深，于心不忍何也！只要我躬连理耦，那管他人不戴冤。当下狄虎听了，使呼：“公主，蒙你美意相助，我岂相忘，事受之日，与你永结百年之好。”于是二人进关，此时段龙、段虎，只道宋师势大，爹爹已死，即时与母亲奔往芦台关去了。

狄虎收殓了段洪，差人回营报知。狄元帅大惊说：“这畜生好大胆子，不奉令前去杀了段洪，骗抢他关，如何是好？”王元帅说：“我想段洪既来投降，又去取了他关，伤他性命，如此不仁归于我们，公子虽然有功，难逃违令之罪，如今悔亦不及，且去安了民罢！此时元帅点下高明、杨唐、孟定国三员战将，副元帅杨文广，同守营盘，其余战将随往。又带兵五万一路来到蒙云关，兰英公主乃投降之人，只得与狄虎出来迎接。

二位元帅进了帅府大堂，一同坐下。狄元帅令探子四路追赶，诘段氏家口奔逃何处，打听明白，即来报知。又命将段洪棺柩，运入关内，出榜安民，然后吩咐兰英公主进关。公主进内，只见众将威严，与我国不同，心中惊恐，含羞说声：“芦台关王兰英叩见。”狄元帅起位拱手说：“公主请起。”王怀女早早离位挽起，说：“公主，你乃南蛮之女，我乃中国之臣，彼此并无管辖，何必行此大礼。”公主见此心中方安说：“奴本女人，仰千岁与夫人威德，军民感仰，所以蛮女献关投降，望乞收留。”说完又要行礼。王元帅扶住请她坐了旁首，王元帅说声：“公主，这段小姐不知往那方寻找五将去？”公主说：“只因元帅不准投降，今已往竹枝山找寻五人未回，是以奴一人前来献关。”王元帅说：“狄虎差人说攻打关城，这算不得是公主开城归顺，狄虎还不该妄杀了段洪，此事反覆不明，望公主细说其详，免本帅疑惑。”

王兰英低头不语，暗想此事教我如何回答，欲将前事说出，狄虎危矣！欲不说出，又恐哄他不过，反为不美，想到不如含糊说了罢，即呼声：“元帅，你未知其详，此日段红玉往竹枝山，奴独自回关与段洪商酌，只有军士说来营有将一员叫关，段洪只道好意，元帅差人来关打探虚实，段洪出关迎

戕（qiāng，音枪）——杀害。

诘（jié，音节）——问询。

接。狄公子以为他出场迎战，并不答话，大刀略举，实为误伤，段氏一门闻知俱逃走了。奴家献了城池，公子以为夺关。”王元帅心中明白，想来此女言语支吾，必有难讲的话，休要诘破他，待后问明便了。即说道：“原来有此原由。难得公主见机投顺，真乃审势达权。”狄元帅说道：“此中必有委曲，只须问那逆子，便知明白。”传令狄虎进来。

不多时，狄虎到帐前来了，说：“父王，孩儿破了此贼，特来请功。”狄元帅大 喝：“逆子一派胡言，不遵将令，私出妄伤降将，乱我军规，还不知罪，反来冒功，姑从实言说来，免得动刑。”狄虎听了心下惊惶；只得跪下。诉声：“父王与王元帅听禀，只是孩儿单刀独马往河边，不提防草丛中跳出了一虎扑面走来，惊我马直到城下，遇见段洪带几个小军出城，孩儿误伤了他，登时关内军民人等大乱，段氏家口逃去无迹，芦台关王兰英只得投降了，至此孩儿来请功。”狄元帅大喝一声：“好逆子，满口胡言。此地离山甚远，焉有猛虎？纵为马失惊，不过一箭之路，何得一连跑到十余里到他城下，况且自己战马如何降他不住，既然沿河饮马，何用带刀？眼见谎言欺哄，乱我军规。”吩咐刀斧手拿出正法。西边刀斧手答应一声，上前将公子正在捆绑。那王兰英一见着急心慌意乱，自己又不敢开言劝导，眼看没有解救，只是眼中流泪。忽有探子来说：“段氏家口具逃往芦台关去了，特来交令。”细细禀上。

又说王怀女当日出兵之日，狄家公主将二子叮嘱托他照管，难道今日二公子犯了军令死在目前，袖手旁观，不来劝解之理。只因狄青为人性刚硬直无私，军令严肃，不受人情，若干先前细问二公子之时，若即劝阻，不但狄青不休，只怕狄公子死得更快，所以心中虽急，仍不敢开言。只得思量寻觅机会，待他怒气略平，方好劝阻。此时探子回报段洪一众奔往某处，他又盘诘一番，缴回令毕，厚赏探子。此时怒气已过，正好趁机劝解，遂呼：“元帅，妾奉告一言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狄元帅说：“有何见教？”王元帅说：“二公子实属年轻幼小，生长王侯之门，不知法律，一时误犯军令，始若伤了公子，一来伤了父子天性；二来正在用人之际，不如命公子带罪立功，差他招降段氏兄弟回关，将功折罪，若不能招降，正法未迟。”

狄爷道：“元帅说情，本当依允，惟有两件事不能奉命，一来狄虎乃我亲生之子，今日犯罪岂肯轻饶，岂不被人谈论，众将若是效尤，这数十万人马，不能管了。第二者，段洪乃南蛮老将一心归顺，不曾沾中国点水之恩，反被逆子伤了性命。若不将他斩了，倘若段红玉找寻五将回来，闻知此事，问起缘由，你教本帅何言以答？”王怀女说：“元帅放心，带罪立功，也是常情，谁敢不服。段洪既死，不能复生，如今与他盖造庙宇，请旨封他，春秋祭祀，倘段小姐回来，妾另有设施，管教无事，且看妾薄面饶他。”狄元帅说：“罢了！且看元帅之命，饶了这逆子。”吩咐左右放了。狄虎上前叩谢父王、王元帅不斩之恩。狄帅喝声：“逆子，今看王元帅情面，权且饶你，如今且领兵五百，带罪招安段龙兄弟，限你五日功夫，便要招安回来，将功抵罪，倘若不能，治罪不免。”说完，拔令一技掷于地下。狄虎连忙拾起说声得令，领兵而去。

王兰英见狄虎去了，心中挂念，不如同狄虎前去招安，指点地方，方为妥当。正欲开言，又想与公子同往，只恐元帅不依，纵然依了，又怕名声不

好，岂不被人谈论，想了一回，对王元帅说：“二位元帅，奴虽投顺天朝，并无寸箭之功，心中甚是惭愧。只芦台关，系奴父镇守，手下雄兵三十万，粮草丰如丘山，奴意欲回关劝了父母前来归降，不知二位元帅意下如何？”元帅大喜，说道：“但得公主一段美意，倘劝得老将军投降了，此段功劳非小，焉有不依公主之理？本帅在此专候佳音。”当时王兰英拜辞二位元帅，即刻上马出营而去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段红玉自别了王兰英，一路在竹枝山而来，独自赶路行程，越岭登山，觅寻五位宋将。先说焦廷贵、岳纲二人，失去狄公子与张忠、李义三人，只因腹饥寻路回营，无神无气向前而走，忽远远见段红玉对面而来，焦廷贵说：“岳将军你看，对面来的不是段红玉这丫头？”岳纲一看说道：“不差，昨日被他走脱，如今他又在此处为何？”焦廷贵早已拍马提起铁鞭，大喝：“贱婢休走，焦廷贵在此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铁鞭对面打去，段小姐急架相迎。

不知他访着五将消息如何着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九回 宋将军脱逃自营 段小姐单身探穴

诗曰：

强伤危地古英雄，轻进无谋定丧身。

兵法两地虚实变，三军司令见材人。

当下段小姐见焦廷贵铁鞭打来，即将双刀架住，呼声：“将军，奴特来找寻你。”焦廷贵闻言大怒，喝声：“好贱婢，你既来寻找我，不要走，吃我一鞭。”手提铁鞭打去。段小姐将身一闪，双足一蹬，连人带马，起在空中，焦廷贵大骂：“贱婢，不要使邪术逃走，你若好汉可下来拼个死活。”段小姐在云端呼声：“将军，我如今不是与你交手，何必动怒，奴只问你狄公子今在何处？”焦廷贵说：“狄公子与你有甚相干，你要寻他么？”岳纲听她言语，忙上前说：“焦将军不必性急，且听他说来。”段小姐说：“二位将军听禀，自从奴在武侯庙，遇见了狄千岁在此山参神灵，只为众英雄被困在阵中许为狄公子结为婚姻。”

小姐言到婚姻二字，就不觉羞惭起来不说。焦廷贵大呼。”因何不说：“段小姐无奈，只得说：“奴与狄公子先在阵上许了姻缘，后在富春山狄千岁面允，公子既困于阵中，那有不怜惜之理。是以不惜辛苦，与芦台关王兰英，一同冲破恶阵，放出众将军，忙中有错，如今将原故说明，谁知你五人疑心中将奴拿住，奴家用法力逃脱，不然遭你毒手。昨夜回关，今早奉父命前来投降，岂知狄千岁见阵虽破，不见五将回营，心欲疑我不是真心归降，限三日找寻公子等回营，然后方准投降完婚，故奴到此地找寻。你们五人被困，缘何只剩二人，公子往那里去的？”岳纲二人听了回嗔作喜，请小姐落下了云头。岳纲口称：“小姐，我五人自从出了阵，有劳搭救，意欲归营，不想迷失路途，错进此山。早间张忠、李义、与狄公子往问道路，遇了山寇擒去，我二人舍命去夺，无奈兵器马匹不合，是以不能取胜。如今赶回营中，欲破此山，救取公子。”小姐说：“你们战败于何处？”岳纲说：“到也不远，直向西去一转，山左树林内就是。”小姐说：“如此说来，此地乃竹枝山也！二位将军何不与奴同到彼处，救出三人，一同回营，岂不为美？”焦廷贵说：“使不得的，我们饿了一日一夜，回营食个饱顿，睡觉养神。”岳纲说：“休讲闲言，我想公子与二位被擒，未知生死，事关不小，倘你救不得岂不误了大事。”小姐说：“既然二位要回去，奴不敢相强，二位见了千岁时，须替奴禀上，说奴前去舍找寻，救回三将，随后就到了。”说完将身一晃，连人带马，随风而去。

二人连声称赞他法力高强，今得他降，实乃圣上之福，南蛮当灭。赞叹之间，无奈人困马乏，只得缓缓而走。又走了半个时辰，方回到营前，进内有小军早已通报，杨文广大喜，二人已至中军大帐，又要参见二位元帅，有杨文广说：“二位将军，因何今日方到，昨天在于何处？又不见张忠、李义、公子三人，是何缘故？”岳纲因三人失路在竹枝山，他二人特回取救说明。杨元帅说：“失去公子同二将，非同小可，快些到蒙云关取救方好。”岳纲闻言，呼声：“杨元帅休得戏言，我营中雄兵猛将不少，因何反到蒙云关敌人求救？”杨文广听了将得关缘由说知。岳纲二人说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此事缓不得。”肚中饥饿难当，二人后营用过膳，岳纲辞别了众人，飞马向蒙云关而来。

又说狄元帅见王兰英去后，一心牵挂狄龙与四将，时交千后，尚不见回

来，放心不下，纳闷沉沉。王怀女劝慰，说：“段小姐已去打寻，定有消息，元帅何须过虑。”正言间，忽报子报说：“岳先锋现于关外求见。”元帅忙令进来，岳将军来到帅堂，参见已毕。元帅一问前事，岳纲将脱离敌阵，并失去三人，一一说明。元帅说：“你二人回来，因何不见焦廷贵到来？”岳纲说：“他已在杨元帅营中，小将一人来报知，但段红玉一人去救公子三人，犹恐未必可胜，如元帅发兵去帮助，方保无虞。”此时元帅听了，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且退去歇息，本帅自有商量。”岳纲谢了元帅，往后堂安息。

当下狄爷对王元帅说：“本帅提兵将有二载，方得一关，如此迟延岁月，不知何日奏凯班师，他三人被擒，不知生死，段红玉女子一人果然厉害，胜败未知。”王元帅呼声：“元帅，天命有归，但杀运已起，忧不来的，但段红玉法力高强，何虑不能救回三将？慢些等待，自有佳音。”言谈不表。

却说段红玉小姐别了焦岳二人，驾云即刻下落山坡一看，前面好派树木阴林，十分幽雅。小姐一步步策马上山来到，走入林中，不提防扑通一声，连人带马落在陷坑中，吃惊不小，急忙将身一晃，腾空而起，往上一看，只见山林内走出三四百军兵，手执饶钩，赶到坑边不见一人，望上一看，见一女将身骑红马，手执双刀，直吓得小军四散奔逃。段小姐说道：“怪不得三人被捉，但不知守山将何人，不免拿个小兵问个明白，方好讨战。”将身飞下，将一军人横拖于马上。这小军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呼饶命。

小姐喝声：“你快说明白，此山何名，守山将何人？一一说知，饶你一命，倘有半字虚词，定斩为两段。”小军慌忙说：“此山乃是竹枝山，守山副元帅大金环，山寨中结下五个大营，每营有五千兵，战将十余员，因为大宋南征，是以主帅设此陷人坑，等待未师过山，一鼓而擒。今早来五将校，我元帅拿了三人，走了两个，如今不知仙姑下降于此，小人一时冒犯，望乞宽恩。”小姐想来三人虽被捉去，但不知吾那狄龙性命如何，倘若伤了我的小将军，虽斩金环，不足消奴之恨，不免再问明白，免得挂怀。又喝道：“如今主帅拿了三员宋将，今在那里？快快说来。”小军说：“今早拿的三将，如今现囚在山中，明日起解往邕州昆仑关，待南王发落。”

小姐喝声：“我饶你性命，你快快报知主将，教他即刻放出三员宋将，万事皆休，倘若迟延，奴乃蒙云关段小姐，奉了狄元帅将令，杀进山中，寸草不留，饶你去罢！”小军慌忙鼠窜而去。段小姐想道：山顶中尽是陷坑，我却不惧，倘若踏翻了药箭架刀，躲之不及，就不妙了。不若低驾起祥云离地数尺，四个马蹄，不沾尘土，如此方好。于是驾云扬鞭，乘马竟奔山寨而来。

且说这小军跑回山中，到府堂禀上主帅，说：“山下来了一员女将，口称蒙云关段小姐，奉了狄元帅之命，前来救取三员宋将，若早早放出便罢，如稍迟延，杀进来寸草不留。”当时金环已将三人装入囚车，方要起解去，一闻此言，喝声：“胡言，蒙云关主将段洪；与我无仇无怨，焉得差人犯我。况狄青提兵到他关，对敌年余，两为仇敌，他女儿焉能替狄青来救三人之理？”有通臂猿众将说：“莫非段家敌不过宋将，投降了也不可，何不出山一看，便知明白。”

正言间，又报女将在山下讨战，大金环只得带兵一千，八员战将，出寨而来，列成阵势。段红玉一见，将刀一指喝声：“来将莫不是大金环，好好放出三员宋将，饶你一命，若有半个不字，即教你尸横于野。”大金环听了，怒目圆睁大喝：“贱人，休得妄语，本帅正是竹枝山管辖五营头领大金环也！”

你既是段洪之女，我主待你父子不薄，不能尽忠，反而替宋将出力，讨他三将，如此卖国，反叛之人，不如畜类也！”段小姐喝声：“你乃山禽野鸟，焉知鸿鹄之志，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南天王依智高乃一叛逆之贼，妄自称尊，不久亡灭，故我父子弃暗投明，今奉狄元帅之命，前来讨取三将，你若不早献出，妄自称雄，要你死在目前。”金环喝声：“小小丫头，死期至矣！左右与我拿来。”早有先锋王仁答应一声：“待小将擒来。”说罢拍马舞锤打去，段小姐双刀架开，喝声：“通下名来。”王仁说：“吾乃竹枝山先锋王仁也！你这丫头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段小姐听了怒道：“你乃无名小将，敢逞狂言。”双刀直下，王仁铁锤架开。

二人战斗，不知胜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大金环中术被擒 段红玉夺山救将

诗曰：

行军首重是机关，有勇无谋不足奇。

轻敌定然这失败，小心为胜古来词。

当时男女二将杀了二十多合，胜负未分，这南将王仁想来诈败，待他望地坑跌下，方可取胜。即纵马向陷坑边地而逃，小姐乘云离地数寸，望坑中而追。早已赶近，抢上喝声：“奴才看刀！”照定脑后双刀一下，王仁跑闪不及，已砍于马下。副先锋吴智，看见王仁被杀，推开战马，挺枪刺去。小姐双刀架迎，战有三十合，又被小姐杀于马下。

大金环见段红玉一连杀他两将大怒，持铁枪刺来，小姐急架相迎。刀叉各并得叮当响亮，火星飞扬。小姐见他恶狠的叉乱戳，看来抵挡不住，将刀虚砍一下，往下跑来。大金环拍马追赶，小姐用法使她借影移形之术，向王仁尸骸念咒几句，刀一挑尸骸，变作一个段红玉，她原身一闪，借影已不见了。

这尸骸跨上小姐战马飞跑而逃。大金环正在追赶段红玉，一到陷坑边只见段红玉连人带马跌下坑中。大金环心中大喜，那里认得马上人是尸骸化的，不敢从坑中跑走，只饶道追赶向段红玉陷坑，双手一叉，将尸骸切为两段。因用力太猛，将尸骸截断，铁叉还刺入泥土二尺多深。定睛一看，乃王仁尸首，方知被段红玉愚弄，急急转用力拔叉，未及拔出泥土，段小姐已在后面双刀砍下，早已分为两段。

他手下一员名将叶惠，混号开山豹，抡大刀拍马杀来，与段小姐不分高下地大战。他的妻子刁氏，又名母大虫一见，拍马追来。段小姐见了，想来战一人尚且费力，何况又添一人来相助，不如用捆仙索擒他罢！急向怀中取出捆仙索，向空中一抛，望这叶惠落下来，捆跌马下。母大虫一见大怒，飞马抢来，并不答话，大锤劈头来砍。段小姐双刀一架，红玉两手震得疼痛，马退几步，说：“不好了，这泼妇力大锤重，力战反遭其害。”即忙退后急把刀挂于马鞍上，取出葫芦，放出豆子，撒起空中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那仙家妙法，非同寻常，只化成千军万马，纷纷从空中而下，喊杀如雷，向母大虫杀来。

刁氏见空中落下人马许多，个个盔甲鲜明，摇旗喊杀，蜂涌而来，心中大怒。骂声：“贱人，你使妖术拿老娘，只恨万不能了。”也住了大铁锤，向袖中取出一条绿绫帕，口念真言，望空一丢，登时之间，就长了有十余丈，好不厉害，变化作一条大蟒蛇，眼睛圆睁，竟向阵中冲闯出去，冲得些神兵纷纷自乱。

此时段小姐见母大虫用帕化成怪蟒，冲乱她神兵，喝声：“泼妇，你要耍弄法力么？”即念咒一遍，五指一放，半空中响亮一声大雷，大喝：“逆畜还不回头。”就五雷齐震。果然邪不胜正，这蟒怪被小姐五雷正法降了，就不敢向前，竟向刁氏扑来。刁氏心中忙乱，即念咒收回绿绫帕。段小姐见她收回绿绫帕，挥动神兵，一齐杀去。小姐又拿出红绒套丢起，万丈红光，落向刁氏身中，即时绑于马下。只剩两员南将，一名关奇；一名云海。看见主将已死，母大虫如此厉害，也被她擒了，我二人如何迎敌，只得愿降。小姐说：“既然你们愿降了，这三员宋将在于何处？”关奇说：“现在山寨中。”小姐说：“你们既降顺，须回山传谕众将兵知之，奴然后进山。”

二将与众兵，人人领命去讫，小姐见他们投顺了，即收神兵回来，到叶惠夫妇跟前，说：“你合山人马，具已投降了，你二人今要生或要死？”叶惠夫妇说：“段小姐如今我主将已死，众人具已投降，何独于我夫妻二人？况小姐法力武艺非凡，我夫妻一时冒犯，但求宽恕，足见大恩。”小姐见他愿降，大悦，收回法宝，夫妇放开，起来拜谢。山中又有两将，一名王聘，一名贾青，一同二十万军内有一半自愿回家去的，小姐也不强勉。其时众人引他进山寨中，升了大堂，众兵参见。

当时小姐早已命人带到三员宋将。小姐一看，只见三人被他囚牢，人人闭目，段小姐离座，呼声：“三位将军，奴段红玉来迟，有负三位多受磨难，今得脱虎口，此地相逢，真乃厚幸也！”三人听得“段红玉”三字，一齐二目圆睁一看，果见段红玉立在旁边，便喝：“丫头昨天被你逃脱，今日反来拿我们么？”小姐说：“你三人不知原由，只因奴在武侯庙遇见狄千岁，说明铁头和尚摆下一阵，将五位英雄困于阵中，如能破了此阵，救了五位英雄，即允许投顺千岁。奴与芦台关王兰英，带领人马，大破此阵，救出众将军，只因仓忙未曾说明详细，反被众将疑心，将奴拿住，幸奴用法逃走了。不料众位将军错走路途，却被此处陷坑拿了。千岁不见诸将回营，限奴三日，命我寻找，幸喜中途遇见焦岳二位将军，说三位被擒，故找寻到此，杀了本山守将，合山人马投降了，搭救来迟，奴多有罪。”吩咐快将三位放下。叶惠众人将绳索割去，三位听了小姐之言，如梦初醒，李义、张忠说：“原来小姐投降了我元帅，今又蒙搭救活命深恩，不敢有累。”

三人深打躬的相谢，段小姐回礼，说：“均皆一殿之臣，何必言谢。”张忠说：“时夜得蒙相救，实出不知，反将小姐捉拿，乞祈恕怪。”小姐说：“不知不罪，焉有恨心。”三人大喜。小姐又吩咐备办酒筵，与三人压惊，早已排开盛饌。小姐情意殷殷与公子眼角传情，但见着众人不敢说秘情，只言奴不奉陪了，移步进去了。三将饿了几天，一见此佳肴美酒，好不甘甜，如同龙取水，似虎争餐，吃个尽饱。大醉方休。

三人用膳已毕，即要告别回营，当时日已晡了。小姐允说：“想必千岁在营中指望，正该早些回去。”又吩咐小军牵着马匹候着三人，命二小军引路。小姐说：“奴本该与三位同往，但合山人马，恐有不愿投宋，听其自便，奴今夜点过名，来日必到。有烦众位上达元帅。”三人连诺起程，小姐送出山门外作别而去。

这三位将军，出山顺平川大路而走，时已日落西山，得到营中，有军士报知，杨将军接进一同坐下言谈。又说知狄元帅众人已在蒙云关，是夜歇了一夜，次日三将拜辞杨将军，往蒙云关而来。先说狄元帅与王大人说：“狄龙三人被山贼擒去，今早不见段小姐回来，定然凶多吉少，不若即发兵灭焚此山，助着小姐方知下落。”王元帅说：“千岁放心，我思段红玉为着令公子的姻缘，他舍命也夺回来，况此女法力高强，有胜无败，千岁何须过虑。”

正在言谈，有小军禀进三位将军回来，二位元帅大喜，即令引进，不一时二将直至帅堂。一一参见毕。狄爷说：“昨天焦廷贵二人回来，说你三人被擒，今天怎得回来？”张忠说：“元帅，只因出阵，我众人迷失路途，误落虎口，后得段小姐寻来，杀了守山将，救我们回来，皆得此女不惜辛劳之力也！昨日未将等回营，杨将军说明，方知元帅得了蒙云关，段小姐临别时，

晡(b)——申时，即午后三时至五时。

多多致意，明日到来。”张忠说完，三人退出。

狄元帅思量段小姐到来如何调停，自觉闷闷不乐。王元帅一见千岁不悦说，“如今众将已回，又得段红玉平了竹枝山，不用我们吹毛之力，岂不是大喜之事，因何不乐起来？”狄爷说：“吾所忧者，段红五既与吾儿有婚姻之约，若得成就姻缘，有愿献关投降，当时五将又被擒困于阵中，不能解救，又得武侯梦中指示，往富春山，有老人指点，得遇于他，面许为婚，所以他破了阵却不惜辛劳，救出五将，是有功于我大宋。况此女虽然生长蛮地，却也美貌超群，吾儿虽也不才，乃一王侯之子，才貌不弱，岂不是相配佳偶，又有救将一段功劳。所悔者，本帅不该错疑于他投降，不应该令他寻找五将，才有狄虎小畜生妄杀他父亲之祸，本帅思量过意不去，段小姐到来，如何调停？倘若一闻父亲被戮无辜，他怎肯干休，本帅如何答她？此事难于处置，如何不闷的。”

不知王夫人如何答话，怎生设计，段小姐到来，姻缘得就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一回 庆洞房恩成虚愿 露缘故反爱为仇

诗曰：

洞房花烛本姻缘，何故初谐反结冤。

一丝未系因前定，谋事为人成在天，

当下王夫人呼声：“元帅，事已至此，说不得了，依妾愚见，即日与大公子完了婚，趁他初时不知其故，权且瞒过于他，不然迨 缓了数日，一旦回关，知二公子之事，必然要报恨雪仇了。他的神通广大，法力多端，我营中，谁是他的对手，一反起来，就不好了。趁他不知，与大公子两下成了亲，既知其事，不过是叔嫂争斗一场，到底看着手足分上，不至十分反面，又着旁人劝解自然停妥，千岁意见如何？”狄元帅听了点头说：“多蒙指教。”即拔令一枝，唤到旗牌，吩咐众将与大小三军，有段小姐问杀段洪之事，俱言不知，若有漏泄半言，即斩首。又令中军在域外搭起一座鼓乐亭，俟 候着至洞房花烛。二事已毕，旗牌中军回来交令，二位元帅商议已毕，退入后堂，将诸事停当，只待段小姐一到，迎接完婚，好慢其杀父之仇，慢表。

又说刘庆用席云帕回汴京，求请穆桂英来破阵。是日一同驾云到了南方，一齐落下云头，进来营中，杨文广见母亲到来甚喜，母子言谈一回，刘庆方知得了蒙云关，阵又破了。他要到元帅那儿缴令，穆夫人也要同见元帅。二人起程，杨文广送出营外方回。二人进蒙云关，见了元帅，言谈一会，又知会了段小姐婚事，也且慢表。

再说段小姐送别三将，到了次日，梳妆了吩咐众将兵把守山寨，带领了叶惠夫妇，一千小军，提刀上马，望蒙云关而来。行了一会，已过宋营，杨将军出营会他，小姐一见，拱手请杨元帅通报，奴已救出三将，今日回关投降。杨将军说：“原来小姐不知，狄元帅众人具在蒙云关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原来千岁准我父投顺，兵具屯扎于关内么？”杨元帅说：“然也。”说罢带转马说：“小姐请住，某不陪了。”拍马回营去了。这也是狄爷预先吩咐杨文广的，犹恐他多问询出情由。

当时小姐一程来到关前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外搭起一座鼓乐亭。小姐看罢，只要进城，只见外面来了一人高叫：“小姐住马。”小姐一看，认得飞山虎刘庆，便问：“刘将军因何阻奴进城？”刘庆说：“小姐有所不知，某奉了元帅将令，在此专候着小姐到来。”小姐说：“不知元帅主意如何？”刘庆说：“今日乃良辰吉日，元帅吩咐小姐到来，不可进城，暂屯扎于城外，等候帅府鼓乐三通，王夫人亲来迎接小姐入城，与公子完婚。”段小姐说：“因何如此急速，也本该让奴见过父母，因何不许进城，反要在城外安扎。”刘将军说：“这是阴阳官选定日辰，说本年月日乃大吉，其余多有冲犯不美，但此日仍有碍父母，成亲三日后方可相见，这亦是日辰所忌，是以元帅吩咐安扎此亭于城外完婚。”段小姐听了，又要回询，只见城中来一旗牌，手执令箭呼声：“刘将军，元帅有令，唤你急速回转，有急事差你。”刘庆听了，明知元帅之计，心中会意并呼：“小姐，快到鼓乐亭侧安屯人马，某今回关听令，不得奉陪了。”小姐听了刘庆之言，半信半疑，只得吩咐众兵离城二里之地安屯下。

迨 (dài, 音代) ——等到、及。

俟 (sì, 音四) ——等，等到。

当时段小姐坐于中营思量说道：“既是完婚，出自真诚相待，因何狄元帅不许我入城，又不许我见双亲之面？据刘庆所说是选择日辰所忌，也未可知，难道父母亦不差人来看看我么？此是何故。”正想念之间，远远只闻音乐悠扬之声，又有小军入报：远“狄元帅派人来侍候小姐。”言未了，音乐已至营外，早有四个妇女，一见小姐一齐跪下，口称：“小姐在上，奴等奉了狄元帅、王元帅之命，前来侍候小姐的。”小姐听了，即吩咐他起来，厚赏四人，众妇女喜悦，言言语语，也不烦叙。

当日，四名妇女又带来宫妆之物，这公主乃四品之职，诰命小姐凤冠霞帔玉带宫裙，定然是四品梳妆，各物具已齐备，专候着吉辰。歇一会时已交酉刻，四个妇女拜上小姐请小姐早些梳妆起来。段小姐说：“暂且停一刻，待奴家中人一到，问个详细，梳妆未迟。”众妇女说：“小姐你家中人只恐没有人来了，等待多久岂不误了良辰。”段小姐听了心中就有些喜不喜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妇女，说话全无道理，难道老爷夫人不知今日成亲的日期，见不得他面，定然差我两位哥哥来的，因何你们知道我家中就没有人来的。”小妇女见小姐怪责，自知失言，不敢再说。

当时，小姐猛然看见内中有一个妇女，暗暗下泪，小姐一见大怒，细细看此妇女，有些认得他，喝声：“你这妇人，莫非我家夏莲女么？”这妇人见小姐呼他的名，益发悲哭起来，当时跪下说：“正是奴婢。”小姐听了，骂声：“好贱人，你一向来去在何处？今日随到于此，难道不知道喜事，因何两眼汪汪流泪，顿我势头。快快说来何故，免得动刑。”夏莲女听言，呼声：“小姐，如今事到其间，奴婢不得不说了。奴自初笄，蒙夫人育长成人，老爷将我嫁与军兵王成为妻。自从出了帅府，不上两年，丈夫死了，孤身苦恼，日食难敷，时常思念夫人小姐，未得见面，困奴一个下流婢女，不敢进见夫人小姐一面的。”小姐说：“你这几年，既在民间苦挨，今日宋元帅前来何原故？”夏莲呼声：“小姐。”即将昨天段洪被杀原因，一一说知。

小姐闻言，不禁悲啼大哭，即命叶惠速即回山，立行快点人马，杀奔进关，擒拿狄虎与老爷报仇，叶惠领命拔寨起行。三个妇女哭声：“小姐，你们既去，我三人回关具是死的。”小姐说：“不要啼哭，一同随我去罢！”说完一齐上马而去。吓得同来伺候兵丁，即忙回关报信。是夜段小姐回到竹枝山，再点起三千人马，恨不得赶到芦台关来。慢表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狄虎奉了帅令到芦台关招安段氏兄弟人马，正在行起，后面王兰英领了五百兵赶来，已到狄虎跟前，说明奉命回关劝父归降。狄虎闻知大悦，合兵一处，二人一路并驾而行。公主开言呼：“二公子，你今去招安段氏兄弟，如何主意？乞道其祥。”狄虎说：“公主，我去招安段氏，少不得说误伤了段洪，带罪前来。倘若段氏不允，自然与他交锋，今求公主帮助如何？”公主冷笑说：“你言差矣！芦台关非同小可，我父亲有万人之勇，手下雄兵有二十万，九溪十八洞有名。段氏兄弟与你有杀父之仇，焉肯投降？定然以死相拚，尚且不知鹿死谁手。”

狄虎闻言大惊说：“不好了，你父骁勇，还是小事，段氏与我杀父之仇，不但不肯投降，定有一场恶战的。但我兵微将寡，收兵回去父王必不容情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想一会不觉长叹一声。王兰英说：“公子，你若果真许我婚姻，奴自有妙计，何愁段氏兄弟不降。”

笄(j, 音机)——原为女子盘发的簪子，后也代指成年。

不知公子如何答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二回 王兰英劝父归宋 段红玉兴师讨伐

诗曰：

功父归降大宋朝，只为姻缘配合调。

赤丝系足非今定，五百年前宿愿消。

当下狄公子听了王兰英之言，便说：“公主你却多心，前日已蒙公主不弃，订了姻盟，我一男子汉，岂有失信之理，你休得起疑。”兰英呼声：“公子，若果诚心许为夫妇，少不得将计就计与你进关，见过父王，只说军前被你擒住，狄千岁不杀，反与二公子配匹成亲，已有三日，特要送回关见父母。但我父平生性烈，定然不依，幸他原有投宋之心，又直母亲慈善，从小溺爱于我，在旁必然庇护的，奴再申理言劝解，父王无有不允。我想父王既已归顺，何愁段家兄弟。”狄虎听了大喜，说声：“公主，果然妙计。”二人一路并马言谈，不觉已到了芦台关。”

公主勒马叫关，有守城军士看见公主回关，连忙报与主帅，王凡与夫人言谈，只见小军跪下口称：“千岁，如今公主回关了。”王凡听了，吩咐军士退出说：“前日段龙说这人投降了大宋，暗引敌人杀夺了蒙云关，今日回来是何主意？”夫人听了大喜说：“自女儿去后，妾日日忧心，今幸回来，大王有甚狐疑之心？”王凡闻言，冷笑说：“夫人，自从女儿去救蒙云关，已有一月，只道他与段红玉去退宋师，岂知前数日段氏带来家口逃进关中，说这贱婢投降了大宋，勾引敌人杀了段洪，抢了蒙云关与段红玉同谋。我想他乃幼年之女，与敌人为伍，败坏我声名不小，岂不被人谈论？”夫人听了呼声：“大王，这是耳闻之言，未为凭信，不如命他进来询明便知内中详细。”王凡听了，即令传公主进来。

不一时，只见女儿与一位少年宋将并步而来，并无愧色。王凡一见大怒，即拔出剑来，夫人一见大惊呼：“女儿呀！只怕你今日性命难保了！岂不闻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如今竟同这少年并肩而行，但不恩尔父向日为人性刚，今日怎肯容你。”又不好明言。暗暗的着急。只见丈夫抢上几步手起剑落，公主将手托住手腕，呼声：“父亲息怒，且听女儿告享一言。”王凡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火生烟，喝声：“贱人，任你花言巧语，不过多活半刻，总难逃一死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君要臣死必死，父要子亡必亡，但内有原由，女儿说明，父王且放下此刀，待自己受用罢！”

王凡听了，顶上生烟，喝声：“贱人，你敢恶语伤父，我的宝剑，杀你不成，你要为父留着自用，好生大胆，快快说明。”公主说：“非是女儿言词伤父，待女儿明白禀了，虽死亦甘心。”王凡被他哀求，接托住手砍不下。夫人又趾住袍袖，两泪汪汪，无奈只得放了手，宝剑落于地下。夫人连忙抬起，命侍女拿去了，劝丈夫坐下。

公主跪于地中，眼含珠泪，说：“自那日起兵去救蒙云关，岂知大未能人不少，女儿出敌被他擒去，不料狄元帅不加杀害，将女儿匹配与二公子，王夫人为媒，已与公子成亲数日。如今奉命前来，劝父归降，叮咛吩咐，倘父允降，奏明大宋天子，许以承封王位，强如父王做此伪官。”王凡听了喝声：“贱人，你贪生畏死，投降了敌人，又匹配了宋将，已将名节丧尽，还敢前来劝说我的。你不思食君之禄，报君之恩，不思父王平昔为人，岂效此

三尸句——形容人盛怒时的样子。

寻常，下贱之辈。”

公主说：“父王，你言差矣！古云：君不正，臣逃外国。如今南王乃一反叛伪王，所行残害好杀，陷害了多少良民，上天必然不佑，焉能成得大业？目视南天王大势，犹如风前之烛，釜中之鱼耳！倘若父王不及早知机，只恐临时悔之晚矣！”王凡喝声：“小贱人，且住口，只要心无二向，尽君之忠，任君之祸。”公主又呼：“父王，女儿已匹配了狄虎，蒙云关又失，我国人人尽知，父王纵有忠心，那南王一生疑忌，那时祸及满门，反为不美，为仇音所笑也！况他所用之人，具是邪说妖言，害民之贱，足见奸佞亡命之徒。今大宋差千岁狄青统领堂堂正大之师，手下是个个英雄豪杰，南蛮王灭在眼前，父王与之具亡，甘作亡命之徒，莫若及早降宋，一者或得封王之位；二来脱了叛贼之名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父亲请自参详。”

王凡见南蛮平日无故常夺民妻女，种种不仁，原有退步之心，今听女儿言同，句句合理，他心原乃明白的。夫人此时见他不语，料他有降顺之心，便呼声：“大王，可想女儿匹配敌人，也是无奈万分的，况狄元帅身居工位，狄公子乃金枝五叶，女儿配了他也不辱没的。据女儿言来，降宋实乃高见不差。”王凡说：“此言虽是，但降了大宋，有知道者，说我女儿被擒出于无奈的；有不知者，说我畏死贪生献女与敌人作妻，只食荣华，不愿耻辱也！”夫人说道：“只是不然，在前被擒，谁了不知女儿已失身于宋将，今事已至此，悔已不及，不如趁早归降；方为万全之策。”王凡听了，只得应允。

公主见父王允降，心中暗喜，起跪。狄虎又上前施礼。王凡看见公子，果然一表人材，少年美貌。大悦，令人摆宴。他虽是外国伪官，已封王位，宴席比之别众不同。美有琼浆，说不尽的丰厚，阶下的音乐齐鸣。畅叙之间，有小军来报说：“蒙云关段小姐领兵前来，要狄公子出马。”王凡吃了一惊，便问女儿冤恨原由。公主回言：“误伤他父。”王凡说：“你二人一师之徒。异姓骨肉之谊，公子不该伤他父，其不是处，归于你的。他与你夫妻有杀父之仇，既领兵前来怎肯干休，况他武艺高强，我儿非他敌手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放心，女儿自有法退他之兵。”王凡说：“不可粗莽的。”公主允诺，戎装已毕，上马提刀，出关去了。

先说段小姐正在讨战，忽见关门一开，涌出一支人马，乃过了吊桥，兵阵排汗。小姐一看，乃王兰英，心中大怒，喝言：“贱人少歇，红玉在此。”公主见了、呼声：“姐姐，你到竹枝山找寻五将，得胜回关，与狄公子成亲，正在新婚燕尔，不去享受，困何领兵至此，有何原故？莫非怪着奴不曾贺喜么？”小姐听了大怒道：“贱人你还巧语花言，从小至长，与你结义金兰，情胜同胞，你今忘恩负义，勾引狄虎，杀我父亲，谋抢关城，以致奴父死母逃，一家离散。今日与你有一天二地之仇，你若将狄虎献出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誓不与你同生。”王兰英冷笑说。“姐姐休得错怪他人，不想你自身不正，反来怨我。大宋与你敌国仇人，困何见了狄公子，就起了淫心，忘之君父之恩，父母手足，全然不愿，谎言欺哄，妄想成亲，一家骨肉分散，皆是你自己招来。今日兴兵到此，姊妹相攻，不知是何主意？”

段小姐大怒，抡刀砍去。公主将刀架住，呼声：“姐姐息怒，奴与你一师姊妹，倘有不是之处，还望你海涵。”段小姐喝声：“贱人，难道我杀父之仇忘了，来念什么私爱。”说完双刀又落。公主架开，又呼：“姐姐，你休要使尽势头，望宽一线，后日还有相逢，若认真反面无情，只恐你往日英名，从此尽矣！”小姐听罢气得咬着银牙，喝声：“我与你仇如渊海，日后

还有什么相逢，今日不斩你誓不为人。”提起双刀，当头就砍。公主亦怒，急架相迎，二人在阵中四刀交加，杀在一方。

又说王凡坐在中堂，专候女儿消息，忽想起一事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夫人与狄虎忙问其故。王凡说：“孤想起段龙兄弟带来家眷在此，倘欲闻知贤婿在此，二人岂有容情？况段红玉兴兵关外，不知与我儿打仗否？这事到其间，有此为难。难洪与我有一拜之盟，岂肯有心陷害他弟兄，若留在关外不妨，今居关内，必然生祸端，如何是好？”狄虎说：“依我愚见，却也不难，将他兄弟并带来家口，哄差到一所僻静房屋，把他关守此处，用人看守，进城不容出入，待退了段红玉人马，大王亲自劝他归降，共为一殿之臣，岂不两全礼义。”王凡听了大悦：“贤婿妙算不差。”即差人将段氏家口，关锁了门，令人看守去了。王凡说：“不知女儿与段红玉对敌否？大若孤与公子出关去看看罢！”

二人披挂上马，领兵一千出关把守，向前一看，只见他二人杀得如同猛虎下山，蛟龙出海。王凡看见女儿与段红玉杀得难解难分，真乃女中豪杰也！狄虎说：“我看交锋多时，不分胜负。”暗暗称赞。向王凡说：“你看她二人一双刀上下飞腾，真乃厉害。令爱只有抵敌之功，不得还功之力，再走上几步，只恐有失，就不好了，待我前去相助，共擒于他便了。”王凡说：“须要小心，不可加害于他，这事原是你夫妻不是的。”狄虎应允即飞马跑去冲杀。段红玉正与王兰英杀个平交，一见狄虎冲来，犹如火上添油，不胜忿怒。

不知三人争战那个胜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三回 红玉败往竹枝山 王凡归降狄元帅

诗曰：

金兰谊雅已成仇，只为姻缘各自谋。

恩义两乖从此日，当初何必结绸缪。

却说段红玉正与王兰英交战，只见狄虎冲到阵前来帮助，心中忿怒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咬牙切齿，大喝一声：“小畜生，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来得甚好。”即撇了王兰英来杀狄虎，二人动手，杀得翻江搅海，刀斧交加。公主又跑来助战，三人又战了二十合。段小姐想：患来抵挡不住两般兵刃，欲用法伤他，王兰英具已晓得，不如用红绒索擒他罢。想完，将双刀虚砍，飞马败走。狄虎拍马赶来，小姐取出红绒索祭起空中，犹如天罗地网一般，将公子捆于马下。王兰英飞马来救，段红玉看见，说：“奴的法宝拿他，被贱人救去，岂不枉用力的。”连忙把素用力一收。狄虎此时被索缠住，心中慌乱，指望争脱，又被小姐收紧。王兰英转马向红玉背后一刀，谁知刀短，落在马后腿上。这马负痛，后足一掀把红玉已掀于马下。王兰英一把双刀尽力一下，段红玉大惊，魂不附体，忙借地云起在空中。王兰英因用力太猛了，亦跌于马下，砍得地深有数寸。

段小姐见他跌下，亦思回手，只因下马时，失去双刀，手无兵刃，想来趁众人在此，关内无人，将母亲哥哥放出，同到竹枝山，再点人马来报仇。即驾云落下城中，寻找一遍。只见一所屋宇，有兵数百看守住，小姐就知是王凡的主意，说：“奴在城外战，不道王凡这老贼，放心前去掠阵，原来将我的家口困住，如今且去见母亲哥哥，一同杀出城来，再作道理。”即时腾云走下，只见母亲哥哥闲坐于一处，小姐来近，夫人一见吃了一惊、母女相逢，不觉下泪。小姐又将前事说知，吓得夫人哥哥目瞪口呆。小姐说：“母亲、哥哥，如今不必慌忙，可否与我保着家口，杀出关去，到竹枝山点起军马，再来报仇。”段龙应允，即时披挂，保了家口出来，数百看守兵抵挡不住，由他杀出。

又说王兰英跌于马下，见段红玉驾云走了，连忙爬起来，与狄虎松去索子，奔回到王凡眼前，说：“段红玉败走了。”王凡说：“他既然逃走了，我们回关罢！”公主正在催兵回关，只见城内冲出一阵人马，当先乃是段虎兄弟，后面段红玉保着夫人家小。王凡一见，手持大刀一柄，将人马分开，拦住去路，喝声：“你往何处去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段小姐见手下兵少，只得取出葫芦揭开，倒出豆子，念动真言，撒起空中，登时迎风化出数千军马，手持兵刃呐喊摇旗。小姐用力一挥，只见众兵上前冲杀。段龙、段虎也趁着动手，众官抵挡不住，被他冲杀出阵，小姐保着家口断后而去。

王兰英与狄虎见红玉走了，又要追赶，王凡即令收军，带领人马，一同回城。三人回进内堂，卸下盔甲。王凡向夫人细将交锋之事说知。夫人早已命人备酒宴，再备花烛与儿联婚。席间夫妻父母言谈，酒至数巡，时交二鼓，用过晚膳，夫人命侍女掌了灯烛，送公子夫妻归洞房。丫鬟领命提了银灯，公子夫妻拜辞父母，携手归房。此夜正在成婚之期，夫妻二人，股肱恩爱，万种风流，一夜欢娱，成了百年姻眷，春风一度，倍觉情浓。

慢言此夜之欢。到次日黎明，夫妻二人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王凡要前往营投降，是日同了狄虎上马出关，一路往蒙云关而来。此时正逢夏季佳景，只见山花满目，荷沼凝珠，绿阴交加，青莲径道，真堪注目，足住行人。王

凡对狄虎说：“贤婿，此后又是夏残秋至了，真乃光阴迅速的，令尊大人自起兵南征，不觉已有二战多。”狄公子点头称是。二人一路言谈许久，不觉到了关前，狄公子向守城军士通知。狄元帅传进，当时狄公子引了王凡直进关来。

王凡进去，见大宋一队一队的军马，真乃人雄马壮，粮积如山，不觉喟然长叹曰：“行军在于主将，信不诬也，怪不得西辽败降，只有我南王妄图天位，强侵疆土，自取灭门之祸耳！纵使再攻下一二省，亦非久远。如今他得了邕州西粤地，安坐昆仑关，与几个奸臣，日夕行此不仁之事，命将把守关地，以为安然万全之计，岂知今日段洪已死，妖信既诛，蒙云关已失。吾初时以彼为豪杰，激一时之忿，见酷吏剥民，随了他攻下许多疆土。后来见他残暴刚愎，劫夺妇女，询无远大之谋，实思退步。趁今女儿降宋脱了此祸，正就了机谋。”言罢不觉已到帅堂，看见左右众将，状貌十分威武，但见：

凛凛神威众豪杰，磊磊气象把枪刀。

鲜明盔甲多骁勇，个个忠心为国劳。

王凡看罢众将英勇说：“固然中国将士非凡，狄青用兵井井有条，诚不可及的！”行至滴水檐前，只见左边狄千岁，右边王夫人，早已站起坐位。王凡连忙上前拱手，呼声：“二位元帅，我王凡乃边地反逆之人，昨天蒙元帅差二公子与小女到关招安，今日奉命前来，情愿投降献上芦台关，今特请元帅前去安民。”二位元帅大喜，连忙离位下来还礼，请老将归坐罢。

三人共坐，狄元帅说：“将军，本帅虽然奉旨征伐，但非好杀之辈，是以破了蒙云关，不敢兴兵到你边城，故差人前来招安，果然将军从顺见机，待本帅奏闻圣上，恩封官爵。”王凡称谢，又有狄虎跪下缴令：“禀上父王，孩儿奉命招安，遇着段红玉，与他交锋一阵，他施法逃去，与段龙段虎保了家眷奔往竹枝山去。”元帅便说道：“这丫头，反复异常，待本帅亲自拿他便了。”王元帅说声：“千岁，段红玉虽反去，其势已孤，蛮王又疑忌于他，虽有法力，也无用处，元帅何必着急兴兵，不若先差人去芦台关招安百姓此乃要紧，后到竹枝山。”

狄爷听罢言之有理，谅段红玉须反回竹枝山，然已计穷力尽，定不远矣！今军中设酒庆贺王凡，然后差使杨将军往芦台关安民去讫。当日二位元帅与王凡吃酒肴间，说起狄虎与兰英匹配成亲，狄爷允诺。

到次日，狄爷留下五万精兵，三员大将，孟定国、萧天凤、高明，守蒙云关，然后带领大兵，在芦台关挂榜，竖起大宋旗号不表。

却说南天王在昆仑关，是日正与达摩军帅言及蒙云关已失，王禅师阵亡，段氏不知逃往何处。正言间，报于又报芦台关王凡投降了，与狄青之子联为婚姻，归属大宋，请令定夺。蛮王听了大怒，骂声：“王凡老贼，孤家见你立功多次，封你王位，谁知你忘恩投降敌人。”正在大怒，有达摩军帅呼：“我王息怒，王凡降了大宋，乃癣疥之疾，何足为忧，待贫道提一支兵，兴师前往，杀他片甲不回。”蛮王大悦说：“若得国师前去，何愁宋将厉害。”即令设酒饯行。

到了次日，道人带领雄兵十万，望芦台关进发，非止一日。原来这达摩乃冒假名的，他本是大蟒蛇，神通广大，千年得道，修炼功夫，变化无穷，冒了达摩名字，前来哄动恢智高作叛。他果有法力无边，反叛日屡次借他得胜，妄言数年后大宋江山必得。当时伤了许多性命，交趾王的地步，乃粤西

全省，与攻至云南，伤了百万生灵。天生之物，倘且养惜，何况妖道伤害多人，上天何如不怒，后来不免刀下而亡，倾了千年道行，皆由自作之孽，后话不题。

当日道人一路带领人马，来至关前，屯扎了寨，有报子报进。狄元帅闻报大惊，说：“妖道领兵，只忧众将兵难星到了。”王夫人点头说：“果然这些人出阵到要提防。”却说达摩次日升帐，便令飞将军孟浩出马，此人乃毒水溪寨王，姓孟名浩，自称孤朵王，南天王命他领兵为后队，此人乃后汉孟获苗种，生得身躯雄壮，力大无穷，海下根根短须，一柄钢叉，一百五十斤。

宋军飞报，狄元帅便问何人愿往。焦廷贵上前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你出敌切不可莽为，须要小心。”焦廷贵领命，带兵出阵。孟浩见来了一员宋将，十分凶恶，便喝道：“通名。”

不知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狄元帅计斩孟浩 达摩士毒陷宋军

诗曰：

南蛮孟浩也称能，逞勇沙场赛斗争。

无奈天时归大宋，夸强轻敌枉伤生。

当下焦孟二将会阵，焦廷贵见来将生得面如锅煤，马雄人壮，高喝通名。便喝：“贼奴，吾祖乃焦赞，拜兴国公之职，六国闻名，幽州韩石闻他丧胆，只因盗取尸骨，死于晃天塔下。吾乃焦廷贵，大宋天子驾下，狄元帅麾下，官封威烈将军。你老子鞭下不死无名之卒，快快通名。”孟浩说：“吾乃水溪孤朵王孟浩也！南王命吾为后军主帅，统兵前来灭你大宋，你非本帅对手，快唤狄青出马受死。”说罢拍马抡刀，当胸刺来。焦廷贵铁鞭急架相迎。大战三十多合，孟浩本事高强，杀得焦廷贵抵挡不住。孟浩将钢叉横旁一捣，使上乌龙伸爪过去。焦廷贵说声不好，将身一闪，在左肘下早已中了叉伤，刺进征衣透甲，鲜血流出。焦廷贵喊叫一声，负伤拍马逃回营。

孟浩又来讨战，狄元帅见焦廷贵被伤，怒道：“谁人出马擒他？”张忠说：“小人愿往。”即领人马，杀出关前，大喝：“贼奴休得逞狂，我来也！”孟浩喝声：“来将何人。”张忠道：“吾乃大宋天子驾下官封五虎上将，本将军乃狄元帅麾下扒山虎张忠也！若知厉害，快快下马受缚，免得动手。”孟浩听了大怒，喝声：“休得多言，看叉！”张忠大刀一架，二将飞马开战，杀得刀斧交加。一连冲锋四十多合，张忠觉得招架不住，虚斩一刀，拍马便走，回转本阵。孟浩正要追赶，有长沙小将石玉一马飞抢来大喝：“贼将休来。”孟浩见他来得凶狂，提叉指着道：“本帅刀下留情，不斩你无名小卒，快唤狄青出来受死。”石玉怒道：“吾乃五虎名内将军，你道斩不得你这奴才么？”孟浩笑道：“本帅尝闻人言，大宋五虎将英雄无敌，却原来狐假虎威的伎俩。”石玉闻言大怒，喝声：“不必多言，看枪！”孟浩钢叉又急架相迎。冲锋到五六十合，石将军看看抵敌不住，想来难以取胜，只得拍马回来。

狄元帅早已闻报，即将披挂上马，带领众军，出到关前。孟浩催马正追赶石玉，只见关前来了一支军马，旗下一员大将，手持大板刀。他忙勒马，看见宋将来得威风凛凛，相貌非凡，把马退后几步，喝声：“来将何名？”狄爷大喝：“奴才听着，吾乃大宋天子驾前征南主帅平西王狄青，本帅威名，四方畏服，扬名宇宙，谁人不知，你们依智高乃一无赖小名，妄敢倡首为乱，据陷吾土，本帅奉旨征南，还不献上首级，尚敢抗拒么？”孟浩听了大怒，喝声：“放马过来！”孟浩直刺，狄爷大刀架开，二将一来一往，杀得征云遍野，雾气腾空，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，杀个平交。

一连争持百余合，两边战鼓如雷，三军喊呐。狄爷想道若与他力战，便费力了，不如用拖刀计斩他罢！即虚砍一刀，诈败而走。孟浩冷笑道：“谅你走到哪里。”拍马追来。狄元帅故意把马一催，见孟浩来到切近，狄元帅即带转马，大喝：“贼将休赶，看刀！”孟浩已退不及，被砍于马下。元帅见孟浩已死，他手下众兵逃回营去，狄爷也不追赶，即令回兵。王无帅出关迎接，设酒贺功不表。

及说南兵回报道人知道，此时道人大怒，正要出马报仇，一班众将劝息，说：“天色已晚，难以交兵，况宋将已回关去，我兵又是初到，正在旁观，国师且息一宵，明日出马如何？”道人说：“列位将军之言有理。”言罢退

去，次日用了战饭，即时拿了铁铲，三声炮响，大开营门，回关骂战，早有小军报知帅堂，狄元帅闻报大怒道：“本帅明知这妖道有异术伤人，我何惧怕，事君致身，何优利害机关，必要与你拼个雌雄的。”传令抬进金刀、盔甲、马匹伺候。王夫人说：“千岁且息怒，今日切不可亲临敌地，你乃一军中主帅，尚有差池，就不妙了，不若命别将出欠罢！我想僧道出军临阵，定然恃用妖术的。”言未了，只见帐前恼了穆桂英，大呼：“元帅之言也差了！妾想邪不胜正，堂堂大国，岂惧一妖道？如若是延迟，不即出敌，由他辱骂，岂不被妖道耻笑我大宋无人，惧怕于他？”

此位穆夫人，乃：天门阵破惊夷狄，杨家女将是名员。这时这位穆夫人头一位英雄，怪不得她一团英气，不肯任敌人施威。这王夫人见她定要出马，便呼，贤媳，你出关迎敌到也使得，只是要小心为主，千祈勿恃法力穷追妖道。”穆桂英应诺，即时戎装上马，带领众兵三千，放炮出城，来到沙场。

妖道一看，只见宋营中队伍内冲出一员女将，但见装扮得：

头挽青丝勒用箍，外披铠甲内征袍。

獬头兽面腰间系，锦翠貂裙脚下符。

金莲斜踏葵花蹬，玉腕手提雷片刀。

虽然半老佳人质，四海闻名女丈夫。

道人看罢，喝声：“妖妇，通名受死。”穆夫人一见这道人，生得面如砒砂，一面杀气，海下一部红须。夫人道：“吾乃天波楼无佞府杨府穆桂英也！你这妖道不必言语支吾，看刀！”言未了，大刀夹头砍来。道人大怒，铁铲急架相迎，杀将起来，不分胜败。

却说狄元帅在关只闻远远战鼓之声，狄爷对王夫人说：“穆夫人出关与妖道交锋，本帅也放心不下，不若与元帅同出关视敌如何？”王夫人说：“妾也有此意。”二人各各戎装披挂，带领三军众将，炮响出营。又说道人与穆桂英没有三十多合，耳边又闻炮响之声，就知有救兵出城，远远见关内果然涌出大队人马，中央两支龙杆帅旗，左右分开男女二员大将，后面数十将拥护。道人心中暗喜，料得二将乃大宋的中军主帅，倘若伤他，宋军何愁不退？当时与穆桂英斗杀，料难取胜，只得混成一口毒气喷将过去，形如黑烟，腥气难闻。穆夫人按察不住，毒气攻心自知不好，忙借土遁走回关去，不表。

场中二位元帅大惊，连忙喝令众将冲杀过去，将妖道围在中央厮杀。当时道人以仗法力赛斗，这一穆夫人与他法力本差不多，现有王夫人为助，所厉害者，他未脱蟒形，千年毒气，凡体故不能禁受，即炼成仙道，亦要避他。此时来将刀斧交架，杀得道人前后受敌，蛮兵一万已被杀败，大怒即混口毒气，向王凡喷去，早已跌下马下，道人即伸手一铲，早已脑浆迸流。王兰英大惊，抢回尸首。道人一连四喷，四员落马，他一连四铲已分为八段，他趁势杀出重围。狄元帅见他伤了许多人将，心中忿怒，舍命拍马追去。王元帅大惊，早已驾上跟随狄爷，刘庆也飞来随后。

道人当时见一大将随后赶来，心中大怒，把马兜回，也不动手，将毒气喷出。狄爷打个禁寒，又跌于马下。道人正要动铲，王夫人跑上一枪，向他面门刺来，他吃了一惊。收回大铲，刘庆将元帅抢回。道人毒气又向王夫人喷来，不意王夫人驾云走了，道人得胜回营。

当时王夫人进回营中，见穆桂英已死了，吩咐将被道人所伤的王凡与四员偏将尸骸收殓了。但狄元帅穆夫人，面如黑漆，七窍流血，然心头尚暖，身体未伤。狄兄弟下泪纷纷，王兰英放声痛哭。众将均为伤感，王夫人与杨

文广十分悲痛。王元帅忍哭呼声：“贤侄，与孙儿众人不必过哀，已死不能再活，一来狄元帅已死，军心恍惚；二来妖道得胜，今日一阵将我大宋军威挫尽。这妖道如此厉害，毒气伤人，看来三军之众危矣！”王兰英带泪说道：“我看妖道屡次口吐毒气伤人，无药可救了，依妾愚见，一面紧守城池，埋了元帅丧事，安养三军，然后遣刘将军回朝，奏知圣上。元帅归天，待天子知道，再选能人、速令公子往竹枝山请了段红玉来降，可以抵敌这妖道。”王夫人说：“公主之言有理。”即拔令与狄龙命他前往竹枝山去招安段红玉。公子含泪领命去讷。王夫人又拔枝令，正要差刘庆回朝。他突然想起一事，大呼：“元帅与夫人有救了。”

不知如何有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五回 鬼谷师遣丹救将 狄公子奉命招安

诗曰：

托形蟒怪法高强，助逆违天拒宋邦。

毒气喷伤中国将，难逃罪恶过刀亡。

当时刘庆想起一事在心，满怀大悦说：“众位不必心烦了，元帅、夫人有救星的。”王夫人与众将问：“何故？”刘将军说道：“前时末将奉令回朝请穆夫人至此破阵，席云于空中与王禅鬼谷仙师相遇于半途，他有言嘱咐小将，说取了芦台之后，有一场恶战，伤将甚多，只恐主帅凶多吉少，有性命之忧，付下丹丸两颗，倘有元帅不测，服此丹药，可救了。一颗可活一人，我当时想求仙师下降破阵，他说阵有人破的，但元帅服丹之后，南蛮渐渐当灭，吩咐收藏好。我回来亦未泄知众人，今日元帅夫人被害，正应了机会。”说完，王夫人众将大悦。刘庆箱中取纸包拆开，上有二丹一柬：

二命难逃丧毒中，丹丸二粒见奇功。

回生起死凡非妙，一服还阳化尽凶。

众人看罢大喜，王夫人叹声说道：“死生自有天命，非人力可强逃。今日仙师来救他徒弟，连我的穆媳妇亦可救了。刘将军，事不宜迟，快些化开金丹，与二人服罢！”刘庆即忙用水化开，拨开他牙关，每人灌了一丸。不上一刻，只见穆夫人口中吐出许多恶水，大气喘息；狄元帅也口吐恶水，身体转动，俱各二目睁开。穆夫人先扒起来，见了杨文广、王怀女，长叹一声：“奴只道今宵一阵中了妖法毒气，必然永别婆婆，丢抛孩儿了，何必又得还阳，只恨我自幼空学了神仙之法，却未免轮回之苦，尚必为人中争利夺名。思量是回头，果然是回头高。”王夫人与杨文广泪下，只说：“今得余生，多亏王禅仙师之力，因他救元帅与及母亲的。”穆夫人说：“原来多蒙鬼谷仙师赠赐灵丹，这再造之恩，何日图报！”正言间，狄元帅亦苏醒。狄虎兄弟一齐上前扶住放声呼叫：“父王。”狄爷也长叹一声说：“本帅早上遇这妖道，被他毒气伤亡，只道父子今朝永别，岂知又得相逢，不知如何复活？”狄龙含泪道：“得刘庆遇着仙师。”细细说明。

狄爷听了道：“又得师父赐丹相救，深感活命之恩。”当时王夫人与众将都说道：“千岁与穆夫人辛劳过极，且精神未复，且请回帐内调养精神，再作商量。”众人扶归，穆夫人扶往后堂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狄龙与杨文广别了父王、王夫人，前往竹枝山而来，杨文广见近了山下，吩咐军中住营下立寨。狄公子上马提枪，冲出营来，叫军喊杀。段小姐正在山中，忽见军人来报，宋将带兵来讨战，段小姐一闻报话，既我装上马冲下山来。只见一员小将，不是别人，乃狄龙公子也！暗暗叫声：“小冤家，奴为你弄得家破人亡，做下弥天大罪，忍耻含羞，不逢你一面诉说，休今又来军前出马，眼目众多，何不擒他回去问个明白，就是死在九泉也甘心。”想到此处，不觉下泪。

狄龙一马飞近，连忙扣住，呼声：“小姐，如今到来非为别事，只因你言而无信，反复无常，实见不明，特来请教。”小姐听来，呼声：“公子，非是奴心不定，你你既是中国大臣，也该存立信行。我父忠诚投降，因何你父命狄虎杀奴之父？奴实是不忍之心，定拿狄虎报仇的。”公子听了微笑，呼：“小姐，你平日素称伶俐达理通情，如何今日就不明白了，吾弟伤害你令尊，原有缘故。他不是奉命，不意在关外遇着老将军，因此时乃仇敌之人，

各为其主，一动手时误伤你令尊，夺了关城。回营时吾父王大怒，说小姐已经投降，责他擅自伤了你令尊之命，一怒将他斩首。幸得王夫人众将解劝多少，至此带罪招安王凡实乃如此，请小姐上裁，况我父身为上将，全凭信义以服众军，焉肯有陷害降将之理，于外邦落下不美之名？但你令尊已死，倘日后班师回朝，秦明圣上，墓顶封王，以报投降，将子孙世享荣华。小姐若依我良言，且自释忿心罢！”

小姐听了，呼：“公子，你弟误伤我父，既属不知原由，令尊与公子，奴家全焉恼恨，叫恨王兰英贱婢无义，要配狄虎。就暗算奸谋，夺了蒙云关也罢了！就不该哄骗我父于半途截杀了。我段红玉断不饶他，誓不同贱婢同生。”公子说：“小姐息怒，我还有一言相告：兰英与你结拜自小密谊之交，情同骨肉，焉肯背义负心，如此不仁。此旁人谗说，你休信为真。若吾弟误伤令尊，他此时有口难辞，只求小姐原情，姑置勿论。小将将来同你花烛，丝萝已经缔结，纵有一切恼恨之事，只求俱看我面情解释。小姐若然要认真，只说不得了，由尊意，从此水流花谢，各自东西。”

小姐说：“公子，你言虽是，只是我父仇人，不共戴天，岂得轻舍？若是不依公子之言，必然见怪了；若依了你，只恐旁人言我为着婚姻，忘了父仇，只恨自己错在当初便了，如今日既去了父仇不报，想来难处己不愿居于阳世了，公子不必以奴为念。”说到此言，不觉目中纷纷滴泪，苦切伤心拔剑要自刎。

公子一见惊骇，上前扯住小姐手腕，含泪呼：“小姐呀，劝你勿要性急，若小姐寻了短见，我狄龙也愿相从于地下矣！吾奉命前来招安小姐，解教破敌。尚小姐寻了短见，无人退敌，数十万人马危矣！也是难处之事，也不愿留生了。”说罢珠泪沾襟。小姐到底心肠慈软，见公子伤心，即收回剑，扯着公子袍袖说：“公子你何必伤心。且你言差矣！奴报不得父仇，枉生于人世，情愿自刎于九泉，因何你要说不留于生，此乃何解？”公子说道：“只因吾己得芦台关，蛮王又差来达摩妖道，十分厉害，口吐毒烟，伤我大将无数。我父得灵丹救活，敌兵屯于关外，目击此关，已难驻扎，还防众人不免妖道之难。已经差人回京，秦知圣上速救，但远水难救近火。小姐若怜惜我狄龙拔刀相助，擒了妖道，则我父子感恩不浅。如此我何虑哉？”

小姐听了达摩领兵，不觉惊吓了说：“公子这妖道兴兵来战，非同小可。他妖术无边，向日闻他之名头，一口毒气伤人。还有一事，他乃妖怪修炼成形，若与敌人战到深处，一转形张开大口，连人带马，吞陷腹中，未知是否，但此人到来，你大宋将上遭劫了，奴虽有法力，只恐擒拿不得他。”狄龙听了大惊：“小姐如你言来，妖道的法术就无人破了，难道大宋反让于妖术之徒？”小姐看见狄龙不悦，呼声：“公子，不必着忙，奴今且把父仇权放了，今与公子到关会会妖道罢！”公子闻此言人喜说：“小姐如此用心，乃是我的恩人了，何其幸也！”小姐说：“既为夫妇，何必言谢。公子且请回营，待我禀明母亲哥哥，然后与公子一同前往便了。”说完二人分手。

小姐回山，向母亲哥哥说知，夫人允了。小姐即时带了随伴使女，来到宋营。杨文广与狄龙接进中军见礼，言谈一刻，只为军情紧急，不敢迟延，连夜拔营起马，至五更到关。狄龙先进内禀知，狄元帅大喜，传令进帅堂相会，不一时与小姐、杨文广进来，参见二位元帅。王元帅呼声：“小姐请坐，

丝萝——即兔丝和女萝，都是蔓生植物，纠缠在一起。不易分开。在古时多以此指代姻缘。

休行见礼，老身久仰贤良又是弃暗投明，真乃女中豪杰，实乃令人可敬。”小姐说：“元帅乃过奖，奴乃一无知弱女，焉敢当此重赞之言。”王夫人说：“小姐，休得过谦，今日既来相助，足见忠诚，但退得妖道时，功劳簿上，算你头功，奏知圣上。”小姐说：“奴乃南方蛮女，胸中有何经营，全仗二位元帅天威，与妖道会敌。倘能侥幸得胜，也尽奴一点义气之心。但这妖道厉害，倘有不测，只要二位夫人看顾我母亲哥嫂，奴就感恩不浅矣！”狄元帅听了大喜，吩咐治酒款待，当时摆上酒宴。

狄爷自不便相陪，着王夫人与小姐对酌，与穆夫人三人共是一席。原是狄爷进至后堂，就与狄虎、王兰英夫妇二人说：“段红玉到帅堂上吃酒，王夫人一刻必然讲情面之说，你二人趁此席间之言，前去请罪，必然他有回心的。”夫妻领命出来。先说王夫人起位，双手执起金杯，唤声：“小姐，今日老身、奉敬一杯，一来替狄虎、王兰英二人请罪；二来贺喜小姐，投降我邦，请饮此杯。”段小姐一见起位也一双手接下了，说：“蒙夫人一点见爱之心，又蒙指示，奴家自欲领命。”一饮而尽。王夫人十分欢悦，又是一连奉劝三杯，小姐饮下。穆夫人也来敬酒，但狄虎、王兰英二人出堂请罪，不知段小姐允许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六回 再投宋红玉完姻 施毒泉道人伤敌

诗曰：

一次归投大宋朝，天生女将定蛮辽。

洞房佳话惟今夕，琴瑟从今两合调。

上回王怀女、穆桂英、与段红玉，开怀畅饮，你敬我劝之际，忽见王兰英、狄虎，二人来到席前，双膝跪下一呼“小姐”，一呼“姐姐”。狄虎说：“小姐我前时误伤了令尊，实出不知。小姐已投降了，当时即是各为其主，乃仇敌也！望小姐谅情鉴察，看王夫人与父之面消了。前恨不怪，足见小姐大德。”王兰英呼：“姐姐，愚妹也要说明原故，然后请罪，免得怪我不义薄情。当日令尊老伯父出城，原因狄千岁疑心投降不真，说姐姐既然寻不得五位将来城，内还有老将军段洪既愿投降，也许前来营中一会，是以小妹回关说于老伯父。他闻言即刻与我出城，行不上数里，遇着狄虎，小妹与老伯父，只道他奉令前来迎接，谁知他也不知是投顺来由，一时动手，误伤了令尊，引兵抢了城。姐姐的家口早已逃散，奴见势孤，只得投降了。我二人自幼交深，情投意合的，岂有不仁，故伤你父。今非小妹谬言遮饰，现在元帅之计，特请姐姐共破妖道，望姐姐不记前仇，共图功业。”红玉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既承狄元帅、王夫人等美意，只得先商破敌之计。”于是姊妹和好如初，城中笙歌鼓乐，结彩张灯，好生热闹。到了黄昏后，诸事停当，众将士大排筵宴，大小三军，俱有赏赐喜酒。

是夜音乐齐鸣，请出小姐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，二人交杯合卺，携手共进纱帐，云兴雨布，遂其旧识知心。自此段小姐遂了痴心之愿。狄龙思量弄假成真，实乃万里良缘。此夜恩爱，真如鱼得水，快乐不啻登仙。好事之中，实难尽述。

不觉欢娱夜短，寂寞更长，已交五鼓。狄爷升帐，夫妻叩见，狄爷对王夫人说：“前日命刘庆回朝，圣上必然火速差兵前来，至快有两月方到，但灭得妖道，不用差兵到来。”有小姐开言说：“元帅，奴今日出敌试试法力，以定胜败如何？”王夫人说：“小姐，这妖道毒气厉害，须要小心。”小姐应诺，上马提刀，领兵三千，出关讨战。

达摩闻言带兵出营，只见一员女将，在此耀武扬威，生得千娇百媚，绝色无双，妖道喜得手舞足蹈，连声赞美：“好个美貌佳人，不若贫道拿回中营受用，不可当面错过。”拍马上前，笑呼：“女将何名？”小姐见道人问他之名，喝声：“我非别人，乃蒙云关段洪之女红玉也！只想南王乃反叛之贼，近日残民好杀，不得成大事，故奴父子投降于大宋朝，脱了叛名，有功于国，奴今奉狄元帅之命来擒你，倘若知事者，退归隐于山林，方免杀身之祸，是你之知机速急回头。”道人冷笑一声：“美人，你原来是段洪之女，焉能投降天朝？我想中国之人，狡猾之辈，忠厚原算我南方。小姐若依贫道劝，依然投南蛮王。贫道爱你天姿国色，随我回营，保得南王赦你，匹配吾国师，富贵荣华，任你受用。”

小姐听了大怒，一刀砍去。道人用铲架住微笑，呼：“小姐不必发怒，本国师的法力，难道不知？在本国官职不小，你若与贫道成了夫妻，可谓佳偶相配的。”小姐骂声：“妖道，休得胡言。”双刀又砍。道人又架过，说：“小姐因何如此气忿，方才贫道与你订婚之言，千万不可辜负了吾的美意。吾法力厉害，一动时，恐伤了你。贫道舍不得你花容。”小姐听了怒从心上

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大骂：“妖道：“奴若饶过你誓不为人。”说罢双刀乱砍。道人想，看此光景，谅这女子如此强横，以言语劝他焉肯听从，全没有一点惧怕之心，反恃勇杀来，不若暗施法力，将他拿回营时，由吾快活，岂不妙哉！想完提铲急架相迎，二人杀得起来，一阵就杀了二三十合，胜负未分。道人想道：“这段红玉刀法精熟，武艺不低，倘用毒气喷去，又怕这丫头禁不起，不如诱他到无人之处，现了原形，拿他回去取乐，有何不可。”即时放马败走，喝声：“红玉，你国师今日回营有事，不与你恋战，明日再决定雌雄。”说罢拍马逃去。段红玉说：“这妖道逃去，必定是诈败了诱我，要设法来伤害，我岂惧怕你，不若先下手为强。按下刀取出小小一支神箭，拍马赶去。

道人一见大喜，暗骂：“小贱人，你今赶我休想回营了。”即时口念真言，向东南异位吹一口气，不时狂风卷面，黑雾迷空，暗中现出一条怪物，口大如脚盆，长有三四丈，遍体金鳞、张牙舞爪，象个东海神龙，口吐黄烟，远远竟望小姐扑来。小姐一见冷笑：“你这大蟒怪形炼成人形，怪不得口生毒气，厉害伤人，一沾即亡。”当时见大蟒来近，拿起神箭，对准怪物一放弦，一响声，早射出小箭，正中那妖道右目。那妖道大叫一声，疼痛不止，连忙打了一滚，现出人身，跨上马痛叫难忍，怒气如雷说：“贱人呵，我到有慈悲之心于你，不使毒气，不过欲拿你回营，想与你结为夫妇，岂知你无情无义下此毒手，用小箭伤吾右目。今日贫道若饶过你为贱婢，誓不为人。”即连满口中毒气，对段红玉喷射过来。小姐说声：“不好。”双足一蹬，早腾起空中。这阵毒气一沾着马身上，一跤跌下地中死了。小姐在云头看见好惊慌，说：“好不厉害妖道，若非逃走得急快，只怕性命难保。”

当时这妖道毒气只望要喷红玉，岂知被他驾云走了，气得怒发冲天，忍痛拔出眼中的箭，血流不止，收兵回营，用药涂洗，越思越恼。至晚施出一条毒计，在月下焚香，当空拜礼，禀告一番，书符念咒仗剑作法，忽见半空中来了一神怪说：“大力鬼王奉命前来，不知法师有何使唤？”道人说：“无事不敢烦大王，今夜有劳带鬼兵十万，将毒水溪之水，连夜运进宋关中井泉下，不得有违。”大力鬼王领法旨去了，连夜招集数十万鬼兵，往毒水溪一齐挑运了数十担，大力鬼王到营来复法师之旨，这且慢表。

后日天明，大宋将兵大小三军那晓得次日大早饮食了此水，未到午昼，人人染病。只有王怀女、穆桂英、段红玉、王兰英，皆有半仙之体，病不沾染。王夫人见众将士卒，忽然如此，心中十分着急，仰天叹曰：“莫非吾大宋江山已尽，忽然间三军将士，人人得此暴病，上天降此灾殃，倘敌人来讨战，谁人出敌守城，观看此关难以保守。”段红玉说：“三军一时从此暴病，或妖道施毒计来陷害，也未可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言不差，定然是妖道被你射伤，因而暗施毒计，今小姐长生此方，平日妖道惯用何术伤人？”小姐说：“昨天妖道被我射伤右目，今看众人疾，恰似误食了汉溪毒水一般。”

小姐猜疑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七回 救三军女将求泉 活生灵龙神运水

诗曰：

妖道毒泉陷宋军，逆天拒敌助蛮君。

无如运会回真主，难免他年杀戮身。

当下段红玉说：“众将兵的暴病，实似吃了汉溪毒水之状，定然是妖道夜施邪术，运来恶毒水，要陷害我们。若真有此事，众将兵不过三天日期，王脏六腑，皆腐烂而死。”王夫人说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小姐说：“若要救众军，除非到飞去洞去求威灵圣母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飞云洞在哪里？”小姐说：“离此不过约三百里之遥，只因圣母从不与人相见，居于接天山飞去洞修真，他洞中有井水名曰救命宝泉，时常有外方人误饮此水，命在旦夕，吃了泉水，吐出毒水，立刻痊愈。夫人要救众人，除非往求宝泉方可。他又不受人礼物，只要虔诚顶礼前往，无有不 见与之理。”王夫人听罢大喜说：“果然如此，即要与小姐前去。”留下穆桂英、王 兰英看守城池。二人在关驾云。不满一个时辰，已到山脚。

二人按下去头，一路上山无心观望景物。但这仙山比之别山大不相同，有 词赞曰：

接天方古山，细看色斑斑。顶上去飘缈，崖前树影翻。飞鸟争枝立，走兽夺争餐。

凛凛松梢解，穴夫竹嫩竿。野猿啸聚立，鲜果麋鹿披。枝上翠岚岚，冷冷水漫漫。暗闻幽鸟言，间关几处溪。藤罗牵又扯，怪石集香阑。磷磷怪石，磊磊峰崖。孤鹿成群走，猿猴作队行。须容正愁多险峻，奈何古道步艰难。

王怀女看罢此山，二人加鞭并上。又对小姐说：“这座高山峻广，但不知可是接天山否？”段小姐说：“元帅，这座就是接天山了，圣母的飞云洞附近，西北一座奇峰之下，便是了！”王夫人听了大悦，二人又拍马向西角而走，方才到了一派松阴之下，时已日落西山。

又走了一会，只见远远有些灯光，沿口闻猿啼鹤唳，异草奇花，忽又闻琴声嘹亮。王夫人与段小姐侧耳而听，音韵幽扬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静听之间，令悲者倍悲，乐者倍乐。二人听见七弦瑶配五音，按宫商角徵羽，韵其词曰：

人生在世如春梦，夺利争名枉费神。

身过逐北终须散，名上凌烟不算能。

世上枉作千年计，大梦回头两手分。

不信但看郊野外，无分贵贱尽归坟。

古今兴废无休歇，有福兴来无福灭。

江山转眼姓名更，沙场都是英雄血。

得放手来且放手，远近迟速无长久。

百年三万六千日，改君何不早回首。

当年英烈秦始皇，并吞六国逞豪强。

指望子孙传万世，岂知不久属他邦。

楚汉相争韩信至，九里山前战霸王。

埋兵十面一场战，刚强项羽刎乌江。

汉朝被篡因王莽，光武中兴汉运昌。

懦弱献帝分三国，英雄并路各争强。

晋兴一统群雄灭，五国分争起战场。

残唐五代动刀枪，天帝归隋文帝出。
炀帝乱淫属大唐，一统山河三百载。
梁唐晋汉周连灭，一统山河炎宋当。
陈桥兵变成休命，执掌乾坤坐汴梁。
影烛摇红龙入龙，仁宗天子继为皇。
四海升平民尽乐，只有南蛮叛逆强。
领首剿灭推武曲，王师一怒奋鹰扬。
妖蟒夸狠施毒水，违逆天心不久亡。
贵人今夜来求水，可活三军将士伤。

王夫人与段小姐听罢惊骇道：“圣母果然灵验，他未逢吾二人，就知吾军被害，并知我二人已到来求水，众人称他是一地仙，果不虚传也！既知吾到此，然定肯赏宝泉与吾的，且下马进洞罢！”

二人正下了马，正思起步，只见洞门里来了一位仙女，前来引路。一进了头门，只闻香风阵阵吹来，又行到大丹墀左右，许多麝獐鹤鹿，上了丹墀，当中坐下一位圣母，刚刚放下瑶琴，起来迎接。王夫人细看这圣母，头戴七星冠，身穿八卦敞衣，飘飘然真有神仙风采。二人看罢，连忙上前施礼，称言：“圣母，奴弟子王怀女、段红玉，虔心前来朝见圣母，乞恕吾二人不恭之罪。”圣母一见，连忙挽着二人，呼声：“夫人与小姐，贫道乃山野鄙贱之辈，敢劳中国二位贵人，以礼相见，贫道那敢当，如今鼓此慵性，未得远迎耳！”言罢携手上堂，见过礼，三人坐下，只见旁边一桌上，横放一架瑶琴；中央焚起一炉香，扑鼻直透中心。

当下二人道其来意毕，圣母说：“夫人、小姐请放心，你二人未来之先，贫道早已得知，这妖道乃千年蟒怪，修行得道，日久炼成人形，心毒意狠，哄骗依智高叛乱，妄想谋占宋室江山。首倡反叛，伤害了百万生民，上天震奴，他性命只在早晚之间，还是永不超生作人伦，深为可怜。因他害命太多，只待杨家人一会集，就是南蛮授首之期。但按依氏之罪、亦与妖道罪相等的。”王夫人说：“方知圣母所言妖道乃是蟒怪精，修炼成人形，怪不得毒气伤人，如此厉害。”圣母说：“他果然蟒也，但今时交三鼓，夫人小姐且请先回关去，待贫道命龙神作雨，运泉到关，方得多来，只因大小三军将士，有三十万之众。”王夫人段小姐听了大悦，抽身拜谢了，仍复驾云而回。

当时圣母仗剑作诀，喝声井泉龙听旨，一言未见，只见半空中红光缭绕，瑞气分香，现出一位神圣，落下云头，上前施礼。圣母一见，便说：“有大宋将士，被蟒怪使此毒气逆天害人，龙神今夜可将解毒泉运进芦台关去，救了宋将兵，是你的功劳不小，玉帝必有封赠你了。”龙神领命去了，即施展神通，一到解毒泉中，运取主泉，一刻乘云驾雾，雷雨交加，遮住了一天星斗。

时值王怀女、段红玉回至关中，令人接水，丹墀之中，排列了数十瓦缸，一时间只见雷电大作，猛烈狂风，一阵大雨倾盆，龙神显圣，关外半点俱无，并内地水有一尺，下至天明而止。小姐、王夫人乃传令众将兵取水分服，数十缸已完，众人饮下圣水，吐出毒水，个个精神平复如常，一齐顶礼当空拜谢。王夫人对狄爷说知大喜，按下不表。宋营龙神回山，上复圣母法旨，也不烦表。

却说南蛮营中道人，只因箭伤未愈，二来狄青宋兵中毒，待他人人自死，一连营中静养几日，方才令人前来探听。但见关中四城门紧闭，城楼上旗幡招展，剑干如林，腾腾杀气。有探子回报，道人惊疑，只得带领人马向关讨战，城中无一人出马，道人无计可施，只得收兵回营不表。

且说孙振自从在襄阳城逃出，投降了南王，封为参谋之职，他得苟全性命，在南王跟前百般奉承。知南王好美色，就命了家丁，去往民间四下找寻，遇着有美貌青年女子，不论民妻官女立刻抢了，就献于南王。依智高乃好色之徒，定然喜悦，至此君臣相得，孙振之言，无有不依，加封为大夫之职，伪臣中有正直的，心中不悦，又难与争衡谏止，南王反冲其怒，或被诛或赶逐。剩下这些奸党佞人，多来奉承孙振，相助逢迎南王，须乃反叛当灭，实乃万民遭殃，收了这奸臣，受着万民嗟怨。

他在此做了高官，有冯氏夫人，时常埋怨说他因害狄青，反害他父亲，今在此为官享乐，岳父在天牢内囚禁，其心何安。况且当日逃出之时，也亏得我父有书到来通知逃脱，不然一家已作刀头之鬼。今日得安，你亦不记前恩了，日日埋怨于丈夫。孙振说：“大人不必烦恼，下官于岳丈的恩德，岂敢有忘，时常在心。他陷于大宋大牢中，恨无机会可救，今日已想出一计来，可以救脱他，到此同享荣华了。”夫人说：“相公有何妙计救得妾父到来？请言其故。”孙振说：“夫人要救脱岳丈，只须差精细有识的家人数名，暗到汴梁，交结这狱官，说要你家老夫人差来服侍太尉的，多与金银送他，且先到你母亲处通知此事，待下官传言与岳丈观看，知同其意，待十天八天不定，寻此机会黑夜中将狱官杀了，暗中救出岳丈带了岳母，一同逃出来，共享荣华有何不可。”

孙振此计可救脱太尉与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八回 获私书奸谋尽露 拜战本参意参详

诗曰：

叛臣狡猾曲肠多，欲救同谋出网罗。

奈何天眼昭昭显，败露行藏计反疏。

当下夫人听了丈夫之言，大喜说：“相公果然妙计，在于何日行事的？”孙振说：“下官即日修书，明日可往了。”是夜夫妻商议，修了密书，到次日挑选了十名能言家丁，带藏密书，叮嘱了一番，出了昆仑关而去。

却说狄元帅只因妖道厉害，毒气伤人，不许众将出敌。妖道只因眼目被伤不愈，亦不前来讨战。狄爷一日思量，依智高攻下粤西邕州，得了昆仑关，前月已差李义探听他虚实，已有一月余。打听明白，正在回来，他带小军五十名扮作京差模样，只见前面远远来了十多人，一见数十名京差，即闪闪缩缩，跳在树林里面。众兵丁见此蹊跷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在此埋伏？不是行客，定是行刺了。”说未完，早有一个应声呼：“众将爷不必见疑，我们十个乃是近处小民，只因探亲吃酒，是以夜晚回来。”言未了。此人身上 一把刀脱下地，众小军见了越觉猜疑。

有一军人禀知李将军，李义听了前来喝道：“黑夜行走，身上又有腰刀，非必良善之人，何须与他争论，且拿住收他身上，看他人人可有刀斧否？”众兵上前要搜。原来孙振家丁，十人内有一人藏书的，心中着急，这十人原是孙振挑选的，有些武艺，他仗青本事，只道以为说就罢了。今见众人要搜，伯什么几十个官差，大怒骂声：“贼囚，朝廷养你是巡查敌国奸细，不是教你欺侮小民，若要搜时，只怕你有性命之忧。”

李将军听了大怒，喝：“众军拿获。”十人早已拔出腰刀，众人一齐动手，杀将起来，黑暗中刀斧交架。原来此人果有些本事，斗了多时，不能拿获。李将军大怒，提出双鞭，冲出中央，左一鞭死一个；右一鞭跌一个。不一刻，打死五六人，剩下几个思量逃走，也逃不得，被众人乱刀砍于地下。

时已灭明了，李义吩咐，既杀十名强盗未曾搜他身上可有什么夹带否？众将将十人尸体搜完，内有一身上一封书，并众人带些干粮之类。李义接着书，一封书套上面写着“此书岳丈大人亲收披览”，下面“愚婿孙振拜”。李义看了原来是孙奸贼反投敌国了，若非奉命到此打听蛮王，焉得知之。想他又有密书与冯老贼，又有自说委屈在内，不免等回关时，与元帅观看，便知他有何奸谋了。即时军士埋了十人尸首，一路跑走七八天，方才回关中交令。

当下，李义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奉命前往粤西探听，蛮王十分不仁，抢夺民众妇女，种种亡灭不远，又于半途中截杀得一伙奸细，原来孙振奸臣的家将，搜出一书，与冯太尉的。”元帅说：“有这等事。”李义将书呈上，元帅看过封皮，即时拆开此书，展披案上，书上写着。

愚婿振上岳丈大人座前，自上年小婿有书到来捉拿刘庆、张忠，止望扳倒了狄青报了大仇，消了心中之恨，岂料被杨文广搜出书来，带累岳丈，陷入罗网。小婿昼夜不安，又蒙岳丈有书通知，逃得性命，合家幸得脱虎口，依命逃往南蛮。兹南王收录，现乃为上大夫之职，十分信用。小婿挂念岳丈，羁縻 天牢，特差至家将十名、着他暗投狱中，见机行事，改装衣服，逃出汴城，到此一家完聚，共享荣华，免受囚禁之苦。恭候早日脱离

羁縻(jī xiè, 音机谢)——羁,原指马笼头;縻,绳索。这里指被拘禁。

成祥，并请金安。

狄元帅看罢此书，心中大怒，骂声：“奸贼，降了敌国，真乃生成人面兽心也！又有书回朝劫狱，要救太尉，幸得李贤弟前往探听蛮王消息。又拿得他私书，待等平服了南蛮，捉回叛贼，回朝正罪便了！”王夫人接书看过，便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，可密收下此书，以待班师奏闻圣上，好屏逐奸臣党羽，方才得国固邦安。”狄爷称是。又有岳纲上前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前时与高将军奉命到襄阳，救取张将军、刘将军，他便逃走，小将对未曾说知，当时若要捉他回转，易如反掌矣！”狄元帅说：“岳纲你有所不知，如若此时捉拿他，就便宜了，此贼不投降敌人，罪亦轻了，如今他又有书来特救冯太尉，背面欺君，又扳倒了冯拯的，待等班师回朝，拿他正罪，焉能得活！正是奸臣机深祸亦深，天网恢恢岂能逃遁。”岳纲道：“此言不差。”

按下慢表众言。却说刘庆奉命，持了本章回朝，席云上不意至三日已赶回汴梁，天色将晚，就在金亭驿歇了一日。次日枢密院上朝，待他启奏天子，即时刘将军俯伏金阶之下，将本呈前，侍卫接上，展开龙案，仁宗皇一看：

征南总帅臣狄青奉旨征南，寸今三载，败肚差参，后蒙圣上添兵益将，兹将芦台关蒙云关得取，收录女将二员，已匹臣子，但二人所立战功颇多。意欲灭南王，在于旦夕，不料他差来妖道，异术非常，毒伤将士甚多，头阵穆桂英与臣及降将王凡数员偏将，俱已中毒被伤，所活者，臣与穆桂英耳！余皆救已不及，当时军心破乱，无人出敌敢撻，妖道毒气之深，臣兵非不众，奈妖道拒阻大兵，不能进取。倘得法力高强，不畏妖毒者一人，收除妖道，奏凯班师，指日可待他！临表不胜迫切惶恐之至！

仁宗天子看罢大惊，说道：“南蛮叛逆，如此厉害，有妖道毒气伤人，阻挡大兵不能征进，如何得灭南王！照得本上，只要一人收得妖道毒气，不用救兵多少。”言罢，正思量之间，只见文班中闪出一员大臣，执笏上朝，天子已看见是包拯丞相。

天子说：“包卿，边关人马被妖道阻住，不得进取，只恐刀兵没有收场了，御弟有本来，只要一人抵挡得妖道毒气，就易于剿灭，朕想朝中文武众人，那个有此法力之士？”包爷奏道：“用毒气伤人，必然妖道修炼成人形，纵有英雄好汉，也不能抵挡妖不，臣想无佞府中，十二寡妇中，去了穆桂英一人，尚有十一人俱有法力的，旨命下去，着余大君挑选其人前去，必有可往之人。”仁宗天子听了点头，说：“包卿所言不差。”即书旨一道，着包卿前往。

包爷领旨辞朝而去，一程来到杨府。早有家丁报进，余太君吩咐大开中堂门迎接，包公下了大轿，到了大堂中，开读圣旨：

奉天承运大宋帝诏曰：兹平南王帅奏本回朝，已将得胜班师，不料蛮王差来妖道毒气厉害，伤将甚多，朕思朝中将士虽有，但非精明法力者，无可任其职。故着包卿赍 诏前来，旨到之日，太君可与十二寡妇中，有能抵敌妖道，即进朝领旨，以慰朕望，钦哉。包公读罢，余太君着惊，说声：“思想自从吾夫老令公撞死于李陵碑之下，八子相继而亡，只有杨文广一点骨血，今已奉旨南征，十二寡妇中，俱已年迈，那有什么英雄领兵，有烦大人回朝，代为转达当今。”包公听了说：“老太君，朝廷岂不知你府没有英雄，只为南蛮用了妖道，用毒气伤人，一触者即死，非以战斗为强，要精于法力者，

撻(y ng, 音英)——接触，触犯。

赍(j ,音击)——以物送入。

方拿得妖道，所以圣上命大树于十二寡妇中挑选一人进朝足矣！望太君以朝廷江山为重，勿要推辞。”君太君听了，呼声：“大人，难道你不知的老拙家中之事，自从吾夫山后归宋以来，祖孙父子，西征北伐俱丧了沙场，只剩下的重孙文广，已随了媳妇南征，现在十二寡妇奈俱年老，不中用了，今日大人想我家中还有何人法力广大的？”包爷说声：“老太君，圣上旨意，又不是诏你亲身领兵，你何必如此推却，不过求你于众人中间，察明可以抵挡得妖道法力，破他毒害耳！老夫看你们大小妇女，老少丫头家将，有法力武艺之人居多，老太君声声言无有，到有欺君逆旨之罪也！”

不知老太君如何答话，包公选得何人领兵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九回 包龙图登台选将 杨金花夺帅逞能

诗曰：

报道南蛮大逞凶，生灵百万丧场中。

干戈不息民遭害，势尽难逃入网凶。

却说余太君见包公不信他家没有能人，推却不下，忙说：“大人既不确信老身之言，何不劳步到将台传鼓点问，便知有人否？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太君之言有理。”余太君吩咐擂鼓点将，家丁领命，当时余太君包公同上了将台坐下，只见杨府中家将男分于左，女分于右，包公在将台上两边一看这些男将，个个虎背熊腰，身材凛凛，果象武夫。见右女将，十二位寡归皆是年老，下面是小姐丫头辈，短衣窄袖，竟非妇女气象，倒象个勇战将军。

包公见了众将男女英雄，不知那个是出类拔萃之人。余太君见包公沉吟思想，呼声：“大人，何不传圣旨所命，或有奇能者，可领旨去擒妖道也未可知？”包爷点头，便大呼：“你等男女众将兵听着，老夫奉旨前来选将，因为狄千岁征南，蛮王差来一妖道，神通广大，妖法高强，还有毒气喷人，受毒即死，是以无人抵挡。你今众中男女将士，如有破得妖道才能，快些前来应旨，待老夫奉知天子加了官爵，便可领兵前往。”言未了，只是女班中，有一人应声：“愿往。”包公抬头一看，但见这女子，生得：身材短小方三尺，圆眼浓眉纷面光，跑走如飞来往急，声音响亮如铜钟。包公看见说道：“好个奇丑女子也！”便问：“那女子既肯领旨，可通名上来，你胸中有甚韬略，法力如何？”它龙女开言口称：“丞相，奴家乳名它龙女，只因身材短小，面貌奇形，行事粗鲁，合府中人三百余，吾独任厨中饮食职。我虽一丫头，且喜武艺，闲来后园演习，J府中人，那个是吾对手，用一对火叉，又量有一百四十斤。有一日，在厨中打睡，梦见灶君老爷说我后来有大贵之命，只要去随征南蛮立功，方有出头之日，他传我腾云五遁之法，教吾将双叉飞起，咒念真言，即化大龙，说数年之后，可擒敌人。”

包公听了大喜，说：“你喜虽如此，未见法力，不敢准信，万一虚词，有误国家大事，非同小可。”它龙女说：“包黑子，你何必以言捉弄我，小丫头平日为人，一向诚实，并无一句谎言，果然灶君老爷教我许多法力，虽然身材矮小，力量高强，武艺不弱，必要去随征南蛮的。”余太君听了，喝声：“好大胆的贱丫关头，竟无些律礼，得罪包大人。与我拿下，重打数十。”包爷忙呼声：“太君且息怒，此女言来若实，口出大言，必有奇术的，且试验他罢。太君说：“虽然如此，他言语不逊，得罪大人乞祈海涵恕怪。”包公说：“这老夫也不介怀。”

当时太君喝声：“你的法术何来，那有此事，快快拿兵器来看。”它龙女说：“太君不信待奴婢取兵器来，只由太君挑个好汉，与奴婢比试五六合。倘若五六合之中，不能取胜，奴仍就回厨中炊火煮饭。”言未了，身子一扭，已不见了，借土遁去取兵器。太君包公大悦。包公叹息道：“海水既不可量，人亦不可量，此女必然可用。”

不一时，它龙女飞跑而至，他手持两把叉，叉有五六尺长。众男女将士，一见晒笑。它龙女见众人笑她，心头大怒说：“众位有本事可来比武？”有杨金花喝声：“贱人出言无状，欺压众人，吾来也！”包公把金花小姐一看，生得：头带垂金凤，娇花一朵新。腰细如春柳，步走似云飞。心慧知韬略，

材高达文武。天降凌霄女，扶助宋明君。

余太君见是金花小姐，便说：“孙儿，你今来与它龙女比武，只怨吾儿手重伤了他，不若在众人中选一将来，与他比试便了。”

余太君言尚未了，见男部中飞出一家将，乃是陈洪先也！便出马喝声：“吾来与你比试。”二人上前禀明太君，吩咐只许比武，不许伤残性命，如有伤了性命即是比胜，亦须重处逐出，永不再用。

二人领命，即便动手，战有三十多合，陈洪先打败走了，有金花小姐拍马上前要比武，它龙女一见，说：“奴婢不敢与小姐比手段，情愿小姐出帅，奴婢为先锋。”金花说：“这不相干，奴只要比拼武艺，法力高低的。”一枪刺去，它龙女双叉架过，金花又是一枪，他仍甲双叉架过，不回手。包公与余太君一见，喝住说：“你二人不必动手。”上前吩咐，二人下马，走到将台前。

包爷说：“老夫看来，你二人皆可用之材，不必相斗争雄，明日奏知天子，金花封为主帅，它龙女为先锋，任擒妖道回朝，其功不小。”拜谢起来，只见手下一人，大呼：“留下锋印与我来。”众将一看，乃是魏化也！包公一闻此将，声如巨雷，果然生得勇猛：

身高九尺貌凶狠，面目如珠闪电光。英雄杨门为领袖，飞腾神兽术称强。

当下它龙女一见着惊说道：“我素知杨府中只有此人名魏化，J座中称为第一条好汉，力能推山，今夺先锋印，就不妙了，罢了，他以鲁力为强，奴以法术胜他。

此时余太君喝声：“魏化，你也来比试，料它龙女不是你的对手，依吾主意，你也跟小姐前往便了，与朝廷出力，均同一体，何必争夺此印。”魏化听了冷笑说：“太君非是小人前来逞勇，只因他眼横四海，目底无人，藐视一府中人，若这丫头夸了口，岂不羞杀了杨府中男女英雄，小人一定与他比武，见个高低。”太君尚未回言，它龙女大怒，喝声：“匹夫，敢来与奴比武么？”魏化说：“然也。”二人放开坐骑大战。

斗杀一会，它龙女到底敌不住，忙退下几步，口念真言，提起左手火叉，身子一扭，跨青云头，上了九霄而上。魏化见了把金头乌一拍，只见神禽二翅展开，起在空中赶来。它龙女一见，又抛起火叉，化作一条火龙，口吐乌云，张牙舞爪追来。魏化一见，惊骇而逃。它龙女赶去，魏化一声：“它龙女，我本欲取印，不想我法力低微，让你为先锋，我无颜回府，烦你转达包公上本，说我魏化要随小姐去平南，明日我在教场俟候小姐。”它龙女听了大喜应诺，见魏化既说明了，忙收回火叉落下，拍马来至将台下马，将魏化之言，达知包公。太君大悦。当时包公下将台，回朝复旨，不题。

当日刘庆上了求救的本章，即上席云到山西，是日进了小杨村直至狄王府，下了席云进内，将狄爷家书传进，王府内这位夫人自丈夫被困，二子往征，时常思怀，放心不下，前时差人到汴京打听，屡闻奏凯回朝，其心略安。是日只见丫鬟进来报上，千岁爷边关有家书回来，即时递上，平西夫人拆开书一看云：

愚夫奉，旨南征，别母抛妻，不觉光阴三载，自进兵南方，屡次得胜，连取二关，收伏女将段红玉、王兰英二位，业已匹配二子。二女将俱有战功于宋，况乃才貌相当，毋庸为念。近日南方下一妖道，敌拒大兵，愚夫临阵中毒而死，后得恩师灵丹救活，得庆生还。目下妖道法力高强，无能抵敌，倘朝内觅取不得破妖之人，未知何日班师，如贤妻优于法力，可除妖道，望祈领旨兴师，倘得其人，不劳跋涉前来，以决胜负。代夫奉侍年老

萱亲，便见贤妻恩德，足感愚夫远离膝下之罪。今拜本回朝，顺附家书，但愿早日得胜，夫妻再叙，是所企切。

公主看罢说：“书上虽然他父子无灾无咎了，但又来此妖道，如何是好？想自家贪利图名，焉得埋名自乐，他倘有日得胜回朝，劝解丈夫弃职归林，以度天年，免得担惊受恐，尘雾中没有收场。况二子年少随征，倘得不测，追悔莫及，幸他书上传言平安，想来朝中未知差哪人前往除妖道，倘若无人，俺家必要领旨的。”命丫鬟问明刘将军，圣上差何人去收除妖道。

不一时丫鬟到来说：“刘将军言圣上旨意到杨家，着老太君挑选众将，今已定夺了，乃是杨金花为元帅，并着他府中人它龙女为先锋，魏化为后军统制，领兵到也有限，不过二万二千人，只为狄千岁并不是求乞救兵，只拜本回朝，寻觅法力高强，不畏喷毒之害，就进兵，指日可破灭南蛮了，是以不用多领军马，但他兵定于本月数日后动身了。”公主听了说：“俺家久闻杨金花小姐法力高强，深明战图阵策，吾师父说他的兵书武艺精熟，如今领兵一定得胜回朝了，但愿丈夫儿子早日得胜班师方好。”当日刘庆辞别去了，便回朝奏知天子，乞师征服南蛮，以安元帅之心。天子允奏，刘庆即日驾云先走了。

不知大兵何日动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当金殿三杰领兵 施法宝群英献技

诗曰：

顺逆存亡是古言，如何妖道强违天。

北奔势尽难逃日，身首分开孰可怜。

当日包公复了圣旨，奏知天子，已选了杨金花深明韬略，武艺超群，堪为主帅；有丫鬢它龙女法术精奇，可为先锋；家将魏化，义勇无双，可为后军总管。是日仁宗天子，见选了三将，说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实是迟延不得。”即时传旨，宣诏三人上殿。

不一会，杨小姐三人进朝，俯伏金阶朝见。天子开言说：“赐卿等平身。”三人口呼万岁起来。仁宗一见杨金花，果然人材出众，生得气宇轩昂，不象妇女之态，反似个少年将军。又看它龙女身材不满三尺，体貌不扬；一看魏化身体高大，海下无须，圆眼大珠，浩气扬扬。天子看罢，疑惑说：“它龙女生得如此，焉得有甚奇能？”因为包卿说法力精强，保为先锋，包爷见天子疑惑，忙奏道：“陛下不必多疑，此女虽然生得丑陋不扬，臣在杨府中，已经试验，她果有法力之人，他为先锋，实能称其职，臣保他断不误事的。”天子大喜，即封杨金花为元帅，它龙女为先锋，魏化为后军都统。当殿御酒三杯，三人谢恩出朝。它龙女、魏化在教场伺候，杨金花点起二万二千五百人军马，即日登程，拜别老太君与众夫人，三声炮响，拔寨起行。一路上旗幡招展，杀气连天，向南面进发，日夜追赶，非止一日，水陆程途，已要一月多方才到得。

却说刘庆这一日回到芦台关，细细达禀元帅，狄爷听了，安心紧守城池。当时已有一月外，妖道被伤右目，已经痊愈，日日领兵到关前来讨战，宋军并无一人出马，天天如此，妖道十分怒恼。一日带齐十万大军，将城池围困得水泄不通，狄元帅吩咐多加滚木石灰督兵压守，妖道之兵，亦不敢近城，只因守城之具齐备，箭炮甚多，蛮兵一攻近城池不是被滚木所伤，定遭箭炮所害。道人一连攻了三次，不独未攻得城破，反伤了兵千余。不言道人气怒攻城。

却说杨金花小姐、它龙女、魏化，三人领了三军兵马，一路进了云南，行程数天，已至蒙云关，知会了萧天风、孟定国，然后起行。二将送出关外，又走三天，到了芦台关。但见蛮兵远远围困此关，喊杀之声，喧闹如雷，刀剑密密，枪戟森森，不见城中大宋的旗号。杨小姐当时领了众军，一马当先，大兵随后杀进阵中央，如龙取水，长枪一挺，众蛮将纷纷坠马，个个受伤。它龙女、魏化，一杀入阵，将蛮兵狠杀一阵，伤了数百，众兵自相残杀，逃散甚多。

有小军急急报知国师说道：“宋军将蛮兵杀得七零八落。”道人大怒，说：“大宋救兵到来冲杀，贫道有何惧哉！”即跨上神兽来到南城。只见一女将，遂大喝一声：“贱妇，休得逞强，你道师在此。”一铲打来，杨小姐一见知是妖道，将长枪架开。大喝：“妖道慢来，今日天兵到此，还不下马受缚，且你修炼有年，若还归于正教，再续得一二百年功力，身入仙班，因何大胆妄为，不思修行之苦，一日倾尽前功，原形立现。”道人听罢！说他始末根由，心中大怒，喝声：“贱婢，你有多大前程，敢出妄狂之言，拿你碎尸万段，方见你国师手段。”言罢，恶狠狠一铲打来。金花小姐亦怒，将长枪急架相迎，只杀得沙尘四起，战鼓喧天。魏化、它龙女二将，只带了万

余军马，以一当百，只管四边透杀。

慢言关外喊喧哗，狄元帅此日在关中，正与王夫人议论军机，静听只闻远远金鼓之声不绝，喊杀喧天。二人正在惊疑，方欲探听，早有小军报知：“启上元帅爷，今有我邦旗号人马到来，已在关外战杀了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即下令大小三军一齐出战，以接应救兵。军令一下。各将领兵，放炮开关，四虎将军陈平、余靖二位总兵，各带兵马杀到阵中，将蛮兵大杀一阵，尸首堆积如山，血流遍地。妖道手下亦有百员偏将，那里抵得大宋众位英雄，差不多他十万兵去其大半。

当下道人与杨金花杀个平交，又见众兵被杀得大败了，四散奔逃。心中大怒，退后几步，口中念动真言，怀中取出一巾，名曰掩日云，丢起在空中，一时间乌天暗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手中佛尘，向宋军队伍中一指，只见一团烈火，乘风卷去。宋将兵个个心惊，只因地方乌暗，又不能脱逃。金花小姐见了，即射出一弹子，名曰：开阳石，祭起空中，一道毫光，已是天明日色了，烈火俱无。道人见破了他的法，大喝：“贱婢，你敢破贫道的法宝么？罢了！看你再有什么神通来与贫道斗赛的。”言罢，即忙掷起手中铁铲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铁铲在空中旋舞不止，忽然间变作千千万万，向宋营中飞打来。金花小姐连忙拔出桃木剑丢在空中，也化作千千万万，满天交加响亮，在空中赛斗一会，小姐一见，已将铁铲打下来。道人看见大怒，即收回铁铲。小姐向空中一招，又收回宝剑。

当时道人说：“看不见这丫头有此法力，真真个可轻敌也！想来、若如此拿他回营便了。”将身一摇，忽然变一怪物，长有一二丈，遍体生鳞，金光射目，张血口，舞爪张牙，向金花扑来。小姐一见，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好怪物，敢来作弄么？”正要用五雷正法击她。它龙女一见，丢了蛮兵，不去追杀，呼声：“小姐，待奴婢拿他。”即发起一火叉，那叉左右旋转，化作一条火龙，大比怪物更加十倍，向着蟒怪便扑去。原来妖道原形，见火龙来得凶恶，要拿他，不觉大惊，慌忙滚变原形，连满一口毒气喷来，向着宋军众人。狄儿帅与工人人一见大惊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毒气来伤人，须要提防。”话未完，只见火龙口吐赤气一团，狂风大作，向着毒气打回。道人见了，心更着忙，回又咒念真言，一阵狂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向宋兵打来、金花小姐用桃木剑一支，念功真言，不一会狂风便息，飞沙走石不起，又破了法。

法时王兰英说道：“此时不下手擒妖道，更待何时？”即发混元锤；段红玉红绒索抛在空中；王夫人见众蛮兵尚不少，即取出小黑旗一面，即对太阳，摇了数下，忽见半空中纷纷落下来许多虎豹豺狼，山精野兽，向着南兵队中纷纷冲上，吓得众将兵魂魄俱无逃散。单剩下道人一个，又见众女将发起许多宝贝来拿，心中大怒，谅来对不过，大呼一声：“不好了，如今不走，性命休矣！”向着神兽，喝声：“畜生，快些向地下走罢！不然性命不保了。”此兽大吼一声，向地钻进去了。众人一见大惊失色，说：“这妖道逃走去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金花小姐说：“妖道这坐奇，十分厉害，既会腾云，又能遁土。但腾空不足为奇，它遁地必要指地成网的法术，方才擒拿得他。”狄元帅听了大喜，既然妖道走去，且收兵回关，再作道理。”令一下，众兵队军马，俱得胜回城。

狄元帅众将回至关中帅堂，一同见礼坐下，它龙女与魏化来参见元帅，又与众位将军见礼，通了姓名。狄元帅开言说：“多蒙小姐不辞跋涉之劳，领兵前来，破了妖道，果然法力高强，从此料南蛮能人有限了，剿灭叛逆，

在于早晚，皆赖二位小姐之力也！但个知此女为先锋，是何人？有此仙法的。”金花小姐见问，细细说知。狄元帅与众人多有羡慕，到看不出此女身材如此短小，外貌不扬，有此法力伎俩，众人暗暗说她，暂且不表。

当下金花小姐谦逊已毕，又说：“这妖道虽然败去，其心必然忿怒不平不甘屈于人下的，未必醒悟回头，他再来时，这妖道亦是劲敌，法力原不弱，在场中一时难已捉获收除，他隐遁飞腾，乘风变化，五行中妙术，俱已通晓，除非摆下一阵，待他前来攻打，因他于阵中，方才可以歼灭的。”王怀女听了说道：“孙儿之言，不差，不差。他那千年道行，若作用阵困住，难以擒拿。”狄元帅听了大喜，是夜大排酒席庆贺，大小三军，俱有犒赏，众位英雄见今日将已成功，也觉心欢开怀饮酒，不题。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一回 排八卦收除蟒怪 渡昆仑剿灭蛮王

诗曰：

力微休负重千斤，兵弱如何斗勇军。

气运不归功枉用，逆天必败古来云。

是晚宋营犒赏大小三军，欢乐吃酒，按下不表。又说道人借了土遁，大败回营，只得招集败残军马，十万兵只招回得二万余，内有受伤者不少，偏将百员，逃生者不满二十人。败进营中，气喘嘘嘘，坐下思量，越觉忿怒不消。道人说道：“今却输在大宋女丫头，我的数百年功力，及不得他众贱妇，待贫道明日斗过一会法术，倘若再不得胜他，必要前往阴山求师兄，请他下山帮助。他法术比吾高强数倍。他如不肯下山来助，待贫道亲往，向他借混天囊，将大宋这些人马一众狗党，收入囊中，以定雌雄。但前接南天王来旨，说有大兵来围困他城，并要早夺回三关，方显吾国手段。但今兵微将寡，难与他争锋，今大宋兵雄将勇，贫道有此手段，也难取胜。”

他正在思虑之间，有小军报道：“启上国师爷，今有吾大王差彭虎领兵五万，前来助战，已至营外了。”道人听了大喜，正要抽身迎接，不觉彭虎已到帐中，二人见礼，一同告坐，彭虎问起交兵情由，道人将昨天败下，一一说知。彭虎听了大怒说：“宋将英勇，何须挂心，待小将开兵擒拿宋将，消昨天之耻。”道人应了。

彭虎出营喊战，宋将焦廷贵出马，与彭虎斗了三十多合，焦廷贵抵敌不住，正要逃走，却被彭虎架开铁棍、伸手擒拿过来，吩咐军士捆缚，即进营去了。狄爷闻报大惊，刘庆大怒，出关不问姓名，双斧乱劈，彭虎本领高强，刘庆又败走了。后来魏化出敌，与彭虎杀百余合，胜负不分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鼓虎回营，道人大喜，摆酒贺功。

次日狄元帅道，“南蛮也有此勇将，擒去焦廷贵如何是好？”金花小姐说：“元帅，虽焦廷贵被擒，必然生禁的，但今摆阵，除了妖道，打破他营，何愁焦廷贵救不回营？元帅称言有理，即将帅令交与小姐。”

当时小姐领了印令，挑选了一万壮勇精兵，二百八十四员偏将，二十八员大将，令选能腾云遁土有法的八人，乃王怀女、穆往英、段红玉、王兰英、它龙女、魏化，各守一门，共成八人守八个门。小姐执令一摆，只见一队兵尽执黄旗，驻于中央戊巳土；小姐令一摆，又见青旗一队，驻于东方甲乙木；令一摆，又见红甲一队，驻于南方丙丁火；令一摆，又见白旗一队，驻于西方庚辛金；又令一摆，又见黑甲一队，驻于北方壬癸水。阵内用八个人把守，就将二十八将，排以二十八宿，合于八卦方位，四门三百八十四爻，按以周天三百八十四数，阵排停当，远远离开三里，好不厉害，变化多端，瑞气冲天：穆夫人一看，知道女儿摆的乃是先天八卦阵也！狄爷与众将称赞小姐，狄龙、段红玉、王兰英也各深服。当日小姐差人下战书，激说妖道，待教他前来打阵。

是日道人看过战书，言中十分欺藐不逊，果然大怒，领兵二万余出兵，令彭虎守营，出马果见八卦阵十分厉害说：“贫道法宝甚多，何惧于他。”看见乾坤艮震巽离兑坎八位地，即向乾门杀入。杨小姐看见道人领兵向前门杀进，此门乃王怀女把守也！一惊动中央戊巳土上黄旗一展，四方沙土，黄烟滚滚，众兵不分东西，被二十八将杀了一阵。道人领了伤兵败卒，向南方而来。守坤门阵乃穆桂英也，将红旗一展，只见烈火烧来，蛮兵好不慌张。

道人领兵即退，已烧了千八百军人。进东门，意欲逃出此门，乃段红玉把守，只见青烟云雾迷途，道人不敢向东门而走，不分南门、北门、重进阵中，三百八十四员将，大杀一阵，折兵万余，只剩数千军马。道人此时心慌意乱，不知走到那方有路。不分东西南北，那里寻觉得出路。八卦之门，跑乱了路途，便向八八六十四卦门，东南西北乱跑，折兵已尽。

杨金花看见只剩妖道一人冲杀，挥令一展八门法力将士，合以为一，将道人八方截住。杨小姐大喝一声：“妖道休走！今日已罪贯满盈，还想逃脱，枉费思量了。”道人一见杨金花，实觉怒从心上起，喝声：“贱丫头，出此狂言，你料贫道无能，小小阵式，逃不出么？”言罢一铲打来，小姐长枪急架大战。守八卦门王怀女等八人，看见杨金花与妖道厮杀，即时一齐动手，将道人团团围住。道人八方受敌，那里抵挡得住，思量今日不逃走，必遭他毒害，且跑出阵中才好！况今又无军马回营，实觉羞见彭将军，不若借势腾云前往阴山求请道人来破阵罢。将神兽一拍，向空而走。八人连忙腾云，围住他厮杀。

道人又见逃走不去，心中大怒，将神兽打了三鞭，此兽口吐黑烟，满天乌暗，忽不见了妖道。它龙女即飞火叉，化作火龙，将黑烟吞尽，只见道人已离坤位阵向南逃走。乃守阵穆桂英，她见妖道从此门逃走，口念真言，掌中五指一放。忽一声响亮，已将道人打回阵中。八人又赶回阵内，道人见他五雷法打回阵，心中慌乱，又喝福兽向地而遁，不想金花小姐早已用法，周围阵内，指地成网，此兽钻遁不入。道人大惊，说：“不好了，今番性命休矣！只恨错了主意，又不想大宋有此能人，不该下山护助南王的。”正在懊悔，王兰英发起阴雷一声响亮，将他打下神兽来。思量现形逃去，穆夫人乃用五雷击他全身，不能复现人形，乃一大蟒蛇也！刘庆飞跑上前，大斧一下，已挥作两段。

杨小姐见诛了妖道，令旗一招，收回八卦阵，带兵直攻，踏他大营。彭虎闻报，领兵数万忙来对敌，正遇刘庆，两下交锋，刘庆正在招架不住，有魏化上前帮助，彭虎抵挡不得两般兵器，却被二将斩于马下。当时军中无主，各自逃窜，宋兵大杀一阵，散去四方。王怀女吩咐攻入他营，救出焦廷贵，早已众兵逃窜，宋将各自回营。狄爷大喜，吩咐养兵二日，拔寨起行，前往邕州，要收复昆仑关，当日狄元帅思算早定计谋，如此方妥。

当日即吩咐众军，偃旗息鼓，不许喧哗，一路只声言班师回朝。当时又留下焦廷贵、石玉、李义，与兵一万，同守芦台关，然后登程。一连涉水登山，疾速发进，催兵大道一路过去，不许惊扰，居民百姓感恩，不用多谈。一连走了一月，进了西粤邕州，离昆仑关五十里，安下大营。

此日，关内依智高见探子进报，方知大宋有兵驻于城南，吓得三魂六魄俱无，只道国师须兵，必胜得大宋灭得狄青，不期今日宋将临于城下，方知国师败亡。以他的兵，如此法力高强，尚且丧于狄青之手，再有何人与对敌破宋师，此乃天亡我也！心中忧闷，况近左右之人，皆是谄媚奸臣，无能之辈，只因宠孙振而来。当日蛮王便问一班文武：“何人与孤家对敌，破得大宋之师？”两行文武，面面相看，不敢答应，蛮王大怒，骂了一回，又忽然不见孙振。小将报知，孙振一闻宋师到了，连家一齐逃走，不知去向那方。蛮王闻知大怒，今日方知他一大奸臣，十分切齿，进内去了。当日何以狄元帅不许声张兵势而来，只待敌人不介意，一时束手无策也！此方兵贵神速之意。

即日大兵五十万，遂将昆仑关围住了。军士报知，侬智高看来不好，随上城头一看，好不怕人，杀气连天，炮声不绝。下了城头无计可施，几次命将领兵杀出，不能抵敌，伤了数万。料得此城难以保守，还防逃走不出。是夜思想了一计，到了三更时候，在于南门放起火来。登时火焰冲天，大开关门，伏兵数万，向南逃去。

是夜，宋帅进城，城中大乱，众兵杀人，杀得尸首堆积如山，直杀到天明方罢。狄元帅令人救息了火；埋了尸首，不下十万，实是伤心，又命即将侬智高捉来。有军士报知元帅，后堂有尸身覆龙衣，众人多言侬智高自缢，狄爷微笑不

不知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二回 获叛臣奏凯班师 诛佞贼荣封宋将

诗曰：

害人反害自身亡，善恶分明报应扬。

且看今朝孙佞贼，高飞远走也难藏。

当下狄无帅一闻众人之言，谓这覆龙衣之尸骸，乃依智高尸首，说他自尽了。狄爷说：“不然，岂非他之奸计欺诈也！今若草草不实察，不特有诬朝廷，且召了后日之患矣！”众将闻言，都已拜服。齐呼：“元帅智虑果远，非吾等所能及也！”狄爷又说：“本帅想这依智高被围困时，已计穷力竭，吾将士又不舍命斗杀的，必是乘火作乱逃走了，用此金蝉脱壳之计也！”即呼：“孙沔，余靖二总兵，这贼必然由此邕州西城，走向云南地方。你二人身在此处多年，熟悉地理，你即领了本部军马回云南细细缉查，必获叛贼，回朝之日，其功不小。”二将领命，带回本部兵三万，拜辞元帅众人登程而去。按下慢表。

当日狄元帅出榜安民，出令众将不是仗势残民，惊扰百姓，倘有违令，百姓出首者，定下宽恕。所以狄爷大兵一到，不满三天，万民安乐，十分感狄元帅之恩。只为前被孙振陷害，本多奉承叛主，抢劫民财，虏掠民间妇女以献于蛮王。种种为非作歹，非上一端，万民嗟怨，今日大兵一进了城，反安靖如此，百姓如何不感狄元帅之恩德，闲话休题。

再说孙振奸臣，只道南蛮兵势甚大，不防大宋胜他，只道道人法力厉害，谅不至败的。今日闻宋帅轰城，自知不好，心下忧惊，又不顾蛮王了，即日带领了家口，奔逃了。但不敢十分露迹，只因在本处陷害人民不少，如今势尽奔逃，好不胆怯。是日原欲逃跑远些，不想家小人众，走路烦难，逃不得四十里，天色将晚了，只得投了饭店。

是晚，店家看见投宿之人，许多家眷，初时也思疑，后来又察他乃汴京人民，又见他行为非民家气象，所用器皿，乃官家之物。因狄元帅出榜安民之后，就出示晓谕军民人等，若将依智高送到关前赏给白银一千五百两；知其埋伏何处，来报明者，赏给白银五百两；倘有收留藏匿，罪与他同类，全家诛戮；近处知而不报者，亦定充发。又有投来奸官孙振，倘能送到关者赏给白银一千两；来禀报藏在那方者，亦赏白银五百两；收藏于家不献出者，重处不宽。是以各客寓与客店者，多方盘诘，方才宿歇。当日，店主见孙振如此光景，猜度七八分是孙贼。正是奸臣该当败露，这店主一则思量想领白银，二则这奸贼与他是仇人。此乃何人？这店主乃本处土人，承父业开此旅店生理，家道颇足，父已弃世，有妹子一人，已许人，年方十七八尚未出门，姿容有七八分美貌，一日乘轿去拜神，被孙振抢回去献与叛王。后来此女不从，自缢而死。但他这女子许字了人，弄得这主赔补百两银子与人，才罢了。

如今这孙振来投他店，岂不是自投罗网的。是日这店主思量：要捉拿他去见狄元帅，倘若不是此人，岂不罪大如天？但今猜得七八分，不如明朝五更天明，跑去昆仑关禀知狄元帅，即说我不认得此人面貌，捉形影到有几分，若不来禀知，犹恐走脱奸臣，待他差人来认他捉拿，领赏这五百两银子，岂不稳当的。

这店主是夜定了主意，果也识见高明。次日天气尚未黎明，即时飞奔至

昆仑关，用了十两银子叩求中军，将言禀进狄元帅。狄爷一闻此言，即叫张忠、刘庆二人，与店主人即飞跑回来。不上一刻，已到了门首。这孙振用完早膳，正要起行奔走，张忠、刘庆一到店中，正要引二人入后阁来认他，不想这奸臣领十余家口出店来。刘张二人一见，上前扭住奸臣，吩咐手下数十兵丁，一鼓将他捆住，连捆家口起程。这店主跪下呼声：“将军，千岁给赏的银子，求给与小人。”二将说：“千岁出示，没有虚的，你且随来领赏。”店主大喜，拜谢起来，大骂：“奸臣，抢吾妹子，谄媚叛王，只望永图富贵，岂知今日大理昭彰。你往日恃势凌人之威，今日何在？”当时人民观众，有人骂抢去妻，有人骂夺去女，一刻间不下百余人，均痛骂这万恶的奸臣。张刘二人叹道：“奸臣害人太多，何苦结此重冤的。”当时张刘二将押了他连家口十余人，一路回关，见了元帅，吩咐打入囚车，赏给五百银子。店主大喜，谢赏而去。

是日狄爷一点仓库，比别城多于数倍，乃依贼掠民聚敛所得。当时狄爷吩咐银子数百万两带回圣上处分。是日班师，留将数员，兵一万，暂行守关，传令大小三军，拔寨登程，三声炮响，众将士喜气扬扬，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声，一路上威威武武。出了西粤，行路一月，又到湖广省。出了襄阳荆州城外，又走了十余天，方进汴京城。仁宗王闻报，传旨众文武，出城十里外迎接。

一程大兵到了教场，吩咐三军屯营，并又不许放炮惊动，当下众人在午朝门候旨。天子传旨众将随着元帅步进金阶，一同俯伏，天子和靄龙颜，传旨众卿平身，众将三呼谢恩起来。天子赐坐，五人敬谨陈明南征一切事情。又昆仑关被依智高劫夺民财，带回白银三百余万。天子闻奏大悦：“今日平南，复回西粤云南，皆御弟与你们众将之力。这些银两，系民之财，不必收归国库，且赏与众将三军。”狄爷奏道：“我等得胜回朝，皆借陛下洪福。”言罢，又将孙振要救太尉的密书呈上。仁宗大怒说：“这奸贼死有余辜，险些误了国家大事，屈了有功之臣。如今该贼投降敌人，虽碎剐其尸，不足以伸朕恨。如今此贼何在？”狄爷奏道：“臣已拿下囚车了。”天子传旨取出他，又往南牢吊出冯拯。

冯拯跪于阶下，口称：“阶下，罪臣见驾。”天子不开言，武士打碎囚车，拿孙振伏于阶下，不敢做声。仁宗一见大怒，喝声：“孙振，你这狼心狗肺之徒，朕有何事负于你？你以私仇宿怨，要害有功之臣，暗于毒计，心向外邦，险使我君臣永别，将江山送与敌人。如此大奸大恶，误国叛臣，是朕的仇人。”传旨拿出西郊，碎剐其尸。其妻儿本无所罪，但是孙振大逆背国罪臣，亦当一同斩首。

当时武士献上三颗首级缴旨，其家人小使不罪，俱已赦去。当时冯太尉魂飞魄散，战战兢兢。仁宗大骂：“你这老贼，位极人臣，不思报国，与奸臣为党，图害忠良。前者虽然包卿未曾审料，如今孙振又有暗传，可见你平日为人不端，罪死亦不为过。姑念你先君老臣，恶绩未证，今开一线之恩，削职赶逐，不许再言。”吩咐除官逐出。当时天子杀掉奸臣，怒气已消。传旨与孙沔，余靖二总兵，获了贼首，回朝之日，加封官爵各各谢恩。是日退朝，狄爷奏旨将三百余万银子，分给了众兵，众人欣悦沾恩。

是日各各回家，见过父母妻兄，脱了征役劳苦，好不欢欣。不上半月，孙沔、余靖二人回朝奏知圣上，依贼果逃往去南大理，捉获恐他逃脱，故即斩他，将首级解京。天子见了，今日已获贼首，传旨南征将士受封，当时天

子说：“狄御弟虽然功劳浩大，已加封王位极品，无好前者二次平西，已有旨意。但有功无报，朕心不安，恩赐金花金牌三十六道，每月加俸银一万两：杨府六将，除了金花，魏化未曾受封，王怀女六郎在日，也授一品受封之职，如今年迈，加封一品太郡君，御赐龙杖；杨文广封为御前太尉；杨金花只因年少，未曾配婚，封英烈少女，一品服色；封刘庆为耀武公；张忠封保国公；李义封安国公；石玉封定国公；狄龙封护宋侯；狄虎封卫宋侯，段红玉、王兰英，俱受一品夫人，诰命之荣；孟定国封英武侯；焦廷贵封烈武侯；萧天凤封安宋大将军；杨唐封定宋大将军；岳纲封保宋大将军；高朋封护宋大将军；魏化封异勇将军，与它龙女赐婚，封安国夫人；降将段龙，封振南将军；段虎封平南将军；阵亡降将段洪，阴封忠烈侯；王凡封英烈侯；阵亡三偏将。各封精忠侯，俱以春秋祭礼。封赠毕，天子令户部各头去建祠，又传旨于金銮殿，大排筵席，随征各大小三军，俱有赏赐。君臣欢叙，酒至三巡，齐鸣音乐，值宦官见至午刻酒筵已摆，西刻酒兰肖浓，犹恐失君臣之礼，跪下请奏，酒宴当散，除去残宴，众臣谢恩，各回府中。

次日天子加封孙沔、余靖二位总兵，均为虑卫将军，命他们守昆仑关，二人专谏。萧天凤四将，也辞别狄爷众人去谏。圣上又命魏化夫妻到襄阳补了孙振之缺。夫妻又到杨府拜辞老太君、众夫人等，上任去谏。段龙、段虎，即命他回去分守芦台关、蒙云关。二人领旨：进狄王府辞别千岁夫妻而去。当时天子又命狄爷五将，叫回家三载，因以平西时未及二年。又召回征南，见人劳苦，此乃仁慈之君，体谅臣心。当日狄爷，不免要进南清宫拜见太后娘娘，姑侄相逢，弟兄相会，不胜喜悦。两位公子夫妻，同入参谒。当时酒筵相待，不用烦言。

前时得胜，狄爷已命刘庆席云去山西报知、今公主领了婆婆大小，又到京来，岂不是一家完叙，乐莫大焉。狄爷请过母安，然后夫妻相见礼毕，二位公子夫妻礼祖母后叩见翁姑。公主扶起，命儿媳坐下，一见二个媳妇一貌如花，与公子匹配，可称四美，暗暗大悦。当日四虎焦孟，也在狄王府中，一闻太君公主到了，俱来拜见。他四人乃狄爷结义兄弟，焦孟随狄爷多年，七人实乃义气相投，故不往别处。只在玉府安歇。狄爷说：“众位弟兄，本藩母亲一家已至，不用回旋了，前数天圣上已降旨，你们何不回旋，待限满回朝，日久叙会？”六人说：“千岁，我们不回旋，只因老太君与娘娘未到，今日见过老太君，自然旋回。”狄爷称谢：“难得众位，情深见爱也！”次日各各回旋去了不表。

当日老太君到了，又进南清宫与太后相逢，少不得公主娘娘随行，拜见狄太后，相会言谈，也无非别后衷肠之话。是日老太君就在南清宫内安歇，只因年老妯娌情深，今日相见不妨即分，故老太君就在宫中安歇。公主拜别二年尊，回归王府不表。

如今五虎平南成功，奏凯回朝。上书已有“平西”初传载录，此是续集。宋仁宗自西夷一乱，赵元昊一反乱，侬智高一叛，以后方得国家平宁无事。史言仁宗之世，西域扰攘，范仲淹、韩琦，战功居多；至侬智高之叛，而全收功绩者，狄武襄也！而后言文有包，武有狄，引七绝诗为结。侬智高乃叛逆之民，乃欲谋图大位，后来不得善终，身首异处，思量免不得利心看得太重。世人苟能将利字说得明白，世间无争论之事矣！其诗曰：

富贵焉于分外求，愿君自己早回头。

乐天由命何常损，放利而行众疾仇。

